

Subarashiki Yuki Official Visual Archive

素
晴
日

素晴日

美好的每一天 ~不连续的存在~

②



第二章

It s my own Invention

终结与开始

一切伟大的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

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

第二次，则是作为喜剧出现。

『路易·波拿马的五月18日』

Karl Heinrich Marx

苏醒的瞬间。

时间开始流动的瞬间。

一切都感觉那么的遥远。

这种感觉，所有人都曾体会过吗？

还是说，只有我这么觉得呢？

醒来的时候，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什么……

我一直在试图回忆起来。

醒来时，映入眼帘的究竟是怎样的景象……

我想把它回忆起来。

远方，雨滴在落下。

不知何处的远方，传来雨滴进散的声音……

进散的雨滴，滋润了大地。

正因为它进散了，才能施与恩惠。

只有在进散之后，它的恩惠才能染遍大地……

这里究竟是哪里……

苏醒后的混乱。

这种混乱，别人都未曾体会吗？

只有我能感受到吗？

察觉时，我已在这里。

在被窝中醒来。

应该是自己的房间吧。

毫无疑问是自己的房间。

模糊的景象。

模糊的感触。

模糊的记忆。

在这一切都模糊不清之时……我所知晓的，只有一件事。

只有我的心，异常地平静。

不知为何，眼前的一切事物与现象，都显得那么平淡……

在模糊不清的世界中，我唯一确定的，只有自己的心不自然地平静。

平静的心……带着几近残酷的冷静……远远地眺望着一切。

直到昨天，还离我那么近的风景。

直到昨天，还令我那么愉快的风景，

直到昨天，还那么美丽的风景，

直到昨天还被我那么珍视的风景，

曾那般被我所爱的一切……只是远远地……平淡地呈现在眼前。

我总是试图回忆起醒来的瞬间所见的景象。

我总是试图回忆起，最先看到的景象。

醒来的时候，应该就在那里的景象。

平静的心。

所有的感动……

都遥不可及。

在意识朦胧中……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房间里的电脑插上电源。

一边看着电脑的开机画面，一边整理自己的记忆。

“信号已输入”几个字出现在屏幕上。

开机标志慢慢浮现在画面中。

所有的感动……都遥不可及。

毫无寓意的故事。

平淡无奇的故事。

我真的能为你……送上这样的一则童话吗……？

感动、

痛苦、

以及快乐、

都只是遥不可及的宝石。

即便如此，人们啊。

获得幸福吧！

7月2日

It's my own Invention

夏天的太阳真不可小觑。

在西藏，貌似只靠镜子和太阳光就能烧开水了。

西藏怎么说都比日本冷吧，所以就算在这里烧开水，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油肯定都沸腾了。

卓司

「混账……好热……好热啊……」

为了最大程度地避开阳光，我只走太阳晒不到的阴处。

如果从校庭直插过去，距离想必能缩短一半……不过，要是被这夏天的阳光直射的话就死定了。

既然是油都能沸腾的温度，人只要在这阳光下站几分钟，应该也会血液沸腾而死吧……

这种日子还在校庭里傻站着实属自杀行为。

照此说来，在这大热天还以体育课的名义逼学生做运动的老师，真该判处死刑。

这可是明目张胆的杀人未遂啊。

体育老师不都是从些垃圾大学里混出来的嘛，还能好到哪儿去。

所以才能若无其事地做这种野蛮的事情。

我小学的班主任是个叫渡濑的老师，这家伙总是穿一件运动衫。我的童心告诉我，他是从体校混出来的。

一猜就知道，这家伙肯定是那种除了运动什么都不懂的老师。

性格异常开朗……爱耍酷……很受女生欢迎……嘛管他呢……那啥……

现在还记得，我的预测是在做电解水实验的一节物理课上得到证实的。

把水电解的话……因为化学式是 H_2O 嘛……然后……嘛管他呢，总之氢气会出来。

给锥形瓶里装满的氢气点火的话就会“砰”地燃烧起来，而那家伙却说……

「要是收集了很多氢气，就能造出氢弹来了」

我觉得这就是他露马脚的瞬间。

什么意思嘛。航天飞机需要很多氢气才能起飞，那是氢弹吗？

火箭什么的装载了大量的液态氢气，那也是氢弹咯。

明明是老师，却连核聚变和化学反应都分不清楚，太不应该了。

嘛，反正也就是和小学生打打交道，他那点智商估计也够用了……

卓司 「啊啊！」

卓司 「混账太热啦……」

卓司 「搞什么嘛。这温度啊！」

我对那老师真没什么好印象……只因为饭菜吃剩了就罚我放学留下……

这种硬逼着孩子吃不喜欢吃的东西的教育方式，反倒会让孩子更挑食的——他连这都不知道吗？

嘛，笨蛋自然是不知道的了……

害得我到现在还不喝牛奶不吃蔬菜。

全是这家伙的错……

这家伙的错……

这家伙……

不……不喝牛奶不吃蔬菜的原因是……

母亲已经不在！和她没关系！

不，冷静点……

为什么会这么烦躁啊……我……

是啊……都是渡濑的错……

还有这该死的气温。

- 卓司 「混账……好热……好热啊……」
- 卓司 「就算是夏天，这温度也太高了吧！」
- 卓司 「烦死人了……啊啊真烦死人了！」
夹在腋下的书都被汗给浸湿了……
真是，净没遇上好事……
- 卓司 「因为是中午所以才这么难受……干脆傍晚再说吧……」
不行，放学后到处都是闲杂人员……不能被任何人看到我进入宝贵的基地的瞬间。
这么说的话，索性夜里潜入学校，倒还更合理些……
- 卓司 「晚上吗……」
既没人，也没阳光……
而且夏夜也容易度过……
- 卓司 「对啊……一开始就该夜里搬书嘛。明天开始改成夜里搬书好了……」
- 卓司 「真的好热啊……不过快放暑假了，说起来也算理所当然……」
暑假。
暑假……嘛，那种东西，和我没啥关系倒是……
暑假必须参加暑期补习班。
在我的计划中，那也基本都会翘掉的。
翘课的那段时间，打算一直呆在这秘密基地里。
所以，才像现在这样，把书往基地里运。
- 卓司 「接下来……」
要确认一下周围……当然，因为现在是在上课，所以谁也不会到这种地方来。
- 卓司 「……」
进去之前，再一次确认周围。
- 卓司 「没问题嘛……」
- 卓司 「还是这么臭啊……」
这里是旧游泳池的排水沟与下水道的连接点。
游泳池的排水沟虽不怎么臭，但一到下水道这边，就真是奇臭无比。
- 卓司 「要是没这地方，就是最好不过的秘密基地了……」
- 卓司 「呼……」

我尽量屏住呼吸，穿过下水道，进入了排水水箱。

这里是旧游泳池的排水水箱所处的地方。

旧游泳池现在已经彻底停用，所以这里基本都是空的。

不过雨水还是会流进来……为了彻底防止雨水流入，我已经对游泳池的排水口进行了处理。

因为上方不会再有水进来，这里也变得舒适一些了。

话说回来，我可没打算把这就在下水道旁边的地方当自己的基地。

于是乎……

在这里，就算没有光，也可以看见一根巨大的柱子。

大概是为了换气，所以设置了许多孔，使得自然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漏进来了。

从位置上说，这里位于新校舍的地基处。

新校舍包括体育馆和新游泳池，以及各种道场。

这里本应是不可能进入的，可不知为何，通过排水水箱却能溜进来。

嘛，一般来说，应该是设计上的失误吧。

施工前本应先把旧游泳池拆除，但因为新校舍挡着，所以一部分被留了下来。

正因如此，我才能将这片地方归为己有，倒也挺好。

从各种意义上说，这里都棒极了。

不知为何，连地基都铺上了水泥。

没有泥啊土啊裸露出来的地方，只由不会腐烂的无机物构成的地下空间。

话说回来，要是过了几年几十年，还是会有臭气散发出来吧。

但在距完工不到一年的现在，这里既无任何臭味，也没有令人不舒服的湿气。

比起地基，感觉这里更像是地下室。

或许是打算以后放些机器什么的进来吧……

把锅炉房之类的搬进来，也是挺合适的地方……

我打开了就在入口旁的发电机。

绑置在这片地下空间里的几盏施工用电灯泡亮了起来。

卓司

「接下来……」

穿过一扇黑窗帘，就进入了我的秘密基地。

任何人都不会到这来。

只属于我的地方……

虽然很想这么说……但世上哪有这么美的事。

这里并非完全属于我。

除了排水水箱之外，似乎还有别的办法可以进入这片地下空间。

经我确认，这里至少有三扇门。

与室内连通的门两扇，室外的一扇。

所以，只要有这些门的钥匙，无需走我这样复杂的路线，也可以进到这里面来。

话虽如此，普通学生之流是绝对进不来的。仅限于有钥匙的人而已。

在这片地下空间里，铺设了很多管线。

所以，那些门应该是在保养和需要维修这些管线的时候，供这里的专业人员进出用的。

老师想必也不会来这里。

卓司 「……话说回来，在这里建秘密基地已经几个月了……却一次都没见过那些维修人员之类的呢」

考虑到总有一天会有人进入这片空间，我在基地的建设上下了一番工夫。

比方说，基地的位置设在了没有任何管线，而且难以察觉的角落中的角落。

当然，在入口处挂了黑窗帘，使得从外部难以察觉。

而且，这黑窗帘不是普通的布。

为防万一，在布的表面铺了一些沙砾，远远看去就像混凝土一样，起迷彩的效果。

虽说有地基示意图的人如果仔细审视，恐怕难免会露馅，

但如果来者是为了检修管线之类、有明确的目的而来，即便他们有示意图也注意不到秘密基地——我还是有这个自信的。

秘密基地嘛，自然要下一番相应的工夫了。

卓司 「那个……」

把从家里带来的书塞进书架里。

这里应有尽有。

首先是发电机。

烧汽油发电的机器。

是我从附近农民家里偷来的。

因为是老古董所以废气很成问题，所有设备里只有它放在了离生活空间很远的地方。

不小心的话，这东西可能成为露馅的原因……可是在这片广阔的地下空间的角落里放了台发电机，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吧？

大多数人想必会认为，这只是为了施工而放在这里的吧。

使用的时候声音很大，整个地底都能听见，但完全不会漏到外面。

经反复确认，从地面上发觉这里的存在是不可能的。

此外还有电脑。

在家里有光纤所以网速很快……在这里只能用无线网所以速度慢得难以想象……

不过，这里能有信号本身就已经令人吃惊了……

在这么深的地下，感觉无线电波应该完全进不来，可手机仍显示有三格信号。

嘛原因虽不知道，能这样自然是最好……

把家里的老笔记本拿了过来。

性能差得要命……不过既然网速慢，运行速度慢也不用特别在意。

然后是地毯。

这是便宜货。

此外还有椅子和桌子。

连煤气灶都准备好了。

这是烧水泡方便面用的。还算重要吧。

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宅物。

漫画啊DVD啊手办啊……

对了对了，现在就正把漫画啊轻小说啊之类的从前一个基地运到这里来。

卓司 「用自行车带到学校来的东西……少说还得再运一次啊……」

卓司 「用自行车从家里运来的那堆书，这个要赶快搬完才行……」

别的东西的话，可以等下次再趁夜从家里运过来……

……

我家里没有双亲……

父亲死于胃癌……母亲也死了。

两个人都已经不在这世上了。

母亲是十分严厉的人，经常训斥年幼的我。

我要是干了坏事，就会把热水泼到我身上、把我淹到澡缸里、把芥末塞到我嘴里，对我进行了许多虐待。

所以小时候我十分讨厌母亲，甚至憎恨她。

连杀她的念头都曾有过。

但是，那是不对的。

是我误解母亲了。

母亲是爱我的，正因为太爱我了，所以才不断地做着那些事情。

她自己应该也很痛苦吧。

也不想做那些事吧。

因为她是那么地爱我嘛……

在她的严厉管教下，我在全国模拟考试中名列前茅，不擅长的体育也取得了一定成绩。

在母亲的严厉管教下，我毫无疑问会前程似锦。

没错，直到母亲死去的那天为止……

失去了她之后，我才知道，母亲是多么地重视我。

知道这一切后，我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母亲是爱我的。

爱我、爱我、正因为她太爱我了，

所以无法承受这份思绪的沉重，死去了。

她的暴力。

她的言语。

这些，全都是从她对我过剩的爱中产生的。

现在，我已十分了解。

所以现在，我不再憎恨母亲。

不会再说她坏话。

不会再把她当坏人。

但是……在母亲生前就养成的习惯是改不掉的。

母亲讨厌漫画、动画、游戏这类，一切形式的低俗文化。

在家里，这类东西要是被她发现，肯定被丢掉。

所以我从不把漫画动画什么的放在家里。

小时候就开始建秘密基地，把这些东西像宝贝一样藏在那里。

没人入住的公寓的某个房间。

废弃的加油站。

我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建立了秘密基地。

当然也无数次被母亲发现，让她大为光火，东西也被丢掉了。

不过，随着基地一次次的毁灭与重建，秘密基地变得更加巧妙，不知不觉中，已巧妙到任何人都无法发觉。

这是我的第七个基地。

现在母亲已经不在世上，本来不必这样的……可这习惯就是改不掉。

只要在自己家里，就会感觉又被母亲监视了……无法集中精神享受漫画动画和游戏。

所以时至今日，我在“自己家”仍过着母亲所期望的生活。

家里的书架上摆的都是文学书籍，放着天体望远镜和地球仪。

音乐也只听古典音乐。

有时也会在家里弹钢琴。

其实我根本不想这样……但只要在家里，就会有被母亲监视的感觉。

只会学习……只会读文学书籍……只会碰那些高尚的绘画。

母亲所期望的我，

应该是那样的孩子。

所以……母亲已死的现在……我在家里还是一副老老实实的模样。

装成好孩子。

除此之外的我……

不论有多么的废物……

多么的垃圾都无所谓。

像蝼蚁一样——

不为人知地——

被踩得粉碎——

消失也无妨。

消失也无妨。

。

卓司 「呼……这就是最后了……把这摞书运过去就算完事了」

卓司 「话说回来……真热啊……」

地下十分凉爽。

与之相对，校庭到处都热得要命……按道理说已是能热死人的级别了。

下次再要往基地运东西的时候，还是趁夜运吧……

卓司

「啊……」

像电火花一样的声音。

遇到麻烦事的时候，脑中大抵会响起这种声音。

哦……麻烦来了……

因为接下来会有麻烦事……

所以听到这种声音——

「……有吗？」

这、这家伙……

这家伙的名字。

「得到吗？呐别呀」

悠木皆守……

这家伙的名字是悠木皆守……

卓司

「啊，呃……」

皆守

「现在在上课吧……」

卓司

「啊、嗯……那个……」

皆守

「翘课的话……不大好吧……因为」

卓司

「呜哇」

皆守

「上课时间还在外面晃悠，容易碰上我这种暴力DQN哦……明白了吗？」

卓司

「是、是……」

皆守

「你跑到这来干啥？」

卓司

「啊，没……没什么……」

卓司

「哇啊」

皆守

「啥叫没什么……我问你话呢，有回答没什么……的吗！」

卓司

「哇啊、
噫、
呜」

皆守

「所以说嘛，你在干啥？卓司同学？」

卓司 「啊，呃……是那啥……」
不行，要是告诉他在运书的话……秘密基地就会露馅……不能说……
可是……

皆守 「咋了？被揍得还不够？」

卓司 「啊，那个。想把家里的旧书处理一下……」

皆守 「处理旧书？」

卓司 「对、对啊……那里不是有个垃圾场嘛？打算把书丢到那去」

皆守 「是这样啊……处理旧书呀」

卓司 「就、就是这样……那我先……」

皆守 「在这烧了」

卓司 「哎？」

皆守 「处理旧书的话，在这烧掉不也可以嘛？」

卓司 「那、那个……为什么？」

皆守 「哎呀……倒不是怀疑卓司同学啦……只是我最讨厌别人撒谎了……
要是发现有人对我撒谎，恨不得把他宰了呢」

卓司 「啊，是、是……」

皆守 「要是事后让我发现，你是为了骗我而随便找了个借口的话，我可不知道自己会气成啥样……为了防止这种事出现，你能不能现在就把那些漫画给我烧了呢？」

……什、
什么嘛……这话说的……根本无理取闹嘛……

皆守 「觉得我无理取闹？」

卓司 「啊，没……没那种事」

表、表情被察觉了吗？

皆守 「也对呢。被欺骗真的很叫人伤心哦……尤其是对我这种心胸狭隘气量狭小的人来说……
发现自己被背叛的瞬间，会气得失去自我呢」

卓司 「嗯、嗯……」

皆守 「那么……」

卓司 「什、什么？」

悠木突然把他ZIPPO打火机的油泼到我的书上。
不止是书，我的外套当然也溅上了油。

皆守 「然后，点着」

卓司 「呜啊」

卓司 「好、好烫！」

皆守 「夏天嘛当然热咯……」

卓司 「呜啊啊」

皆守 「你在那瞎折腾什么呢？」

卓司 「着、着火了，我的衣服着火了」

皆守 「没事啦……间宫同学衣服上的火已经灭了哦」

皆守 「大惊小怪……又不是整个人都烧着了，何必在地上打滚呢……」

卓司 「哈……哈……」

的确，火只是烧掉了我外套的一角，很快就熄灭了。

但泼了许多油的书，则被比刚才势头迅猛得多的火焰所吞没。

皆守 「没事吧？大惊小怪在地上打滚，衣服上全是泥哦」

卓司 「啊、啊哈哈……没事啦……」

皆守 「是吗……没事就好」

卓司 「嗯……没、没事就好……」

皆守 「哦，对了……」

卓司 「什、什么事？」

皆守 「说起来，ZIPPO的油没剩多少了呢……」

卓司 「哎？」

皆守 「不好意思。ZIPPO的油本来就挺少的……刚才就已经全用完了……」

卓司 「哈、哈……」

皆守 「不好意思，能把刚才用的ZIPPO油的油钱给付了吗？」

卓司 「ZIPPO油钱？」

皆守 「是啊，这是生物油所以很贵。而且还是外国产的……」

ZIPPO油是生物油吗……

东拉西扯说了这么多……又想从我这要钱吗……

卓司 「要多少？」

皆守 「三万元……」

卓司 「三、三万?!」

皆守 「是啊，还有买油的路费两万元，合计五万元」
 卓司 「等、请等一下，五万元也太」
 皆守 「啥？」
 卓司 「怎、怎么说也太贵了点吧？」
 皆守 「什么意思？你想说我在撒谎？」
 卓司 「啊，不是……」
 卓司 「好痛」
 皆守 「说过多少遍了……我最讨厌的就是谎言和背叛……自己又怎么会说谎呢」
 皆守 「可你居然怀疑我……真是逼我发火啊……」
 卓司 「啊，没有，不是啦」
 卓司 「呜……呜哇……」
 皆守 「借口就不必了……到明天为止，给我准备好五万元……」
 卓司 「明、明天不可能的啦」
 皆守 「那就本周内」
 卓司 「哎？至少等下周这个时候……」
 皆守 「下周这时候……
 那就这样呗」
 卓司 「嗯、嗯……」
 皆守 「那下周这时候在这见咯……」
 卓司 「嗯……」
 皆守 「一定要把钱带好哦。
 不给钱的话就宰了你……」
 卓司 「……」
 皆守 「回见咯」
 卓司 「……五万元？」
 卓司 「如此巨款……」
 混账……悠木这家伙……每回都无理取闹……
 怎么可能要五万元啊……哪有那么贵的打火机油啊……
 混账……自从那家伙来了以后，我在学校里的每一天都像地狱一样
 ……
 和他比起来，被城山啊沼田啊那帮人欺负的那段时间反倒轻松些……

那帮人还不至于欺负我到这般田地……好像没吧……

卓司 「呼……」

真没辙……

我用脚捅了捅被烧成渣的漫画书。

中心部分没有完全烧掉……但周围都被烧成焦炭了。已经不可能读了

……

卓司 「我的单行本……」

卓司 「呜!？」

什么!？脚步声？

好像有人在朝这走来。

卓司 「切……」

连打开下水道盖的时间都没有，我只能躲在暗处。

不知为何，那个脚步声好像径直朝这边过来了。

卓司 「谁、谁啊……到这种地方来……」

卓司 「那是……」

为什么那家伙会到这里来啊……

那应该是隔壁班的……高岛柘榴……

虽然没和她说过话……听说她总是独自读书，令人感觉阴暗……不过貌似是挺认真学习的人吧……

为什么那家伙会翘课？

……

……

高岛柘榴是在找什么东西吗，

惴惴不安地朝四周看来看去。

卓司 「那、那家伙……难道说……也知道那个地基的事情？」

卓司 「倘、倘若如此话……基地就危险了……」

卓司 「混账」

卓司 「在、在搞什么啊？」

柘榴 「哎？」

啊？」

似乎是被我突然发出的声音吓到，高岛瞪圆了眼睛朝这边望来。

搞啥啊这家伙……

好像在瑟瑟发抖……

这、这家伙……比我还软弱？

卓司 「你在干吗？跑、跑到这种地方来」

柘榴 「那、那个……好像在烧什么东西……所以……」

卓司 「什么？」

刚才漫画烧剩的渣就在高岛柘榴脚下。

卓司 「怎、怎么会呢。火没烧多大啦」

柘榴 「啊，对不起……

不是那个意思……你的衣服上有焦灰掉下来了……」

卓司 「焦灰？」

柘榴 「嗯……」

卓司 「……你是？」

柘榴 「那个……

我是高岛柘榴……间宫君隔壁班上的……」

卓司 「不是问你这个，我是问你在干啥？莫非翘课了？可你不是认真学习的好学生嘛？」

柘榴 「啊，对不起……

因为种种原因，所以……」

卓司 「种种原因？」

柘榴 「间、间宫君呢？」

卓司 「哈？」

柘榴 「间宫君在这里做什么？」

……

哈？

为什么反问我啊？

这女人什么意思……

卓司 「我什么都没做啊……」

柘榴 「好像在烧书吧……莫非是别人让你烧的？」

卓司 「啊，不、不是啦……」

卓司 「我说啊……只是这漫画实在太无聊了，所以把它处理掉了……嗯」

柘榴 「漫画太无聊了？」

卓司 「是啊……没别的意思。只是把不要的书烧了处理掉而已……」

柘榴 「我也有这本漫画……」

卓司 「哎？是吗？」

柘榴 「啊、嗯……我也喜欢漫画，所以有很多……」

卓司 「是、是这样啊」

柘榴 「嗯」

喂。

喂……我在高兴个啥啊。

连这家伙是来做什么的都没搞清楚，就如此轻易地敞开心扉……

像这样轻易就相信他人，大抵都要倒霉的……

是啊……尤其是女人，总喜欢像她这样装成对你有好感，等你稍有松懈之后马上就……

「恶心……」

「瞎激动个啥啊……」

「明明只是个臭宅……也配跟我告白？」

「超烦……」

然后就露出本性了。

我知道。

这是陷阱……

是这帮女人天生就拥有的武器……所以……

卓司 「哎……这样啊」

我尽可能地以无所谓的语气回答她。对，以一种“毫无兴趣”的感觉……

卓司 「你也喜欢漫画啊……哼」

柘榴 「嗯……虽然基本都是少女漫画……但少年杂志之类的也读哦……」

开始了……

就像这样，先说些我这种人想必会读的漫画杂志。

和那时候一样……

像这样与我聊漫画的事情……和那个川端一样。

那时也是如此，她说着“我也在读哦——”之类的话，与我聊了很多……等到我敞开心扉的瞬间。

生田：「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川端：「什么都不是啦」

田村：「这是啥？情书？」

岛田：「啥？间宫对川端告白了？」

岛田：「信让我看看嘛」

川端：「嗯……」

卓司：「呜!？」

已经完全搞不明白了……

我告诉她的，本应是放学后有些话想单独对她说才对……

单独二字应该说清楚了。

可为什么，会有别的人在？

生田和田村……除了她俩还有好几个男生……为什么岛田和时坂也会在这里啊？

岛田：「我看看啊。我最近一直在想，所谓幸福究竟

是什么……」

卓司：「啊、不、不行」

时坂：「吵死啦。管你行不行啊」

卓司：「啊、啊、啊……」

岛田：「时坂——！给我好好按住他……那——一个，对

我来说，幸福，就是与川端同学促膝长谈的时一

候」

岛田：「晚上睡觉前，钻进被窝时，今天与川端同学所说

的话就会在脑中重现」

岛田：「从川端同学湿润的双唇中，发出的温柔的话——

语……只要一想起那些话语，我的心中就会感到

无比难过」

岛田：「明天，要是还能听到川端同学的声音多好……

带着这唯一的愿望，我进入了梦乡」

时坂：「这是啥？这不就是在说，川端啊我自慰的时候啊

脑子里想的都是你嘛」

岛田：「感到无比难过啊哈哈哈哈哈哈」

时坂：「我的（哔——）感到无比难过嘎啊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

生田：「这是什么啊真的超恶心」

卓司：「啊，不，不是的」

川端同学不看我一眼，只盯着那封信看。

脸上带着苦笑……

然后完全无视我说的一切……说道。

川端：「呵呵呵呵呵……是有点恶心哦……」

卓司：「什……」

岛田：「我想永远永远，都能听到川端同学的声音……不

止是在学校，在所有的地方都能听到……不止是

白天，早上也能听到、晚上也能听到……永远永

远……」

岛田：「请和我结婚吧……」

生田：「……」

时坂：「……」

田村：「……」

岛田：「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生田：「这算啥啊。为啥突然就结婚了？」

田村：「一般来说应该是“请和我交往”吧。间宫实在太

着急啦」

岛田：「这还不知道。因为他是一边着急早泄一边写的这

封信嘛」

生田：「男生最坏了，开口就黄色笑话」

岛田：「本来就是这样嘛。他一想到川端的事情就……就

早泄……早泄哈哈」

卓司：「不、不是、不是、啊、啊呜、啊、啊啊、啊……

啊……啊啊……」

田村：「那也不至于突然就说要结婚吧」

岛田：「不行了。处男果然不可小看啊」

时坂：「什么嘛。你不是处男吗」

生田：「说起来从刚开始，男生说的净是些性骚扰发言

嘛。自重哦！从刚开始，川端不就很困扰了

吗」

田村：「不过，突然就说要结婚实在有点吓人呢。那么被

求婚的川端同学有何想法呢？现在是怎样的一种

心情呢？」

川端：「那个啊，不是这样的啦……我是班长嘛，所以

要尽量和大家保持交流不是吗？特别是对间宫同

学这种受欺负的孩子，也要温柔相待才行哦，不

是吗」

生田：「所以说，这家伙就这德性了。因为没人给过他好

脸色，你只要稍微对他好一点，他马上就会搞错

你的意思了」

川端：「所以呢，如果说是那方面的意思，我对间宫同学

一点都没有呢」

时坂：「一下就被拒咯——」

川端：「啊，不，不是这样啦，其实是想和间宫同学交个

朋友呢。想作为同班朋友，一直与间宫同学相处

下去的呢」

时坂：「嘛，简而言之……人家不过是稍微对你好点，你

瞎激动个啥啊」

岛田：「“明明只是个臭宅……也配跟我告白？” 川端

就是这个意思，明白了吧」

川端：「不用说得那么过分啦」

川端：「只是呢，交往呀……当然还有结婚啦之类的……

都是不行的……」

的确，我太草率了……

但川端的很多言行举止，看起来就像是有那方面的意思嘛……

说我很像漫画里的某个角色……那个角色很帅哦之类的……

和那个角色结婚也挺不错的……诸如此类的话，她的确说过……

可如今……

川端：「……恶心」

柘榴 「你、你怎么了？」

卓司 「没、没事啊……」

卓司 「哼，哼哼……你还读少年杂志啊……你以为跟我说这个，我就会夸你啦？」

柘榴 「哎？」

卓司 「反正你也是从腐女的角度上看那些杂志的吧？」

柘榴 「不、不是。我不是那样的」

卓司 「嘛……反正是不是都无所谓了……」

没错就是这样……尽量摆出不痛不痒的态度。

自然而然地与她交谈。

装成毫无兴趣的模样……像自然而然的日常对话一样……

我也没宅到只要能和女生说话、就兴奋得头顶青天的地步。

柘榴 「间宫君喜欢看漫画吗？」

卓司 「喜欢啊。因为我是臭宅嘛」

柘榴 「哎？臭宅？」

卓司 「是啊！我是臭宅啊！咋了，不行吗！」

柘榴 「对、对不起……」

卓司 「我、我说啊……你能给我走开吗？」

柘榴 「哎？
那个……」

卓司 「要说我几遍才行啊」

柘榴 「对、对不起……」

卓司 「不用道歉了……赶紧走开啦。否则的话……啊！」

糟了……有人来了。

那不是城山和沼田嘛？

可恶……是悠木转学过来之前欺负我的那帮人……

最近改成由悠木专门负责欺负我，他们也不好对我下手了倒是……

柘榴 「刚才遇到他们了……」

卓司 「遇到他们了？」

柘榴 「刚才他们就一直在走廊里转来转去……我很害怕，所以……」

是、是这样啊？

柘榴 「呀」

我把手按在她肩上，温柔地让她伏下身来。

卓司 「把头抬得那么高会露馅的哦……」

柘榴 「啊、嗯……谢谢你了」

城山 「那啥，刚才你有没有听到女孩的惨叫声？」

沼田 「城山我说你啊，是不是性饥渴了……」

城山 「不是啦，我真听到了！」

柘榴 「那、那帮人……」

原来如此……这女孩……是在躲那帮人啊……

那帮家伙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人嘛……

没办法……

卓司 「你、你叫高岛吧？」

柘榴 「哎？嗯……」
 卓司 「接、接下来看到的東西，你可要守口如瓶哦」
 柘榴 「哎？什麼東西？」
 卓司 「你別管了……總之先答應我。絕對不說出去。」
 柘榴 「啊、嗯……」
 城山 「聲音就從這邊傳過來的。是不是有人在這玩野合啊？」
 沼田 「喂，你等等我」
 卓司 「……」
 卓司 「快……」
 柘榴 「哎？」
 卓司 「等什麼呢，快点進去啊！從那個梯子下去」
 柘榴 「啊、嗯……」
 柘榴 「那、那個……」
 卓司 「別說話……還有，這個梯子很高所以注意點……掉下去的話會摔傷的」
 柘榴 「嗯，知道了……」
 城山 「哎呀呀？」
 沼田 「你看，一個人都沒有嘛？」
 城山 「奇怪了啊……聽聲音是在這邊的啊……」
 沼田 「沒人嘛」
 城山 「明明有聲音的啊……」
 沼田 「有煙嗎？」
 城山 「嗯，有啊……」
 沼田 「是七星牌的啊……唉」
 城山 「七星有啥不好的」
 沼田 「那啥……不是說七星有股老頭子的味道嘛……」
 城山 「哈？誰說的，讓他抽薄荷味的煙去」

 卓司 「這、這幫傢伙……開始在上邊抽煙了……」
 柘榴 「間、間宮同學……」
 卓司 「嗯？」

柘榴 「那、那个……」

高岛的手正瑟瑟发抖。

这颤抖，比起恐惧，更应该来自……

卓司 「……胳膊累了吗？」

柘榴 「……」

高岛一言不发，轻轻地点了点头。

卓司 「是吗……」

的确，长时间攀在这种铁梯子上，对女生来说太辛苦了……

怎么办呢……出是出不去了……当然一直攀在这里也不是办法……

没办法了……

卓司 「高岛同学……你能顺着梯子爬下去吗？」

柘榴 「往下吗？」

卓司 「嗯，总之先往下爬，到了下边把照明打开」

柘榴 「啊、嗯……」

柘榴 「……」

卓司 「好了……」

柘榴 「呜哇……」

卓司 「……绝对不能跟别人说哦……」

柘榴 「哎？这里的事吗？」

卓司 「……这里的事……还有接下来的事」

柘榴 「……接下来的事？」

本来的话……在没有她把柄的情况下，是不该把这里告诉她的……

怎么说也是秘密基地嘛。

不过，什么样的东西才算把柄呢……

……

……怎么搞得像工口游戏一样了。

柘榴 「嗯？你怎么了？」

卓司 「没、没什么。没什么」

卓司 「嘛，管它呢。走了」

柘榴 「哎？」

柘榴 「好厉害哦，这里……」

卓司 「这里是旧游泳池的排水水箱」

柘榴 「哎，好厉害，简直像秘密基地一样呢」

卓司 「是啊。我也把这里称做秘密基地的」

柘榴 「秘密基地吗……听起来有点浪漫哦……」

卓司 「这种叫法……我比较喜欢」

柘榴 「是这样啊……
说起来，最近这类地方不是常被称做“藏身处”嘛」

卓司 「哦，对对，好像那帮大叔大妈把这类地方叫做大人的藏身处吧？这种叫法感觉好土啊」

柘榴 「很土吗……啊哈哈……感觉有点半懂不懂呢……」
嘛，反正也就是那帮被垃圾媒体牵着鼻子走的人才用的词……
话说回来……
在这种地方与女孩子二人相处，真是千载难逢啊……
而且还是我的秘密基地……
依稀听到了某种声音，似乎是铃声。
因为是在地底下，声音显得无比遥远……

卓司 「你看，差不多该回去了……刚才是下课铃」

卓司 「还有啊，这里的事情要绝对保密哦……」

柘榴 「啊、嗯……当然……」

卓司 「那回见咯」

柘榴 「那、那个……间宫同学……」

卓司 「哎？什么？」

柘榴 「我……也有些不便告诉别人的事情……可以告诉你吗」

卓司 「哎？啥、啥意思？」

柘榴 「那、那个……我觉得……只有我知道间宫同学的秘密，间宫同学却不知道我的，有点不大公平呢……」
哎？
这岂不是……
这我有印象。
这模式我知道。
我曾无数次经历过……
这岂不是……

这岂不是，在工口游戏里常有的展开嘛？

哎？

现实中还会有此等好事？

有吗？

应该有吧……

冷静下来……

在游戏里不是经历过无数次了嘛……

要淡定……

淡定地选择回答的措辞……

淡定……

柘榴 「所以，我也把不便告诉别人的事情……」

卓司 「哎？这、这样啊……那个……我、我说啊」

冷静……

尽可能地冷静……

连对方说这话是不是认真的都不知道……

要淡定……先试探一下，有没有往那个方向发展的可能……

顺利的话……

至少可以弄到她的内裤嘛……

柘榴 「那、那个……间宫同学？」

卓司 「怎、怎么了突然之间……」

柘榴 「啊，呃……只有我知道间宫同学的秘密不大好……所以……」

卓司 「哦……高岛同学的秘密啊……」

柘榴 「嗯……」

卓司 「高岛同学最害羞的东西是什么？」

柘榴 「哎？」

卓司 「啊，没有奇怪的意思啦……只不过作为等价交换，把你最害羞的东西给我应该比较妥当吧……」

柘榴 「害、害羞的东西吗？」

卓司 「平时被你当秘密的东西之类的……」

柘榴 「嗯、嗯……这么说的话……」

卓司 「一直藏着不想让人看的东西……」

柘榴 「藏着的东西？」

卓司 「嗯……比如现在……藏着的东西」

柘榴 「……你在说什么？」

可恶……怎么这么不得要领啊……

既然如此，索性实话实说？

不行，这种有风险的事决不可草率……不过，要想有所获得，总得冒点风险才行……

可恶。

越想越乱了。

哎，真是……我想得太多了……

柘榴 「那个……间宫同学？」

閻宫 「啊，什、什么？」

高岛同学仿佛在担心突然闭口不语的我，一边略带恐惧地蜷缩着身子，一边用漂亮的双瞳凝视着我。

……

看来，她是性格消极软弱的人呢……

明明自己身处险境，还惴惴不安地观察我的脸色……

照这趋势……莫非有搞头？

反正这里是我的秘密基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

顺利得有点过头了……

所以……

这是我的妄想吧……† p30

绝对行得通！ † p55

第二章†

这是我的妄想吧……

这是一贯的模式……

不知不觉中……进入了妄想与现实都无法区分的状态……

这种破玩意……

柘榴 「那、那个……」

卓司 「哎？」

柘榴 「你、你怎么了？突然不说话了……」

卓司 「啊，呃……那个……」

高岛同学并没有露出不高兴的表情……反倒是脸颊潮红……

太好了……还以为自己又被当成让人恶心的家伙了……

柘榴 「我也把不便告诉别人的事情……」

卓司 「哎？这、这样啊……那个……我、我说啊」

冷静……

尽可能地冷静……

连对方说这话是不是认真的都不知道……

要淡定……先试探一下，有没有往那个方向发展的可能……

顺利的话……

至少可以弄到她的内裤嘛……

柘榴 「那、那个……间宫同学？」

卓司 「怎、怎么突然之间……」

柘榴 「啊，呃……只有我知道间宫同学的秘密不大好……所以……」

卓司 「哦……高岛同学的秘密啊……」

柘榴 「嗯……」

卓司 「高岛同学最害羞的东西是什么？」

柘榴 「哎？」

卓司 「啊，没有奇怪的意思啦……只是作为等价交换，把你最害羞的东西
给我应该比较妥当吧……」

柘榴 「害、害羞的东西吗？」

卓司 「平时被你当秘密的东西之类的……」

柘榴 「嗯、嗯……这么说的话……」

卓司 「一直藏着不想让人看的东西……」

柘榴 「藏着的東西？」

柘榴 「……」

柘榴 「啊，那个……你等我一下，我这就去拿来……」

卓司 「哎？拿、拿什么来……」

柘榴 「把我害羞的秘密拿来……虽然不知道那秘密对我的意义，是否和这秘密基地对间宫同学的意义有同等的价值……」

卓司 「害羞的秘密？」

卓司 「啊……」

高岛同学立刻跑出去了。

跑去拿什么东西……

那么急急忙忙地从这里的入口进出，会不会被发现啊……有点担心呢……

害羞的秘密……

她打算拿什么来呢……

女生的害羞秘密……

卓司 「搞、搞什么啊。还以为是谁呢……」

柘榴 「啊……对不起……」

柘榴 「那个……刚才的约定……」

卓司 「约定？」

柘榴 「……不是需要我的秘密吗……」

卓司 「哎？」

柘榴 「啊那个……就是说……我的把柄……」

卓司 「……」

女、女生的……把、把柄，那不就是……

喂……冷静点……冲动是魔鬼……

冷静地处理……无论何事都应冷静……

卓司 「呃……把柄？」

柘榴 「嗯……只有我知道间宫同学同学的秘密……感觉不大公平……所以……」

卓司 「那个……你的意思是……」

柘榴 「所以……」

卓司 「哎、哎？呃，你是认真的吗？」

柘榴 「请收下这个」

卓司 「……」

卓司 「这是啥？」

看着她那副被逼上绝路般的模样，我也混乱得像被看不见的绳子缠住般动弹不得。

柘榴 「啊哇哇哇哇……」

因为脸红到耳根的高岛同学，用颤颤巍巍的手向我送上的是……

卓司 「这个，莫非是……」

在她娇小可怜的手上，有一个像挤扁的乒乓球般的球体，球体上伸出一根线，与一个类似遥控器的装置相连。

卓司 「那、那个啊……」

柘榴 「是、是……」

其实，我很清楚这东西是什么。

知道归知道，但我自己绝不可能用，而且也没有一位可爱的伴侣，能让我为她使用这玩意。

柘榴 「这个，是按摩球！」

卓司 「咦！？」

卓司 「怎么可能会有那种事」

卓司 「呜……哈、哈、哈哈……」

混账……又陷入妄想中了……

我是白痴吗……现实哪有这么顺心如意……该吸取教训了吧……

……就算是工口游戏，也不至于这么突兀……

——果然没错啊啊啊啊啊啊！！

与她给我的清纯印象相去甚远、在这只出现在工口漫画和空想世界中的神奇道具面前，我头顶青天泪流满面。

不过，比方说……要是这玩意是从赤坂啊北见啊这种品行不端的不良少女的口袋里掉出来，我只会像这样——

「果然这帮家伙是垃圾痴女，是只靠雌性本能活着的破鞋啊！」

轻蔑地对她们报以冷笑，即便亲眼目睹了那个瞬间，想必也不会特别吃惊吧。（其实还是吃惊的）

柘榴 「啊哇哇哇哇……」

但事实却是，这东西的拥有者是温柔认真的高岛同学，这对我的冲击便大到了足以动摇我世界观的地步。

柘榴 「那、那个，间宫同学把重要的秘密基地只告诉了我一个人」

卓司 「……哎，啊，嗯，是啊」

大概是因为我难堪的表情令她感到害羞，高岛同学微妙地移开视线，急促地说道。

柘榴 「所以作为回报，我也把绝对不愿让别人知道的东西——！」

柘榴 「既然你把你的秘密告诉了我，我觉、觉得我也应该把自己最大的秘密告诉你……」

手上拿着这东西，高岛同学害羞得不仅声音、连整个身子都瑟瑟发抖了。

卓司 「啊……啊、啊啊……」

「高岛同学的害羞秘密」

「一直藏着不给人看的东西……」

而且还是能作为「女生的把柄」的超级秘密道具。

「害羞的秘密」＋「藏着的東西」×「女生的把柄」＝☆☆

卓司 「那、那是按摩球吗!？」

柘榴 「呀!」

我大声说出“按摩球”三个字的瞬间，她仿佛被父亲怒斥的小女孩一样，闭上眼睛蜷起身子。

卓司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打算吓你的，真的对不起」

因为担心高岛同学会当场晕倒，我赶紧帮她解围。

是啊，当然会害羞啊……因为这玩意，除了用来做“那个”之外别无它用嘛。

只要按下开关，这球体就会「咻咻」地振动起来，然后把它按到这种地方那种地方、还可以按到那些更羞耻的地方——！

单凭想象，就能为这东西设想出无数种用途，但所有这些都殊途同归，最终用途怎么想都只有一个。

卓司 「哈……哈……哈……哈啊……」

身为圣童贞的我，只是稍稍动了点邪念，立刻就呼吸凌乱、血脉贲张、体温升高。

柘榴 「哈……哈……哈啊……」

将这东西带来的当事人高岛同学，也仿佛像拿着来路不明的危险品一样，呼吸变得异常急促。

话说回来，这仍合我的口味。

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我有预感，事态将朝我喜欢的方向发展……

卓司 「呀、呀……这可够意外的啊」

卓司 「高岛同学这种大家闺秀般的女生，居然会有如此H的玩具，实在教人吃惊啊」

的确，这是件应该当做秘密的东西。

而且不是藏在自己房间里，在我面前把它拿了出来，恐怕是放在教室……不，是放在书包里随身携带了。

哎呀？可这又是为什么？

——为什么像你这样的人会随身带着这种H的玩具？哎呀呀？

虽然有像下流的小报记者那样、完全无视对方的意愿向她发起逼问的冲动，但女生对男人的邪念十分敏感，很容易就会察觉，只能作罢了。

于是，我隐忍着不断加剧的心跳，收起嘴边的淫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沉着冷静。

柘榴 「那个……间宫同学为了搭救无路可逃的我，把我藏在了这不愿告诉任何人的秘密基地里……」

柘榴 「如果彼此交换立场的话，我想必会丢下你不管，优先保住这秘密基地吧……」

说到这，高岛同学的脸又红了，一边考虑接下来的语气，一边直视着我，断断续续地说道。

柘榴 「但是，间宫同学没有把我丢下」

柘榴 「为了帮我，不惜暴露这秘密基地！」

卓司 「嗯、嗯，嘛，算是吧……」

无意中与高岛同学四目相交，由于刚才她那番爱的告白般强劲的话语，这回轮到我没底气，略微移开了视线。

迄今为止，我虽无数次被女生辱骂，但还从没有女生如此认真地与我交谈，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才好。

要是选错选项导致攻略失败的话，那可真是哭都不哭出来了……

而且还是不能存盘的一锤子买卖，我的心七上八下，就像是塞了个按摩球一样。

柘榴 「呵呵……我虽然不谙世事，但也知道善待他人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

柘榴 「所、所以……」

我拼命掩饰着自己忐忑不安的心绪，高岛同学则仿佛祈祷般将双手交在胸前，满脸通红地一口气说道。

柘榴 「所、所以，既然间宫同学这么温柔，把我最大的秘密告诉你……应该也无妨吧」

柘榴 「不，是觉得应该互相坦白，彼此间保持公平，这个那个……」

卓司 「哎，啊……嗯……」

柘榴 「还、还有，间宫同学既温柔又值得信赖，所以肯定不会把我的秘密到处乱说的……嗯，我是这么觉得的」

卓司 「嗯，这是当然的啊……如果我背叛了你的信赖，你为了报复而把这里告诉他人，我可是会十分头疼的」

这地方虽说阴暗而且绝对称不上干净，却却是我的休憩之所，要是失去了的话真的会很头疼的。

毕竟对我来说，这里是校内唯一的安全地带，如果失去了它的话，可能就再也不会到学校来了。

柘榴 「就、就是呢！告诉间宫同学果然没错……嗯」

高岛同学可爱的脸上露出平和的笑容。可脸却依旧是一片通红……这种不协调总感觉有些淫荡。

柘榴 「顺、顺便说下……通过掰这个遥控器的开关，可以调整按摩球振动的强度哦……」

卓司 「哎、哎……是吗」

不用她拿着实物——向我解说，我也知道这东西是怎么用的——

可是，做说明的高岛同学本身看起来实在太H了……我决定静静地听她说。

她是不是有些发抖啊……声音听起来都不利索了……

卓司 「问一下啊……能把按摩球带到这来，说明这东西你平时都是随身携带的咯？」

柘榴 「哎？」

那、那个……这个……是的……」

柘榴 「啊、啊呜、啊、啊啊……那个」

高岛同学瑟瑟发抖起来。虽然在发抖，却热得像浑身都要冒热气一样……

柘榴 「我、我有义务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间宫同学」

她自言自语地宣言道。

柘榴 「我、我要说出所有秘密」

卓司 「嗯、嗯……」

虽然没有完全被她的气势压倒——但因为太过期待她接下来要说的话，我已经感觉天旋地转了……

柘榴 「其、其实呢……我时常跑到各种地方，不被人察觉地在那自慰……
呃，这、这是我的兴趣」

卓司 「——什么!？」

虽然预想到会是这么一个路线，但冲击仍然太大，在我心中激起了惊涛骇浪。

柘榴 「在、在街上四处溜达……要是感觉气氛不错的地方，就在那里面，
一、一边避开人们的视线，一边……」

她满脸通红，湿润的眼睛四处张望……身体也有些发抖……

柘榴 「虽然自己也觉得不行……可、可惜不自禁就」

高岛同学满脸通红、眼泛泪光，说出了自己的性癖。

——这就是“萌”啊!!

柘榴 「对、对不起，是不是觉得，我是超淫荡的女孩子……」

卓司 「哪、哪有哪有……怎么会呢……啊哈哈……哈」

柘榴 「啊、啊哈哈哈哈哈……」

满脸通红的高岛同学……不知为何，眼中噙着泪水。

喜极而泣……的感觉吗？虽不太明白……可我知道，眼泛泪光地做H的告白……这太淫荡了……实在太淫荡了……

卓司 「那、那个……我也时常自慰的啊，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要是忍着不自慰的话反倒不不正常，我是这么觉得的……啊、啊哈哈哈哈哈……」

卓司 「所以没必要太害羞啦」

卓司 「因为我们是分享秘密的伙伴嘛」

卓司 「我可以在此对你发誓，绝不会将你说过的话告诉任何人」

卓司 「我决不会背叛伙伴!」

柘榴 「嗯，是这样呢，谢谢你了」

卓司 「嗯嗯。所以那个……可以继续说下去吗？」

柘榴 「哎？还要听吗？」

卓司 「当然……啦」

柘榴 「啊、啊哈，请、请赏光聆听……我的H故事……」

卓司 「……………(咽唾沫)」

在她纯真与淫靡兼具的微笑面前，我无法抵抗，只能大声地咽了口唾沫。

柘榴 「那、那个……是几周前吧……啊哈，是个天气十分晴朗的早晨呢……」

高岛同学带着柔和的笑容凝视着我，脸上几乎要冒热气般通红。紧握着的双手里，估计也已经全是汗了吧。

眼中仍泛着泪光……虽然她好像已经擦了好几回了……可眼睛依旧湿润。

柘榴 「早上上学的电车，不是向来人很多吗？」

卓司 「嗯，是啊……等一下，莫非遇上痴汉了!？」

柘榴 「啊哈哈……那样也不错哦……」

卓司 「哎？」

柘榴 「啊、啊哈，没什么。那个，不是痴汉啦」

看着因胡思乱想而慌张的我，高岛同学没有愕然，反倒高兴地眯起了眼睛。

当然，我毕竟是青春少年，所以最喜欢听H故事了。

可如果故事中所讲的，是与我关系不错，而且十分漂亮的美少女被男人玷污的一幕，我可绝对接受不了。

柘榴 「可、可以继续说……了吗……」

卓司 「当、当然……」

柘榴 「那天车里人也挺多，我没有找座位，而是抓着吊把扶手站着」

柘榴 「因为我运动神经不行，要是在挤满人的电车里不小心坐下了，到站的时候就会下不去了」

卓司 「嗯嗯，这个我很理解。要从站在车门前的人群中穿过去才行呢」

柘榴 「就是这样！明明近在眼前的车门，却感觉无比遥远呢」

柘榴 「但又怕贴着不认识的大叔的身体穿过去……这种感觉，间宫同学能理解吗？」

卓司 「嗯，女孩子的话肯定害怕啊」

柘榴 「啊，对不起。又跑题了……」

柘榴 「那时候，我面前正好坐着一个低垂着头、好像睡着了的大叔，还只是早上却已经露出疲态了……」

柘榴 「不知为什么……站在这肥头大耳、浑身老人臭的大叔面前……我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卓司 「莫、莫非高岛同学是大叔控？」

柘榴 「没、没那种事啦。我不控大叔的」

柘榴 「虽然不控……但很偶然的，那时候我内裤里正好放了按摩球，遥控器就在口袋里，处于随时可以使用的状态」

卓司 「……这、这根本不是什么偶然吧……」

柘榴 「话、话虽这么说……话虽这么说……可还是……偶然嘛……大概……」

自己都说了一直随身携带的……怎么会偶然……

柘榴 「所、所以我一边在心里大大地叹了口气，一边对自己说……在这大叔面前，我怎么可能会有淫荡的念头呢」

柘榴 「虽然这么对自己说了……可情不自禁就去想象了……」

柘榴 「在这里，如果把遥控器的开关打开的话，会怎么样呢……」

柘榴 「在这大叔面前启动按摩球话……会怎么样呢……我这么一想……心里就有一种不知怎么说才好的感觉……」

卓司 「哎！？然后呢？」

柘榴 「啊，呃……好像是偶然中……我的手指下意识地碰到了按摩球，不小心就把开关给打开了……」

卓司 「……把开关打开了……」

柘榴 「本来没打算这样的……大概，真的是偶然……所以我也着急了」

柘榴 「可是我运动神经不好，再加上太着急了，脑子一片空白，虽然拼命想把开关关掉的……」

卓司 「意思是说，没能马上把开关关掉吗？」

柘榴 「嗯、嗯……完全陷入慌乱了……真的没打算做到这一步的……已经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柘榴 「啊啊，糟了。不能在这里启动按摩球啊……虽然也想过该怎么办才好……可不知为何，连自己脑中想的事情，都有点搞不清楚了……」

卓司 「……哎、哎……」

柘榴 「虽然已经什么都搞不清楚了……可怎么说呢，有种舒服的感觉……」

卓司 「什、什么样的感觉呢？」

柘榴 「什么样的感觉吗？那个……就、就像这样……贴在那个地方的按摩球一振动起来……不知为什么，下半身就会传来波浪一样的感觉，身体开始发热……」

柘榴 「然、然后呢……把身体稍稍前倾的话，振动的按摩球就会碰到那个地方……」

卓司 「那个地方？」

柘榴 「那、那个……是阴（哔——）……的说」

卓司 「碰到阴（哔——）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柘榴 「那、那个呢……按摩球的振动传到阴（哔——）上之后，身体就会无比舒服，舒服到下意识地震颤起来了……」

卓司 「哎、哎……」

柘榴 「可是……如果玩得太过的话，就会舒服到连站都站不稳了……」

柘榴 「所以有时候，会把身体直起来……」

卓司 「噫，如此说来，只要保持身体站直的话，不就可以从快感中挣脱了吗？」

柘榴 「是、是呀……是这个道理……但站直的时候，只是感受那种平缓的振动……总觉得很不满足……」

柘榴 「不论如何……最后又会回到身体前倾的状态了……啊啊……」

柘榴 「一旦这样，就会掩藏不住阵阵袭来的快感，小声地发出“呜嗯嗯嗯”、“啊哈啊啊啊”这样的声音……」

柘榴 「我也拼命想忍住声音来着，可是……啊，啊啊……」

是不是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来了啊……她露出迄今为止从未见过的奇异表情，眼睛凝望虚空，身体也微妙地颤抖着。

柘榴 「那、那时候……我、我面前低着头的大叔突然抬起头来，与我四目相交了」

卓司 「用按摩球的事露馅了吗？」

柘榴 「那、那时候我也说不好……啊，那个大叔可能只是觉得，我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呢」

卓司 「也对啊！谁会想到眼前的女孩正把按摩球藏在内裤里自慰呢」

柘榴 「啊哈、啊哈哈……是、是这样呢……那太不正常了……简直就是……」

卓司 「变态？」

柘榴 「嗯、嗯嗯……我是变态……的说……!」

高岛同学的样子感觉有点奇怪……身体以之前无法比拟的程度，剧烈地颤抖着……

卓司 「怎、怎么了?」

柘榴 「啊、啊呀? 啊，对不起……」

卓司 「不是对不起吧……你怎么了?」

柘榴 「啊、啊哈……好、好像小小地高潮了呢……」

卓司 「哎?」

卓司 「这你就高潮了? 只靠说话?」

柘榴 「因、因为……间宫同学说我是……变态嘛……我、我……」

卓司 「呃……哪有被说句变态就高潮的……」

柘榴 「嗯、嗯……是这样呢……我也这么觉得……」

卓司 「我算明白了，难怪你敢在别人面前自慰啊……」

柘榴 「啊、啊啊……不要说……那种话嘛……」

卓司 「比起这个，接着说啊……」

柘榴 「啊、是……因为大叔一脸狐疑地朝我看来，我就呵呵地朝他一笑……像是给他打个招呼一样……」

柘榴 「于是大叔脸上的表情就稍稍缓和了一些」

卓司 「喔喔，这很好啊」

柘榴 「他果然是在担心，我是不是不舒服呢……」

柘榴 「一开始我对那个大叔什么想法都没有……硬要说的话，可能还有点讨厌的感觉……可不知为什么……」

柘榴 「随着自己的情绪因按摩球的振动而渐渐激昂起来，我突然觉得，每天操劳忙碌的大叔是那么的可敬可爱……」

柘榴 「总觉得……大叔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还要忍受电车的颠簸……心里就想，要是我这小小的奉献，能为大叔增添点活力就好了……」

柘榴 「那应该不是发自内心的想法……按摩球弄得我神魂颠倒了……等我察觉的时候，我已经把前面的裙子给掀起来了」

卓司 「那岂不是——内裤全让大叔看见了嘛!？」

柘榴 「嗯、嗯……而且内裤里有个按摩球在咻咻地转，想必也是一目了然的了……」

卓司 「喔，喔喔喔……」

柘榴 「我觉得，就因为这个……」

柘榴 「因为大叔……察觉到了我在做的事情，立刻满脸通红，把视线转向旁边」

卓司 「那可不，正常人都会很吃惊的啊……」

因为，会做这种事的……大概也只有那种胆大包天的暴露狂痴女了……说得明白点就是，只有那种老大妈一样的女人才敢这么玩。

没想到像她这种、看似“连性交的方法都不知道”的美少女会如此大胆地展露自己，总让人觉得里面有阴谋……

柘榴 「啊啊，怎么办呢……难道说大叔不喜欢吗？不过也对啊……这种事情当然会被讨厌了，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呢……」

柘榴 「啊啊……说不定他会大喊“请住手”，然后我就在下一站被赶下车，交给车站公务人员了……」

柘榴 「那样的话，我在这社会上就无法立足了呀……」

柘榴 「虽然我是这么想的……但之后什么都没发生……大叔只是一言不发地坐在那……」

柘榴 「虽不说话，却时不时会贼眉鼠眼地朝我这边看……」

柘榴 「哎呀……这个人……其实是想看的吗？可是为什么不好好看呢……我是想让你看才把裙子掀上来的呢……」

卓司 「这个自然咯……搞不好是美人计呢」

柘榴 「美人计吗？」

卓司 「当然啦。像你这样年纪轻轻的女孩会无偿为他那种糟老头服务，根本无法想象嘛」

卓司 「他肯定觉得这里面有什么阴谋，待会儿会跑来个面露凶光的哥们说“你刚才看到了吧……”，要他付封口费之类的」

柘榴 「可是……比起想为他服务……我是因为喜欢这样才……」

卓司 「这他哪知道啊」

柘榴 「什么呀……原来不讨厌嘛……如果他讨厌的话我就不这么做了呗……反正我……这么舒服……」

柘榴 「脑袋里塞满了这种不正常的念头……感觉自己的脑袋坏掉了……」

柘榴 「偶尔会身体前倾刺激阴（哔——），一边寻求震动带来的快感，一边缩短与大叔的距离……终于把内裤都脱了下来」

柘榴 「于是……大叔就拼命用双手捂住裤裆，装成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

卓司 「就是啊，男人对此没反应才是大问题吧」

现在正想象当时情况的我，为了遮掩下半身那一鼓一鼓的反应，也费了一番功夫。

柘榴 「知道这个之后，脑袋仿佛一片空白……感觉自己就像在梦中一样，毫不在意周围的目光了……」

柘榴 「一边飞快把湿了的内裤脱下来，一边就已经开始直接用按摩球抚弄那个地方了……哈啊啊……」

卓司 「哎？那岂不很糟！」

已经不是秘密，而是公开play了嘛！而且还是板上钉钉的犯罪行为……

可回想中的高岛同学仿佛现在仍在体会自慰的感觉，嘴里发出甜美的喘息声。

……这孩子，真看不出来会是如此淫荡啊……

柘榴 「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觉得是挺可怕的事呢……可那时候，感觉脑袋就好像被麻痹了一样……」

柘榴 「被强压住的H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柘榴 「“啊啊啊啊啊”、“呜嗯嗯嗯，好舒服”之类的话，感觉自己小声地说了无数次……」

卓司 「这不等于告诉周围的人你在自慰吗，太危险了……」

柘榴 「嗯，是这样的……可是我……」

卓司 「可是你……什么？」

刹那间，她突然停止了说话，欲擒故纵地看了我一眼，我立刻按耐不住地追问了过去。

柘榴 「是不是被当成脑袋不正常的人了呢……啊哈哈……感觉大家虽然纷纷斜眼瞪我，却没有任何人过来制止」

柘榴 「当然我也想过，要是在这里被抓住的话会出大事的……不止是这样，感觉做了这种事自己就完了……作为一个人就算完了……」

柘榴 「尽管明白这些道理……可是大家虽然看着我，却没人敢来妨碍……感觉自己越来越兴奋，那个地方也越来越湿润……」

柘榴 「啊啊，原来我被许多男性注视着会这么有快感吗……原来我是下流的暴露狂吗……一想到这些……我就舒服得不行……」

柘榴 「啊！可是，请不要误解了哦」

柘榴 「我现在还是处女，只是把振动的按摩球按在那个地方，从来没有插进去过」

柘榴 「即便是这般淫荡的我……也想被最喜欢男性温柔地拥抱着，将自己第一次的瞬间奉献给他」

柘榴 「为此，我一直都坚守着自己最后的一道防线……」

卓司 「是、是吗」

尽管我已知道高岛同学是超淫荡的女生，但一听到她坚守住了自己的处女，就有几分被拯救了的感觉。

即便喜欢做H的事情，也希望高岛同学能保持自己的身体不被玷污……

然后我再成为你的第一个男人的话……那真是最好不过了。

柘榴 「虽然已经完全搞不清楚了……但那时的我，大概是……」

柘榴 「把充血发热的那个地方暴露出来，一边用按摩球不断摩擦，一边观察着周围的反应令快感上升到了顶峰……」

柘榴 「依稀记得的，就只有那时的我注意到，坐在我面前的男人的裤裆全都高高地隆了起来……」

卓司 「那些人，以后会拿你当自慰时的性幻想对象哦……？」

柘榴 「嗯……你这么一说，我也害羞了……」

卓司 「可是，就是这种羞耻感最令你舒服……」

柘榴 「……可能是这样吧……要是这样的话，我就是变态了……可是，感觉这么舒服……越来越多的人都在看我了……」

柘榴 「啊啊，怎么办……即便在摇晃的电车里，我H的喘息声大概也已经十分响亮了……」

柘榴 「拿着按摩球的手，也应该沾满了爱液，变得粘乎乎的了……」

柘榴 「因为，我已经舒服到全身无力、不拉着吊把扶手连站都站不住的地步了……」

柘榴 「直到地铁广播里响起杉之宫的站名，才知道自己快要到站了……于是，我就忘乎所以地把按摩球贴在了阴（哔——）上……」

柘榴 「不在到站前高潮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不高潮的话……我就……」

柘榴 「在脑子里转来转去的……全是赶快高潮赶快高潮赶快高潮赶快高潮的念头……除此之外，脑中已经一片空白了……」

柘榴 「……啊啊……呀呜，好舒服……已经，好厉害……啊、啊啊——」

柘榴 「好、好舒服……啊啊、要去了、去了～～！」

柘榴 「呜呜～～～～嗯嗯！！」

卓司 「……好厉害」

高岛同学回忆自己迎来高潮的那一幕，竟真的喘息起来，听到她真实的娇声，我不禁发出惊叹。

柘榴 「这时，我正好看到了车站月台的一角……我连内裤都没穿好，就像逃跑一样冲下了车……」

卓司 「真没想到，平时规规矩矩的高岛同学，竟会是如此大胆的女生……」

柘榴 「啊、嗯……对不起……」

由于向我坦白了她公开自慰的秘密，高岛同学与我交谈时的态度变得更加友好了。

柘榴 「对了……间宫同学在什么地方做那种事的时候，会觉得最紧张呢？」

卓司 「哎？我从不玩这种极限挑战的……不如说高岛同学呢？」

柘榴 「哎？」

卓司 「就是说，在高岛同学看来，自慰时最紧张而且感觉最棒的地方，是哪里？」

柘榴 「不、不要……请不要说得那么明白嘛……」

喂……你都做了如此淫荡的坦白、干了那么破廉耻的事情，还有什么可害羞的？

柘榴 「那个呢……单凭我的经验来说的话……应该是上课中的教室吧……」

卓司 「……………」

卓司 「……哈！？」

柘榴 「对、对不起」

卓司 「啊，呃……意思就是说，你真这么做过了？」

柘榴 「嗯……嘛，算是吧……」

柘榴 「如果……间宫同学和我同班的话，说不定会察觉到的……」

卓司 「哎？哎哎？有那么大胆？」

卓司 「但危险度是不是有点太高了？要是被赤坂啊北见啊这种低俗的家伙看到的话，高岛同学的人生恐怕就完蛋了……」

柘榴 「也对呢……可是……总感觉停不下来……」

卓司 「啊哈哈……是这样啊……」

柘榴 「那个……间宫同学……事到如今……我们彼此直呼名字好吗？」

卓司 「名字？那个……你是说不用姓氏，直接以名字相称吗？」

柘榴 「不是有所谓的共犯意识吗……作为彼此袒露秘密的同伴……为了更加亲密……我们彼此直呼名字如何？」

卓司 「共犯意识……名字……」

直呼名字……啊哈哈……怎么感觉如此的梦幻啊……这不就是说，“高岛柘榴路线”向我敞开了吗……

柘榴 「那个……怎么称呼你比较好呢？」

卓司 「怎么称呼……我的名字是……」

柘榴 「卓司吧……」

卓司 「啊……你知道我的全名吗」

柘榴 「嗯……叫你卓司可以吗？」

卓司 「啊，可以啊」

柘榴 「也请你直呼我“柘榴”吧」

卓司 「嗯……知道了」

卓司 「啊……可以请你继续说了吗？」

柘榴 「啊、嗯……呃……每当我想在教室里那个的时候，我总是在那天早上的班会之前去厕所，事先把按摩球放进内裤里……」

柘榴 「接下来……就等待周围同学都开始认真听课、只看黑板和笔记本的瞬间」

柘榴 「到了那时，就把遥控器的开关打开……」

卓司 「……」

柘榴当场打开了遥控器的开关，在按摩球嗡嗡的振动声中，看起来很高兴地解说道。

看见按摩球打开，我有些慌张。她赏玩着我惊慌的模样，说话时的声音也显得比刚才更娇艳了些。

柘榴 「每次这么做的时候……尽管很想发出声音，但绝对会忍住……」

柘榴 「总之，决不能让我的秘密在上课时被人听到……」

卓司 「你喜欢这种限制吗？露馅的话就全玩完了，风险岂不是相当的大？」

柘榴 「虽然不太明白……」

仔细想想的话……可能就是这样……要是露馅的话就算不被退学，恐怕也不能像平时那样来上学了……」

卓司 「要的就是这种站在悬崖边的感觉吗……柘榴你……真的是变态呢……」

卓司 「大家都认真听课的时候，你却在做这种事情？好厉害。没想到一副优生模样的柘榴，其实竟是如此……」

柘榴 「偶然望向楼下的操场，看见男生都在那里奔跑、踢足球……」

柘榴 「女生在快活地打排球……」

柘榴 「可是……只有我……在这种地方」

卓司 「自慰……」

卓司 「跟我说说，你具体是怎么自慰的吧」

柘榴 「啊……嗯……那就……那就先说不用按摩球时的方式吧？」

卓司 「嗯，好啊……」

柘榴 「一开始阴（哔——）太敏感，上来就抚弄那里比较危险，而且怎么说呢……总感觉那样有些不解风情」

柘榴 「所以我会先隔着内裤，轻轻地摩擦纵沟，让那个地方渐渐温热起来……」

柘榴将中指弯曲，亲切地向我再现爱抚时的手势。

被魅惑的我已经完全勃起，为了不让这被她察觉，我把手伸进口袋，掩饰膨胀的裤裆。

柘榴 「……」

可是，我的变化早已被她察觉……

但她并没有捉弄滑稽的我，反倒有些害羞地朝我笑了……柘榴真的好可爱啊……

柘榴 「随着身体渐渐暖和，这次我便把手伸进内裤里……然后直接抚弄起来……」

卓司 「嗯、嗯……」

柘榴 「坐着的时候两腿是并拢的，只靠手指沿着裂缝前后摩擦，就已经相当舒服了……」

卓司 「哎、哎……」

柘榴 「这样让身体放松下来后，手指上就会渐渐沾满粘乎乎的爱液……」

柘榴 「等那里湿了之后，才会开始碰阴（哔——）……」

柘榴改变向我演示的手势，拇指与中指摆成像抓着什么东西的模样。

柘榴 「此时，就算稍用力些，阴（哔——）也不会痛了」

柘榴 「所以一边揉捏抚弄它，一边用其余的手指配合着摩擦阴道口周围，提升快感……」

柘榴 「同时也当然会注意，不把手指伸进阴道里……」

柘榴 「此外，为了尽量避免发出声音，摩擦时手指都是蜷起来的……」

她的说明太过真实，令我的兴奋度急剧上升，伸进口袋里的手不得不紧紧按住那玩意，以免这膨胀得像要裂开的东西擦枪走火。

柘榴 「剩下的，就是顺其自然、等待高潮了……」

柘榴 「到那时，连老师的声音都会听不到……」

卓司 「都会听不见到……」

柘榴 「等回过神来，已经高潮完了……」

卓司 「……」

柘榴 「那、那个……接着说下一种吧？」

卓司 「当、当然……下一种是？」

柘榴 「呃……是使用按摩球，在教室里那个的方式……」

卓司 「这么玩的话，声音不会被察觉吗??」

柘榴 「虽然上课给人的感觉是鸦雀无声，但其实吵闹的时候也挺多……」

柘榴 「老师不停地大声说话的时候，学生被老师点名、站起来读书的时候……」

柘榴 「我就等待这种周围吵闹起来的时候，看准时机，按下按摩球的开关」

卓司 「原、原来如此……」

一边估摸着什么时候会有吵闹，一边这么玩……这本身就已经够刺激的了……

柘榴 「这样一来……就会有用手指时……所无法获得的强烈快感……」

柘榴眯起眼睛，抬头看着天花板，呼吸了一下。

柘榴 「话虽如此……毕竟不知道什么时候周围会安静下来……」

柘榴 「所以我总是把手指放在遥控器的开关上，只要感觉周围要静下来了，就立刻把开关关掉」

卓司 「这可真够刺激的……所以即便知道风险很大，你也停不下来……」

卓司 「用按摩球的时候，就不会用手摸那个地方了吧？」

柘榴 「啊，这个呢……正因为风险很大，所以另一只手才能被解放出来，可以做许多掩护……」

柘榴 「剩下的，就是看表确认这堂课的剩余时间、通过微调按摩球的振动强度来延长快感……」

柘榴 「如果感觉要被老师点名了，就立刻把开关关掉……」

卓司 「好繁忙啊」

柘榴 「是这样呢……可是，这种繁忙能激发紧张，令快感倍增哦」

柘榴 「到了快下课的时候……就看准时机，然后……」

柘榴面泛桃红，带着妖艳的表情沉醉在对我的诉说中，仿佛现在就在自慰一样。

.....

.....

.....

卓司 「哎？」

卓司 「什、什么声音？」

怎么了？

这是什么声音……有人在敲下水道盖吗？

为什么？

卓司 「……」

卓司 「下水道盖上边有人……」

我竖起耳朵，试图听清下水道盖对面的声音……

柘榴 「哈……哈……哈……应该是这个下水道盖来着的……」

柘榴 「呜……好、好重……」

卓司 「啊……是高岛同学啊……」

柘榴 「哎？」

卓司 「你、你在干什么。我还以为是谁呢……」

柘榴 「啊……对不起……」

柘榴 「那个……刚才的约定……」

卓司 「约定？」

柘榴 「……不是需要我的秘密吗……」

卓司 「哎？」

柘榴 「啊那个……就是说……我的把柄……」

卓司 「……」

女、女生的……把、把柄，那不就是……

喂……冷静点……冲动是魔鬼……

冷静地处理……无论何事都应冷静……

卓司 「呃……把柄？」

柘榴 「嗯……只有我知道间宫同学同学的秘密……感觉不大公平……所以……」

卓司 「那个……你的意思是……」

柘榴 「所以……」

卓司 「哎、哎？呃，你是认真的吗？」

柘榴 「请收下这个」

卓司 「……」

卓司 「这是啥？」

柘榴 「笔、笔记本的说」

卓司 「……不……这我倒是知道……」

柘榴 「那个……这就是我的把柄了。我的把柄了……」

卓司 「……哈……是吗」

高岛递过来的笔记本上，画了许多漫画。

貌似是少女漫画吧……感觉……老实说画得不咋样……

这就是她的秘密吗……

卓司 「……漫画……啊」

柘榴 「嗯、嗯……」

卓司 「嘛……画得还好了……」

呼……害得我白期待了一场……

嘛，现实又不是工口游戏……哪有女生会只因为一句“给你看我的把柄”啥的，就让你看她的内裤、告诉你她其实是用按摩球的自慰暴露狂啊……

如此大大咧咧的世界……估计只存在于那帮做工口游戏的家伙脑中吧……

啊哈哈……

柘榴 「那……那个……要走了吗？」

卓司 「去哪？」

柘榴 「接下来是要去秘密基地吧」

卓司 「嗯，嘛，我是这么打算来着？」

柘榴 「那个……我可以一起去吗……」

卓司 「嘛，来就来呗……反正地方你都已经知道了，事到如今还问这个……」

卓司 「不过你去那干啥？」

柘榴 「啊，呃……还想多了解些基地的事情……」

卓司 「哎？」

这算啥？

想多了解些？

这仿佛是说……

柘榴 「你一直呆在这吗？」

卓司 「这里？在湿气这么重的地方呆久了会生病的……而且这里热得像蒸笼一样」

柘榴 「……啊，是哦……」

卓司 「接下来……要攀登了哦」

柘榴 「攀登？」

柘榴 「哎？除了这里还有别的基地吗？」

卓司 「都说了，一直呆在这里要生病的……看那边，不是有个梯子吗」

柘榴 「啊……这么说的还真有呢……因为太黑了所以没看清楚……」

卓司 「想跟的话就跟来吧。只不过别从梯子上掉下去了哦」

柘榴 「哎？这里……」

柘榴 「这是……好厉害哦……」

卓司 「这里是新校舍的地基所处的位置。这里的正上方，就是建了新游泳池的C楼」

柘榴 「能找到这种地方，真不容易……」

卓司 「嘛，费了不少功夫呢……」

柘榴 「这里的话……不会有任何人来呢」

卓司 「也不是，游泳池要是出问题了啥的，还是会有专业人员来的吧？排水管啊之类的东西都在这……」

柘榴 「可是不良学生啊……还有老师啊之类的是进不来的……碍事者似乎都进不来……」

卓司 「……碍事者？」

卓司 「啊哈……啊哈哈哈哈哈是吗？」

嘿！

啥意思？

那句话啥意思……！？

简直就是在说，这里仿佛是我与她的二人世界嘛！

……

喂……不行的啦。

女孩总喜欢这样，先勾起你的兴趣，然后再朝你露出獠牙……不能太敞开心扉……

对、对啊……嗯。

柘榴 「哎？连发电机都有吗？」

别的暂且不管，感觉我是白紧张了一场……为了不让她察觉，我打开发电机后马上走开了。

瞎激动的话总没好事……连说话都变得语无伦次了……

暂且先四处走走，冷静一下……

柘榴 「为什么天花板会这么高呢……」

卓司 「可、可能是打算建什么东西吧。建到一半没钱了？」

柘榴 「建什么呢？」

卓司 「这个嘛……感觉还可以再塞一层房间进去，不过我说这话也没什么依据就是」

卓司 「好，到了」

柘榴 「到了？」

我把手臂从铺了砂砾的黑窗帘的侧面穿了过去。

高岛同学脸上露出十分吃惊的表情，因为在她看来，就像手唰地进到墙壁里去了一样。

柘榴 「这、这是布？」

柘榴 「好厉害……像家里一样明亮呢」

卓司 「因为有发电机嘛。在这里又能读书又能玩游戏」

柘榴 「书……」

柘榴 「这是间宫同学的书？」

卓司 「有些是我的……也有些不是……好像把父母逼着我读的书也带到这来了」

柘榴 「好像……有好多看起来很难的书哦……」

卓司 「那些书都不是我的。都是父母硬逼着我读的书……因为很碍事，所以就放在这了……」

柘榴 「好多戏剧方面的书哦……
李尔王……麦克白……西哈诺·德·贝拉热克……」

卓司 「管他呢……我是不大懂啦……真不知道读这些玩意的人脑子里在想啥」

柘榴 「……啊哈哈……那个」

柘榴 「此外……还有超多的轻小说……」

卓司 「很多吧。那些全是我的哦」

柘榴 「你喜欢轻小说吗？」

卓司 「嗯，嘛，反正从那些老书里学不到什么东西。写在里面的不都是些古代的情报嘛」

柘榴 「是、是这样吗……」

卓司 「是啊。反正100年前的人写在书里的情报也没啥用吧？现在有因特网嘛」

柘榴 「因特网吗……查东西的确挺快的……」

卓司 「就是啊。必需的情报全都可以从网上down下来」

柘榴 「是吗……」

卓司 「当然啊。如果有无论如何都想要的东西，只需用共享软件就行啦」

柘榴 「共享软件？」

卓司 「就是P2P啦，你有啥想要的漫画之类的吗？我现在就给你down下来」

卓司 「反正网上的数据不用花钱也能搞到手的，会为这种东西花钱的也只有那帮购入厨而已了」

柘榴 「……gouruchu？」

卓司 「那帮假正经的白痴咯。他们的事就别管了，P2P真的什么都能down下来哦。你看，这就是前几天down下来的」

柘榴 「……不对」

卓司 「哎？」

柘榴 「……这不对……」

不知为何，高岛同学把餐具柜上的一个瓶子拿了下来。

好像是瓶装罐头……

柘榴 「不是橘果皮酱的空瓶呢……」

卓司 「哎？」

卓司 「橘皮果酱？那是什么？想吃面包了吗？」

柘榴 「没、没什么……

对不起」

卓司 「怎么了突然？」

柘榴 「我差不多该回去了」

卓司 「哎？就回去？」

我挡在突然像是要离开的高岛同学面前。

这个举动未经思考，完全出于条件反射。

不如说是根本来不及思考……

怎、怎么了？

为什么这女人的态度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想要回去了？

这就开始过河拆桥了吗？

卓司 「那、那个……怎么了？突然之间」

柘榴 「啊……嗯……

对不起」

卓司 「啊……」

卓司 「随、随时欢迎你到这来啊」

卓司 「那、那个高岛同学！」

卓司 「……」

什、什么嘛……这什么意思啊……

真是的女生全都这个德性……装成对你有意思的样子……最后全没好结果。

那帮家伙究竟……想搞什么啊……

卓司 「呼……」

真够傻的。

感觉有点累了。

我把身体深深地陷在沙发中。

卓司 「……呼啊」

今天发生了许多事，真是累了。

感觉身体好疲倦啊……

感觉无比地疲倦……无比地想睡觉……

我很快就睡着了……

好困。

在这盛夏的酷暑中，体力流失很快。

不过春天也困。

秋天也困冬天也困……

但感觉常有人说春困来着。

……所以春天犯困是没问题的。

有问题的是……

……问题的是……

问…… 的是……

……

继续…… p101

第二章↓

卓司 「那个，我说啊……」

柘榴 「嗯，什么呢？」

卓司 「那个……打个比方，为什么高岛同学要穿裙子呢？」

柘榴 「哈？」

搞、搞砸了吗？

不管怎么说，这话也太直接了点吗？

卓司 「啊，没有那方面的意思啦。只是普通地问问而已」

柘榴 「哈……普通地问问吗……因为校服是裙子，所以不得不穿吧……」

卓司 「啊，呃，我问的不是这个啦……」

柘榴 「……哎？那么……是什么意思呢？」

卓司 「就是说，不只是裙子，也包括裤子之类的……为什么你要穿这些东西呢？」

柘榴 「哎！？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嘛」

卓司 「怎么个理所当然呢？为什么你要穿裙子之类的东西呢？不穿的话也没什么问题嘛？」

柘榴 「问、问题大了的说」

卓司 「这又是为啥？」

柘榴 「因、因为不穿的话……会害羞的……」

卓司 「对对！就是这样……不穿裙子在外面四处走来走去，很害羞吧」

柘榴 「……哈」

女生常会装成放松了对你的警惕，然后在下一个瞬间便张牙舞爪地扑上来，这一点我早已知晓。

卓司 「为什么这会令你害羞呢……一言以蔽之，是因为你不想被别人看见自己穿的内裤」

柘榴 「……呜……是的……」

卓司 「你总不会让外面来来往往的行人，看自己现在穿着的是什么样的内裤吧」

柘榴 「当、当然的说！」

因为我那句话，高岛同学握紧双手，带着稍显阴沉的表情向我瞪来。

卓司 「那就这个吧」

柘榴 「哎……？」

卓司 「现在就在此处的、你的秘密……」

卓司 「让我看看，你现在穿着的内裤」

柘榴 「啊……哈、哈??」

高岛同学被吓到了。但此时我不会犹豫的。

卓司 「所以说，让我看看你的秘密啊!」

柘榴 「什、什么叫所以说……」

高岛同学因为害羞而试图移开视线，我却直直地盯着她，不让她东张西望。

柘榴 「那那、那种事……我做不到……的啊」

当然，她扭扭捏捏地拒绝了我的要求。

但是，既然已经把话挑明了，我也不可能就此退却。

此时放弃的话太危险了。如果就此退却，她很可能到处对人说，“间宫同学硬逼着我把内裤给他看”。

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创造出她“自愿让我看内裤”的状况。

卓司 「你已经知道，这地方对我来说是何等宝贵、何等秘密的空间了吧」

卓司 「听好了，这里可是“秘密基地”啊……可我却把这里告诉了你。没错吧?」

柘榴 「……嗯，是这样……」

卓司 「对我来说，这里是决不能让其他任何人知道的地方」

卓司 「可我却“只告诉你”……为了搭救被迫得走投无路的你」

卓司 「这是何等特别的待遇，很遗憾你似乎并未明白呢」

柘榴 「……可是」

卓司 「你自己也说过，只有你知道我的秘密不大公平吧?说过的吧!」

卓司 「那是在说谎吗?你是那种充斥于社会上的、说谎时脸不红心不跳的人吗?」

柘榴 「不、不是的……那不是在说谎」

卓司 「……是啊。你与那种若无其事地欺骗他人、已经腐朽到骨子里的女生是不同的。完全不同。」

卓司 「至少，我是这么相信的」

柘榴 「……哈……」

卓司 「我对你说过，不要把这个地方告诉任何人」

卓司 「所以我也以男人的名誉担保，从今往后直到永远，绝不将你内裤的事情告诉任何人」

卓司 「这不就公平了吗？完全符合你说的那番话哦？」

柘榴 「……呜……啊呜」

卓司 「你不会说谎……正因为了我了解这一点，我才对你提出了这番请求。因为我相信你啊」

卓司 「如何？我说的话里，有自相矛盾之处吗？」

柘榴 「……………没」

卓司 「嗯？你说什么？」

柘榴 「我觉得没有」

卓司 「是这样吧！就是这样嘛！」

柘榴 「……嗯」

尽管仍有些无法释然的样子，但由于陷入混乱，情形已发展成她囫圇吞枣全盘接受我的主张了。

卓司 「那么，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吧」

柘榴 「那、那个……我……」

卓司 「还是说，号称要告诉我秘密是撒谎咯？」

柘榴 「啊、不是撒谎……」

卓司 「那赶快啊！」

柘榴 「那、那个。我的秘密……那个……把内裤……给你看就可以了吗……」

卓司 「是、是啊……」

柘榴 「我知道了……给间宫同学看……」

卓司 「嗯、嗯……」

因为对她话里的“间宫同学”寄予了过度的期待，我不禁咽了口唾沫。

所有东西都太过顺利了……

一切都太过顺利了。

柘榴 「……嗯……呜呜……」

做好觉悟的高岛同学害羞地闭上双眼、

柘榴 「……啊啊……呀啊啊……………」

抓住裙裾，慢吞吞地、令我心悸如焚地把裙子掀起来。

柘榴 「啊啊……还是害羞的说!」

卓司 「……切」

原来如此，以她自身的力量，这就是极限了……

嘛，这也挺好……倘若她是那种男人一说就大大咧咧地把裙子掀起来的女人，反倒叫人扫兴。

卓司 「我知道了……」

卓司 「高岛同学就这样站着别动……我帮你把裙子掀起来」

柘榴 「噫……呜……………」

她的脸变得更红、身体更僵硬了。为了不激起她的警戒意识，我把手轻轻地伸向她的裙子，她则一直低头看着我的手。

缓缓地把裙子掀起来的高岛同学。

一切都按照计划……

顺利进行着……

It's my own Invention

所有的一切……都太过顺利了……

现实中怎么可能有如此简单顺利的事情……

我知道的……

柘榴 「那、那个……间宫同学?」

卓司 「啊」

终于从妄想中清醒过来……

也该审视一下，我太过纯熟的逃避现实本领了……

卓司 「啊、对、对不起……稍稍想了点事」

柘榴 「想事情?」

卓司 「啊、嗯……不用太在意……」

It's my own Invention

柘榴 「……呜……呜」

卓司 「哎? 哎哎? 你穿的是这个? 哎哎?」

什么嘛。这不是……条纹内裤嘛，准备好给男人看的吗……

怎么一回事啊。

此时，我真想嘲笑那帮装做无所不知、胡诌说“条纹内裤纯属幻想啦”的家伙。(貌似有人主张说，条纹内裤这种东西店里一般是不卖的)

卓司 「哎哎，竟是条纹内裤……虽然出乎意料，但很可爱哦」

柘榴 「呜呜呜～～」

想必是因被我称赞而感到害羞吧，高岛同学紧握掀起的裙子，身体瑟瑟发抖起来。

很好！这个反应，正合我口味！

卓司 「什么嘛……这内裤简直就是准备给男人看的嘛……穿这东西做什么？」

柘榴 「……噫呜呜，请不要这么说」

卓司 「那么，究竟是想让谁看呢？」

柘榴 「不、不是的！……我不是那么不知廉耻的女孩子」

卓司 「如果你想要的只是内裤作为衣物的功效，那种随处可见的纯白内裤不就足够了嘛？可你穿的，却是这像动画里一样的条纹内裤呢」

柘榴 「那、那是因为……」

卓司 「噢噢，我知道了！这是你追求时髦的方式」

卓司 「既想穿……但又不想被任何人看到……是这意思吧」

柘榴 「……呜，嗯……」

卓司 「啊哈哈，好可爱啊～」

柘榴 「……啊呜」

卓司 「而且你不满足于此，还想品尝“说不定什么时候、内裤会被人看见”的刺激感，对吗？」

柘榴 「为、为为为什么会这样……」

她左右摇着头，语气却依旧很弱。

卓司 「因为，穿这种条纹内裤太有备而来了嘛？如果不是考虑到可能被人看见，随便穿啥不都无所谓」

卓司 「或者说，是为了让男朋友看的？」

柘榴 「我、我我没有男朋友」

喔……没有啊。

好像趁势就把这问出来了……高岛同学没有男朋友啊……喂，这岂不是大收获吗？

卓司 「从来没有过？」

柘榴 「当、当然的说……没有过……」

哎？真的？那她确定是处女了？

话虽这么说……这也要亲眼确认后才知道。

如果她是破鞋非处的话，在我心目中可是要狠狠地扣分的……无论如何都想确认一下，她是不是处女……

卓司 「哼哼，这层薄布，牢牢地把你的耻处盖住了呢……」

柘榴 「……嗯、嗯」

卓司 「哈啊啊～这隆起的小丘，太艺术了，太棒了……」

柘榴 「啊……不要……请不要凑这么近看……好害羞……」

话虽如此，尽管高岛同学看似困扰地瑟瑟发抖，却并未把我捏着她裙子的手狠狠挥开。

完全没有讨厌嘛……咦，哎呀？

卓司 「这里，布成了两层的地方下面……哎呀呀？」

柘榴 「噫！」

仔细一看，高岛同学内裤裆部的颜色变得比周围浓了些……变得有些透明了……

这个……难道说、难道说！

卓司 「我说啊高岛同学。好像有股香香的味道传出来了呢？」

柘榴 「没……没有，怎么会呢……」

卓司 「可是，你内裤的裆部……湿痕正越来越大哦？」

嗯嗯，我并没有撒谎，她内裤贴在那地方的布真的渐渐开始变色了。

卓司 「你这莫非是……湿了？」

柘榴 「呀啊啊……」

哼哼哼，被我紧挨着看内裤所以湿了吗……哎呀，你是何等的娇艳可爱啊！

卓司 「呐呐，如果湿的地方继续扩大，会感觉不舒服吧」

柘榴 「不会，没没、没事的……不用您操心……」

卓司 「哪里哪里，可这状态一点都不像没事嘛。你看，都已经湿成这样了」

柘榴 「不能说这种话的啦」

卓司 「对了，干脆脱下来吧！」

柘榴 「哎？哎？哎哎??」

我面带笑容，仿佛理所当然一般回答道。

卓司 「在这里等内裤干了再回去吧。嗯，这样不错」

柘榴 「啊，呃，这个……有点……」

卓司 「可是呢，要是就这样回去的话，感觉为难的是高岛同学你自己哦？」

柘榴 「……没、没那种事啦……」

卓司 「怎么没有了！好好想象一下嘛……」

卓司 「湿成这样的话，不管你装得再怎么自然，也会引人注目的哦……毕竟班上男生都是在躁动的年纪呢……」

柘榴 「……怎、怎么会……可、可是……啊哇……」

卓司 「我不想令与我分享秘密的人留下痛苦的回忆」

柘榴 「……分享，秘密……」

卓司 「是啊，高岛同学与我是伙伴嘛」

卓司 「对彼此来说，是全世界只有一人的、特别的存在哦」

柘榴 「哎？……特别的……」

柘榴 「全世界……只有一人的……」

卓司 「所以你完全没必要害羞」

卓司 「我决不会让你感到为难……」

卓司 「只是如此而已」

柘榴 「……………」

柘榴 「……………那、那个……」

——唰。

柘榴 「哎？」

在得到她的回答前，我一口气把她的内裤脱了下来。

柘榴 「啊，啊哇，那个……哇，哎？哎哎？」

陷入混乱的她做不出任何判断。做不了任何事情。

卓司 「啊、啊啊……」

不知为何，高岛同学用手把脸遮住了……那个地方都露出来了，还遮脸干什么……何等可爱的女孩啊。

卓司 「……(咽唾沫)」

柘榴 「……哈啊……啊啊……」

卓司 「……非常地，美丽哦……」

我已控制不住自己的嘴，脑袋里想到什么就原封不动地从嘴里说了出来。

高岛同学充满少女色彩的那个地方……白白的光溜溜的，被一道裂缝漂亮地分开……

柘榴 「……呜、呜呜……」

卓司 「……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

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回见到、这个对女孩子来说极端重要的地方……简直像工口漫画里画的那样好看嘛……

柘榴 「呃，间宫同学……那个，内、内裤……」

卓司 「啊，对不起对不起。先放这，等干了就给你」

柘榴 「嗯……拜托你了……」

卓司 「啊……果真如此……」

偶然间，我的拇指碰到了她内裤的裆部，那里湿漉漉的，而且带着丝丝缕缕的粘液。

哼哼哼，是啊，女生只要兴奋起来就会变成这样……我知道。别看我 是处男，这方面的功课还是做了很多的……

卓司 「……真的太美丽了……高岛同学的那里……」

柘榴 「呀啊……」

卓司 「像孩子一样光溜溜的，简直太棒了……」

这不是为了讨好她而说的奉承话，而是我发自内心的感想。

柘榴 「是、是这样吗？」

卓司 「嗯，棒极了！足以引以为傲了」

柘榴 「不、不行的啦……不能告诉别人的……」

……嘛，也对……一边说“我那地方很漂亮哦”、一边把那里展示出来的女孩，找遍世界肯定都找不到。

卓司 「既然这么干净漂亮，你平常应该很少碰它吧？」

柘榴 「……呜」

卓司 「呐，我在问你话呢」

趁着她内裤在我手上，我开始用充满欲望、毫不留情的问题逼问她了。

高岛同学不可能不穿内裤就回教室去，只能满脸通红地回答我的问题。

我并非有意要欺凌她，但她有一种引诱男人越雷池的气质，实在令我为难。

啊，真的太为难了。

卓司 「告诉我啊，除了上厕所和洗澡的时候，你会不会碰那个地方」

柘榴 「……………」

柘榴 「……不行的」

高岛同学眼泛泪光，不愿意地左右摇着脑袋。

柘榴 「已经……够了吧？我的秘密……已经告诉你了哦？」

卓司 「靠……」

遗憾的是，高岛同学似乎已经想结束我对她愉快的戏谑了。

但如此千载难逢的机会，我这么勤劳勇敢的人岂会轻易放过。

搞不好一辈子都不会再遇到此等良机了……

虽已人到中年、却还是处男之身的家伙，在这社会上多了去了。

说不定我也会变成那样……

所以，决不能放过眼前的机会。

是成为赢家，还是沦为败犬，就取决于我在这一瞬间的决断了……

我要借此机会，跻身赢家的行列！

卓司 「不行不行！高岛同学有认真回答我问题的义务」

柘榴 「哎哎！？」

按她的想法，我应该会就此放弃了吧……所以当我暴躁地说出那番话后，她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卓司 「因为啊，你不愿回答，不正说明你害羞吗？」

卓司 「那就是秘密了咯??」

卓司 「所以你非得告诉我不成」

卓司 「是高岛同学你自己说，要把不愿告诉别人的秘密告诉我的吧！难道你忘了？」

柘榴 「呜……呜呜……」

趁现在，对她发起连珠炮式的责问！

其实她已经向我提供了足够的秘密，没必要再任我摆布了……

柘榴 「啊呜呜……………」

高岛同学只是面露难色，扭扭捏捏地不愿回答。

卓司 「既然如此，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这样总没问题了吧」

柘榴 「……哎」

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谈话内容再低俗猥亵点也无所谓吧。

如果她想逃的话，就用手机把她光溜溜的下半身给拍下来，当讨价还价的凭据。

好，要上了——

卓司 「我呀，只要到这来，十有八九都会撸我的那东西，让自己舒服一下呢」

柘榴 「——哎!？」

卓司 「就是高岛同学把私处露出来的那个地方，我在那撸过无数回呢」

柘榴 「噫呜……」

由于我这番唐突且不知廉耻的坦白，她纤细的身体颤抖了起来。

卓司 「哎呀哎呀，这下糟了……此等秘密，本来只能对十分值得信任的人坦白的」

卓司 「呐高岛同学，你是值得信任的人吧？」

卓司 「倘若你把这话四处对人说，我恐怕就没法在这学校里呆下去了呢～」

柘榴 「……呜呜」

卓司 「我是如此地信任你啊。所以说，你我的秘密应该礼尚往来吧？没错吧!？」

我刻意提高语尾的音调，如不容反驳般斩钉截铁地说道。

柘榴 「……啊呜」

高岛同学在发抖了……是不是陷入混乱了呢……多么的楚楚可怜啊。

柘榴 「……………做过……」

卓司 「嗯？声音太小，听不见啊」

不，其实我清楚地听到了，只是想让她再说一遍而已。

柘榴 「那个……做过……那种事情……」

卓司 「哎？做过什么事情呢？」

柘榴 「呜呜……就是说，那个……和间宫同学，一样……的事情」

卓司 「那不就是自慰嘛!」

柘榴 「呀呜呜!？」

高岛同学因为我兴奋地说出的那个关键词而身体一震，但很快便难堪地把眼睛向斜下方望去。

你柔滑的下体都已暴露无遗，事到如今还害羞个啥啊。

卓司 「呵呵，那么你自慰的频率，大概是多久一次呢？」

柘榴 「……啊」

卓司 「我可是向你坦白了，“在这里十有八九”啊。你却不把你的告诉我，是不是不大公平？」

柘榴 「哎、哎……是这样呢……」

柘榴 「啊啊……嗯……那个……」

害羞的高岛同学为了不与我四目相交，眼睛频繁地在房间里东张西望，不知该怎么回答我才好。

卓司 「嗯嗯，接着说？」

柘榴 「那个……每天都……的说」

卓司 「哎哎！每天都搞吗！？」

柘榴 「呀啊……」

卓司 「这可真是……了不起……」

什什什、什么——居然每天都自慰！

这实在太了不起了，我都惊得瞪圆了眼睛。

卓司 「哈……哈……」

要是别的女生的话，我肯定会骂她破鞋啊、娼妇啊之类……但她没有男朋友……就是说是处女。

啊，对了……得先确认她的处女膜……

柘榴 「呀」

我把她的性器张开。

柘榴 「那、那个……间宫同学……」

卓司 「……嗯？哎呀？」

怎么搞的……看不出哪个是处女膜啊……应该是挺好分辨的东西啊……

就算张开了……感觉也不大明白……

柘榴 「那、那个……这样……很痛的……」

卓司 「啊，对不起……我想看看……」

柘榴 「呜呜～」

卓司 「那个处女膜啊……」

柘榴 「那种东西，不看也罢～～」

卓司 「为什么？想知道你是不是处女啊」

柘榴 「这种事不用检查的～。我没有那方面的经验啦～」

卓司 「哎？」

柘榴 「啊、对、对不起」

卓司 「啊，呃，不用道歉啦，嗯」

真的不用道歉！不如说太谢谢你了！

柘榴 「可是……我明明……没有性经验，却每天都在在做那种事情，会不会让你觉得不正常？」

卓司 「没、没啊……绝对没那种事！」

感觉我与她的立场突然颠倒了，我一边因这预想外的事态发展而慌张，一边仍向高岛同学露出尽可能爽朗的笑容。

卓司 「嗯嗯，其实我很高兴哦……果然高岛同学是可以坦言秘密的人呢！太棒了」

柘榴 「……那就好」

卓司 「是啊，一点都没觉得你肮脏哦」

卓司 「不如说因为你诚实地向我坦言了，我对高岛同学的好感度大幅上升呢，感谢感谢！」

柘榴 「真的？……哈，太好了……」

高岛同学紧绷的嘴唇松懈了，露出安心的笑容。

明明可以露出天使一般的微笑，在这微笑背后，却是每天都在自慰的她，女生真是不能靠外表判断的东西。

柘榴 「这些事，告诉间宫同学也无妨……我是这么想的……」

啊啊，很好！你这含蓄的笑，足以令我焦急万分了。

照此看来，还能从她那里打听出更多更深入的事情……

嘻嘻嘻，那自然是非干不可啦，不是吗？

卓司 「我呀，自慰时脑袋里想的是电脑上搞到的黄色图片、还有超市里买的工口漫画，高岛同学如何呢？」

柘榴 「哎哎！？……那是，那个……」

很好合格！要是她当即回答了，少女点数可是要大幅下降的。

卓司 「呐呐，秘密不是应该礼尚往来吗？不老实实在告诉我可不行哦」

柘榴 「啊呜呜……是这样呢……嗯……」

高岛同学把两手交在胸前，扭扭捏捏但又谄媚地看着我，开始向我坦白了。

柘榴 「我呢……是在网上看那些讨论性体验的网站，将自己与那些女人的经历重合……然后兴奋起来的……」

卓司 「啊，原来如此！听说比起视觉图像，印象更能令女人兴奋，真是这样啊」

柘榴 「是的……」

卓司 「嗯嗯，你把很棒的秘密告诉我了！」

卓司 「高岛同学是我最棒的同伴！从今往后也要好好相处哦」

柘榴 「……同伴……啊……嗯，我知道了」

卓司 「啊哈哈……」

青涩的高岛同学笑容满面，笑容里充满慈爱，能看到这笑容的只有我一个人……

当然，尽管每天都大量使用，她展露在我眼前的私处依旧干净整洁……

哼哼哼，是这样吗，你每天都会抚慰自己的那个地方呀。

何等可怜啊……既然她是我全世界仅此一人的同伴，我又怎能对如此大的问题放任不管呢。

柘榴 「我每天，都自慰……这是我现在，最大的秘密了吧……」

柘榴 「讨厌啦……我把这种事告诉间宫同学……告诉男人了呢……」

尽管举止看似为难，她仍用喜悦的目光凝视着我。

看来是完全解除了对我的警惕，这一巨大成功令我无比自豪。

工口游戏虽好，但仅限高岛同学的三次元世界也不错嘛！

柘榴 「对谁都不能说哦……」

卓司 「当然不会说啦。高岛同学是我唯一的、特别的同伴嘛」

卓司 「不过嘛，要是你真心希望我替你说出去，我会一五一十地帮你写下来，匿名地发在某个论坛上哦～」

柘榴 「不、不行！对谁都不能说，发帖也不行！」

卓司 「啊哈哈哈哈哈！」

一向给人乖巧温顺之感的高岛同学，竟在无意中像小女孩一样撒起了娇，我一边笑着，一边感到了（主要是从兄长角度上的）巨大的满足。

卓司 「嗯嗯，我明白了啦……要是我轻率地把这件事说出去了，我们很可能再也无法见面了呢」

柘榴 「就是这样，这可是很大的秘密的说」

卓司 「既然如此，不如就在这里来一次吧！」

柘榴 「哈……哎哎！？」

由于我此番得意忘形的爆炸性发言，高岛同学刚松缓的表情一下就绷紧了。

这是当然的咯。

被迄今为止连话都没说过几句的男生、命令在头一回来的地方自慰，怎么可能不紧张呢。

卓司 「我们不是已成为分享秘密、对彼此来说独一无二的存在了嘛。不用害羞啦」

柘榴 「不，不是这个……」

卓司 「可是高岛同学，就算从我这也可以看到，蜜液正不断地从你那个地方流出来哦」

柘榴 「啊噫!？」

卓司 「你被身为异性的我看见了最宝贵的地方，因此兴奋起来了吧？」

卓司 「因为现在的自己，正置身于黄色网站所描绘的那种情形之中吧??」

柘榴 「……呜……」

此时她无言以对，就说明被我说中了。

太厉害了间宫卓司！从今天开始，恐怕应该称自己为“女心导航员”了。

卓司 「回教室前，先在这里爽快完比较好！又把内裤弄湿搞得不舒服的话，你岂不是很为难？」

柘榴 「呀啊……可是……」

卓司 「我们是朋友！没有什么可害羞的!!」

柘榴 「……朋友……」

卓司 「没错，既是朋友更是独一无二的伙伴！是彼此分享秘密的关系」

卓司 「所以想和高岛同学更加亲密……想更多地了解你的方方面面」

卓司 「我超想看，你可爱地自慰的时候！如果你让我看了，我想必会比现在更喜欢你的!」

尽管理由已经乱七八糟，可我无论如何都想把高岛同学自慰时——女生自慰时那淫荡的姿态牢牢地铭刻在自己的脑海中。

不，有点说错了——并非任何女生都可以，正因为高岛同学是清纯的处女，我才想把她自慰时健康的身姿永远留在我心中！

卓司 「倘若能看到那一幕，我想，我一定会无比幸福」

卓司 「所以，我求你了!!」

由于期待令我的胸口与胯下双双膨胀，我已欲罢不能，以几近下跪之势向高岛同学弯腰乞求。

本来我就没有自尊这种崇高的东西，不就是弯腰下跪而已嘛，对我来说算个屁——不如说，反倒让我显得更像男人了？

她应该也不满足于现在这种不完全燃烧状态……

所以，一定……

柘榴 「……嗯……只限这次，的哦……」

卓司 「谢谢你，高岛同学！」

太棒了……正如我所愿。

一切都太过顺利了。

所有的事情都太过顺利了。

……………

It's my own Invention

“把戏”

柘榴 「那、那个……」

卓司 「啊、对、对不起……」

就在刚才，姿态看起来还是那般淫荡的高岛同学——仿佛镜头回放一样，回到了她原本的样子。

又进到妄想之中了……

妄想的层次实在太低，真让人脸红……

实在太滑稽了……

柘榴 「你、你怎么了……一直不说话……我……」

卓司 「啊，对不起……那个，在想点事……」

It's my own Invention

柘榴 「呼啊……啊啊……啊啊啊……」

卓司 「……(咽唾沫)」

十分诚实听话的高岛同学按我催促，将洁白的手指放在她那道湿了的裂缝上，开始有节制地爱抚起来。

柘榴 「呜呜呜……嗯、嗯嗯……啊……哈啊啊～～」

她保持站姿抚弄着私处，我屏住呼吸，凝视着她的中指在私处上大胆地前后摩擦。

柘榴 「啊、哈啊、啊……呜嗯嗯……啊啊……」

现在，我的秘密基地正被高岛同学可爱的娇喘、以及女生发情时的那股淫荡气味所充满。

这是远远超出我预想的状况。

高岛同学明明有纯洁可爱的美貌，让我看她自慰时却又这般淫荡，二者之间的鸿沟令我这处男的思维欲罢不能。

柘榴 「哈呼、呜……啊，好……唔嗯……」

有生之年，竟能看到如此香艳的一幕，对我来说今天真是特别的日子啊。

一开始是出于无奈才把她藏在这里，因为这搞得我稍稍有些不爽。但现在，我已经得到了太过丰盛的回礼了。

柘榴 「啊呜呜，呜呜，嗯……哈……啊啊……」

对了！如此美妙的情景，只留在记忆中实属浪费。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痴态毕露的高岛同学，两手并用地挣扎着把身边的小包拿了过来，从里边取出一台小型数码摄像机。

柘榴 「哈啊啊、哈啊、啊啊……嗯？间宫同学……」

卓司 「啊，这个？不用在意，继续吧！」

我一边把高岛同学看起来不安的脸映在摄像机的液晶屏幕上，一边答道。

柘榴 「不要，因为……」

卓司 「你自己可能不知道，现在的高岛同学，实在太美丽了！」

卓司 「将美丽的事物记录留存下来，是身为爱美之人的我应尽的义务，不是吗？」

柘榴 「哎……哎哎！？」

卓司 「而且高岛同学。你的私处都已经湿成这样了，事到如今还停得下来吗？」

柘榴 「……呜」

正当略带恶作剧之意的我爽朗地微笑的时候，为了给男人的那东西插入起润滑作用的淫液，仍源源不断地沿着她的大腿流下来。

此外，她的眼睛也四处游移，完全找不到焦点了。

这真销魂，太销魂了。

卓司 「来，继续吧。让我再多看看美丽的你」

柘榴 「呼啊啊……啊啊……好的呃……嗯……」

柘榴 「呼呜呜嗯……嗯呜呜……呼啊、啊啊……啊啊啊……」

听话的她再度把手指伸向自己潮湿的秘裂，我为了把这可爱的景象全部留存下来，拼命地旋转着镜头。

柘榴 「哈呜……呜呜、唔嗯……啊啊、哈啊啊啊……」

卓司 「噢，不错不错！这种恍惚的表情，最棒了」

她因澎湃的快感而不禁紧闭双眼、全身震颤，这又淫荡又可爱的模样令我直想拥入怀中。

柘榴 「呼啊……呀，不行哦……呜呜……」

好厉害，本应只爱二次元的我，竟如AV导演一般。

而且女优还是和我同年的、长发配巨乳的羞涩美少女。

这注定已是神作级别了……明后这几天，我恐怕要撸管撸成灰了。

柘榴 「呼啊，啊，啊啊……」

柘榴 「啊……这种事……唔嗯……以前，我读过……啊呜」

卓司 「噢，就是那黄色网站体验记？」

呀呀，现在赤裸表白的第二部分就要开始了。

柘榴 「嗯～……像这样子……把自慰的时候，给拍摄下来……啊嗯一……
嗯——……」

柘榴 「呀～～……比那时候还舒服……好淫荡哦一……」

卓司 「啊哈哈，那真是太好了！」

仿佛我以前手淫时当捏他用的场景被完美重现了一般，高岛同学愈发激动，手指上的动作也愈发大胆了。

柘榴 「啊嗯一，啊——，啊嗯一，哈啊一啊嗯嗯嗯一……」

中指伸向裂缝的更深处，拇指和无名指则揉捏般爱抚阴（哔——）。

话说，那就是阴（哔——）吗……因为是头一回看见实物，一开始还不太明白。

卓司 「好厉害！高岛同学竟有这样的一面，太厉害啦！」

柘榴 「啊嗯嗯～……只对间宫君这样哦……」

柘榴 「嗯呜呜——，要保密哦～……呜」

她开心地莞尔一笑，开始用闲着的那只手，隔着制服，揉捏制服上隆起的丰胸了。

隔着衣服也能发现，她的胸部发育得比同龄女生都要好，私处也是漂亮的嫩红色，藏起来的乳头肯定也美得不容置疑。

柘榴 「呜嗯，嗯嗯——……」

卓司 「现在试着想象，我在吮你的乳房……」

柘榴 「呀啊～……啊——，好的～……嗯一鸣一，嗯呜——……啊～～……」

卓司 「啊～，真的很棒呢！我都感动得快要哭了」

而且因为提供捏他的是我自己，对此早已了如指掌，我的兴奋度直接爆棚，不得不一边拍摄、一边弯下腰来。

太棒了——这已经不是工口的级别了，而直抵高雅艺术之域了。

卓司 「这，已经美到只能上传到网上、与全世界的男同胞们一起分享了！」

柘榴 「呀——！？怎么可以这样……那不行哦……不要嘛～……」

卓司 「别担心。脸上会打码的，没人知道你是谁」

柘榴 「……啊～，嗯～……那还好……呜——嗯嗯一……」

才怪，骗你的～啦。

把这般淫荡可爱的表情藏起来，那真是污辱艺术的犯罪行为。

可等一等啊……那岂不等于让别的男人看着她的脸和私处自慰，有一种被NTR了的感觉，岂不违反我喜欢的属性了嘛！

柘榴 「那还好……呀～，可是，好害羞……呜～啊啊～，哈啊啊～，嗯呜——……」

卓司 「哈一，哈一，高岛同学……你太美了……」

果然还是给她脸上打码，由我独占高岛同学的美吧。

柘榴 「哈啊——……不行～……明明全世界的男人都在看着……讨厌，手指停不下来了哦～！」

卓司 「噢噢，汁水真多啊……脚底已经形成水洼了，你就那么舒服吗？」

柘榴 「因为，因为呢……啊哈～啊嗯～～！好舒服的哦」

柘榴 「比一个人的时候……还要痒痒的……」

高岛同学一边楚楚可怜地抚慰自己，一边连珠炮似地说着煽动性的话，令处男之身的我心花怒放。

唔嗯，她可能有露出play的天赋也说不定……下回带她去深山树林里，拍个野外录像啥的也不错。

柘榴 「明明超害羞的……啊——，却又超有感觉……啊一鸣一！」

蓝天浮白云，瑞树垂绿叶……在那之中，高岛同学洁白如玉的美丽身体，一定会比现在更加上镜吧。

柘榴 「啊～，啊啊～……摄像机太近了哦……呀～呜～，呜呜——……」

卓司 「拍摄状态不错！来，用手指把私处打开，来回搅一搅」

我一指示摄像机稍微降下高度，高岛同学就照我说的那样打开私处、手指协调，这配合的姿态，令我的胸口感动得像是要炸开一样。

柘榴 「呜～嗯，嗯嗯～……已经，不行……不行了哦～……」

卓司 「对对！手指沾上藕断丝连的粘液，这感觉最棒了！！」

柘榴 「呀～，不行，要去了——啊～，啊啊～，啊啊～啊啊～！」

高岛同学楚楚可怜地继续站着，身体却已开始瑟瑟颤抖起来，手指也更加大胆、快速地，开始来回抚弄敏感部位了。

那模样只能用美丽来形容……虽有令男人兽性大发的魔力，却毫无下贱之感，甚至还闪烁着神圣的光芒。

柘榴 「被拍了，人家去的样子，要被拍了——呀～，啊啊～～」

我不禁感到，与现在的她比起来，文艺复兴时期的维纳斯像啥的，简直和新手的涂鸦无异。

柘榴 「噫，啊啊呜呜，啊啊啊啊啊」

柘榴 「呼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柘榴 「……哈呼啊、哈啊啊……」

柘榴 「……哈啊、哈啊啊、哈啊啊……啊啊……」

柘榴 「啊……又被拍了吗……」

柘榴 「很H吧……呜呵呵……」

柘榴 「啊嗯，不要啦……」

.....

.....

.....

柘榴 「那、那个……」

卓司 「哎？」

柘榴 「你、你怎么了？」

卓司 「啊，呃……」

就在刚才，姿态看起来还是那般淫荡的高岛同学——仿佛镜头回放一样，回到了她原本的样子。

不，不对……根本不是什么回放……

卓司 「啊……对、对不起……那个……」

本来只打算脑内模拟一下……时间拖得太长了吗……

我总是这样……一进入妄想中就不可自拔了……

刚才那番举动，想必让她感觉可疑了吧……

可恶……失手了吗……

卓司 「那个，我说啊……」

柘榴 「嗯，什么呢？」

卓司 「那个……打个比方，为什么高岛同学要穿裙子呢？」

柘榴 「哈？」

搞、搞砸了吗？

不管怎么说，这话也太直接了点吗？

卓司 「啊，没有那方面的意思啦。只是普通地问问而已」

柘榴 「哈……普通地问问吗……因为校服是裙子，所以不得不穿吧……」

卓司 「啊，呃，我问的不是这个啦……」

柘榴 「……哎？那么……是什么意思呢？」

卓司 「就是说，不只是裙子，也包括裤子之类的……为什么你要穿这些东西呢？」

柘榴 「哎！？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嘛」

卓司 「怎么个理所当然呢？为什么你要穿裙子之类的东西呢？不穿的话不是也没啥问题嘛？」

柘榴 「问、问题大了的说」

卓司 「这又是为啥？」

柘榴 「因、因为不穿的话……会害羞的……」

卓司 「对对！就是这样……不穿裙子在外面四处走来走去，很害羞吧」

柘榴 「……哈」

女生常会装成放松了对你的警惕，然后在下一个瞬间便张牙舞爪地扑上来，这一点我早已知晓。

卓司 「为什么这会令你害羞呢……一言以蔽之，是因为你不想被别人看见自己穿的内裤」

柘榴 「……呜……是的……」

卓司 「你总不会让外面来来往往的行人，看自己现在穿着的是什么样的内裤吧」

柘榴 「当、当然的说！」

因为我那句话，高岛同学握紧双手，带着稍显阴沉的表情向我瞪来。

卓司 「那就这个吧」

柘榴 「哎……？」

卓司 「现在就在此处的、你的秘密……」

卓司 「让我看看，你现在穿着的内裤」

柘榴 「啊……哈、哈??」

高岛同学被吓到了。但此时我不会犹豫的。

卓司 「所以说，让我看看你的秘密啊！」

柘榴 「什、什么叫所以说……」

高岛同学因为害羞而试图移开视线，我却直直地盯着她，不让她东张西望。

柘榴 「那那、那种事……我做不到……的啊」

当然，她扭扭捏捏地拒绝了我的要求。

但是，既然已经把话挑明了，我也不可能就此退却。

此时放弃的话太危险了。如果就此退却，她很可能到处对人说，“间宫同学硬逼着我把内裤给他看”。

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创造出她“自愿让我看内裤”的状况。

卓司 「你已经知道，这地方对我来说是何等宝贵、何等秘密的空间了吧」

卓司 「听好了，这里可是“秘密基地”啊……可我却把这里告诉你。没错吧？」

柘榴 「……嗯，是这样……」

卓司 「对我来说，这里是决不能让其他任何人知道的地方」

卓司 「可我却“只告诉你”……为了搭救被迫得走投无路的你」

卓司 「这是何等特别的待遇，很遗憾你似乎并未明白呢」

柘榴 「……可是」

卓司 「你自己也说过，只有你知道我的秘密不太公平吧？说过的吧！」

卓司 「那是在说谎吗？你是那种充斥于社会上的、说谎时脸不红心不跳的人吗？」

柘榴 「不、不是的……那不是在说谎」

卓司 「……是啊。你与那种若无其事地欺骗他人、已经腐朽到骨子里的女生是不同的。完全不同。」

卓司 「至少，我是这么相信的」

柘榴 「……哈……」

卓司 「我对你说过，不要把这个地方告诉任何人」

卓司 「所以我也以男人的名誉担保，从今往后直到永远，绝不将你内裤的事情告诉任何人」

卓司 「这不就公平了吗？完全符合你说的那番话哦？」

柘榴 「……呜……啊啊」

卓司 「你不会说谎……正因为了我了解这一点，我才对你提出了这番请求。因为我相信你啊」

卓司 「如何？我说的话里，有自相矛盾之处吗？」

柘榴 「……………没」

卓司 「嗯？你说什么？」

柘榴 「我觉得没有」

卓司 「是这样吧！就是这样嘛！」

柘榴 「……嗯」

尽管仍有些无法释然的样子，但由于陷入混乱，情形已发展成她囫圇吞枣全盘接受我的主张了。

卓司 「那么，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吧」

柘榴 「那、那个……我……」

卓司 「还是说，号称要告诉我秘密是撒谎咯？」

柘榴 「啊、不是撒谎……」

卓司 「那赶快啊！」

柘榴 「那、那个。我的秘密……那个……把内裤……给你看就可以了吗……」

卓司 「是、是啊……」

柘榴 「我知道了……给间宫同学看……」

卓司 「嗯、嗯……」

因为对她话里的“间宫同学”寄予了过度的期待，我不禁咽了口唾沫。

所有东西都太过顺利了……

一切都太过顺利了。

柘榴 「……嗯……呜呜……」

做好觉悟的高岛同学害羞地闭上双眼、

柘榴 「……啊啊……呀啊啊……………」

抓住裙裾，慢吞吞地、令我心悸如焚地把裙子掀起来。

柘榴 「啊啊……还是害羞的说！」

卓司 「……切」

原来如此，以她自身的力量，这就是极限了……

嘛，这也挺好……倘若她是那种男人一说就大大咧咧地把裙子掀起来的女人，反倒叫人扫兴。

卓司 「我知道了……」

卓司 「高岛同学就这样站着别动……我帮你把裙子掀起来」

柘榴 「噫……呜……」

她的脸变得更红、身体更僵硬了。为了不激起她的警戒意识，我把手轻轻地伸向她的裙子，她则一直低头看着我的手。

缓缓地把裙子掀起来的高岛同学。

一切都按照计划……

顺利进行着……

柘榴 「……呜……呜」

卓司 「哎？哎哎？你穿的是这个？哎哎？」

什么嘛。这不是……条纹内裤嘛，准备好给男人看的吗……

怎么一回事啊。

此时，我真想嘲笑那帮装做无所不知、胡诌说“条纹内裤纯属幻想啦”的家伙。（貌似有人主张说，条纹内裤这种东西店里一般是不卖的）

卓司 「哎哎，竟是条纹内裤……虽然出乎意料，但很可爱哦」

柘榴 「呜呜呜～～」

想必是因被我称赞而感到害羞吧，高岛同学紧握掀起的裙子，身体瑟瑟发抖起来。

很好！这个反应，正合我口味！

卓司 「什么嘛……这内裤简直就是准备给男人看的嘛……穿这东西做什么？」

柘榴 「……噫呜呜，请不要这么说」

卓司 「那么，究竟是想让谁看呢？」

柘榴 「不、不是的！……我不是那么不知廉耻的女孩子」

卓司 「如果你想要的只是内裤作为衣物的功效，那种随处可见的纯白内裤不就足够了嘛？可你穿的，却是这像动画里一样的条纹内裤呢」

柘榴 「那、那是因为……」

- 卓司 「噢噢，我知道了！这是你追求时髦的方式」
- 卓司 「既想穿……但又不想被任何人看到……是这意思吧」
- 柘榴 「……呜，嗯……」
- 卓司 「啊哈哈，好可爱啊～」
- 柘榴 「……啊呜」
- 卓司 「而且你不满足于此，还想品尝“说不定什么时候、内裤会被人看见”的刺激感，对吗？」
- 柘榴 「为、为为为什么会这样……」
她左右摇着头，语气却依旧很弱。
- 卓司 「因为，穿这种条纹内裤太有备而来了嘛？如果不是考虑到可能被人看见，随便穿啥不都无所谓」
- 卓司 「或者说，是为了让男朋友看的？」
- 柘榴 「我、我我我没有男朋友」
喔……没有啊。
好像趁势就把这问出来了……高岛同学没有男朋友啊……喂，这岂不是大收获吗？
- 卓司 「从来没有过？」
- 柘榴 「当、当然的说……没有过……」
哎？真的？那她确定是处女了？
话虽这么说……这也要亲眼确认后才知道。
如果她是破鞋非处的话，在我心目中可是要狠狠地扣分的……无论如何都想确认一下，她是不是处女……
- 卓司 「哼哼，这层薄布，牢牢地把你的耻处盖住了呢……」
- 柘榴 「……嗯、嗯」
- 卓司 「哈啊啊～这隆起的小丘，太艺术了，太棒了……」
- 柘榴 「啊……不要……请不要凑这么近看……好害羞……」
话虽如此，尽管高岛同学看似困扰地瑟瑟发抖，却并未把我捏着她裙子的手狠狠挥开。
完全没有讨厌嘛……咦，哎呀？
- 卓司 「这里，布成了两层的地方下面……哎呀呀？」
- 柘榴 「噫！」

仔细一看，高岛同学内裤裆部的颜色变得比周围浓了些……变得有些透明了……

这个……难道说、难道说！

卓司 「我说啊高岛同学。好像有股香香的味道传出来了呢？」

柘榴 「没……没有，怎么会呢……」

卓司 「可是，你内裤的裆部……湿痕正越来越大哦？」

嗯嗯，我并没有撒谎，她内裤贴在那地方的布真的渐渐开始变色了。

卓司 「你这莫非是……湿了？」

柘榴 「呀啊啊……」

哼哼哼，被我紧挨着看内裤所以湿了吗……哎呀，你是何等的娇艳可爱啊！

卓司 「呐呐，如果湿的地方继续扩大，会感觉不舒服吧」

柘榴 「不会，没没、没事的……不用您操心……」

卓司 「哪里哪里，可这状态一点都不像没事嘛。你看，都已经湿成这样了」

柘榴 「不能说这种话的啦」

卓司 「对了，干脆脱下来吧！」

柘榴 「哎？哎？哎哎??」

我面带笑容，仿佛理所当然一般回答道。

卓司 「在这里等内裤干了再回去吧。嗯，这样不错」

柘榴 「啊，呃，这个……有点……」

卓司 「可是呢，要是就这样回去的话，感觉为难的是高岛同学你自己哦？」

柘榴 「……没、没那种事啦……」

卓司 「怎么没有了！好好想象一下嘛……」

卓司 「湿成这样的话，不管你装得再怎么自然，也会引人注目的哦……毕竟班上男生都是在躁动的年纪呢……」

柘榴 「……怎、怎么会……可、可是……啊哇……」

卓司 「我不想令与我分享秘密的人留下痛苦的回忆」

柘榴 「……分享，秘密……」

卓司 「是啊，高岛同学与我是伙伴嘛」

卓司 「对彼此来说，是全世界只有一人的、特别的存在哦」

柘榴 「哎?……特别的……」

柘榴 「全世界……只有一人的……」

卓司 「所以你完全没必要害羞」

卓司 「我决不会让你感到为难……」

卓司 「只是如此而已」

柘榴 「……………」

柘榴 「……………那、那个……」

——唰。

柘榴 「哎?」

在得到她的回答前，我一口气把她的内裤脱了下来。

柘榴 「啊，啊哇，那个……哇，哎? 哎哎?」

陷入混乱的她做不出任何判断。做不了任何事情。

卓司 「啊、啊啊……」

不知为何，高岛同学用手把脸遮住了……那个地方都露出来了，还遮脸干什么……何等可爱的女孩啊。

卓司 「……(咽唾沫)」

柘榴 「……哈啊……啊啊……」

卓司 「……非常地，美丽哦……」

我已控制不住自己的嘴，脑袋里想到什么就原封不动地从嘴里说了出来。

高岛同学充满少女色彩的那个地方……白白的光溜溜的，被一道裂缝漂亮地分开……

柘榴 「……呜、呜呜……」

卓司 「……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

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回见到、这个对女孩子来说极端重要的地方……简直像工口漫画里画的那样好看嘛……

柘榴 「呃，间宫同学……那个，内、内裤……」

卓司 「啊，对不起对不起。先放这，等干了就给你」

柘榴 「嗯……拜托你了……」

卓司 「啊……果真如此……」

偶然间，我的拇指碰到了她内裤的裆部，那里湿漉漉的，而且带着丝丝缕缕的粘液。

哼哼哼，是啊，女生只要兴奋起来就会变成这样……我知道。别看我是处男，这方面的功课还是做了很多的……

卓司 「……真的太美丽了……高岛同学的那里……」

柘榴 「呀啊……」

卓司 「像孩子一样光溜溜的，简直太棒了……」

这不是为了讨好她而说的奉承话，而是我发自内心的感想。

柘榴 「是、是这样吗？」

卓司 「嗯，棒极了！足以引以为傲了」

柘榴 「不、不行的啦……不能告诉别人的……」

……嘛，也对……一边说“我那地方很漂亮哦”、一边把那里展示出来的女孩，找遍世界肯定都找不到。

卓司 「既然这么干净漂亮，你平常应该很少碰它吧？」

柘榴 「……呜」

卓司 「呐，我在问你话呢」

趁着她内裤在我手上，我开始用充满欲望、毫不留情的问题逼问她了。

高岛同学不可能不穿内裤就回教室去，只能满脸通红地回答我的问题。

我并非有意要欺凌她，但她有一种引诱男人越雷池的气质，实在令我为难。

啊，真的太难了。

卓司 「告诉我啊，除了上厕所和洗澡的时候，你会不会碰那个地方」

柘榴 「……………」

柘榴 「……不行的」

高岛同学眼泛泪光，不愿意地左右摇着脑袋。

柘榴 「已经……够了吧？我的秘密……已经告诉你了哦？」

卓司 「靠……」

遗憾的是，高岛同学似乎已经想结束我对她愉快的戏谑了。

但如此千载难逢的机会，我这么勤劳勇敢的人岂会轻易放过。

搞不好一辈子都不会再遇到此等良机了……

虽已人到中年、却还是处男之身的家伙，在这社会上多了去了。

说不定我也会变成那样……

所以，决不能放过眼前的机会。

是成为赢家，还是沦为败犬，就取决于我在这一瞬间的决断了……

我要借此机会，跻身赢家的行列！

卓司 「不行不行！高岛同学有认真回答我问题的义务」

柘榴 「哎哎!？」

按她的想法，我应该会就此放弃了吧……所以当我暴躁地说出那番话后，她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卓司 「因为啊，你不愿回答，不正说明你害羞吗？」

卓司 「那就是秘密了咯??」

卓司 「所以你非得告诉我不成」

卓司 「是高岛同学你自己说，要把不愿告诉别人的秘密告诉我的吧！难道你忘了？」

柘榴 「呜……呜呜……」

趁现在，对她发起连珠炮式的责问！

其实她已经向我提供了足够的秘密，没必要再任我摆布了……

柘榴 「啊呜呜……」

高岛同学只是面露难色，扭扭捏捏地不愿回答。

卓司 「既然如此，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这样总没问题了吧」

柘榴 「……哎」

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谈话内容再低俗猥亵点也无所谓吧。

如果她想逃的话，就用手机把她光溜溜的下半身给拍下来，当讨价还价的凭据。

好，要上了——

卓司 「我呀，只要到这来，十有八九都会撸我的那东西，让自己舒服一下呢」

柘榴 「——哎!？」

卓司 「就是高岛同学把私处露出来的那个地方，我在那撸过无数回呢」

柘榴 「噫呜……」

由于我这番唐突且不知廉耻的坦白，她纤细的身体颤抖了起来。

卓司 「哎呀哎呀，这下糟了……此等秘密，本来只能对十分值得信任的人坦白的」

卓司 「呐高岛同学，你是值得信任的人吧？」

卓司 「倘若你把这话四处对人说，我恐怕就没法在这学校里呆下去了呢
～」

柘榴 「……呜呜」

卓司 「我是如此地信任你啊。所以说，你我的秘密应该礼尚往来吧？没错吧!？」

我刻意提高语尾的音调，如不容反驳般斩钉截铁地说道。

柘榴 「……啊呜」

高岛同学在发抖了……是不是陷入混乱了呢……多么的楚楚可怜啊。

柘榴 「……………做过……」

卓司 「嗯？声音太小，听不见啊」

不，其实我清楚地听到了，只是想让她再说一遍而已。

柘榴 「那个……做过……那种事情……」

卓司 「哎？做过什么事情呢？」

柘榴 「呜呜……就是说，那个……和间宫同学，一样……的事情」

卓司 「那不就是自慰嘛!」

柘榴 「呀呜呜!？」

高岛同学因为我兴奋地说出的那个关键词而身体一震，但很快便难堪地把眼睛向斜下方望去。

你柔滑的下体都已暴露无遗，事到如今还害羞个啥啊。

卓司 「呵呵，那么你自慰的频率，大概是多久一次呢？」

柘榴 「……啊」

卓司 「我可是向你坦白了，“在这里十有八九”啊。你却不把你的告诉我，是不是不大公平？」

柘榴 「哎、哎……是这样呢……」

柘榴 「啊啊……嗯……那个……」

害羞的高岛同学为了不与我四目相交，眼睛频繁地在房间里东张西望，不知该怎么回答我才好。

卓司 「嗯嗯，接着说？」

柘榴 「那个……每天都……的说」

卓司 「哎哎！每天都搞吗!？」

柘榴 「呀啊……」

卓司 「这可真是……了不起……」

什什什、什么——居然每天都自慰！

这实在太了不起了，我都惊得瞪圆了眼睛。

卓司 「哈……哈……」

要是别的女生的话，我肯定会骂她破鞋啊、娼妇啊之类……但她没有男朋友……就是说是处女。

啊，对了……得先确认她的处女膜……

柘榴 「呀」

我把她的性器张开。

柘榴 「那、那个……间宫同学……」

卓司 「……嗯？哎呀？」

怎么搞的……看不出哪个是处女膜啊……应该是挺好分辨的东西啊……

就算张开了……感觉也不大明白……

柘榴 「那、那个……这样……很痛的……」

卓司 「啊，对不起……我想看看……」

柘榴 「呜呜～」

卓司 「那个处女膜啊……」

柘榴 「那种东西，不看也罢～～」

卓司 「为什么？想知道你是不是处女啊」

柘榴 「这种事不用检查的～。我没有那方面的经验啦～」

卓司 「哎？」

柘榴 「啊、对、对不起」

卓司 「啊，呃，不用道歉啦，嗯」

真的不用道歉！不如说太谢谢你了！

柘榴 「可是……我明明……没有性经验，却每天都在在做在做那种事情，不会让你觉得不正常？」

卓司 「没、没啊……绝对没那种事！」

感觉我与她的立场突然颠倒了，我一边因这预想外的事态发展而慌张，一边仍向高岛同学露出尽可能爽朗的笑容。

卓司 「嗯嗯，其实我很高兴哦……果然高岛同学是可以坦言秘密的人呢！太棒了」

柘榴 「……那就好」

卓司 「是啊，一点都没觉得你肮脏哦」

卓司 「不如说因为你诚实地向我坦言了，我对高岛同学的好感度大幅上升呢，感谢感谢！」

柘榴 「真的？……哈，太好了……」

高岛同学紧绷的嘴唇松缓了，露出安心的笑容。

明明可以露出天使一般的微笑，在这微笑背后，却是每天都在自慰的她，女生真是不能靠外表判断的东西。

柘榴 「这些事，告诉间宫同学也无妨……我是这么想的……」

啊啊，很好！你这含蓄的笑，足以令我焦急万分了。

照此看来，还能从她那里打听出更多更深入的事情……

嘻嘻嘻，那自然是非干不可啦，不是吗？？

卓司 「我呀，自慰时脑袋里想的是电脑上搞到的黄色图片、还有超市里买的工口漫画，高岛同学如何呢？」

柘榴 「哎哎！？……那是，那个……」

很好合格！要是她当即回答了，少女点数可是要大幅下降的。

卓司 「呐呐，秘密不是应该礼尚往来吗？不老老实实告诉我可不行哦」

柘榴 「啊呜呜……是这样呢……嗯……」

高岛同学把两手交在胸前，扭扭捏捏但又谄媚地看着我，开始向我坦白了。

柘榴 「我呢……是在网上看那些讨论性体验的网站，将自己与那些女人的经历重合……然后兴奋起来的……」

卓司 「啊，原来如此！听说比起视觉图像，印象更能令女人兴奋，真是这样啊」

柘榴 「是的……」

卓司 「嗯嗯，你把很棒的秘密告诉我了！」

卓司 「高岛同学是我最棒的同伴！从今往后也要好好相处哦」

柘榴 「……同伴……啊……嗯，我知道了」

卓司 「啊哈哈……」

青涩的高岛同学笑容满面，笑容里充满慈爱，能看到这笑容的只有我一个人……

当然，尽管每天都大量使用，她展露在我眼前的私处依旧干净整洁……

哼哼哼，是这样吗，你每天都会抚慰自己的那个地方呀。

何等可怜啊……既然她是我全世界仅此一人的同伴，我又怎能对如此大的问题放任不管呢。

柘榴 「我每天，都自慰……这是我现在，最大的秘密了吧……」

柘榴 「讨厌啦……我把这种事告诉间宫同学……告诉男人了呢……」

尽管举止看似为难，她仍用喜悦的目光凝视着我。

看来是完全解除了对我的警惕，这一巨大成功令我无比自豪。

工口游戏虽好，但仅限高岛同学的三次元世界也不错嘛！

柘榴 「对谁都不能说哦……」

卓司 「当然不会说啦。高岛同学是我唯一的、特别的同伴嘛」

卓司 「不过嘛，要是你真心希望我替你说出去，我会一五一十地帮你写下来，匿名地发在某个论坛上哦～」

柘榴 「不、不行！对谁都不能说，发帖也不行！」

卓司 「啊哈哈哈哈！」

一向给人乖巧温顺之感的高岛同学，竟在无意中像小女孩一样撒起了娇，我一边笑着，一边感到了（主要是从兄长角度上的）巨大的满足。

卓司 「嗯嗯，我明白了啦……要是我轻率地把这件事说出去了，我们很可能再也无法见面了呢」

柘榴 「就是这样，这可是很大的秘密的说」

卓司 「既然这样，不如就在这里来一次吧！」

柘榴 「哈……哎哎！？」

由于我这番得意忘形的爆炸性发言，高岛同学刚松缓的表情一下就绷紧了。

这是当然的咯。

被迄今为止连话都没说过几句的男生、命令在头一回来的地方自慰，怎么可能不紧张呢。

卓司 「我们不是已成为分享秘密、对彼此来说独一无二的存在了嘛。不用害羞啦」

柘榴 「不，不是这个……」

卓司 「可是高岛同学，就算从我这也可以看到，蜜液正不断地从你那个地方流出来哦」

柘榴 「啊噫！？」

卓司 「你被身为异性的我看见了最宝贵的地方，因此兴奋起来了吧？」

卓司 「因为现在的自己，正置身于黄色网站所描绘的那种情形之中吧??」

柘榴 「……呜……」

此时她无言以对，就说明被我说中了。

太厉害了间宫卓司！从今天开始，恐怕应该称自己为“女心导航员”了。

卓司 「回教室前，先在这里爽快完比较好！又把内裤弄湿搞得不舒服的话，你岂不是很为难？」

柘榴 「呀啊……可是……」

卓司 「我们是朋友！没有什么可害羞的!!」

柘榴 「……朋友……」

卓司 「没错，既是朋友更是独一无二的伙伴！是彼此分享秘密的关系」

卓司 「所以想和高岛同学更加亲密……想更多地了解你的方方面面」

卓司 「我超想看，你可爱地自慰的时候！如果你让我看了，我想必会比现在更喜欢你的!」

尽管理由已经乱七八糟，可我无论如何都想把高岛同学自慰时——女生自慰时那淫荡的姿态牢牢地铭刻在自己的脑海中。

不，有点说错了——并非任何女生都可以，正因为高岛同学是清纯的处女，我才想把她自慰时健康的身姿永远留在我心中！

卓司 「倘若能看到那一幕，我想，我一定会无比幸福」

卓司 「所以，我求你了!!」

由于期待令我的胸口与胯下双双膨胀，我已欲罢不能，以几近下跪之势向高岛同学弯腰乞求。

本来我就没有自尊这种崇高的东西，不就是弯腰下跪而已嘛，对我来说算个屁——不如说，反倒让我显得更像男人了？

她应该也不满足于现在这种不完全燃烧状态……

所以，一定……

柘榴 「……嗯……只限这次，的哦……」

卓司 「谢谢你，高岛同学!」

太棒了……正如我所愿。

一切都太过顺利了。

所有的事情都太过顺利了。

……

柘榴 「呼啊……啊啊……啊啊啊……」

卓司 「……(咽唾沫)」

十分诚实听话的高岛同学按我催促，将洁白的手指放在她那道湿了的裂缝上，开始有节制地爱抚起来。

柘榴 「呜呜呜……嗯、嗯嗯……啊……哈啊啊～～」

她保持站姿抚弄着私处，我屏住呼吸，凝视着她的中指在私处上大胆地前后摩擦。

柘榴 「啊、哈啊、啊……呜嗯嗯……啊啊……」

现在，我的秘密基地正被高岛同学可爱的娇喘、以及女生发情时的那股淫荡气味所充满。

这是远远超出我预想的状况。

高岛同学明明有纯洁可爱的美貌，让我看她自慰时却又这般淫荡，二者之间的鸿沟令我这处男的思维欲罢不能。

柘榴 「哈呼、呜……啊，好……唔嗯……」

有生之年，竟能看到如此香艳的一幕，对我来说今天真是特别的日子啊。

一开始是出于无奈才把她藏在这里，因为这搞得我稍稍有些不爽。但现在，我已经得到了太过丰盛的回礼了。

柘榴 「啊呜呜，呜呜，嗯……哈……啊啊……」

对了！如此美妙的情景，只留在记忆中实属浪费。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痴态毕露的高岛同学，两手并用地挣扎着把身边的一个小包拿了过来，从里边取出一台小型数码摄像机。

柘榴 「哈啊啊、哈啊、啊啊……嗯？间宫同学……」

卓司 「啊，这个？不用在意，继续吧！」

我一边把高岛同学看起来不安的脸映在摄像机的液晶屏幕上，一边答道。

柘榴 「不要，因为……」

卓司 「你自己可能不知道，现在的高岛同学，实在太美丽了！」

卓司 「将美丽的事物记录留存下来，是身为爱美之人的我应尽的义务，不是吗？」

柘榴 「哎……哎哎！？」

卓司 「而且高岛同学。你的私处都已经湿成这样了，事到如今还停得下来吗？」

柘榴 「……呜」

正当略带恶作剧之意的我爽朗地微笑的时候，为了给男人的那东西插入起润滑作用的淫液，仍源源不断地沿着她的大腿流下来。

此外，她的眼睛也四处游移，完全找不到焦点了。

这真销魂，太销魂了。

卓司 「来，继续吧。让我再多看看美丽的你」

柘榴 「呼啊啊……啊啊……好的呃……嗯……」

柘榴 「呼呜嗯嗯……嗯呜呜……呼啊、啊啊……啊啊啊……」

听话的她再度把手指伸向自己潮湿的秘裂，我为了把这可爱的景象全部留存下来，拼命地旋转着镜头。

柘榴 「哈呜……呜呜、唔嗯……啊啊、哈啊啊啊……」

卓司 「噢，不错不错！这种恍惚的表情，最棒了」

她因澎湃的快感而不禁紧闭双眼、全身震颤，这又淫荡又可爱的模样令我直想拥入怀中。

柘榴 「呼啊……呀，不行哦……呜呜……」

好厉害，本应只爱二次元的我，竟如AV导演一般。

而且女优还是和我同年的、长发配巨乳的羞涩美少女。

这注定已是神作级别了……明后这几天，我恐怕要撸管撸成灰了。

柘榴 「呼啊，啊，啊啊……」

柘榴 「啊……这种事……唔嗯……以前，我读过……啊呜」

卓司 「噢，就是那黄色网站体验记？」

呀呀，现在赤裸表白的第二部分就要开始了。

柘榴 「嗯～……像这样子……把自慰的时候，给拍摄下来……啊嗯一……嗯——……」

柘榴 「呀～……比那时候还舒服……好淫荡哦一……」

卓司 「啊哈哈，那真是太好了！」

仿佛我以前手淫时当捏他用的场景被完美重现了一般，高岛同学愈发激动，手指上的动作也愈发大胆了。

柘榴 「啊嗯一，啊——，啊嗯一，哈啊一啊嗯嗯一……」

中指伸向裂缝的更深处，拇指和无名指则揉捏般爱抚阴（哔——）。

话说，那就是阴（哔——）吗……因为是头一回看见实物，一开始还不太明白。

卓司 「好厉害！高岛同学竟有这样的一面，太厉害啦！」

柘榴 「啊嗯嗯～……只对间宫君这样哦……」

柘榴 「嗯呜呜——，要保密哦～……呜」

她开心地莞尔一笑，开始用闲着的那只手，隔着制服，揉捏制服上隆起的丰胸了。

隔着衣服也能发现，她的胸部发育得比同龄女生都要好，私处也是漂亮的嫩红色，藏起来的乳头肯定也美得不容置疑。

柘榴 「呜嗯，嗯嗯——……」

卓司 「现在试着想象，我在吮你的乳房……」

柘榴 「呀啊～……啊——，好的～……嗯一鸣一，嗯呜——……啊～～……」

卓司 「啊～，真的很棒呢！我都感动得快要哭了」

而且因为提供捏他的是我自己，对此早已了如指掌，我的兴奋度直接爆棚，不得不一边拍摄、一边弯下腰来。

太棒了——这已经不是工口的级别了，而直抵高雅艺术之域了。

卓司 「这，已经美到只能上传到网上、与全世界的男同胞们一起分享了！」

柘榴 「呀——！？怎么可以这样……那不行哦……不要嘛～……」

卓司 「别担心。脸上会打码的，没人知道你是谁」

柘榴 「……啊～，嗯～……那还好……呜——嗯嗯——……」

才怪，骗你的～啦。

把这般淫荡可爱的表情藏起来，那真是污辱艺术的犯罪行为。

可等一等啊……那岂不等于让别的男人看着她的脸和私处自慰，有一种被NTR了的感觉，岂不违反我喜欢的属性了嘛！

柘榴 「那还好……呀～～，可是，好害羞……呜～啊啊～，哈啊啊～，嗯呜——……」

卓司 「哈一，哈一，高岛同学……你太美了……」

果然还是给她脸上打码，由我独占高岛同学的美吧。

柘榴 「哈啊——……不行～……明明全世界的男人都在看着……讨厌，手指停不下来了哦～！」

卓司 「噢噢，汁水真多啊……脚底已经形成水洼了，你就那么舒服吗？」

柘榴 「因为，因为呢……啊哈～啊嗯～～！好舒服的哦」

柘榴 「比一个人的时候……还要痒痒的……」

高岛同学一边楚楚可怜地抚慰自己，一边连珠炮似地说着煽动性的话，令处男之身的我心花怒放。

唔嗯，她可能有露出play的天赋也说不定……下回带她去深山树林里，拍个野外录像啥的也不错。

柘榴 「明明超害羞的……啊——，却又超有感觉……啊一鸣一！」

蓝天浮白云，瑞树垂绿叶……在那之中，高岛同学洁白如玉的美丽身体，一定会比现在更加上镜吧。

柘榴 「啊～，啊啊～……摄像机太近了哦……呀～呜～，呜呜——……」

卓司 「拍摄状态不错！来，用手指把私处打开，来回搅一搅」

我一指示摄像机稍微降下高度，高岛同学就照我说的那样打开私处、手指协调，这配合的姿态，令我的胸口感动得像是要炸开一样。

柘榴 「呜～嗯，嗯嗯～……已经，不行……不行了哦～……」

卓司 「对对！手指沾上藕断丝连的粘液，这感觉最棒了！！」

柘榴 「呀～，不行，要去了——啊～，啊啊～，啊啊～啊啊～！」

高岛同学楚楚可怜地继续站着，身体却已开始瑟瑟颤抖起来，手指也更大胆、快速地，开始来回抚弄敏感部位了。

那模样只能用美丽来形容……虽有令男人兽性大发的魔力，却毫无下贱之感，甚至还闪烁着神圣的光芒。

柘榴 「被拍了，人家去的样子，要被拍了——呀～，啊啊～～」

我不禁感到，与现在的她比起来，文艺复兴时期的维纳斯像啥的，简直和新手的涂鸦无异。

柘榴 「噫，啊呜呜，啊啊啊啊啊」

柘榴 「呼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柘榴 「……哈呼啊、哈啊啊……」

柘榴 「……哈啊、哈啊啊、哈啊啊……啊啊……」

柘榴 「啊……又被拍了吗……」

柘榴 「很H吧……呜呵呵……」

柘榴 「啊嗯，不要啦……」

.....

.....

.....

柘榴 「那、那个……是几周前吧……啊哈，是个天气十分晴朗的早晨呢……」

高岛同学带着柔和的笑容凝视着我，脸上几乎要冒热气般通红。紧握着的双手里，估计也已经全是汗了吧。

眼中仍泛着泪光……虽然她好像已经擦了好几回了……可眼睛依旧湿润。

柘榴 「早上上学的电车，不是向来人很多吗？」

卓司 「嗯，是啊……等一下，莫非遇上痴汉了!？」

柘榴 「啊哈哈……那样也不错哦……」

卓司 「哎？」

柘榴 「啊、啊哈，没什么。那个，不是痴汉啦」

看着因胡思乱想而慌张的我，高岛同学没有愕然，反倒高兴地眯起了眼睛。

当然，我毕竟是青春少年，所以最喜欢听H故事了。

可如果故事中所讲的，是与我关系不错，而且十分漂亮的美少女被男人玷污的一幕，我可绝对接受不了。

柘榴 「可、可以继续说……了吗……」

卓司 「当、当然……」

柘榴 「那天车里人也挺多，我没有找座位，而是抓着吊把扶手站着」

柘榴 「因为我运动神经不行，要是在挤满人的电车里不小心坐下了，到站的时候就会下不去了」

卓司 「嗯嗯，这个我很理解。要从站在车门前的人群中穿过去才行呢」

柘榴 「就是这样！明明近在眼前的车门，却感觉无比遥远呢」

柘榴 「但又怕贴着不认识的大叔的身体穿过去……这种感觉，间宫同学能理解吗？」

卓司 「嗯，女孩子的话肯定害怕啊」

柘榴 「啊，对不起。又跑题了……」

柘榴 「那时候，我面前正好坐着一个低垂着头、好像睡着了的大叔，还只是早上却已经露出疲态了……」

柘榴 「不知为什么……站在这肥头大耳、浑身老人臭的大叔面前……我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卓司 「莫、莫非高岛同学是大叔控？」

柘榴 「没、没那种事啦。我不控大叔的」

柘榴 「虽然不控……但很偶然的，那时候我内裤里正好放了按摩球，遥控器就在口袋里，处于随时可以使用的状态」

卓司 「……这、这根本不是什么偶然吧……」

柘榴 「话、话虽这么说……话虽这么说……可还是……偶然嘛……大概……」

自己都说了一直随身携带的……怎么会偶然……

柘榴 「所、所以我一边在心里大大地叹了口气，一边对自己说……在这大叔面前，我怎么可能会有淫荡的念头呢」

柘榴 「虽然这么对自己说了……可情不自禁就去想象了……」

柘榴 「在这里，如果把遥控器的开关打开的话，会怎么样呢……」

柘榴 「在这大叔面前启动按摩球话……会怎么样呢……我这么一想……心里就有一种不知怎么说才好的感觉……」

卓司 「哎!? 然后呢?」

柘榴 「啊，呃……好像是偶然中……我的手指下意识地碰到了按摩球，不小心就把开关给打开了……」

卓司 「……把开关打开了……」

柘榴 「本来没打算这样的……大概，真的是偶然……所以我也着急了」

柘榴 「可是我运动神经不好，再加上太着急了，脑子一片空白，虽然拼命想把开关关掉的……」

卓司 「意思是说，没能马上把开关关掉吗?」

柘榴 「嗯、嗯……完全陷入慌乱了……真的没打算做到这一步的……已经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柘榴 「啊啊，糟了。不能在这里启动按摩球啊……虽然也想过该怎么办才好……可不知为何，连自己脑中想的事情，都有点搞不清楚了……」

卓司 「……哎、哎……」

柘榴 「虽然已经什么都搞不清楚了……可怎么说呢，有种舒服的感觉……」

卓司 「什、什么样的感觉呢?」

柘榴 「什么样的感觉吗? 那个……就、就像这样……贴在那个地方的按摩球一振动起来……不知为什么，下半身就会传来波浪一样的感觉，身体开始发热……」

柘榴 「然、然后呢……把身体稍稍前倾的话，振动的按摩球就会碰到那个地方……」

卓司 「那个地方?」

柘榴 「那、那个……是阴（哔——）……的说」

卓司 「碰到阴（哔——）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柘榴 「那、那个呢……按摩球的振动传到阴（哔——）上之后，身体就会无比舒服，舒服到下意识地震颤起来了……」

卓司 「哎、哎……」

柘榴 「可是……如果玩得太过的话，就会舒服到连站都站不稳了……」

柘榴 「所以有时候，会把身体直起来……」

卓司 「啊，如此说来，只要保持身体站直的话，不就可以从快感中挣脱了吗？」

柘榴 「是、是呀……是这个道理……但站直的时候，只是感受那种平缓的振动……总觉得很不满足……」

柘榴 「不论如何……最后又会回到身体前倾的状态了……啊啊……」

柘榴 「一旦这样，就会掩藏不住阵阵袭来的快感，小声地发出“呜嗯嗯嗯”、“啊哈啊啊啊”这样的声音……」

柘榴 「我也拼命想忍住声音来着，可是……啊，啊啊……」

是不是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来了啊……她露出迄今为止从未见过的奇异表情，眼睛凝望虚空，身体也微妙地颤抖着。

柘榴 「那、那时候……我、我面前低着头的大叔突然抬起头来，与我四目相交了」

卓司 「用按摩球的事露馅了吗？」

柘榴 「那、那时候我也说不好……啊，那个大叔可能只是觉得，我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呢」

卓司 「也对啊！谁会想到眼前的女孩正把按摩球藏在内裤里自慰呢」

柘榴 「啊哈、啊哈哈……是、是这样呢……那太不正常了……简直就是……」

卓司 「变态？」

柘榴 「嗯、嗯嗯……我是变态……的说……！」

高岛同学的样子感觉有点奇怪……身体以之前无法比拟的程度，剧烈地颤抖着……

卓司 「怎、怎么了？」

柘榴 「啊、啊呀？啊，对不起……」

卓司 「不是对不起吧……你怎么了？」

柘榴 「啊、啊哈……好、好像小小地高潮了呢……」

卓司 「哎？」

卓司 「这你就高潮了？只靠说话？」

柘榴 「因、因为……间宫同学说我是……变态嘛……我、我……」

卓司 「呃……哪有被说句变态就高潮的……」

柘榴 「嗯、嗯……是这样呢……我也这么觉得……」

卓司 「我算明白了，难怪你敢在别人面前自慰啊……」

柘榴 「啊、啊啊……不要说……那种话嘛……」

卓司 「比起这个，接着说啊……」

柘榴 「啊、是……因为大叔一脸狐疑地朝我看来，我就呵呵地朝他一笑……像是给他打个招呼一样……」

柘榴 「于是大叔脸上的表情就稍稍缓和了一些」

卓司 「喔喔，这很好啊」

柘榴 「他果然是在担心，我是不是不舒服呢……」

柘榴 「一开始我对那个大叔什么想法都没有……硬要说的话，可能还有点讨厌的感觉……可不知为什么……」

柘榴 「随着自己的情绪因按摩球的振动而渐渐激昂起来，我突然觉得，每天操劳忙碌的大叔是那么的可敬可爱……」

柘榴 「总觉得……大叔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还要忍受电车的颠簸……心里就想，要是我这小小的奉献，能为大叔增添点活力就好了……」

柘榴 「那应该不是发自内心的想法……按摩球弄得我神魂颠倒了……等我察觉的时候，我已经把前面的裙子给掀起来了」

卓司 「那岂不是——内裤全让大叔看见了嘛!？」

柘榴 「嗯、嗯……而且内裤里有个按摩球在咻咻地转，想必也是一目了然的了……」

卓司 「喔，喔喔喔……」

柘榴 「我觉得，就因为这个……」

柘榴 「因为大叔……察觉到了我在做的事情，立刻满脸通红，把视线转向旁边」

卓司 「那可不，正常人都会很吃惊的啊……」

因为，会做这种事的……大概也只有那种胆大包天的暴露狂痴女了……说得明白点就是，只有那种老大妈一样的女人才敢这么玩。

没想到像她这种、看似“连性交的方法都不知道”的美少女会如此大胆地展露自己，总让人觉得里面有阴谋……

柘榴 「啊啊，怎么办呢……难道说大叔不喜欢吗？不过也对啊……这种事情当然会被讨厌了，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呢……」

柘榴 「啊啊……说不定他会大喊“请住手”，然后我就在下一站被赶下车，交给车站公务人员了……」

柘榴 「那样的话，我在这社会上就无法立足了呀……」

柘榴 「虽然我是这么想的……但之后什么都没发生……大叔只是一言不发地坐在那……」

柘榴 「虽不说话，却时不时会贼眉鼠眼地朝我这边看……」

柘榴 「哎呀……这个人……其实是想看的吗？可是为什么不好好看呢……我是想让你看才把裙子掀上来的呢……」

卓司 「这个自然咯……搞不好是美人计呢」

柘榴 「美人计吗？」

卓司 「当然啦。像你这样年纪轻轻的女孩会无偿为他那种糟老头服务，根本无法想象嘛」

卓司 「他肯定觉得这里面有什么阴谋，待会儿会跑来个面露凶光的哥们说“你刚才看到了吧……”，要他付封口费之类的」

柘榴 「可是……比起想为他服务……我是因为喜欢这样才……」

卓司 「这他哪知道啊」

柘榴 「什么呀……原来不讨厌嘛……如果他讨厌的话我就不这么做了呗……反正我……这么舒服……」

柘榴 「脑袋里塞满了这种不正常的念头……感觉自己的脑袋坏掉了……」

柘榴 「偶尔会身体前倾刺激阴（哔——），一边寻求震动带来的快感，一边缩短与大叔的距离……终于把内裤都脱了下来」

柘榴 「于是……大叔就拼命用双手捂住裤裆，装成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

卓司 「就是啊，男人对此没反应才是大问题吧」

现在正想象当时情况的我，为了遮掩下半身那一鼓一鼓的反应，也费了一番功夫。

柘榴 「知道这个之后，脑袋仿佛一片空白……感觉自己就像在梦中一样，毫不在意周围的目光了……」

柘榴 「一边飞快把湿了的内裤脱下来，一边就已经开始直接用按摩球抚弄那个地方了……哈啊啊……」

卓司 「哎？那岂不很糟！」

已经不是秘密，而是公开play了嘛！而且还是板上钉钉的犯罪行为
.....

可回想中的高岛同学仿佛现在仍在体会自慰的感觉，嘴里发出甜美的喘息声。

.....这孩子，真看不出来会是如此淫荡啊.....

柘榴 「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觉得是挺可怕的事呢.....可那时候，感觉脑袋就好像被麻痹了一样.....」

柘榴 「被强压住的H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柘榴 「“啊啊啊啊啊”、“呜嗯嗯嗯，好舒服”之类的话，感觉自己小声地说了无数次.....」

卓司 「这不等于告诉周围的人你在自慰吗，太危险了.....」

柘榴 「嗯，是这样的.....可是我.....」

卓司 「可是你.....什么？」

刹那间，她突然停止了说话，欲擒故纵地看了我一眼，我立刻按耐不住地追问了过去。

柘榴 「是不是被当成脑袋不正常的人了呢.....啊哈哈.....感觉大家虽然纷纷斜眼瞪我，却没有任何人过来制止」

柘榴 「当然我也想过，要是在这里被抓住的话会出大事的.....不止是这样，感觉做了这种事自己就完了.....作为一个人就算完了.....」

柘榴 「尽管明白这些道理.....可是大家虽然看着我，却没人敢来妨碍.....感觉自己越来越兴奋，那个地方也越来越湿润.....」

柘榴 「啊啊，原来我被许多男性注视着会这么有快感吗.....原来我是下流的暴露狂吗.....一想到这些.....我就舒服得不行.....」

柘榴 「啊！可是，请不要误解了哦」

柘榴 「我现在还是处女，只是把振动的按摩球按在那个地方，从来没有插进去过」

柘榴 「即便是这般淫荡的我.....也想被最喜欢男性温柔地拥抱着，将自己第一次的瞬间奉献给他」

柘榴 「为此，我一直都坚守着自己最后的一道防线.....」

卓司 「是、是吗」

尽管我已知道高岛同学是超淫荡的女生，但一听到她坚守住了自己的处女，就有几分被拯救了的感觉。

即便喜欢做H的事情，也希望高岛同学能保持自己的身体不被玷污
.....

然后我再成为你的第一个男人的话……那真是最好不过了。

柘榴 「虽然已经完全搞不清楚了……但那时的我，大概是……」

柘榴 「把充血发热的那个地方暴露出来，一边用按摩球不断摩擦，一边观照着周围的反应令快感上升到了顶峰……」

柘榴 「依稀记得的，就只有那时的我注意到，坐在我面前的男人们的裤裆全都高高地隆了起来……」

卓司 「那些人，以后会拿你当自慰时的性幻想对象哦……？」

柘榴 「嗯……你这么一说，我也害羞了……」

卓司 「可是，就是这种羞耻感最令你舒服……」

柘榴 「……可能是这样吧……要是这样的话，我就是变态了……可是，感觉这么舒服……越来越多的人都在看我了……」

柘榴 「啊啊，怎么办……即便在摇晃的电车里，我H的喘息声大概也已经十分响亮了……」

柘榴 「拿着按摩球的手，也应该沾满了爱液，变得粘乎乎的了……」

柘榴 「因为，我已经舒服到全身无力、不拉着吊把扶手连站都站不住的地步了……」

柘榴 「直到地铁广播里响起杉之宫的站名，才知道自己快要到站了……于是，我就忘乎所以地把按摩球贴在了阴（哔——）上……」

柘榴 「不在到站前高潮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不高潮的话……我就……」

柘榴 「在脑子里转来转去的……全是赶快高潮赶快高潮赶快高潮赶快高潮的念头……除此之外，脑中已经一片空白了……」

柘榴 「……啊啊……呀呜，好舒服……已经，好厉害……啊、啊啊——」

柘榴 「好、好舒服……啊啊、要去了、去了～～！」

柘榴 「呜呜～～～嗯嗯！！」

卓司 「……好厉害」

高岛同学回忆自己迎来高潮的那一幕，竟真的喘息起来，听到她真实的娇声，我不禁发出惊叹。

柘榴 「这时，我正好看到了车站月台的一角……我连内裤都没穿好，就像逃跑一样冲下了车……」

卓司 「今天也好热啊……」

在太过炎热的今天，我不得不从第一堂课开始，就老老实实呆在教室里。

原因一是学分。

原因二是空调。

嘛，翘课后要是不离开学校，建筑内一般都挺凉快，但秘密基地还是很热。

卓司 「等秘密基地上边那层的空调开始制冷的时候，下边才会慢慢凉快起来……」

等上面那层的空调完全制冷了，地下室才会稍稍凉快一些。

是不是因为，冷空气从上边那层流下来了呢？

嘛，大概就这感觉，地下室真正凉快下来一般都要等到下午了。

等第二堂课一结束，我就立刻去地下室。

卓司 「我实在不想来上课了啊……」

上课真不是一般的累。

因为，在那么狭小的教室里挤了那么多人。

而且，你也好他也罢，全都朝同一个方向坐着。

这太恐怖了。

不感觉恶心才怪。

老实说，我上课的时候因为压力太大，手上会大汗淋漓。

只是呆在那片空间里，就让我……

卓司 「呼啊……」

我很快就横躺在沙发上。

卓司 「累了……」

很困。

在这盛夏的酷暑中，体力流失很快。

不，春天也困。

但感觉常有人说春困来着……所以春天犯困是没问题的。

有问题的是……

……问题的是……？

门……吧……

.....

◦

继续..... p101

第二章

我把开水倒进买好的方便面里。

开水是用煤气灶烧的。

虽然这里也有电水壶……但在发电机不启动的时间里，水都已经冷了

……

卓司 「呼……睡得好饱」

因为今天累了嘛……

睡饱了就会想吃。

不过，吃饱了又会想睡。

这样折腾来折腾去，感觉我大半的时间都在睡觉。

卓司 「接下来……」

趁着泡方便面的当儿，我把电脑打开了。

卓司 「那个……」

信号看来不错……网速还行……

卓司 「对了……好久没看我管理的网站了，去确认一下吧……」

查收完邮箱后，我点开了自己管理的网站。

卓司 「我看看……又有注册申请吗……是谁介绍的？」

卓司 「介绍者是……这个邮箱地址……哈哈哈哈哈……什么嘛……这不是濑名川嘛……就是说，这家伙也是假装学生在这里注册的老师咯」

介绍人是濑名川唯。我们学校的老师。

是三个月前在这个揭示板注册的。

注册以后既没发过帖也没回过帖。看来，是在以老师的身份监视这个网站。

就是说……她在意这里的事情。

嘛，老师也是人，自然会在意这内部揭示板里是怎样讨论评价自己的咯。

从很早开始，我就在管理学校的内部揭示板了。

在我之前，北校虽已有几个内部揭示板，但因为等级太低，全是些不成气候的东西。

我因为小时候就帮忙打理母亲建立的网站，因此小小年纪就己能建设起初具规模的网站来了。

话虽如此，也只是用免费代码，给浮帖型揭示板做做改良而已……

不过，不知是因为其他揭示板太随意还是太不好用，只有我这里的注册人数在不断攀升。

因为采取了登陆制，游客看不到发帖内容，因此许多人放松了警惕，把很多棘手的情报都发在了这里。

从个人情报，到一些违规违法的事情……多到这般地步。

卓司 「濑名川介绍来的老师是谁呢……嘛，过段时间自然会明白吧？」

知道另一个是濑名川，是因为她直接把姓名写进了邮箱地址里。（这女人真糊涂）

还有就是登陆时间。

她大都是在老师没课之类的时间登陆的。

我曾尝试过监视她的IP，发现她是用手机登陆的这个网站。

卓司 「你这老师，能再糊涂点吗……」

卓司 「还监视学生……就凭你这蠢样……」

让她以为自己真能监视吧，这样更有趣……

没错，就让这家伙在我的掌中起舞……

卓司 「嘻嘻嘻嘻嘻嘻……」

这种全知全能的感觉，令我欲罢不能。

只要有这个网站的管理权限，就能知道学校里几乎所有人的言谈举止……

卓司 「话虽如此，仅限在这里注册了的人……」

现在注册人数是158人……一个学年差不多280人吧……这数字只能说差强人意？

要是把所有学年都算进来，就太少了……

顺便说句，用表格统计之后，发现三年级占63%，二年级占25%，来历不明（估计是老师）占2%。

就是说，只考虑三年级学生的话，在这里登陆的比率相当高了。

因此，与我同一学年的人的行动，我大体都能知道。

卓司 「不过，这帮家伙真傻啊……」

从无聊的日常对话，到性交、援交、欺负，有时甚至连毒品之类的危险话题都会出现……

卓司 「说起来……」

我好像看到过，专门讨论欺负高岛同学的帖子……

差不多是一年前吧……

那帖的讨论者，应该是赤坂惠、北见聪子……还有橘希实香。
当初我曾稍微偷看了一下，但越看越生气，所以不看了。
就算被欺负的人不是我，只看那帖里的内容就让人火冒三丈……
嘛，最后一次看也是很久以前了，内容已经记不大清楚了……

卓司 「后来怎么样了昵……」

高岛同学还在被欺负吗……

那帖仍在继续……

就是说，她身边的状况基本没什么改变……

或者说，帖子里讨论的，已经改成与欺负没什么关系的对话了吗……

卓司 「究竟如何呢……」

……

然后？

知道了又如何？

反正，

卓司 「那种事，就算知道又能咋样……」

假如说，我把那搞清楚了，又能做些什么呢……

连自己都自身难保呢……还管得了别人的事情……

我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改变……

又谈何去拯救他人……

我能做的，就只有……

卓司 「下次，要是她来这秘密基地的话……对她稍微好吧……」

卓司 「把推荐的动画……推荐的漫画啥的……都给她看看……」

我无法拯救她……

但说不定，我能缓解她的痛苦……就像我用漫画动画……还有其他空想的产物……为自己麻醉一样……

卓司 「是啊……她不是敌人……她不是敌人……所以，下回对她更温柔些吧……」

閻宫 「呼……稍微凉快点了呢」

太阳开始渐渐下山了。

话虽如此，夏天的太阳很缠人的。

都已经这时候了，西边的太阳还灼烧着大地。

閻宫 「这时间外面应该还在搞社团活动……」

因为一直上网，喉咙干了。

虽然买台小型冰柜放这可能比较好，但毕竟现在没有，所以无法保存饮料。

想喝的时候，就得去附近超市买。

卓司 「对了……以前买的方便面也没剩几包了，虽然有点远，去趟100元商店吧……」

因为那边比较便宜……

卓司 「啊……」

「啊……」

这女孩……

女孩？

我认识。

我认识她。

所以她是——

司 「那、那个……

你好……间宫同学」

卓司 「……」

带着苦笑，她向我打了声招呼。

如果我用柔和的笑容回答她，总感觉就上当了……

为什么她要如此这般，刻意与我打交道呢。

司 「还好吗？间宫同学？」

她的名字是若槻司。

记得是班上的纪律委员吧……所以才和我打交道吗？

不，好像还是学生会成员……是班长吗？

不管咋样，我不愿与她这种人打交道。

司 「那个……你好像不太来上课呢……」

卓司 「……」

不知为何，她温柔的笑容令我心烦。

和她倒也没闹过什么矛盾。

找不到讨厌她的理由。

的确，我讨厌班上大多数人。

喜欢的人基本没有。

可是，不知为何，我尤其讨厌这女孩。

为什么呢……

司 「那个，间宫同学？」

卓司 「……」

对着这笑容，我什么都没有回答……

镜 「……」

若槻司……从她的背后，闪现出另一名少女的身影。

为什么刚才一直没有察觉到呢？

……是被她的身影完全挡住了吗。

话虽如此，一点都没察觉到。

那个身影是——

若槻镜。

若槻司的双胞胎姐姐。

为什么没有察觉到她呢……估计也没啥特殊理由吧。

大概是因为我太不想看到若槻司了，这种感觉令我直接对她姐姐选择性失明了。

镜 「间宫同学……对吧？」

卓司 「……」

明明是同一个班上的，啥叫“对吧？”

我的确很少去上课……但和她成为同班同学，怎么说也过半年了啊。

镜 「哼……不回答吗……」

镜 「行了，司……走吧……」

司 「啊，嗯……

可是……」

若槻姐妹。

姐姐活泼。

妹妹温和。

两人虽然性格正好相反，

但都成绩优秀、容貌端庄，再加上体育万能，因此深孚众望。

完全不像是会和我打交道的人。

无论如何，这两人我都不擅长对付。

司 「说起来，
上课时发的讲义，我帮你放在你课桌里了哦」

卓司 「……」

我一言不发地走开了。

这种家伙……麻烦死了。

司 「间宫同学……不太去、上课呢」

搞啥啊这家伙……为啥追上来？

镜 「你该不会在想，“这家伙怎么追上来了”吧？」

卓司 「……」

镜 「我们只是要去的地方和你一个方向罢了」

司 「啊哈哈哈哈……好巧呢」

卓司 「……」

司 「为什么要翘课呢？」

卓司 「……」

卓司 「撒……因为身体啥的不好呗……」

要是继续无视下去的话，看起来她们会追着不放，我冷冷地答了一句。

镜 「身体不好……嘿」

这话真叫人恼火。

啥意思？难道想说哪里是身体不好，分明是脑子有问题吗？

镜 「所以不去上课……不能上课……不想上课……」

什么意思嘛……这女人。

为什么这女人，总喜欢对我恶言相向呢。

就这样一路走着……来到了杉之宫站的繁华街。

距离相当远了。

其实本来是打算在更近些的超市里买的，就因为被这两人跟着……

不，按这两人的说法，只是走的方向一样而已。

镜 「因为那所学校的学生，大半都会来这个车站呢……」

这女人，总喜欢说些像是在应答我内心所想的话。

镜 「没那种事啦……」

为什么我非得读你的心不可呢」

这不正在读嘛。

现在，这个瞬间。

镜 「自作多情……傻兮兮的……」

卓司 「你说啥？」

司 「啊，对不起，让你不开心了吗？」

卓司 「……切」

感觉头皮发痒。

头皮痒起来了。

不知为何，这种时候总会头皮发痒。

因为全身毛孔都张开了吗。

有许多毛孔的头皮就会痒得格外厉害，是这么回事吗？

总之，这女人……叫人恼火。

镜 「……干啥」

四目相交。

讨厌的脸。

整齐的面庞。

看到这家伙的脸……总会联想起什么东西……

只要看到这两人……就心烦。

镜 「司……离这家伙远点走嘛……」

司 「姐姐」

镜 「……可是，一看就知道他自己不想和我们打交道，我们也没有非得和他打交道的理由吧」

司 「不行的……姐姐……」

司 「我、我说呀……间宫同学」

司拼命追赶着快步走的我。

为了追上快步走的我，体格更小的司就得用跑了。

我愈发加快了步伐。

司便更拼命地跑着。

我稍稍跑了起来。

司便跑得上气不接下气。

感觉，这种事……

感觉这种事，过去似乎发生过？

虽不太明白……我竟对这状况感到一丝怀念。

好像有种知道的感觉。

为什么？

答案不言自明。

只是deja vu……即视感而已。

如此简单的事情。

哪有什么过去的回忆。

司 「……」

感觉回忆起过去了呢……」

卓司 「哈？」

司 「啊，对不起……」

不是说间宫同学啦」

卓司 「……」

司 「也对呢……间宫同学是到这所学校后才认识的，以前没见过。对不起，说了奇怪的话……」

这家伙说啥呢……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司 「我呀，总觉得，好像以前有过那样的记忆……」

卓司 「自己不都说了，我们是最近才认识的嘛？」

司 「啊，就是说，只是在我的记忆里有呢，和间宫同学没关系呢……把那个想起来了……」

卓司 「哼……」

是游戏里那种，追在主角屁股后面的女生吗……

她不是我妹妹。

也不是我的童年玩伴。

所以不可能有这种记忆。

但多多少少，有种怀念的感觉。

为什么会怀念呢……

因为这是工口游戏里常有的情形咯。

这种场景，我在游戏里看过无数次。

所以，哪怕稍有相似的事情在现实中发生了，我就会感到怀念……

某种意义上说，也挺可悲的……

比起这个……

卓司 「你也会读我的心吗？像你姐那样」

司 「啊，对、对不起……本没有这么打算的……」

卓司 「真是……居然喜欢偷窥……恶趣味」

镜 「什么嘛……你想和司吵架吗？」

卓司 「哈？」

镜 「敢说司的坏话，我可饶不了你」

卓司 「没、没啊……没想吵架啊……」

镜用尖锐的目光瞪着我。

为什么这女孩会如此强势呢……

镜 「那就少废话啊」

司 「姐、姐姐」

卓司 「什、什么嘛……是你们要和我打交道的吧……」

镜 「我也不想和你打交道的呀」

司 「姐姐！」

镜 「呜……对不起……」

被妹妹这么一说，连强势的姐姐都道歉了。

虽有些意外……但看起来，妹妹这边立场更强些……

嘛，这种事无所谓了……

司 「……啊」

司指着指商店的橱窗说。

司 「看那个」

卓司 「……」

我虽无兴趣，但还是不禁朝那个方向看去。

司 「有个好大的兔子玩偶哦」

卓司 「……」

那又咋样？

虽想强硬地对她说这么……但还是把这句话咽下了。

真要这么说了，她姐姐镜肯定又要对我恶言相向了。

司 「我呀……小时候，哥哥送给过我一个好大的兔子玩偶哦」

卓司 「哼，那挺好啊」

那又咋样……关我毛事。

司 「很大的玩偶呢……正好和那时的我一样高呢」

卓司 「哼，那可够高的」

司 「嗯，估计费了哥哥一番心血吧……」

卓司 「好哥哥啊」

司 「嗯」

司带着愉快的笑容答道。

对我来说，这笑容……总觉得心烦。

镜 「……」

我一露出心烦的表情，镜就用尖锐的眼神瞪我。

你有啥不爽的……

我又没做什么让你妹伤心的事情……

司 「那时候，真的最幸福了……」

司 「我就想着，“时间停止吧！”。因为那个时候，实在太高兴了呢」

卓司 「简直像那句……“时间呀停止吧！你是何等的美丽！”一样呢」

司 「嗯，有种浮士德的感觉呢」

卓司 「……」

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说这种话……

为什么浮士德这种我既不懂又没读过的书里的话，会从我嘴里说出呢

……

浮士德这种书，貌似只会出现在课本里吧。

嘛管他呢……

镜 「不是很好吗……司的幸福时间已经稳稳地停住了」

司 「嗯……」

镜 「比起这个，司……那件事可不该随意谈起哦」

镜 「对你来说，那是最值得留念的事情，不是吗」

司 「是的，可是……」

卓司 「……」

什么嘛……这说话方式。

镜 「间宫同学……对吧？」

卓司 「嗯，干嘛？」

镜 「别让司太过操心了哦」

卓司 「哈？」

镜 「虽然对我来说，你这种人根本无所谓，但在司看来你可是重要的同学呢」

卓司 「……」

对你来说就无所谓是吗……

镜 「嘛，好了。我们就此别过」

司 「嗯，到车站了呢」

卓司 「……回见」

司 「嗯，回见呢」

镜 「……再见……」

……

那两人到底怎么回事……

真是性格正相反啊。

那个镜喜欢吵架，令人恼火。

不过，那个司……

虽然说不清楚，也令我恼火。

那两人……

为什么我会讨厌那两人呢。

为什么会如此心烦呢……

卓司 「买了不少啊……」

这么满满一袋东西，要是被老师看见肯定会被没收，因此我是从后墙爬进学校的。

这样去秘密基地也比较近。

卓司 「呼……接下来……」

卓司 「哎……呀？」

柘榴 「哎？」

閻宫 「哎？」

柘榴 「那、那个……」

为、为什么高岛同学会从下水道出来？

这就是说……

卓司 「那、那个高岛同学……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柘榴 「那、那个……」

卓司 「难道说，是来见我了吗？」

柘榴 「……」

閻宫 「喂、喂」

閻宫 「怎么了啊！」

这、这家伙为什么跑了。

閻宫 「哈、哈、哈……」

尽管我朝她跑的方向追去……但已经看不到她的身影了。

閻宫 「啊，跑得真快……」

已经不见踪影了……

閻宫 「话说回来……刚才是怎么回事？」

卓司 「是来见我的吧……」

为什么看见我就跑了？

卓司 「……唔嗯」

比方说……本来是来见我的……但看见我结果害羞得跑了……

卓司 「什么嘛，这话说得，简直像高岛同学喜欢上我了一样嘛。啊哈哈哈哈哈」

卓司 「是、是这样吗？」

……不。

迄今为止，我不都是这样放松警惕，最后吃了大亏嘛……

不能简单地对她们敞开心扉……

卓司 「嘛、嘛……只要不像是对我有恶意就行……」

卓司 「还会来的吧……高岛同学」

卓司 「啊哈哈……太过期待的话容易悲剧啊」

我一边笑，一边把身体深深地陷进沙发里。

卓司 「呼……」

于是，睡意便立刻袭来。

感觉……又困起来了……

嘛，和若槻姐妹这两讨厌的家伙说话，又一路走到杉之宫的繁华街……感觉做了好多累人的事啊。

好困。

在这盛夏的酷暑中，体力流失很快。

不，春暖花开的时候也困。
 不是常有人说春困嘛……
 ……所以春天犯困是没问题的。
 有问题的是……
 ……问题的是……？
 问……的是……
 ……

7月10日

It's my own Invention

最近没看到过高岛同学。
 从那时起我就留意着，一直呆在秘密基地里，结果却……

卓司 「果然，不过如此吗……」
 是女生特有的迷惘……还是恶作剧……或者只是出于一时的兴趣……
 不管哪个，都差不多……

卓司 「可恶……真应该偷拍她一下，做封口之用的……」
 真该拍几张她内裤啥的照片的……这样一来，便可以威胁她，如果她
 泄露了这秘密基地，我就把照片上传到网上……
 ……

不过……
 卓司 「不过话虽如此，高岛同学似乎没有把这里的事告诉老师嘛……」
 如果那真是恶作剧，按女生一贯的多嘴多舌，这个地方的存在应该已
 是学校里人尽皆知的了……

卓司 「她好像，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呢……」

卓司 「嗯……怎么回事呢……」

是不是有什么缘由呢……

卓司 「说起来……」

高岛同学似乎被班上的女生欺负呢……

是不是那帮人想利用受欺负的高岛同学，对我做什么恶作剧呢……

这也算常见手法了……让受欺负的女生，去对我这种和她一样的、常
 受欺负的男生做点什么坏事……

以前我曾看到过这么一件事，一个受欺负的女生被人强迫，让她去对年级里几个被欺负得惨不忍睹的男生告白……

那真是悲剧啊……原本那些男生就没女人缘，弄得他们误以为那女孩是跟踪狂了。

知道那女生不只对自己告白后，他们误以为那个“跟踪狂”的女生给自己戴绿帽子，在教室里骂她是娼妇，还把她的个人信息全部丢到网上……好可怕啊。

与这相同，她们利用高岛同学勾起我那方面的想法，借机恶作剧……完全可能……

……

可是……

倘若如此……可疑之处未免太多……如果真是这样，就更应该到处声张，把这里弄得人尽皆知才对……

可实际上，感觉除高岛同学外，没有别人知道这个地方。

那就是在静观其变？

唔……这也有些微妙……

即便说是想放长线钓大鱼……还是很奇怪。

高岛同学第一次到这来……应该是正好一周前……

第二天稍稍露过脸……然后就六天没见……

倘若真是要假以时日慢慢诱我上钩，这段时间怎么说都太空了。

从那以后，她就完全没来过我这里。

从那以后就毫无动静……

卓司 「到底有何目的呢……想勾引我的话，感觉应该还会有进一步的行动啊」

就算要让我放松警惕然后落入陷阱，这陷阱未免太半途而废……

那么究竟为何？

卓司 「为什么没动静呢……既没把这里公诸于众，也没进一步骗我……」

卓司 「对了……」

如果真是那帮女生的恶作剧的话，想必会把这写进北校内部揭示板的她们的那帖里……

以前她们欺负高岛同学时，也把方方面面的事情都写进了帖里……

或许能借此弄清些事情……

卓司 「记得那帮家伙……应该是与高岛同学同班和邻班的……赤坂惠、北见聪子，以及橘希实香……」

15:惠与聪子的好玩伴专用帖

多么傻的帖子啊……

光看名字就想吐了。

越是这种人，反倒越会用朋友啊好玩伴啊之类的肉麻词……

真的很恶心……都老大不小了还用“好玩伴”这种词，这本身就已经是囁QN了……

嘛，反过来说，也可以看出她们之间的友情有多脆弱……

否则又何必把这种事说出来……

一般来说，应该连说出口都会忌惮的……

正因为她们都是自私自利的人，才能脸不红心不跳用这种词……正常人是不会用的。

这帖可以作为证明。

卓司 「好玩伴帖里写的，主要是化妆、男人、对学校的牢骚，此外就是欺负的事情」

真是最无耻的玩伴啊……

卓司 「嘛，恐怕正因为这样，才会欺负他人欺负得不可自拔……」

为了友好相处，需要树立共同的敌人……因为有可供攻击的事物，她们才能维持彼此间的良好关系……

嘛……就是这样了。

卓司 「我看看……有了，就是这个」

卓司 「哎呀……怎么回事？最近发帖又开始增多了……」

这种只有少数几个人会看的帖子，回复数基本不会增加。

但就在这几天，楼层又盖了不少……

卓司 「这就是说，她们果然在欺骗我？」

没错，一定是这样。

如果不是这样，这楼层就高得有些离谱了。

可恶……果然是在利用高岛同学，对我进行恶作剧吗。

反正她们肯定是拿我的事情取乐，玩得不亦乐乎吧……不可饶恕。

卓司 「畜生……都写了些什么啊……」

680:聪子:2012/07/10(金)01:21:25 ID:satoko

说真的，那是不是有点糟？

感觉把她玩坏掉了啊？

681:惠:2012/07/10(金)01:22:16 ID:megu

没啥，要是彻底坏了的话，反倒没问题不是？

要是坏掉了，就不会把我们的事说出去了嘛www

682:聪子:2012/07/10(金)01:25:25 ID:satoko

那实在玩得有点过了。

真要露馅的话，恐怕不止是停学了。

卓司 「这是啥？」

停学？坏掉？

这个……怎么看都不是在说我……

发生什么了？

683:惠:2012/07/10(金)01:26:16 ID:megu

你操心过头啦www

啥事都不会有啦ww

就算真的露馅了，只要别说漏嘴就没事ww

684:聪子:2012/07/10(金)01:28:25 ID:satoko

警察来了也没事？

685:惠:2012/07/10(金)01:32:16 ID:megu

警察个毛啊www

就算来了，只要不说就没问题了www

帖里的内容，与我想象的完全不同。

不管怎么想，都能看出她俩在心虚。

686:惠:2012/07/10(金)01:36:16 ID:megu

高岛还是那德性的话，就不会说漏嘴的www
没事啦。

卓司 「什么？是高岛同学的事吗？」

似乎完全没写与我有关的事情……

这里最近的话题，全都是和高岛同学有关的事……

卓司 「这就是说……高岛同学发生了什么事……想必不是什么好事」

卓司 「怎样了呢……」

卓司 「“坏掉了”之类……太不吉利了」

究竟怎么一回事……

卓司 「难道说，高岛同学」

卓司 「哈、哈……记得高岛同学的班级是……」

应该是我隔壁班……

卓司 「是吧……现在在上课……」

我朝教室里窥去……

高岛同学的座位在后排靠窗的位置……从教室后门的窗户稍微能见。

卓司 「……在」
高岛同学的座位上……尽管貌似精神不振地趴着……但能看到她的身影。

卓司 「哎呀，虽然看不清脸，但应该是高岛同学吧……」
那真的是精神不振吗……看起来又像只是在睡觉。
高岛同学……你怎么了呢。
要是因为发生了不好的事而精神不振的话……

卓司 「那我就……」
……
那我就？
喂……
在搞什么啊……我……
高岛同学可能真的发生了什么……但我又能做得了什么？
就这样等到下课，等到课间休息……然后？打算做啥？
和她搭话……试着从她那里打听一下……
打听？
打听什么？
在这种场合，我打算怎样与她交谈？
虽然因为担心高岛同学，未经思索便跑到了这里……但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我连自己的事情都束手无策……就算她真的被欺负了……我又能做什么呢……

卓司 「但、但是等下课后，和她打个招呼总可以吧……」
仅限打招呼……就像“最近怎样？”这种，和她闲聊几句……
这总可以吧……
虽不知道这样是否就能拯救她……可是……

卓司 「是啊……等下次课间休息的时候……」

卓司 「啊……」
「在找你哦……」

皆守 「我在找你哦……」

卓司 「那、那个……」
悠木？在找我？

啊……糟了……

是吗……打那以后，已经过一周了吗？

那种保证，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

皆守 「你向我保证过，要拿五万元来的吧……期限都已经过了……」

……忘了……说起来上周时，他逼我做了这种保证来着……

这事早忘得一干二净了……

皆守 「快点……给钱啦。钱」

卓司 「这、这个……那个……」

皆守 「别骗我说钱包没带哦……裤子后面的口袋，鼓鼓囊囊的吧」

卓司 「哎？这、这个……」

卓司 「呀」

皆守 「请把那个，先交给我」

卓司 「那、那个……是……」

此时，我就算反抗也没用的……只要一反抗就会被他一顿暴打，钱包也会被抢走……

皆守 「……这是啥？」

卓司 「哎？怎、怎么了？」

皆守 「只有二万七千五百七十一元……」

卓司 「那、那个……」

卓司 「好痛……」

皆守 「啥叫“那个”……你没遵守自己的保证呢……差了两万多块呢……」

卓司 「对、对不起……」

皆守 「啊，不用……」

卓司 「噫、噫」

皆守 「道歉就算了……不过，钱不够啊……我头疼的真的只是这个……」

城山 「啊……」

沼田 「啊……悠木同学」

饭沼 「你好～」

皆守 「……」

城山 「呜哇」

饭沼 「为啥？」

皆守 「刚才……你露出“真倒霉”的表情了吧。遇见我“真倒霉”的表情」

城山 「没、没那种事……」

皆守 「虽然不知道你到底啥意思……借口我不接受」

饭沼 「悠、悠木同学……我觉得城山不是那个意思啦……」

皆守 「啥？饭沼你敢顶嘴？」

饭沼 「不、不是这个意思啦……」

皆守 「我说啊，想反抗我的话，得带着股杀气来干才行。你们自己不也知道嘛？」

饭沼 「嗯、嗯……那是……」

皆守 「嘛，都无所谓了……」

皆守 「说起来，沼田你不是有个认识的大学生，是种大麻的嘛」

沼田 「那、那人啊……前段时间被警察抓了……」

皆守 「真的？被抓了？」

城山 「是的，而且那个人……把好多哥们都捅出去了……」

皆守 「沼田也要被抓？」

沼田 「不……我觉得自己应该没事的……」

皆守 「哦，总之你就算被抓了，也别把我捅出去哦。
要是捅出去了，等放出来的时候就宰了你」

沼田 「不会说的啦。那啥我不会被抓的啦……应该……」

皆守 「哼，行啦，加油咯」

皆守 「还有啊，间宫，我等你到下个礼拜……
把剩下的钱也备齐了哦」

皆守 「要是没备齐，就不只是痛而已了……可能把你揍个几级残废也说不定哦……」

卓司 「是……是……」

皆守 「行啦……」

城山 「啊，我这有七星」

皆守 「七星？那算啥，那种烟不是有股大便味嘛？」

沼田 「就是啊」

城山 「哎？是这样吗……七星不是挺好抽的吗」

皆守 「嘛，七星就七星呗」

沼田 「悠木同学抽的一直都是稀罕烟吧……那牌子叫啥来着……永不岛？」

皆守 「我可不是喜欢才抽那烟的，名字那么不吉利……只是每次都会从口袋里冒出来才抽的……」

沼田 「这怎么回事，悠木同学的口袋是四次元口袋吗？」

皆守 「要真是就好咯……可冒出来的只有烟呢。出来个百八十万的该多好」

城山 「那可真是」

城山 「哎呀？要回去了吗？」

皆守 「打算先去趟车站呐……」

沼田 「下午的课全翘掉吗？」

皆守 「关我毛事……现在就想去车站前的普兰丹喝杯咖啡」

沼田 「啊哈哈哈哈哈，您走好……」

……

悠木总算消失了……

卓司 「太好了……」

沼田 「去屋顶吧」

城山 「为啥？」

沼田 「其实……有些私底下的话」

城山 「哎？真的？」

其他人也因悠木的离去而松了口气，毫不在意我，开始朝某个地方走去。

说是要去屋顶呢……

盛夏的屋顶热得像地狱一样，这帮人到底在想啥啊……

明明平时基本都避开屋顶的……

嗯？说起来……这帮人之所以避开屋顶，不是因为水上同学吗？

记得因为水上由岐总呆在屋顶，这帮人应该寸步难进才对……

卓司 「那帮家伙，没事吧？要是碰上水上同学的话……」

说起水上由岐，是和我一个班的……也和悠木一个班的女生。

尽管比不上悠木，但这家伙虽是女生却凶恶得难以置信，导致连城山他们都得避开她。

敬而远之的感觉。

因为貌似曾有一次，他们与水上同学发生纠纷，被打得很惨……

水上由岐似乎有很丰富的武术经验……强得简直没边……尤其对男生
的时候从不手下留情。

不良少年被女生打伤，有苦也只能往肚子里咽。

由此可见，水上同学的打架方式绝不含糊。

和她打之前，一定要做好断一条胳膊的准备才行……

其实，就连那个悠木皆守，好像也躲着水上由岐。

虽然在悠木与水上同学究竟哪个更强……但两人似乎从未打过照面。

没听说这两人打过架。

两人各自的英勇事迹倒是常能听到……（水上同学也偶尔会把别的学生打趴下）

话说回来……为什么那帮家伙敢放心去屋顶呢？

卓司 「莫非有确切证据，证明水上同学不在屋顶上……」

所以他们才敢去屋顶？

比方说，水上同学早退了之类？

嘛，那女人也是翘课的常客，这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

卓司 「话说回来，悠木这家伙……」

卓司 「什么嘛……都已经抢了我二万七千五百七十一元了……为什么还非得那样打我不可啊」

卓司 「所以才说囍QN垃圾啊……有什么好了不起的。只因为目中无人，所以敢随意给别人制造麻烦……」

卓司 「说到底，一个月五万元根本不可能嘛……我哪有那么多钱啊……」

我极不愿意打工……

就算能赚钱，可我明明讨厌和人说话，为啥除学校外还得在打工的地方陪人废话呢……

卓司 「唉……话说回来，为什么悠木这家伙会如此凶恶啊……」

悠木貌似是从哪里转学来的。从去年起，开始在这所学校里出没。

外表看起来感觉毫不起眼……身材又矮又瘦……谁都料想不到，那家伙竟会很强。

但现在，所有人都害怕悠木。

当然，城山和沼田也怕他。

悠木刚来的那天，这两人就被他一顿暴打。

比起暴打，那种单方面的施暴几乎可以称为虐待了。

我亲眼目击了那最初的现场。

真是恐怖的男人……

印象中，貌似连别的学校的人都害怕悠木皆守……“就算杀了人也没啥奇怪的疯子”，似乎是这样议论他的。

说实话，悠木总有一天会杀人。这几乎是确定无疑的……

那家伙敢若无其事地用刀，还敢若无其事地拿刀捅人。

城山碰了他的逆鳞，结果手掌被他用刀插穿；沼田只因惹他不高兴，结果大腿被他捅了。

还有传闻说，别的学校的囂QN和社会上的囂QN里，有些人曾被他捅过肚子、砍断过手指。

别人就算用刀，一般也只做牵制之用，最多浅浅地砍上一道。（这已不算一般了）

如果打架的时候大家都像他一样见人就捅，恐怕迟早会弄出人命来。

在悠木转学过来之前……我几乎刚进这所学校，就开始遭受城山、沼田和饭沼的欺负了。

他们虽没有像悠木这样，以直截了当的暴力向我施暴，却从精神上对我百般虐待。

他们的欺负很繁琐——大概是为了让旁人分辨不出这是欺负吧——搞得我每天都神经衰弱。

尤其是西村，因为找不到女人发泄……所以他的欺负……很多都已经超出了欺负的范畴，真的令我很痛苦……

这些，都随着悠木皆守来到这所学校而全部结束了。

从这家伙来这里开始，我受的便不再是欺负，而完全变成了暴力……
一年前……

那家伙甚至没在班上作自我介绍，就到这所学校来了……

之所以没做自我介绍，单纯只是因为他转学来的第一天就迟到了……
要说我对他的印象，就是——

感觉某一天，他突然出现在了在我面前……

没错……就是那天……

那天我受的欺负，与平常略有不同。

一开始还和平常一样，装成“游戏”的模样……但半途却朝不同的方向发展了。

想起来就觉得恶心……

若问为何……

因为只有那天，一向带着“游戏”色彩的欺负，变成了性方面的欺负

……

卓司 「啊……啊呜……好痛……好痛啊……」

沼田 「糟了啊，这个？都骨折了吧。这真有点糟不是？城山玩太狠结果糟了。这都折了不是」

城山 「哪里糟了，只是这家伙缺钙而已吧？」

饭沼 「那啥骨质疏松症？」

西村 「间宫给弄得没法自慰了吧」

卓司 「啊，别……别玩了嘛……」

沼田 「不行不行，这游戏很公平的，石头剪子布」

饭沼 「快点，不出算输罚一万块。石头剪子布！」

城山 「呜哇，这回我输了」

饭沼 「好，来打胳膊啦」

城山 「真、真来啊……呜」

城山 「唔啊啊啊，真的好痛」

洁 「好，接着石头剪子布！」

这无聊的……不明所以的游戏……

所谓打胳膊，指的就是猜拳赢了的人，可以狠狠地打输了的人的胳膊

……

以前，我曾被他们硬逼着参加了这游戏。

貌似是从这帮人比谁胳膊粗开始的……

打别人的胳膊也没啥可开心的，被别人打的话更是除了痛啥都感觉不到……

真的是不明所以……

城山 「来，石头剪子布！」

沼田 「石头剪子布！」

卓司 「啊……」

糟了……因为想事情……结果出慢了……

出慢了的话……

饭沼 「怎么搞的你，刚才慢出吧！」

洁 「嗯，嗯，后出的罚一万块哦」

卓司 「怎、怎么这样，我没钱的」

洁 「啥叫没钱。拿出来啊。不是约好了嘛」

卓司 「可、可是……」

城山 「啥叫可是。那就被大家一起打胳膊」

卓司 「那会死的」

饭沼 「为被打啥胳膊会死啊。死不了的啦」

卓司 「但、但是……」

城山 「吵死了。快把胳膊伸出来」

卓司 「真、真的不行啦，真的不行」

西村 「打他脸吧」

沼田 「又有又来，都说了那样不行，只是玩玩而已嘛」

饭沼 「可是，这家伙吵死了。不守规矩啊」

沼田 「嘛，也对」

西村 「……啊！我有个好主意！」

城山 「什么？」

西村 「对了，间宫。你去把女生的制服偷来」

卓司 「哎？」

沼田 「怎么偷啊」

城山 「没记错的话，现在惠她们班在上游泳课。更衣室里应该有制服吧……」

西村 「就是这样」

沼田 「哎哟？这天才idea哪来的？」

西村 「间宫，去把女生制服偷来。这样就饶了你」

卓司 「这、这算啥啊」

城山 「那就交一万块？被大家一起打胳膊也行啊」

卓司 「这、这个……」

城山 「让他偷谁的衣服好？如果拿来的是胖山啦胖美啦、或者母猪三连星的制服，那可够恶心的」

沼田 「别啊。软妹比较好吧。母猪就算了吧」

饭沼 「到底咋办？要我说的话，就是那班上的高岛或者橘啦。她俩最可爱嘛」

- 西村 「高岛给人的感觉虽然怪怪的，其实很可爱的哦」
- 饭沼 「那啥啊。高岛好像被女生欺负来着，那是因为嫉妒吧？」
- 西村 「是吗，被欺负了啊」
- 城山 「不过，欺负她的可是惠和聪子哦」
- 饭沼 「靠，那不是你女朋友吗……」
- 西村 「算了，就偷高岛或者橘的制服吧，就这么定了」
- 卓司 「哎？那、那很危险的……」
- 城山 「就因为危险才让你去干，懂不懂！」
- 饭沼 「既然是惩罚游戏，没这点风险可怎么行」
- 卓司 「那、那种事做不到的啦……」
- 卓司 「好、好痛……」
- 城山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们啥时候拜托过你了？这是命令，哪有什么做不到。快去干」
- 饭沼 「间宫，所谓男人，就是要化不可能为可能啊。你要是男人，就非干不可」
- 西村 「间宫真是男人吗……一副软绵绵的样子，绝对没长那玩意」
- 城山 「所以啊，完成了这个任务你小子就是男人啦。让我们见识一下，你到底长没长（哗——）嘛」
- 卓司 「可是……」
- 城山 「少废话。别以为我们总会对你这么好。说到底，还不是因为你这也行那也不行，才出的这主意嘛」
- 饭沼 「是啊是啊，你再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后果可是很严重的哦。最坏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先揍你一顿，再烧了你那儿的毛、把你丢在校园里哦」
- 西村 「快点啊。再不快点可就下课了」
- 卓司 「可是……」
- 沼田 「没事啦。因为是高岛嘛，你就算偷了她制服，她也只会以为是女生的恶作剧的」
- 城山 「那我的女朋友岂不是要被怀疑了。那家伙欺负高岛欺负得最厉害呀！」
- 沼田 「でもさ、いじめとかひどい事してるんだからさ、そのぐらいのリスクあってもしょうがないだろ自己責任の世の中ですよ？」
- 城山 「你还好意思说……」

洁 「嘛，说来说去间宫你都不会被当犯人的，放心吧」

卓司 「是这样……可、可是……」

城山 「吵死了……再不去的话……小心老子把你……」

卓司 「哇，对、对不起……」

沼田 「还有，高岛同学的学号是 1 2 号哦」

卓司 「哎？」

沼田 「你哎啥哎呢？更衣室的柜子是按学号分的，不知道学号你不就找不到高岛的柜子了吗」

卓司 「啊、是、是吗……」

记得男生更衣室也是这样的……

城山 「那就祝你成功咯」

西村 「还有，千万别忘了内裤哦。千万别忘了哦！」

说起来……我对高岛同学最初的记忆……是我偷她内裤的这件事啊……

估计是对这段回忆深恶痛绝，所以把它忘了吧……这么一想的话，我和他的见面，

嘛，也算有缘了……

带着郁闷的心情，我溜进了空无一人的更衣室。

真做起来，一小会便做完了。

这种事，竟能如此简单就搞定……

更衣室入口既没上锁，也没人看门。

更衣柜也一样，只要把与学号的号码相同的柜子打开就行了。

卓司 「是这个吧……」

我大致确认了一下柜子里的制服。

内侧的名牌上，写着“高岛柘榴”的名字。

卓司 「这就行了吧……」

虽然就这样把制服拿回去令我很有负罪感……但倘若不拿回去后果不堪设想，天知道那帮家伙会怎么处置我……

卓司 「那、那个……」

洁 「嗯？」

卓司 「拿、拿来了哦……」

西村 「啊？拿啥来了？」

卓司 「哎？」

饭沼 「啊、这不是女生制服嘛」

洁 「这家伙当真了啊！真拿来了！！真服了你了，玩笑都不懂！！」

卓司 「哎？玩、玩笑？」

城山 「没啥。你把这种东西偷来了啊。你这可是犯罪啊。」

卓司 「哎……可、可是……」

沼田 「糟了，这回真糟了。我们也成罪犯的同伙了啊」

卓司 「什、什么嘛、是大家要我拿来的……」

卓司 「好痛……」

城山 「说啥呢你？把错推给别人？你真垃圾」

沼田 「是啊。这样不好吧」

西村 「只能偷偷告诉老师了吧。要是我们也给当成罪犯，那可受不了」

沼田 「是啊。除了告密之外没别的办法了嘛」

卓司 「别、别那么做啊。我现在就还回去」

饭沼 「还不了啦」

卓司 「啊……」

饭沼 「你要是现在回更衣室，100%会被捉住」

洁 「啊～，啊～，不行啦。间宫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咯」

沼田 「好了，去跟老师说吧」

卓司 「对不起，我向你们道歉。」

城山 「死人妖，别碰我！真恶心！！」

卓司 「啊呜……」

沼田 「哈，这家伙真的挺恶心的」

城山 「你没长（哔——）吧」

洁 「哈哈肯定没长嘛！」

卓司 「……长、长了哦……」

城山 「哈？你说啥？」

卓司 「那、那种东西……我还是有的……」

城山 「……」

迄今为止，力道最狠的一拳砸在了我脸上。
仿佛脑袋短路一般，我的眼前刹那间一片空白。

下一瞬间，脑袋里便嗡嗡作响，眼中只见蓝天的颜色。

看来是倒下的时候，后脑勺撞在水泥上了。

卓司 「啊……」

感觉天旋地转，动弹不得。

城山 「沼田，刀给我……」

沼田 「真的？真要宰了他？」

城山 「别废话，给我啊」

城山从沼田那把刀抢了过来。

卓司 「要、要做什么?！」

城山用刀把我的衣服割开。

卓司 「住、住手呀。我的制服……」

沼田 「莫非真要烧了他那儿的毛，然后全裸丢在操场上？」

卓司 「不、不行、制服!!」

照这样下去，我在学校里能穿的衣服将被破坏殆尽，我只能拼命地反抗起来。

城山 「切!!」

卓司 「好痛!!」

城山手一哆嗦，刀便在我肚子上割了一道口子。

城山 「吵死了。敢反抗就剖你肚子啊」

卓司 「噫……」

明明已经威胁要剖我肚子了，他还服务周到地在我脸上补了一拳。

饭沼 「真是，这家伙的身体怎么这德性……」

西村 「真的好恶心啊……又白又瘦，一点肌肉都没有嘛……」

卓司 「呜……呜呜……」

城山 「真垃圾……算了，太麻烦了，把他身上的毛都烧了得了」

沼田 「要烧吗？太鬼畜了」

城山 「可这家伙实在太恶心了，跟个娘们一样嘛。不烧不行啊」

西村 「可是，头发烧着了会很麻烦的哦。我有个熟人本想烧着玩玩，结果被烧的人脑袋像火柱一样，成了重度烧伤。于是，我那熟人便理所当然被逮捕了」

洁 「头发好像既容易着火，烧起来的味道又臭翻天。肯定会露馅的」

城山 「这样啊。那算了。只烧他那地方的毛，随便丢在哪然后回去吧。那样我也好歹能解解气……」

沼田 「是啊」

沼田想按住我的手。

卓司 「不行!!」

城山 「这家伙还没明白啊。真的很烦呐……」

我胡乱挥着手，以此作为反抗。

饭沼 「这家伙，怎么反抗起来感觉跟小孩撒娇似的，丢死人了」

卓司 「住、住手! 不行! 住手!!」

城山 「吵死了!! 饭沼，给我好好按住他的腿」

饭沼 「包在我身上!」

卓司 「住、住……」

在我徒劳的反抗下，我的下半身裸露在了那两人面前。

卓司 「啊……」

西村 「……」

城山 「什么啊……这家伙几岁啊……」

卓司 「别看……别看呀……」

饭沼 「哈哈哈哈哈!! 真的假的!! 这家伙都这么大了还没长毛啊!!」

城山 「烧都不用烧……根本没毛嘛……」

沼田 「你敢再废物点吗……」

卓司 「呜……呜呜……」

西村 「别说男人了，这家伙根本不是人嘛。肯定没错」

卓司 「你们说什么啊……」

城山 「啊?」

卓司 「我不是一直都是按你们说的做的吗! 为什么要对我这么过分呀!!」

卓司 「呜哇!! 噫!!」

城山二话不说，骑在我身上便一顿暴打。

沼田 「……这家伙，真是废物啊……」

饭沼 「算了吧。我已经没兴趣了。见好就收，回去吧」

洁 「再过30分钟这节课就结束，到午休时间了。如果不能在午休前溜到学校外，就没法去车站那吃饭了」

饭沼与横山说道，看起来想走了。

我在心中祈祷。

拜托了……按这两人说的做吧……

城山 「嗯，行啊。再玩会儿我也走了」

洁 「哦，那我们先走了」

沼田 「嗯，走吧」

卓司 「噫」

沼田 「再揍他一会儿」

饭沼健二与横山洁径自朝正门走去。等到午休时间，老师便会堵在正门口，就无法从正门出去了。

沼田 「哎？西村你不走吗？」

西村 「我吃便当……」

卓司 「呜呜……呜呜……」

沼田 「不过，这家伙真的好恶心啊……不是男人嘛……」

城山 「真是，看着这家伙感觉心里就来气」

沼田 「……喔」

沼田一边看着我偷来的制服，一边喃喃道。

沼田 「这制服，是高岛柘榴的吧……」

卓司 「哎？不是你们叫我……」

西村 「什么嘛……别偷被欺负的女生的制服呀，你这可是在欺负她呢
宫」

卓司 「但、但这是你们」

卓司 「噫」

城山 「别啥都怪在别人头上啊……」

沼田 「是那啥吧？间宫，你喜欢高岛吧？」

卓司 「哎？」

卓司 「怎、怎么会，我都不太认识高岛同学……」

卓司 「噫。别、别打我了」

沼田 「所以啊，别让我说第二次哦？你是因为喜欢高岛才把这制服偷来的，对吧」

卓司 「那、那个……」

城山 「啊啊？」

卓司 「是、是的……」

西村 「好，如果你喜欢高岛，这制服就给你了。如果不喜欢，你偷高岛的制服就莫名其妙，我们继续揍你。选哪个？」

卓司 「嗯、嗯……喜欢……的说……」

西村 「是吗，那高岛的制服就给你了。穿着它回去」

卓司 「哎？」

西村 「哈哈哈哈哈，既然喜欢她，那就穿着她的衣服自慰呀。你要真想高岛的话」

卓司 「哎……那个……」

西村摩拳擦掌，准备我不答应便一拳砸我脸上……

而且，制服破了的我没有别的衣服可穿。

哪怕是女生制服，能有衣服穿就不错了……

卓司 「知道了……」

沼田 「嘻嘻嘻嘻，小西村……你真会欺负人……」

西村 「好了，快点换衣服啊」

西村把制服丢在我面前。

总之先从内裤开始穿起。

我还是头一回摸女用内裤。

卓司 「……」

这便是……平常一直盖在高岛同学私处上的东西……

就是说……

当然，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那方面的经验。

从未如此近地看过同龄人的内裤。

卓司 「这就是……」

下半身有血脉贲张的感觉。

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明明被打得这么惨，可一看到高岛同学的内裤，下半身便有反应了。

卓司 「糟、糟啦……勃起了的话，就没法穿这么小的内裤了……」

卓司 「……」

沼田 「真的？你要女装？穿偷来的制服和内裤？真的？你真是变态吗？」

两人的反应与我想的一样。

这帮家伙，真是低俗的蠢货……

这帮家伙一再说着相同的话，做着相同的表情，像冷笑话一样重复着。

西村 「真穿了？内裤呢？内裤真的也穿了？」

卓司 「哎？」

西村 「来，你这变态，给我看看！给我看看，你是不是连内裤都穿上了」

卓司 「不、不行啦……」

城山 「什么？」

城山又握紧了拳头。

没、没事……好不容易冷静下来了……现在没事的……

卓司 「知道了……」

我慢吞吞地把裙子掀起。

胯下那股凉飕飕的感觉变得更强烈了。

平角裤自不用说，丁字裤也没有这么单薄的感觉。

这一切，都残酷地提醒着我，自己穿着女性的内裤，在室外掀起了裙子。

太羞耻了……

卓司 「……」

西村 「真穿了……这家伙真的穿了」

沼田 「混账，虽然内裤是高岛的!!」

城山 「哈哈哈哈，但里面是卓司呐……」

西村 「ほんと……、股間が少しもっこりしているし……」

沼田 「不过这家伙那玩意太小，就看成女人的裆部也不是不行」

城山 「恶心」

西村 「一根毛都没有呢……这家伙，身心都是变态……」

城山 「是啊，身体跟娘们一样，恶心」

西村 「不过，高岛穿的内裤好工口啊……」

城山 「嗯，因为要做生意嘛。那女人不是在“卖”吗？」

西村 「高岛在“卖”吗？」

城山 「对啊，惠是这么说的」

西村 「惠是欺负她的人吧……这种人说的话大半都是假的」

卓司 「……」

“卖”指的是……卖淫吧……

意思就是说……高岛同学常和人性交……

穿这么下流的内裤……是为了给男人看的……

卓司 「呜……」

糟、糟了……胡思乱想的话，下半身又会……

沼田 「这内裤感觉滑溜溜的，摸起来似乎会很爽……混蛋，穿内裤的要不是间宫该多好……」

城山 「喂喂，那不成同性恋了嘛」

西村 「是啊是啊，对内裤动邪念虽是人之情，但你要是真摸上去……因为间宫的裆部嘛，受刺激的（哗——）可是会越来越大的哦」

沼田 「呕」

卓司 「呜……」

这帮家伙的话题开始集中到高岛同学的内裤上了。

一想像卖淫的事情……

我的那东西就一点一点地把内裤的布顶了起来。

卓司 「不行……饶了我吧……」

城山 「啥？」

卓司 「已经，不行了啦……」

城山 「到底啥不行？」

卓司 「哎？那个……」

高岛同学的内裤里，我那东西已开始阵阵抽动了……

这样下去，我会在大家面前……

卓司 「饶了我吧……」

城山 「到底咋了？」

沼田 「哎哟……」

沼田 「比刚才变大了嘛？刚才应该更短小点来着……」

西村 「长大了？」

卓司 「不行……」

沼田 「哎哟哎哟……」

西村 「别逗我了～」

抽动已经用眼都可以看见了。

自下而上挺起的那东西，把高岛同学小小的内裤顶了起来。

卓司 「不行……不行……别看……」

西村 「变态啊……在这种地方、穿女装、被人看见内裤，居然还会勃起……」

我已经害羞到大脑一片空白了。

因为太过害羞，真想就这样一死了之，可身体却被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令我无地自容的感觉涨满，涨得像要裂开一样。

卓司 「对不起，对不起……不要看……请不要看……」

我当场哭了出来。即便如此，下半身的膨胀依旧没有停止。

沼田 「……」

城山 「什么啊……这家伙……真是变态啊……恶心」

西村 「穿女人的内裤，被我们看着……他是不是动了那方面的念头了……」

沼田 「那岂不很糟，这家伙真是变态啊……不觉得他有股淫荡的感觉吗……明明是男人……」

城山 「真恶心……」

沼田 「間田、お前、博ずかしくないのかよ。大好きな高馆さんの服着て、こんなところでパンティー丸出しで、それに下半身が立ってさ……」

卓司 「害羞啊！所以别看啦。饶了我吧……」

沼田 「那么，你的（哔——）为啥会勃起呢。因为穿着最喜欢的高岛的衣服，兴奋了？」

卓司 「不、不是……说到底，我都没怎么见过高岛同学」

西村 「那你那地方为啥会变大呢？」

卓司 「因、因为你们说高岛在卖淫……」

沼田 「哈？然后？」

卓司 「我、我一想象……就……」

卓司 「啊……」

沼田 「呜……」

西山 「……呜哇」

城山 「……切」

感觉咻地一下滑出来了……

全因为高岛同学的内裤太光滑，我的那东西跑出来了。

沼田 「变态……湿个毛啊湿……」

城山 「这家伙真垃圾……怎么把那玩意露出来了……恶心……」

- 卓司 「不、不是……不是的……」
- 沼田 「搞不好因为湿了，那玩意才滑出来的……」
- 西村 「こいつのチ○コ……、なんだよ。真っ白じゃん。すげー皮かぶっているしさ……先っぽはピンク色だけど……」
- 沼田 「哈哈哈……怎么回事呢。别管这家伙啦。谁愿意和这变态打交道啊」
- 卓司 「不是的……这只是因为高岛同学的内裤太光滑了，才滑出来的……」
- 西村 「但你湿了嘛……都湿透了……」
- 沼田 「你脑子里想着高岛的（哔——），结果（哔——）就变这么大了？」
- 卓司 「不是……饶了我吧……求你们了，饶了我吧……」
- 城山 「啥？吵死了……赶紧回答！再废话就砍了你那恶心的（哔——）!!」
- 沼田 「啊，那是我的刀……真要拿去砍那么脏的东西，我可不答应」
- 卓司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所以饶了我吧……」
- 城山 「谁问你这个了。快回答啊」
- 卓司 「对不起。对不起……让我做什么都行，请放过我吧」
- 城山 「……………啥叫做什么都行……跟个娘们一样……真是恶心的家伙……」
- 卓司 「呀……」
- 西村 「嗨，做什么都行，是吗」
- 卓司 「那、那个……」
- 西村 「不是说了做什么都行嘛？到底咋样啊！」
- 卓司 「噫……」
- 面对恐吓，我不禁颤抖。
- 我没有选择的余地。
- 他们根本不会允许我做选择。
- 城山 「干啥不说话啊！西村问你话呢！」
- 卓司 「啊，嗯，对不起」
- 西村 「嗯什么嗯，问你话呢……」
- 卓司 「……什么都……愿意做……」

城山 「搞定，接下来咋办？照我说的话，就让间宫拿个百八十万的来……」

卓司 「哎？」

西村 「那也不错啊。不过他上哪搞那么多钱啊？」

城山 「有很多办法嘛，从他父母的银行账户里划钱出来之类的」

沼田 「不不，首先这事就不靠谱……而且真要做了，我们也就跟着玩完了」

城山 「那到底让他干啥啊？拿他当出气筒，吊起来当沙袋打？」

西村 「城山酱总是这么暴力啊……」

沼田 「想点和平主义的办法吧？」

城山 「哈？和平主义？那是啥？不懂啥意思……算了，打算让他做什么？」

沼田 「让他做什么？」

西村 「是呀……」

西村 「算了，就先让你穿着最喜欢的高岛同学的衣服自慰个够吧」

城山 「真、真的？」

西村 「とりあえず、盗んだ意図を明確にしておいた方がいいじゃない？」

西村 「倘若这家伙穿着偷来的制服自慰，偷的意图不就明白无误了嘛」

城山 「这个……啥意思」

沼田 「你的意思是，这就能证明我们与此无关了吗……」

西村 「就是这意思」

西村 「不管咋样，反正你也想穿着高岛同学的制服自慰，想得欲罢不能了吧？间宫同学」

卓司 「哎？为、为什么会那样……」

城山 「想自慰才偷来的嘛……」

卓司 「都、都说了不是——」

卓司 「呜哇」

城山 「怎么不长见识呢？别怪在别人头上啊……坏事可是你做的啊？」

卓司 「怎、怎么这样……」

西村 「行啦……快干吧……把你对高岛同学的爱意，都射在偷来的制服上」

卓司 「但、但是」

沼田 「真哆嗦啊……」

尽管搞不清楚，他们究竟是想制造犯人只有我的既成事实……还是单纯的即兴发挥……

我被他们命令，要穿着偷来的制服自慰……

虽曾听说过，欺负有时会发展成性意义上的欺负……但我万万没想到，自己也会沦落到这般田地。

西村 「真好呀……你本来就是想做这个才把制服偷来的嘛～」

卓司 「呜……」

我真想对他们说……全是受你们指使才做的好吧……但我很清楚，这纯属徒劳。

他们根本不讲道理……只知道谁拳头大谁说了算……

西村 「哎哟，包皮一打开，还是能看到小弟弟的嘛」

沼田 「就是说这家伙是“隐性包茎”咯」

虽被他们百般嘲弄，但我只当没听见……越是搭理他们，自己越是吃亏。

西村 「要好好干到最后哦……这可是你自己想做的事呢……」

卓司 「呜……」

干到最后……何等奇耻大辱……为什么我要在他们面前做这种事……

卓司 「呜……」

沼田 「手的动作渐渐变快了」

西村 「穿女装被男人看着还能全力自慰，你小子敢再变态点吗」

城山 「恶心……」

沼田 「变态果然要被人看着才爽嘛？」

西村 「那当然啦。你看，流精沾得满手都是了」

我全力地擦弄着自己的那东西，仅仅为了射精……

全无舒服的感觉……射精什么的，本来就和拉尿没啥区别……

我闭上眼……只是不停地揉搓着自己的那东西。

沼田 「他都没在听我们说话了」

西村 「来呀，来呀，把你最喜欢的人的名字喊出来」

卓司 「哎？」

西村 「这是你最喜欢的人的制服哦？搞的时候不把最喜欢的人的名字说出来，不就没气氛了嘛」

卓司 「呜」

城山 「来，说啊……最喜欢不是吗？」

卓司 「高岛……同学」

沼田 「哈？你说什么呢。这样怎么热闹得起来？快，把她的名字连声喊出来！」

西村 「你那么喜欢她，应该喊到声嘶力竭才对嘛？」

卓司 「高、高岛同学……高岛同学……高岛同学……」

沼田 「气氛还不够！再加把劲！」

卓司 「高岛同学！高岛同学！高岛同学！高岛同学！高岛同学！高岛同学！高岛同学！」

已经破罐子破摔了……我照他们说的，不停地喊着某隔壁班女生的名字。

根本不可能有丝毫快感……只是耻辱地，凄惨地喊着……

总之，只要射出来就结束了。

这样一来，我偷这制服的理由就明确了……

卓司 「呜」

只在射精的瞬间，我轻轻呻吟了一声……

男人的自慰就该这样……不发出任何声音……与排泄行为毫无区别。

西村 「呜哇，出来了……」

沼田 「啊～，一股子精臭，精臭！」

西村 「射出来好多啊。有那么爽吗？」

沼田 「哇哈哈，就跟邻居家发情的蠢狗一样！」

西村 「你看他腰一颤一颤的，真的和狗一模一样！」

城山 「真是狗一样的畜生……」

我一直低垂着头。

地上淌着我射出来的精液。

事情做完后……我感觉愈发羞耻了。

为什么会被逼迫做这种事……

为什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

西村 「那么，接下来咋办呢？」

城山 「哈？还打算做什么？」

卓司 「唉？」

西村 「当然啦，这只是满足了间宫的欲望，岂不便宜他了」

城山 「算了吧……别管这家伙了，走吧……我真有点恶心了」

西村 「是吗？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西村 「所以嘛……」

卓司 「——!？」

就在我以为总算可以解脱的瞬间——我又被推下了无底深渊。

在沼田把刀收进口袋的同时，西村带着满脸淫笑，打开裤子前面的拉链，把里面的东西露了出来。

城山 「哎？怎、怎么回事？」

沼田 「你想做什么？」

在我眼前的，是西村半勃起的（哔——）。

我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凝视着那东西。

就算是城山，也没料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他满脸呆楞，目光往返于西村的脸和（哔——）上。

西村 「怎么说呢……从这个角度朝下看，
这家伙看起来真的跟娘们似的……」

沼田 「哎哟……西村酱，我知道你想早日摆脱处男之身……这玩得可有点
过啊」

城山 「不仅仅是有点过……」

西村 「没事。反正看起来像娘们」

沼田 「不是这个问题吧？」

西村 「无所谓啦。只是当娘们用嘛」

城山 「喂喂……不是有专门的成人用品嘛……你怎么会想拿他来代替……
说到底，那可是间宫啊？」

西村毫不在乎两位已惊呆了的同伴的劝阻，把自己的（哔——）顶在了我的面前。

西村 「没事啦。俗话说不试不知道嘛……来，你难得女装一回，就当自己
今天是女人，用你的嘴让老子爽一回吧」

卓司 「…は？え、ええええ??」

这家伙，在说什么呢……用、用嘴……

那岂不是说……？

城山 「……喂喂你开玩笑吧？」

沼田 「你怎么会动这种念头？西村同学……」

西村 「啥嘴不都一样嘛？」

沼田 「话虽这么说，那可是男人的嘴啊？」

西村 「没事，就当是便器了……难道你撒尿的时候，还会特意挑选便器的种类吗？」

城山 「不不……那是因为便器不会舔（哔——）吧……真要会舔的话当然在意……」

沼田 「是啊，便器的话找女人去啊……你怎么会找男人来发泄性欲……」

西村 「吵死人了。城山有女朋友当然可以那么玩，老子可是光棍一条。不管了，管他是什么东西，只要是便器老子就拿来用！」

沼田 「来了……处男特有的“饥不择食战术”」

西村 「无所谓咯，反正」

沼田 「但是，那可是男人哦？是间宫哦？刚才不是还射了一泡白花花的东西出来嘛」

西村 「那东西不看不就好了，关键是要有乐观向上的精神啊」

沼田 「太乐观了点吧……再说……」

西村 「没事。我要干！我一定要干！」

沼田 「不用这样向我宣布啦……」

西村 「反正我不要求你们参加，有兴趣的话在旁边看着不就行了？」

城山 「白痴。你以为谁都想看男人舔男人的（哔——）啊」

沼田 「嘛，的确如此」

城山 「我感觉不爽，所以边上抽烟去了……」

西村 「嗯，弄完会叫你的」

城山 「真是……头都被你们搞痛了……」

西村 「你打算咋办？」

沼田 「咋办？先看看再说，满足好奇心」

西村 「哼，允许中途参加的哦」

沼田 「不不，那倒不至于，我胆子还没那么大……」

西村 「算了，接下来……你可给我好好舔哦」

什么？

为什么在我眼前……会有这种东西？

那丑陋的模样，令我看都不愿看……为什么男人会长着如此污秽的东西……

西村对动摇的我说道。

西村 「舔啊……不赶紧的话揍你哦？」

卓司 「呜」

不要，不要，不要——！！

我不可能舔男人的那东西。

把那么肮脏的东西放进嘴里……想都不敢想象。

西村 「沼田酱，能把你的刀借我吗？」

沼田带着无奈的表情，把刀递给西村。

握在西村手里的刀，一闪一闪地反射着光芒。

只看着这光芒，就令我感到仿佛要被刀捅的恐惧。

西村 「你眼睛挺好看的嘛」

卓司 「……哎？」

西村 「把这双眼睛挖出来，让我仔细观察观察如何？」

卓司 「哎？哎哎??」

带着无所顾忌的笑容，西村握着刀，用刀锋在我眼前的虚空中画下一道道圆形。

西村 「我无所谓，反正只要你的嘴还能用就行」

西村 「没啥，我觉得只要下点决心，这事没什么难的嘛？」

西村 「或者说，你打算因一时的判断失误，给自己留下一辈子的遗憾吗？」

卓司 「……哎……哎？」

沼田 「在拿刀威胁人的时候（哔——）还能变大，你可够虐待狂的」

不是错觉。

在我眼前，西村的（哔——）的确变大了。

前端已经仰首朝天了。

看着闪闪发光的刀，西村的嘴唇丑陋地扬了起来。

西村 「嘻嘻嘻嘻……你说过，什么都愿意做吧？」

——无法反抗。

已经被逼着穿女装和自慰，事到如今才想反抗，结果却被挖眼珠，太不值了……

对我来说，不存在拒绝的选择。

西村 「说过什么都愿意做！对吧!!」

卓司 「嗯、嗯」

面对突然大吼的西村……我不由自主地回答了……

西村 「为了防止你忘记，再说一遍」

刻意让我再说一遍的屈辱。

但是，我只能这么做。

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卓司 「……什么都，愿意做……」

西村 「那就舔吧……」

是啊……

只能这样了。

……囁QN是不讲道理的，我再怎么努力也没用。

所以，今天一整天……

就当是掉进臭水沟里好了……

我尽可能地，将自己的感觉切断。

什么都感觉不到——

什么都不去想。

从此，我将回归虚无。

所以什么都感觉不到……

西村 「快点啊」

西村把他的那东西顶到我嘴边。

卓司 「呜……」

从那东西上，发出我从未闻过的强烈恶臭……虽说别人的体味本身就令人反感……可这地方就更加……

无法消除自我……

要我舔这种东西……做不到。

西村 「喂！小心我挖你眼珠啊！」

卓司 「啊、啊呜……」

不要看……不要去看……

还有，尽量不要呼吸……这样的话大概也就不会在意臭味了吧……

我伸出舌头……

把舌头伸得长长的，尽量离开嘴……

卓司

「……呜」

舌尖碰到了什么。

不去想碰到的是什么东西。

想了就完了。

我的舌头，现在正触碰着世界上最肮脏的东西……

我紧闭眼睛，屏住呼吸……将这个事实忘掉……

西村

「这算啥啊？只是用舌尖轻轻碰到了而已嘛。赶紧舔啊」

卓司

「舔、舔吗……」

不，别去想……按身体的反射去行动就行。不经思考，一味接受……此刻，我不存在。

不去想自己在做什么。

我所做的，只是被人命令动舌头的话便动舌头……完全不去思考舌头碰到的是什么东西。

让自己的心消失……没错……只要消失了就行……

卓司

「唔呼……啾咻……啾咻……啾咻咻」

有味道……讨厌的味道……

一股咸味……粘乎乎的……大概是西村的流精吧……

不……别去思考那种事……要抹杀自己的心……

卓司

「啾噗，啾咻咻，咻咻……嗯唔，嗯唔……啾噗……」

感觉味道越来越浓了……

已经无法避免舌头上粘乎乎的东西掉进嘴里了。

西村

「嗯～，怎么舔的净是前面？再那啥，认真点舔嘛」

卓司

「认、认真？」

西村

「来，这边的里侧也给舔上」

卓司

「呜……」

我不禁看了。看的瞬间，我倒吸了口凉气。

这股臭味……迫使我再度意识到，自己究竟是在做什么。

觉得不行了便输了……我只是机械地动着舌头……只是如此而已。

卓司

「啾……唔咕……啾噗……啾啾……啾噗噗……」

西村 「嗯。感觉不够爽啊……蛋蛋也给我舔上。舔的时候帮我手淫」

卓司 「哎？」

被他一口气说了这么多……我已经无法抹杀自己的内心了……

西村 「来……快点啊」

不过……（哔——）前端会流出体液，蛋蛋的话却不会……可能舔那边反倒轻松些……

卓司 「啊……」

西村把我的脸按进了他的裆部。

卓司 「呜呜……」

这、这是什么啊，一点都不轻松……比（哔——）的味道更重……何等的臭啊……真的快死了。

西村 「快点舔啊……舔蛋蛋」

卓司 「啊，哎……」

因为太臭，连话都说不利索了……但除了舔之外别无他法。

卓司 「……啾噗……啾咻，啾噗噗……」

事到如今……反正已经舔了男人的那东西……舔哪都已无所谓了……赶快让他爽完就解脱了……是啊什么都别去想，只希望这一切结束。我照他说的舔蛋蛋。

给他手淫。

照他说的那样，做西村让我做的所有事情。

西村 「唔……舒服……很好嘛。不愧是同性，知道哪最舒服」

卓司 「呜……」

别刻意说这种话……恶心……

卓司 「啾噗，啾咻，咻咻……啾噗……嗯唔，嗯唔……」

西村 「呜哈……再里边点……舔蛋蛋和（哔——）的根部」

经手淫后，根部已经积满了泛着白沫的流精。

西村 「快！」

卓司 「……啾噗……嗯唔，嗯唔……啾噗，啾啾，咻咻一」

用舌头舔向泛着白沫的体液……

一开始虽试图尽量避免流进嘴里……等回过神来时，才发现西村的体液已经在嘴里流了个遍。

嘴里全是西村的味道……

西村 「打开嘴……张大点」

卓司 「……嗯啊……」

已经停止思考……只按说的去做。

因为思考也没有用呀……

我大大地张开了嘴。

西村把他的那东西塞进了我嘴里。

卓司 「嗯？唔哦……唔……啾……呜呜……」

这是什么感觉啊……比舔的时候还要恶心得多……

但不能去想，“这”是什么。

想了就完了。

带着些许咸味的那东西在我嘴里蹂躏肆虐。

无时无刻不提醒着我它的存在。

喉咙里涌上一阵作呕的感觉。

但是，为了免遭进一步的施暴，我留意自己的牙齿，避免咬到那东西。

我只是个洞。

没有意志的洞……因此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剩。

卓司 「啾唔……嘿啾，啾咻咻……啾噗，唔啾……」

西村 「呜噢～，这就是新世界吗～！」

从我头顶上，传来西村欲仙欲死的声音。

西村 「怎么说呢？又柔软又暖和又湿滑，比用手啥的爽多啦！」

沼田 「……但那是男人的嘴哦？」

西村 「绝对比成人用品还棒！呜噢，爽毙了！」

卓司 「嗯呜呜呜……啾噗……啾咻，啾咻咻……」

西村 「真棒，这真棒！」

西村估计是头一回让人舔自己的那东西吧。他抓住我的脑袋，腰开始前后做起活塞运动来。

卓司 「嗯呜……嗯呜呜……呜……嗯嗯」

（啐——）捅到了我的咽喉，连呼吸都不自如了。

好难受。

索性吐出来说不定还会好受些。

西村的那东西毫不顾忌我的痛苦，在我嘴里来回施暴。

卓司 「啾噗，啾啾，啾啾……嗯唔，嗯唔……啾噗……」

好难受……

不要……好恶心……！

为了忍受这奇耻大辱——我所能做的，唯有紧闭双眼，赶快将名为“自我”的存在忘掉。

虽不愿这样想……但如果不让他射精这一切就不会结束，那就别妨碍他，让他赶紧射完了事，这样肯定会好些。

西村 「这要真是娘们就再好不过啦～」

卓司 「啾噗……啾啾……嗯啾，啾啾……」

西村 「嘛，算了。看起来像娘们就行」

卓司 「啾啾啾……嗯嗯……啾噗噗，啾啾……」

西村 「来来，别只是傻傻的含着，舌头也给我用上啊」

卓司 「嗯嗯、唔呼……呜……嗯唔……」

那样……那样、做不到啦……

只是含着就已经竭尽全力了……！

西村 「缺乏奉献精神啊。给老子好好舔」

卓司 「嗯唔，哈呜……呜！」

脚……脚被他踩了，好痛……

我没有选择权。

以我现在的处境，只能按他的命令去做。

不管那是什么样的事情……

对啊……

因为，不说的话就要被挖眼珠嘛？

我可不想被挖眼珠，变成瞎子……

……现在不是哀叹自己处境的时候。

总之先结束这场灾难，然后把这肮脏的一天从自己的脑海中彻底抹消。

那样的话……一定能获得解脱。

卓司 「嗯……啾……啾……啾啾……」

西村 「噢，呜噢……爽，好爽……」

踩着我的脚的西村的脚放缓了力道。

如果抬头看去，西村想必是一脸快活的表情。

西村 「说……说起来难做起来容易嘛。呜噢……好爽……」

我也是男人，所以知道舔哪最舒服。

只要舔那些地方，西村的呼吸就会凌乱起来。

西村 「呜啊……真、真的、好爽……」

沼田 「怎么个爽法？看起来……感觉真的挺爽的样子嘛」

西村 「嗯嗯，这家伙太有才了……呜噢……」

卓司 「唔呼，嗯唔……啾噗，啾啾啾啾一……」

尽管感觉很难为情，但毫无疑问，西村嘴里说出的夸奖的话正合我意。

因为那是这一切离结束又近了一步的证据……

西村 「嗯？啥？想中途参加了？」

沼田 「啊，呃，是啊……」

西村 「相当爽的哦。别想那么多，搞一下试试嘛？爽的话不就行了」

沼田 「是啊……说不定真是这样……」

西村 「对对，别客气啦。我们是朋友嘛」

卓司 「……呜、……！」

等、等一下……

等一下。

刚才不是还一点兴趣都没有嘛……饶了我吧。明明以为就快要结束了……明明是那样的……

沼田 「是啊。俗话说“插一个洞的哥们才是铁哥们”嘛」

西村 「那种事无所谓啦，快点来吧我的心之友！」

沼田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参加啦」

卓司 「——呜咕——！？」

沼田 「噢噢！这感觉可真是超乎想象」

西村 「所以说嘛。男人和女人的嘴又没啥不同」

卓司 「嗯呜呜呜、嗯、嗯呜呜呜～～呜」

两根（哔——）同时插进嘴里，真的呼吸困难了。

才刚感觉自己找到了窍门，现在却又……

一根和两根的情况截然不同。

因此，我一边注意不惹他们生气，一边改变了方法，交替地舔着两个肿胀的紫黑色龟头。

西村 「快看，这家伙舔别人的（哔——）时还会勃起呢」

沼田 「不愧是一流的变态。早就看出来他有这潜力了」

无视……

我才没有兴奋呢。

只不过是刚才就勃起的（哔——）一直立在那里而已……这与我心中所想无关……

卓司 「啾噗……啾啾，啾咻咻，噗噗……呼咻……」

由于他们的流精的缘故，嘴巴里粘乎乎的，不爽至极。

别在意……只要想如何让这结束……

在他们面前，我连人都不是。

玩具

穴

粘膜

口

只要是他们想的……我做什么都行……

沼田 「呜哈～，这么一来，还真想多搞几次啊」

西村 「嘛，下次想搞真正的女人啊……」

沼田 「这话说得倒也也对！」

卓司 「啾咻，啾咻，噗啾，啾噗噗……」

沼田 「那个，不好意思啊，我已经快要射了」

西村 「哎？这就射了？早了点吧」

沼田 「呃，因为爽得超乎想象嘛……哈哈……」

西村 「啊～，不过我也快了」

沼田 「那最后也一起来吧～」

无心……只是无心地……

如此变态的事情……怎么可能正常地承受……

此刻的我只是个洞……所以没必要思考。

快结束了，真是好事……

只要结束这任务，我就能获得解放。

所以，我无心地……如他们所期望地……

卓司 「噗啾，啾噗噗……啾唔，啾啾」

西村 「呜哈，来了来了！」

卓司 「啾噗……唔啾，嗯啾……嗯嗯，嗯嗯嗯」

沼田 「呜啊，爽毙了！」

卓司 「啾噗……啾啾……嗯啊呜！？」

西村 「嗯呜，噢噢……」

沼田 「呼啊，啊啊，呜呜……」

卓司 「嗯嗯呜呜！嗯呜、嗯嗯嗯，呜呜——」

两人的精液一口气在我嘴里射出，紧跟着的便是难忍的腥味。

这种味道虽然一般应称为“苦涩”，但精神几近崩溃的我已经完全搞不清楚了……

卓司 「……哈啊、哈啊、哈啊、哈啊……」

两人份的精液太多，以至于我嘴里容纳不下，汩汩地流了出来。

西村 「别傻坐着，喝下去呀」

沼田 「呜哇，跟AV似的」

西村 「早就想这么说一回。常用台词嘛？」

把嘴里的？

喝下去？

不……别再想了……他们让我喝……我喝就行……

这样就结束了……

都舔了他们的（哔——）那么久……事到如今，区区精液……不都无所谓了……

卓司 「……(咽)……」

咽下去的瞬间，感觉胃里翻江倒海。

我强忍住这种感觉。

西村 「啊～，清爽清爽」

沼田 「感觉脑袋突然有点发白呀……」

西村 「……是那个吧，男人完事之后会突然冷却下来的」

沼田 「就是所谓的“贤者时间”吗」

西村 「对，正是」

西村 「真的让男人给舔了啊～，我们……感觉有点恶心呢……」

沼田 「事到如今还说这话。不过，真有点不爽呢」

两人烦躁地穿好衣服，然后低下头，像看脏东西一般看着我。

卓司 「啊呜呜呜！」

西村突然朝我的大腿狠狠踹了一脚。

西村 「……切」

他恼怒地咋了咋舌，和同样满脸不爽的沼田一起，叫城山去了。

……去告诉他，一切都已结束了……

已经……什么都搞不明白了……

连在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都……

我……被同年级的西村与沼田的（哔——）塞进嘴里……用舌头去舔……让他们在我嘴里射精。

用自己的嘴舔男人的那东西……让男人把精液射进嘴里，然后喝下去……

明明是男人……

却将男人的东西……

难以置信……

简直耸人听闻……

作为人……绝不应该……

做了这种事……

便不配为人……

这种事……绝不应该……

我……

想要……消失……

如蝼蚁一般——

不为人知地——

被踩得粉碎——

消失也无妨。

消失也无妨。

城山 「真是个恶心混蛋！」

卓司 「呜……」

不知何时，城山也参战了。

这家伙是真的讨厌我……

就像眼皮底下容不得有蟑螂一样……所以……

卓司 「呜……」

要把它踩扁……

就像要把那无法容忍的存在踩扁、抹消一样……

城山 「吵死了！」

沼田 「这家伙咋了？晕过去了吗？」

西村 「哈哈，间宫，如果是拳击比赛，你再不起来可要吹哨了哦」

声音好遥远……

痛苦也在远去……

被他们这般殴打……会死吗？

所以一切都在远去……

远去……

好过分啊……都那般欺凌过我了……然后还要揍我……说话不算数

……

根本没打算放过我……

意识愈发远去……

我已经完蛋了吗……

听到奇怪的声音……

好象有什么折断了……

我的骨头？

我身上某处的骨头……断了？

城山 「呀啊啊啊」

……哎？

不知是谁的惨叫……

皆守 「真不经打……」

谁的声音？

有陌生人的声音……

沼田 「你、你丫」

城山 「呀啊啊啊啊啊，我的胳膊，我的胳膊」

沼田 「呜呜呜」

沼田 「噫」

我睁开眼……

就在我身边，躺着翻白眼的城山。

感觉是胳膊被拧断……因痛苦而失去了知觉……

在他身旁，沼田浑身是血，哭着连声道歉。

西村则傻傻地看着眼前的景象。

皆守 「以为废你条胳膊……就完了？」

于是……

那个男子就在那里……

皆守 「……痛……」

那个男子仿佛事不关己般，喊道。

他的拳头上沾满了血。

那不仅是别人的血，在他的拳头上，有几处十余厘米宽的裂伤。

裂开的伤口里，连肉都清晰可见。

本是接别人的拳头，自己竟会伤到这种地步……揍的时候究竟用了多大的力道啊……

皆守 「打断牙齿了吗……」

皆守 「接下来……该收场了……」

沼田 「住、住手」

西村 「救、救命」

西村 「呀啊」

那男子随地捡起几根树枝，插进那两人的鼻孔和嘴里……然后……

沼田 「啊、啊嘎……啊啊」

顺势揍了下去。

树枝从内部把沼田的鼻子和嘴巴撕裂，鲜血进流。

西村 「噫」

西村 「呀呜呜呜……呜呜呜」

西村也一样，在鼻子和嘴塞进树枝的情况下被打脸。

血四散飞溅。

因为他脸上跟酱油铺似的，已无法确认伤得有多重……估计嘴被打裂，要缝上几针了。

沼田 「噫……」

西村 「对不起对不起……」

皆守 「嗯？」

那个男子望向我。

皆守 「这家伙……什么玩意……」
 卓司 「那、那个……」
 皆守 「……」
 卓司 「噫」
 皆守 「你……是男的？」
 皆守 「不爽啊……你为什么穿女人的衣服？」
 卓司 「啊、啊呜……」
 皆守 「啊呜个毛啊……恶心……」
 卓司 「噫」
 皆守 「说啊！」
 皆守 error
 卓司 「我、我没高兴……噫」
 皆守 「在校舍后边玩同性恋，本来就已经恶心得受不了了……」
 皆守 「转学来的学校竟是这幅德行，这叫人怎么呆得下去……容我清扫一下」
 皆守 「真的太不爽了」
 卓司 「咿唔」
 皆守 「你把那衣服脱了……恶心」
 卓司 「哎？」
 皆守 「哎什么哎……」
 皆守 「赶紧给我脱了！」
 卓司 「内裤也？」
 皆守 「废话！女人的衣服全给我脱了！」
 卓司 「噫」

从悠木皆守那里，我最先知道的便是暴力。

通过他那副未动口先动手的模样……以及揍我留下的痛楚……我认识了这个人。

完全不是什么正人君子……

在此之后，他的行动也没啥变化。

见到城山他们，便揍。见到我则揍加勒索。

因为我成了悠木的肥羊，城山他们便不再欺负我了（其实只是不敢对我下手了）……

情况比以前愈发恶化。

被殴打的力度、被卷走的金额，都不是一个级别。

卓司 「那样的家伙，要是没转学来该多好……」

要是没有那家伙……我就不会被弄得这么惨……

被以前那帮人进行性意义上的欺负的时候，痛苦的确超乎想象……

可是，被殴打的次数却不像现在这样频繁……更重要的是，现在被卷走的钱和那时候有天壤之别……

卓司 「啊，下、下课铃……」

因为想着无聊事，不知何时宣告下课的铃声已经响起。

现在是休息时间……大家一窝蜂跑向走廊……

卓司 「怎、怎么办……对高岛同学……」

教室里顿时吵闹起来。

别的教室里，也有人开始出来了。

卓司 「呃……对高岛同学……说、说什么呢……」

都怪悠木不好，我的脑子里一团乱……不知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了。

我原本就是一到这种场合，便会不知所措的人，加上悠木的骚扰就更不用说了……

不、不行……

走廊里的人开始多起来了。

在这么多的人面前，我没法和她搭话……

卓司 「呼……」

待反应过来时，我已经回到了老地方。

几乎没什么人的……旧游泳池……

卓司 「我真不擅长人多的地方」

卓司 「如果和高岛同学在同一个班上，说不定能和她搭上话……」

卓司 「可现在不是啊……让我突然走进隔壁班教室，和高岛同学搭话，想想就知道不可能」

卓司 「因为我……是连走进自己班教室都会紧张得汗流浹背的人啊……」

所以和高岛同学搭话什么的……哪怕只是打个招呼，都不可能。

卓司 「呼……回秘密基地去吧……」

我回到下水道盖的地方，巡视周围。

由于是休息时间，需要格外注意。

卓司 「休息时间里这附近会有人，我进入秘密基地时被人看见的可能性就高了……」

学校里庭的方向，建筑物的窗户……紧急楼梯……还有屋顶……

卓司 「楼顶？」

卓司 「哎？」

现在看到的人影，感觉像……

卓司 「怎么回事呢……那个人影……看起来像高岛同学啊……」

为什么她会在楼顶上……

可是……

卓司 「……楼顶的话」

在人很少的楼顶上，说不定我能与她搭话……

能若无其事地向她打招呼。

「怎么了？在这里做什么？」

这样简单的话语。

卓司 「好！」

我从最近的紧急楼梯冲上了楼顶。

卓司 「哈、哈、哈……」

卓司 「高岛同学呢？」

我在楼顶上四处寻找。

哎？

不在……

怎么回事？

刚才似乎在这里的……

还是说……只是我的错觉？

卓司 「啊……上课铃……」

休息时间结束的信号。

课程的开始。

卓司 「……开始上课了……」

高岛同学想必不会逃课……这即是说……

卓司 「……她多半已经不在这里了吧……」

卓司 「……呼」

.....

卓司

「哎？」

.....好像听到了说话声.....的感觉。

虽是远处.....但楼顶上的确有人在说话。

在里侧？

我缓缓地朝楼顶里侧走去。

卓司

「啊.....」

仔细一看，城山他们坐在楼顶的最边上。

因为已经穿过了围栏，所以从远处看很难发现他们的身影。

卓司

「为什么城山他们会.....哎？难道.....」

难道高岛同学是来见那帮家伙的？

倘若如此，岂不是？

卓司

「呜.....」

我小心翼翼地靠近他们。

途中为避免被发现，改成了匍匐前进.....

卓司

「哎？在那里的人是.....」

没看见高岛同学的身影，也没听到她声音.....

在那里的有城山和沼田.....再加上西村，仅此三人，女生连影子都见不着。

他们坐在楼顶的边缘上。

卓司

「什么嘛.....说来也是，高岛同学怎么会和他们在一起呢.....」

看来高岛同学并不在这里。

感觉.....心里无比地放松。

虽然怀疑过，高岛同学莫非是那帮家伙的同伴.....

但现在看来，高岛同学绝不是那种人。

话说回来.....

卓司

「这帮家伙脑袋没病吧.....」

坐在楼顶那么边缘的地方.....弄不好可是要掉下去的.....

卓司

「在搞什么呢.....他们.....」

我悄无声息地靠近他们，偷听他们说的话.....

城山

「厉害啊.....居然能搞到这种东西」

沼田 「厉害吧。一直卖我草的那个大学里的人搞到了不少好东西，所以便宜卖我了」

西村 「可是对悠木保密岂不很糟？」

沼田 「但要是说了不就全被他没收了嘛。到现在为止，被他没收的总共值差不多100万元了」

沼田 「悠木总说钱以后会付的，可从来没付过嘛」

城山 「100万迈とか、そんなになる？」

沼田 「值啊，当然值。毒品可是很贵的，上不了保险嘛」

西村 「肯定在保险的范围外咯……」

城山 「下次差不多该上主菜了吧？」

沼田 「不，冰毒等最后再用。有女人在的时候用这玩意更爽」

西村 「是吗？」

沼田 「是啊。你不知道？」

西村 「什么？」

城山 「用了冰毒之后，性交的时候那真是欲仙欲死啊」

西村 「真的？」

城山 「嗯，很爽哦。昨天你不就很爽嘛？」

西村 「啊，那时候下了药？」

城山 「是啊。所以，只要用上冰毒的话，北见啦橘啦这种娘们大概也会乖乖让我们上了」

西村 「不，橘恐怕不行……那家伙反抗得超厉害」

沼田 「真是超厉害啊……搞得我痛不欲生了都」

城山 「不过，只要让她磕了这药，就会服服贴贴了」

城山 「昨天她因为受伤所以没来学校，今天如果来了，就拿她做实验，不就知道药效了嘛」

西村 「那个橘？行不通吧」

沼田 「看来西村酱完全不明白呢。为什么女人只要用过一次冰毒，就基本戒不掉了」

西村 「哎。是说停用之后会看到幻觉，或者超难受之类的吗……」

沼田 「不是啦。那些戒不了冰毒的女生，原因基本上都是因为性交」

西村 「是吗？」

沼田 「嗯，因为磕了药之后再性交太过舒服，搞得普通的性交已经满足不了她们了」

西村 「城山酱这么玩过吗？」

城山 「其实，惠来玩的时候让她磕了冰毒，正巧那时候聪子也在，于是乎——」

西村 「于是乎？」

城山 「有生以来头一次，让老子玩了回一男两女的3P」

西村 「真的?!」

城山 「搞完之后惠虽然不大高兴，但搞的时候她可是十分之投入」

城山 「很强悍的哦。只要用了冰毒，她们似乎就完全感觉不到痛苦了，插她后庭插得都流血了，她好像还爽得欲仙欲死……」

沼田 「貌似就是这样。好像完全感觉不到痛苦，只剩下快感啦」

西村 「看你这幅表情，沼田你已经搞过了？」

沼田 「冰毒刚有点上瘾……和俩女人3P倒没试过」

西村 「那就等城山女朋友在的时候搞一回吧」

城山 「你白痴啊……谁会让别人搞自己的女朋友啊」

西村 「那就找北见这样的娘们吧？」

沼田 「北见好像和神奈川那边哪所大学的大学生在交往耶……」

西村 「那不就行了」

沼田 「行什么？」

西村 「神奈川离这很远嘛」

城山 「不，很近好吧」

沼田 「西村酱你就这么想上娘们吗……」

西村 「嗯嗯，想啊。只要能上娘们，让我加入犯罪团伙也成」

城山 「这么执着……」

西村 「你说说，昨天那场最后我还是没能参加。明明都已经那么卖力了！」

沼田 「那是你自作自受好吧？有意见找自己父母说去」

西村 「说了就要挨揍了。话说昨天就已经被老爸一顿暴打了」

城山 「节哀……」

沼田 「嘛，貌似只要到网上晒“哥搞到了冰毒”，就会有成百上千的娘们愿意跟着你哦」

- 西村 「是吗？」
那就这么办！」
- 城山 「いやそれって、警察に捕まえてください言ってる症なもんじゃない？」
- 西村 「可是，会有娘们来找我，愿意让我上吧？」
- 城山 「嘛，应该会有吧……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
- 西村 「那么，等那时候就把冰毒用上！」
- 城山 「说完了？那现在咋办？」
- 沼田 「嘻嘻嘻嘻……用纸如何？」
- 城山 「纸？」
- 沼田 「霍夫曼博士」
- 城山 「那是啥？」
- 沼田 「一点都不懂啊……来，拿着」
- 西村 「这是啥？这纸做什么用的？」
- 城山 「是L吗。别说纸这种黑话啊……」
- 西村 「L是？」
- 沼田 「西村酱啥都不懂啊。是LS囍啦，能看到幻觉的毒品」
- 西村 「能看到幻觉？像毒蘑菇一样的东西？」
- 沼田 「比毒蘑菇还有效，毒蘑菇杂质太多了」
- 西村 「什么？要吃这纸吗？」
- 沼田 「不，真吃了可不行。像这样切下一小片来……然后贴在嘴巴的内侧……」
- 西村 「噢噢……」
- 城山 「想试试。给我」
- 沼田 「好的，一片2500元」
- 城山 「好、好贵」
- 沼田 「一点也不贵。你要是到街上卖药的那里买，可是要5000元的哦。已经是半价啦，半价！」
- 城山 「根本没有卖这玩意的人好吧」
- 沼田 「我说的是那种在街上来去如风行踪不定的卖药的人啦」
- 卓司 「……」

卓司 「他们在这种地方磕麻药……不过反过来说，正因如此他们才到楼顶上来……」

据说有些麻药需要点着来吸……会冒烟会有气味，所以只能到这来。

卓司 「比起这个……要是在这里被发现，真不知道会被他们怎么处置……」

得赶紧逃……

卓司 「……」

卓司 「哎？」

卓司 「那个是高岛同学……」

我从楼顶望向校舍，这次在教室里看见了高岛同学的身影。

卓司 「什么啊……好生回去上课了嘛」

话说回来……

感觉就在刚才，仿佛还在屋顶上看到过她……是我的错觉吗？

……

这么一想……就感觉自己做的事情全是瞎折腾了……

卓司 「总之……先回去吧……」

刚才还碰上了悠木……上课的时候在外面瞎晃悠准没好事。

对我来说，可能与女生说话这件事本身就不可能了……

如果她还愿意到我的秘密基地来就好了……

嘛，大概没有这么顺心如意的吧……

卓司 「哎？」

司 「啊、

你、你好……」

这女人搞什么……

为什么她会在这里？

现在应该是在上课才对。

为什么她这样的优等生会在这种地方？

卓司 「你在这种地方……做什么」

司 「对、对不起」

卓司 「为什么你会在这里？」

司 「那、那个……」

司 「本以为，也许能遇上……的说」

卓司 「哈？」

司 「啊，对不起……是吧……」

这家伙，在说什么呢？

司 「那、那个呢……」

不知为何，她的话变得不连贯……

显得很遥远。

感觉耳朵不听使唤。

好像……这感觉……

这感觉是……

卓司 「呜……」

司 「怎、怎么了？没、没事吧？」

卓司 「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司 「呜」

卓司 「为什么要到这种地方来！而且！而且！现在是！」

镜 「现在咋了？」

卓司 「哎？」

镜 「你不是说，现在啥啥啥了嘛」

这家伙……怎么回事？

镜 「咋了……」

到刚才为止，明明都不在的……现在在这里的，明明只应有司一个人

……

只应有她一个人的……

可为什么这女人也在？

镜 「哈？你说什么呢……真是笨蛋啊」

镜 「我被司的身影挡着，所以你没看见咯？或者因为你拼命想从司那里移开视线，所以连我走近都没察觉咯？」

卓司 「呜」

又来了，这女人……又在读别人的心了……

镜 「你上回不就是这么想的吗。自己不都理解了……」

卓司 「上、上回的确是这么想的。但这次——」

镜 「这次？」

这次我可没东张西望。我一直牢牢地看着司、这令我不爽的女人。

即便如此，这个名叫镜的女人仍在我不知道的时候突然冒了出来。

镜 「怎么可能啊……啥叫“不知道的时候突然冒了出来”……你当我是蚊子的幼虫吗」

卓司 「又用这伎俩读我的心了！」

司 「对、对不起、对不起」

镜 「司没必要道歉！都是这家伙不好！间宫卓司是万恶的根源！」
这家伙？

为什么这女人突然就对我恶言相向？

卓司 「你在说什么啊。我到底做了什么啊！为什么我成坏人了啊！」

镜 「错的是你！酿出这苦果的也是你！该消失的依旧是你！」

说、说什么呢，这家伙？

司 「姐姐！再说的话我可要生气了！」

镜 「呜……」

镜 「……对不起」

镜 「……可是呢……可是实在太……实在太可怜了啊……」

镜 「对我来说，只有一个人……只有这一个依靠……所以……」

杂音混了进来。

声音被杂音搅乱了。

被看不见的东西、

我决不能看的东西、

给搅乱了。

司 「对不起……间宫同学」

司 「对不起……我担心间宫同学……所以就……」

卓司 「哈？因为担心我，所以自己也翘课了？」

镜 「翘课了吗？」

卓司 「是啊！现在可是！」

镜 「现在可是？」

卓司 「哎？」

镜 「现在怎么了？」

卓司 「啊……那个……」

直到刚才……都感觉应该是在上课的……

可是，不管怎么想……现在却……

镜 「以后别说些奇怪的话、缠着司不放了哦……」

卓司 「哎？」

我、我缠着她？

不、不对……是司找我说话的……

镜 「你看看你，课也不上……只在下课的时候像这样四处晃悠，不觉得丢脸吗？」

发生了什么……

直到刚才……都感觉应该是在上课的……

可不管怎么想现在却……

镜 「司也别管这家伙了，走吧」

司 「啊……」

司 「等、等等……」

卓司 「……」

我只是呆呆地，看着镜的背影。

我只是呆呆地，看着司的背影。

那明明是两人的背影……却重合起来……

看起来……仿若一人的背影。

那个背影是……

几小时后，我在秘密基地的沙发上醒了过来。

卓司 「因为太累了吗……」

可我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累的事情……

硬要说的话，应该是越睡越累……

卓司 「因为净是睡觉……脑袋有种蒙着雾之类的东西的感觉……」

回想起来，最近对时间流逝的感觉有些奇怪了。

在我不知道的时候，时间如火车般狂飙而过。

不知不觉间早上变白天，白天变傍晚，傍晚变黑夜，黑夜变早上……

早上变白天，白天变傍晚，傍晚变黑夜，黑夜变早上，早上变白天，白天变傍晚，傍晚变黑夜，黑夜变早上，早上变白天，白天变傍晚，傍晚变黑夜，黑夜变早上，早上变白天，白天变傍晚，傍晚变黑夜，黑夜变早上，早上变白天，白天变傍晚，傍晚变黑夜，黑夜变早上……

时间……

时间仿佛被切碎一样……前进着。
如同被摘抄出来的章节。

卓司

「不行……睡太多了……」
睡着的时候，时间一下就过去了。
睡眠的时间变得零零散散。

卓司

「偶尔也尝试着一天只睡一次比较好……」
一想睡觉的事情，就又犯困了。
眼皮在渐渐变重……
我孤身一人，在学校的地下浅浅地睡着了。
某个珍贵的东西……
在将它，忘记之前……
沉睡。
只是沉睡……
对……

7月12日

It's my own Invention

卓司

「太好了，今天按时出了……」
这种东西……经常会不按时出的啊……
这种CD，往往只有在大的CD店和动漫专卖店里才能买到。
当然，在我住的那条街车站前的CD店下单的话，也是能买到的，但我没在那种店买过东西。
这是当然的啊。
在那种地方，就算买得再多，也拿不到电话卡之类的东西，顺便买了几本漫画和轻小说。
最近刚动画化了的轻小说。
感觉这书好像挺热门，书店里也摆放在门口推荐了。
这轻小说净是恶搞，在网上评价也不错，以至于很多人都觉得：“这书恶搞太厉害了，是不是有点危险？”
“说谎！”、“我对普通人不感兴趣！”之类，超危险的不是么。别用这种擦边球捏他啦（笑）

像这样……我边走边想今天要写进博客里的内容……

其实今天买的是CD和两本漫画。

因为我没打工，所以这也是大出血了。

感觉声优的CD实在太贵了。

都是因为那个吧。钱都被那啥著作权啥的协会赚走了……真恼火。

虽不太明白，但听说外国的CD都很便宜，好像一千日元出头就能买到了……听说是这样的。

为什么日本的CD张口闭口就要三千日元？这不打劫嘛？

卓司 「嗨……那回家吧……」

感觉星期天在这种繁华大街闲逛，就会碰上不三不四的人……趁早撤退比较好。

虽是这么想的……

卓司 「果然有点累了……啊」

刚想着先坐电车、然后从车站步行回家，就突然感觉疲倦了。

想喝点什么了……

还想找个地方坐坐……

卓司 「咖啡厅价钱太贵了……还是自动贩售机吧」

嘛，只要有长椅，有台自动贩卖机，要求基本就解决了，谁成天往咖啡厅跑啊。

说到底，我不喝咖啡，红茶也会让嘴巴涩涩的，所以不怎么喜欢。

卓司 「这附近的话……公寓的天台吧？」

白天的公寓天台。

对我来说，那大概是印象中第一个打发时间的地方。

公寓屋顶没什么人。其实即便是休息日，也很少会有人来这里……

特别是格外不像会有人来的角落——比方说街机厅的招牌背后——都基本没人。

所以我基本都在那种地方打发时间。

卓司 「哈……」

我独自一人，在公寓角落里喝魔法药。

虽感觉多半不需要解释……所谓魔法药，其实只是果汁。

但味道上感觉有点像功能饮料，估计是放了提神成分进去吧。

累了的时候，我基本都喝这个。

虽不甚文雅……但喝完挺来劲的。

卓司

「啊一」

我翻着买来的书，看累了就抬头往上看。

上面只有天空。

不，此外还能看见铁丝网……和不太清楚是啥的柱子（是避雷针吗？）。

我便想到，这里虽是公寓顶上，但只要生活在这座城市里，就看不到纯粹的天空……

纯度100%的天空，在这座城市里，是不存在的。

总有些不必要的东西，会闯进眼中。

卓司

「天空吗……」

天空真不可思议……

小时候就觉得不可思议了。

蓝天就像屏幕上放的电影一样，感觉假的不得了。

以这假的不得了的蓝色屏幕为背景，又有许多假的不得了的云在流动。

云格外不可思议。

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大、那么重的东西能飘起来呢……

当然，我脑袋还是知道云并不重的，也能想象从近处看，那玩意不过是像雾一样的东西。

即便如此，从这个角度看，云还是大的不自然，而且看起来很重。

它们就像大的岩石……有的像龙有的又像人……远看起来，只是无数形状各异的、飞在天上的岩石。

飞在天上的岩石虽是岩石，但果然还是柔软的吧……它们边移动边改变着形状，搞不好还是活物——当然这两个想法都是错的。

有时候，一开始看起来虽是龙，但只要看的时候往前十几厘米，就会感觉“不是龙，看起来像牛”了。

我觉得，那大概是因为开始虽看着像龙，但细看就发现其实和牛更接近。

夜里看不到云。

依稀虽能看到……但在夜里，基本不会注意云了。

比起这个，令我在意的是，倘若一直凝望夜空，夜空看起来就会变成碗或天球仪一样的、类似穹顶的半球状物了。

那是什么呢？

我甚至想过，这里干脆就是半球穹顶的底部吧？

但答案却并非如此，这夜空好像一直延伸到无限高、无限远的宇宙。

因为宇宙是没有边界的……

虽无关紧要，但没有边界这话，我有点不懂。

那意思好像是，如果有二次元的人，存在于三次元的球面之上，不管他怎么走、怎么走，都走不到尽头。和这类似。

就算这么说，可还不太明白……

虽不太明白，但为啥世上净是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呢……

大家还都不懂装懂地活着，说些看似了不起的话。

莫名其妙啊……

卓司 「就因为世上净是莫名其妙的事，我才会成绩差的吧……」

因为全都莫名奇妙，人世才离我这般遥远……

卓司 「哈……管他呢……」

卓司 「嗨……」

感觉……有点困了。

感觉……

十分地……

卓司 「啊……」

睡着了？

哎？

好像一直只是在看天来着……

但……

卓司 「我睡着了吗？」

卓司 「又睡着了吗……本以为今天一整天都能醒着的……」

又白天睡觉了。

嘛无所谓倒是……

卓司 「那么，差不多该回去了吧……」

虽几乎没有时间流逝的感觉，但天已经渐渐开始变暗了。

已到回家时间了……

卓司 「回去吧……」

不经意间，我从屋顶望向下边的街道。

傍晚的站前路，车辆已经开始增加，已经有点堵塞了。

卓司

「哈哈哈哈……谁叫你开车来这啊。添多大堵啊」

汽车一般都很添堵。

对环境的破坏那么大，却只是个代步机械。

而且车里坐的，基本只有一两个人。

可排出的尾气却那么多。

多添堵啊……电车啥的，明明完全不排尾气的。

最近抽烟的人开始被疏远了，对汽车也该这么做。

汽车尾气和香烟的烟一样惹人恼火。

比那还惹人恼火的是……

卓司

「说到底，女人不都喜欢会开车的男人吗……」

傻不傻啊？

别坐汽车了，都坐电车吧……

虽说世人基本都是不懂环保的白痴，可环保模式明明在流行，为啥汽车没事啊……

嘛那大概是那么一回事吧……单纯只是被媒体耍的团团转吧。

那媒体也不过是看大公司的脸色行事而已。

啊啊，真火大……资讯小白去死。

说到底，喜欢车的男人不都是DQN吗……还有就是车宅……

喜欢车的，基本都是白痴。

卓司

「哦，是啊……女人不都喜欢白痴吗……」

卓司

「……」

卓司

「哎？」

我一边这么想着，一边从屋顶俯看站前的十字路口大转盘，看到有意思的东西了。

卓司

「那是……」

因为穿着便服……看得不甚清楚……

卓司

「那是和我同班的水上由岐……还有隔壁班的高岛柘榴吧……」

可以俯看到两人的身影。

高岛同学……

她知道我那个秘密地方。

却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严守秘密。
我最近察觉……那女孩有点不一样。
和其他那些随波逐流的白痴不一样。
所以，从我的角度上说，她是ok的……
完全ok的啊……

卓司 「昨天到最后也没能和她见面，完全碰不上面嘛……」

要是她有空的时候，能到我的基地来就好了……

卓司 「让她感觉给我添麻烦了？」

我这么一想，突然想到了点什么……

卓司 「啊……」

就在我左思右想时，高岛同学和水上同学已经分别了。

卓司 「她俩搞啥呢……」

高岛同学和水上同学分别后，和两个不认识的人碰头了。

然后就这么进了小巷。

卓司 「那个是……别的学校的校服吧……」

是哪个学校的校服呢……时常看见倒是……

卓司 「下去看看吧……」

卓司 「……不在……跟丢了？」

虽然我是从屋顶快步跑下来的……可高岛同学已经没影了。

卓司 「去哪了呢……」

感觉有点遗憾……

本以为到了巷子里，或许可以冷静地和她说话的……

哎不行的啦……

卓司 「我若不在秘密基地，果然没法和人说话啊……哈哈哈哈……」

卓司 「嘛算了……回去吧……」

卓司 「……高岛同学……你怎么了呢……」

感觉在印象上和以往有微妙的不同……

和以往有微妙不同的印象……

那究竟是怎样的感觉，我没法很好地表达出来……只是总觉得有种异样……

当然，因为是从屋顶上看的，所以详细情况不太清楚……但总感觉不对劲。

脑中回想刚才在屋顶上看到的她的身影……便感觉，她的表情和以往不一样。

卓司 「这就叫奇怪的自信吧……但总感觉她有些怪……」

从屋顶上，真能看到她表情吗？

我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我也想过，那只是因为我在意她的事……所以胡乱加上了理由。

然而……

我凝视被车窗反射开来的、夕阳的光芒。在这乱反射的鲜红中，几乎无法好生睁眼。

她飘逸的长发，在这夕阳的照耀之下，又会映出怎样的颜色来呢？

我情不自禁地，思考这件事……

那正是……情不自禁……

卓司 「……怎么回事……」

胸口有奇异的悸动。

这是什么感觉呢……虽不太明白……但很奇怪的感觉……

我从打开的门，下到车站里。

然后一路小跑，跑到了反方向的站台上……

卓司 「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在意呢……」

这感觉……我知道……

胸口这奇怪的悸动，我知道……所以我才折返的吧……

卓司 「呜……」

不详的预感……有十分不详的预感……

绝对不好的事要发生时的感觉……

虽然好事的预感基本都会落空，但感觉坏事的预感很少会落空——尽管那多半是因为，我的人生中净是坏事——

我返回了碰到高岛同学的地方。

卓司 「高岛同学……记得是往那边去了吧……」

恐怕她已经不在这里了。

可我仍像追赶她一样地，奔跑着。

稍一远离站前大转盘，人群就少了……住宅小区就多了。

曾听说，高岛同学就住在这附近倒是……

「……」

卓司 「哎？」

怎么回事……刚才似乎听到像惨叫一样的声音了……

还有，不经意间，似乎有什么东西掉到了脑袋上……

我摸了摸自己的脑袋……沾上了些碎石一样的东西。

卓司 「碎石？从上边？」

我抬头往上看。正好能看到身前公寓楼的屋顶附近。

卓司 「人影？」

卓司 「那、那个!？」

那是啥……

为什么在那种地方……

卓司 「为什么在那种地方，会有人争吵啊！」

在屋顶的边缘，越过铁丝网的地方，有人在争吵。这么搞会掉下来的。

卓司 「搞啥啊那在！」

在那之中，确有高岛同学的身影。

好像和谁在屋顶上争吵。

卓司 「鸣」

我立刻冲向公寓楼。

虽不知他们在搞什么……但如此危险的举动……必须阻止……

我按了公寓电梯的按钮，可它怎么都下不来。

卓司 「到底搞啥啊——」

卓司 「就在这当儿……」

我这句话还没说完——

伴随空气撕裂的声音——

在我回头的瞬间，巨大的响声响起。

巨大的、某种东西砸下来似的声音……仿佛比家里的墙被炸飞时的声音还大……

卓司 「啊……」

刚才还空无一物的巷子……

三名少女的身影，出现在混凝土路面上。

只是瘫倒着……一动不动。

卓司 「那、那个……」

没怎么出血……

根据看的方式，看起来就像静静地躺着，也并非不可能……

卓司

「没、没事吧？」

这是疯狂的问题吧？

但……没怎么出血啊……

没出血……

就意味着没受伤……

然而……人的腿，是朝那方向弯曲的吗？

人的胳膊，是长在那地方的吗？

而且，在混凝土上四散飞溅的、那个粉红色的物体是什么……

我从未见过的……像豆腐花一样的……粉色碎片……

卓司

「啊……」

察觉时，她们周围已被鲜红的液体染红。

液体在路面上扩散开来。

看起来粘糊糊的……那是血吗？

比起这个……

那地方……

正是直到刚才为止，我站的地方。

如果那时候……上边有东西掉下来了的话——

搞不好，我会给她们当了垫背……

卓司

「……真、真的……掉下来了么？」

一瞬间，就从上边掉下来了。

然后现在正倒在那儿。

卓司

「那、那个……」

总之，我先稍稍靠近她们……

卓司

「……啊」

我一靠近她们，脚上就绊到了什么东西。

卓司

「……这是……」

那是手机。

卓司

「这岂不是……」

手机盖裂得厉害……但打开一看，里面还能正常显示。

卓司 「得、得打电话……」

对。

首先必须做的事，就是叫救护车了。

我赶紧用捡起的手机打电话。

卓司 「那个……喂，救护车、请派救护车来！」

卓司 「那个，这里是杉之宫站附近的公寓楼……有栋很高的公寓楼吧。那栋白色的……那个……」

卓司 「总、总之拜托您了，拜托您了」

卓司 「哈一，哈一……」

姑且叫救护车来了……还有什么必须做的事来着……

卓司 「应急处理……？」

但是，待会儿会有现场检查的，我现在乱动是不是不太好？

那个，在这种时候……是不是该拍张现场照片？

卓司 「那个……」

卓司 「这样现场状况的证据就有了……还有就是应急处理」

我查看倒地的三人。

看着她们的身影，我想到——

她们需要什么应急处理呢？

卓司 「那、那个……」

卓司 「那、那个……高岛同学……」

我朝后仰倒地的高岛说话。

她一动不动。

卓司 「那、那个……高岛同学……」

卓司 「高岛同学一」

卓司 「呜?!」

刹那间，我看到了那女人的脸。

虽不是非常可怕……但那已不是我认识的人的脸了……

那……仿佛是……

「呀——！」

「是自杀吗!？」

卓司 「啊……」

终于，其他人察觉到这情况了。

我稍稍后退了几步……

便顺势跑了起来……

仿佛从那地方逃离一样……

什么？

发生什么了？

完全无法理解。

之前还和我说过话的高岛同学，突然从天而降……掉在地面上，摔得面目全非……然后浑身是血……

人围了一圈，我现在在奔跑……呼吸困难……

卓司 「哈一，哈一，哈一，哈一，哈一……」

卓司 「哈一，哈一，哈一，为什么我要跑啊……」

但非跑不可啊。

那种东西……

那种东西！

我没回家，来到了学校的藏身之处。

虽因为这里比家还舒服、一直都是呆在这的，所以跑这来了……

如今细细一想……这地方……

有点吓人不是吗？

……

不，这里是我的藏身之处……没啥好怕的吧……

应该没啥……

可怕的东西……

卓司 「呜」

卓司 「……才、才不怕呢……」

想必是某处滴水了吧……在这片无声的空间，这样细小的声音也会令我警觉。

卓司 「虽无关紧要……但在这儿……只能听到这种滴水的声音……」

总觉得有声音……很是诡异……

卓司 「啊哈哈哈哈……是、是错觉吧……」

我一直不都呆在这儿的吗……没啥好怕的……

卓司 「是啊……」

卓司 「对、对了……看看漫画吧……嗯」

卓司 「那个……」

我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漫画。

这是最近动画化了的“魔法少女莉露露”。

有点黄的漫画……

卓司 「对……看看网上弄下来的动漫吧……」

我打开电脑的电源，播放动画。

卓司 「嗯、嗯……这就好了」

动画的声音，被吸引了这片广阔的地下空间……

那么小的滴水声，却能传遍整个地下室……这是为什么呢……

仅仅是因为，有易传播的声音、和易被吸收的声音之别而已吗……

莉露露 「因为无法原谅」

在这之中，只有莉露露酱的声音在这也能听清……

卓司 「高音易传播吧……」

莉露露 「人、人家才不是为你才这么做的呢～」

太好了……只要莉露露酱的声音充满整个屋子，我就无所畏惧了……

啊哈哈……声优小姐，您声音可好听了……

真让人舒心啊……

莉露露：「虽听说这是取回次世代超能力的仪式……但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莉露露：「诶？体验和死亡擦肩而过？」

莉露露：「那好吓人的……」

哎？

她是这声音的吗？

卓司 「呜?!」

卓司 「啥？这是啥？」

卓司 「这是？好像不是莉露露酱……」

头发的确是莉露露酱的颜色倒是……

莉露露：「看不到啊……我看不到啊，哪里有什么大灾难

啊……!」

莉露露:「给我好好看!」

莉露露:「不要啊,不要!」

莉露露:「莉露露!」

莉露露:「咿」

莉露露:「知道吗?莉露露酱!

莉露露:「怯懦是无形的怪物!它会蛊惑你的心,招来

恶果的!」

莉露露:「现在我们要胆怯了……世界可就要被毁灭了

了啊!」

莉露露:「你甘心吗?」

莉露露:「莉露露酱!」

莉露露:「甘心!」

莉露露:「什么?」

莉露露:「世界啥的,让它毁掉好了!」

莉露露:「我不想死!莉露露酱你这么想死,那就自己去

死不就好了!」

莉露露:「啊、啊呜……」

莉露露:「你们俩究竟怎么了啊!」

这是啥……

这三个人……彼此都叫对方莉露露来着……

这三人……

怎么想都……

卓司 「是刚才那三人啊……」

莉露露:「飞翔!」

莉露露:「不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莉露露:「!啊!!!呜!!!!!!!!!!!!!!」

伴随空气撕裂的声音……

、

卓司 「不、不对……这、这个……」

「……」

卓司 「诶？」

卓司 「刚、刚才……」

「……」

卓司 「什、什么啊」

……

卓司 「有人吗？」

……

卓司 「没、没人吗？」

……

果、果然是错觉吧……

可动画是……

莉露露 「所以说，人家才不是为你才这么做的呢～」

卓司 「……」

哎……和平常一样啊……

是平常的声优的声音……这是平常的莉露露酱……

莉露露 「人家才不是为你这么做的呢～」

卓司 「太、太好了……」

莉露露 「人人人人家才不是为你才这么做的呢～人人人人家才不是为你才这么做的呢～……」

卓司 「？」

莉露露 「人人人人家才不是为你才这么做的呢～人人人人家才不是为你才这么做的呢～人人人人家才不是～人人人人家才不是为你才这么做的呢～」

卓司 「啊，糟了……播放出问题了……得赶紧关掉！」

卓司 「噤……」

卓司 「诶？」

为什么电会？

卓司 「诶……」

发电机的声音听不到了……是停掉了吧……

卓司 「这、这么说来……因为发电机快停了，所以电压不稳，动画才变成了那个样子啊……啊、啊哈哈……就是说嘛……」

卓司 「都、都有点怕起来了呢……」

卓司 「真、真傻啊……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啊、啊哈哈……」
「……」

卓司 「呜!？」
「有、有人吗!」

……

卓司 「是、是谁在恶作剧吧!」

……

卓司 「到、到底是谁!」
恶作剧?

可这地方，除我以外应该没人知道……如果有除我以外知道的人，那就是……

卓司 「除、除我以外知道的人，那岂不是……」

卓司 「呜?!」
「好、好痛……好痛啊……」
「我、我……身体……失败了……好痛……」

卓司 「什、什么?」

卓司 「咿……」

这是啥?

什么?

我试图逃走，但身体却不听使唤……

但我仍强行想让身体动起来。

就像身体里灌了铅一样，我的一举一动都变缓慢了。

卓司 「骗、骗人……这种事……」

这种事不可能出现在现实中……

死掉的人……不可能出现在这……

我一边这么想着，一边仍竭力想从高岛柘榴身边逃脱……可怎么都拉不开距离。

这感觉……没错……这感觉是……

这感觉我有印象……只要试图逃跑，身体就会像慢动作一样，变得异常沉重……

这是梦……

这种破事……只能是梦，绝无其他……

这种破事，怎么可能……

这种破事……

我闭上眼睛。

对。

这是梦。

虽不知是从何开始的……但这是梦……

所以会结束。

一定会结束。

这种破事，怎会是现实。

卓司 「呜」

7月13日

It's my own Invention

卓司 「啊、啊咧？」

卓司 「这里是……」

不是学校里的秘密基地……这是我自己家的房间……

我在自己家的床上……和往常一样睡着了……

卓司 「而且……衣服也换成了睡衣……」

卓司 「就是说……」

卓司 「理所当然的嘛……哈哈哈哈哈……」

难怪做梦的时候就觉得不现实……

出去玩的时候，目击了高岛同学自杀的现场……我吓得逃到学校，可高岛的幽灵竟一路追到了那里……

卓司 「啊哈哈……现在想来真是蠢爆了……」

很多梦就是这样……当时虽然怕得不得了，但早上起来冷静一想，就觉得愚不可及……

这就是其中典型了……

卓司 「果、果然……是梦……吧」

卓司 「啊哈哈哈哈哈、是、是啊。好像做了个奇怪的梦啊……」

卓司 「呜」

卓司 「……真、真是……超吓人的梦啊……」

卓司 「啊、啊哈……我是不是累了……可能是压力积攒太多了呢……」
就是啊……那种事情怎么可能是现实嘛……

卓司 「什么嘛……这玩笑可开不得……因为过于疲劳，连现实和幻想都无法区分了……啊哈哈……」

梦……

虽然以梦而言，这梦太过真实……可我还是觉得它是梦……

因为……那种事在现实里根本不可能发生嘛……

是啊。

那一定是梦……

梦不会和现实混淆。

梦不会侵染现实。

那样可怕的东西……

是不会到现实里……来的。

看了看时钟……去学校还为时尚早……

卓司 「可恶……做了不爽的梦结果起早了……」

早起什么好处都没有……

我再度钻进了被窝。

上课去。

比其他人晚了几个小时、

各种意义上我都根本不想去上课……只要拿够了必要学分就行了……

从家里一到学校，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老地方睡回笼觉。

然后看准下课时间，溜进教室。

每次进教室的时候，我总会感到无比沉重的精神压力。

像今天这种双休日后第一天上课，痛苦更是不可名状。

卓司 「呼……」

心跳开始加速了。

为什么只是上个课，我就非得难受成这样不可啊……

我在走廊里……站在教室门口。

现在是休息时间……教室里人声鼎沸。

我的手心已经全是汗了。

.....

我偷偷地、

从后门溜进了教室。

进教室的瞬间，便感到一阵心悸。

怪汗也冒了出来。

卓司

「别在意……」

嗯……没事……别在意……

我总是这么对自己说着，朝座位走去。

你看，只是和爱咋样咋样的一帮人一起，上爱咋样咋样的课而已……

所以没事的。

既不用和他们说话……更没必要和他们搞好关系……

只要竭力别把这帮家伙当回事就行了……不管他们说什么……做什么……基本上不都和我无关嘛。

没错……和我无关。

卓司

「没错……和我无关……」

因为我的这声低语，教室里的喧闹消失了。

低语通过头盖骨传入耳中，只有我才能听到。

和我无关。

没事。

别在意……

是的……对什么都不要在意……

.....

.....

.....

哎？

什么？

感觉……喧闹声好像以往要大……

感觉他们的……还有她们说的话……漏进了耳朵里。

明明没当回事的……可不知为何，有些片段留了下来。

每、每回下课时溜进教室，这帮家伙总是嘈杂的……

只是往常的嘈杂而已……

就是这样……

……

……可是、

可是有些不一样……

谈话的片段留在了耳朵里。

奇怪的片段……

杉之宫站……小区小巷……大楼……

这些词从四面八方传了过来。

卓司 「这是……」

卓司 「啊……」

目光和几个人撞上了。

有几个人开始留意我，窃窃私语起来。

为什么会留意我呢……

进教室的时候，我已经小心翼翼、不引人注目了。

按往常的话，没人会留意我的。

可即便如此……

卓司 「什么嘛……」

看，现在也……

不知为何，今天一进教室，就和大家的目光撞上了。

卓司 「这是……」

有事吗……有什么事吗？

……还有什么事吗？

女子校生 「好像真是的样子哦」

女子校生 「尽管还、但是那个应该八九不离十了。」

女子校生 「真？真那事情？」

男子校生 「那又如？我不认倒是」

男子校生 error

男子校生 「好像啥的又黑又、异常地哟」

男子校生 「、好像有的！」

男子校生 「像一样的啊……」

男子校生 「说起的话、小、长头发的啊……」

女子校生 「倒是不太清……」

女子校生 「但是也对啊……」

女子校生 「因为、这事跟着同学之后嘛？」

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

总是这样……一到关键时刻，耳朵就不好使了。

混账……

好像在讨论什么话题。

手心已经湿得滴水了。

因为在这教室里就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想起来的净是倒霉事。

这些记忆一占据脑海，就全身发痒。

是由于愤怒而毛孔张开……

还是由于引起了神经过敏……

虽不太明白……但总之就是烦躁不安……啥都搞不清楚了……

对……那是遥远的回忆。

遥远的回忆……

一年级的時候……我被欺负的范围比现在更广。

范围更广这话有些怪，大概意思就是有更多的人在对我恶作剧。

大家对我死缠烂打，每到一处都有新的恶作剧等待着我。

教室自不用说，走廊、课外教学、街上，有时在电车里都会被作弄。

我几乎二十四小时被他们监视，在任何场所任何地点都可能被他们作弄。

对，原本我根本不是喜欢翘课的人……

说起最严重的恶作剧，连在铁轨上放石头、让我坐的电车停车这种事，他们都做过。

就因为这个，我头一次迟了到……从此养成了翘课的习惯……

那时真是惨不忍睹……因为这帮人甚至会藏在我衣柜里，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最近没有这种事了。

从集体性的欺负……变成了几乎完全经由一人之手的欺负。

悠木皆守。

因为这家伙太过残暴，其他人全都萎了，最后演变成由他一人独占、对我进行欺负的形式。

说起来……悠木今天不在？

环顾教室，没看到悠木的身影……

估计是在翘课吧。

就因为这个？

因为悠木不在……所以这帮人卷土重来，又对我动起歹念了么……

切……

这帮人……究竟人渣到何等地步啊……

我慎重地环顾教室。

为了搞清这帮家伙究竟在想什么……

卓司

「哎……」

怎么了……

好像情况有变……

有点不对劲……

我偷偷窥向他们……要是和他们四目相交了，等待我的自然是一番难以想象的冷嘲热讽……

所以要不要和他们眼神相交地……偷偷地对他们察言观色……

女子校生：「好像真是的……様子哦」

女子校生：「好像有倒是，貌似和的的的家伙一

起的样子哦」

女子校生：「真？真椰事的的的的？」

女子校生：「椰，蚯，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女子校生：「困伽嗎？囿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error

女子校生：「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的的的」

女子校生：「的？」

女子校生：「像一样的的的的的的？」

女子校生：「的话，头发长长的的的

的的的……」

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感觉，

好像在说话的样子……

听到的却只有一个“的”字……

卓司

「混账……」

这次我径直瞪向他们。

……

搞啥呢这帮家伙？

和以往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和以往、和以往、不一样。

这啥意思？

好好想想……

这意味着什么……

教室里，挤满了好像在笑……好像在哭……又像是在害怕的样子的表情。

和以往不一样的表情。

不，是连见都没见过的表情。

完全无法理解的……诡异的表情。

这帮家伙，为啥一边对我恶作剧，一边却露出这种表情来？

这啥表情……

这是啥……

这表情……这表情的集群……

不知为何，我有些不爽了。

不知为何，我对这表情……这无法理解的表情……感到恶心……

这帮家伙究竟在想什么……完全搞不懂……

所以感觉不爽……？

抑或是因为……

这好像在笑、好像在哭……又像在害怕……令人十分不爽的表情……

唤起了遥远的回忆。

仿佛挤满这种表情的地方……过去曾经有过……
所以感到不爽……

卓司

「啊……」
这是啥感觉……
这帮人的表情……
搞不懂……
搞不懂搞不懂……
握紧的拳头开始发热……手大汗淋漓。
脸开始发烫。
嘴唇僵硬，脸颊作痛。
毛孔无来由地痒了起来。
仿佛头皮里有什么正钻出来一样……的瘙痒……
啊……
这是啥感觉……
这帮人的表情……
搞不懂……
搞不懂搞不懂……
搞不懂……
搞不懂……搞不懂……搞不懂。搞不懂。搞不懂。搞不懂搞不懂搞不懂。
搞不懂搞不懂。
搞不……

卓司

「……哈……哈……」
不行了……
只要一想得太多……心悸就……心悸就厉害起来了……
不行……要是积累了太多压力……心悸就会过强……什么也做不了了……
莫非说……只是我想得太多了吗……
可是……教室里的气氛……
感觉很寻常……
的确像是发生了什么。
可究竟是什么？
靠，不行不行。这不，因为太过钻牛角尖，心悸又厉害起来了吗……

哎？

仔细一看，这帮家伙……已经没有一个在朝我这边看了嘛……

我想太多了？

我暂且先独自回了座位。

话说回来，刚才的喧闹……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男子校生：「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男子校生：「知的的？囿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的的的」

男子校生：「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的的的」

男子校生：「的？」

男子校生：「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男子校生：「的的的的、的的的的、长头发的

的的……」

男子校生：「的的的的的的死」

卓司

「呜!？」

感觉刚才……听到“死……”字了……

男子校生：「的死」

男子校生：「的死」

男子校生：「的死」

男子校生：「的死」

男子校生：「的死」

男子校生：「的死」

男子校生：「的死」

男子校生：「的死」

desi?

不对……

是“的死”。

谁的死？

怎么回事？

果然还是在说我的事吗？

这帮家伙，竟想着要把我逼上死路才好吗……

是这样吗？

这帮家伙的喧闹……果然是针对我的吗？

是的，绝对是这样，错不了！

所以，一个二个都偷偷地看着我……

什么人啊这帮家伙，

简直禽兽不如！

畜生。

畜生。

啊啊，脑袋痒起来了。

毛孔好痛。

混蛋，为什么会这么不爽！

这帮家伙，都是这帮家伙不好。

没错，都是这帮家伙的错。

啊啊，好痒。

我使劲挠着脑袋和胳膊。

因为已经痛痒难忍了。

混蛋，这帮家伙……

对了！

如果——如果我是总理大臣的话——

总理大臣的话！

就把你们……

全杀了……

没错，

把你们全判死刑。

「

败者

的死」

卓司 「
娼妇
的死」

卓司 「
脑残
的死」

卓司 「
婊子
的死」

卓司 「
学生
的死」

卓司 「
你丫
的死」

卓司 「
愚民
的死」

卓司 「
欢乐
死」
死刑……

对，死刑。

我可不会让你们死得太普通了……

要让你们体验比那更屈辱的……更痛苦的东西……

噢，对对，不管你们再怎么哭喊，我也不会原谅你们哦。

首先，在公众面前把你们扒个精光，然后捆吊。

这当然是不分男女的啦，

然后用烧红了的铁钳，把你们右腿的腿肚子撕开……再大腿，再右臂
……最后是胸口……

女生要把乳房撕开、直到能穿过肉看到骨头为止。

再往这些撕开的洞里……灌进用铁炉融化、滚滚沸腾的铅液。

往腿肚子里……大腿里……胳膊里……当然还有穿胸的洞里，都灌进去……

像烤肉一样的焦臭味立刻腾起。

滚沸的铅会从内至外，把你们的肉给烤焦。

滴答，

滴答……

？

这是啥？雨？

不对，

是眼泪。

翻起的白眼已浸满泪水。

哇哈哈哈哈哈，

我流的眼泪可是这的不知多少倍啊。

瞧你们那德性。

没人会同情你们哦。

就像迄今为止从未有人同情过我那样……也没人会同情你们的。

死刑仍将继续。

接下来，把缰绳一头套在马上……一头顺着你们的小腿大腿还有胳膊……把四肢分别捆住……

然后一口气拽起来……

不过，好像听人说，即便靠马的牵引力，要把人的四肢扯断也没那么容易。

马不知要拽多少次。

每次拽的时候，你们想必都会响起不可名状的惨叫。

四匹马不够……那就来六匹吧。

可还是扯不断……

十五分钟过去了……马虽然竭力要把你们扯断……可你们的四肢仍未被扯断。

没办法咯……在我的指示下，刽子手用短刀，割进了每个人的四肢。

割的深度，可以直达骨头。

因为要是不这样，马就没法把你们扯断了……

在这个状态下，让马全力一拽，

便响起了血肉进散的声音。

骨头碎掉的声音。

四肢终于被扯断了。

可是呀，

人好像就算变成这样，也死不掉耶！

好像就算在这种状态，还会痛苦地苟延残喘。

你们的下颌颤颤巍巍地上下摆动，仿佛在说话一样……

身为总理大臣的我，看着这番情景，下达了最后的命令。

卓司

「丢进柴火堆里！」

断掉的手脚……最后是残躯……

就算已经四分五裂了，可还是死不掉。

只能活活地被烧死。

您慢用，

慢用哦。

慢慢享受这人世间、最后的痛苦吧。

这个啊。是在绝对君主制下的法国，对袭击国王的犯人处以的死刑哦。

是1754年、一个叫达米安的男人经受的真实故事。

所以你们也要被如法炮制啦。

哇哈哈哈哈当然的嘛。

因为你们欺辱了身为时间支配者的我啊。

这点惩罚恰到好处……

手上已经不冒汗了。

已经处罚了。

已经惩处了。

再没有值得恐惧的事情了。

再没什么恐惧了。

这帮家伙不足为惧。

这帮家伙早就是活死人了。

卢瑟们脑残们婊子们学生们你丫们

愚民们戏子们政治家们脑残们婊子们学生们你丫们

愚民们戏子们政治家们卢瑟们婊子们脑残们婊子们学生们

愚民们戏子们卢瑟们脑残们婊子们学生们你丫们

愚民们戏子们政治家们

卓司 「没事……没事……」

卓司 「放心……放心……放心……」

卓司 「对……真放心……真呀真放心……」

卓司 「没问题……」

卓司 「对……没问题的……」

接下来……这帮走上末路的可怜虫……究竟对本座我说了什么坏话

……

为了迟早会到来的、对你们的审判，作为判案材料，我倒要听他一二

……

女子校生 「就是这样的呀。所以我也吓了一跳……」

没事。

只要冷静下来，就能听清。

能听清人的声音。

这帮家伙说的话，全都可以听清。

在说些什么呢？

女子校生：「据说有人自杀咯」

自、自杀？

谁、谁自杀了？

女子校生 「应该是昨天吧……车站前的大厦有人自杀咯……」

男子校生 「自杀啊……真的假的哦」

卓司 「……」

……真的在说……

女子校生 「好像呀，车站前都有警车来了呢，不得了了哦。我妈妈说，车站前的路都堵起来了，不得了了哦」

诶……

刚才她说了啥？

车站前？

大楼……

诶？

就是说……

就是说。

男子校生 「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啊」

女子校生 「隔壁班不是有个叫高岛的嘛。」

男子校生 「噢，那个感觉有点沉闷的家伙啊。喔，难道说？」

女子校生 「……高岛自杀了哦」

卓司 「……」

高岛……

高岛……柘榴……

卓司 「呜?!」

骗……骗人……

这不可能……

那是我的梦……

那只是我梦里的事情……

那种事不可能在现实里……发生。

那不可能是……现实……

如果那是现实的话……

高岛同学就……

那个高岛同学就……

卓司 「呜」

皆守 「……听到吗？」

卓司 「诶？」

皆守 「你半天了都……」

卓司 「诶？」

皆守 「的……个屁啊……」

卓司 「这个声音」

卓司 「的声音！」

皆守 「……无视我吗？」

卓司 「啊……」

皆守 「叫你半天了都……」

卓司 「悠、悠木……君？」

皆守 「敢无视我……好大的胆子啊……」

卓司 「为、为啥悠木君会在这里？刚才还不在的……」

皆守 「咋了？有我在有啥不便吗？」

卓司 「那、那倒不……」

皆守 「……高岛柘榴……自杀了对吧」

皆守 「你咋不死呢？」

卓司 「诶？你、你说啥？」

皆守 「啥叫说啥……你怎么还没死啊？」

皆守 「瞧你这幅活样……谁希望你这么活着？」

卓司 「……」

卓司 「欸」

皆守 「这啥惨叫方式啊……真难为情……」

皆守 「嘛，算了……」

皆守 「高岛柘榴……死掉了呀……」

卓司 「……」

悠木意味不明地奸笑着……

这家伙在搞什么……

皆守 「没估计到她会死呀……」

卓司 「诶？」

悠木一边奸笑着，一边看着我。

皆守 「请你别死掉了哦……要是连你也死了，我可真得被警察逮捕了……」

卓司 「诶？你的意思是……」

卓司 「呀」

皆守 「要再来一拳吗？」

卓司 「欸」

皆守 「一，二」

卓司 「啊呜呜呜，饶、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皆守 「呵呵呵呵……哦……你还不死死嘛……」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有啥不对的吗？

可恶……

悠木奸笑着看着我。

看着我……

就像……

我走进教室的瞬间……

那帮人看我的眼神……

那种眼神……和悠木现在的眼神很像……

这意思就是说？

想都不必想吧……就是说……“为什么你还活着”的意思……

这个眼神仿佛在说……为什么高岛都死了……你却还活着……

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

卓司

「啊……上课铃……」

开始上课了……下节课是……物理。

是物理……

物理是……讲啥的来着……

物理是……

那个……

我慌乱了。

因为慌乱……啥都搞不清楚了。

老师站在讲台上。

然后打开教科书。

那个……教科书……教科书在……

应该全放进抽屉里了。

所以那本教科书也……

教科书？

那个……

怎么……那个……

对，现在需要的是教科书。

课程是……那个……

是物理……

物理是……

那个……

教師 「所以说，当体重 2 0 0 公斤、两手臂力 2 0 0 公斤的壮汉，和体重 5 0 公斤、两手臂力 5 0 公斤的少年互相顶撞的时候」

已经开始讲课了……

何等迅速啊……

说起来……有时在我身边，时间会飞速前进。

有时，会有从数分钟到数小时不等的时间……突然就跳过了。

是的……那种事无关紧要。

那是因为我总是发呆的缘故……那个……是教科书的第几页来着？

在此之前，教科书在哪呢……诶……这个……

这是物理教科书？

教師 「这样会发生什么呢？横山知道吗？」

洁 「那事儿啊，肯定是壮汉会撞赢嘛」

这教室一直都让我难以忍耐。

可平常的难以忍耐，与现在无法相提并论……

这简直是无重力空间……真空状态……抑或是深海的水压……完全的黑暗……

虽然我不知道那是啥样的地方……但现在的教室和那没啥大的差别……

从我全身的毛孔里，某些东西呼咻呼咻地钻了出来。

钻了出来……

从我体内……

从我体内？钻了出来？

渗了出来……

红色……粘稠的液体……

在地板上流淌开来……

血。

高岛同学，

那个高岛同学？

高岛同学的话题大热门？

高岛同学的传闻在班上人尽皆知？

为啥？

为啥是高岛同学呢？

她是那么地端庄……没错！绝不是那种谣言满天下的放荡女孩。

她是那么地温柔……又愿意和我说话，又清纯含蓄……还有还有……那个……

教師 「是啊，结果是壮汉撞赢了。」

教師 「那么，在这个顶撞过程哦不是结果中，壮汉的手掌和少年的手掌所受的力，会相差多少倍呢？」

啊，现在在上物理课。

冷静……总之……要冷静……

虽说因为高岛的事，我的确受了很大打击……我可是上个课都不容易的人……

要是太过慌乱……就会……

就会啥？

就会咋样？

教師 「会咋样？」

教師 「因为体重和臂力都差了四倍，所以两人受的力就是 $4 \times 4 = 16$ 得到 $1:16$ ？还是 $4 + 4 = 8$ 得到 $1:8$ ？怎么样，横山知道吗？」

洁 「唔，是 $1:16$ 吧」

教師 「为什么是相乘呢？」

洁 「我觉得吧……虽然不太清楚……但好像就应该是这样的」

教師 「你这白痴，别随意创造物理定律」

教師 「所以你解不开这问题。听好了」

教師 「相互作用的物体之间，承受的力是相同的，和数值、腿的运动这些东西无关。这不是在初中就学过了吗，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教師 「所以，这个问题转换一下角度，就是质量 50 公斤的物体和质量 20 公斤的物体都从高处落下……」

噢……这是物理吗……

好像这课就是讲这些东西的。

嗯……

对对……

不过是这样的吗？

根据刚才的话……我们来整理一下……就是说，揍人的拳头和挨揍的鼻子、会受到相同的力的意思，对吧……

是吗？

可是，痛的只是我的鼻子啊……

他们的拳头应该一点都不！痛！

没错，物理嘛……就是这么个玩意了……

什么作用力、反作用力嘛，这样的法则屁用没有。

就是嘛屁用没有嘛……

不可能顶什么用的……

「没那种事哦……间宫……」

诶？

怎么回事……明明我没说话……为什么……

老师连眼睛和我对视都不用……直接在我的大脑里和我说话？

「并不仅仅是你的鼻子……揍你的拳头也的确受创了……」

「有这么一件事情……有个女孩子跳楼自杀的时候，把下水道盖都给撞穿了……哈哈哈哈哈撞穿了啊……间宫」

「当然，女孩子的身体是撞烂了」

「可是，钢铁的井盖也开开心心地撞烂了……」

「撞烂啦……」

是吗！

为什么我迄今为止都没有察觉？

迄今为止，大家都在说高岛同学的事情！

就是说！

高岛同学的事情＝物理。

这就对了么！

噢太棒了……慌乱总算结束了。

没事，冷静下来了。

很冷静不是么……

没错哦。

没错……

高岛同学，

从那栋大楼上……

卓司

「诶？」

卓司

「高、高岛同学……啊、啊……」

卓司 「跳、跳下来了……」

「是啊。跳下来了啊」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就算是女孩柔弱的身体，只要从高层建筑上跳下来，然后借助这个法则，便连钢铁也可以粉碎……哈哈哈」

「高岛什么也没有撞坏……」

「这多半是因为，跳下来的高度不够吧」

「那栋大楼有几层？间宫？」

老师的声音直接在我脑袋里响起。

为什么那老师要做这种稀奇古怪的事呢？

用大脑直接进行对话，这可是绝对不能做的事情啊。

这是被法律所明文禁止的。

不过，这难不成是……

卓司 「无线电台之频率段为26.9兆赫到27.2兆赫、天线功率不足0.5瓦、并符合总务省令的相关规定，即只使用符合第三十八条第七款第一项（包括因符合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一款第四项而被允许使用的情况）、第三十八条第二十六款（包括因符合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一款第六项而被允许使用的情况）或根据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五款中的规定具备相关认证的无线电设备的（不包括无法出具根据第三十八条第二十三款第一项（包括因符合第三十八条第二十九款、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一款第四项及第六项并第三十八条第三十八款而被允许使用的情况）的规定的认证的相关认证的无线电设备。下文称此种设备称为“通过认证的无线电设备”。）无线电台。」

卓司 「抑或……」

卓司 「根据总务省令的相关规定，天线功率不足0.01瓦、并根据本文下一条定义、自动发送呼号的无线电台；或这样的一种无线电台：具有接收功能或其他经总务省相关规定许可的功能，但其运作时既不干扰亦不妨碍其他无线电台，即仅使用“通过认证的无线电设备”的电台」

卓司 「所以，可能他把话直接送进我脑袋里并没有违反法律」

卓司 「所以可能这是合法行为……」

卓司 「呃……再怎么说是老师嘛……怎么会违法呢……肯定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把话直接发进我脑袋里的」

卓司 「所以错的是我吗？不对的是我吗？」

「间宫!」

卓司

「到、到」

「你看见了吧……高岛跳下来的时候……那家伙撞在水泥上、脑浆飞散的时候……」

「那个啊……从区区30层跳下来……要撞烂下水道盖是不够的……」

「咋样，横山洁？要尝试一下吗？」

「你是个废人」

「活着也没什么用」

「就当做实验，去跳一回如何？」

「……我会考虑的」

「是啊」

「横山就等下回吧……」

「今天嘛……」

教師

「间宫」

卓司

「哎？」

「你，现在立刻去死」

卓司

「为、为什么」

「少罗嗦，去死」

卓司

「这、这怎么行……」

皆守

「死啊你……」

卓司

「诶？」

突然悠木在我的耳边喊道……

皆守

「像高岛那样……痛快地去死吧……」

卓司

「我、我……」

皆守

「高岛已经死了哦……」

皆守

「像你这样被欺负……结果不堪忍受……」

皆守

「为啥你却还活着呢？尽是被别人使唤、做些惨不忍睹的事情……」

皆守

「来……看看嘛……那帮人的眼神……」

进教室的瞬间……

那帮人看我的眼神……

那种眼神……和悠木现在的眼神很像……

这意思就是说？

想都不必想吧……就是说……“为什么你还活着”的意思……

这个眼神仿佛在说……为什么高岛都死了……你却还活着……
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

「哎呀？间宫，你怎么还在啊？」

——啥意思啊！我不能在啊！

「赶紧追随高岛去了吧？」

——啥意思啊！

「让高岛同学等急了可不好哦」

——我才不去呢！

「她也是寂寞的人呀」

——在说啥啊！

「现在躺在墓里」

——追悼会还没开完吧！

「独自寂寞地等着你哦」

——高岛同学还没有入土呢！

「要好好相处哦」

——我就不能活下去吗！

「在阎王蒂那……」

你们去高岛同学那儿不就行了！

你们才该去！

教師 「真没办法」

教師 「和我刚才讲过的问题一样啊」

教師 「你没好好听吧」

卓司 「哦、哦」

教師 「……间宫，你没事吧？是不是憋着没去上厕所？」

卓司 「诶？啊，不……」

教師 「满头大汗啊，又不是小孩子了……厕所啥的，举个手就去不就行了……」

全班一片窃笑……

虽然没有出声……但都在嘲笑我……把我当白痴。

我刚才，可是被老师说了“去死”啊……

为啥这帮家伙还能笑得出啊……

教師 「所以说，当体重 2 0 0 公斤、两手臂力 2 0 0 公斤的壮汉，和体重 5 0 公斤、两手臂力 5 0 公斤的少年互相顶撞的时候」

教師 「这样会发生什么呢？横山知道吗？」

洁 「那事儿啊，肯定是壮汉会撞赢嘛」

教師 「是啊，结果是壮汉撞赢了」

教師 「那么，在这个顶撞过程哦不是结果中，壮汉的手掌和少年的手掌所受的力，会相差多少倍呢？」

教師 「因为体重和臂力都差了四倍，所以两人受的力就是 $4 \times 4 = 16$ 得到 1：16？还是 $4 + 4 = 8$ 得到 1：8？怎么样，横山知道吗？」

洁 「唔，是 1：16 吧」

教師 「为什么是相乘呢？」

洁 「我觉得吧……虽然不太清楚……但好像就应该是这样的」

教師 「你这白痴，别随意创造物理定律」

教師 「所以你解不开这问题。听好了」

教師 「相互作用的物体之间，承受的力是相同的，和数值、腿的运动这些东西无关。这不是在初中就学过了吗，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教師 「所以，这个问题转换一下角度，就是质量 5 0 公斤的物体和质量 2 0 公斤的物体都从高处落下……」

骗人吧……

就是说，揍人的拳头和挨揍的鼻子、会受到相同的力的意思，对吧……

是吗？

可是，痛的只是我的鼻子啊……

他们的拳头应该一点都不！痛！

没错，物理嘛……就是这么个玩意了……

什么作用力、反作用力嘛，这样的法则屁用没有。

就是嘛屁用没有嘛……

不可能顶什么用的……

其证据，母亲曾这么跟我说过。

免费能源……也就是永动机，已经由民间科学家完成了。

可是，这世上要是永动机呀，石油公司就都会倒闭了，所以石油公司向公务员及政治家施压，将这项发明抹杀了……

此外，还有诸如相对论明明是错的、但由于害怕要对其进行订正、因此学会将相关发言全部抹杀了之类……此外还有太阳其实一点也不热、约克夏梗犬其实是从鸠鸟进化来的之类，etc、etc……

母亲认可了这样的事情。

虽是个严厉的人……但在说这种大事的时候，她却十分温柔。

对……

母亲教过我了。

一切都是阴谋……

人民被灌输的全是谎言……

教育等同于洗脑。

教育本身就是洗脑。

现在的课、还有迄今为止的课……全是在洗脑。

所以高岛同学都自杀了，还能这样若无其事地，继续上洗脑课！

接下来，这次要轮到用洗脑杀死我了。

高岛同学被杀了……

被这帮家伙欺辱……杀死了……

没错！

高岛同学是被欺辱致死的。

被这帮家伙们……

被这教室里的家伙们……

被站在这教室讲台上的老师……

这教室里的一切……

那仿佛……

就像我的遭遇那样……

高岛同学与我的处境是相同的。

所以她会来我的秘密基地。

那是她留下的最后信息。

她最后在向我求助。

与我成为了朋友，想从这里的所有敌人手中逃脱。

那个基地就是这样的基地了。

她知道这件事。

为什么？

大概因为是和我一样吧，

因为有相同感情，此间思绪才会互相吸引……

所以她才会找我说话。

现在能明白了。

她是我的同伴啊。

卓司 「没、没错……」

卓司 「没、没错！」

教師 「怎、怎么了？间宫？」

卓司 「啊……」

物理的时间已经结束了。

物理时间一结束，接下来到来的，就是被称为下课时间的谜一般的时间。

被称为下课时间的谜一般的时间，人会如蚂蚁一般、不知从何处涌出来。

那真是令人恶心至极的活动啊……

教室自不用说，连这样的地方，都人头涌动。

每个人都四处乱窜。

恶心。

为啥会有这么多人啊？

为啥会这么能窜啊？

感觉头晕目眩。

因为高岛的事情，受刺激了？

这是当然的……

昨天看到的東西，竟是现实……

啊啊……

有人……

人一多，我就会慌乱……

为啥会有这么多人啊？

为啥会这么能四处乱窜啊？

啊……要冷静……

稍微冷静一下……

稍微给我放松点……

放松？

放松的方法……

我知道。

我知道那个东西。

以前我有自闭症，每次见到别人，都会这样。

到了有很多人的地方，莫名其妙地就会突然慌乱了。

所以母亲教了我。

将我从慌乱中救出的方法——

心头定不下来的时候，我就以手抚胸，这么对自己说。

卓司 「放心……放心……放心」

这么一来，就会渐渐放心下来。

一切都会变得放心。

对……因为母亲爱我，所以将这教给了我。

放心了……

卓司 「呜」

又是这家伙……

卓司 「呜呜……」

司 「没事吗？」

卓司 「又是你啊……」

司 「nage……wo……」

卓司 「你到底是啥玩意啊……」

为什么一碰上这家伙，就会变得如此不爽啊……

我和这家伙，明明应该一点共通点都没有的……

就像迄今为止，我都与世隔绝那样……

为什么我会对这家伙……

这么地……

镜 「惹你不开心了吗？」

卓司 「诶？」

镜 「你啊……不容易啊……」

卓司 「说、说啥呢……」

镜 「说啥？像这个样子，装作什么都不明白……挺不容易的不是么？」

卓司 「哈？装作什么都不明白？你扯啥呢？」

司 「姐姐……不行的哦……」

镜 「给我闭嘴」

司 「呜」

镜 「间宫卓司」

卓司 「什、什么啊……」

镜 「看到我，还记不起来吗？」

卓司 「什么？」

镜 「发问的是我这边，我在问你:知道，还是不知道！」

卓司 「哈？」

卓司 「哎？」

谁都不在了……

刚才还在的若槻姐妹……还有其他人……刚才在这的人……全都不见了。

为什么会没有人？

我一瘸一拐地开始走着。

我是打算干啥来着……

都被那对白痴姐妹给搅和了。

而且下课时间结束了。

那帮人又全都不见了。

所以我一个人站在走廊里。

没啥不可思议的。

因为没啥不可意思的……所以我放心了，推开了隔壁班的门。

放心，放心……

这里是……

高岛同学的教室……

……谁也不在……

为啥会谁也不在呢。

现在不是在上课吗？

莫非，人从这整个世界上都消失了吗？

倘若果真如此……

那世界就充满放心了。

放心……放心……

我从教室的窗户向外看去。

隔壁班的人还有我们班的人，都穿着体操服，在操场上集合。

噢，是这样啊……在上体育课啊。

因为是体育课，所以教室里没人。

因为没人，所以装饰着花。

因为没人，所以放着花瓶。

毫无破绽。

完美无缺的结论。

因为高岛同学的桌子在，所以高岛同学不在。

因为高岛同学的桌子上有花瓶，所以高岛同学不在。

毫无破绽。

放心了。

真放心。

这桌子就是她的替身。

她不在故桌在。

桌不在故她在。

没问题。

我还比较能冷静地判断事物。

因为太过慌乱，还担心过自己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
完全放心了。

这下冷静下来了。

不过是锻炼了一下自己的理性思考而已。

不是慌张的时候。

这时候应该冷静地思考，然后采取行动。

把问题一个接一个、稳妥地、理性地解决。

没错。

我从很久以前开始，就有一发慌、就脑袋一团乱的毛病。

所以经常失败。

我讨厌失败。

因为失败了母亲就会伤心……所以不能失败……

所以……要冷静……要放松……

这样就不会失败了。

就不会惹母亲伤心了。

是啊要冷静地处理事物。

冷静地。

试着冷静地对现状作出判断。

首先，

这是张桌子。

桌子是和椅子成对使用的东西。

因为桌子和椅子的组合，各种使用目的得以实现。

这张桌子和椅子的使用者是高岛柘榴。

高岛柘榴昨天自杀了，她是我认识的人，是一名十分温柔聪明的少女。

而且，我和她连秘密的共享，都曾有过的。

那是为什么？

因为她很聪明，所以我把我的秘密告诉了她。

把我的秘密基地给……

与此相对，她则……

把她的秘密告诉了我。

因为我选了正确的选项，所以她向我敞开了心扉。

万事万物都是由选项所决定的。

因为选项，世界产生了分歧。

我冷静地作出判断，然后读懂了那个选项。

所以她向我敞开了心扉。

告诉了我，最令她害羞的秘密。

我看着桌子。

仔细凝视。

非常仔细地凝视之后，

我冷静地做出了判断。

卓司 「这个！是她使用的桌子啊!!」

卓司 「啊啊……」

我触碰她桌子的桌腿。

便回想起她那双柔软的大腿。

为什么这家伙会变成四体伏地的模样。

为什么会四体伏地呢？

它的脚踝……十分地纤细。

卓司 「噢……高岛同学……」

脑海里，对高岛同学身体的感触复苏了。

那是与她分享秘密时的事情。

脑海里，我看过的情景、还有看都没看过的情景，都同时重播了重播了重播了。

脑内重播重播重播了重播重播重播了重播重播重播了。重播重播重

重播重播重播了重播重播重播了重播重播重播了。重播重播重了

重播重播重播了重播重播重播了重播重播重播了。重播重播重了

重播重播重播了重播重播重播了重播重播重播了。重播重播重了

重播重播重播了重播重播重播了重播重播重播了。重播重播重了

不知见过还是没见过的记忆的罗列，令我心头雀跃。

心头雀跃是恋爱季节的开始。

卓司 「噢……啊呜……」

卓司 「噢……可爱的高岛同学……可爱爆了的高岛同学……可爱可爱可爱……」

我用脸触碰高岛同学的椅子。

这里一直是高岛同学用来放屁股的地方。

高岛同学的屁股……好柔软啊……

卓司 「噢……」

不经意一瞥时……我发现了桌子抽出的部分……形成了一个大洞的部分……

洞？

从后往前看四体伏地的桌子，桌子上开了个淫荡的洞。

卓司 「高岛同学……四体伏地……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

桌上浮现出一些文字。

和刚才不一样的文字……

「我爱你，间宫卓司君……」

卓司 「噢……你是爱我的，我知道，我知道啊。」

卓司 「因为，不仅仅是你，连你的主人高岛同学，都喜欢我啊」

卓司 「噢……高岛同学……高岛同学……」

高岛同学的桌子向我发出爱的表白。

可我无法接受它。

只能把浮现出的“爱你”几个字擦掉了。

只要一有文字浮现，我就把它们擦掉。

她在说，

最爱你最爱你。

爱你爱你。

我把那些话逐一擦掉。

浮现的文字逐一被擦掉了。

因为，很遗憾地，我的爱人是高岛同学，而不是高岛同学的桌子……

于是桌子便不再用言语，而用肉体来诱惑我了。

用四体伏地的模样来诱惑我。

这回连我也败下阵来了。

因为那模样……

和高岛同学一模一样……

卓司 「噢……不行啊……你是桌子，我是人……我们不会幸福的」

柘榴 「请抱我吧……」

太可怕了……这不连声音都和高岛同学一模一样了吗……

这回麻烦了……这回有大麻烦了……

柘榴 「请抱我吧……温柔地拥抱我吧……我爱你，请抱我吧……抱我……来……我爱卓司君……来嘛……卓司君……」

卓司 「噢噢……呜噢噢噢噢………??？」

这声音就像漩涡。

她充满母性的温柔声音，像漩涡一样，死死地缠住了我的下体。

啊、啊、啊……

从漆黑一片的内心深处，我的真实想法如喷泉一般涌出。

爱你……噢，我也最爱你啊。

可你是……呜啊啊……可是……呜呜呜……

柘榴 「把我的处女……献给卓司君……」

她害羞地眯起眼睛，微微地、楚楚可怜地笑了。

卓司 「啊呜呜……这么重要的事情，可不能随口乱说啊……」

处女……

处女——处女·处女处女处女处女处女处女处女处女处女处女。

还没被男人糟蹋过的少女的纯洁——！

柘榴 「因为呀……人家为了卓司君……一直洁身自好哦……从来没有男人的那东西进过人家的身子……」

柘榴 「有时……的确也会有课本啦打印材料啦……铅笔啦之类的东西进到人家身子里来……可是呢可是呢，只有你……才是人家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男人……」

噢，不行了……

四体伏地的高岛同学，将女性最重要的部位……抽出的部位给裸露了出来……

柘榴 「莫非你……讨厌我吗？」

卓司 「不，哪能啊！绝没那种事！」

噢，那种事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除了高岛以外的女人，其实不都是自我中心喜欢算计、骗人不眨眼、专门抢人东西的恶棍吗。

而且都一门心思想着：男人生来就是给女人做牛做马的，在她们虚伪浅薄的笑容下，无时无刻不在蔑视、盘算着对方……真是可恶至极。

可高岛同学是不同的……

高岛同学其人，虽身处这个腐朽的世界，却仍将处女奉献给了我。

可是……你在昨天傍晚，已经……

所以啊……现在对我微笑的这个你是……

卓司

「……哦、噢噢……」

对……别看走眼了……不能看走眼。

要接受现实。

现实，就是我现在所见的东西。

亲眼看见的东西才是现实……所以错不了……这张桌子是……

桌子是……

谁？

如我所见？

高岛同学？

这就是正确答案了吗？

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
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大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
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
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

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
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
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
回答正确辉答正确回答正确

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
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
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
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回答正确——

恭喜你！

回答正确！

我脑袋里的主持人，告诉我这是正确答案。

没错……眼前看见的东西才是现实。

不能被空想所迷惑……

空想不是现实。

柘榴

「你怎么了？」

卓司 「啊，呃……什么事也没有……」

卓司 「嗯，放心吧。能配得上我的女性，除你之外再无别人」

柘榴 「谢谢你……卓司君……我一直都相信，你会这么对我说的……」

高岛同学似在恍惚中彷徨，性感地眯起眼睛，用母性十足的目光注视着我。

这纯粹的美……是其他女人所绝对不可能拥有的、高贵的东西。

柘榴 「昨天对不起……吓你一跳了吗……？」

卓司 「诶？啊、噢……嗯……有点啦……」

柘榴 「不过尼，已经完全没事叻油」

已经完全？没事了？

柘榴 「因为溅发自内心地爱着卓司君……所以完全没事菟」

因为爱……所以没事……

柘榴 「嗯，因为我比任何人都喜欢你……爱你……所以不啥死的」

因为爱……所以不会死。

柘榴 「女生吖，为了心爱的男生，什么都能做到的」

卓司 「什么都……能做到……」

柘榴 「嗯～」

威武……太威武了啊，高岛同学……都已经头喷脑浆、腿拧成麻花了，居然还能靠爱的力量恢复过来……你真是伟大的女性啊……

柘榴 「来……把我的全部……都变成属于你的东西吧……」

柘榴 「因为想得到你的宠爱……我已经着急得语无伦次……满脑子想的只有你了……」

卓司 「这这、这我也一样啊……」

本来她的姿势就已经够工口了，又用无法想象是同龄人的妖艳目光注视着我，我已经……

柘榴 「虽然超害羞的……但请看吧……」

可她却只是莞尔一笑，将双手伸向自己的腰——

卓司 「……咽口水」

我屏住呼吸，看着她将自己可爱的抽屉口，打开给我看……

卓司 「……咽口水」

平生第一次，我亲眼看见了女人的性器官。

而且那还是我喜欢爆了的处女（哔——）……

卓司 「……好……好厉害啊，高岛同学学……」

柘榴 「呐，间宫君……我的耻处……现在怎么样了昵？」

卓司 「哈啊啊、哈啊、啊啊——啊噢!？」

柘榴 「嘻嘻……这么兴奋可不行哦……」

话虽这么说……可这……做不到啊……我已经兴奋得脑袋一团浆糊了

……

卓司 「噢噢噢，那个呢……很漂亮……可是，因为光线太暗，里面看不太清楚啊……」

柘榴 「那么……就用手指打开看好了……」

卓司 「诶！真的可以吗!？」

柘榴 「因为，我只想把我的全部……展现给卓司君……」

柘榴 「所以呢……“唰”地一下，从左往右把它敞开就行了……」

卓司 「噢，高岛同学。你是何等勇敢的少女啊!」

为了满足可爱少女的愿望，我用紧张地止不住颤抖的双手，靠近了她那对又大又白的屁股。

她的屁股变成了木板……凉凉的摸起来挺舒服……

我向比这更下方的部位……她的洞的里面看去……

柘榴 「嗯呀……啊啊……啊啊，卓司君的目光……啊啊啊啊……」

卓司 「很整洁哦，真的很整洁……这可是犯规啊……」

她的里边因为收拾得很好……所以除了整洁之外，找不到别的形容词

……

……本以为女人的私处里边……会更粘糊糊一点的……可她的却很整洁……

这简直像……

卓司 「……简直像工业制品一样整洁啊……」

柘榴 「呀……说人家是工业制品，太叫人害羞啦……哈啊、哈啊……讨厌，被你这么一说……那里痒痒的了……」

楚楚可怜的高岛同学因被我看见私处而兴奋，汩汩的爱液从她下体的深渊淌了出来……

柘榴 「那个……可以多摸几下的哦……」

我的手指循着她的边缘抚摸。

柘榴 「啊哈……卓司君在摸我的（哔——）……像做梦一样，好高兴……」

她苦恼的声音十分甜美，我轻揉她的私处，她的爱液便顺着我的手流下，带来一种粘稠的、新鲜的感觉……

柘榴 「呀呜！呀，摸那里的时候，要更温柔一些……」

卓司 「啊哇，对不起！」

她突然侧过身来，我惊得发出了声音。

因为我被高岛同学油润的爱液弄滑了手指，险些要把她带圆头的三角钉状的阴（哔——）给压坏了。

柘榴 「那里很敏感的哦……求你了，不要欺负人家嘛……」

卓司 「哇哇，知道了……我会慎重、慎重的……哈呜……」

我用缠满粘糊糊的爱液的手指，像拆炸药一样小心翼翼地、尽量不弄痛她地，开始抚摸这小小的阴（哔——）的周围。

我还是头一次看见、摸到阴（哔——），感觉就像造出来的螺钉一样美，爱液在上面闪闪发光，吸引着我的好奇心。

柘榴 「嗯，呵呵呵呵……感觉不错哦……哈～啊，很不错哦……」

于是高岛同学便娇喘吁吁，滑滑的木板可爱地左右摇晃起来。

啊……我最爱的高岛同学，正享受着爱的爱抚……这就像自己被爱抚了一样令我高兴。

所以要更加……细心地爱抚她，就能看到她平时隐藏起来的、幸福的模样，而且只有我才能看到。

卓司 「那个……这里，是要这样吗？」

当然，因为我是第一次摸女人的性器，自己又是处男，所以总搞不清手指的力道。

可是，如果在好奇心驱使下不小心用大了劲、把她弄痛弄哭了，那可真是再糟不过了，所以现在要先慎重地来……

柘榴 「啊呜……嗯唔、啊一、啊啊一、哈啊一啊一……」

唔……这样看来也不错嘛……

卓司 「……对了！」

很遗憾，由于我经验不足，所以始终无法模仿高岛同学自慰时的手指动作。

那就不用手指，用其他更柔软、更纤细的部位来不就行了吗！

何等妙计啊！这全都是为爱所犯下的罪孽。

卓司 「呐，可以舔吗？求你了，让我舔你那里吧」

柘榴 「唔嗯，当然可以哦……随卓司君喜欢啦……」

高岛同学没有一瞬的迟疑，便答应了我的请求。

噢，何等纯洁可爱啊……

平时清纯到似乎都不太有主见的她，在表明了爱意的我的面前，竟变得如此妖艳淫乱……

卓司 「啾噗……啾噗噗……」

柘榴 「呀一啊一！啊一，啊啊啊啊一，舌头——，好棒……好一、啊啊啊一……！」

高岛同学屁股上柔软的肉和我的脸蹭来蹭去，感觉也不错。

卓司 「啾啾，咻……啾噗……咻咻，咻」

柘榴 「呀一嗯嗯一……卓司君好坏哦……」

卓司 「啊哈哈……是高岛同学太可爱了啦……」

柘榴 「嗯哈一……那里、那里呀……卓司君的（咩——）……就是从那里插进去的哦……」

卓司 「……是这里吧……头一回看到呢……咻咻咻咻」

柘榴 「呀啊——不要去舔嘛——！这感觉，真的不敢相信……好棒，好棒～～」

高岛同学难为情地扭动着腰，让身体从我面前远离，我沾满爱液的脸则微微一笑。

柘榴 「对不起，我这么骚……不过……不过人家忍不住嘛……哈呜一……」

往这可爱的声音传来的方向一看，高岛同学正两眼噙泪，向我诉说着。

卓司 「一点都不用害羞哦，我也差不多该上了……」

我从背后，将喜极而泣的高岛同学紧紧抱住。

不会再放手了……想永远和你在一起……

柘榴 「啊啊……终于要成为你的唯一了吗……嘻嘻，嗯嗯一，好高兴……」

她的身材真的超棒的……又冷又平……而且滑溜溜的……

——啾噗噗噗噗……

柘榴 「嗯唔——嗯嗯一、嗯嗯嗯呜呜呜～～～」

听说被开苞是相当痛的。

可高岛同学只是撇了撇嘴、发出了似乎痛苦的声音，粘糊糊的（咩——）却把我的阳具从头到底吞了进去。

卓司 「没事吧？中途是不是该停一下的？」

看着两人结合部滴下的鲜红、纯洁的液滴，我稍稍恢复了冷静，有点后怕地问道。

柘榴 「嗯……没事……现在快感要更强一些……所以没事的……」

高岛同学低声说着，莞尔一笑。

听到她充满勇气的声音，感受到与她交合的下体传来的温暖，我的表情也舒缓了。

柘榴 「来，请动起来吧……两个人一起爽起来吧……」

卓司 「嗯。那我就……啊呜……」

我按她的催促把腰向后退，她滑滑的体腔一紧一紧地吸扯住我的下体，我的声音不禁凌乱起来。

卓司 「高岛同学的体腔……好热……好光滑，嗖嗖地就进去了……」

柘榴 「哈嗯一，唔嗯嗯一……嗯～，卓司君的……在动了——……」

而且吸扯住龟头的能力因深浅而有强弱之别，所以每每动腰，新的快感就会直冲头顶。

这已经不是有多厉害的级别了——是爽飞飞的快乐了。

柘榴 「哈嗯嗯一……嗯嗯一……啊，啊——……」

卓司 「痛吗？动的时候，要更缓一点吗？」

柘榴 「不……没事的……按你的想法来就行……哈啊——，呜嗯一……」

高岛同学涨红着脸，带着楚楚可怜的笑容，对我的一举一动都十分配合。

柘榴 「哈、啊、啊——……在动了……好热，好大的……」

高岛同学的体腔内……带着很高温度，而且阵阵律动。

现实的体腔，能像这样充满快乐吗……

柘榴 「呜呜啊一、啊——……欸，呜、呜呜一……啊啊——啊～～」

卓司 「高岛同学……让我摸你的奶子吧……呐，可以的吧？」

我急不可耐地掀起她的制服，梦游般解开了她背后的胸罩纽扣。

柘榴 「呜啊，啊啊一……可以哦……还要，人家还要嘛……」

虽然我在得到她许可前就已经动手了，而且脱的动作粗暴，可与我交合的、情绪高昂的高岛同学没有丝毫抵抗。

柘榴 「呀一……呜一……好暖和……卓司同学的手，好暖和哦……」

我的腰不断地做着活塞运动，双手如拥抱一般，揉抓着她硕大的胸部。

卓司 「啊哈哈……高岛同学的奶子虽大，但还能感觉到你心跳得厉害呢……」

柘榴 「你好坏哦……因为被卓司君揉着嘛……当然会心跳加速嘛……」

柘榴 「呜啊……呀——，螺丝钉勃起了……」

卓司 「真的！变得硬邦邦了呢……」

柘榴 「哈啊……我……我的胸部，很敏感的说……呜呜……求你了……温柔地，揉它吧……」

柘榴 「呀哈——……啊啊，好厉害，好厉害哦哦～～」

卓司 「哇……高岛同学……紧窄的私处虽好，大大的奶子更棒啊……」

事实上，她的胸部丰满到就连隔着制服，也能一眼看出……而现在，我正用自己的双手，像舀水一样揉抓着它们。

柘榴 「欸，呀……从上面，还有下面……啊哈——啊一，不行啦——」

两手上沉甸甸的重量感……还有仿佛要从指间渗出般的柔软……

柘榴 「唔嗯、嗯、嗯嗯——……啊啊，啊啊一，啊一」

只有两人的教室里，年轻男女的下腹部撞在一起的声音，一次又一次地响起。

卓司 「好紧窄啊……呜啊一！受不了……好棒」

柘榴 「啊一啊啊一，卓君——我爱你，爱死你了——！」

卓司 「噢噢，高岛同学，我也爱你啊！！」

柘榴 「呜啊啊一，啊一，啊呜呜一，呜，呜嗯嗯一，唔嗯嗯……」

卓司 「啊啊，我要射了……呐，可以吗？」

下体的深处绷得紧紧的，已经无法控制了。

柘榴 「好的……可以、哦——中出我吧……求你中出我吧……」

柘榴 「啊啊，我也要去了～～！」

卓司 「好啊，来吧——起来——呜啊啊啊！」

柘榴 「呀啊啊啊一，啊啊一，啊一，啊啊啊——」

卓司 「嗯唔……嗯、啊啊一……」

高岛同学的身体前仰后合，我在她的里面喷了出来。

在高岛同学的里面……抽屉的里面射开了花。

滚烫阳具的尖端咻咻地喷着我的白浊，毫无保留地打在了她最里侧的那层板子上。

柘榴 「不行……人家的肚子里灌满精子啦……啊啊——，呜呜——，哈哈，啊啊啊～～」

卓司 「柘榴，桌子的高岛同学！」

我沉醉在登天般的快感的波涛中……向她体内的射精持续了很久很久。

柘榴 「呜啊……啊——……啊一……卓君～～」

虽然徐徐喷出的势头已经渐衰，但我的腰一定顶到了最前，与她紧紧结合在一起，分不开了。

柘榴 「啊哈——……啊啊嗯……明明是第一次……却去了……」

卓司 「哈、哈……」

柘榴 「真是的……都怪卓司君太厉害了啦……嘻嘻嘻……」

在无数重羞耻与欢喜的交错之中，我温柔地抚摸着高岛的板子……

柘榴 「嘻嘻嘻……真的射了好多哦……人家里面都湿答答的啦……」

卓司 「是啊……哈……哈……哈啊……」

我还没有拔出龟头，继续这个姿势，与高岛同学的桌子紧紧相拥。

冷冰冰的板子摸起来真舒服……

卓司 「哈、哈、哈……」

我在高岛同学的体内射出来了。

射出的精液不仅溅满她体内，还溅到了她身上各个地方，连桌上的花瓣都被弄脏了。

精液淫荡地从鲜花上流下。

因为精液的重量，花瓶里的花都有点被压弯了……

卓司 「糟了……」

我这才察觉到自己做的事情。

我都……做了些什么啊……

啊啊……本以为自己很冷静的……却因为高岛同学太过美丽而迷失了自我……

一冷静下来，便立刻察觉到自己做的事的愚蠢之处……

是啊……现在不是做这种事的时候……

现在重要的不是和高岛同学尽享肌肤之亲……而是与她对话。

卓司 「高岛同学……是这样吧」

高岛同学的桌子默默地点了点头。

是啊……对话才是现在所需要的。

话语。

那才是现在最重要的东西。

要冷静。

冷静下来……用话语来思考……

理性地……把握事物。

不是用肉体，而是用话语……这才是关键。

首先……冷静地分析现状。

这里是……

高岛柘榴同学的教室……

……谁也不在……

为啥会谁也不在呢。

现在不是在上课吗？

莫非，人从这整个世界上都消失了吗？

倘若果真如此……

那世界就充满放心了。

放心……放心……

我从教室的窗户向外看去。

隔壁班的人还有我们班的人，都穿着体操服，在操场上集合。

噢，是这样啊……在上体育课啊。

因为是体育课，所以教室里没人。

因为没人，所以装饰着花。

因为放了花瓶所以没人。

毫无破绽。

完美无缺的结论。

因为高岛同学灌满精子的桌子在，所以高岛同学不在。

因为高岛同学灌满精子的桌子上有灌满精子的花瓶和灌满精子的花，
所以高岛同学不在。

毫无破绽。

放心了。

真放心。

这灌满精子的桌子就是她的替身。

她不在故灌满精子。

不灌满精子故她在。

没问题。

我还比较能冷静地判断事物。

因为射精了，所以现在是很猛的贤者模式。

有这贤者模式，就有搞头！

我借助贤者模式，认真地把问题逐一用理性解决。

没错。

我从很久以前开始，就有一发慌、就脑袋一团乱的毛病。

所以……要冷静……要放松……

这是桌子。

是灌满精子的桌子。

我把自己的性器插进桌子的抽屉里，在里面射精了。

因为是她先勾引我的，所以这问题由她自负全责。

出色地利用桌子的壁，创造出一种被紧窄的（哔——）吸扯的感觉。

其结果，就是我在桌子射精了。

所以我现在是贤者模式。

贤者模式的我，首先用抹布擦掉桌子上的精液……

我认为，这样就足以起到充分的避孕效果了。

避孕可是男方的素质问题……

把男方的责任都完成一遍后，我开始思考自己接下来必须做的事情。

首先，这有一张擦掉精子的桌子。

花瓶虽然擦好了，但花沾上的精液没能擦净……嘛这无关紧要。

那么接下来该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卓司 「对了……我大概可能也许应该必须听一听她自杀的理由」

谁自杀的理由？

卓司 「这桌子么……」

为啥？

可是！

没错……

我……

……

莉露露:「看不到啊……我看不到啊,哪里有什么大灾难

啊……!」

莉露露:「给我好好看!」

莉露露:「不要啊,不要!」

莉露露:「莉露露!」

莉露露:「咿」

莉露露:「知道吗?莉露露酱!」

莉露露:「怯懦是无形的怪物!它会蛊惑你的心,招来

恶果的!」

莉露露:「现在我们要是胆怯了……世界可就要被毁灭了

啊!」

莉露露:「你甘心吗?」

莉露露:「莉露露酱!」

莉露露:「甘心!」

莉露露:「什么?」

莉露露:「世界啥的,让它毁掉好了!」

莉露露:「我不想死!莉露露酱你这么想死,那就自己去

死不就好了!」

莉露露:「啊、啊呜……」

莉露露:「你们俩究竟怎么了啊!」

莉露露:「飞翔!」

莉露露:「不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莉露露:「!啊!!!呜!!!!!!!!!!!!!!」

伴随空气撕裂的声音……

没错……我的确在电视上看到了高岛同学的末日。

在动画里看到了高岛同学的末日。

昨晚的动漫频道应该播了。

虽然我看的只是录下来的在线视频……

可我的确在动漫里，看到了高岛同学的末日。

所以不可能不知道。

她，是朋友，是恋人，是动漫，因为她是动画里的人嘛……

她是好人啊。

二次元里的人都是好人。

虽然三次元里也有她，但在二次元里也见过她。

就是说，她是同伴。

所以我试着向桌子发问。

对三次元里她的事情，我实在知之甚少。

可只要有这张代替她的桌子，或许就……

没错。这桌子一直和她同甘苦，共患难。

桌子椅子就是做这事用的。

所以无所不知。

它知道高岛同学的一切。

多么条理清晰的分析啊。

一切都放心了。

卓司

「桌子里啥都没有吗？」

高岛同学的桌子里啥都没有。

这么说来，刚才在把我那东西插进去之前，不已经确认过了吗……

如果有啥留下来了，估计已经灌满精子了……

嘛，冷静一想，就知道不会有那种事……

就算有啥留下来了，也应该作为遗物被回收了吧……

话说回来，这桌子真寡言。

刚才明明还那么能说会道的……现在已经啥也不说了。啥都不告诉我了。

在性交之后，男方需要对女方愈加体贴才行……虽不记得是哪本书上说的了……但应该是这么个意思吧？

现在，就只有靠我的努力了。

我在游戏里已经习惯了。

说起让这种傲娇女生敞开心扉的方法……便是我的拿手好戏。

就是这样。

妥妥的。

我知道。

桌子必会敞开心扉……并说出高岛同学的真相。

卓司 「来……告诉我吧」

渐渐地，桌子封闭的心打开了。

照这感觉，她……应该挺温柔的吧……

桌子的触感很温柔。

多好一女孩啊。

桌面上，许许多多的事实浮现了出来。

卓司 「这是……高岛同学的心……涂鸦……」

好像浮现出不少东西了嘛……

她的真相，

那真相令我屏气凝神。

卓司 「马泰……螺旋？」

高岛同学的桌上……刻着应该是出自她本人之手的文字。

卓司 「记忆……回溯……哈密吉多顿……神秘星云……艾洛西姆洛」

卓司 「这是啥？」

这些话，只让我满脑子问号。

只有一句话除外。

2012年7月20日……世界将终结

噪音。

刹那间，在前头叶产生的噪音，经由海马体，一边旋转着，一边进入了脊髓。

可我该冷静……

刚才不都很冷静吗。

不论发生什么事，都要冷静。

可是，

可是这事实该怎么解释？

可……为什么会这样？

卓司 「呜」

卓司 「为什么……为什么」

这事情……

这可是……

这可不就是那个吗……

muqin——

这个……

世界将在7月20日终结……

为什么这个预言会……

母親：「2012年7月20日……」

母親：「……那是世界回归天空的日子」

卓司

「距离2012年7月20日……」

卓司

「还有……一星期……」

世界回归天空的日子。

世界回归天空的日子。

万物被天空浸染的日子。

母亲一直在说那个日子的事情。

所以我记得。

其实是想忘掉的。

一直都装作忘掉的样子。

可即便如此，仍害怕那一天的临近。

那是内心脆弱的母亲生出的妄想。

没什么回归天空的日子。

我这么相信着，

把她的话忘记了。

不，

是装作忘记了。

可随着那个日子的临近，我就会止不住地苦恼。

母亲的妄想把我都给入侵了，令我苦恼。

所以为了说服自己，那是妄想，我一直都在脑袋里重复地念着：“nashi妄想”。

用话语制止妄想。

没那种日子。

没那种事情。

母亲疯了。

母亲脆弱。

母亲虽然爱我，但疯了。

太爱我了，所以疯了。

为我而疯了。

我虽然也爱母亲，但她说的话是妄想。

她的心已经完全坏了。

所以，不能相信母亲说的话。

爱归爱，但不能信。

哥哥就很明白这一点。

所以反抗了她。

那，

那这个是？

我眼前写着的预言。

高岛同学写下的预言。

那这是啥？

回归天空的日子。

世界必须回归。

那个——

所谓回归天空的日子……我是知道的。

母亲：「在世界回归天空的日子……一切都将终结……」

世界的极限。

世界的尽头。

世界的终结。

——她将这，称为“回归天空的日子”——

这件事……为什么高岛同学会知道？

为什么，母亲相信的预言会写在高岛同学的桌子上……

我下意识地，把那些文字刻没了。

这是决不能发生的事情。

然而……

卓司 「怎、怎么回事？」

卓司 「呐！」

我摇晃着桌子，向它询问。

刚才还敞开了心扉的桌子，如今又沉默了。

卓司 「为什么不告诉我！」

卓司 「你是高岛同学的桌子对吧！」

卓司 「一直和高岛同学在一起的对吧！」

卓司 「知道高岛同学的一切对吧！」

卓司 「呐！」

卓司 「呜？！」

卓司 「啊……」

桌子封闭了内心的理由。

桌子不再说话的理由。

一开始虽不明白，但现在我瞬间理解了。

卓司 「！？」

从走廊里传来声音。

看时钟，体育课差不多该结束了。

这个班的学生就要回来了吧……

卓司 「是这样么……」

机 「请快跑吧」

卓司 「啊，嗯……」

机 「这里就交给我」

卓司 「谢谢你」

的确是桌子的声音。

虽已不能说话，但它还是为了我、勉强自己……

真不愧是……

一直支撑着高岛同学的桌子……

我向那桌子道谢后，

便遵从它的话，头也不回地跑向走廊。

下课铃的声音。

走廊里要人满为患的信号。

必须逃跑。

立刻，

迅速地，

简直像急速大赛。

卓司 「哈、哈，那到底咋回事啊？」

卓司 「为什么母亲的话会在那里？」

那是……

桌子告诉我的话……

高岛同学留下的话语。

话中的每一个字，我都心知肚明。

不，那根本就是我丢在过去的话语。

不能存乎于今日的话语。

2012年7月20日。

归还天空的日子。

母亲的话。

母亲的妄想。

只在母亲脑中。

母亲世界的极限。

没错，这是发生在母亲脑中的事。

只存乎于母亲脑中的事实。

卓司 「为什么那会出现在高岛同学的桌上呢？」

母亲脑中的世界开始溢出来了吗？

母亲的妄想渗进现实世界里了吗？

卓司 「那不可能！」

人脑中的世界不会溢出来。

人的妄想不会渗进现实世界。

那绝对不会！

我全力奔跑。

盲目地盲目地跑着。

因为对桌子告诉我的话感到恐惧……

卓司 「哈一哈一」

——不必害怕哦……

卓司 「哈一哈一」

——就算万物的终结正在临近……

卓司 「哈一哈一……」

——放心吧……

——我会保护你的……

我会回归天空的——

把你——

还给——

这个世界——

卓司 「母亲说，世界灭亡之日……是回归天空之日。」

卓司 「母亲说，世界灭亡之日……是回归天空之日。」

在世界灭亡之前——

卓司 「为什么……要作出那种预言……」

卓司 「哈一哈一……」

消失的话语。

失落的妄想。

即便如此，桌子仍在诉说。

就算已四体伏地——

那张桌子，仍——

温柔地——

诚实地——

诉说着——

——世界毁灭的时间

2012年 7月20日

母亲已经死了七年了。

母亲的预言应该已不复存在了。

尽管如此。

可又为何高岛同学的桌子会诉说。

为何消失的话语，

会再现？

母亲。
我的母亲。
最喜欢的母亲。
要把我的分身回归天空的残酷的母亲。
喜欢她。
最喜欢她。
可是，
她不在了。
她已不在了。
回归天空的，只有她自己。
步向天空的，只有她自己。
天上有神。
神在天上，创造世界。
一次又一次地，创造着残缺的世界。
母亲在他身边。
母亲在神身边笑着。
憧憬着万事万物都回归天空的日子。
她笑着。
因为母亲在神身边。
母亲的肉体虽灭……
崇高的精神却包围了整个世界。
只有我这丑恶的俗人，留了下来。
丑恶的我，
只在家里老老实实在活着。
可除此之外，都恶俗无比。
在家里听古典音乐，
在基地，则听黄色语音自慰。
在家里用功读书，
在基地，则看黄色漫画自慰。
在家里研读文学，
在基地，则玩黄色游戏自慰。

会干掉。

不管流了多少唾液上去，也没用。

一天比一天稀薄了。

这正代表着，我一天比一天稀薄的人生。

变稀薄的快感。

变强烈的痛苦。

没错，

和射精很接近！

这是必须射精的信号！

这永远转啊转的芭蕾舞要结束了！

由射精来结束！

所以说！

「naju话，回到le，我身bian」

卓司

「哈一哈一哈一哈一……」

从现在算起……已是十余年前的事了……

世上充斥着无聊预言的谣言……

有诺查丹马斯的大预言……有很早就流行过的预言……

那时母亲十分温柔……

因为相信世界要灭亡……她变成了只会温柔微笑的人……

卓司

「哈一哈一哈一……」

那时母亲买的冰淇淋真好吃。

2012年7月20日……

为了那一天，她让我吃了好多好吃的。

卓司

「哈一，哈一，哈一……」

冷静……

要冷静……

重要的是，

要冷静。

要理性。

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卓司

「……」

冷静下来思考……

尝试思考……

来，挑战吧！

卓司 「……因为是…… 就…… 是所以」

卓司 「就那么？是不会」

卓司 「的的」

卓司 「的」

「……的的」

「是……的…… 的…… 是所以」

「是的话？不是」

「的的」

「的」

「……」

「因为是……的…… 所…… 的」

「是的话？是的」

「的的」

「的」

「……」

「……的的的的的就…… 的…… 的所以」

「是的话？不是」

「的的」

「的」

男子校生：「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男子校生：「知的的？圉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男子校生：「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男子校生：「的？」

男子校生：「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男子校生：「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畏的髮的的……」

男子校生：「的的的的的死」

男子校生：「的死」

男子校生：「的死」

男子校生：「的死」

男子校生：「的死」

男子校生：「的死」

男子校生：「的死」

男子校生：「的死」

男子校生：「的死」

男子校生：「的死」

卓司 「……不行」

卓司 「好像有点慌乱了」

卓司 「真只是一点点……」

卓司 「总是无法分析到最后。总有不合逻辑的地方」

卓司 「……稍微冷却一下……」

- 卓司 「太过兴奋了……」
心里太乱了……
心里……
- 卓司 「没、没错……看漫画……」
- 卓司 「那个……」
我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漫画。
这是最近动画化了的“魔法少女莉露露”。
有点黄的漫画……
- 卓司 「对……看看网上弄下来的动漫吧……」
我打开电脑的电源，播放动画。
- 卓司 「呜」
……
感觉这……和昨天一模一样嘛……
昨天也是这样……
然后就……
- 卓司 「呜」
我急忙冲了出去。
我昨晚在那地方，看到了高岛同学的幽灵。
- 卓司 「哈一哈一哈一……」
高、高岛同学……真的自杀了……
昨天的事全是事实……
那么……
昨天看到的……高岛同学的幽灵是……
- 卓司 「那、那种事不可能吧」
没、没错啊……因为目睹了高岛同学自杀，心生慌乱，所以才看到了那种东西……
就是说，幽灵的这个部分不过是梦么……
- 卓司 「可……从高岛同学自杀……到看到幽灵……记忆上感觉是连贯的」
若说只有幽灵是梦……感觉又不像……
- 卓司 「那就……假设高岛同学的自杀也是梦……」
我觉得那是梦……

因为看到她的幽灵、这事儿本身就不可能……所以……
可按这种说法，我岂不是不可能目睹她自杀了吗……

卓司 「究、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到底啥是梦……啥不是梦啊……

卓司 「不，冷静点……所以高岛同学的自杀是事实……幽灵是梦……」

卓司 「那么……」

那么？

那么写在高岛同学桌子上的预言是什么？

那个预言……是母亲相信的预言……

母亲用那些话来责备的，只有我。

为什么会写在了高岛同学的桌上？

那到底算啥？

母亲对我的爱……

那便是“世界要灭亡了”的责备。

高岛同学也每天对我责备，世界要灭亡了。

用了各种手段。

她也很会责备人。

那是因为她也爱我。

爱我的人，全都会责备我。

超市女服务员对我态度那么差，

同年级的女生对我那么冷漠，

全是由爱而生的责备。

就是这么一种play。

现在，高岛同学的桌子，也把那事情告诉我了。

告诉我世界要灭亡了。

照这么说，高岛同学就……高岛同学就……

卓司 「痛」

什、什么……头痛？

混账……最近本以为已经治好了……

为啥会这样啊……

卓司 「呜、呜啊……」

脑袋像要裂开一样……

意识变得朦胧……呜。

由岐 「哎ya……you ……这不是间宫吗？」

卓司 「啊、啊啊……脑袋一片朦胧……」

眼前的人是……那个……

由岐 「哎呀……又巧了……这不是间宫卓司吗？」

这声音……是啥……

从哪发出来的？

又是……从我里边发出来的？

又像……那时候一样……自己里边冒出陌生人来了……

……

不……不对……

这……不是我里边的声音……

这……不对……

这是……

卓司 「你、你是……记得你是……班上的……」

由岐 「水上啊……

连自己班上的人都不记得了，真是……」

呜……

感觉目眩……

搞什么……

那个……记得这家伙是……

明明成绩优秀，却经常翘课……而且比男生还能打的女人……

和那个悠木不相上下……很讨大家喜欢……还有……还有……

卓司 「水上……由岐……同学？」

由岐 「是呀。比起这个，间宫同学在这忙啥呢？」

由岐 「不如说……你从哪冒出来的呀……」

从哪？

我从哪冒出来的？

我从哪来到这个世界。

那还用问，肯定是从我妈里来的啊。

多么猥琐的女人啊！

居然问我这种事！

难道还要我宣布，“老子我！是从我妈里来到这个世界的！”吗？

什么人啊。

多可怕的女人啊。

可怕，

这女人好可怕。

卓司 「诶……啊……诶……啊」

由岐 「为啥……你一看到我就发慌呀？」

卓司 「呃，啊，诶」

由岐 「不如说，你为啥会从那种地方钻出来呢？」

那种地方？

你不也是从你妈里钻出来的吗！

多么失礼的家伙啊！

莫非你是在侮辱我母亲吗？

总、总之，先敷衍她一下，瞒混过去。

和这种猥琐的家伙长谈，岂不是要惹母亲生气了吗！

卓司 「呃，那个，钱包啊」

卓司 「钱包掉在游泳池边上了」

由岐 「钱包？」

卓司 「嗯，就是这样。钱包弄丢了……啊，我还有急事……那我告辞了」

由岐 「啊……」

我飞奔而出，然后……

卓司 「哈一哈一」

卓司 「好危险……险些就让那女人发现我的秘密基地了」

卓司 「……话说回来」

那女人……

虽然没怎么和她说过话……没想到竟这么猥琐。

居然在那种地方闲逛……简直猥琐到难以想象……

我还以为，那种地方只有城山、沼田之流……还有悠木才会去的……

卓司 「总之……四处晃悠也不是办法……」

卓司 「暂且先回地下室吧……」

卓司 「呜？」

卓司 「什、什么……」
黑暗中有什么东西……
有一个黑影，正一晃一晃地朝我逼近。

卓司 「何、何方妖孽！」
「不是妖孽……」

卓司 「诶？」
女生的声音？
不是怪物？
啊一，那个是……

彩名 「嘻嘻……你是间宫卓司君」
这张脸……记得是音无彩名……
为啥会在这种地方……
这里虽还没到秘密基地……
可也是贮水水箱……为啥她会在这里……

彩名 「怎么了，这么害怕」

卓司 「比、比起这个，为啥你会在这」

彩名 「原因和间宫君一样……」

卓司 「是、是吗……靠，别跟我打哑谜！」

彩名 「为什么声音这么慌张呢……」

卓司 「那、那当然是因为……在这种地方碰上别人了……」

彩名 「害怕？」

卓司 「诶？」

彩名 「你害怕……我吗？」

卓司 「那、那怎么可能……因、因为女人有啥好怕的啊」

彩名 「正确……我不可怕……要说的话……嗯，就像恶魔一样温柔……」

彩名 「大家都是这么说的……」

卓司 「大家？」
大家……？我真没见过这人有和别的人说过话……

卓司 「你说的大家，是指谁？」

彩名 「你猜？」

卓司 「你猜？我不认识叫这名字的人……」

彩名 「嘻嘻……那，水上同学之类？」

水上……？

这女人……和水上由岐有关联吗？

还以为她和任何人都没关联呢……

和那个猥琐的女人有关联……

即是说……

她也是个猥琐的存在。

卓司 「其他呢？」

彩名 「水上同学之类」

卓司 「不，我问的是其他……」

彩名 「水上同学之类水上同学和水上同学和水上同学和水上同学和……」

卓司 「……」

搞啥啊这女人……好像和水上同学以外的人，都没打过交道嘛……

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也是个交不到朋友的寂寞的人啊……

彩名 「嘻嘻，间宫君……」

卓司 「咋、咋了？」

彩名 「说我寂寞……真多管闲事」

卓司 「！？」

这、这家伙？读我心了？

卓司 「你、你说啥呢」

彩名 「别这么吃惊……我不会读心术」

卓司 「诶？」

彩名 「因为间宫同学傻傻的，所以很好懂……我不过随便说说……就和你心里想的对上了……」

卓司 「是、是吗……」

搞啥啊这家伙……说的话这么惹人生气……

彩名 「没生气哦」

卓司 「诶？」

彩名 「间宫同学……你没生我的气哦……不如说是喜欢我……嘻嘻」

这是……什么……果然……心里的事情……

彩名 「我是你喜欢的类型……还有水上同学也是……除此以外……」

卓司 「我可不喜欢你这种人」

彩名 「是吗？」

卓司 「说到底，我只对二次元感兴趣！」

彩名 「嘻嘻……那就没问题了。对我来说，那种分界线是不存在的……」

这、这家伙……说啥呢……

卓司 「你、你丫……把我当白痴吗？」

彩名 「那是误解……我没有捉弄间宫同学……因为间宫同学本来就是」

彩名 「白痴嘛」

卓司 「你、你说啥」

彩名 「嘻嘻，这是幽默……是友情的印记……」

卓司 「把人弄得不开心，这可称不上幽默……」

彩名 「是吗？这就惹你不开心了？」

卓司 「当然」

彩名 「还以为你喜欢这样的呢……」

卓司 「瞎搞嘛……」

彩名 「一开始先装得傲一点……后面更能给人萌的感觉……」

卓司 「别、别把我当白痴！」

彩名 「嘻嘻……我没把你当白痴……」

彩名 「因为，要把你变成白痴，其实是绝对做不到的……」

卓司 「……？」

这家伙说的话……真是让人感觉摸不着头脑……搞啥啊……

还是别和这种家伙打交道比较好……

彩名 「间宫君，你就那么怕死吗？」

卓司 「……说啥呢……」

彩名 「因为高岛同学的预言，害怕了……」

卓司 「诶？」

彩名 「那个预言……和你母亲相信的预言是一样的……」

卓司 「你、你丫，为什么连这都知道！」

彩名 「还记得……和母亲的对话吗？」

- 卓司 「什、什么？」
- 彩名 「卓司……你害怕死亡吗？」
- 卓司 「哈？」
- 彩名 「害怕死亡吧……」
- 彩名 「当然……不过，虽然你把这视为当然……但害怕死亡其实并非理所当然……」
- 这、这些话……
- 彩名 「死亡是任何人都无法经历的」
- 彩名 「死亡是无法体验的」
- 彩名 「人吸引死亡……又被死亡所吸引，将死亡转化成了自己多多少少能想象出来的东西……能经历、能感觉到的东西……」
- 这些话……
- 一模一样……
- 为什么……
- 彩名 「假设你获得了永生……那么首先，你的爱人会死……迟早，人类也会灭亡……」
- 彩名 「所以生物都灭亡了……谁都不在了……只有间宫君还活着……」
- 彩名 「在那之后，又经过了无尽的时光……宇宙的熵变成了无限大……迎来了热寂」
- 彩名 「在空无一物的空间里，间宫同学活了几亿、几兆、几京年的时间」
- 彩名 「即便如此，间宫君依旧永生，看着那一切……」
- 彩名 「对间宫君来说，维持自身存在的连续性虽是永恒的」
- 彩名 「但，间宫君的精神，多半会崩溃」
- 彩名 「精神虽已崩溃，但间宫同学依旧永生」
- 彩名 「那真是难以想象的无限地狱」
- 彩名 「的确，这十分令我期待……」
- 彩名 「不过，你真的希望如此吗？」
- 卓司 「在物理的时间上……永远生存下去，无异于地狱……这话我已经听过许多遍了……」
- 卓司 「于是，我便说……只要幸福的人生能永远持续便好了……」
- 卓司 「一个人看着空无一物的空间发呆，这并非幸福……」
- 彩名 「嘻嘻，原来这不是幸福呀……」

彩名 「精神崩溃的间宫君，永远地在空无一物的世界上飘荡……本来还挺期待的……」

彩名 「那么，就让间宫君过美好的校园生活吧」

彩名 「美好的女友，美好的友人，快乐的生活」

彩名 「那将持续数百年」

彩名 「那将持续数千年」

彩名 「那将持续数万年」

彩名 「那将持续数十万年」

彩名 「那将持续数百万年」

彩名 「那将持续数千万年」

彩名 「那将持续数亿年」

彩名 「那将持续数十亿年」

彩名 「那将持续数百亿年」

彩名 「那将持续数千亿年」

彩名 「那将持续数京年」

彩名 「那将持续数十京年」

彩名 「那将持续数百京年」

彩名 「那将持续数千京年」

彩名 「可还不会结束」

彩名 「因为无限的，所以到这为止，也不过一瞬」

彩名 「就算经过了这数千、数亿、数京倍的时间，也还不会结束」

彩名 「终结绝不会到来」

彩名 「美好的女友」

彩名 「美好的友人」

彩名 「快乐的生活」

彩名 「将永久地，不断重复……」

彩名 「过了差不多数百年，间宫君」

彩名 「开始对这幸福的生活厌烦了」

彩名 「杀掉了美好的女友」

彩名 「杀掉了美好的友人」

彩名 「想结束这快乐的生活」

彩名 「可是，只要到了第二天早上，又被」
 彩名 「美好的女友」
 彩名 「美好的友人」
 彩名 「所包围」
 彩名 「快乐的生活又开始了」
 彩名 「一开始，间宫君还沉醉于杀人的快感中」
 彩名 「每天，都反复屠杀美好的女友、美好的友人」
 彩名 「可过了几百年，这也厌倦了」
 彩名 「这回，索性就自杀吧」
 彩名 「间宫君死掉了」
 彩名 「可下一瞬间，又被」
 彩名 「美好的女友」
 彩名 「美好的友人」
 彩名 「所包围」
 彩名 「快乐的生活又开始了」
 彩名 「于是，间宫君疯了」
 彩名 「但因为幸福是强制的」
 彩名 「精神又被恢复到了普通状态」
 彩名 「然后，还是」
 彩名 「美好的女友」
 彩名 「美好的友人」
 彩名 「快乐的生活」
 彩名 「将永久持续」
 彩名 「永久地……」
 卓司 「……」

这对话……和过去如出一辙。

为什么这家伙会知道……

彩名 「死亡是任何人都无法经历的」
 彩名 「死亡是无法体验的」
 彩名 「人吸引死亡……又被死亡所吸引，不知不觉间，将死亡变成了能想象的……能经历、能感觉到的东西……」

- 彩名 「可那……不过是……想象」
- 彩名 「死亡不原谅任何人」
- 彩名 「死亡不屈从任何人」
- 彩名 「对人来说……谁都无法在迎接死亡时，将其当做一种经历」
- 彩名 「对死亡来说……它是会造访所有人的东西……无人能得到的东西」
- 彩名 「无法想象死亡的东西，在永恒的外表下生存」
- 彩名 「就像动物那样……」
- 彩名 「但，人会去想象死亡」
- 彩名 「人就活在死亡身边」
- 彩名 「可是……就算活在死亡身边，死亡也不是人的附属品」
- 彩名 「将死亡当成人的附属品，是一种亵渎……」
- 彩名 「人被允诺的世界，只有生……生既在死的旁边，又是死本身，又是人应得的东西」
- 卓司 「为、为什么你会知道那些……」
- 卓司 「那、那些……是某本书里写的吗？是某个宗教说的吗？」
- 彩名 「你说呢……」
- 彩名 「但，间宫君知道这些话……」
- 卓司 「所、所以你也跟我说的吧」
- 卓司 「那些话，是母亲经常和我说的话」
- 彩名 「要想象死亡……就只能去想象痛苦……」
- 彩名 「除此之外……不论多高尚的死，对死的恐惧……也是低俗的恐惧……」
- 彩名 「因为，对自我的消失所感到的恐惧……在人类看来，实在太过低俗……」
- 彩名 「可母亲应该说过……」
- 彩名 「若不认为货币低俗，那么这种恐惧也称不上低俗」
- 彩名 「对自我消失所感到的恐惧，就像货币为何能成为货币那样，是不可思议的……」
- 彩名 「先行支付的作为价值符号的货币……先行感觉到的作为恐惧的死亡」
- 彩名 「和那一样……对死亡的恐惧，既是诳语……又会在人的一生中……如影随形……」

彩名 「宛如耳边呢喃的天使一般……」

卓司 「说啥啊……你……」

卓司 「归根结底」

卓司 「诶？」

为什么？

她不见了……

卓司 「什、什么……」

这、这也是梦？

不……不是梦吧……那么，是现实？

现实的话，人是不会凭空消失的……那么究竟是啥？

幻觉？

是幻觉吗？

卓司 「那，哪些部分是幻觉呢？」

「不能原谅」

卓司 「诶？」

卓司 「为、为什么这里的电视会开着？」

「不能原谅」

记得……在把电脑搬进来之前，我先把捡来的电视机搬进了这个秘密基地。

可是，那又不能接受信号……而且应该没插电源啊……

「不能原谅」

卓司 「为什么……电视会……」

「听说是取回次世代超能力的仪式……不过，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诶？体验和死亡擦肩而过？」

「好可怕哦……」

又来了……这声音……

这声音是……

卓司 「这……不是莉露露酱的声音……」

卓司 「这……记得是……高岛同学的声音……」

莉露露 「看不到啊……我看不到啊，哪里有什么大灾难啊……！」

莉露露 「给我好好看！」

莉露露 「不要啊，不要！」

莉露露 「莉露露！」

莉露露 「咿」

莉露露 「知道吗？莉露露酱！」

莉露露 「怯懦是无形的怪物！它会蛊惑你的心，招来恶果的！」

莉露露 「现在我们要胆怯了……世界可就要被毁灭了啊！」

莉露露 「你甘心吗？」

莉露露 「莉露露酱！」

莉露露 「甘心！」

莉露露 「什么？」

莉露露 「世界啥的，让它毁掉好了！」

莉露露 「我不想死！莉露露酱你这么想死，那就自己去死不就好了！」

莉露露 「啊、啊呜……」

莉露露 「你们俩究竟怎么了啊！」

和昨天……电脑上播的动画一样……

这三人……三人都互称为莉露露……

这三人……

莉露露 「飞翔！」

莉露露 「不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莉露露 「！啊!!! 呜!!!!!!!!!!!!!!」

伴随空气撕裂的声音……

卓司 「这、这……到、到底怎么回事啊……」

卓司 「……」

冷静……这是梦……

这是梦？

哪里是？

归根结底……我从啥时候开始做梦的？

卓司 「冷、冷静……好、好好想想……」

这若是梦的话……应该有梦开始的地点……应该迟早会醒过来……

这噩梦，迟早会……醒来……

这种烂梦……

卓司 「呜……」

卓司 「这……是、是啥……」

好像有点不对劲的波长……感觉不是人声的波长……很高远……高远

……

「」

卓司 「呜？」

「不是梦哦」

卓司 「诶？」

卓司 「刚、刚才……」

我看向柱子。

那里画满了涂鸦。

卓司 「墙上的涂鸦……」

我画的东西……

内容是动画和漫画……有时也有轻小说里的东西……

刚才……从那幅画上……

「不是梦哦」

卓司 「呜?!」

「就像你母亲那样……你也……无法从命运中逃脱哦……」

卓司 「什—」

这是梦。

这种事不可能发生……

这是梦……

不管这梦是从啥时候开始的。

这种事不可能在现实中发生。

「错了哦……这是现实哟」

卓司 「闭、闭嘴！」

「卓司君……」

卓司 「这、这么扯淡的事，不可能是现实！现实怎会这么扯淡—」

卓司 「哈一，哈一，哈一，哈一……」

怎、怎么回事啊……

发、发生什么了……

卓司 「哈一，哈一……为什么会这样……」

卓司 「这究竟……在搞啥啊……我该怎么办……」

卓司 「为什么那个预言会……」

卓司 「为什么那种乱七八糟的预言会……」

卓司 「世界要灭亡？」

卓司 「不可能发生的……不可能的……」

卓司 「可是……为什么高岛同学会……」

卓司 「会知道那个预言啊！」

卓司 「为什么」

卓司 「为什么……和母亲一样……」

卓司 「为什么啊……」

卓司 「这是……现实吗……」

卓司 「抑或，不知不觉间，我已经迷失在梦里了吗？」

卓司 「如果这不是现实的话……我是从何时开始在梦里的？」

卓司 「为什么会有这种事……为什么……」

卓司 「呜呜」

卓司 「为什么涂鸦会……为什么涂鸦会发出声音……」

卓司 「这是……惩罚吗……」

卓司 「对我所作所为的……惩罚」

卓司 「对我没能做到的事的……惩罚」

卓司 「抑或……」

卓司 「诅咒……」

「什么？」

什么声音？

像是声音……

卓司 「什、什么？」

卓司 「诶？」

是啥……？

有人在……看着我……

「那是……」

「那是……啥啊」

「……是谁？」

不如说……那是人吗？

与其说是人……

「呜」

「什一？」

「不是……人」

「是……那个……」

「你是一！」

「呜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别过来!!」

「滚那边去!!」

「呜哇，呜哇!!」

……

……声音……

消失了？

……

没声音了……

梦……醒过来了……吗？

噩梦……

结束了吗？

「!？」

不安：「……」

不安：「咩……」

「咩？」

不安：「咩哩.哩」

不安：「咩哩.哩」

不安：「咩哩.哩」

不安：「咩哩.哩」

不安：「咩哩.哩」

不安：「咩哩.哩」

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
 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
 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
 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
 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
 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
 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
 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
 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

卓司 「呜哇—————」

卓司 「这、这啥啊—————」

卓司 「饶、饶了我吧—————」

卓司 「搞啥啊」

卓司 「呜哇—————」

卓司 「哈一哈一……那是啥啊……」

怪物?

不……不可能有那种东西……

卓司 「不管怎么说……到这来了应该就没事了……」

卓司 「没错，这里有很多人」

卓司 「我能躲在人群里」

卓司 「我的身影会被大家给挡住」

卓司 「只要，跟着这里的人潮」

卓司 「和大家一个方向走」

卓司 「跟着人潮走的话」

卓司 「没错，只要好好跟着就行了」

卓司 「之前就因为没能好好跟着……」

卓司 「因为我的身影显露了出来……」

卓司 「所以被被大家给欺负了」

卓司 「不过这次没事了」

卓司 「我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卓司 「不会的」

卓司 「好」

卓司 「对，干得好」
卓司 「干得好」
卓司 「我的身影没从人群中显露出来」
卓司 「对，可以放心了」
卓司 「放心吧」
卓司 「然后，就这么走下去就行了」
卓司 「这样就永远地放心了」
卓司 「父亲一直都是这么说的……」
卓司 「要顺时应势……」
卓司 「这流势应该会永远持续下去」
卓司 「没有终结」
卓司 「终结啥的……」
卓司 「所以，现在得必须努力」
卓司 「必须努力」
卓司 「否则」
卓司 「否则」
卓司 「终结就……」
卓司 「母亲所害怕的……」
卓司 「终结……」
卓司 「就会对我也……」
卓司 「像高岛同学那样……」
卓司 「终结」
卓司 「从屋顶上……」
卓司 「结束……」
卓司 「从屋顶上能看见的……」
卓司 「能看见的……」
卓司 「天空……」
卓司 「天空？」
卓司 「!？」
卓司 「那是什么颜色……」
卓司 「不是傍晚的红……」

「……」

卓司 「啥、啥啊」

……

卓司 「谁？」

……

卓司 「没、没人吗？」

……

不……的确有某些声音……

「……」

卓司 「呜!？」

卓司 「是、是谁!」

……

卓司 「是、是谁的恶作剧吧!」

……

卓司 「到、到底是谁!」

恶作剧？

迄今为止看到的一切，都是恶作剧？那个大得一逼的怪物也是??

怎么做到的？

怎样才能让我看到那种玩意？

卓司 「是、是谁!」

卓司 「呜?!」

「世、世界在……」

「世界在……ershi号……zhong……jie……」

卓司 「高、高岛同学？」

「bukuaidian……拯救世界dehua……」

「jiuhuixiang母qin说dena样……」

卓司 「什、什么？」

为什么……高岛同学会……

为什么会知道预言的事……

为什么会知道母亲的事……

卓司 「呜……」

我想从那地方逃走……尽管如此……

身体却不听使唤……

但我仍强行想让身体动起来。

就像身体里灌了铅一样，我的一举一动都变缓慢了。

卓司 「为、为什么会有这种事……这种事……」

这种事不可能出现在现实中……

死掉的人……居然在走来走去……

我一边这么想着，一边仍竭力想从高岛柘榴身边逃脱……可怎么都拉不开距离。

这感觉……没错……这感觉是……

这感觉我有印象……只要试图逃跑，身体就会像慢动作一样，变得异常沉重……

这是梦……

这种破事……只能是梦，绝无其他……

这种破事，怎么可能……

这种破事……

莉露露 「……来」

卓司 「……」

莉露露 「快……来」

卓司 「……………」

莉露露 「快起来……」

卓司 「……嗯……嗯嗯……这里是……」

卓司 「!？」

莉露露 「早上好」

卓司 「诶？」

莉露露 「早上好，卓司君」

卓司 「呜哇—————」

卓司 「墙上的画一」

卓司 「墙上的画，在说话————」

莉露露 「别害怕」

卓司 「呜哇—————」

莉露露 「别害怕!!」

卓司 「呜一」

莉露露 「诶嘿，声音太大了呢」

卓司 「……」

莉露露 「卓司君」

卓司 「在、在……」

莉露露 「……看来冷静下来了呢」

卓司 「哪、哪还有啥冷静不冷静的……那个……」

莉露露 「卓司君……知道我是谁吗？」

卓司 「莉、莉露露酱？」

莉露露 「呼砰，呼砰」

莉露露 「对，我是，魔法少女莉露露哦」

卓司 「诶，可莉露露酱不是……」

莉露露 「对，我是，魔法少女莉露露哦」

卓司 「动画么……」

莉露露 「对，我是，魔法少女莉露露哦」

卓司 「这是我画的画……」

莉露露 「对，我是，魔法少女莉露露哦」

卓司 「只是我的空想……」

莉露露 「对，我是，魔法少女莉露露哦」

卓司 「空想？」

莉露露 「对，我是，魔法少女莉露露哦」

卓司 「kongxiang？」

莉露露 「dui, woshi, mofashaonv liluluo」

卓司 「kongxiang？」

莉露露 「dui, woshi, mofashaonv l i l u l u o」

卓司 「kong/xiang？」

莉露露 「dui/wo/shi/mo/fa/shao/nv/ l i/ l u/ l u/o」

卓司 「? /xiang/kong」

莉露露 「o/ l u/ l u/ l i/nv/shao/fa/mo/shi/wo/dui」

卓司 「xiong/? /kang」

莉露露 「 l u/wo/nv/ l u/shao/ l i/dui/mo/fa/shi/o」

- 卓司 「ang/k/xi/ong? /」
- 莉露露 「d//ui/ 1 1 s/rhjyi//dui/iii/ 1 u/s/m/oai/wo」
- 卓司 「+k/x??? /」
- 莉露露 「d┐ ui? 1 1 s/rhjyi┐ du?? +hu/s/m/oai/wo」
- 卓司 「——」
- 莉露露 「对，我是，魔法少女莉露露哦」
- 莉露露 「环游世界，收集散落在各地的神之梦」
- 莉露露 「其实，梦还没集齐呢，诶嘿嘿」
- 莉露露 「在电视里，只有把神之梦集齐了，才能回魔法之国去」
- 莉露露 「人家是吊车尾嘛，就像被落下来了一样呢」
- 卓司 「呜……」
- 莉露露 「没事吧?」
- 卓司 「啊……没、没事……嗯……」
- 莉露露 「因为间宫君一直和人家说话，人家才能出现在这里的哦」
- 卓司 「因为我和你说话?」
- 莉露露 「是呀。所以我才能在这出现」
- 卓司 「在这里……出现?」
- 卓司 「这里……」
- 莉露露 「这里就是这里呀……」
- 卓司 「 $P \rightarrow P$?」
- 莉露露 「那里就是那里呀……」
- 卓司 「 $Q \rightarrow Q$?」
- 卓司 「 $\neg P$?」
- 莉露露 「那就是那里吧?」
- 卓司 「 $\neg Q$?」
- 莉露露 「那就是这里吧?」
- 卓司 「 $P \vee Q$?」
- 莉露露 「是吗?」
- 卓司 「 $\neg (P \vee Q) = \neg P \wedge \neg Q$?」
- 莉露露 「 $(\text{not } (P \text{ or } Q)) = ((\text{not } P) \text{ and } (\text{not } Q))$ 」
- 卓司 「 $\neg (P \wedge Q) = \neg P \vee \neg Q$?」

莉露露 「(not (P and Q)) == ((not P) or (not Q))」

卓司 「 $\neg? x A(x)?? x \neg A(x)$ 」

卓司 「 $\neg? x A(x)?? x \neg A(x)$ 」

莉露露 「嘻嘻……」

莉露露 「 $x=\infty$ 」

卓司 「!？」

莉露露 「对，我是，魔法少女莉露露哦」

「但」

莉露露 「dui, woshi, mofashaonvliluluo」

「你是从哪……」

莉露露 「dui, woshi, mofashaonv l i l u l u o」

「我是从哪……」

莉露露 「dui/wo/shi/mo/fa/shao/nv/ l i/ l u/ l u/o」

「我们俩是从哪……」

莉露露 「o/ l u/ l u/ l i/nv/shao/fa/mo/shi/wo/dui」

「我们俩……」

莉露露 「 l u/wo/nv/ l u/shao/ l i/dui/mo/fa/shi/o」

「是从哪？」

莉露露 「d//ui/ l l s/rhji//dui/iii/ l u/s/m/oai/wo」

卓司 「——？」

莉露露 「d┐ ui? l l s/rhji┐ du?? +hu/s/m/oai/wo」

卓司 「——？」

莉露露 「……在说什么呢？那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莉露露酱不可思议地注视着我的脸。

莉露露 「这里就是这里呀」

卓司 「……对啊」

莉露露 「顺便，那里就是那里呀」

莉露露酱指了指隔壁房间。

莉露露 「别名，新校舍的地基。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莉露露 「啊一，这里也是地基吗，诶嘿」

莉露露 「好奇怪哦卓司君」

莉露露 「你怎么了，说些莫名其妙的事情……突然和人家说外国话，人家都
不懂了啦……」

外国话？

我刚才在用外国话和莉露露酱交谈？

莉露露 「莉露露不懂那些好难好难的事哦」

莉露露 「像平常那样说话嘛」

卓司 「对、对不起」

不是外国话……

刚才，感觉我好像说了啥符号的样子……

好像有一定的规律，又好像没有的、奇怪的符号……

有一定规律的符号……？

那是什么语言？

……还有，

在那之前，我用了某种语言……

和莉露露酱见面后的数秒内，使用的语言……

那是，什么语言……

什么……

……啊。

那是中文。

那么，现在说的是……？

中文哦，现在说的也是中文啊。

不是没问题么。

莉露露酱和我在用中文说话！

完全没问题嘛。

我怎么了啊……

一点问题都没有嘛！

世界充满了放心。

没错……世界充满了放心……

没啥值得恐惧的事情……

没啥特殊的事情……

世界上有且只有放心……

莉露露 「……没事吧？」

卓司 「啊，没……没啥倒是……」

莉露露 担心地看着我……

卓司 「对、对不起，让你担心了……不过，已经没事了」

莉露露 「真的？」

卓司 「嗯，真的没事了」

对……

没啥好奇怪的……

没有任何疑问……

放心……放心……放心。

莉露露 「放心……放心……放心」

莉露露 「安心的咒语……对，这是母亲教给卓司君的」

卓司 「为什么莉露露酱会知道？」

莉露露 「那当然啦。人家可是魔法的专家呀。这种小咒语当然知道啦」

卓司 「这么一回事啊……」

莉露露 「是啊。就是这么一回事啦。很理所当然，没啥好大惊小怪的呀」

理所当然的事……

是吗……她这么一说……好像就是这么一回事……

卓司 「嗯，我在搞什么啊」

卓司 「已经没事了哦」

莉露露 「是吗，太好了」

卓司 「啊，嗯……啊哈哈……」

莉露露 「……卓司君无精打采的呢」

卓司 「诶？啊，与其说无精打采……」

莉露露 「其实是慌乱了？」

卓司 「啊，嗯……差不多」

莉露露 「因为母亲说过的预言，正一步步变成现实？」

卓司 「诶？」

莉露露 「2012年7月20日的世界灭亡和救世主的登场。这话，你不是从母亲那听过许多次了吗」

卓司 「听是听过……可那不过是妄想……」

莉露露 「你不相信你母亲呢」

卓司 「当、当然啦……母亲的预言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如果实现了的话……她就不会死在那种地方了……」

莉露露 「只是你让自己相信……它不会实现吧？」

卓司 「说、说啥啊」

莉露露 「因为觉得自己被背叛了？」

卓司 「那、那倒不是……」

莉露露 「这样呀……你恨你的母亲呢……」

卓司 「……」

恨……

对……我恨母亲。

那样的母亲，岂能原谅……

把我耍得团团转……最后又抛弃了我……

虽然她可能并没有打算抛弃我……可结果却以死亡告终了……

莉露露 「可是……你好好回想一下」

卓司 「好好？」

莉露露 「你存在于此的理由……间宫卓司在此的理由……」

卓司 「我存在于此的理由……」

莉露露 「抑或，存在的原因」

卓司 「我存在的原因……」

莉露露 「是呀……因为你是……」

卓司 「我是？」

莉露露 「者」

莉露露 「已经是者了」

莉露露 「尽管如此……你仍存在于此。作为间宫卓司存在着……那是为什么？」

卓司 「我存在的理由？」

莉露露 「因为你……是救世主，不是吗？」

卓司 「救世主？」

莉露露 「母亲对你严厉的理由……你忘了吗？」

卓司 「我的母亲严厉的理由？」

莉露露 「对……母亲为什么对你那么严厉呢？」

莉露露 「其中缘由……你忘了吗？」

卓司 「没、没忘倒是……但那玩意……」

莉露露 「那玩意是妄想？」

莉露露 「那么，为什么你身上发生过那种事，却还作为间宫卓司存在着？」

卓司 「那、那是……」

莉露露 「你活到现在，是为了什么？」

卓司 「那、那是……我是……」

莉露露 「救世主！」

莉露露 「卓司君，你不是为了成为救世主而活着的吗？」

卓司 「这、这我可不管……母亲已经死了！那个人已经不在！和她无
关！」

莉露露 「和她无关？明明你还存在着呢？」

莉露露 「只要你还存在着，你母亲的预言便没有任何矛盾……」

莉露露 「因为你的存在理由……不正是让世界回归天空吗？」

卓司 「呜呜」

让世界回归天空……

救世主为此而生。

这话……我究竟听过几百次、几千次、几万次、几亿次、几兆次……
还是几京次了？

我的存在理由……究竟听了多少次了？

卓司 「可、可是……」

莉露露 「那，你想怎么办呢？接下来，你的人生会有什么呢？」

卓司 「诶？」

莉露露 「你说，“等待有意义的人生”？还是说，“把人生的意义寻找出
来”？」

卓司 「这、这说法真难听！我、我也可能找到有意义的人生的！」

莉露露 「是吗……」

那，对间宫君来说，有意义的人生是什么？」

卓司 「诶？」

卓司 「那、那自然是……出人头地啊……我身上应该也有啥隐藏的闪光点
嘛……」

莉露露 「这样呀，这就是有意义的人生？」

卓司 「是啊，出人头地、赚好多好多钱，就可以为所欲为……有钱就能为所欲为」

莉露露 「钱能买来爱情吗？」

卓司 「当然了！女人这东西，全是冲着钱才和男人交往的吧！」

莉露露 「真的吗……那么吃软饭的男人呢？」

卓司 「都说了，只有帅哥能这么玩！」

莉露露 「那么，有意义的人生，就是有钱加长得帅咯……」

卓司 「是、是啊。只要成了高帅富，人生就是有意义的」

莉露露 「这样的日子，哪怕只让你过上一天，你的人生就有意义了？」

卓司 「一、一天当然不行啦，得好多天才行」

莉露露 「为什么要那么多天？」

卓司 「因、因为那么美好的日子，不能只过一天就结束了。那种日子，必须永远持续才行！」

莉露露 「永远地？」

卓司 「呜呜」

永远持续的幸福……

那是……音无彩名说过的话……

永远持续的幸福，因为它是永远的……所以与地狱无异。

不论多么有意义的人生……只要沦为了无尽的日常生活，便酷似恐惧

……

所以……不能永生。

卓司 「不、不对……只要不是永生就行……活得稍微长点儿就行……」

莉露露 「多长呢？」

卓司 「能让我活到感觉“没意思了，腻了”的长度……」

莉露露 「那又是多长呢？」

卓司 「不到那个时候，这没法知道啊……」

莉露露 「这就是你的生存意义吗？」

生存意义……这么一说，是有点怪……

仅仅是快乐的人生……这其中有意义吗？

要找别的答案……

对了！

- 卓司 「还有种说法，只要能留下后代，人生就是有意义的！」
- 莉露露 「后代？」
- 卓司 「对，把遗传基因留下来」
- 莉露露 「遗传基因……呀」
- 卓司 「是啊，那就是生命存在的意义。因为能留下后代，生命才有了意义」
- 莉露露 「就是说……矮穷挫而且没有儿女的人，他们的人生就是没意义的吗？」
- 卓司 「是、是啊！那种人生是没意义的啊！」
- 卓司 「说到底，没有后代的人生是没意义的！」
- 莉露露 「这样呀……人生是因为能传宗接代，才有了意义呀……」
- 卓司 「噢，是啊……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 莉露露 「……可这不都得烟消云散吗？」
- 卓司 「诶？」
- 莉露露 「按卓司君的说法，宇宙的终结来临、一切都烟消云散了，生命的生存意义仍是传宗接代，对吧……」
- 卓司 「诶？」
- 莉露露 「不是这样吗……只要宇宙的末日一到，反正都得烟消云散的……就算宇宙不会终结，可只要宇宙的熵极大了，还是不免一死」
- 卓司 「熵极大？」
- 莉露露 「整个宇宙的热平衡……不管怎么说……所有生命都永远能传宗接代，这是不可能的……迟早要迎来终结的……」
- 卓司 「可、可只要时间够长……不就行了吗……」
- 莉露露 「在无限面前，不管年数有多长，也不过是一瞬」
- 莉露露 「只要人类的后代不能无限生存下去，那就只是一瞬」
- 莉露露 「卓司君的说法，听起来就好像……所谓有意义的人生，不过是将回答在时间上延后了而已……」
- 莉露露 「人类生存的意义」
- 莉露露 「生命存在的理由」
- 莉露露 「你就像在宣布，只要能把幸福在时间上延长，“这就是有意义的”……」
- 莉露露 「幸福在时间上的量……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吗？」

卓司 「这、这种事……我不懂什么无限啊！别跟我说这么高深的东西——」

卓司 「虽然人活着可能就没什么意思……可即便如此，我还想活……世界终结啥的简直耸人听闻」

卓司 「马上就让我去死，这怎么受得了……」

卓司 「不管道理如何，我还不想死……只是这样而已啊」

卓司 「对我来说，没法将这一瞬和一万年等同起来啊……」

卓司 「所、所以……我、我果然……还是害怕啊……」

死亡当然是可怕的……

因为这就意味着要失去一切啊……

卓司 「你、你看……」

莉露露 「话虽如此……你小时候……不是相信母亲说的话的吗？直到那个瞬间……」

莉露露 「直到那个瞬间……」

卓司 「呜……」

刚才的影像是啥……这在瞬间与瞬间之间，插入的影像是……

莉露露 「写在高岛同学桌上的预言……」

莉露露 「除了这个，不是还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吗？」

卓司 「那、那么，母亲的预言还有高岛同学的预言……这些都是事实……世界要终结了……」

莉露露 「嗯，不过放心吧」

卓司 「怎、怎么放心得了啊！根本不可能吧！」

莉露露 「为什么？」

莉露露 「你可是救世主呀……拯救世界的人，怎么可以害怕世界的终结呢？」

卓司 「但、但是……」

莉露露 酱的手指，在我的额头上点了一下……

莉露露 「先去旅行个一亿年吧」

卓司 「你说一亿年？」

卓司 「欸？」

卓司 「呜」

莉露露 「嘻嘻……」

感觉好像很长很长……可只要一结束了，那就……

和普通的梦感觉差不多……

而且，好像有意义，又好像没有意义……

但在这一亿年结束后，我的脑袋里好像有了种类似预感的东西……

预感……？

抑或……类似征兆的……

征兆……？

莉露露 「怎么样呢？」

卓司 「啊、噢，没事。是啊」

卓司 「只要一结束，就找不到那一亿年的痕迹了……」

卓司 「虽不是一瞬，但到了现在，好像就会自然而然地把它当成一瞬了」

卓司 「就这感觉吧」

莉露露 「啊哈哈，了不起回答哦」

卓司 「了不起的回答？」

莉露露 「这种台词，二流哲学家或神学家是说不出的」

卓司 「话虽这么说……」

卓司 「我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神学家啊」

莉露露 「对呀，所以他们说不出来，卓司君却能说出来嘛」

卓司 「是这样吗」

莉露露 「嗯，卓司君是神的一部分嘛」

卓司 「神的一部分？」

卓司 「我是神的……」

卓司 「一部分吗？」

莉露露 「唔嗯，
是神的全部！」

卓司 「全部？」

卓司 「不是一部分？」

卓司 「到底是哪个？」

莉露露 「唔嗯，
两个都是！」

卓司 「我既是神的一部分，又是全部？」

莉露露 「嗯，所谓一即是全嘛」

卓司 「嗨，是这样啊」

莉露露 「接受了吗？」

卓司 「没法接受啊，我还是人类啊」

卓司 「没法理解这种超越理论的理论啊」

卓司 「若说我拥有的，那就……」

卓司 「全都……」

卓司 「只是征兆……」

莉露露 「了不一起，卓司君，完美的回答！」

莉露露 「居然知道征兆」

卓司 「这么说来……莉露露酱在收集神之梦吧……收集神之梦的莉露露酱，来向我说明“世界要终结了”」

卓司 「就是说……这世界真的要……」

莉露露 「……所以到最后时刻……只剩六天左右了……卓司君害怕吗？」

卓司 「我的一瞬可以变成一亿年」

卓司 「只要有心，活上5 1兆8 4亿年也是可以的」

卓司 「而且……反正和时间的长短没关系」

卓司 「就算现在就让我去死……也不害怕」

莉露露 「为什么？」

卓司 「我已经在征兆之中了」

莉露露 「呵呵呵，可卓司君不能死哦，结束与开始是辩证统一的」

莉露露 「回想起母亲说的话来吧……」

卓司 「母亲的话？」

卓司 「世界回归天空的日子……」

莉露露 「嗯，没错，就是那个」

莉露露 「在世界灭亡之前，必须让万物都回归天空才行哦」

卓司 「让万物回归天空……此等伟业，我能做到吗……」

莉露露 「神不救世……天使不救世……神不为，则人为之……」

莉露露 「拯救人类的不是神……拯救人类的，是凡人肉身的救世主」

卓司 「那也就是……我」

我知道……那是从我儿时起，母亲就一直对我说的话……

卓司 「莉露露酱在这里的理由是？」

莉露露 「为了把卓司君的征兆……」
卓司 「征兆……？」
莉露露 「变成现实……」
卓司 「变成现实？」
莉露露 「嗯。没法用人类的语言很好地说明啦」
莉露露 「要找合适的词的话……」
莉露露 「是无限的一种」
卓司 「无限的？一种？」
莉露露 「阿尔法 ∞ 」
卓司 「那、那是啥？」
莉露露 「唔嗯，所以说没法很好地说明嘛……」
莉露露 「再要说的话……」
莉露露 「zhong」
卓司 「中？」
莉露露 「不，是终哦」
卓司 「终？」
那我知道。
卓司 「那是……」
莉露露 「终之……」
卓司 「空！」
莉露露 「对，你的极致，就是」
卓司 「终之空！」
卓司 「极致……」
莉露露 「极致，便是终结」
卓司 「极致，便是终结？」
卓司 「可对人来说，那不就是死亡吗？」
莉露露 「那不是死亡哦」
莉露露 「用存在的极致来解释比较好吧」
莉露露 「非生非死」
莉露露 「非无非有」
莉露露 「那便是……」

卓司 「那便是？」
 莉露露 「那便是……世界回归天空之时」
 莉露露 「终之空」
 卓司 「……」
 卓司 「……………」
 卓司 「……………」

7月14日

It's my own Invention

卓司 「呜……」
 卓司 「嗯」
 卓司 「……」
 卓司 「啊!」
 卓司 「……」
 卓司 「这里是……」
 卓司 「为什么，我会在这种地方……」
 卓司 「为什么我会在这种地方睡着了」
 卓司 「……」
 卓司 「!？」
 卓司 「对了，我在校门口碰到那东西了」
 卓司 「然后，逃到大街上……」
 卓司 「但那东西找到了我」
 卓司 「于是我就逃进了这里……」
 卓司 「啊，莉露露酱!」
 卓司 「……」
 卓司 「叫你呢莉露露酱!」
 卓司 「呜」
 卓司 「……」

莉露露酱还是画的模样……

昨天的事……全是……梦？

卓司 「……」

卓司 「梦……」

卓司 「好痛……」

我是趴在水泥地上睡的。

全身痛……

卓司 「痛啊……」

身体硬的地方……骨头啥的突出的地方，格外地痛……

卓司 「……哎呀？」

有一个并非骨头突出的地方，却格外地痛……在大腿根部附近……

卓司 「这是啥……」

裤子口袋正稍稍隆起……里面放啥了……

卓司 「呜？」

摔坏的手机……

因为东西很小，所以我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

不如说……我本来就是下意识地，把这个手机捡来的……

卓司 「高岛……柘榴的……手机……」

卓司 「梦……」

卓司 「全部……都是梦……不是现实……」

卓司 「……呵呵呵……」

这我究竟想过多少次了呢……

这是梦，不是现实……

卓司 「呵呵呵呵呵……哈哈哈哈哈……」

我打开她手机的电源……

卓司 「呵呵呵呵……梦？现实？」

愚不可及……在见识了那般光怪陆离的世界后……梦与现实还有何意义？

卓司 「高岛柘榴死了……」

因为从高处落下，所以手机盖的外侧摔破了。

小心翼翼地将它打开。

手机盖与机身相连的部分轻轻地发出了“啪叽”的一声，使用看起来倒没问题……

卓司 「梦与现实……么」

卓司 「至少，这手机在我口袋里出现的时候……高岛同学的自杀便确定是现实了……」

卓司 「当然……前提是现在得是现实……」

卓司 「……」

我操作她的手机。

外面虽然坏了，里面好像没事……

在跳楼之前，她大概把手机放口袋里了吧。因她跳下时的冲击，手机飞了出来……所以没有完全摔坏……

卓司 「这手机……没上密码啊……」

她的事……

我一无所知。

不，大概是不想知道吧。

她身上发生的事。

她的心情。

她的绝望。

她的……

痛苦……

在我的身上延续。

延续到了我这里……

所以不想看……

所以装作看不到……

我虽然知道了那些事，

却不敢正视她。

我……

没有尝试了解她。

和她的关系。

在秘密基地的那次相遇。

高岛柘榴。

在和她相遇之前。

但是……

我想要的，是更加平和的东西，

更加没有起伏的关系。

那便是，
不去了解对方……单纯维持关系。
这种关系……
不会有什么起伏……只会保持平和。
没错……
那……便是这么一回事了。
那是没有深度的世界。
没有起伏，没有边界，抹杀个性的……更加肤浅的世界。
……人与人的相互接近，就是那么一回事了。
牵个手……
接个吻……
滚个床……
我希望的就是那些。
都是些理所当然的事情……
先从朋友开始，
成功的话就变成恋人，
最后发展成肉体上的关系……
我希望的，就是那种理所当然、没有起伏的东西……
昨天为止的我……
没去想过了解她的事。
没去想了解更深层的事。
更深层，指的是……
她痛苦的深层……
充斥世界的痛苦的深层……
这是高岛同学的极限，
我的极限，
以及……
世界的极限。
不过现在不同了……
我能理解她痛苦的深处。
那深处的一切，我都理解了……

若问为何……

因为我已经……是救世主了……

因为命运就是这么注定的……

卓司 「没错吧……莉露露酱」

我向涂鸦的她发话。

没有回答。

卓司 「……还有，母亲」

她所期望的事。

现在我正要将其实现。

她翘首以待的2012年7月20日，已经就在眼前了……

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然后望向高岛同学的接收短信文件夹。

在这里，写了她的什么呢？

在这里的……是她的断砖碎瓦。

我从她的断砖碎瓦开始。

正如她的血肉撞在水泥上、四散飞溅那样……我要收集她的断砖碎瓦

——以便了解她——

于是我就从这开始……向她痛苦的深处前行……那便是行为的开始。

高岛同学的所见所闻……

还有……母亲的所见所闻……

最先映入我眼帘的，是自杀前夕的短信。

上边写着……

卓司 「宇佐美……不认识的名字……」

高岛同学直到自杀前夕……貌似都在和这人发短信。

直到死前一小时，还在频繁联络。

从那天早上开始……

2012/7/12 08:01

from 宇佐美

subject 早上好

就是今天吧。

螺旋马泰!

加油吧。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将决定世界的命运啊!

六点半在杉之宫站的西出站口等你。

卓司 「螺旋……马泰……」

卓司 「虽然听起来好像很轻松……但关键是……这指的就是去跳楼吧……」

……从文字上看，倒像“社团活动加油!”的感觉。

卓司 「话虽如此……螺旋马泰是……」

记得这词，在她桌上的涂鸦里也写过……

2012/7/12 00:01

from 宇佐美

subject Re:今天太感谢了。

真见外。我们从前世开始，就是同伴呀!

那暂且不说，来说说明天仪式的时间吧。按亚由美的预言，时间是6点42分，地点是杉之宫大楼第35号第14层。

所以，明天六点半在杉之宫站的西出站口集合吧。

请不要迟到了哦。

因为关乎世界的命运呢。

卓司 「见外? 这两人以前谈过心吗?」

因为高岛同学也在被欺负……所以两人的关系，可能就是从这件事的谈心开始的……

比起这个，重要的是……

卓司 「虽不太清楚那个杉之宫大楼……第3 5号楼……但那个建筑物在杉之宫站附近……」

卓司 「我最后看到高岛同学的地方，应该就是那里吧……」

卓司 「那么从大楼上跳下来，这就是所谓螺旋马泰，应该是正确解释了吧……」

卓司 「这个叫亚由美的，想必也是一起自杀的女生吧……」

记得在那地方，有三具尸体。

简单考虑一下，那应该是和高岛发短信的宇佐美……还有名叫亚由美的女生……这就是自杀的少女们了。

卓司 「唔嗯……」

此后，我继续追溯短信……自杀前一天的短信，写的是相约在杉之宫站附近碰头。

随着追溯的过程，宇佐美发来的第一封短信终于出现了。

2012/7/03 22:01

from 宇佐美

subject 总算联系上了

初次见面……这么说应该比较稳妥吧？

「石塔之战」

要是这句话有所触动，那时就请回短信吧。

还有，我想，你或许将面临剧变。

那多半是好事。

宇佐美发来的第一封短信。

本月三号，晚上十点发来的，

这么一想，两人应该是最近才认识的。

对这封短信，高岛同学的回复冷冰冰的。

不如说，基本就没怎么回。

单从这封短信来看，应该是这个叫宇佐美的人，主动尝试与高岛同学进行第一次接触的。

这个脑袋有问题的人，突然就给素昧平生的高岛同学发短信了。

这么一种感觉……

卓司 「为什么没头没尾的、就发来这么一封短信了，倒是令人在意」

卓司 「这先不管……」

不知为何，高岛同学回的短信，令她们对她产生了兴趣……

2012/7/08 23:10

to 宇佐美

subject Re:总算联系上了

初次见面，我是柴郡猫。

短信我读过了，但对石塔之战这句话，我完全没有印象。

对不起。

我有点在意的是……我将面临的剧变是什么？

柴郡猫貌似是高岛同学网名……这名字频繁出现。

她是不是在玩博客，或者“网络社区服务”呢……

嘛，那种事无所谓……

不过，为什么高岛同学没能把宇佐美的电波短信，继续无视下去呢……

是被这句“我想，你或许将面临剧变”勾起兴趣了吗……

卓司 「正应了那句话，女生对占卜之类的东西毫无抵抗力……么……」

针对高岛同学的回信，宇佐美的回信如下。

2012/7/09 23:01

from 宇佐美

subject 感谢回信。

感谢你的回信。

毫无疑问，你是我们的同伴，我早就确信你会收到我们的短信的。

「石塔之战」

你说自己对这句话毫无印象，这也没有问题。

还有，我预言的“你将面临的剧变”，其一是认知的变化。

那个“好事情”，指的是有人会死。

近期内，令你烦恼的问题中的一个，将烟消云散。

又是电波味十足的短信。

比上回变本加厉，可以判断这人脑袋不正常了。

即便如此，在这封短信之后，高岛同学就频繁地与她互发短信了。

我没有故意兜圈子

这个电波女开始逐渐阐明。

2012/7/10 12:52

from 宇佐美

subject 补充说明

我想，你大概一直在受苦。

可是，你之所以会受苦，仅仅是因为你的存在是正义的。

正因为你是正义的，你才会受苦。

但，令你受苦的非正义者，则将死去。

近期内，令你受苦的原因之一，将烟消云散。

这帮人……利用高岛同学内心的脆弱……

这段时间，我要是能再努力点的话……高岛同学就不至于落入这帮人手中了……

真后悔……

卓司 「可是这帮人……到底是什么人啊……」

卓司 「以前流行过的自杀俱乐部之类的吗？」

有一段时间，网上流行那种召集自杀志愿者的网站。

像这样召集自杀同伴，然后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地去死。

想自杀，自己去死不就好了。

为什么要把别人也卷进来啊……

「令你苦恼的非正义者将会死去」

因为这句伪善的话，高岛同学完全相信了那个电波女。

在收到来自名叫宇佐美的人的这封短信后，高岛同学决定，与对方见面。

见面之后，究竟是应何种对话、想着何种事情，导致她决定自杀了，这尚无法确定……

不管怎么说，高岛同学已被逼到那种绝路上了吧。

卓司 「逼迫她的东西……」

自杀的原因。

我马上想起来了。

我打开发电机，坐在电脑前。

卓司 「接下来……揭示板……」

由我管理的揭示板。

写满和这所学校有关的、各种内幕的揭示板。

15:惠与聪子的好玩伴专用帖

680:聪子:2012/07/10(金)01:21:25 ID:satoko

说真的，那是不是有点糟？

感觉把她玩坏掉了啊？

681:惠:2012/07/10(金)01:22:16 ID:megu

没啥，要是彻底坏了的话，反倒没问题不是？

要是坏掉了，就不会把我们的事说出去了嘛www

682:聪子:2012/07/10(金)01:25:25 ID:satoko

那实在玩得有点过了。

真要露馅的话，恐怕不止是停学了。

到了现在，这里说的话指的是谁，已完全清楚了。

高岛同学死了……

从大楼顶上跳下来……

不，正确地说，是被杀了。

卓司 「要是向警方通风报信……这帮人想必会被捕吧……」

这两人把高岛柘榴欺负至死了。

欺负她，欺负她，把她杀了。

欺负至死了。

对警察来说，这拘捕理由已经足够了。

虽然不知道罪状会是什么……估计是恐吓啦故意伤害啦……总会有理由的。

只要有这么多证据的话……

卓司

「可是……我对那事没兴趣啊……」

我既不是正义的同伴，也不是为高岛同学复仇的人……

我只是淡然地……看着高岛柘榴……与赤坂惠、还有北见聪子……这几人之间的关系。

追溯着它的过去。

1:聪子:2011/08/15(金)01:21:25 ID:satoko

总之先发出来了。

2:惠:2011/08/15(金)22:24:05 ID:megu

真的啊。

这里真只有我们才能看到吗？

3:聪子:2011/08/15(金)23:21:22 ID:satoko

好像是。

这两人的帖，大约是一年前开始的。

不知他人的痛苦，才能写出这么傻乐的文字……

她们快乐的每一天持续着。

她们的日子，因她人的痛苦而被麻醉……被漂白，仿佛变成了美好的东西。

他人的痛苦，能将痛苦难耐的日常生活漂白，令其焕然一新。

她们本能地知道这一切。

惠 「今天不是天气好嘛，所以去了趟屋顶倒是……」

惠 「然后想着想着，就想去一趟C楼的屋顶了」

聪子 「不行不行，那里呀，不经过美术室的工具房，是上不去的啦」

惠 「就是说？」

聪子 「所以说，上不去的咯」

惠 「不，不是啦。就是说，那地方谁也进不来了不是吗」

聪子 「嘛，当然咯」

惠 「咱们入美术部吧！」

聪子 「哈一？」

聪子 「你扯啥呢？说到底，现在哪还有啥美术部啊。早就废部了不是？」

惠 「所以才好啊！」

聪子 「你是说……为了能利用屋顶？」

惠 「嘿嘿」

聪子 「只为了能用C楼屋顶，你就这么大费周折啊」

惠 「不，我可很有创意的哦。别看我这样，其实我很有艺术气质的啦」

聪子 「你丫美术成绩不只有两分嘛」

惠 「那是因为老师不理解我的艺术气质嘛。嘛那种事无所谓啦！建社团吧！」

聪子 「为了那个吧？和男朋友……」

惠 「欸」

聪子 「说中了啊……」

惠 「啊哈哈哈哈哈……那目的可能也是有的啦」

聪子 「虽然听你说过的，付不起开房钱了……可你怎么会想在那种地方……」

惠 「呃，不是这样子啦。两个人能多说几句悄悄话的地方？的赶脚啦」

聪子 「“的赶脚啦”个屁啊」

惠 「美术部的顾问是谁？」

聪子 「谁知道，不是美术老师么？连社团都没了，顾问自然也就没了咯」

惠 「原来如此……」

濑名川 「真没办法……老实说，我不想这样的……」

惠 「嘛，嘛，别这么说嘛濑名川老师」

濑名川 「呼……」

聪子 「教美术的小林老师明年就该退休了，今年已经不能当顾问了，所以啊只能濑名川老师来当了嘛」

濑名川 「嗯，嗯，小林老师是这么说的」

濑名川 「所以为了拖到明年，希望由我来担任顾问……」

聪子 「对对，反正明年就会有新的美术老师来了嘛」

濑名川 「话不是这么说的啊……」

濑名川 「不过……这也是小林老师的请求……」

聪子 「这么说来，小林老师不是濑名川老师的恩师嘛？」

濑名川 「是啊……我明明一点都不懂美术的……」

惠 「不挺好嘛。我美术也完全不行啦」

濑名川 「呼……虽说我当了顾问，也做不了什么事哦。说白了就是全都得你们自己做。基本上，我都会袖手旁观哦」

聪子 「这可真是！」

惠 「求之不得！」

惠 「呀」

聪子 「别说多余的话……笨蛋」

惠 「诶、诶嘿嘿嘿……」

濑名川 「比起这个，部员凑够四人了吗？」

惠 「啊，那个啊，现在马上就能凑齐了」

濑名川 「就是说还没凑齐？」

聪子 「啊，不过目标已经有了，没事的啦」

濑名川 「噫……嘛算了。
别给我惹出什么问题来哦」

聪子 「嗯，没问题」

只为了能用屋顶，而建立的美术部。
没有外人来、只属于自己的地方——只为这个目的。
她们俩得到了它。

希实香 「可我已经加了田径部和科学部两个部了诶……」

聪子 「没啥嘛。挂个名就行啦。不用参加社团活动也没事的」

希实香 「……」

惠 「怎么，橘？敢拒绝吗？」

希实香 「那个啊……部员需要几个人哦？」

聪子 「啊啊？四个人倒是？问这干啥」

希实香 「那最后一个人……就是柘榴了咯……」

惠 「挺明白的嘛，正是」

希实香 「欸……反正柘榴是没法拒绝的对吧……」

希实香 「柘榴加入的话，我就加入……」

聪子 「啊啊？你当自己还有权拒绝啊！」

惠 「是呀……橘你最近是不是搞错啥了……虽然现在欺负都集中在高岛那里……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本来是你啊」

希实香 「是啊……所以我很感谢柘榴哦……」

聪子 「性格真扭曲啊……」

希实香 「多亏了柘榴，我才不被欺负了，不是吗？我这看法有什么不对的么？」

惠 「啊啊，行了，总之高岛加入了你就给我加入哦！」

希实香 「嗯……柘榴拒绝的话我就不加入哦」

聪子 「噢，真要这样，你就死路一条了哦？」

其实这如地狱般的社团……高岛同学是根本不想加入的吧……

因为这仅仅是为了保证用来欺负人的空间……太残忍了……

可是……

她不能按自己的意志做出选择。

因为这阵子……对她的欺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不可能拒绝的。

名为C楼的密室。其他学生自不用说，连老师都鞭长莫及的空中孤岛。

在那种地方，每天放学后，高岛同学都持续不断地被封闭、被蹂躏。

名为游戏的蹂躏。

不断重复的关系的漂白。

名为游戏的仪式。

56:聪子:2011/09/15(木)19:22:13 ID:satoko

碉堡了，高岛同学的脸僵死了。

57:惠:2011/09/15(木)21:11:05 ID:megu

这脸真碉堡了。

果然把芥末擦在脸上，会很疼吧。

62:聪子:2011/09/23(水)22:45:23 ID:satoko

那啥啊，她拿的那个布偶是啥？

63:惠:2011/09/23(水)23:23:05 ID:megu

噢，好像拿着呢。丑死的黑人偶。

64:惠:2011/09/24(木)00:15:11 ID:megu

好像那玩意，原本是希实香给她的哦。

65:聪子:2011/09/24(木)00:18:05 ID:satoko

zhen de ma ?

永远持续的游戏。

就像小孩蹂躏虫子那样……

不让它死，不让它活……

可是，那也结束了。

……完全突然地。

不让它死，不让它活。

就在这持续的过程中，搞不清力道的强弱了。

一开始还尽量不弄死它……细心地蹂躏。

不弄死它，细心地……细心地细心地……

可迟早……在长时间后，惯性便会产生。

惯性会给力量强弱的判断，造成彻底的失误。

到那一瞬间，一切都完了。

小孩的游戏。

因玩具之死，而结束了。

玩具坏了，就结束了。

就这样，她们一边快活地玩着，一边迎来终点。

惠 「喂——高岛一」

柘榴 「啊，赤坂同学……」

惠 「去屋顶上吧」

聪子 「错啦，是社团活动哦」

惠 「啊，是吗，是呀。嗯，去社团活动吧。橘也来嘛」

希实香 「诶？今天田径部有活动……」

聪子 「没事啦。

就今天一天」

希实香 「柘榴来吗？」

聪子 「你只会说这个吗……你还真喜欢高岛啊……就这么想被欺负吗？」

惠 「高岛当然会叫，说来今天的主角就是你和高岛呢」

希实香 「这样呀……」

惠 「那么，今天搞啥活动好呢」

聪子 「你脑子进水啦……我们不是美术部吗」

惠 「呵呵呵。嘛无所谓啦。今天会很开心哦。来，开始活动吧」

濑名川 「哎呀……」

惠 「啊……」

濑名川 「……呼……别给我惹出什么问题来哦」

聪子 「知道了知道了」

濑名川 「就这样吧……」

希实香 「……那个……」

濑名川 「什么？」

希实香 「那、那个……好痛……」

濑名川 「你怎么了？」

希实香 「……」

濑名川 「……呼」

濑名川 「当真别给我惹出问题来哦。说过许多次了，我这顾问只当到下一任美术老师来为止」

惠 「好一的」

聪子 「喂……橘……」

希实香 「什么？」

希实香 「呜……」

聪子 「你丫……想对濑名川说什么吧……」

希实香 「……呜」

聪子 「别跟我要什么花招哦……做掉你哦」

希实香 「……呜」

柘榴 「那、那个，希实香……」

希实香 「……呜」

高岛柘榴温柔地向橘伸出了手，却被橘冷冰冰地甩开。

柘榴 「……希实香……」

希实香装可爱地笑了。

希实香 「好温柔啊。不过在担心别人之前，不该担心担心自己吗？」

希实香 「老实说，被你这种人同情，我很不爽……」

柘榴 「希实香……」

惠 「哎呀，天气真好呢」

聪子 「马上就入秋了，凉快下来了呢」

希实香 「冬天就冷过头了……是不是就没什么机会到这里来玩了昵」

惠 「啊？嘛大概吧。不太明白倒是」

惠 「所以现在得赶紧玩才行」

希实香 「哈一……」

聪子 「玩啥好呢？」

惠 「……那个呀」

柘榴 「嗯、嗯？」

惠 指了指高岛的裙子口袋。

惠 「之前就有些在意了，那个玩偶是啥？」

柘榴 「诶？」

希实香 「啊……那个」

从高岛同学的口袋里，似乎是手机挂坠的、长得歪瓜裂枣的漆黑玩偶垂了下来。

因为那挂坠有点太大，没法完全塞进口袋里，露了出来。

惠 「这不是老早老早以前流行的玩意吗？」

聪子 「那是啥？哦那个扁平的……可那不是熊猫么？」

惠 「被橘用魔法笔涂成这样，才变成漆黑的啦。好过分哦」

希实香 「嗯，是我涂黑的……」

柘榴 「诶？」

希实香 「果然是我吧。是我做的吧……柘榴」

柘榴 「诶？那、那个……那是……」

聪子 「不过啊，说起来，橘不也有相同的东西嘛」

希实香 「……嗯」

聪子 「你这么一说……记起来了。她也挂着一样的玩意呢。嗯」

惠 「正好是……橘被全班人无视的那段时间吧……」

聪子 「噢，是呀，是的呀」

惠 「那段时间，不知为啥，这两人都挂着一样的玩意……你知道其中意义吗？聪子」

聪子 「为什么？」

惠 「因为高岛是笨蛋嘛，所以橘想给她打气，就买了一对熊猫玩偶了」

希实香 「其实是互赠礼物哦……不过我一拿到就马上把它丢了……对吧，柘榴……」

- 柘榴 「诶？那、那个……
为什么……要这么说……」
- 惠 「这事儿啊，后来橘刚不被欺负了，就马上把玩偶丢掉了；可高岛还是一直带着它呢」
- 惠 「因为是笨蛋嘛」
- 希实香 「没那事哦……柘榴不是笨蛋，而是温柔的笨蛋哦……」
- 惠 「这不都一样嘛www 别说一句顶一句啊吵死了……
橘一」
- 惠 「橘，这家伙……现在还是一等一的不懂察言观色……」
- 希实香 「是呀。因为直到柘榴代替我被欺负，一直都是我被欺负的嘛……我是不晓得啥叫察言观色的啦」
- 聪子 「还是老样子……橘你吵死了……话说为啥高岛要和这种家伙交朋友？」
- 聪子 「说到底，这个玩偶呀，不是和背叛的象征差不多的东西嘛」
- 聪子 「为啥你要留着被橘涂得面目全非、已经搞不清是熊猫还是啥玩意的玩偶呢？」
- 柘榴 「啊，可、可是呀……这个，这样黑乎乎的也很可爱的……」
- 希实香 「她说那个黑乎乎的挺可爱……柘榴对什么都很温柔呢」
- 惠 「哦，就是这样了」
- 惠 「其实啊，我倒不怎么讨厌高岛哦。虽然不晓得察言观色，但温柔不就行了嘛」
- 惠 「不过啊，怎么能继续信任背叛自己的人呢？那不过是单纯的依赖症吧？」
- 聪子 「依赖症，你还真懂些复杂的词」
- 惠 「一般般啦！」
- 柘榴 「不是那样的……我只是喜欢……这个玩偶……你看，黑黑的，真的很可爱哦……」
- 惠 「哈……真阳光啊」
- 希实香 「……真阳光啊。真温柔啊。嗯……柘榴很温柔……」
- 惠 「与此相对，橘呢，等高岛一变成欺负的集火对象，就摇身一变，成了欺负她的急先锋了」
- 希实香 「也许哦……我就是这种人嘛，对吧柘榴」
- 柘榴 「怎、怎么会……希实香不会做那种事的……希实香也……」

希实香 「我不会？那只是柘榴的妄想吧……我可不是你的同伴……我是最差的
劲的人，最擅长背叛他人了……」

柘榴 「可、可是希实香一」

惠 「来玩游戏吧」

柘榴 「诶？」

聪子 「哈？」

希实香 「游戏？」

惠 「对，规则很简单」

柘榴 「诶？」

啊，不、不行」

赤坂把从高岛口袋里露出来的玩偶，用力拽了出来。

已经很陈旧了的玩偶，从纽扣的结合部脱落了下来。

柘榴 「还、还给我！」

惠 「来，聪子，传球」

聪子 「呜哇，我可不要这种脏玩偶。

接着——」

希实香 「啊……」

柘榴 「希实香，那个，还给我」

希实香 「传球……」

惠 「来呀，来呀，不快点的话，这玩偶的速度会越来越快的哦。来咯——」

聪子 「好——」

希实香 「好……」

柘榴 「不、不行，把玩偶，还给我」

惠 「哈哈哈哈，为啥啊。为啥这么看重这个玩偶啊」

聪子 「你瞧，橘都已经没留着了啊！」

柘榴 「但是，这是橘买给我的东西啊」

希实香 「呜」

希实香 「为什么你……要这样!!」

柘榴 「希、希实香……」

惠 「啊……」

聪子 「啊……」

希实香 「啊一……」

橘全力一丢，被她丢出的玩偶就这样飞过了屋顶上的栅栏。

橘希实香自己，都因为这个结果惊得动弹不得……

柘榴 「呜!」

惠 「什?!」

聪子 「笨、笨蛋」

两人也面色铁青了。

高岛追着那个玩偶，翻过防护栏，然后……

传来一阵破空之声。

紧接着……

便是撞击声。

惠 「高、高岛!」

聪子 「笨、笨蛋……」

希实香 「……柘榴」

高岛同学从四楼顶上摔了下来，因为运气好，所以膝盖撞到了三楼，掉到了隔壁体育馆的楼顶上。

因为没什么高度差，所以高岛同学几乎没有受伤。

真该说是运气好吗……

从她们发的帖来推测，事实应该差不多这种感觉吧……

虽是欺负人的一方写的东西，但也有一定可信度。

要说细节上的问题，果然还是角色吧……大方向应该是没问题的。

卓司 「原来如此……发生过这种事啊……」

卓司 「虽然听传闻说，发生过什么事故……」

不如说……

看来，可以强有力地推断出，这事是被校方敷衍过去了。

将此作为单纯的事故处理的，不是别人，正是校方。

其实，当时内部揭示板的其他帖里，似乎也是这样认为的。

几名学生在C楼玩耍，然后掉下来摔伤。

因为C楼的栅栏特别低。之后楼顶就被封锁了。

记得，只有C楼，有几个没有防护栏的地方。（虽然之后貌似进行了全面整修）

不过这真能做理由吗？

赤坂和北见也声称，那不过是玩耍的时候，偶然发生的事故。

高岛柘榴本人，也没有否定。

那时，多数的老师都判断，这是事故。

特别是，在听了美术部顾问的濑名川的证言后……

卓司 「濑名川这家伙……明明对社团的事情不闻不问，根本不知道现场发生了什么……」

由于C楼屋顶不能用了，此后美术部也自然消亡了。

此后，对高岛同学的欺负暂时收敛了。

毕竟发生过那种事，不好再大大咧咧地欺负她了。

话虽这么说……可濑名川的态度……

大概在创建美术部的时候，她便依稀察觉到了欺负的存在。

貌似一再重复，“别给我惹出啥问题来哦”和“我会袖手旁观的哦”嘛……

高岛同学的死……原因不仅包含赤坂惠、北见聪子、橘希实香……还有这个为人师表的濑名川。

社团活动中的事故……

作为悲剧原因的这四人，谁也没有受过任何处罚。

高岛同学也只是住了几天院，就完了……

只是，高岛似乎同学一直在弄丢的玩偶。

被涂成漆黑的熊猫玩偶。

她一直在找那个。

卓司 「噫……」

卓司 「高岛同学在找黑玩偶么……」

我把电脑上的事告一段落，查看高岛同学的手机。

作为原本的挂坠的替代，这手机上挂了些东西，想必不是什么重要的玩意……

现在，只挂着几个小小的绳状挂链……

卓司 「……这、这是啥」

被我当成挂链的黑绳……本以为不过是散掉了的黑绳而已……

卓司 「这个……怎么看都是……」

还有，现在才察觉到……这个手机……有股腥味……

感觉……就像附近菜市场……不如说是屠宰场……发出的臭味……

卓司 「这、这是……」
 从碎掉的地方从下往上看……於是就……
 於是就……
 就鑲成了無法想像是掛鍵的模樣……
 於是於是就那個伸了出來……
 那是一撮頭髮……
 不
 與其說……是一撮頭髮，
 不如說，是帶頭髮的……頭皮碎片
 粘粘地……
 露了出來……

卓司 「這、這這這就是臭味的原因嗎……」
 人的屍體的一部分
 原本，
 看到看到看到這種東西這種這種東西，應該會嚇得跳起來……才對。
 即即即便
 如如此……

卓司 「高高高高島同孖，鑲成這幅模樣了呢……」
 遺遺遺能保持冷冷冷冷靜。
 完全冷冷靜。
 完完全全靜。

卓司 「真、真真可憐……很痛吧？」
 究竟究竟有多冷靜啊……
 聲音一點都不震顫……
 完全沒流露出感情……
 分析性的
 話話……
 簡直就是客觀的代名詞……

卓司 「放心吧……我在你身邊……」
 我我溫柔地
 對高島同孖的碎片說。

換做常人

早就因恐懼和慌亂

違正常說話

都做做不到了吧……

即便如此……

很冷靜非常冷靜完全冷靜基本冷靜無比冷靜相當冷靜貌似冷靜終極冷靜清楚冷靜貌似冷靜舒服地冷靜只是冷靜非常冷靜有點冷靜桃色冷靜許多冷靜切腹冷靜孤獨的冷靜代物冷靜巴黎達喀爾冷靜頻比冷靜南無阿彌陀佛冷靜南極大冒險

冷靜新鮮冷靜冷靜武士束縛冷靜舞臺冷靜今天也冷靜一大早就冷靜來自遠方的冷靜奔跑的冷靜靜坐的冷靜▽量冷靜什麼都冷靜從小時候開始就冷靜漸漸冷靜已經冷靜小心啊冷靜難以置信地

冷靜真的啊冷靜深深地冷靜狠狠地冷靜中心冷靜最後的冷靜親親冷靜突然冷靜簡直冷靜簡直冷靜簡直冷靜簡直就是冷靜的代名詞不是嗎。

若為為何。

因為我是神的殘片。

因為我是超越人類的存在。

我已經超越人類了……

沒錯，在大天使莉莉露露的引導下，我開始攀登超越人類的塞階了。

我是攀登通往神的塞階的人。

在徵兆之中的人。

我是登向神的人。

去往徵兆的人。

去往7月20日的人。

回歸天空的人。

對，母親是這麼說的，

對，莉莉露露是這麼說的。

我要回歸天空。

要誦人類，

以及世界，

都回歸高島同學。

回歸母親。

去往終之空。

對，那便是……

終之空

那既是恒致，也是終結。

那既非死，

也非生，

既非天園亦非地狱，

只是，

既是恒致，又是終結之物。

卓司 「是啊……」

卓司 「是这样啊……」

卓司 「我……不是人类……是超越人类的存在啊……」

卓司 「就像母亲那样……」

卓司 「我也是超越人的存在……」

卓司 「人类称其为救世主」

卓司 「称其为拯救世界者」

卓司 「所以……」

我就算看到了高岛同学头盖骨的碎片，也不会慌乱。

甚至还感到哀怜。

卓司 「高岛同学……很痛吧……」

昨天，高岛同学的幽灵来看我了。

她一直，一直都在说，好痛，好痛。

很痛吧……

无以伦比地痛吧。

所以来向我哀求……

即便如此，

那时还不够成熟的我，从高岛同学那逃走了。

从那般痛苦地向我哀求的高岛同学身边逃走了。

卓司 「对不起……再来找我吧……」

卓司 「这次我会拥抱你的……」

不管她变成了什么模样，我都会拥抱她。

因为她是我的爱人嘛。

互相分享秘密，

且命中注定，要结为连理。

进同一所学校，也是为了我们将来能在一起……这也是早就被安排好了的……

她爱我。

虽没有记忆……但毫无疑问，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她就爱着我了……

现在我能了解……

所以没事了。

随时可以与她见面。

看吧……

只要这样在电脑上重播动画

她的身影立刻就会在我眼前浮现。

二次元的她。

她无比可爱。

莉露露 「看不到啊……我看不到啊，哪里有什么大灾难啊……!」

莉露露 「给我好好看!」

莉露露 「不要啊，不要!」

莉露露 「莉露露!」

莉露露 「咿」

莉露露 「知道吗? 莉露露酱!」

莉露露 「怯懦是无形的怪物! 它会蛊惑你的心，招来恶果的!」

莉露露 「现在我们要胆怯了……世界可就要被毁灭了啊!」

莉露露 「你甘心吗?」

莉露露 「莉露露酱!」

莉露露 「甘心!」

莉露露 「什么?」

莉露露 「世界啥的，让它毁掉好了!」

莉露露 「我不想死! 莉露露酱你这么想死，那就自己去死不就好了!」

莉露露 「啊、啊呜……」

莉露露 「你们俩究竟怎么了啊!」

莉露露 「飞翔!」

莉露露 「不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莉露露 「! 啊!!! 呜!!!!!!!!!!!!!!」

看吧……

我随时能……

和她，

随时能和她在电脑上见面。

卓司 「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是万能的时代呢……」

卓司 「因为，通过电脑，都可以和死人说话啊」

嘛，倒也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卓司 「嘛，不管它……比起这个……」

我把碎肉从她手机里掏干净之后，就开始研究手机里的情报了。

卓司 「那个……」

虽是用惯了的机器……但我身为救世主，不论何种机器，都马上能操控自如。

我一边看揭示板的发帖记录，一边看高岛同学的短信记录。

卓司 「她究竟和谁、说了些什么呢……」

我翻看短信记录。

卓司 「……这是？」

除了可疑之外……找不出别的词，

若问为何，这封短信是……

2012/7/12 22:44

from 高岛柘榴

subject 無題

我从那件事开始，已重生成了战士
本应是这样的
但好痛啊
虽没了身体，可还是好痛
因为变成这样了，所以好痛
所以
大家一起去死吧
八天后死
全都非死不可。

卓司 「噤……」

卓司 「这是啥……」

一冷静下来，我马上就察觉到可疑之处。

卓司 「这发送时间……是怎么回事……」

这太怪了……

高岛同学自杀，是12日傍晚……这短信的发送时间则是夜里10点44分。

这短信……的确是高岛同学死后发出的。

卓司 「这就是说……」

以冷静判断，马上明白了。

这是高岛同学死后，由高岛同学发出的。

卓司 「原来如此……难怪高岛同学昨晚到我这来了……」

清晰的判断力。

换做普通人，根本不可能察觉到这一点。

卓司 「是很想发这封短信吧……所以专门到我这里来了……」

卓司 「因为我不小心把你的手机拿走了嘛……对不起」

卓司 「诶？」

我看了看发送人，有点吃惊。

卓司 「这是啥？发信人数……」

留在记录里的发送人。

群发人数有158人。

这是啥？

这数字是……

卓司 「哈哈……高岛同学……你可够坏的」

这发信人数，正是由我管理的学校内部揭示板的注册人数。

就是说，高岛同学擅自看了我电脑里的名簿，以此为基础，发出了短信。

卓司 「哈哈……真服了……这可是侵犯个人隐私哦？」

话虽这么说，她是幽灵嘛……对这种事自然毫无忌惮……

卓司 「不过我也不是一介凡人，以后别做这种事了哦」

我是救世主。

就算是幽灵，也不能对救世主做这种事。

卓司 「下次见面，得跟她说说清楚。要是有什么想做的事情，直接和我商量了再做不就行了嘛……」

卓司 「总之，现在把这封短信先群发了吧」

我把同一封短信，对同一群收信人群发了一遍。

2012/7/14 15:33

from 高岛柘榴

subject 無題

我从那件事开始，已重生成了战士
本应是这样的
但好痛啊
虽没了身体，可还是好痛
因为变成这样了，所以好痛
所以
大家一起去死吧
六天后死
全都非死不可。

把倒计时从八改成了六。

对救世主来说，这种细节是很重要的……

卓司 「那个……比起这个……赤坂和北见，还有橘……」

橘么……

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罪孽最深重的……但也可以说是被害者……

虽只有被欺负的人，才知道欺负的痛苦，但可以预想到，橘所受欺负的残酷、令她不惜卖友，也要从中逃脱……

卓司 「橘是不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不妨从高岛同学那打听打听……比起那个」

绝不能宽怒的人是……

卓司 「是濑名川……她身为老师，从立场上说，明明是非救高岛同学不可的……」

对这三个人，必须施以与旁人截然不同的惩罚。

施以，

名为恐惧的惩罚。

幸运的是，我有这三人的短信地址。

三人都用短信地址，在内部揭示板上注册了。

卓司 「接下来……要发什么内容呢……」

卓司 「话虽如此，想过头了也不好……用质朴的方法，更能把恐惧感表现出来」

卓司 「是啊……」

我沉思了几分钟。

大概是这个时间吧……

虽不知准确时间，总之对这三人先……

2012/7/14 18:01

from 高岛柘榴

subject 無題

好痛好痛

好痛

好痛

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

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

好痛好痛

好痛好痛好痛好痛

好痛好痛好痛

好痛

把这内容发出去了。

不过，只发一次，就太无聊了。

我借助电脑操控，通过高岛同学的手机，设置了每隔一个小时、就会发送同样的内容。

电脑会每隔一小时，就经由高岛同学的短信地址，向她们一封发恐吓短信。

卓司 「嘻嘻嘻嘻……被这种文章每小时发一次，那真得投降了吧……嘻嘻嘻嘻……」

这只是开胃菜。

高岛同学被那帮蠢女人强迫的游戏。

必须同等、甚至加倍奉还。

卓司 「来，让我们期待结果吧」

卓司 「这回，轮到你们被耍了」

接下来，我查看内部揭示板。

高岛同学的死、以及高岛同学的短信，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揭示板上充斥着慌乱的留言。

这么说来……

卓司 「城山也死了吗……而且是从屋顶上掉下来的……」

完全没注意到。

日期是……7月10日。

卓司 「噢……是吗，这么说来他们是在屋顶上嗑药的啊……」

记得在屋顶上吵，要不要磕LSD还是啥的致幻毒品。

卓司 「因为嗑药搞得脑袋秀逗了，就跳下去了？」

嘛，时至今日，这都无关紧要了……

卓司 「但……」

城山和高岛同学的死，虽只是凑巧碰上了。

对愚民们来说，想必会产生这是连环死亡的错觉吧。

伴随高岛同学的那封短信，学校内部揭示板上的网民们已经极度慌张了。

卓司 「哈哈哈哈……」

继续读下去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卓司 「哎？」

卓司 「这么说来……我忘记了啊……高岛同学也在这内部揭示板注册了」

她从注册至今，没发过任何帖子。

嘛从她性格来考虑，当然倒也是当然……

然而……

74:大危机就要来了。

1:高岛柘榴:2012/07/11(土)22:02:13 ID:zakuro

被封印的阿萨使用物理特化符虫（外径魔法系暗黑召唤虫），向我们人类注入邪恶的思想。

那就是人类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疯王们（希特勒、匈奴、玛丽安托瓦内特等）与我们（市民、革命军、人民）的战斗的真实面貌。

城山翼同学被那物理特化符虫侵入了。

阿萨做了手脚，把他引向了堕落（在负的冲动之下的能量减少现象）。

若问为何，因为阿萨马上就要醒来了。大灾难就要来了。

巨大的灾难要来临了！

7月11日，她突然建了这个楼……

日期是……她自杀的前一天。

此后，她还往楼里发了好几次帖……

这帖在她自杀的当天之后，就一团乱了。

城山的死，

这一切都是偶然吗。

高岛同学建的楼。

高岛同学的自杀。

还有高岛同学的短信。

这一切，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那个方向是——

7月20日。

母亲相信，

高岛同学也相信的，

世界最后之日。

卓司

「这么说来……」

当时有一个契机，令母亲相信了那个预言。

记得当时，母亲加入的新兴宗教。

那个教团的教祖发了话，说2012年7月20日是世界破灭之日。

不知是墨西哥还是印度，但好像很多地方都相信这个预言。

一说，是墨西哥的太阳之石上的预言。

一说，是印度高僧的预言。

一说，是今年是冲入Photon belt的一年。

顺便，Photon belt就是Photon（光子）的belt（带）的意思，被认为存在于银河内，是光子的能量带。

太阳系以位于昴宿星团的昴宿六为中心，进行着周期26000年的旋转。

此时，每隔11000年，就会用上2000年的漫长时间，穿过所谓光子带。

因为光子带里强大的磁场，地球不仅会遭到大的自然灾害，而且大半生物的遗传基因将面临剧变。

据说，到了那时，世界的一切将在2000年的时间里，被彻底改变。

剧变意味着现代人类的灭亡，以及新人类的登场。

2012年7月20日，则被视为这个剧变的2000年的开端。

和2012有关的预言还不止这些。

毋宁说有比这更重要的预言……不，应该说是预测。

那便是，

Web Bot Project。

母亲相信，而且无数次地向儿时的我灌输，人类会在无意识中看到世界最后的景象。

她经常把这称为“天空中满溢的不安”。

卓司

「……母亲相信Web Bot Project，而且相信那个预言……」

所谓Web Bot Project，指的是能读取网民们的无意识的系统。

为什么，人们的无意识啥的会如此重要？

在这背后，有一个著名的概念。

分析心理学的理论创始人，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他发现，自己的患者拥有的心理映像，彼此间存在不可思议的共通点

……

更重要的是，这和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神话和传说，在许多方面上都是一致的。

从这件事，他推出的结论是，

存在一个人类共通的集体无意识。

人类共享同一个无意识。

这就引出了几个超科学的结论。

比如共时性。

许多重大事件，在世界上同时发生。

发生这种事的时候，按一般观点，只会视其为偶然的叠加。

但果真如此吗？

我们来打个比方。

比方说，

这些事情，并非是因某些表面上的原因，而是由某些深层次的、超理论的原因联系在一起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假设有人类共通的集体无意识，那么它会不会以某种形式、被所有人共同拥有，或者说，假如人类能像一个整体那样行动，又会如何呢？

人类既是集体全是个体，既是个体又是集体。

既是部分又是整体，既是整体又是部分。

这就好像，人类的细胞既是一个个单独地活着，又组成了人这整体。

这就像国际象棋单个棋子的规矩，约束着整个棋局，而整个棋局的规矩，又约束着单个棋子。

一即是全，全即是一。

人类在无意识的级别上，是同一个生命。

所以，只要知道了网络上的集体无意识，那就是全人类的意志。

不，是知晓了神本身的意志。

有人是这么想的。

那便是Web Bot Project。

于是那个Web Bot Project预言的世界灭亡，就在2012年7月20日。

高岛同学说的大灾难。

而且，Web Bot Project还做出了另一个重要预言。

2012年，救世主将现世。

其实这件事，除了Web Bot Project，印度一名有远距离透视能力的高僧也预言过。

不过按这边说法，称其为天降之人要更……

这救世主到底是什么人？

——现在已不用为此争辩了。

预言家的母亲，在很久以前，就知道了这件事。

知道了自己的孩子就是拯救世界的人……

所以，她对我严厉。

不是作为人的母亲，

而是作为生下救世主的人，养育了我。

这段记忆只有悲伤。

所以我有段时间，也恨过母亲。

但，现在已很明白。

现在，我能比以前更确定地说。

母亲真的爱我。

大概，母亲也想如人母一般，尽享天伦之乐吧。

也想拥抱我吧。

然而……

这么说来……

世界回归天空的日子。

只有在对我说那一天时，她很温柔。

除此之外，则强迫我进行了各种苦修。

我的记忆中，甚至感觉从生下来的瞬间起，我就在苦修之中了。

其实，我在学校里这般饱受欺负，也是因为母亲早已决定、安排好了
一切吧。

这种人生安排，令我甚至在母亲死后，还要被强迫继续苦修。

母亲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正因为她是预言家。

正因为母亲知晓一切。

只能这么认为了。

我清晰的理性，将母亲这预言家的计划，逐渐暴露出来。

谁也解不开的、拯救世界的宏大拼图。

其缺口，正一块接一块地，被填埋。

世界的意志。

身为救世主的我。

要去理解母亲的意志。

得到了绝对的知识与智慧的我。

阅遍了世界的过去与未来的母亲。

母亲横跨过去与未来，制定出的计划。

现在，我能了解其全貌。

不仅是这个……

她身为母女的思绪；她以预言家的身份活着、感受到的苦恼，我都已知晓。

很难受吧。

很悲伤吧。

其实很想和我一起，过平凡的生活吧。

可她还是毅然选择了，

成为预言家——

拯救世界——

比母女的身份，更为重要……

或许，我恋人的被害，也是由于母亲的意志。

高岛同学，可能正因为母亲的安排，所以死了。

母亲对世界的影响力，就是有这么大。

现在我能明白。

现在，我以救世主之身、得到了力量，

便知道了，自己的母亲是接近万能的存在。

我，是为了拯救世界而生的。

万能存在的母亲，把我生了下来。

这即是说？

对……母亲为何那般执着于Web Bot Project。

为何那般强调人类的集体无意识。

直观的意识与行动协调的过程——荣格将其称为“个体化”。

那不是比喻，而是说，人的无意识是同一生物。

那么，这同一生物究竟是什么？

是救世主的母亲。

人类需要救世主。

所以，人类把救世主生了下来。

在这大地上……

归根结底，何为人类，何为人类这一整体的无意识，

何为个体？

何为集体无意识？

那不是别的，正是我母亲。

正因为母亲是人类这一整体的无意识的形体化，才会生下我来。

生下拯救人类的救世主。

卓司

「所以么……」

在记忆中，Web Bot Project一开始不能正常运行……

与其说是残次品，不如说是根本无法起动的破玩意……

某一天，它突然自己开始运行了……

而且，其精度堪称完美……

从我知道Web Bot Project开始运行起……从未放松过对其的检查。

只要一发生什么大事，查看预言……就一定能找到那个项目。

因为有多如繁星的预言，事前虽总会看漏……但在事发之后，只要去查看，就会吃惊地发现，系统早已做出过预言。

为什么母亲死后，Web Bot Project开始运行了……

一开始，我没明白其中含义……

但现在能明白……

母亲的死，

是为了准备世界的死，

若问为何，我的母亲，

就是世界本身的意志啊……

察觉到这一点后，我哭了。

因为母亲的爱……

因为人类的美好……

我止不住泉涌的泪水。

卓司

「距离世界回归天空之日……世界的灭亡，还有六天……」

卓司

「我救定了……」

我一边哭，一边宣布……

神用六天创造了世界……剩下的一天则作休息日。

我这救世主，在六天的时间里，能做出什么来呢？

卓司

「在世界灭亡之前……尽可能地让人类回归天空……」

卓司 「那是世界的意志……」

卓司 「那是母亲的意志……」

卓司 「就是这样了……」

世界回归天空之日，并非世界灭亡之日。

在世界灭亡前，必须有人让世界回归天空才行。

那正是世界回归天空之日。

卓司 「世界灭亡是 7 月 2 0 日……世界回归天空之日只能是紧靠 2 0 日的日子、也就是其前一天」

卓司 「我究竟能让多少东西回归天空呢？」

卓司 「那正是……作为救世主而生的、我的使命」

但那果真可能吗？

仅靠一人之力，让世界回归天空……

答案是，

卓司 「可能的……」

卓司 「救世主即知晓真理之人」

卓司 「不仅通晓人类的历史，还拥有生物本身、地球本身的知识」

卓司 「实际上，我昨晚已在莉露露酱的引导下，无意识地体验了生命本身……那是数十亿、数百亿年的漫长旅行……」

卓司 「全部的知性与智慧，全部的技术与经验。正因为拥有这些，才称得上救世主」

卓司 「我已确确实实地，掌握了真理！」

卓司 「对拥有真理的我来说，一星期与数十亿、数百亿、数千亿，乃至数兆亿年等同」

卓司 「对，在我掌握的真理面前，任凭怎样的不可能，都必然只是可能！」

卓司 「那真理便是！」

卓司 「！？」

卓司 「……」

……

那般清晰的论证，突然中断了。

那般的耳聪目明，突然空中解体了。

卓司 「呜……为什么……」

我本应拥有全部知识。

我本应拥有全部智慧。

我本应拥有全部经验。

然而……

卓司 「怎么回事……」

昨晚体验过的、那几亿个夜晚与几兆个白昼的记忆，无法再现出来。

卓司 「为什么……」

卓司 「可恶……」

我冷静地对其分析。

人类的脑容量，只有从1350cc到1500cc不等。

从胎儿到人类生下来为止，神经元据说会分裂出一千亿个。

到中年后期为止，这数量据说不会有太大改变……

可以推测出，作为救世主而生的我，神经元数目应是常人的数十倍到数百倍。

即便如此……要对数亿、数十亿、数百亿、数千亿的生命、在数十亿年的时间里获得的记忆进行处理，还是太过单薄了。

卓司 「倘若如此，是否应该认为，救世主虽超越人类，但还是受到物理上的制约？」

卓司 「那么，为何能看到昨晚那些东西？」

卓司 「为何我能看到所有生命的无意识？」

卓司 「时间不过数秒……在这数秒里，我对数亿、数十亿、数百亿、数千亿的生命、在数十亿年的时间里获得的记忆进行了处理」

卓司 「那是因何？」

常人无法企及的、理性的、天才的思考。

我正用语言，追逐着那尚未现身的真相。

卓司 「那就是说……」

卓司 「……需要外部处理……的意思吗」

卓司 「外部的信息处理系统……不是用来演算……而是类似神经网络的东西……不，应该说，就是一个拥有大脑功能的系统……」

卓司 「呜！是这样吗！」

卓司 「哦……她的使命原来是容器啊……」

卓司 「是连接我这救世主，与所有人类……不，所有生命的记忆的……」

卓司 「所以，那时的我，拥有与神匹敌的力量」

卓司 「哈哈哈哈……原来如此……」

我有点理解救世主这东西了……

救世主不是神。

不过是接近人类的存在。

不，真要说起来，身体构造与人类别无二致。

即，基本无法摆脱身为人的诅咒。

但，救世主又不是人。

那是为何？

对，因天使之存在，故能成神。

因为有天使的帮助，救世主才能成为神。

即，在莉露露酱现身的时候，我才能超越人类、肉身成神。

她是我与神的连接点。

卓司 「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卓司 「就是这么一回事啊……哈哈哈哈哈……」

卓司 「……呵呵呵呵」

所有的谜都解开了。

所有的解答都昭示了。

救世主应做之事。

神之子非做不可之事。

救世主能做之事。

救世主不能做之事。

神能做之事。

神不能做之事。

所有都解明了。

卓司 「神不能做的事，正是我该做的事……」

卓司 「神做不到，我做得到的事……对，有些事，只有人方能做到」

卓司 「要先下到凡间」

卓司 「必须坠入凡尘」

卓司 「然后，要在人的世界里，被玷污」

卓司 「神不会在人世被玷污。就是说，神与人没有交集」

- 卓司 「只有被玷污了的人，才能进入人群之中」
- 卓司 「完全神圣的存在，是无法进入恶俗的人群之中的」
- 卓司 「这就和太阳无法进入人群差不多」
- 卓司 「因为它过于神圣，势必会把肮脏的人类烧成灰烬」
- 卓司 「所以非得由我来做才行」
- 卓司 「能被玷污的人，才能成为救世主」
- 卓司 「所以首先必须进入人群，然后故意被玷污！」
- 卓司 「来，玷污吧！在人群中，令自己被玷污吧！」
- 卓司 「被凡尘玷污！」
- 卓司 「神做不到的、重要的仪式」
- 女子校生 「所以……对吧」
- 女子校生 「可是呀……那不是传闻嘛？仅此而已啦」
- 女子校生 「嗯，那种事，不是从很久以前开始，就说过无数次了吗？」
- 女子校生 「你说预言？好像是这样哦」
- 女子校生 「听我爸说，那是老早以前流行过的东西啦。好像是诺查丹玛斯的预言之类的……」
- 女子校生 「所以说，这不是预言啦……」
- 女子校生 「不是预言，那又怎么能知道未来呢？」
- 女子校生 「那些高难度的事，我不太懂啦……」
- 女子校生 「但好像很科学的样子哦」
- 女子校生 「那个……名字叫网络……机器人」
- 男子校生 「说的是Web Bot Project吧？」
- 女子校生 「嗯，就是那个。你居然知道呢」
- 女子校生 「那个歪脖波特普罗杰克特是啥啊……」
- 男子校生 「好像是用来收集互联网上的对话的软件来着……貌似还会预言哦」
- 卓司 「……噤」
- 这帮俗人们，已经开始察觉与Web Bot Project的关系了吗……
- 人真是不可思议的东西……个体明明那么地愚钝……形成集体后，有时又会显出聪明来。
- 这也是所谓的共时性吗？
- 卓司 「哈哈哈哈……」
- 那么，这共时性，想必已察觉到诸多的预言，

还有预言家的存在了吧。

察觉到，在世界灭亡前，

有一个存在，将让世界回归天空……

女子校生：「呐，呐……」

女子校生：「好像，傻瓜卓司，在看这里哦…

…」

女子校生：「讨厌……真的呢」

女子校生：「恶心一」

那帮女生不出声、不露表情地，在说我的坏话。

我现在连人心里想的事都能看透。

再怎么糊弄也无济于事。

卓司 「呵呵呵……你们这帮低俗的家伙，尽情嘲讽我吧……」

卓司 「我不出手相救的人，可都要下地狱哦……」

卓司 「哈哈哈哈哈……」

女子校生：「好像，傻瓜卓司……在傻笑哦……」

女子校生：「真的假的！恶心！」

女子校生：「走吧」

女子校生：「嗯」

蠢女人们消失了……

呵呵呵，是怕我了吧……

所以，要疏远我……

否定我。

嘛，那也算正确答案啦。

我是过于神圣的存在。

对被玷污的她们来说，我应该过于耀眼了。

正如人类无法直视太阳，

她们也无法直视我。

皆守 「」

卓司 「……你是……」

皆守 「挺开心的嘛君」

卓司 「哦……是你啊……」

他，也不过是锻炼我的苦修安排中的一个。
通过挖苦、欺辱，他对我进行了精神上的锻炼。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必须感谢他才行……

卓司 「悠木皆守君……」

皆守 「……」

皆守 「感觉……卓司你丫……」

沼田 「哎呀？悠木君你怎么了？」

皆守 「……卓司」

西村 「悠木君？」

皆守 「为啥你个区区傻卓……会看起来这么装逼的……」

卓司 「装逼？哈哈……会吗？」

皆守 「你这啥顶嘴方式……」

卓司 「……顶嘴方式不对，那我就道歉咯……对不起」

皆守 「道歉？你说啥呢……不是有更好的道歉方式么……」

卓司 「道歉方式？」

皆守 「精神损失费啊……连同上次没凑齐的那部分，给我拿 2 0 万日元来」

卓司 「精神损失费呀……然后？你啥时候要？」

皆守 「什么啊，这次不用宽限几天吗？」

卓司 「是呀。可有可无……的感觉吧？」

皆守 「那是啥？你中彩票了？」

卓司 「唔，算是吧。然后，为啥是 2 0 万日元呢？」

皆守 「你说啥……」

卓司 「干脆给那边的沼田君和西村君、再算上你，每人 2 0 万日元。岂不更好？」

皆守 「什么？」

沼田 「诶？真的？要给我钱吗？」

西村 「你中彩票啦？」

卓司 「呵呵呵呵，这也有可能哦」

沼田 「真的？此话当真？行吗？」

皆守 「闭嘴！」

沼田 「诶？」

皆守 「刚才说的不算……」

沼田 「诶？可刚才的确……」

皆守 「谁也没那么说过」

西村 「可是……不是中彩票了吗……」

皆守 「就算中了……你们……也给我滚……那全是老子的……」

沼田 「诶？」

皆守 「要我说几遍……滚……卓司的钱全是老子的……」

西村 「欸」

悠木凶神恶煞地瞪着那两人。

两人的脸瞬间变得苍白。

卓司 「……好厉害啊」

皆守 「啊啊？」

卓司 「拥有令人屈服的力量、那般令人恐惧的悠木君，真的好厉害啊」

皆守 「你丫……」

面对随时准备动手的悠木，

我静静地说，

卓司 「不是有话要说吗？这里不合适」

皆守 「你说啥？」

卓司 「去屋顶上吧……」

皆守 「……」

悠木原本铁青着的脸，因为愤怒，已经血脉贲张了。

愤怒到现在、立刻、随时可能向我发动攻击。

可在这里的话会惹麻烦的……还有……

皆守 「行啊——。间宫卓司君——。我现在呢，我现在啊，我今天啊，真的被你气死了」

卓司 「……」

皆守 「因为，都那般教育过你了，你却突然变得这么叛逆了」

卓司 「……」

皆守 「这里是屋顶」

皆守 「而且……」

皆守 「现在开始上课了」

皆守 「这里谁也不在」

皆守 「谁也不会来救你」

皆守 「就算把你弄死了，也没人会发现」

悠木嘴上说的虽像玩笑一样，其实已经气得怒发冲冠了。

这些口头上的话，估计是在为他接下来的宣泄做准备吧……

喜欢兜圈子的男人……

皆守 「卓司君？你有什么遗言吗？」

皆守 「反正也是看多了动画，脑袋秀逗了吧。现在就让你知道啥叫现实，好好冷静冷静……」

悠木的拳头砸到我脸上。

真是好快的速度啊。

我的鼻孔鲜血飞溅。

卓司 「呜……」

皆守 「这痛苦，让你想起来了么？」

皆守 「你丫不过如此了。就这么个玩意了」

皆守 「你一辈子，都将在被强者的欺负中活着」

皆守 「你无处可逃」

皆守 「能逃的地方只有死……而且」

皆守 「来，哭啊」

皆守 「像以往那样」

皆守 「哭啊……」

卓司 「……」

卓司 「哈哈哈哈哈……」

皆守 「呜！」

卓司 「哈哈，好痛啊……」

皆守 「……卓司」

卓司 「好痛啊……又流鼻血了呢」

卓司 「自从那次被你打折了鼻梁骨之后，我就容易流鼻血了」

皆守 「……」

卓司 「你，也想变成城山那样吗？」

卓司 「你揍我几分，我就让你死得难看几分」

皆守 「……」

皆守 「噤……还以为你要说啥……」

皆守 「搞啥呢卓司？原来你丫这强硬态度，是因为不知哪本灵异杂志上看来的诅咒，在城山身上奏效了啊？」

皆守 「哈哈哈哈哈……这啥玩意啊，你丫真是白痴啊」

皆守 「你当老子还会怕那种事情？」

卓司 「诅咒？」

卓司 「那不是诅咒哦。那是必然」

皆守 「哈？那是啥？」

卓司 「他死了，高岛同学死了，还有你欺辱我」

卓司 「这些，都是由母亲安排好的」

皆守 「哈、哈？啥？」

你丫说啥呢??」

刚才还一脸愤怒的悠木，一下就变成笑脸了。

有啥好开心的呢。

皆守 「你妈？是你妈杀的城山，杀的高岛？而且，还拜托我来欺负你？你是这么个意思？」

卓司 「呵呵呵……对你说什么，想必都无济于事。不过呀，这我还是要对你说的」

皆守 「什么？」

卓司 「你的使命已经告终了」

皆守 「我的使命告终了？」

卓司 「是啊……告终了啊」

因为这句话，悠木瞬间僵硬了。

不仅是动作，连表情都、搞不好连思考都僵硬了。

皆守 「你丫……什、什么意思……」

卓司 「你是为了对我进行精神锻炼而存在的。你的使命，今天告终了」

皆守 「？哈？那是啥？」

皆守 「你的？精神？锻炼？」

啊哈哈哈哈哈。你丫白痴吧」

皆守 「告终的是你的脑袋吧，能更蠢点吗」

皆守 「嘛，虽然早知道你被玩坏了，但没想到你居然疯到那种地步」

皆守 「还以为你会说啥……」

皆守 「接下来……今天要给你个史无前例哦」

皆守 「先把你暴打一顿，然后用铅笔把你的鼓膜给捅破。这大概已经不是有多痛的问题了吧……」

皆守 「我要让你痛到，索性现在就去自杀好了……」

皆守 「那么……」

皆守 「?!」

悠木自己，想必是最搞不清发生了什么的吧。

悠木借助体重挥出的拳，力道是刚才所无法比拟的。

其实我等的就是这个。

皆守 「呜!」

怎么说也是练过武术的吗……

本打算以绝对无法防守反击的方式、把他揍趴在地，但悠木连忙转过身去，避开了最糟糕的打击位置。

其实也说不上避开。

只是让腕关节，代替头盖骨被脱臼了。

皆守 「呜……」

卓司 「噤……」

好厉害……在受到那么沉重的一击、被击倒的同时，竟利用反作用力，瞬间站了起来。

为了防备下一次攻击。

皆守 「你、你丫……」

卓司 「呵呵呵呵……你好厉害啊……」

他大概仍未察觉，

现在，自己正与全世界最强者交手这一事实……

佼佼人类，芸芸众生，他们所有的知识与智慧，已在我手中。

所有知识与智慧，一切经验与技术。

在这之中，自然包含他最得意的格斗技。

全人类。从最弱的人，到武术的顶尖高手，他们的全部经验与技术，已经充满我的身体。

区区悠木皆守这一个体，是无法战胜我的。

我是这么认为的，但……

卓司 「还以为一瞬就能分出胜负……可你真的好强啊……」

皆守 「你、你说啥……」

卓司 「我可是全世界最强的人啊？」

皆守 「……那又是什么鬼东西？」

卓司 「就是说，现在的我……比历史上存在过的任何高手都要强……的意思」

皆守 「……这都啥跟啥啊……你丫……真的疯了吗？」

悠木瞪着我。

已经没有刚才的威慑力了。

卓司 「那么，该我了……」

卓司 「诶？」

卓司 「呜……」

这、这是啥……

明明是在揍他，可我却失去了重心。

卓司 「呜……呜呜……」

我使劲浑身解数，避免了当场跪倒在地。

可受到的伤害仍然很大，眼前一片朦胧。

皆守 「白痴啊……不过是会了点古武术，装什么高手啊……」

皆守 「早了十万年呢……」

卓司 「这是……」

面对我的攻击，他先身体大回旋，然后给了我一记偷袭。

怎样的一条汉子啊……竟不怕我这世界最强，对我发动攻击……

皆守 「来啊……让你明白，自己究竟有几斤几两……」

卓司 「呜！」

疼痛……更准确地说，是懈怠。

疲劳感要更强一些。

只是，累了……

卓司 「怎样的一条汉子啊……」

卓司 「竟把我逼到这般田地……」

昨晚，我已经得到了全部知识与技术。

那毫无疑问。

所有知识，都是到昨天为止，我未曾拥有过的，
现在的格斗术，也是如此。

到昨天为止，不用说眼前的悠木，就连以多欺少也无法战胜悠木的沼田、城山、西村和饭沼等人，都可以随意痛扁我。

我无能为力地，一直被欺负着。

本是什么都做不到的、无力的存在。

现在，我已作为救世主，浴火重生。

而且，得到了一切。

这格斗术也……

然而……

皆守 「要不是胳膊脱臼了……岂能让你得逞……」

卓司 「呜」

我狠狠地踩向倒在地上的悠木的脸。

鞋子浸血了。

皆守 「……呸！」

悠木神色不乱，把断掉的牙齿和血一起吐了出来。

怎样的一条汉子啊……

皆守 「啥最强哦……妄想也得有点分寸啊……照你这个踢法……可弄不死我……」

卓司 「……」

悠木倚靠防护栏，倒在地上。

承受此等暴力之后，他也纹丝不动。

搞啥啊这家伙……

皆守 「间宫……给我记住……」

皆守 「你现在要是不杀了我……下次我就一定会杀了你……」

皆守 「你与我正面对峙……就是生死较量……」

皆守 「间宫卓司！」

悠木嘴里一边喷着血沫，

一边怒吼道。

他在怒吼。

为什么落到了这种地步，他还要……

卓司 「……悠木」

的确……有些怪。

这男子，是我母亲为了把我锻炼成救世主而准备的。

是母亲这预言家、为了把我逼到无路可退，而设下的机关。

倘若如此……

那这家伙，应该已经没价值了。

然而，这家伙既没有在崇高的我面前跪下，也没有尝试逃跑。

现在，我已成为救世主，那么摆在这家伙面前的，就应只剩这两个选择。

然而，这家伙即便沦落成了这样，却还在反抗我。

为什么？

皆守 「你的妄想把戏已经完了……」

卓司 「妄想把戏？」

皆守 「是啊……你妄想中的世界……不，你的世界本身，已经完了……」

卓司 「我的……世界本身？」

皆守 「是啊……」

这家伙……

知道世界要灭亡了吗？

既然知道，可还敢冒犯我？

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的呼吸渐渐平静下来。

虽然疼痛在妨碍思考，

但因疲劳远去，思考也渐渐恢复了正常。

没错，

我拥有冷静，更拥有智慧与知识。

好好想想。

想想眼前这家伙，

想想城山的死。

高岛同学的死。

以及悠木皆守。

一切都应该是紧密联系的。

在母亲的意志之下，

一切都已完美地，被安排好了。

那为何这家伙会？

为何这家伙，会和世界最强的我，拥有同等实力？

为何这家伙，会被赋予此等力量？

重复念。

那為何這傢伙舍？

為何這傢伙，舍和世界最強的我，擁有同等責力？

為何這傢伙，舍被賦予此等力量？

[illegible]

伙舍？為何這傢伙，舍和世界最強的我，擁有同等責力？為何這傢伙，舍被賦予此等力量？那為何這傢伙舍？為何這傢伙，舍和世界最強的我，擁有同等責力？為何這傢伙，舍被賦予此等力量？那為何這傢伙舍？為何這傢伙，舍和世界最強的我，擁有同等責力？為何這傢伙，舍被賦予此等力量？那為何這傢伙舍？為何這傢伙，舍和世界最強的我，擁有同等責力？為何這傢伙，舍被賦予此等力量？那為何這傢伙舍？為何這傢伙，舍和世界最強的我，擁有同等責力？為何這傢伙，舍被賦予此等力量？那為何這傢伙舍？為何這傢伙，舍和世界最強的我，擁有同等責力？

這傢伙，舍和世界最強的我，擁有同等責力？為何這傢伙，舍被賦予此等力量？那為何這傢伙舍？為何這傢伙，舍和世界最強的我，擁有同等責力？為何這傢伙，舍被賦予此等力量？那為何這傢伙舍？為何這傢伙，舍和世界最強的我，擁有同等責力？為何這傢伙，舍被賦予此等力量？那為何這傢伙舍？為何這傢伙，舍和世界最強的我，擁有同等責力？為何這傢伙，舍被賦予此等力量？那為何這傢伙舍？為何這傢伙，舍和世界最強的我，擁有同等責力？為何這傢伙，舍被賦予此等力量？那為何這傢伙舍？為何這傢伙，舍和世界最強的我，擁有同等責力？

舍和世界最強的我，擁有同等責力？為何這傢伙，舍被賦予此等力量？那為何這傢伙舍？為何這傢伙，舍和世界最強的我，擁有同等責力？為何這傢伙，舍被賦予此等力量？那為何這傢伙舍？為何這傢伙，舍和世界最強的我，擁有同等責力？為何這傢伙，舍被賦予此等力量？那為何這傢伙舍？為何這傢伙，舍和世界最強的我，擁有同等責力？為何這傢伙，舍被賦予此等力量？

卓司 「原來如此……」

卓司 「我明白了」

皆守 「……」

卓司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

皆守 「……啥……」

卓司 「就是说，我作为救世主的修行，还远没有结束么……」

皆守 「……那是啥？」

卓司 「你之所以那么强，就是因为这个了」

皆守 「哈？所以说……你啥意思啊……」

卓司 「我随时欢迎你的挑战」

卓司 「只要你来一次，我就会把你打趴一次」

卓司 「迟早有一天，不仅你的身体、连你的灵魂，也会拜倒在我的面前」

卓司 「拜倒在我这一存在面前……」

皆守 「你、你这……死电波男……」

卓司 「哈哈哈哈哈……就这么咆哮吧……随时欢迎你再来挑战」

卓司 「你的存在，不过是令我成为真正救世主的铺垫」

卓司 「抑或，我与你的战斗，正是救世主的试金石……」

卓司 「想必是为此，母亲才赐予了你那般超常的力量吧……」

皆守 「你妈？这家伙……敢再……疯点吗……」

卓司 「哈哈哈哈哈……嘛，今天先好好休养吧。看你伤成这样，的确也没法再战了呢……」

卓司 「哈哈哈哈哈……」

女子校生 「刚才看到的。现在好像传得很厉害呢」

女子校生 「不是发了链接嘛，别的网站上的」

女子校生 「嗯，写了关于Web Bot Project的事」

男子生徒 「你看，和我说的一样吧」

女子校生 「那是真的吗……」

男子生徒 「什么？」

女子校生 「那个Web Bot Project说，世界的毁灭是本月二十号」

男子生徒 「看过链接了吧？里面不是写着，“数据是这么显示”的嘛」

女子校生 「那倒是……可我害怕呀……」

在我用救世主之力，以惊人的速度治好自己伤的时候。

教室里，有关世界毁灭的传闻，也在加速传播。

2012年7月20日。

高岛柘榴的预言。

城山的死。

与散布在世界各地的预言一致。

世界灭亡一词不绝于耳，仿佛世界的灭亡马上就要到来一样。

话虽如此……这不过是开始而已。

这帮庸俗的家伙，想知晓其中含义，还太过遥远。

太过遥远。

「君……」

男子生徒 「嗯？」

男子生徒 「啥，这不是嘛」

由岐 「我找你有」

那个是……

那女人是……

那是……

那女人是……

那女人……记得是……

水上由岐……

是同班女生……

话虽如此……

——那家伙在做什么……

在找什么东西吗？

好像在四处打听的样子。

交谈对象是……横山洁……

也是同班同学……嘛，无关紧要的家伙。

长相一般。智商一般。庸俗中的庸俗，在我感兴趣的对象外。

然而，

那个……水上由岐……我却有些在意。

水上由岐。

据说，她对武术的掌握，令悠木都要对她避让三分……据说还是全国模拟考试金榜题名的才女……不过，最近几乎没听说过她的事情……

在以前的我看来，这种人太过遥远，根本难以靠近……但现在，我已作为救世主重生了……

我因存在的相近而感到吃惊。

她和我很接近。

在存在的高度上，她和我有许多共同点。

那大概是因为，身为一个完人的水上由岐，在存在角度上，与尚未完全成为救世主的我，很接近。

现在，我已心知肚明。

水上由岐……

她的存在……也有某种特殊之处……

只能这么认为了……

洁 「真稀奇啊。水上同学竟然会找我说话」

由岐 「其实不想和你这种人说话倒是……嘛，因为有话要问，所以没办法咯……」

洁 「水上同学有话问我？哇，好光荣」

由岐 「你们刚才说的Web Bot Project。它真的在某个网站上，预言世上大大小小的事吗？」

洁 「真的啊！」

由岐 「那所谓Webbot，就是用来自动巡视web，收集各种各样的信息，将它们储存在数据库以便搜索之用的咯？」

洁 「那个……」

由岐 「那么，那玩意不过是自动复制http地址，从某个地方获取html文章，随便检索了几个关键词后放进数据库里，再从那篇文章里抽取链接标记，根据那个链接标记的指向再次获取html文章中的内容。不是么？」

洁 「呃，这我不太懂倒是……」

由岐 「简单来说，那个Webbot就是自动化的搜索引擎咯，也可以叫它网络蜘蛛或者网络爬虫……」

洁 「那个……」

由岐 「那个会预言的Web Bot Project是啥？那玩意在哪个网站上？」

洁 「哎呀，我也不太清楚……不过，在学校内部揭示板上，貌似是热门话题哦……」

由岐 「内部揭示板……」

洁 「您知道我们学校有内部揭示板吧」

由岐 「呃……不怎么知道倒是……只听过传闻……话说，你在那个揭示板上看见过？」

洁 「噢，当然看见过」

由岐 「那么，能把那个揭示板的网址发给我吗？」

洁 「可倒是可以……不过里面的东西都是登陆可见的哦，而且没有介绍人是无法注册的」

由岐 「注册？不是匿名揭示板么？」

洁 「噢，不这么搞的话，内部揭示板不就没意义了吗」

由岐 「是这样啊」

洁 「噢，是啊」

由岐 「嘛算了，总之先给我网址，还有介绍人就填你了」

洁 「那就请给我手机地址吧。现在就发给您」

由岐 「我没那玩意」

洁 「诶？你没手机吗？」

由岐 「你这好像谁都有说话方式，我觉得有问题……别以为谁都有手机啊！」

洁 「是、是吗？哎呀……是那么一回事啊……」

由岐 「怎么了。没有就是没有啊」

洁 「不用说得那么强硬啦……」

说到底，大家都是用手机上那个网页的……估计没人是用电脑上的吧」

由岐 「没问题的话就发电脑上呗。我上网基本都靠电脑」

洁 「哈……那就请把邮箱地址告诉我吧……」

由岐 「来，给」

她当场把自己的地址写下，递给了他。

洁 「……」
 洁 「这不免费邮箱么……」
 由岐 「是啊。有意见吗？」
 洁 「没有……不过，您就没有正规点的邮箱地址吗？」
 由岐 「有啊，不过不告诉你」
 洁 「……哇」
 洁 「那个啊……我有一个请求」
 由岐 「啥？」
 洁 「水上同学的介绍人是我嘛，就是说，咱俩是朋友了」
 洁 「好痛……」
 由岐 「别一边淫笑，一边说这么恶心的话……
 然后？你想说啥？」
 洁 「下回有个黑暗系的DJ聚会……您要是能参加的话，我就做您的介绍人……」
 洁 「呜……」
 由岐 「你们这帮人，头一天就跑来挑衅我，结果是何下场……还记得吧……」
 由岐 「我讨厌男人。要是提什么三俗要求，我就要好好问候一下你那帮同伴的胳膊了，你觉得行吗？」
 洁 「所以说啊，我们要的就是您的臂力啊……必须得找能打的人……因为出了点事，所以敌人有点多……」
 由岐 「嗨……虽然不太明白，但我会参加你那啥聚会的……」
 洁 「太棒了……
 最近因为城山不在了……我们这帮人感觉被小瞧了……」
 她果然在调查……这次事件……不，是事件背后的东西……
 那个女人……在调查母亲设置的、世界规模的大计划……
 虽不知是出于何种理由……
 总之，那女人，打算调查学校的内部揭示板。
 打算找什么、又怎么找呢……
 令人在意……
 或许稍微监视她一下比较好……

卓司 「？」

她停下来了……好像在和谁说话……

那是……

那两个晃来晃去的、让人不爽的身影……

在我知道的人里，只有两人，身影这么令人不爽。

若槻姐妹……

说来，水上由岐和若槻姐妹关系不错。

三人好像是青梅竹马，偶尔也会一起来上学。

若槻姐妹……

那绝不是好东西……

说来……那俩家伙有时会读我的心。

现在我已是救世主，不会再让她们得逞了……

但细细想来，她们有这能力，这本身就不可思议。一般来讲，人类是没这能力的。

为何，这学校里净是这种特殊的存在呢……

和我拥有对等实力的，悠木皆守。

和我拥有同等知性的，水上由岐。

能读人心的，若槻姐妹。

预言了世界灭亡，然后死去的高岛柘榴。

以及，把世界从灭亡之日拯救出来的我……

这种事绝非偶然。

只能认为，这一切都是被安排好的。

卓司

「……这若槻姐妹……也是母亲安排的？」

……

不……感觉有点不对……

感觉那应该是某种更邪恶的……更特殊的东西……

虽不知为何，但她们身上，有一种令我难以名状的不快感。

不仅仅是读心能力，从她们身上，能感觉到某种……某种邪恶的东西来……

卓司

「那俩家伙……可能是不同的……」

虽无根据，但有这感觉。

就连一直欺负我的悠木，其存在本身，也没有她们身上那样的不快感。

当然高岛同学也没有……

令人在意……

为何有那等知性的水上由岐，会和那般邪恶的存在亲近，也令我在意……

若槻姐妹……

你们的真身……我总有一天会看穿……

呵呵呵呵……

此后，水上由岐和低年级闲聊。

记得那是横山洁的妹妹……叫横山安子吧……嘛，也是无关紧要的存在。

此后，她去了空无一人的高岛柘榴的教室，开始调查那张桌子。

虽晚了一天，但大方向不错。

昨天，我也仔细调查过了。

她想必对这起案件的真相，十分感兴趣吧。

话说回来……

她带着侦探套装这种令人怀念的东西啊……

小时候，母亲也给我买过。

温柔时的母亲，偶尔会给我买那种东西。

但对儿时的我来说，那还为时尚早。我使尽吃奶的劲，始终搞不清那玩意该怎么用……

母亲是想培养出高智商的孩子来吧……

原来如此……她的等级我大体知道了。

她的行动……似乎还没有超过侦探游戏的层次……

还以为会有更多亮点的……或许对她抱太大期望了。

卓司

「唔嗯……」

已经不用跟踪水上由岐了吧……

若无继续跟踪之必要……那索性随她瞎搞，倒也没问题……

可是……

卓司

「看看她的反应，可能会很好玩……」

我与悠木的接触次数已经相当多了，可与她却没怎么接触过……

虽不认为她能对我造成什么威胁……但她可能也是母亲安排好的程序的一部分。

那么，就可能拥有即使现在的我、也无法压倒的特殊能力。

对……与她直接接触，这是不错的判断。

试试看吧……

我在旧游泳池边上等着她。

这里是我据点的入口。

如果她拥有某种特殊能力，那么应该开始察觉到这个地方了吧。

昨天不就在这附近晃悠吗。

可能，她已经开始察觉到我基地的存在了……

话虽这么说，我的基地可没那么容易被发现。

不管怎么说，那基地可是我这救世主创造的啊。

身为神之子的我创造出来的东西，不可能轻易地被区区凡人的她发现。

由岐 「……卓……」

看到她的身影了。

她朝我说话。

卓司 「怎么了？水上同学？」

卓司 「找我有事吗？」

由岐 「噢，有点……有事才来找你的……」

卓司 「看起来……不大舒服呢……」

由岐 「不、不用在意……」

卓司 「你看，我多快活啊……」

水上由岐自然而然地，露出了讶异的表情。

通过这表情，我要探索一下她的内心。

迄今为止，我都无法窥看他人内心。

不过现在可以。

身为救世主的我，看起别人的心来，就像看玻璃容器的内部一样毫无难度。

只要稍微动动眼珠，就能清楚地看到她内心了。

能听到她内心说的话了。

就像她在说话一样……

由岐 「什么？感觉这人变得厉害……和以往不一样……」

由岐 「为什么会这么地……神圣呢……」

由岐 「这简直就像……人格转换了一样……」

由岐 「人格转换？」

由岐 「那种事，不可能轻易做到……那就是其他可能性……比方说？」

由岐 「毒品……之类？」

由岐 「说起来，我每回一碰到他，也会感觉不舒服……像间宫的人格转化一样，发生了某种变化……」

哈哈哈哈哈……什么啊，出人意料地愚钝嘛。

察觉到我的神圣，这值得夸奖……不过认为这是借助毒品、人为创造出来的这一结论，实在愚不可及。

完全没有察觉、没有理解事物的本质。

她一脸讶异。

看来，现在她脑袋里，正考虑我使用了喷雾式毒品的可能性。

大错特错的推理啊。

真可怜……她也还差得远呢……

卓司 「没用过……喷雾式毒品啊……」

由岐 「?!」

她似乎吃惊了……哈哈哈哈哈……因为自己的心被人读了，所以十分慌张。

再多耍她一下吧……

让你知道知道……你的心，究竟是何等地裸露在了我的面前……

卓司 「那是无臭无味的药物吧？很贵不是么？」

由岐 「……你在……说什么」

卓司 「你怎么了？吃惊得就像被人读了心一样呢……」

由岐 「……」

卓司 「不是有话要问我么？所以来找我了」

由岐 「……」

由岐 「你、你在乐呵什么呢……恶心的家伙……」

她果然是来找我的。

嘛，专程来这个基地的入口，就是为了这个了。

找我的理由是？

唔嗯唔嗯……

原来如此……我虽竭力把浮现出来的文字给刻没了……但最关键的我的名字，却留在了高岛同学的桌上……

于是，她便察觉到了我与高岛同学的关系……不错的推理呢，水上同学……

我都想为刚才太过小看了你这一事情，表示道歉了。

卓司 「原来如此……是高岛同学桌上我的名字啊……你竟能发现那东西」

由岐 「呜!」

哈哈哈哈哈。喂喂，那啥表情啊!

她吃惊的模样，令人忍俊不禁。她可真够滑稽的……

由岐 「间、间宫，你! 好痛——」

她捂住自己的头。

说起来，我在和她碰面前，也会感到类似轻微头痛的噪音。

原来如此……果然她和我是有因缘的么……

卓司 「头又痛了吗? 莫非……是逐渐掌握真理的我，令你头晕目眩?」

由岐 「那……是啥……你傻啊……」

卓司 「是啊……若是你，或许能理解我也说不定……我的确无法将你视为陌生人哦……」

由岐 「真肉麻……我和你就是陌生人啊……只是同一个班而已……」

卓司 「是啊，我和你，的确是这种关系呢……」

卓司 「所以我不會向你打招呼」

由岐 「……哈?」

卓司 「若问为何……因为我必须搞清楚，站在我面前的，究竟是不是一流的人」

由岐 「你在说什么……好痛——」

卓司 「我再说一遍」

卓司 「所以我不會向你打招呼!」

由岐 「……」

我给她留下了一个形而上的谜。

对她来说，这想必太高深，几近问禅了吧。

可是呢……

我对她说昨晚我看到的、有关生命的梦……更高次元的梦的事情。

卓司 「是啊……要说的话，现在还只是二次元」

由岐 「二次元？」

卓司 「是啊！是啊。这里是二次元的世界。你们是二次元里的壁虎一样的玩意」

由岐 「搞啥呢……」

卓司 「这二次元里的壁虎，如何能了解三次元？」

由岐 「你在说啥，我完全不明白！太没有逻辑了……」

卓司 「其一，通过三次元通过二次元的面时的影子、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形状的立方体的影子，二次元壁虎知道了立方体……知道了三次元的存在」

卓司 「对，只有通过看那个影子，二次元的壁虎才能想象三次元」

卓司 「二次元的居民所能做的，只有看这个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形状的影子」

卓司 「那么，我们三次元的人，要怎样了解四次元？怎样了解五次元？怎样了解六次元……还有比这更高的次元？」

卓司 「是啊。就像二次元通过立方体的影子、想象其存在那样……我们也只能从影子里，对高次元进行想象……」

因为对话太高深，水上同学完全陷入了混乱。

我注视着她们。

注视着她们的脸色……表情……身体的一举一动……内心的一举一动……这一切……

她想必又头痛了吧。

她紧锁柳眉，用一只手捂着脑袋。

没办法，因为她在我这样神圣的存在面前，倾听了真理啊……

没有失去知觉，已经够伟大的了……

哦呀？她的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因为太过混乱，她似乎打算选择最野蛮、最原始的交流方式了……

野蛮、原始的交流方式……这通常被称作“暴力”。

在过于神圣的我面前，她似乎打算用“暴力”，令我屈服。

原来如此，庸俗的选择。

就像罗马皇帝用名为权力的暴力，把救世主耶稣碾死那样……她也想用暴力让我屈服。

这家伙，也是和悠木大同小异的存在么……我有点失望。

由岐 「间宫你……给我稍微……」

卓司 「对！我要走了！」

由岐 「喂，听人说话啊！」

卓司 「我可不喜欢站着挨揍啊」

由岐 「！？」

通过刚才这句话，她似已确定。

确定自己的心已经被我看穿了，并因此产生了巨大的动摇。

卓司 「我看穿了你的心？」

卓司 「呵呵呵……这个疑问，就等你自己去追寻了……」

卓司 「只不过……倘若追不到的话……你就永远也不会知道了……」

由岐 「间宫卓司！」

卓司 「那么……我要走了……」

卓司 「……」

卓司 「又来了……」

彩名 「间宫君」

卓司 「你好……音无同学」

卓司 「……」

彩名 「找到真理了吗？」

卓司 「……」

说来……还有这家伙。

这家伙给人的感觉，和其他人又是完全不一样。

和悠木及水上都不一样。

和若槻姐妹也有少许不同……

和高岛同学，自然是完全不同。

一到这家伙面前……就会有一种与不愉快相异的感觉，向我袭来。

怎么回事？

这感觉是怎么回事……

我在害怕？

怎、怎么可能，

我在想些什么啊……

要冷静……

冷静下来。

我究竟有啥好怕她的呢。

不，不可能有！

我是救世主……不是一介凡人。

没必要害怕这种家伙……

对。

我是……集所有知识与智慧于一身者……

是最为接近真理本身的存在。

卓司 「没、没有，距离真理的道路还很漫长」

彩名 「是吗」

彩名 「真理能在学校里捡到吗？」

卓司 「不一定是学校里」

卓司 「在智者眼中，不论何处，都能发现真理」

彩名 「是吗」

彩名 「你这么做……」

卓司 「这么做？」

彩名 「不害怕吗？」

卓司 「……」

这家伙搞啥……

这家伙的话……比剑更利……比刀更冷……

但……我是……

卓司 「哈、哈哈哈哈哈哈……害怕？那是啥？说得好像我在害怕着什么东西一样……」

我是救世主……不能被这种人吓怕……

要冷静……

彩名 「不对吗？」

卓司 「什么对不对……我就没有恐惧这东西。更不如说，你难道不怕我吗？」

彩名 「……我怕间宫君？为什么会这么认为？」

卓司 「孤男寡女在这密闭空间里两人独处哦……谁也不会来搭救……不论发生了什么……」

彩名 「救？」

彩名 「间宫君想被救吗？」

卓司 「音无同学你有多听不懂人话啊……是救你啦……」

彩名 「嘻嘻嘻，是这样啊……」

卓司 「……」

彩名 「你就这样让自己放心吗……」

卓司 「所以说你啥意思啊！我究竟害怕什么啊！我没有害怕的东西——」

卓司 「说、说到底，一无所知的是你！」

卓司 「现在你和我，正在这个绝不会有外人来的完全密室独处！该感到危险的是你啊！」

彩名 「嘻嘻……你有功夫叫，不如动手试试……何况这里还是完全密室……」

卓司 「你说什么……」

这家伙……以为我还是那个无力的存在吧……

她不知道，现在的我，已经是史上最强人类了。

所以不怕我……

那索性……

彩名 「干了她吧？」

卓司 「什么？」

彩名 「抑或……杀了她吧？」

卓司 「……」

索性，真把她……

……

不……这挑衅太下作了……

没必要那样。

彩名 「对人类史上最强的间宫君来说，应该轻而易举吧？」

卓司 「呜」

要冷静……

别总因为她说的话发慌……

总之……中了对手廉价的挑衅，就麻烦了…太麻烦了……

卓司 「噤……你差不多该收起这廉价的挑衅了吧？」

彩名 「是吗？但很好玩哦？」

卓司 「比起这个，能回答我的问题么？」

彩名 「间宫君害怕的东西？嘻嘻……」

彩名 「回答那个就行了？」

卓司 「什、什么回答不回答，我没有害怕的东西……我已经知晓万物，遍览万物。我可是拯救世界的人啊……」

彩名 「啊……是拯救世界的人呀……」

彩名 「拯救世界……」

她的眼睛……是何等的……

仿佛，要把我吸进无尽深渊一样……

不对……这感觉……

迄今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那个悠木皆守……和水上由岐……都没有这种感觉……

这感觉究竟……究竟是什么？

卓司 「音无……彩名……」

彩名 「在」

卓司 「你是什么人？」

彩名 「汗」

卓司 「……」

彩名 「你流汗了」

卓司 「那个，因为是夏天嘛……」

不……说谎。

毫无疑问，我是在虚张声势。

这我还是知道的。

我真的开始怕她了。

现在脸上流的，无疑是冷汗。

问题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怕这女人？

彩名 「间宫君害怕的东西……」

彩名 「母亲？」

卓司 「……」

彩名 「死亡」

卓司 「……」

彩名 「但，那些其实只是契机而已……」

彩名 「间宫君……想看真实吗？」

卓司 「哈、哈？说、说啥呢……像你这种人，不配提真实这个词……我、我是……」

彩名 「知晓真实者」

卓司 「没、没错！」

彩名 「你就这样让自己轻松吗……」

卓司 「什么？」

彩名 「嘻嘻……要对藏起来的東西視而不見，的確是最好的方法」

卓司 「什、什麼意思？你想說什麼！」

彩名 「什麼意思？嘻嘻……你最清楚不過了……」

卓司 「什、什麼……」

彩名 「因為，那是你藏起來的呀……」

卓司 「我藏的東西？」

彩名 「對……你從眾人那里……隱藏的東西」

卓司 「眾人？」

「對……在你里的……還有的」

卓司 「你、你說啥！」

彩名 「看，又像這樣……馬上就藏起來了」

卓司 「瞎、瞎說。我什麼都沒有藏！」

彩名 「母親……你的母親，一直都在和見面……」

卓司 「鳴」

卓司 「把、把話藏起來的是你吧！」

彩名 「嘻嘻……真的好好玩……太好玩了……人類真好玩……」

彩名 「為什麼，人類要把……各式各樣的東西藏起來呢……」

彩名 「明明知道……卻裝作不知道的樣子……然後終有一天，會真的把它忘了……」

彩名 「儘管忘了……卻還對它感興趣……」

卓司 「……你到底——」

彩名 「人類把死亡藏了起來……從這世界藏了起來……」

卓司 「隱藏死亡？」

彩名 「對……人們把死亡，從這個世界流放了……」

彩名 「然而，好不容易藏起來的東西，人卻要把它給暴露出來……」

彩名 「因为好不容易藏在远方了的……死亡，对人充满诱惑力……」

彩名 「本是拼命藏起的东西……却又要把它刨出来……」

彩名 「间宫君也一样……拼命藏起某些东西……又重去挖掘……」

卓司 「……什、什么……」

静静的声音……

澄澈的眼瞳……

在仿佛知晓万物、遍览万物的她面前……

我感到毛骨悚然……

可是……

彩名 「……这之后的世界」

卓司 「……之后的世界？」

彩名 「……站在那的，将不再是你……」

卓司 「什、什么……」

彩名 「……这里是边界……不是，仅仅是分界线」

卓司 「分界线？」

彩名 「所以，装作不知道就行……」

彩名 「继续装作一无所知就行……」

彩名 「可是，为什么又要重去挖掘隐藏之物呢？」

彩名 「为什么，无法装作不知道呢？」

卓司 「你说我藏起来了？我装作不知道？」

卓司 「你是何方神圣！你说我到底藏了什么！」

彩名 「来……你看……」

卓司 「看？」

彩名 「来……仰望天空……」

卓司 「天空？这里是深埋在地下的贮水——」

卓司 「什！」

卓司 「为、为什么天空会？」

卓司 「这、这里是贮水水箱……然、然后……」

彩名 「那，就是间宫君追寻的真理」

卓司 「那是……什么」

彩名 「终之空」

- 卓司 「你、你说什么？」
- 彩名 「人類真好玩……」
- 彩名 「站在分界線上，就能俯看人類的身影……所以我對這遊戲樂此不疲……」
- 卓司 「你、你……不是……普通人吧……」
- 彩名 「嘻嘻……你看我像什麼？」
- 卓司 「你、你是……」
- 彩名 「因為……我是」
- 「我是魔法少女莉露露哦」
- 卓司 「!？」
- 卓司 「呜哇——
-
- 莉露露 「……来」
- 卓司 「……」
- 莉露露 「快……来」
- 卓司 「……………」
- 莉露露 「快起来……」
- 卓司 「……嗯……嗯嗯……这里是……」
- 卓司 「!？」
- 莉露露 「醒了吗？卓司君」
- 卓司 「莉露露酱……」
- 莉露露 「与圣波的调频很完美呢」
- 卓司 「圣波？」
- 莉露露 「嗯，连接我们俩的热线哦」
- 莉露露 「只要卓司君想和我说话，随时可以把我召唤出来哦」
- 卓司 「是这样啊……然后……」
- 莉露露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 卓司 「……」
- 莉露露 「嗯？」
- 莉露露 「怎么了？」
- 卓司 「啊，嗯、嗯，什么也没有」
- 音无的事……与其说是不想说……

倒更有难以对莉露露酱开口的感觉……

卓司 「……对了，今天……我看见终之空了哦……」

莉露露 「知道呀。因为我是——」

莉露露 「魔法少女莉露露哦」

卓司 「……是啊」

卓司 「莉露露酱应该什么都知道吧……」

莉露露 「嗯」

莉露露 「如何，今天这一天，得到凡人用几十亿年才能得到的真理了吗？」

卓司 「嗯、嗯，嘛，虽然还没有到达存在的极致……」

卓司 「可今天还没完呢」

莉露露 「是呀」

为什么她本应知道音无同学的事，却不提起呢。

为什么……

卓司 「……那、那个莉露露酱」

莉露露 「啊一知道啦。知道了知道了。我会好好对你说明的！」

卓司 「诶，什么？」

莉露露 「音无彩名的事不是吗」

卓司 「啊，噢，嗯……」

感觉……好像想听……又好像不想听……

为什么我会怕她呢……

为什么我会……

莉露露 「害怕她？」

卓司 「……嗯……」

莉露露 「那是因为……」

卓司 「因为？」

莉露露 「因为她，不是人类」

卓司 「不是人类……那又是什么东西？」

莉露露 「唔嗯……说得通俗点的话……那个呀……」

莉露露 「是我的污垢」

卓司 「污垢？」

莉露露 「类似沉淀一样的东西」

卓司 「沉淀……」

莉露露 「是呀，那个呢，就好像不要的东西又像垃圾一样冒出来了的感觉呢」

莉露露 「这么想就行啦」

莉露露 「没什么大不了的——」

莉露露 「不要在意——」

莉露露 「其实无害的——」

莉露露 「那东西——」

莉露露 「嗯——」

莉露露 「我才不害怕呢——」

莉露露 「就、就是这样——」

莉露露 「是啊当然的啊——」

莉露露 「或许是这样吧……可还是有点不安——」

莉露露 「都说啦，要相信莉露露酱呀——」

莉露露 「嗯……是啊……莉露露酱这么说的话……我相信——」

莉露露 「嗯，谢谢你卓司君，最喜欢你了——」

莉露露 「啊，诶嘿嘿嘿……你这么对我说，有点害羞呢——」

莉露露 「为什么一，好过分哦——」

莉露露 「啊，我不是那个意思啦，真的谢谢你哦莉露露酱——」

莉露露 「嗯，从今往后也要好好相信我哦——」

莉露露 「当然咯——」

莉露露 「只要相信莉露露酱说的话，就放心了——」

莉露露 「是吧一！」

莉露露 「诶嘿！是吧卓司君——」

卓司 「……」

卓司 「诶？」

莉露露 「来，放心，放心」

卓司 「诶，啊，嗯……放心，放心……」

……

刚才……我真的……同意了吗……

感觉……好像是被逼着同意了一样……

发生什么了……

莉露露 「只因为她不是人类，所以凡人之身的卓司君，会本能地害怕她……」

莉露露 「不过，她啥也不做，啥也做不到，所以放心吧」

卓司 「明、明白了」

卓司 「嗯，谢谢你」

莉露露 「明白了吧」

卓司 「啊，嗯……」

dang然……

只要是莉露露jiang说的……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嗯，谢谢你」

明baile

之後，

我在自家門口，看見了水上同孖。

我對她闡述了藉助辯證的、螺旋上升的方法論，從而認識高次元的可能性。

她的身影，看起來抱著玩偶。

只是遠遠看著我的身影。

抱的都喜歡發情。

這可真麻煩。

只要不在床上把她們伺候爽了，那些就舍來招惹我。

就是這種動物。

音無彩名和那個是同伴吧。
 就是說，是我敵人。
 恐怕要把她們先奸後殺。
 對，今晚播出的莉露露醬告訴迴我。
 動畫是正義的。
 動畫是好東西。

7月15日

It's my own Invention

我一反常态，在自家电脑上查看北校的SAWAYAKA揭示板。
 迄今为止，感觉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违反母亲的意志的。
 所以我在自己家里，绝不做这种事。
 但现在不同了。
 这哪里会违反母亲的意志……因为一切都在母亲死前，就已被安排好了。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一切看似独立的事物和现象，其实都是相互联系的。
 那便是这么一个道理。
 母亲的意志……是这个世界上力与相互作用的具体化。
 那是既无广度也无形态……单纯的、不可分割的实体……无数个这种东西聚集起来，就创造了世界的形态。
 母亲意志的作用……是一种表现作用……有明暗程度之分。
 拥有母亲意志的暗表现作用的，就是物质……
 拥有母亲意志的明表现作用的，就是灵魂和理性。
 母亲的意志遍布世界，它的明暗推移是连续的。
 那才是最重要的。
 这些由母亲意志构成的个体，虽是缺乏相互作用的、封闭的实体，但各自的明度都映在宇宙上。
 那就像两个对过时间的时钟……
 在母亲创造世界的这一时刻，就已被预定、被调整，这正是命中注定。

世界在母亲的安排下前进。

所以母亲知道世界的一切。

母亲知晓一切。

我的一切，她当然也知道。

知道我在家里装认真。

知道我在外面就是低俗的代名词。

她虽知道，却装作不知道，仅此而已。

我在家里是乖孩子。

我是这么表演的。

自认为演得不错。

决不把低俗的东西带进家。

不论低俗的事，还是低俗的物，都决不让它进家门。

在家里，我从不自慰。

可是，在外面，我是低俗的代名词。

在秘密基地里，我净是自慰。

要么睡，要么自慰。

在新的秘密基地，网络自不可少。

逛一圈黄网，然后自慰累了就睡觉，逛一圈黄网然后自慰随便吃点什么再上黄网自慰再蒙头大睡，一天差不多也就过去了。

母亲其实知道。

全都知道。

我上网，基本就是为了下黄色图片和黄色动画。

用P2P软件违法下载和黄色沾边的东西……靠这些东西，每天不知自慰多少回。

我就是恶俗本身。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就连我喜欢一边想象女装的自己被美少女强奸、女装的自己被扶她强奸，一边撸炮（但和男人搞除外），她也知道……

其实我还有本本子，上面画的全是这种画……

母亲全都知道。

因为那也是命中注定……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每天净是自慰，这也是母亲的意志……

现在我能明白。

连这都不是我的意志。

倘若如此……

那又是为什么？

我每天净是自慰的理由……

我戒不掉自慰的理由……

就连这些，也必应有理由的……

卓司 「……」

卓司 「还有很多搞不清楚的事……还有很多谜一般的事……」

卓司 「我要完全理解母亲的、神的意志，似乎还要多花点时间……」

总之，先查看电脑。

对那三人，每隔一小时的诅咒短信都正常发送到了吗。

对其他所有人，诅咒的倒计时也都正常发送到了吗。

此外，内部揭示板上，正讨论什么样的话题呢……

卓司 「嗯？」

北校SAWAYAKA揭示板的官方邮箱，又来新的注册申请了。

卓司 「……这写的啥啊」

这注册申请……写得跟白痴似的……

卓司 「名字是……柴田胜家。会员ID是……火！烧！连！营？密码是jianyuezisha……」

卓司 「噍……真是低俗的女人，会做这种瞧不起人的事的……怎么想都只有水上由岐吧……」

俗话说……狗眼不识泰山嘛……

说起来，这女人很积极地，从横山洁那打听了这网站的事……

卓司 「呵呵呵……您自便吧……不过……在这注册了，就是说……」

卓司 「你也会受到来自高岛同学的诅咒短信了哦……呵呵呵呵……你能承受得了么……」

卓司 「呵呵呵呵呵……来，请看吧。北校SAWAYAKA揭示板，已经乱成这幅模样了」

卓司 「大家都噤若寒蝉，不是么……」

1:北校学生无名氏:2012/07/13(月) 18:52:25 ID:MARUKOME

这是大家互相确认那封据说是从高岛同学那发来的短信的帖子。

前帖

好像有啥来了(———慨—)」怕怕～

<http://15515743.net/~5425596548565645657676>

帖子越堆越高。

插科打诨的人还有很多……但我知道，那些人的心里，其实已经因恐惧而开始焦急了……

呵呵呵……敷衍也没用哦……你们的恐惧，我一清二楚。

因为比这更恐怖的东西，我都早已知道了。

你看，我可是一直生活在恐惧中的人哦？

像这样边开玩笑边虚张声势的行为，是多么的滑稽，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

卓司 「一切本应都只是个别的事物与现象……但一切又都联系了起来」

卓司 「哈哈哈哈哈……恐惧将人心染成了同一张颜色……」

卓司 「尤其是这两人，别有一番风味……」

赤坂惠和北见聪子。

她们在这匿名网站上，不断地用实名发表言论，宣称这封短信是从高岛同学的手机上发来的。

宣称这短信是高岛同学的诅咒。

是不是被恐惧搞昏头了？

还有橘希实香……这家伙感觉也相当棒。

虽然没有露真名，但从事故一开始，就积极地在煽风点火。

积极地宣称……这是高岛的诅咒……所有人都将因高岛的诅咒而死……

卓司 「说来……」

仔细调查后，发现几乎都是这家伙在煽动呢……

建楼的也是她……

她利用匿名，胡作非为……

卓司 「……怎么回事」

不知为何，这橘希实香有种异样的感觉……

为什么她要这样煽风点火呢……

因为自己害怕？

从常识来考虑，虽应是这样……

可总觉得骨鲠在喉……

卓司

「嘛，管他呢……对我来说这求之不得……先随她去吧……」

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

耶稣准了他们。

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

哈哈哈哈……简直就像猪一样……被鬼附身，冲进湖里淹死了……

就是这种感觉……他们越来越被恐惧吞没……走向灭亡……

卓司

「话说回来……」

该说濑名川不愧是老师么……她没有因慌乱，而在这个揭示板上乱发帖。

不，与其说因为是教师，不如说她本身就有这么固执……

承认了自己感到的恐惧，就等于承认了自己所犯下的罪过。

所以她对自己说。

「那不过是事故」

「我可以没有助长对高岛柘榴的欺负」

她试图令自己这么相信，因此只是沉默地忍受着这恐惧吧。

卓司

「哈哈哈哈……她这态度……我可不喜欢啊」

卓司

「不学会承认错误，作为一个人，岂不就不会成长了么……」

卓司

「对这女人……应施以惩罚啊……」

把她变成祭品吧……

我成为救世主的……第一个仪式的祭品……

卓司

「差不多需要救世主了……」

卓司

「救世主的诞生，需要祭品……」

卓司

「不……说是事件也行……」

卓司

「说是神之子身份的证明也行……」

卓司

「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

卓司 「众人出来要看那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

卓司 「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得救告诉他们……」

对，正如基督向人们展现了无数奇迹那样，我若不能展现奇迹，也就无法成为救世主。

为此，就需要祭品了。

引发奇迹需要祭品。

就像冲进海里的猪群一样，

祭品是必须的。

卓司 「呵呵呵呵……我作为救世主的新一天，又要开始了……开始了啊……哈哈哈哈哈」

我用高岛同学的手机，写新的短信。

那是来自高岛同学的预言。

不……对他们来说，应是诅咒吧。

from 高岛柘榴

subject 无题

脑袋在流血

又有人脑袋流血了

好多血溅了出来

今天又有好多血要溅出来

脑袋上会全是血

高岛同学的预言短信，

对他们来说，这是诅咒短信。

但对我则不同。

将濑名川变成祭品的铺垫……

必须由我亲自来做才行。

要让那女人……死在血海里……

她死的方式……必须充满象征性……让人一眼看去就知道她是祭品……

那就应是救世主诞生的瞬间……

卓司 「接下来……差不多该去学校了吧……」

我走进教室……

不像往常那样偷偷从后门溜进，而是正气凛然地……

哦呀……？

那是沼田和西村……在看我。

哎呀？

嘻嘻……搞啥啊……一和这两人眼睛对上，他们就低下了脑袋……

我可怕么？

为什么要这么怕我呢？

……

我寻找悠木的身影。

卓司 「悠木这家伙……今天果然没来学校啊……毕竟把他伤成了那样……」

那两人之所以怕我……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

连那个悠木，都被我那般暴打……他们害怕我的心情，我能理解。

可是……

怎么回事……除了他俩以外的人的目光……看起来好像也在怕我？为什么？

难道说，连其他人都知道悠木的事情了？

嘛……管他呢……

我在座位上坐下……

我的座位在最后一排。

因此，从那里能看到教室里的一切……

卓司 「哦……是这样啊……」

为什么一直没有注意到呢。

我后面没坐人啊……

不如说，因为我基本不呆教室，上课时也光顾着冒冷汗，所以一直没发现这么简单的问题……

卓司 「话虽如此……」

今天的教室陡然一变，高岛同学的事、还有世界灭亡的事，都不再有人提起了。

都在唠家常……简直和往常一样。

当然，这只是表象……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班上有一部分的人，态度明显不正常。

不自然的对话，不自然的笑容……

那帮家伙，多半就是在那个内部揭示板上注册了的人吧。

对没有注册的人来说，高岛的话题似乎已经过气了……

他们聊的都是无关紧要的东西……昨晚看的电视剧啦，明星偶像啦之类的……

可是……对注册了的人来说，高岛同学的事件现在仍是进行时。

每天早晨都会来的、高岛同学的诅咒短信。

以及世界毁灭的倒计时。

看那家伙……脸色多难看啊……

一边藏着掖着，一边查看手机的女生。

换做平常，她应该面带笑容、在和男女朋友发短信吧。

可是，你瞧那脸色啊。

用那么铁青着的表情，注视手机……太悲惨了。

究竟哪个世界，会有上课之前、面带如此铁青的表情、反复读手机里的东西的人呢？

哈哈哈哈哈……这帮人真好懂。

我看着他们的身影，一个又一个人，在查看手机了。

卓司

「说来……时候差不多了吧……」

我已设定好……时间是上课前不久……

班上静了下来……

四处响起手机振动的声音。

一个接一个地，手机的振动声在增加。

每当声音响起，手机主人就面色铁青。

女子校生 「啊，对不起……来、来短信了」

女子校生 「啊，我好像也……那个……」

女子校生 「诶？为什么？诶？是短信杂志还是什么？」

女子校生 「啊，呃，不是那种东西倒是……对不起……」

哈哈哈哈哈……这班上的注册者也相当多啊。

电脑通过高岛同学的手机，进行短信群发。

理解这振动声响起的含义的人，无不瞬间青紫了脸；除此之外的人，则无动于衷。

差距何等分明啊。

女子校生 「啊……不要……怎、怎么会……一大早已经来过了的……」

女子校生 「诶？什么？为什么你们都在收短信？这是啥新时尚吗？」

女子校生 「啊，没事的啦……呃真的……」

女子校生 「不要啊！我受不了这东西了——」

女子校生 「喂，你、你怎么了啊！」

女子校生 「吵死了！和你没关系吧！」

女子校生 「诶？」

女子校生 「啊……呃……那个……对不起……」

女子校生 「啊，呃……没事……」

瞧你们这德性……

再怎么也说慌乱过头了。

明明什么都还没发生嘛……

女子校生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男子校生 「这是啥……和以往的不一样吧」

女子校生 「不要啊……我、我明明无关的……明明无关的……」

男子校生 「这、这是恶作剧吧……怎么想都觉得是……」

男子校生 「谁搞的鬼啊？」

女子校生 「因为，那照片怎么想都是高岛同学的吧……隔壁班的女生还发帖说了，这地址是高岛同学的……」

女子校生 「隔壁班女生……是赤坂惠和北见聪子来着？」

女子校生 「不要啊……为什么会来这种东西？呐？为什么这种短信会来啊？」

男子校生 「我倒是听人说过，把手机地址改掉，就不会来了……」

男子校生 「不，有传闻说，过个几天还是会一切照旧的」

手机地址的变更么……

的确只要变更了的话，高岛同学的短信就会停止。

只要这么简单地一弄，就能停止诅咒短信。

可变更之后，只要发过变更通知的短信，我据此把群发地址改成这里，变更就毫无意义了。

有个蠢货在变更短信地址后，专门发了这个通知。

一再把短信地址的变更，发给了SAWAYAKA揭示板管理中心……

他这么一搞，新的短信地址自然也会收到诅咒短信了。

慌乱之下，那个蠢货把这件事发在了内部揭示板上。

说什么“就算改了短信地址，诅咒短信也会追来”……

这自然被冷静的人否定过，但因过于慌乱的人占多，正常人的意见全都被刷掉了。

现在，谣言好像已经发展成“只要收到过一次诅咒短信，不论你做什么，诅咒都会追着你不放”了。

虽然我作为发诅咒短信的元凶，用“好像”这词未免有些难为情……但谣言也是不断变化、每天更新的。

已经超过我所知道的级别了。

现在好像连“你换手机，诅咒就发到新手机上。你丢掉手机，诅咒的语音就跑到你家电话里”的说法都有了。

那种事根本不可能嘛……

卓司 「哈哈哈哈哈……因为恐惧，已经目空一切了吗……」

卓司 「……这感觉」

又是这声音……像在脑袋里响起一样……

然后……又有恶心的感觉了。

是从走廊传来的……

卓司 「呜?!」

卓司 「这是啥……」

我到走廊一看……发现谁也不在。

明明还是下课时间的……却空无一人……

卓司 「呜」

卓司 「……这是搞什么……」

现在怎么回事……好像空间被封闭了一样……是结界？

某人的固有领域？

拥有那种特殊的能力的……

我回到教室。

卓司 「果然是你么……」

镜 「啥叫果然啊……」

卓司 「刚才才是你干的好事？」

镜 「当然咯……你打算把司也卷进来吧？」

卓司 「司？噢，你妹妹啊」

镜 「是呀。你把她都当成邪恶的存在了」

卓司 「照你这说法……就是说，你是邪恶的存在咯？」

镜 「对呀……创造者是邪恶的，做出来的东西能不邪恶吗？」

卓司 「创造你的人？」

卓司 「呵呵呵呵……那真是人吗？」

镜 「谁知道呢。或许是禽兽哦……」

卓司 「你是何方神圣？」

镜 「……」

镜 「摸摸自己的胸口，问问你自己，不就知道了？」

卓司 「什么……」

镜 「你明明一无所知」

卓司 「什么？」

镜 「你这种人不是成天不懂装懂、在逃避中生活吗！」

卓司 「不懂装懂？哈？你是在对我说话？」

卓司 「呜」

卓司 「啊，噢……」

彩名 「嘻嘻……让自己对藏起来的东西视而不见的最好方法」

卓司 「什、什么意思？你想说什么！」

彩名 「什么意思？嘻嘻……你最清楚不过了……」

卓司 「什、什么……」

彩名 「因为，那是你藏起来的呀……」

卓司 「我藏的东西？」

彩名 「对……你从众人那里……隐藏的东西」

镜 「你把一切都藏起来了，不是吗！」

卓司 「闭嘴！」

镜 「不闭！我就要说一」

卓司 「你说啥，你这怪物！」

镜 「怪物？怪物是你吧？不，怪物是你创造出来的吧！」

彩名 「那不对……」

- 镜 「诶？」
- 卓司 「你、你是……」
- 彩名 「若槻镜同学……」
- 镜 「你、你是？记得是？」
- 镜 「」
- 彩名 「嘻嘻，嘻嘻，给我取名字，有意义吗？」
- 镜 「……呜」
- 不知为何，音无说的话令若槻镜沉默了。
- 宛如……在害怕音无一样……
- 彩名 「一切都是可以解释的……」
- 彩名 「怎样的偶然，都是可以解释的……」
- 彩名 「可议之物是清楚的……」
- 彩名 「不过……若槻……镜同学」
- 彩名 「你的存在应该最能证明……那是毫无意义的」
- 镜 「……那个」
- 彩名 「得出答案的时候……一切事实都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你应该就不复存在了」
- 彩名 「那么，现在在这里的若槻镜，是什么？」
- 彩名 「草原、草原上的青蛙，还有照着它们的太阳，不论我看不看它们，都不会有任何变化……」
- 彩名 「镜同学……你能这么说吗？」
- 镜 「呜……」
- 卓司 「刚、刚才开始就不知你俩在搞什么鬼……你俩都说得好像明白了一样！装得好像理解了一样！真、真要明白了，就给我解释解释！」
- 彩名 「嘻嘻……是吗？间宫君是救世主……是不用提问也知晓一切的人……应该是这样的呀……问得真奇怪呢……嘻嘻」
- 卓司 「呜」
- 彩名 「可议之世界是清楚的……」
- 彩名 「要是解开了一切谜团……答案倒也无趣」
- 彩名 「无趣的日常」
- 彩名 「可那并非全部」
- 彩名 「有些地方……并不会因此而沉默……」

彩名 「这分界线……就是那样的地方」

彩名 「在这里，语言就是世界，世界就是语言」

彩名 「不仅如此……语言之外的东西也会变成语言，世界之外的东西也会变成世界」

镜 「……」

彩名 「是这样的地方……」

彩名 「倘若走到了最后……你或许也能看到……即使是若槻镜同学，或许也……」

镜 「……我看不到」

镜 「我不可能看到……」

镜 「我这尚未存在的存在……能看到什么？」

镜 「尚未存在的存在能感觉到什么？」

彩名 「嘻嘻……」

彩名 「感觉到终点……回归天空之日……终之空」

卓司 「为、为什么你们知道这些！」

镜 「……又不是只有你知道」

镜 「知道这地方的人……又不是只有你一个……」

卓司 「什么！」

彩名 「或许，这是无限的……所有存在的灵魂看到的景象」

彩名 「又或许……这只是我这一个灵魂看到的无限的景象」

彩名 「或许二者皆非」

彩名 「又或许二者皆是」

卓司 「音、音无！从刚才起，你就说的好像明白了一样！」

卓司 「其实你什么都不知道吧！你只会像这样，把吸引我的词堆砌起来，对我放烟雾弹！」

卓司 「拥有所有知识与智慧的我，为什么无法理解你说的话！这不可能！」

卓司 「你不过是瞎说一气罢了！」

卓司 「没错！以前有很多这种人！净说些莫名其妙的词！可实际上，一点干货都没有！」

卓司 「你就是那种人！明明啥都不是，却装得好像自己是个人物！就晓得即兴发挥、堆砌一些不知从哪看来的词！」

卓司 「你这种人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理解！只是在装聪明而已！」

彩名 「……那就这样吧」

彩名 「这样就能让间宫君放心的话……」

卓司 「什一」

饭田 「大家坐下！开始上课了！」

饭田 「喂，间宫你站着干啥」

卓司 「……」

饭田 「你怎么了？发什么呆啊」

卓司 「我看起来，像在做什么呢？」

饭田 「我说啊，间宫，你的成绩可差得厉害啊。能别问这么蠢的问题吗？」

卓司 「呵呵呵……蠢问题么……嘛算了」

饭田 「好，开始上课喽……那个，给我翻到课本第 6 7 页……记得是罗马帝国的……」

卓司 「老师！」

饭田 「咋啦，又有啥事啊？差不多该让我开始上课了吧？」

卓司 「……」

饭田 「咋啦间宫？想去厕所？」

卓司 「……」

卓司 「老师果然是一介俗人……所以看不清大局……」

因为我真实的话语，教室里的温度骤然降低……

真实的话，有时是禁忌。

所以，人们会忌讳真实的话。

饭田老师脸上，已没有刚才的笑容了。

饭田 「你说什么了，间宫……」

卓司 「明明一切都要终结了，您却……」

饭田 「一切都要终结了？你在说什么啊？」

卓司 「比方说……这教室是艘船，当这船快要沉了的时候……老师还能慢吞吞地、在船上讲古罗马历史吗？」

饭田 「间宫你在说啥啊？」

卓司 「是在询问您啊……询问……当船下沉的时候，老师还能和学生扯某些个老故事吗？」

饭田 「嗨……历史可不是故事……说到底，这里不是船，更不会沉……」

卓司 「原来如此……这里不是船，更不会沉……还有记载过去的历史和故事是不同的……」

饭田 「噢没错。比起这个，间宫，你有何不满吗？」

卓司 「没什么不满啊。因为老师是一介俗人嘛，看不见真实也是理所当然的」

卓司 「如果有人，猫啊狗啊不会加减法，不也没人会感到不满吗？」

饭田 「间宫……你没事吧？」

卓司 「没事？您在说什么呀？先担心一下自己是否没事如何？因为您在此等时刻，竟在做着此等无聊的事」

饭田 「此等时刻此等无聊的事？我说你啊……」

卓司 「说到底，请您考虑一下啊……历史这捆记录，可能只是恶魔在十秒前创造出来、然后植入我们脑中的玩意而已啊」

饭田 「这不可能吧……很多历史都是有证据的啊」

卓司 「那么……或许那些也都是假的……是由恶魔伪造出来的东西……」

饭田 「间宫……你真的没事吧？你怎么了？」

卓司 「这课本……即便不是恶魔……可能也只是人随意曲解、编造出来的东西而已哦……」

卓司 「其实……世界上或许有很多比这更重大的事……有些人为了把它们掩藏起来，将其偷梁换柱了……」

饭田 「班长！」

女子校生 「到、到」

饭田 「……你现在就去教师办公室，叫班主任清川老师来一趟」

女子校生 「是、是……我知道了」

就在担任班长的女学生，要从我身边走过去时……

女子校生 「呀」

我伸手挡住……不小心碰到了她。

她吓了一跳，当场摔倒。

真可怜，这事可不太好……

饭田 「间宫，你——」

「你、你这家伙——」

有人挡在了我的面前。

在我这神圣的存在面前屹立……敢做这种事的人，屈指可数。

瞧……其他人不都面带恐惧、连呼吸都忘记了吗……

敢毅然与我对峙的人……那便是……

由岐 「你、你这人，在做什么呀！对方可是女生啊！」

卓司 「是男还是女，这无关紧要……」

卓司 「说到底……明明一切都快要完蛋了……这里却还在聊什么狗屁历史……还扯什么男人女人……愚不可及！」

卓司 「这里的所有人，都不敢正视真相！」

饭田 「给我适可而止，间宫！你没事吧！」

女子校生 「没、没事的。被间宫君的手吓了一跳，没站稳而已……」

卓司 「哼……」

饭田 「间宫，你快道歉！」

卓司 「为什么？」

饭田 「间宫你……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饭田 「那个所谓的终结是啥！听说最近学生们都在害怕，原来谣言是你传出来的吗」

卓司 「终结……就是终结啵……」

卓司 「万物的终结……」

卓司 「就是终点啵……」

卓司 「那不是谣言……只是真相」

卓司 「你是脆弱的人、弱小的人，所以无法正视我」

饭田 「你，跟我来一趟！」

卓司 「呵呵，道理说不过我，就来硬的么」

饭田 「啊……」

这一瞬间，谁都无法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们眼中映出的景象，大概就只有在巨大的声响后、倒在血泊中的老师吧……

当众人发现、那是因为我用桌上的花瓶砸了老师的脑袋之后，无不陷入恐慌。

若问为何……

女子校生 「哎、哎呀……」

女子校生 「这、这个……不是和短信一样吗……」

由岐 「短信？」

和计划有些不同。

倒在血泊里的，本应是濑名川。

本打算让她当祭品的。

只是为形势所迫，我才这么做的。

但到了这一瞬间，就等于又一个高岛的诅咒应验了。

因为，预言说的只是……

脑袋在流血

又有人脑袋流血了

好多血溅了出来

今天又有好多血要溅出来

脑袋上会全是血

这也是命中注定。

女子校生 「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以某人的尖叫为信号，教室里一片哗然。

男子校生 「这、这怎么回事啊……」

男子校生 「死、死了吗？」

众人一片混乱，都只看着倒地的老师，没人敢看我。

因为太过恐惧，所以不敢正视这里的统治者——我。

呵呵呵呵……和计划已经有很大出入了……

无妨……

时机已成熟。

救世主的布道要开始了。

在这里，最后的救世主，将开始他在世界上的第一次布道！

开始了！

卓司 「大家都怎么了呀……都怕得厉害不是么」

由岐 「间宫卓司！你！」

卓司 「哦呀，水上同学」

卓司 「看来，你和这些可怜的羔羊们也无甚区别呢」

卓司 「你的心已被恐惧蒙蔽」

卓司 「你就这个样子，一直因恐惧而胆怯、一事无成地傻站着便好了」

- 卓司 「然后，就这么被地狱的烈火所吞没」
- 由岐 「间宫……」
- 卓司 「怎么了，你想揍我？」
- 卓司 「你想欺辱我，就像悠木皆守和其他人迄今为止做过的那样!!」
- 由岐 「呜？」
- 卓司 「因恐惧瑟瑟发抖的人们，听我说!」
- 卓司 「一切生命都将在 20 号终结! 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 卓司 「城山的死，还有高岛的死，都是为了那一天!」
- 卓司 「死才是预言的证人!」
- 卓司 「死才是真实!」
- 卓司 「为什么死是预言的证人？」
- 卓司 「因为，愚蠢之人，想把死隐藏起来!」
- 卓司 「所以，必须由被隐藏之物，来讲述、来道明!」
- 卓司 「隐藏死亡的事物! 其一是教育! 其二是大众传媒!」
- 卓司 「在一个像我国这样、学校教育高度普及、大众传媒也扩大到了世界级别的社会上!」
- 卓司 「我们的脑袋，已被公共教育和大众传媒，灌输了许多禁忌」
- 卓司 「其中最大的禁忌，便是思考死亡!」
- 卓司 「我们放弃了对死亡的思考! 我们的行为被强制、被约束，装得好像这日常生活会永远持续一样!」
- 卓司 「若问为何，因为在死亡的蛮横面前，一切都是无力的、是无意义的」
- 卓司 「正因如此，教育! 还有大众传媒! 要把死亡、真正意义上的死亡给掩藏起来!」
- 卓司 「它们向我们展示的死，只在遥不可及的彼岸，与我们毫无关系; 只因死尚未降临到我们头上，我们才能把它当玩具一样把玩」
- 卓司 「但是，谁都知道，死亡始终陪伴在所有人身边……死亡即是真实」
- 饭田 「间、间宫……你……」
- 女子校生 「老、老师」
- 女子校生 「太、太好了……老师」
- 饭田 「你错了……」
- 卓司 「哪里错了呢？」

饭田 「你……说得太宗教了……」

卓司 「瞧，你们看……」

卓司 「刚才，这个男人，不就把我说的话贬低成“太宗教”了吗」

卓司 「其实只是想说，“你这疯子”而已吧……」

饭田 「不、不对……」

卓司 「哦，思考死亡……原来是不对的……可几千年来，一直在研究生死观的，不正是宗教吗？不正是形而上学吗？」

卓司 「就是说，以宗教观点……去思考死亡，在您看来就像在发疯，难道不是这个意思吗？」

饭田 「不对……你不都已经像狂热者一样了吗……」

卓司 「哈？您这话说得可蹊跷……我思考的事情里，有哪一些，令您感觉是发狂了呢？」

饭田 「不、不知道……可是……」

卓司 「从我的角度上看来，您才是疯狂地相信着常理这一愚蠢教义的、狂热者啊」

饭田 「什么玩意……」

卓司 「对于自己无法理解的东西，您情不自禁地、要给它贴上“疯狂”这一标签……在您看来，会颠覆您所信的常理的理念……全是从疯子那里来的……」

饭田 「思、思维太跳跃了……间宫你这家伙……」

饭田 「拜托了……谁去把班主任叫来！来人啊！」
老师拼命地对学生们呐喊……却无一人动弹……
仿佛所有人，都被这里的气氛所控制了。

卓司 「现代社会，是因抛弃了死亡、将死亡视为禁忌，才得以存在的社会！」

卓司 「只有不懂得思考的奴隶，才会认为这是正确的」

卓司 「若问为何，因为在中世纪，死亡不是最重要的思索对象吗！」

卓司 「死亡不正是人思索时、最为关心的事吗！」

卓司 「然而！近代建立起的政治、社会思想，却让我们对死亡视而不见，仿佛事不关己」

由岐 「闭嘴！」

卓司 「……」

由岐 「别说些莫名其妙的话！」

卓司 「……莫名其妙？」

由岐 「噢，是啊。虽然你说的话我听不懂更不想听懂……但我至少得说」

由岐 「你一厢情愿地，意淫了那两人死亡的含义」

卓司 「一厢情愿是？」

由岐 「歪理邪说的意思……就是说，你说的全是一派胡言！」

由岐 「你所谓“社会隐藏了死亡”这一高论，好像不知在哪听说过，这我们暂且不管；可这要和那两人的死扯上关系，除了思维跳跃，真找不到别的词了」

由岐 「你说的那些，不过是心理偏见啊……」

卓司 「……偏见？」

由岐 「把你看见的、给你留下印象的东西，从偶然事件上升成必然事件，仅此而已」

由岐 「两个人连续坠楼身亡，这或许的确不是什么寻常事，但除此之外的事情，都没有任何不可思议之处」

由岐 「你只是超乎必要地从里面找含义，自己炮制出了所谓的特殊性而已」

卓司 「原来如此……不愧是被给予了智慧与知识的人……就得这样」

由岐 「你夸我，我也不会开心」

卓司 「我昭示的、他们的死的含义……这若是个真命题……那就证明给我看。你想说的，就是这个吧」

由岐 「哈？证明？我啥时候说过了——我说的，仅仅是你的话全是一派胡言！」

卓司 「嗨……你觉得，伪科学和科学要怎么区分呢？」

由岐 「伪科学和科学……可是……」

卓司 「对，谎言和真理要怎么区别呀……」

由岐 「……呜」

水上同学沉默了。

这是当然的。

伪科学和科学的区分这一问题，现在学术界还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对专家来说，二者之间的分界线，还十分暧昧……

水上同学对此心知肚明，所以只能沉默。

她和我一样，拥有所有知识与智慧，才会进退维谷……

若对方是不知实情的蠢货，就会无知地瞎喷一气，那真太麻烦了……

卓司 「谎言与真理的区别……那便是，它是否是“新奇的预言”」

由岐 「新奇的预言……你连那种词都知道啊……我想象中的你，还要更蠢点儿的……」

卓司 「这是伊姆雷·拉卡托斯提倡的概念……辩论是科学还是迷信时使用的概念……」

由岐 「库恩的范式理论……和波普尔的反证主义……拉卡托斯对这些理论进行了改良，发展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理论……从中导出的概念，就是“新奇的预言”。」

卓司 「预言这词有点宗教味呢……简单地说是，有的理论粗看虽是“怪异”的预言，但从中能够推导出正确的预测来」

卓司 「就是说……我脑袋里的理论……从中推导出的预言……倘若应验了……就说明这理论的实证性很高……」

卓司 「相对论预测了很多现象，但直到这些预测被之后的许多实验验证之后……相对论才被证明是正确的……」

由岐 「原来如此……你的意思是……你也要做预言？」

卓司 「噢……正是如此……」

卓司 「接下来，我要预言了……」

卓司 「每当这些预言应验的时候……你们就尽管发抖吧……」

卓司 「因我的正确而发抖……」

由岐 「……说、说什么傻话……」

自暴自弃般说完后……水上同学低下了头。

完全的惨败。

这，就是区区完人，与救世主的差距。

水上由岐，还有悠木皆守，绝对无法战胜我。

这两个人，都是母亲创造出来的……我必须跨越的障碍。不论局部有多完美，从整体上说，他们绝不是我的对手。

若问为何……因为我是救世主。

卓司 「为了让我浴火重生，神把那两人变成了祭品！」

卓司 「一个是城山翼，另一个是高岛柘榴……为了让我重生，神把他俩变成了祭品！」

卓司 「我已重生！」

卓司 「重生成什么？」

卓司 「重生成救世主」

卓司 「没错，重生成救世主了！」

卓司 「还有五天，世界就将终结」

卓司 「但，那是征兆」

卓司 「世界即将重生的征兆……」

卓司 「不能得救者，将和腐朽的旧世界一起，在永恒的地狱烈火中燃烧」

卓司 「承受永远的痛苦！」

卓司 「……大家都知道吧」

卓司 「世界充满了谎言！真实已被隐藏起来！」

卓司 「愚者说平等！」

卓司 「但世人皆知，世上没什么平等」

卓司 「愚者说自由！」

卓司 「但世人皆知，世上没什么自由」

卓司 「愚者说爱情！」

卓司 「但世人皆知，爱情随时会背叛」

卓司 「愚者说切莫杀人！」

卓司 「但世人皆知，世界充斥着杀戮」

卓司 「愚者说切莫说谎！」

卓司 「但世人皆知，愚者就在说谎」

卓司 「不假思索便被愚者骗了的人，是蠢货」

卓司 「对，是谎言！」

卓司 「一切都是谎言！」

卓司 「很久以前，就存在于世的一切」

卓司 「接下来，也将继续的一切」

卓司 「全是谎言！」

卓司 「我们向前迈出双脚，那里……」

卓司 「就是地狱！！」

卓司 「世界要终结了！」

卓司 「必然要终结了！」

卓司 「这是真实！」

卓司 「作为证据，我做三个预言」

卓司 「其一！下一场死亡，将令死的气息更浓！」

卓司 「其二！许多人将再一次目击死亡」

卓司 「其三！死者将会说出……」

卓司 「一切的结局！」

我从教室里冲了出去。

卓司 「哈一哈一哈一……」

哈哈，那帮人的表情……惨不忍睹啊

沼田的表情，西村的表情……

那老师的表情……

班上人的表情……

还有，水上由岐的表情……

卓司 「哈哈哈哈哈……」

那是害怕我的人的表情吗？

哈哈哈哈哈，蠢爆了……

简直蠢爆了嘛！

卓司 「啊哈哈哈哈哈……」

卓司 「！？」

卓司 「那个是……」

卓司 「音无彩名！」

彩名 「嗯……」

卓司 「别以为你能一直这样，一脸冷冰冰的样子！」

彩名 「……现在是夏天……一点都不凉快……」

卓司 「说的是你那虚张声势、仿佛看透一切的模样！」

卓司 「音无彩名！你不过、不过是莉露露酱的污垢！」

卓司 「你只是影子！」

卓司 「我不怕你！」

彩名 「所以呀……我不可怕……不如说，我是……超温柔的人……作为一点也不“蹭”的人，我很有名哦……」

卓司 「别跟我瞎扯！」

卓司 「我已在征兆之中！」

卓司 「而且，在征兆之后……要到达极致！」

彩名 「哦……加油咯」

卓司 「闭嘴！别耍我」

彩名 「明明没有耍你的说……」

彩名 「间宫君……再见了」

卓司 「！？」

彩名 「不是要让世界回归天空吗？」

卓司 「鸣」

卓司 「鸣哦哦哦哦哦……」

卓司 「哈一哈一哈一……」

卓司 「我是征兆」

卓司 「哈一哈一哈一……」

卓司 「我是预感」

卓司 「哈一哈一哈一……」

卓司 「我是生命的极致……是终极之人……」

卓司 「哈一哈一哈一……」

卓司 「我是、我是……终之空！」

卓司 「哈一哈一哈一……」

卓司 「来，打开吧……」

卓司 「鸣……是谁！」

希实香 「……」

卓司 「……这谁啊」

这人啥眼神……

记得这人是……橘希实香。

背叛了高岛柘榴的人。

为什么她会在这？

卓司 「有什么事么……橘希实香同学……」

希实香 「……你知道……我的名字呀」

其实我不怎么知道。

只是高岛同学的相册里，留着几张你的照片而已……

卓司 「噢……是背叛了高岛同学的人吧？」

希实香 「……」

还以为她会脸色大变……可她的脸色完全没变……

希实香 「嗯，是哦……我是背叛了高岛柘榴的人……把那个女孩逼上绝路的人哦……」

卓司 「……」

这家伙……拿着什么东西……

右手藏着什么东西……

卓司 「你来做什么的？」

希实香 「呃……您是救世主大人吧？」

卓司 「噢，是啊……」

希实香 「我……是隔壁班的……听到你们班传来很大的声音，于是……」

卓司 「原来如此……发现话里冒出高岛柘榴这名字来了……不禁侧耳倾听了么？」

希实香 「嗯就这感觉……都跑到走廊里听了。您好有人气哦，其他人也都出来听了……对对，连老师也在听哦，救世主大人的演说」

卓司 「什么……老师也？」

希实香 「嗯……」

在隔壁班上课的老师，发现我用花瓶砸饭田脑袋了么……

那么为什么不来阻止我？

卓司 「然后？那老师怎么了？」

希实香 「在发抖哦……抖得很厉害呢」

卓司 「……在发抖？」

诶……原来如此……

就是说，那老师是……

卓司 「那老师是濑名川吧……」

希实香 「呜！」

这吃惊的表情……猜对了么……

希实香 「……诶」

卓司 「……咋了」

希实香 「救世主大人……您虽自信满满，但答错了哟……」

卓司 「什么？」

希实香 「是清川啦……清川明日美……不是救世主大人的班主任么？」

卓司 「是清川？」

为啥……是清川？不是我们班的班主任么……照常理说，应该立刻来阻止我才对吧……可为啥那家伙会瑟瑟发抖？

不……等等……

有一个人，经濑名川的介绍，在那个揭示板上注册了……

我虽早已知道，那人是老师的可能性很高，但若认为那是清川的话……道理上倒也说得通。

清川自己也收到了诅咒短信……并且，因恐惧而……

卓司 「清川明日美么……原来如此，她发抖的时候，都做了什么？」

希实香 「感觉没听清楚倒是……只记得她一直在嘀咕“唯、唯……”、“那、那是真的吗……？”之类的……」

卓司 「噤……」

原来如此……唯是濑名川的名字。

这两人关系好到直呼名字了吗……

嘛，毕竟我们学校里全是老头老太太……这两人是为数不多的同龄老师嘛……

希实香 「啊……」

希实香 「可、可是，为什么您会提起濑名川老师来呢？」

……

……刚才。

虽只是少许……她提高了声调……

动摇……

没错……这家伙，在虚张声势……

虽一直装得底气十足，但其实内心十分慌张……

我提到濑名川时，她的不自然……

嘛，倒也当然……橘希实香这女人……在自己看不到的地方……内部揭示板上，因为害怕高岛的诅咒，都已经表现得那般慌乱了。

「那真的是诅咒哦」

「这么下去，大家真的都会死哦」

「这短信不正常哦」

其他还有不少……说明她相当慌乱了……

呵呵呵……蠢货……连我对这些了如指掌都不知道……

跟我虚张声势……耍小聪明……

卓司 「想知道我为什么提起濑名川老师的名字么？」

希实香 「嗯……为什么是濑名川老师呢？」

她说话的口气客气了许多……

多懂事的家伙啊……

她大概在期待，我接下来会说：因为濑名川是美术部顾问……而美术部则是赤坂、北见以及橘欺负高岛的温床……

嘛，这种程度的传闻，只要有点本事的情报贩子，都不难搞到……

她以为我要说的，只是这种级别的东西吧。

呵呵呵……尽管恐怖吧。

我下一句话……

将从根本上，令你的虚张声势，土崩瓦解……橘希实香……

希实香 「不、不要吊我胃口哦？」

卓司 「吊你胃口？哎呀……我只是担心你受刺激而已啦……」

希实香 「我、我受刺激……？」

啥表情啊……橘，你刚才的底气都到哪去了……

卓司 「噢，是啊……因为我在想，你要是听到……“濑名川就要死了”这句话……会怎么样呢」

希实香 「……」

不知为何，她瞬间变得面无表情了……

为什么……为什么不吃惊？

我正这么想着，可下一刻……

希实香 「……诶？」

她的表情瞬间僵硬了……之后，不知为何，她又强装笑容。

人与真正的恐惧相遇时，据说脸上的表情，会像在笑一样……

即是说……这家伙这不自然的笑容，是因绝对的恐惧就在眼前。

希实香 「为、为、为什么会死呢……什么时候死呢？」

卓司 「什么时候……嘛就这几天啦……」

希实香 「那、那那那就是说……今明两天就可能死？」

喂喂……敢更慌张点吗……刚才的底气哪儿去了？

卓司 「噢，是啊……就这级别了」

希实香 「为、为什么濑名川老师……要、要死呢……」

卓司 「理由？理由不是只有一个么？」

希实香 「诶？那、那……果然是……高岛柘榴的诅咒吗……」

卓司 「噢，没错……」

希实香 「那、那，其他人会死吗？」

卓司 「照这趋势的话……」

希实香 「啊，是、是吗……啊，呃……是这样呀……其他人也会死呀……也要死的呀……」

呵呵呵呵……你究竟有多慌啊……声音抖得太厉害了……

希实香 「那、那个……有个疑问倒是……为什么只有濑名川老师……要先死呢……」

卓司 「说明她格外遭恨啊……」

希实香 「呜」

她的脸色，难看到了迄今为止的最低点……我这么一说……的确就像判她死刑一样了。

格外遭恨的人，不就是赤坂惠、北见聪子、濑名川唯……还有橘希实香你自己嘛……

希实香 「啊、啊哈哈……濑名川老师……格外遭恨啊……」

这都啥笑脸啊……脸上就像写着“害怕”两个字一样呢……

你就这么怕么……呵呵呵呵呵。

卓司 「噢，其他还有赤坂惠啦、北见聪子之类的……」

希实香 「那、那……」

卓司 「噢……都是和高岛柘榴受欺直接有关的人哦」

希实香 「那、那么我一」

卓司 「谁知道呢……你不是没收到么？」

希实香 「没收到……您说的是……」

卓司 「高岛柘榴发来的短信有两种……一种是每天一次……预告所有人都会死的短信」

卓司 「还有一种……是每隔一小时一次……写满憎恨的话的短信」

希实香 「那个我没收到过……的说」

卓司 「差不多就这意思吧……」

希实香 「……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卓司 「我自己呢，是不知道你们收没收到诅咒短信的哦……但是呢，我能看到诅咒……」

希实香 「能、能看到诅咒？」

卓司 「噢，我能看到人被亡灵怨念缠身的模样……」

希实香 「那、那……我呢？」

卓司 「完全没有……那是不可能的……不如说，诅咒在强弱上，与赤坂和北见大同小异……」

希实香 「那、那为什么，我没收到过呢？」

卓司 「是不是被同情了呢？」

希实香 「同、同情？」

卓司 「因为你和她一样，都曾长时间被欺负啊……」

希实香 「……」

不知为何……橘又面无表情了……

这女人，反应和普通人有点不一样啊……

希实香 「那……赤坂和北见都会死吗？」

卓司 「照这样下去，会……」

希实香 「这是什么意思？您能阻止诅咒吗？」

卓司 「撒……这我也不知道啊……」

希实香 「能阻止么……」

……

她的音质又变了……

这女人，反应和普通人完全不一样啊……

卓司 「噢，当然……」

希实香 「那，濑名川老师的诅咒也……」

卓司 「能阻止啊……可是」

希实香 「可是？」

卓司 「我不阻止……」

希实香 「……」

希实香 「为什么呢？」

卓司 「因为世界就是这么注定的……濑名川唯要死……这已被决定了」

希实香 「是这样呀……濑名川老师注定要死的呀……那么赤坂惠呢？北见聪子呢？」

希实香 「还有……我呢？」

卓司 「呵呵呵……你猜呢……这我可不会告诉你哦」

希实香 「……」

希实香 「噤……是这样呀……话说，记得您说过呢。只救臣服于救世主的人……」

卓司 「噢，是啊，这个也救那个也救，我可没这义务……而且那是违反神的安排的行为啊……」

希实香 「噤，是吗……不过反过来说，只要臣服于救世主……无论何人，都能得救吗？」

卓司 「噢，是啊……」

希实香 「……有救的吗？」

一瞬，有那么一瞬，不知为何，她的眼神恢复初见时的模样了……

这什么眼神……与其说是恐惧……更不如说是……

杀意？

卓司 「……」

希实香 「……」

希实香 「呵呵呵呵……救世主大人～」

卓司 「咋、咋了？」

希实香 「能让人家当你的部下吗～？」

卓司 「……就是说，你想在我手下干？」

希实香 「嗯，人、人家超害怕的说……害怕因为高岛的诅咒，自己也会被杀死……可是，人、人家还不想死哦……」

卓司 「噤」

搞啥啊这家伙……是这么一回事么……

那看起来仿佛饱含杀机的眼神……其实是和猎人看到猎物一样的眼神吗……

即是说，人抓住救命稻草时的眼神……的意思么。

原来如此，她终究不过是想自救的俗人么……

装得好像富有深意……其实啥也没有……

嘛，真是个浅显易懂、充分体现女人这种生物之低俗的家伙。

希实香 「人、人家只要能救自己，什么都愿意做哦。所以救救人家嘛～～」

与刚才相比，她的态度陡然一变，软磨硬缠地来求我了……多么不害臊的家伙啊……

卓司 「你就这么想得救吗？」

希实香 「嗯、嗯……救救人家嘛救世主大人～～。您、您不是能停止高岛柘榴的诅咒短信的嘛……」

卓司 「噢，是啊……」

希实香 「请把人家收为手下嘛……人家什么都愿意做，什么都愿意做哦……求求您啦……」

卓司 「你只为了逃脱诅咒来这的吗！」

希实香 「那、那个……人、人家……什么都愿意做哦。虽然信仰可能还不够坚定，但救世主大人说的话，人家会好好听、好好记住的哦～～所以～～」

卓司 「噢……知道了，我接纳你了……」

希实香 「诶？真、真的吗？」

卓司 「噢……因为母亲的预定和谐……因为她所决定的命运，你才会来此的吧……」

希实香 「预定和谐？」

希实香 「那、那是什么呀……？」

卓司 「就是说，一切都是必然……没错……高岛同学为了让你做某件事，所以没有杀你」

希实香 「为了让我做事……吗？」

卓司 「对……为了让高岛的声音……让那个预言传得更广……」

希实香 「预言？是那个吗……说20号世界就要完蛋了的？」

卓司 「对……20号世界的最后之日」

希实香 「为、为什么要找我呢……」

卓司 「爱憎是辩证统一的……高岛既恨你，也爱你……她希望你能去拯救大家吧……」

希实香 「拯救我……」

希实香 「柘榴要……救我……」

卓司 「她就是这种人。十分诚实阳光，而且温柔的少女啊」

卓司 「对，高岛为了你，成了替死鬼！」

希实香 「替死鬼？」

卓司 「没错……为了通知大家20号的世界灭亡，她死去了……」

卓司 「为什么！」

卓司 「为什么她要去死？！」

希实香 「为……什……么？」

卓司 「因为这是必要的!」

希实香 「必……要?」

卓司 「对,为了拯救你们,高岛柘榴必须变成幽灵」

卓司 「变成幽灵,是为了知晓未来」

卓司 「而你之所以还活着,是为了向大家转告这些事!把高岛所知的事,即预言,转告给人们!」

希实香 「我要……把柘榴知道的事转告人们……」

卓司 「对……高岛柘榴已托付给你了……」

希实香 「托……付?」

卓司 「对……她赋予了你归顺救世主……并拯救世界的使命……」

希实香 「我要……」

卓司 「人,若不知晓自己的痛苦……也就无法知晓他人的痛苦」

希实香 「他人的……痛苦……」

卓司 「正因如此,不知痛苦为何物的人……才会去迫害他人……」

希实香 「那、那岂不是……」

卓司 「没错,赤坂惠和北见聪子就是其典型了。但你不同,你知晓痛苦」

卓司 「比任何人,现在的你、比任何人,都要了解高岛柘榴的痛苦!」

希实香 「啊……我、我是……」

卓司 「有比你更了解高岛柘榴的痛苦的人吗?有比你更了解高岛柘榴的思绪的人吗?」

希实香 「没有……不可能有……因为我是柘榴的朋友,蒙她所救,虽背叛了她、却还能被她所爱的人……还有还有……」

卓司 「我知道。我知道啊」

希实香 「啊……啊呜……」

卓司 「不用再说了……高岛都知道的……」

希实香 「间宫……大人……」

卓司 「迄今为止,你一直认为,自己是连蝼蚁都不如的东西……」

卓司 「认为自己的存在毫无价值」

卓司 「被骂作母猪,被骂作肥婆,被骂作蝼蚁,经受了种种污蔑」

卓司 「你开始觉得,这样的自己,是没有存在价值的」

卓司 「更严重的是,连救了你的友人,你都背叛了,这样的自己有何脸面生存于世!」

- 卓司 「但，这是错的！」
- 卓司 「你是有价值的，有存在理由的！所以高岛替你死了！」
- 希实香 「啊……啊啊……救世主大人……」
- 卓司 「你是有独一无二的存在理由的啊……」
- 卓司 「放心吧……橘希实香……能到我这里来，辛苦你了……这也是高岛同学的指引吧……」
- 希实香 「石榴……的？」
- 卓司 「对，她生前曾是我的部下。很能为我解忧」
- 希实香 「石榴吗？」
- 卓司 「嘛，那时我这救世主还不成熟……说是普通恋爱关系也行吧……」
- 嘛，其实不过是她在单恋我……我当时，也可以说是没有及时察觉……
- 卓司 「其实，她……是为了让我觉醒成救世主而死的……」
- 卓司 「其实，她是为我而死的……」
- 卓司 「她想必都知道吧……所以瞒着恋人的我，死去了……」
- 卓司 「为了让我觉醒成救世主……」
- 希实香 「救世主大人和石榴在交往吗？」
- 卓司 「噢……她似乎爱着我呢……我却无法好好回应她的思念……」
- 希实香 「石榴心爱的人……你是……石榴的……救世主……」
- 卓司 「没错。我对高岛石榴来说，也是救世主啊」
- 希实香 「我、我……那个……」
- 卓司 「你认识……濑名川唯吧」
- 希实香 「嗯～」
- 卓司 「高岛石榴不仅恨赤坂惠和北见聪子，还恨濑名川唯」
- 希实香 「嗯……」
- 卓司 「噢，对了……那两人肯定想和高岛石榴和解吧……我打算助她俩一臂之力」
- 希实香 「一臂之力？」
- 卓司 「噢，我打算略施小计，让高岛原谅她俩」
- 希实香 「……」
- 希实香 「那、那种事，能做到吗？」
- 卓司 「当然能……你以为我是谁？」

希实香 「啊，对、对不起……」

卓司 「总之，得让这两人和高岛和解」

卓司 「但，只有濑名川不同」

希实香 「濑名川……老师……不同？」

卓司 「噢，是的。她身为老师，却容忍了欺负，所以高岛恨她」

希实香 「……那个人的确……」

希实香 「明明应该知道的……却害怕会惹祸上身……」

卓司 「对……」

卓司 「你去监视她的行动」

希实香 「行动？」

卓司 「那家伙，明天就会死」

希实香 「诶？」

卓司 「因高岛的诅咒而死」

希实香 「濑名川老师会因高岛的诅咒而死……」

希实香 「因高岛的诅咒……而死……」

希实香 「死……」

希实香 「呵呵呵呵……死、死、死，濑名川要死了～」

希实香 「要被柘榴杀死了……」

希实香 「要被殺死了……」

估计是有点让她恐惧过头了吧……橘的感情表现乱七八糟……脸上浮现出无以伦比的恍惚表情……

得注意一下，别给她恐惧过多、把她玩坏了……

卓司 「橘……听我说好吗？」

希实香 「诶？」

希实香 「嗯」

卓司 「她明天就要死了」

希实香 「是明天呢。我知道啦」

卓司 「噢，对，所以到她死前为止，希望你能去监视她的行动」

希实香 「监视她，直到她死吗」

卓司 「不，到死前就行。你要是看见死人了，心里也不痛快吧」

希实香 「……没那种事哦……没问题的说」

卓司 「……」

刚才还那般慌张的人，突然以平淡的感情，接受他人的死亡了……
这家伙，脑袋出了点问题？

抑或……

希实香 「为了救世主大人的话……不论发生什么，人家都不怕……」

原来如此……这么一回事么……

这感情的平淡……硬要说的话，是类似久经训练的军队……抑或狂热者……的东西……

橘希实香……这家伙能派上用场……

卓司 「原来如此……那这任务就全靠你了」

希实香 「嗯，人家会让您满意的哦」

卓司 「先把她所有的行动，以短信的形式逐一报告给我吧。令你生疑的行动，事无巨细，都要报告给我」

希实香 「嗯！」

卓司 「呵呵呵……拜托你了」

卓司 「我的……手下」

希实香 「……希实香！出发了哦～～」

得到好东西了……

突然就得了个忠实的手下……这也是预定和谐吗……

呵呵呵……求之不得，求之不得不是么。

母亲是多么的亲切啊……

居然连这都给安排好了……

嘛，基督与使徒的相会，不也只能用“命运”一词来形容吗。

对救世主而言，这偶然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个使徒……

橘希实香。

背叛高岛柘榴的女人。

说来……一开始那家伙右手好像藏着什么东西来着……是错觉吗……

哈哈……被她那眼神搞得疑神疑鬼了呢……

就这么一回事吧……

我在电脑前，自己说服了自己。

from 高岛柘榴
subject 无题

你明明全看到了
却什么也不做
她们明明在
你却装没看见

这是准备发给濑名川的第一条短信。
在它的一小时后，就会发下一条短信。

from 高岛柘榴
subject 无题

我一直在C栋被欺负的事
你应该知道
因为那钥匙是从老师那拿的

呵呵呵呵……真是杰作，不是吗？

接下来的短信，就不再是只写着“好痛”的东西了。

这是只发给濑名川个人的短信。

不会发给赤坂惠和北见聪子。

只发给那女老师的诅咒短信。

哈哈哈哈……由此产生的恐惧，想必是前所未有的吧。

为了把她变成祭品，诅咒的话语我已全写好了。

但这一次，为了把她逼上绝路，的确需要一些细微的调整。

逐一报告她动向的人。

从这意义上说，橘希实香能成为我忠实的部下，也是值得高兴的。

她会监视濑名川，逐一报告给我……我则根据报告，对短信的内容做
细微调整……

然后，将濑名川引向崩溃……

化作令我成为救世主的祭品。

卓司 「那么……」

接下来，是赤坂惠和北见聪子的事。

对她们，我要赐予的东西截然相反。

濑名川的死，以及她俩的得救……

这样的奇迹，才配得上我向愚民们展示。

卓司 「为此……」

首先得把她俩钓出来……

这边不放饵的话，鱼是不会来的。

我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

以自己的真名，在北校SAWAYAKA揭示板上发帖。

1:能得救者和不能得救者

1:间宫卓司:2012/07/15(水) 11:23:12 ID:mamiya

很多人都已确信了吧。

且已看见了吧。

高岛的短信，预言了我的觉醒。

现在，我屹立于此。

以救世主之身。

现在，想必能得救者和不能得救者，都已瑟瑟发抖了吧。

帖子一发，马上就有回帖了。

这是当然的……因为他们的心已被恐惧蒙蔽了……

卓司 「呵呵呵……慌了慌了……害怕么，你们就这么害怕么？」

楼盖得飞快。

接下来，就只需等待更多被恐惧蒙蔽了的人的回帖……

这帖子，一定会把她俩吸引过来的……

因为，在这情况下，最不能得救的就是她俩了……

卓司 「呵呵呵呵……来，游戏开始了……」

卓司 「你们能在救世主的手心里，跳出怎样的舞蹈呢？」

地下的秘密基地感觉不到时间。

就像时间不存在一样……

在这里，只有手机和电脑上的时钟，刻下了时间的痕迹。

卓司 「快九点了么……」

从日落算起，已经过了蛮长时间了……今天还没和莉露露酱说过一次话。

卓司 「因为……没必要……」

如果一切都是预定和谐，那我的天使——莉露露酱不来找我说话，也是有某种意义的……

意义是……什么呢……

卓司 「意义……么……」

我凝视画在墙上的圣像。

那是救世主描绘出的、天使的圣像……

所以这幅画……有超越人类认知的力量……

卓司 「莉露露……酱」

我在脑袋里念她的名字……

向她发出圣波……

对，这就是连接天使与救世主的通信线路……

卓司 「……」

莉露露 「……」

卓司 「？」

卓司 「莉、莉露露酱？」

莉露露 「……」

卓司 「什么……」

莉露露 「……」

卓司 「……」

卓司 「什么……这感觉……」

怎么回事……和以往的莉露露酱不一样……

这感觉……好像……

异样？

不……

这是……

恐惧。

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对莉露露酱感到恐惧？

太奇怪了，不是吗。

这绝对太奇怪了……

卓司 「话虽如此……」

这感觉……像是某种东西……

某种……这感觉……对，这感觉是！

卓司 「音无彩名！」

对，和音无相见时的感觉很相似……

就算我如今已是救世主……这感觉还会令我生厌……和这感觉很相近
……

但……

这是莉露露酱啊……

虽不太明白，

但并非音无……

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那么想？

此外……

不知为何，有和以往不同的感觉……

卓司 「什么？」

莉露露 「……」

卓司 「救？」

卓司 「什么救，莉露露酱？」

卓司 「诶？屋顶……」

卓司 「去屋顶？」

莉露露 「……」

卓司 「屋顶外面？」

卓司 「是屋顶外面吗？」

卓司 「世界？」

卓司 「世界怎么了！」

卓司 「诶？」

莉露露 「……………」

卓司 「这是啥……」

毫无疑问……

这是和以往不同的、

诡异的莉露露酱的感觉……不，还夹杂着许多与以往莉露露酱一样的感觉……

卓司 「夹杂？」

就像黑白混杂一样的……异物感。

给人的印象，就像白被黑吞没，黑又被白吞没……

卓司 「啥啊……这是……」

卓司 「……嗨，胡思乱想也没用……」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我的行动……时刻伴随着重大意义。

卓司 「去屋顶吧……」

那里有某些重要的东西……

神这么对我呢喃着……

所以，我向屋顶走去……

卓司 「……」

那是啥？

从游泳池底，有什么东西在看着我……

卓司 「你为什么要看我呢？」

无水的游泳池。

本该浅可见底的游泳池，变成了地狱。

从地狱里，无数长颈之物，在窥看着我。

从地狱窥看世界。

卓司 「怎么了，地狱的居民们……人类的救世主就那么稀奇吗？」

「……」

卓司 「怎么，连话都不会说吗」

「……………」

卓司 「呵呵呵呵……」

长颈之物们……张开了嘴。

那嘴里既无牙齿，也无舌头。

在那里的，只有地狱。

这长颈之物，不论在哪，都是地狱的延续。

卓司 「为什么你们要窥看这边呀……」

因为世界的终结正在临近……

不……貌似还有别的理由。

我抬头望向学校屋顶。

屋顶上的空气，正歪曲着。

卓司 「这感觉……是影子？」

卓司 「某种东西通过时的影子……」

就像三次元物体的影子映在二次元上那样……高次元物体的影子，映在了屋顶上。

那就像是多胞体……就像是四次的超立方体…它一边变形，一边旋转着……

卓司 「有什么……来临了……」

屋顶上……有什么来临了……

那看起来……宛如诡异的影子……

宛如奇特的雕像……

不知是何的存在，指着校舍的方向。

卓司 「我知道啊……」

这家伙，在指引我通往屋顶的路。

是像路标一样的东西吧……

不过就算没这东西，我也知道该怎么走。

我向前走……

卓司 「哦呀哦呀，这可真是」

卓司 「感谢您的关注」

卓司 「……」

卓司 「你说什么？」

卓司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那个真没有」

卓司 「……」

卓司 「尸体？」

卓司 「谁的？」

卓司 「噢，城山的呀」

卓司 「那又怎么了」

卓司 「嗯？」

卓司 「把城山的尸体给你？」

卓司 「打算用来干啥？」

卓司 「诶？」

卓司 「啊哈哈哈哈哈哈，啥玩意啊」

卓司 「再怎么，你们也是那个啊……」

卓司 「诶？」

卓司 「哈哈哈哈，正是如此……你们果然也只会说些低次元的话」

卓司 「和这学校里的人大同小异嘛」

卓司 「诶？」

卓司 「什么？」

卓司 「城山的尸体怎么了？」

卓司 「嗨……是这样啊」

卓司 「话说回来……我早就知道，这家伙死了也会变成这样……」

卓司 「嘛，要是碰上他了，我会和他说的」

卓司 「告诉他你们想要的东西」

卓司 「……」

卓司 「不，不，用不着道谢」

卓司 「啊哈哈哈哈，我的身体可不能给你们」

卓司 「对你们来说，救世主的身体……太大了啊……因为实在太，你们一进我身体就会迷路了」

卓司 「嗯，是啊……永远地……」

卓司 「呵呵呵……还挺幽默的嘛……我中意你哦」

卓司 「啊哈哈哈哈哈哈，那么再见啦」

卓司 「哦呀，有人诶……」

卓司 「不是人类啊……」

卓司 「往这边过来了……」

卓司 「哦呀？哎呦哎呦，这不是城山君吗……」

卓司 「刚才那帮人说你的尸体在走来走去，可没想到你真在走来走去」

卓司 「还以为你早被送去火葬场了……」

卓司 「你是……从哪迷路到这来的？」

卓司 「还是说，仅仅是你的尸体还没被收拾好？」

卓司 「要是这样，校方也太粗心大意了嘛……」

卓司 「反正这学校也容忍了欺负的存在，觉得处理尸体太麻烦就干脆不做，说来倒也是自然而然的」

连致人死亡的欺负都放任不管，不管尸体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

卓司 「不过，让这种东西走来走去，是不是不太卫生呢？」

卓司 「哈哈哈哈……话说回来，好臭啊……」

卓司 「在你还活着的时候，我就厌恶你了……但死后的你，真是愈发丑恶了啊……」

卓司 「俗话说“笨就算死也治不好”，这话用在你身上，就是死了还这么招人厌……」

「……」

卓司 「嗯？」

「……」

卓司 「是啊……」

卓司 「瞧，快要来了……」

卓司 「那帮家伙想要你哦」

卓司 「瞧，最里边那个」

「……」

卓司 「什么？」

卓司 「噢，你要被吃掉了」

「……」

卓司 「这我不管，我和它们又不是朋友」

「……」

卓司 「不行呀……这办不到啊……」

卓司 「那么，回见咯……」

卓司 「要好好相处哦……地狱的居民可喜欢你了。你好有人气啊」

「……」

卓司 「哈哈哈哈……害怕吗？」

卓司 「你一害怕就会晃脑袋？真是奇怪的表现方式」
我登上台阶。

通往屋顶的台阶。

通往天空的路。

沿台阶一路向上。

卓司 「……」

卓司 「这里是屋顶……」

卓司 「天空的正下方……」

刹那间，天空泛光。

从青灰色的、厚重的云里，光溢了出来。

卓司 「……电闪」

卓司 「雷鸣……」

漆黑的天空，被青紫的光芒所包围。

刹那间，漆黑的世界被染成青色。

想必是因为雷离这更近了吧……电闪与雷鸣间的时间差，正逐渐缩短

……

卓司 「怎么……要来雷阵雨了吗……」

卓司 「呜?!」

卓司 「……那个是？」

在被电光照亮的天空上，我仿佛看到——那里，有无数个身影。

那身影……就像……

卓司 「这时间还有鸟群？」

卓司 「那是……」

电光映出飞行物的身影，它们数量庞大，比刚才又多了许多。

那身影就像……

卓司 「……漫天飞舞的蝗虫」

以前我在电视上见过。

飞行物的影子，挤满了天空。

天上的影子多如繁星……

蝗虫经过相变、从独生转为群生，变得更加面目可憎；电视里演的，就是一大群这样的蝗虫……

卓司 「啊……糟了……」

这可糟了……

我突然这么想到。

因为我察觉到，下一道闪电就是第七道了。第七道闪电是信号。

默示录上的、最后决战的信号……无数灾难从七个杯子里流出……流进世界……

卓司 「这是——」

挤满天空的飞行物。

拥有巨大的翅膀……仿佛大群的蝗虫一般……不，这已经是大军了……

卓司 「莉露露酱……」

卓司 「呜……这是啥……」

卓司 「这，是啥……糟了……」

卓司 「这……已不是神允人知晓的东西了……」

卓司 「这是……众神的最终决战……」

卓司 「呜呜」

卓司 「呜啊」

莉露露 「……………」

莉露露 「……………」

莉露露 「……」

卓司 「这是啥……」

卓司 「呜」

莉露露 「？」

莉露露 「？」

莉露露 「？」

蝗虫振翅般的声音。

不，这声音是？

莉露露酱的叫声？

哗哗？哗哗……天上全是这种奇怪的声音。

影像的倒流。

信息的反转。

高次元之影。

影、影、影。

高次元之光。

光、光、光。

母亲。

母亲的列车。

母亲的集束。

母亲的连击。

卓司 「啥啊……这啥啊……」

卓司 「这是……啥……」

大脑……

大脑混乱了……

头顶上，众神最后之战正在进行。

那是所有矛盾间的对决。

互不相交的永恒对立。

那便是，天使与恶魔。

抑或，光明与黑暗。

清洁与污染。

善良与邪恶。

刹那与永恒。

阳极与阴极。

益虫与害虫。

天国与地狱。

善意与恶意。

伪恶与伪善。

聪明与愚蠢。

收缩与膨胀。

活人与死人。

恩义与仇恨。

秩序与混乱。

卑微与至尊。

前世与来世。

寂静与喧嚣。

好转与恶化。

还有，事实与架空。

空想与现实。

好梦与噩梦。

混乱与秩序。

具体与抽象。

整齐与杂乱。

各种矛盾的对决。

万物的终结。

所有的真与伪。

话语。

话语。

命题。

几千、几万、几亿双……多到数不胜数的，黑翼与白翼。

天空挤满了她们扇动的羽翼。

静止的白与黑。

秩序的白与黑。

终于，寂静变成了喧闹。

混沌的白与黑开始改变。

默示录。

将世界一分为二的光明与黑暗之战，开始了。

苍穹上，

巨大的蛇缠绕在一起。

天使的内脏。

飞散的羽毛。

撕裂的羽翼。

坠落的天使。

堆满大地的天使。

白的天使。

黑的天使。

母亲的话。

神的生理。

天之声。

受精。

精子。

莉露露 「救救我！卓司君！」

卓司 「诶？」

白莉露露向我求救。

我狼狈不堪。

莉露露 「不行！会被吞噬的一」

黑莉露露斥责我。

我狼狈不堪。

世界遍染天使之声。

漫天皆羽翼。

天使们如雨般坠下。

肉块。

内脏。

眼球。

白莉露露掐住黑莉露露的内脏。

莉露露 「不要啊啊啊啊啊，好痛———」

黑莉露露在哭喊。

白莉露露顺势把她的内脏拽了出来。

她向我求救。

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
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痛、好
痛、好痛、好痛、好痛、救救我。

我狼狈不堪。

黑莉露露趁机用剑刺白莉露露的肚子。

莉露露 「好痛啊啊———……」

然后顺势把她的内脏拽了出来。

莉露露 「啊、啊——啊——……啊——————……」

看见自己被拽出来的内脏，白莉露露绝望地呻吟着……

两个天使失去了浮空力。

白翼的她，与黑翼的她……

一边缠斗，一边双双坠落。

手牵着手，内脏缠着内脏……两人围成一圈，掉了下来。

那看起来，就像两人围成一圈、在快活地跳舞一般……

美丽的天使之环。

手连手，唇连唇，内脏连内脏，掉了下来，掉了下来，从天上掉了下来。

她俩手拉着手，就这样……在地上摔了个稀巴烂。

肉块洒了下来。

仿佛冰雹一般……

在地上摔个稀巴烂。

血洒了下来。

仿佛雨点一般……

滋润着大地。

遮天蔽月的莉露露之群……几千……几万……几亿只……天使的残骸。

天使的残骸洒向大地。

在地上摔烂，渐渐消失……

莉露露 「为什么不救我呢——。间宫君不是要拯救世界的吗」

莉露露 「不行！要接受现实！不能逃避！不能逃避啊！」

莉露露 「你不是救世主吗！为什么不给我力量！」

莉露露 「回去吧！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在她们成千上万的声音中，我狼狈不堪。

在几亿残骸的雨中，我狼狈不堪。

莉露露的羽翼挤满天空，不，是挤满宇宙。

太阳在白莉露露的舌尖上跳舞。

月亮在黑莉露露的子宫里蠢动。

天蝎座的心宿二在血光中闪烁。

白莉露露玉指轻抚……心宿二发出通红的闪光，数兆的黑莉露露被瞬间蒸发。

电闪雷鸣。

天使觉醒。

恶魔展翅。

群星绝望。

我应做的事……

我狼狈不堪。

在原地傻站着。

凡人肉身的我，看着众神之战，傻站着。

我傻站着。

凭我这凡人肉身，在这场最终决战里，究竟能做什么呢……

待我察觉时，天使们的战斗已结束。

天使们的最终决战，如骤雨般扫过，如骤雨般结束。

在学校屋顶上，掉下来的天使们的鲜血，变成了血泊。

一如儿时的我见过的、被染成夕阳之色的水洼……

鲜红地，鲜红地，映照天空。

天使们的战斗已结束。

白天使集群，与黑天使集群的对决——

没能分出任何胜负……以全灭告终。

就算有几亿个她战死，也什么都没有改变，什么都没有前进。

白天使与黑天使。

她们只是互相蚕食、互相吞噬，最后消失了。

卓司 「莉露露酱……」

没有回音……

曾遮天蔽月的莉露露酱，现在已一个不剩了。

卓司 「啊……对了……」

对……好好想想……

卓司 「我……我必须做现在能做之事……」

在天上进行的众神之战。

将宇宙一分为二之战。

只是凡人的我，什么也做不到。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要做自己能做之事。

做现在能做之事。

我在屋顶上收集莉露露酱的碎片。

搜集她在地上摔烂的碎片。

我想把她重做出来。

把碎碎平安的她收集起来，让她恢复原形。

所以，我非收集她的碎片不可。

最初发现的是她的右手……

说起来，感觉她右手好像在找什么的样子……但只有右手，啥都做不了。

我又找到了右腕和右肩。

这样右胳膊就稳定了……有重心的右手，至少可以抓些东西了吧……

话虽如此，现在的她已无抓任何东西的意志。

对……

为了让她拥有意志……我开始找她的大脑。

我在屋顶上东奔西走，收集莉露露酱的碎片。

内脏这类东西，细节我不懂……

比如说，胰脏是在身体哪个位置来着……细节我不太懂……可我虽迷惘，仍卓有成效地把她组装了起来……

那就像拼图一样……

只要有能塞进的地方，那块碎片就有价值。

但如果哪儿都塞不进，那就是毫无价值的东西……仅仅是扭曲的肉块……

我正搜集拼组她的碎片……

搜集那些与她吻合的碎片……

很多不需要的碎片冒了出来。

无家可归的碎片。

放哪儿都派不上用场的碎片。

很多这样的东西，冒了出来。

卓司

「好难啊……」

我意识到，创造了第一个人类的神有多伟大。实在太伟大了……

部件明明已经有了……可创造一个生命，却如此地艰难。

……我一边收集莉露露酱的碎片，一边这么想着。

找眼珠。

不，右边已经有了。

左边眼珠……眼珠看起来虽一样，其实左右有别……

左右不对称的身体。

我将其协调、拼组起来……

卓司 「感觉哪里歪了啊……」

用好几个同一型号的莉露露酱的部件，造出一个莉露露酱来。

部件明明应该是一样的……可协调起来却不那么容易。

组出来的肉块，变得越来越扭曲、越来越诡异了……

为什么呢……

这玩意，和那个可爱的莉露露酱一点都不像……

我脑袋虽然知道……但却无法令其成形。

为什么会组出这般扭曲的东西来呢……

这就好比一个人搞雕塑，脑袋里已经把最漂亮的美少女给画了出来，但亲手去做后，却怎么都不像……只搞出个让人感觉反胃的玩意来了……

卓司 「不对……不对……不是这样的……莉露露酱要更……这样一点……啊啊，不对不对不对」

越是碰它，就越发扭曲。

离我脑中描绘的形象愈发遥远……

啊啊……完全不对……

这简直就是……

墙上的涂鸦啊……

角色厨画的渣手绘，这玩意在网上要多少有多少……

就凭这样的肉块……谁也萌不到……谁也接受不了……

卓司 「得加把劲才行……」

我要做我能做之事。

我能做之事……现在应做之事……

卓司 「!？」

卓司 「啊……糟了……已经这时间了……」

我看了看表……已经过11点了。

不能再磨蹭了。

今天就快要结束了。

卓司

「啊啊……我必须做现在能做之事……」

我破罐子破摔，带着完成了的扭曲版莉露酱……走下了台阶。

扭曲的她好像蠕动了很多次……我已不关心这个了。

我还有很多非做不可之事。

得赶紧回我的秘密基地……因为我在这世上，还有很多非做不可之事

……

屋顶是众神们的地方。

那不是人的地方。

所以我下到地面……进入人群之中……

没入人世。

话语。

人的话语。

没入话语的海洋……

实现了的话语的总和，就是世界。

世界不是物体的总和……

实现了的话语……未实现的话语……

实现了的话语会变成一个世界……

我降临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

回到秘密基地里我自己的房间。

打开电脑电源，潜入人们话语的海洋……人们的话语话语话语……

我潜入其中……

卓司

「……啊……说起来……」

查看北校SAWAYAKA揭示板。

这首先必须做。

我是这网站的管理员嘛……我首先必须查看的话语的集群，就在这里

……

必须由我管理的话语的集群……全都摆着同一张脸。

不安。

以及，

356:聪子:2012/07/15(水) 23:13:12 ID:satoko

你能拿出自己是救世主的证据来吗？

如果你是救世主，就赶紧把高岛的诅咒停下吧。

357:赤坂惠:2012/07/15(水) 23:15:40 ID:megu

光知道耍嘴皮子。

停止高岛的短信啊。

卓司 「上钩了……」

几小时前下的套……已经逮到猎物了……

但松懈可是大忌……

中了陷阱的猎物……身体虽已衰弱，精神上却十分激动……

要是不小心放松了陷阱，可能会反过来被吃掉的……

要冷静地……将这头呼吸凌乱的猎物逼上绝路……

正确地，明确地，确切地，清楚地……

430:间宫卓司:2012/07/16(木) 01:33:32 ID:mamiya

停止高岛的诅咒？

那是什么一个意思？

我倒觉得，她接下来的预言很有用啊？

432:赤坂惠:2012/07/16(木) 01:36:20 ID:megu

停止只有我和聪子能收到的、
那个只会吓人的短信吧
那短信每小时来一次啊

何等自私啊……

连这话……都说不出来了……

最恶毒的生物本就是最恶毒的，有啥好生气的呢？

人虽讨厌蟑螂，但对蟑螂的丑恶本身，却毫不关心……

我把从高岛手机里来的头盖骨碎片拿了出来。

在除灵仪式上……这头盖骨的碎片……简直是必不可少的……

卓司 「仪式的场所……自然是那地方啦。高岛同学跳楼自杀的……那个地方……」

444:间宫卓司:2012/07/16(木) 01:37:32 ID:mamiya

从现在开始，照我说的话做。

首先，沿着杉之宫站的新城路，往小区正面入口走，然后往左走五米。现在就去

447:赤坂惠:2012/07/16(木) 01:40:40 ID:megu

扯淡，那种地方能去吗

448:聪子:2012/07/16(木) 01:41:12 ID:satoko

高岛死的地方，怕得不敢去
会被咒死的

453:间宫卓司:2012/07/16(木) 01:43:32 ID:mamiya

归根结底，决定去还是不去的，是你们自己
 不管去还是不去，你们都会被高岛咒死，难道不是吗？
 在高岛死的地方，掉了一撮她的头发。
 把那个拿回家

卓司 「哈哈哈哈……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你们朝思暮想的奇迹吧。以停止
 她的诅咒这一形式……」

我立刻做去杉之宫的准备。
 用停在学校里的自行车，只花几分钟就到了。
 在赤坂和北见之前，把这先放上就行……
 这样，新的奇迹就会实现了。

卓司 「没错……」
 我要做我能做之事……
 抚平她们的创伤……
 引导可怜的小羊羔们……
 这，就是人类的救世主，被赋予的使命……
 我所能做之事……

7月16日

It's my own Invention

远方，雨滴落下。
 不知何处的远方……
 这究竟在哪里……
 醒来时……我总是这么想。
 远方，钟在敲响。
 在某条遥远的街上……
 不……那不是钟声，而是飞虫振翅的声音……

飞虫的声音。

几百……几千……几万、几亿只……飞虫的声音。

在学校，响起的应是一如既往的钟声……

而不是飞虫的声音……

抑或，这不过是——幻听。

根本不存在的妄想。

那声音已经听不到了……

模糊的光景。

这里是……自己的房间……

我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完全没有记忆。

不过，说起从睡梦中醒来，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自己睡前在做什么，呆在什么地方……睡了多长时间……所有这一切都处于朦胧之中。

只是内心平静……感觉一切都那么地遥远。

感觉一切都那么地平淡……

卓司 「接下来……」

先打开房间里电脑的电源。

一边看着电脑的开机画面，一边整理自己的记忆。

卓司 「记起来了……昨晚骑车从学校去了杉之宫，把高岛同学的头发放在了那里……然后就径直回家了……」

在家里打开互联网，边看后续进展，边以救世主的身份在揭示板上发帖……

卓司 「手机……」

手机上来了短信。

对方是……橘希实香……

我命令过她，让她监视濑名川唯的一举一动。

我查阅她发给我的短信。

卓司 「呵……濑名川这家伙，早上六点前就会去学校……么」

这么说来，按照短信自动发送的设置，高岛同学“去”濑名川家正好就是这个时间……

还以为她会躲去哪儿……竟是学校……真是平庸的选择……

我查看了一下高岛同学的手机。

从濑名川唯那来的短信，塞满了信箱。

卓司 「哈哈……搞啥啊……居然还会给幽灵回短信……」

2012/7/16 06:06

to 高岛柘榴

subject Re:

不要，别到房间里来，
求你了。
请不要来。
我很快就会去找你的玩偶了。

卓司 「原来如此……是去学校里找玩偶了吗……事到如今，就算你真去找，幽灵分明也不可能放过你了……」

说到底，濑名川连那玩偶长啥样都不可能知道……到底打算怎么找啊……

卓司 「嘛算啦……」

卓司 「话说回来……她开始行动，比预想中要快啊……」

被学生冠以“铁娘子”之名的濑名川唯，本以为需要更多一些的时间，才能从精神上把她逼入绝境的……

嘛，外表虽装得强硬，不过是一介女流……那帮家伙活在世上的一大前提就是天真啊……

接下来，就是要如何将这家伙引向自杀的结局了……

卓司 「从现在起，停止电脑控制的短信自动发送……改为手动发送应该比较合适……」

卓司 「手动短信……写啥呢……」

卓司 「就这样吧……」

好不容易到你家来了
为什么不在？
一摸你家里可爱的玩偶
脑袋就全部掉下来了

卓司 「现在是……」

距离下一次发送短信的时间还有近20分钟呢……

以后，必须手动给濑名川发诅咒短信了。

首先要保证，自己绝不会忘记发短信的时间……

卓司

「那个……」

给手机定了闹钟。这样我的手机每隔一小时就会震动一次。

这是类似发短信前五分钟的提醒的东西……不过即便如此，因为是手动操作，还是会有误差的……

应该没人会连这都察觉到吧……接下来……

卓司

「以一小时为单位，将濑名川逼入绝境……然后……杀了她」

不脏自己的手，只靠奇迹便把人杀死。

只有救世主才能实施的完全犯罪。

其方法有数种，我正在思考。

对所有情况作出预想后，若干个方法出现在我的救世主之脑中。

将一回合能够作出判定的选项设为4个……通往结局的路线分歧，预想为32次。

就算每次选项只有四个，经过32次路线分歧，产生的结果数就已经超过一垓八千了……

其中有18446744073709551798个结局是好结局……换言之就是失败

了。剩下的202个路线里的大半也谈不上成功。只是能让濑名川死，仅此而已。

构成我计划的，是从中严格筛选出的12条路线。

但倘若可能，我还是想把结局限制在最佳路线——12条路线里最好的两条路线上……

最佳路线其一，是“从大楼上跳下的自杀结局”。

当然，这其中的大楼，须得是高岛柘榴自杀的那个地方。

这想必是最能给人留下印象、也最富天启色彩的死亡了吧……

在众目睽睽之下，濑名川唯从那个地方跳了下来……奇迹之美莫过于此了。这正是我最想实现的一个结局。

但是，这条路线伴随着若干个难点。

首先第一个难点……由于高岛同学等人的自杀只过了短短几天，那座大楼的楼顶理所当然地，仍处于“无关者禁止入内”的状态。

经确认，电梯自不用说，连包括紧急出口在内的所有通往屋顶的路，都被封锁了。

于是最大的困难，便是搞到钥匙的方法。

尽管只要搞到钥匙，事情就简单了，可目前还找不到相关途径。

虽然我也想过……如果能和那座大楼有关的人接触，或许……

但是，通往这条路线的攻略条件恐怕已经失去……应将其视作不可能实现的路线……

于是，既是最佳路线、又具有现实性的，便是路线2——“在北校C楼跳楼自杀”。

C楼的屋顶，和路线1里的大楼一样被封锁了。

所以普通学生之流是不可能进入的。

无关者禁止入内。

这个障碍本身，与路线1性质是相同的。

可是，路线2与路线1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

那便是，濑名川自己就是“相关人员”。

濑名川曾管理过美术部一段时间，这个美术部便地处C楼屋顶的一角。

对她来说，拿到C楼的钥匙、进到楼里，并非什么难事。

然后，就只剩如何逼她自杀这一攻略条件了。

不管怎么说……

卓司 「路线2，“濑名川唯一北校C楼自杀结局”应是最容易得手的吧……」

即便如此，困难仍可称艰巨……可救世主就是为了征服这些困难而存在的。

借助橘发来的情报……然后因循善诱……攻略条件想必会自行满足……

卓司 「哼哼哼……现实中哪有什么攻略不可能的东西」

话说，现在应该是上学时间……

可几乎看不到什么学生……

卓司 「哼哼哼哼……这个，是为什么呢？」

到昨天为止，还一如往常的学校……只过了一天便发生如此巨变……简直跟放假一样嘛。

我对校舍不屑一顾，径直向秘密基地的方向走去。

让世界回归天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手头上净是非做不可的事情

……

卓司 「……这是怎么回事？」

不知为何，在我的秘密基地前站着几名学生。

这帮家伙……在我秘密基地的入口边上做什么呢……

希实香 「对不起……救世主大人」

卓司 「怎么了……橘……你的任务不是去监视濑名川吗？」

希实香 「啊，那个没问题的啦。有好好监视的哦。我要说的是另一件事……能占用您一点点时间吗？」

卓司 「时间？哼……真是叫人没辙的家伙……」

惠 「那、那个……」

卓司 「你是……」

惠 「啊，我是赤坂惠，蒙您所救，解除了高岛诅咒的那个」

卓司 「噢，是么……那就是说，你是……」

聪子 「是、是的，我是北见聪子」

卓司 「呵……然后呢？其他人是？」

希实香 「是这样的……他们想见救世主大人一面……」

卓司 「然后呢？到这里来做什么？」

希实香 「对不起……我是不是搞砸了」

卓司 「是啊……这里我的秘密之处……除了我的部下，其他人不准靠近……」

希实香 「那就没问题啦。这里所有人，都是准备为救世主大人尽忠的」

卓司 「噤……」

惠 「那个……你们刚才有提到濑名川老师的名字……今天濑名川老师真的会死吗？」

卓司 「你怎么知道的？」

惠 「传闻是这么说的……」

卓司 「噤……」

惠 「呜」

聪子 「于、于是……」

希实香 「对呀……濑名川老师死了的话，接下来轮到我的可能性很高哦……嘛，轮到其他某些人也是有可能的……」

惠 「诶？」

聪子 「那、那个……就是说……」

卓司 「你们俩，还有濑名川，再加上橘这四人……应该知道死亡的意义吧？」

女子校生 「这、这是为什么？赤坂和北见和橘……还有濑名川老师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卓司 「噢，有啊……太有了……」

女子校生 「果、果然，是赤坂和北见的错呢」

女子校生 「还有橘！你居然也有份！」

希实香 「嗯，是我的错哦」

女子校生 「那、那我们就不就得救了吗？因为被诅咒的只有这四个人嘛」

卓司 「哼……既然都把人都带来了，为什么不跟他们好好解释清楚？嗯，橘？」

希实香 「对不起……」

但我觉得，由救世主大人亲口来说，要更有说服力一些」

卓司 「哼……」

把麻烦的活儿全推给我了……」

卓司 「7月20日的世界终结与高岛的诅咒无关……一介凡人的怨灵，理所当然没有毁灭整个世界的力量」

女子校生 「那、那么，从高岛同学那里送来的、那封诡异的短信是怎么回事？」

卓司 「那是她从自身角度出发，对你们发出的爱的信息。她一心想要救你们啊」

女子校生 「想、想救我们？」

卓司 「对啊……现在我反问你们，为何她不停发信息，说“世界要终结了”呢？」

惠 「那、那是因为她恨我们……」

女子校生 「别瞎扯了！她恨的只有你们几个吧！」

卓司 「能请你别这么大声吗？」

女子校生 「啊，对、对不起……」

卓司 「嘛，高岛柘榴倘若连你们这些素昧平生的人都恨，那确实难以想象……」

话虽这么说……你们这帮人……嘛，在被欺负者本人看来，所有那些对欺负视若无睹的旁观者其实都是可恨的……

卓司 「如果不是因为“恨”，她在死后还继续发短信的真正意图，又是什么？」

卓司 「为什么，她要持续给你们发信息，告诉你们世界要终结了呢？」

聪子 「信息的……意图……」

希实香 「是因为有得救的方法吗？」

卓司 「正确」

惠 「诶？真的？有得救的方法吗？」

女子校生 「就算有，你们这几个被高岛仇恨的人也是没救的！」

卓司 「你啊……要我说几遍才明白啊？」

女子校生 「啊，对、对不……对不起」

卓司 「赤坂惠、北见聪子，还有橘希实香……这三人不会因诅咒而死」

女子校生 「哎？为什么？她们不是被诅咒了吗？」

卓司 「那个诅咒已经被我解除了」

女子校生 「解、解除了？」

卓司 「嗯，所以高岛的怨灵不会再缠着她们不放了」

女子校生 「那……难道说……濑名川老师之所以要死……」

卓司 「回答得很好……因为我没有解除她身上的诅咒……高岛的怨念还没有从濑名川那里离开」

惠 「高、高岛的诅咒……会死人吗？」

聪子 「那、那么……假如我们……诅咒没有解开的话……」

希实香 「那么今天死的，自然就可能是我们三个人咯……」

女子校生 「那、那么为什么不救濑名川老师呢？」

卓司 「哼哼哼……人家都没求过我，我为何非做不可？」

女子校生 「可、可是……至少把“诅咒会杀人”的事情，告诉濑名川老师也好嘛……」

卓司 「那两人被解开的诅咒……现在全都依附在了濑名川身上……」

卓司 「要是把它解开了……会发生什么？不明白吗？」

女子校生 「诶？」

卓司 「怨灵因为无处可去，于是依附到了你们身上，这也不无可能哦……你们觉得行的话，我就把她的诅咒也解了吧？」

女子校生 「啊，不，刚才才是骗你的，对不起」

女子校生 「那、那个……」

卓司 「怎么了？」

女子校生 「那个……我听人说，间宫学长几天前说过，预言是不准的……」

卓司 「……？」

卓司 「我什么时候说过……」

女子校生 「二年级的横山安子说的，她是我同学……她说，间宫学长否定了预言，认为那根本不可能……」

卓司 「什么？」

那是啥？

这是怎么回事……我可不记得自己说过这种话。

卓司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女子校生 「哎？那个……听说是高岛同学自杀后的第二天……」

卓司 「……」

奇怪了……这事情不可能嘛。

在我脑子里，连那天和女生说过话的记忆都没有……

怎么回事……

女子校生 「那个，就是说……您改变想法了？」

卓司 「……哈哈哈哈哈」

卓司 「……不……错了……你错了」

卓司 「我的想法是不可能有错的……是这样吧？」

女子校生 「哎？啊，是的……」

希实香 「就是嘛。救世主大人的想法怎么可能有错呢」

卓司 「说预言是真还是假，这本身就是浪费口舌。预言已经在稳步进行了」

惠 「然后到20号，就……」

卓司 「嗯，没错」

女子校生 「等一下哦……那岂不是……所有人都要死了吗？」

卓司 「嗯，完全可能……」

希实香 「是呀……所有人一起死……所有人……」

女子校生 「那、那怎么行呀……我还不能死呢……还有很多没有尝试过的事情呢……而且我要是死了的话，我母亲也会伤心的……」

卓司 「那倒没问题……因为你母亲也会一块死的」

女子校生 「没问题个屁啊！」

卓司 「……你」

惠 「白痴混账！」

女子校生 「好痛……你搞什么啊赤坂！」

惠 「你呀……当自己是哪根葱啊？在救世主大人面前……竟敢顶嘴！」

女子校生 「救、救世主？」

惠 「刚才，间宫同学……不，是间宫大人，说过“这完全可能”，对吧」

卓司 「嗯……」

惠 「然后，又说了有得救的方法对吧」

卓司 「嗯，的确」

女子校生 「真的？居然还有得救的方法？快说啊！」

女学生里的一人抓住了我的胸口。

哎呀哎呀……

女子校生 「呀」

女子校生 「等、别、呀，好痛，真、真的」

卓司 「……」

有些吃惊……

赤坂用拳头揍完她后，北见立刻骑在她身上，继续暴打。

何等可怕的两人啊……虽是女人，却习惯暴力到此等地步……

因为干得实在太利索，连我都说不出话来了。

希实香 「啊哈哈哈哈……还是老样子……够猛」

原来如此，这就是令高岛同学和橘畏惧的两人的真实面目吗……

被这种人欺负的话……那真是换谁谁自杀啊……

女子校生 「……」

那名女学生已经一动不动了……只剩下游丝般的呻吟……

在场的所有女生，都因为恐惧而僵硬了。

惠 「世界肯定要完蛋了！没有不完蛋的道理！连我的男朋友都死了！」

聪子 「世界要完蛋了！但还有得救的方法啊！」

哎呀哎呀……你男朋友的死和世界终结一点关系都没有嘛……简直莫名其妙。

希实香 「间宫大人……大家都想知道得救的方法……请您说给大家听吧……」

卓司 「哼……一群烦人的家伙……」

惠 「为了能得救，我愿意为您做任何事情。您想要什么我都给您准备」

聪子 「我、我也、愿意做任何事。任何事」

这两人……到底有多卖力啊……

可见高岛持续给她们发短信的日子，对她们来说如同地狱……

虽说洗脑的基本，本就是人格的彻底破坏……但我没想到，恐惧对人格会有如此破坏力……

好不容易从高岛的诅咒里解放出来……紧接着就是世界毁灭，想要依靠他人倒也符合人性……

卓司 「那是远古的故事了……」

卓司 「人类……更准确地说是巨人族充斥大地，天神对他们的暴行感到绝望……」

卓司 「神下定决心，要用洪水将整个地上世界毁灭，并将此事告诉了优秀的预言家」

卓司 「优秀的预言家充分理解了神的意图，和家人一起建造了巨大的方舟」

卓司 「此间，预言家试图把世界即将沉入大海的事情告诉人们……但愚蠢的人们无人愿意听他说的话」

希实香 「这我知道……这是圣经旧约里的……诺亚方舟……」

卓司 「随着诺亚方舟的完成，他的家人和妻子……还有地上所有的动物，终于乘上了方舟」

卓司 「最后，世界被持续 4 0 天 4 0 夜的大雨包围……地上的所有生物也被毁灭殆尽」

卓司 「雨停天晴之后，经过了 1 5 0 天……洪水仍未从地上退去」

惠 「就是说，只要建造方舟的话……」

卓司 「哈哈……这不过是古代传说罢了……而且，那时候神已经和人们立下约定」

卓司 「这种将生物活活淹死的大洪水，绝不会再发生第二次了……」

聪子 「诶？不会再发生了？那世界岂不没事了吗？」

卓司 「所以我不是说了嘛，神立下的，仅仅是“洪水不会再发生”的约定罢了……」

- 希实香 「就是说……」
- 卓司 「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世界毁灭，就算你建了方舟，也毫无意义……」
- 卓司 「这就像在着火的屋子里打伞……一点意义都没有……」
- 惠 「那、那么……」
- 卓司 「哼……等时机到来，再和你们说……」
- 卓司 「不过，我这人可没善良到打算救所有人……」
- 惠 「那、那个……」
- 卓司 「放心吧……我会救你的……」
- 惠 「诶？真、真的？」
- 聪子 「那、那我呢」
- 卓司 「放心……」
- 卓司 「嗯，没问题，没问题。还有啊……」
- 卓司 「要是你们有想救的朋友，尽管把他们带来……」
- 卓司 「不过呢……这些人必须是相信我的预言的人……」
- 卓司 「要是有人，胆敢把一个不信预言的人带到我这儿来的话……这里的
所有人」
- 卓司 「一个都别想得救」
我让所有人就地解散了。
自由行动。
对他们，我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只要有人敢把一个不信预言的人带来，所有人都别想得救。
只要有一人背叛，所有人都得死。
- 卓司 「接下来……」

2012/7/16 09:20

from 高岛柘榴

subject 無題

还有人会死
从屋顶掉到庭院
人越死越多，但停不下来
再过几天，真的要终结了

总之，先通过高岛同学的短信发出预言……虽然已经向一些人口授了预言……但果然还是短信最有效。

接下来……

卓司 「……」

什么……这什么感觉……

卓司 「呜……」

卓司 「什、什么……这是……」

「」

卓司 「呜……这是……」

频率对不上？

这个感觉……

和开始时一样……

为什么……？

卓司 「莉露露酱——」

卓司 「呜……为什么频率会对不上……」

与圣波的同步应该已经完成了……可这感觉是……

卓司 「果然是昨晚的——」

昨晚，白莉露露和黑莉露露为了争夺宇宙，爆发了最终战争。

战争中，莉露露酱全被打成了肉筛子，死得一个不剩。

可我却如现在这般，又开始接收圣波的信号了……

卓司 「就是说，昨晚由我再生的莉露露酱已经复活了吗！」

何等伟业啊。

不，我当然是知道有这种可能性，才这么做的……可没想到，凡人之身的我，竟然成功令天使的肉体复活了！

真该说，这救世主间宫卓司，简直太厉害了！

卓司 「莉露露酱」

开始的时候是她主动来找我的……不过这次不一样……得由我主动才行了……

我小心翼翼地同步起来……在受了那么那么大的伤害后，莉露露酱想必是充满思念地向我发出圣波吧。

卓司 「我是救世主……区区这种程度的调频……」

发挥救世主力。

以骇人的集中力，从无数的频率中把莉露露酱的圣波找出来。

卓司 「去想象！她的身影！去创造！她的身影！然后令其成形！她的身影——」

频率渐渐吻合……振动超越了次元。

我的圣波动直冲次元顶端！

沿着膜（membrane）理论指示的道路！

冲破二次元的膜！

从三次元频率杀进四次元频率、

冲破五次元的膜！

从六次元频率杀进七次元频率、

从八次元频率杀进九次元频率、

杀进十次元频率，乃至十一次元频率！

M理论的M是：

Magic的M！

Mystery的M！

Membrane（处女膜）的M！

就是说处女才是女神最至关重要的条件！

卓司 「哇啊啊啊啊——」

伴随仿佛要将脑沟回烧焦的炽热……我的量子脑与所有平行宇宙连接上了。

救世主的脑，那就是量子脑！

通过对无限平行宇宙的计算，将这伟业最终实现！

卓司 「呜」

卓司 「呜……」

卓司 「光……光的集束……」
「形成了」

卓司 「……」

莉露露 「……」

莉露露 「」

卓司 「这是……什么……」

莉露露 「」

卓司 「……只要再努力一点……」

莉露露 「zhuosi君……」

卓司 「呜……」

卓司 「还差一点——」

莉露露 「窝是，莉露露哦」

莉露露 「我是，莉露露哦」

卓司 「失、失败了吗」

就算有救世主之力，这也是极限了吗。

成功复原的仅限声音……至于形体，只能达到渣手绘的水平……

卓司 「为、为什么……莉露露酱的形体……」

莉露露 「形体？嗯？」

莉露露 「哇啊啊啊！我说，
这到底是啥啊」

卓司 「莉露露酱，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莉露露 「……还问人家为什么……因为卓司君是这么创造的啦……」

卓司 「怪、怪我吗？」

莉露露 「嗯……我这身体，大概是从那幅画里来的……」

卓司 「诶？」

在莉露露酱所指的方向……是我画的画。

莉露露 「上次具现化的时候，使用的是莉露露酱的力量……这次因为用的是卓司君的力量，所以……」

原来如此……难怪变得跟即兴涂鸦似的……

令莉露露酱变成这幅模样的……不是别的，正是我自己的渣手绘吗

……

卓司 「对不起……我明明是救世主……却这么没用……」

莉露露 「没有啦。没事的哦」

莉露露 「下次召唤我的时候，只要在调频时，找一个完整的圣像盯着，就没问题了哦」

卓司 「完整的圣像？」

莉露露 「嗯，找一个卓司君喜欢的圣像来，就完美啦」

卓司 「这样啊……完整的圣像吗……」

莉露露 「只要圣像的形状完整，你想要什么样的莉露露，就能召唤出什么样的莉露露来哦」

卓司 「是、是吗？」

莉露露 「当然。我可是魔法少女莉露露哟」

莉露露 「比起这个……昨天的战斗……」

卓司 「啊，对对，莉露露酱……好像在和黑色的莉露露酱战斗吧。」

莉露露 「嗯……那家伙总是妨碍我哦」

卓司 「妨碍？」

莉露露 「没错，那是个坏家伙哦。黑色不就是恶魔的象征吗？」

卓司 「嗯……」

莉露露 「所以那就是恶魔啦」

卓司 「她主要是怎样妨碍你的呢？」

莉露露 「卓司君应该有印象吧？那种超～讨厌的感觉……」

卓司 「那帮家伙——」

莉露露 「没错……发出特殊频率的波、令卓司君讨厌的家伙，全是恶魔哦」

卓司 「特殊的频率？」

莉露露 「嗯，那种频率的波，被称为黑波……」

卓司 「黑波？」

莉露露 「没错……我发出的是圣波……而那帮家伙发出的被漆黑侵蚀的波……就是黑波了」

卓司 「漆黑……侵蚀的……黑暗波」

莉露露 「嗯……要小心黑波呀……不过因为卓司君是救世主嘛，所以不会被侵蚀倒是……」

卓司 「被侵蚀？难不成这黑波会侵蚀某些东西吗？」

莉露露 「何止是某些……是所有东西啦。黑波会把万物的存在都染成漆黑……」

卓司 「万物……」

莉露露 「没错，万物……」

莉露露 「拥有黑波的人，企图毁灭世间一切……所以他们会全力阻止我和卓司君将世界归还天空……」

莉露露 「那本来就是像我的影子……更准确地说是污垢一样的东西……现在它已经越变越大……」

卓司 「为什么会有这种事？」

莉露露 「黑莉露露靠吃人们的不安来繁殖……在这几天里，世界上的不安骤然猛增，所以……」

卓司 「世界上的不安？」

莉露露 「是呀。人类其实是经由无意识联系在一起的……陷入不安的，不仅是卓司君周围的人哦」

莉露露 「世界已经在不安之中了」

莉露露 「天空充满了不安的话语……」

卓司 「是吗……那岂不很糟」

莉露露 「嗯，所以，今天打算让我的父亲降临这个世界」

卓司 「诶？莉露露酱的父亲……那就是说……」

莉露露 「没错，是全知全能的神犹格·索托斯哦」

卓司 「犹格·索托斯……这就是神的名字。而这位神……今天就要降临世界……」

莉露露 「嗯，为了和救世主卓司君见面……」

卓司 「……有、有点紧张啊……」

莉露露 「没事啦，只不过，卓司君得像刚才那样，花点功夫调频才行……」

卓司 「为什么？」

莉露露 「全知全能的神，那就是世界本身哦……为了看清整个世界……需要登上一定的高度，不是吗？」

莉露露 「比如说，二次元的人如果想看清整个二次元世界，就要……」

卓司 「从三次元的视点来看！」

莉露露 「没错，所以呀，卓司君也要和高次元的频道对上才行呢……不过没事的。你现在不已经做到了吗」

卓司 「嗯……」

直面神……终于，我走到了这一步……

我将以救世主的身份……与神见面。

与身为天父的神……

莉露露 「此外，有件令我在意的事情……卓司君……你察觉到有假扮成你的冒牌货了吗？」

卓司 「我的冒牌货？」

莉露露 「嗯……就像我追随卓司君这样……黑莉露露似乎也追随着冒牌卓司君的样子……」

卓司 「冒牌的我……」

卓司 「啊——！」

这么说来……

女子校生 「那个……我听人说，间宫学长几天前说过，预言是不准的……」

女子校生 「二年级的横山安子说的，她是我同学……她说，间宫学长否定了预言，认为那根本不可能……」

女子校生 「哎？那个……听说是高岛同学自杀后的第二天……」

卓司 「就是说……我的分身正在四处活动……」

莉露露 「嗯，果然有印象吧」

卓司 「有啊……嗯。原来如此，黑莉露露创造了冒牌的我，借此妨碍我的预言，是吗……」

莉露露 「是呀。所以卓司君——来，给你这个」

卓司 「……这是……什么？」

莉露露 「萌萌道具哦」

卓司 「哈？」

卓司 「这、这啥？」

莉露露 「白衣哦」

卓司 「……呃……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为什么是白衣？」

莉露露 「萌萌神马的是玩笑啦。认真说的话，这衣服和我一样，是由白物质构成的哦」

卓司 「白物质？」

莉露露 「是呀，被称为白物质的物质……嘛简单来说，这件衣服不是由纯白的材料、而是由“白色的概念本身”构成的」

卓司 「白色的概念本身构成的……」

莉露露 「嗯，可以说这就是白莉露露……」

卓司 「那……」

莉露露 「神的碎片」

这就是神的碎片……

莉露露 「嗯，与卓司君相称的圣衣……」

原来如此……那话怎么说来着，圣衣配圣者嘛……

我这救世主的圣衣，是白色的概念本身……原来如此，确实配得上我
 ……

莉露露 「」

诶？

这什么声音？

反应过来时……莉露露酱已经不在……

只剩下黑暗中我的秘密基地……

卓司 「照明……」

照明点亮了……不，是一开始就亮着？

哎……这种事无关紧要。

卓司 「……手机的……短信提醒……！」

这是橘发来的短信？

这是啥……

短信只有简短的几个字——“出大事了”。

大事？

卓司 「呜！？糟、糟了！」

我看了看表……已经18:00了……

卓司 「完全忘记给濑名川发诅咒短信了！」

卓司 「这么一来……预言就……」

这是何等惨痛的失败啊……竟把诅咒短信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卓司 「救世主居然会犯这种错……」

在黑暗里，我险些跌倒。

而且还有头痛的感觉……

卓司 「不好……得回地面上……」

卓司 「糟了……已经傍晚了……」

周围已经开始变暗了……

卓司 「不知不觉间，时间……」

不知不觉间，时间又疾驰而过……

时间对我不屑一顾地前进着……

卓司 「呜!？」

从后院传来人的声音……

声音正朝这边靠近。

卓司 「……不好了」

连逃进秘密基地都没来得及，我便被许多人团团围住。

这帮家伙……等着我在这儿出现吗……

想必是来为预言的失败发牢骚的吧……混账……

希实香 「那、那个……间宫大人……」

卓司 「……」

橘的声音在颤抖……带着明显的动摇……这下糟了……

就算是史上最强人类的我，面对如此众多的人，恐怕也难免一番苦战

……

现在只能逃跑了……不过逃得了吗？

选什么时机？

混账……别慌……冷静地去判断……我可是救世主啊……

希实香 「看、看到了……」

卓司 「不、不是……这、这是……」

总、总之先找借口……不、不说点什么的话……

希实香 「濑名川老师真的死掉了哦！橘希实香被救世主大人的力量感动啦～
～」

卓司 「那、那个啊……」

卓司 「……」

她……刚才说啥了……

希实香 「我按救世主大人的指示……在中庭里等着……于是濑名川老师真的
掉下来了……已经变成一团肉泥啦」

卓司 「什、什么？」

希实香 「从四层的楼顶……差不多五层的地方掉下来，明明不是一定会死的高度……可她还是碎碎平安了哦」

我的指示？

希实香 「嗯，您不是向我指示了时间和地点的嘛……」

连时间都指定了？

卓司 「是、是这样吗？」

卓司 「啊……」

卓司 「对了……」

有这个记忆……我确有每小时闹铃响起后，就给濑名川发短信……

然后……她也被逼死了……

为什么……会把这给忘了？

卓司 「呜」

卓司 「是这样啊……」

原因是黑波动……因为它，我的记忆才偶尔会出问题……原来如此

……

希实香 「那、那个救世主大人……没事吗？」

卓司 「呜……没事……」

可恶……原来如此……以前也有过这种事。

时间的跳跃……记忆的脱落……

原来全是黑莉露露搞的鬼吗！

安子 「这、这就是救世主间宫大人……」

希实香 「嗯……从现在起，救世主的间宫大人，一定会穿着这件圣衣……」

卓司 「……为什么要这样……」

希实香 「诶？那个……短信里……间宫大人不是说，发现有冒牌的自己在四处活动吗……」

安子 「那个冒牌的间宫大人，我见过哦！」

卓司 「冒牌的我……」

安子 「嗯，声音和脸全都一模一样。但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就是那种……」

卓司 「讨厌的感觉……」

安子 「嗯，就是那样」

卓司 「小心啊……那可是黑波啊……」

安子 「黑波？」

卓司 「对……由恶魔发出的波……与其接触后，普通人一开始会感觉异常……但倘若在黑波中暴露时间过长……就会完全地被侵蚀了」

安子 「完全地？被侵蚀？」

卓司 「嗯……被恶魔的思想侵蚀……」

安子 「恶魔的……思想……」

卓司 「是啊……要小心黑波动……」

不……我自己首先就得小心才行……

竟能对身为救世主的我的大脑进行干涉……这黑波真是无比危险……

刚才的记忆脱落……还有头痛……那都毫无疑问，是由于我的大脑遭到黑波的攻击，发生了故障……

这黑波，随时都有可能再对我发动攻击……

与之相对地，我只能这样束手无策吗……

不……好好想想。

我已经得到了世间所有的知识与智慧。

凭我的救世主之脑，没有解不开的世界。

去思考。

去思考，去选择！

从无数的选项里，将正确的选项推导出来！

从无数的选项中……慎重地选出了一个。

从如此众多的选项中只取一个，正因为我是救世主，才可能做到。

没错……抑制黑波动的源头……这正是我最该做的事情……

卓司 「横山安子……」

安子 「到～」

安子 「果然是本尊呢～」

卓司 「……啥意思？」

安子 「啊，呃……因为假货的间宫大人完全记不住我的名字，所以……」

卓司 「哼，别把假货和我相提并论……蠢材……」

安子 「啊、对、对不起～～」

卓司 「记得你……认识若槻姐妹对吧」

安子 「若槻姐妹？诶？那个……您说的是……」

卓司 「和你一个社团的……若槻镜和司啊」

安子 「诶……那个……」

卓司 「怎么了！」

安子 「那、那个……我……我不认识……您说的人啊……」
「……」

「不认识……」

「的说……」

卓司 「什、什么」

安子 「诶？这个、那个……ruoguijiemei到底指的是谁呀？」

卓司 「若槻姐妹啊！名字叫镜和司的双胞胎……」

安子 「诶？这个……双胞胎？」

卓司 「对……双胞胎……姐姐叫镜……妹妹叫司……」

安子 「姐姐是jing同学……妹妹是si同学……吗」

怎么可能……这家伙应该和若槻姐妹一个社团的啊……

可她……居然不知道？

去思考。

去理解现在正发生的事态。

用语言去说明。

去寻找答案。

情况1

横山安子在说谎。

她与若槻姐妹的关系另有隐情，为了掩盖秘密，故意装成这两人不存在。

卓司 「橘！」

希实香 「到」

卓司 「你和她俩是隔壁班的吧……体育课应该是一块上的。你总认识吧」

希实香 「哈……很遗憾，我不认识」

卓司 「呜」

赤坂，北见……和橘同一个班的人，都以相同反应，做出了同样的回答。

这种反应……仿佛若槻姐妹从一开始就不存在。

什么意思？

这帮家伙全体耍诈？

不，那不可能……我连读心这种事，都可以轻易做到。

这帮人并没有出现因为撒谎的慌张，而格外容易读心的情况……现在他们的慌张，与撒谎时截然不同……

他们现在的慌张……只有在真的不知道的人身上，才会出现……

那么，可供考虑的可能性是？

卓司

「呜！」

这是典型的记忆消失。

记忆的脱落。

我知道……这个症状……我知道……

这是我曾数次经历过的症状……

卓司

「黑色的波动……」

安子

「黑色波动？」

这个症状……不会错……

记忆的替换……行动的替换……

将一切染成漆黑的黑波。

是这样啊……

混账黑波……把这帮人脑子里关于若槻的记忆给消除了吗……

刚才我自己的记忆脱落……以此为基准考虑，倘若对象是普通人，将其记忆完全消除应该也不费吹灰之力吧……

可怕的黑波！

卓司

「呜……」

就是说，他们关于黑波的另一个信号源——音无彩名的情报，应该也已被消除了……

我抑制黑波源头的计划，从根本上崩溃了。

卓司

「切……」

安子

「那、那个……救世主大人」

唔……不好了……

这帮家伙开始不安了……

他们看着我的表情……陷入不安了。

不知为啥，只有橘一个人傻呵呵地笑着……其他人则十分不安。

不好办，这可不好办啊救世主！

不安是黑莉露露们的美食……吞食不安以后，她们就会繁殖。

一边吞食不安，一边令世界被黑波侵蚀。

不行，不能让这帮家伙陷入不安……不能让这帮家伙陷入恐怖……！

要让他们放心。

没错……放心。

放心……放心……放心……

默念了三遍。

只要这样……

希实香 「没问题吧」

卓司 「诶？」

卓司 「嗯、嗯嗯……没问题」

我尽可能地装出笑容，答道……

卓司 「这样应该没问题。足够了！」

这个瞬间，大家的表情都缓和了。

救世主的笑容令他们放心了。

话虽如此……

原来如此……这就是高端啊……

这是极其高端的战斗……

黑莉露露们发出的黑波，能把人类的记忆消除……不，岂止消除，说不定连替换都是可能的……

这样就会带着对自己记忆的疑惑走进战斗……连哪个记忆是真的都搞不清……

不能让她们趁机繁殖人类的不安。不安必须被消灭才行……

因为，人类的不安膨胀得越大，黑波的势力也会随之扩大。

人类的不安必须被去除……

将不安去除……

……

有了……

救世主之脑又展示出了新的答案。

卓司 「首先，赤坂……听令」

惠 「在——」

卓司 「你死掉的男朋友……和毒品扯上关系了吧……」

惠 「诶？啊？那个……」

- 卓司 「遮掩也没用……」
- 惠 「对、对不起——」
- 卓司 「那东西会把人变成废物……必须把它从地球上完全消灭才行」
- 惠 「可、可在20号之前完成这事，也太……」
- 卓司 「嗯，但如果仅限这座城市，还是可以消灭的吧……」
- 惠 「诶？」
- 卓司 「找到这城市里出沒的贩毒人员，把他们的毒品全抢来」
- 惠 「您、您说抢……可对手是……」
- 卓司 「没问题……反正四天后那帮家伙也会死。管他对手是黑帮还是军队，都没任何影响……」
- 惠 「可、可是……只凭我们……」
- 卓司 「只要这里的所有人一起上就行。人多就是力量。就算是黑帮，被这么多人一齐攻击，也只是小菜一碟」
- 卓司 「还有，让西村和沼田……还有饭沼派上用场……这帮人应该也知道毒品的贩卖渠道」
- 惠 「西村和沼田？可、可是，要怎么做？」
- 卓司 「记得你……说过愿意做任何事吧」
- 惠 「那、那当然——」
- 卓司 「那就去色诱西村」
- 惠 「西村？为、为什么？」
- 卓司 「西村一门心思就想着做爱。对他来说，只要能在床上过把瘾，爽完就死也没事……」
- 惠 「可、可色诱也……」
- 卓司 「有意见吗？」
- 惠 「啊，呃，哪敢哪敢，会做的啦～」
- 卓司 「还有，北见……你也这么做」
- 聪子 「诶？为、为啥连我也？」
- 卓司 「那次吸完毒后，你们不是和城山3P过了吗……」
- 聪子 「诶？」
- 惠 「为、为什么，您连这都知道？」
- 卓司 「你差不多也该明白，和你说话的是救世主、别再把他当普通人了吧……」

惠 「对、对不起～～」

卓司 「还有，横山安子」

安子 「在、在～」

横山安子的脸因恐惧而痉挛了。

嘛，这家伙和那两人不一样，既是后辈，从感觉上看也不像有什么丰富的男性经验……

卓司 「你去杉之宫的动漫店，把“魔法少女莉露露”的海报给我买来。」

安子 「诶？」

卓司 「愣什么愣啊……我可不会一再重复。为了救你们，“魔法少女莉露露”的海报是必不可少的……赶紧去给我买来！」

安子 「那、那个……那是什么样的……」

希实香 「原画是堀之口祐子，动画的作画监督也是她！这可绝对不能搞错了」

卓司 「……这你都知道啊……」

希实香 「嗯，我是救世主大人的部下嘛」

安子 「那、那个……对不起～，我不太明白……」

卓司 「呜……」

没用的废物……连这种事都不知道吗……

真没想到，没文化竟会如此可怕……

无奈之下……我只得用笔记下，然后递给了安子。

卓司 「从现在起，各自按命令开始行动！」

卓司 「如若不从，所有人都只有死路一条！」

带着恐惧的表情，所有人都跑了起来。

像被追逐的野兔一般……拼命地跑着。

跑啊，跑啊……对，快跑吧。

死亡已经迫在眉睫了。

为了摆脱死亡，你们只能拼命跑下去！

我的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文字是“横山安子”。

卓司 「……横山么…真快啊」

时间不到一个小时……想必是从这儿骑车直奔杉之宫、然后飞速赶回的吧。

就算把迷路的时间扣除，这速度也够快了……

安子 「哈、哈、哈，救世主大人～」

卓司 「横山么……」

安子 「买回来啦～」

卓司 「嗯……」

安子 「此、此外……」

卓司 「嗯？怎么了？」

安子 「那个……有想和救世主大人见一面的人……」

卓司 「又来了吗……那就把他带来，我是来者不拒的」

安子 「那、那个呀……因为呢，现在有警察到学校里来了，所以学校似乎是处在被封锁状态的说……」

卓司 「封锁？」

安子 「嗯，因为瀨名川老师自杀的事情……好像是刚来的，我们从学校出来的时候他们还没来……」

卓司 「原来如此……在那之后，警察和救护车进了学校，学校便被封锁了么……」

若说当然的话，这也是当然……

安子 「我认识的人里，好像也有几个作为证人而接受调查了……幸好那时候聚集起来的人在接到间宫大人的指示后，就马上离开学校了，所以没被抓到……」

卓司 「于是就进不了学校了吗……」

安子 「您有何高招呢？」

卓司 「哼哼哼……没问题。我会指定好碰头地点……在那等着就行……」

安子 「是～」

卓司 「在学校内侧、旧游泳池方向，有条水渠……在和后山交界处」

安子 「水渠……嗯，是、是有的呢……」

卓司 「那里有一个被弄坏的栅栏，有一条人能钻进去的下水道」

安子 「下水道吗？」

卓司 「是的，从水渠下去，在下水道入口等着……」

安子 「好、好的～」

通往这里的最短路线，自然是旧游泳池边缘……但那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一条通往这里的路。

其实要说的话，连着下水道的储水水箱，随便从哪个下水道口都可以进入。

尤其是校内水渠延伸出的下水道口，因为有一定的高度，连大人都可以轻松进入。再加上挡着出口的栅栏已被弄坏，连撬开井盖都不需要，就可以进入了。

卓司 「……横山」

安子 「在、在～」

卓司 「嗯……命令完成得不错」

希实香 「海报顺利买来了哦。快看，这是用堀之口老湿的原画着色的哦……
这条您觉得如何？救世主大人」

卓司 「这么说……你和她……一块去买的？」

安子 「啊，对、对不起……我太清楚动漫店在什么地方，所以……」

希实香 「我是救世主大人的部下嘛，所以对动漫的事情一清二楚哦」

卓司 「这和部下有啥关系……不说这个了，电话里说的那人是……」

希实香 「嗯。这个呢……这次带来的……居然是这位哦～」

卓司 「……清川？」

卓司 「竟然把教师带过来……橘……到底怎么回事？」

希实香 「哈哈哈哈我还真是没信用呀……」

确实清川老师是教师、但她坚信着间宫大人的预言哦」

卓司 「这家伙？」

明日美 「那、那个……」

明日美 「那个……我……」

卓司 「哼，对学校里唯一的朋友……因高岛诅咒而死这件事产生动摇了吗？」

明日美 「呜?!」

卓司 「“学生应该是不知道的”，你的表情是这样说的……」

希实香 「间宫大人是救世主……清川老师。还是不要对间宫大人有所隐瞒比较好……」

明日美 「啊、是……」

卓司 「你们年龄相符，在学校外面、私人感情也非常好……所以她找你谈过一些事吧……关于诅咒邮件的事」

明日美 「啊、啊呜……」

全部说中了……她超越吃惊……甚至感觉到恐惧了吧……

脸色好苍白……这家伙……

明日美 「最、最初……她也认为只是单纯的恶作剧」

明日美 「所以……她非常激动地说，绝对要查明真相抓住犯人……诅咒什么的都是无稽之谈……」

卓司 「嚯……之后呢？」

明日美 「但是……从昨天开始、唯的情况就逐渐变得奇怪起来……好像在害怕着什么一样……」

卓司 「害怕什么？」

明日美 「视线或者是……在被什么看着……她开始胆怯起来……然后情况逐渐恶化……」

卓司 「于是……便从那种地方跳下去了」

明日美 「嗯，是的……那个C栋是……」

卓司 「对，高岛发生事故的地方……」

明日美 「这件事、她好像也一直很在意……」

卓司 「很在意？白痴么……隐瞒自己的罪过，还想要逃过惩罚……」

明日美 「隐、隐瞒是指……」

卓司 「那是由于过度的欺辱而引发的事故」

卓司 「这欺辱事件，跟赤坂惠、北见聪子还有橘希实香也有关系……知道为什么会是这几个人吗？」

明日美 「美、美术部……」

卓司 「对，只存在半年的空壳美术部……然后那个美术部的顾问就是濑名川唯……」

明日美 「但、但是唯……」

卓司 「怎么可能不知道！至少高岛柘榴是那样想的！」

明日美 「呜」

卓司 「濑名川明明知道高岛柘榴被欺负，却放任不管……柘榴被本应会伸出援手的教师背叛……因此更加痛恨濑名川，这是理所当然的」

卓司 「所以在她死后，其怨念化作诅咒，缠在濑名川身上」

明日美 「我、我……在她从屋顶跳下来后……有看过她的遗物……」

卓司 「遗物？」

明日美 「她……在临死之前，好像收到从高岛同学那里发来的邮件……」

卓司 「濑名川拿着的手机？」

希实香 「是我捡到的！」

明日美 「我就知道了……高岛同学的怨灵用短信把唯逼上死路的全部经过……」

卓司 「原来如此……就是说你看到了……从怨灵那里发来的诅咒短信……」

明日美 「嗯……在、在看到那个之前，没想到过，世界上竟然有那么恐怖的东西……所以、所以我……」

卓司 「所以？」

明日美 「那、那个……间宫君……不、听到间宫大人的传闻……」

明日美 「原本那个诅咒，也会降临到欺负高岛同学的赤坂同学、北见同学还有橘同学身上」

明日美 「但是……有人解开了那诅咒。所以那三个人没有死」

明日美 「那个人还预言到唯的死亡时间和死亡地点……」

卓司 「原来如此……所以就想要和身为预言者的我说话吗？」

明日美 「不、间宫大人不是预言者……是更加高贵的存在……是要在今后即将发生的大灾害中拯救许多人的……救世主」

卓司 「原来如此……你也想要得到救赎才来这里的嘛？」

明日美 「是的」

卓司 「那种话……你认为会有人相信吗？」

明日美 「诶？」

卓司 「赶快离开这里……」

明日美 「啊、诶」

明日美 「看着唯变得越来越怪……我也怕得不得了……」

明日美 「她担惊受怕……好像非常怕着什么……我在看到她的手机时，就明白她感受到的、看到的恐惧……于是，我……我」

卓司 「……呼」

卓司 「不行……」

明日美 「怎、怎么回事，为什么！？请您大发慈悲、救救我！」

卓司 「……你欺骗了许多人」

明日美 「……欺骗？」

卓司 「对，濑名川也是，所以救不了。因为你们都是教师……」

明日美 「因为是教师……」

卓司 「对……以教育为名义，一直以来，你们撒下了众多谎言……」

明日美 「……对学生……撒下众多谎言……」

卓司 「对……你们教师，一直对许多学生隐瞒着真相！」

明日美 「怎、怎么可能、我」

卓司 「不、你们一直隐瞒着！隐瞒着众多真相！」

明日美 「不、不是的、没有那种事……」

卓司 「不、毫无疑问！你自己主动地把谎言扩散开来！隐瞒着真相！」

明日美 「没有那种事……不是的……」

卓司 「你……那个时候在走廊上……有听到我的演说对吧？」

明日美 「诶？」

卓司 「以为我没察觉到吗？你在外面听着……」

明日美 「啊、啊啊……」

卓司 「那个时候，你因恐惧而颤抖着……真相被摆在眼前，令你很害怕吧……」

明日美 「是、是的……对不起对不起」

卓司 「对自己主动地、去传播谎言这种事感到恐惧！」

明日美 「不、不是、不是那样的……」

明日美 「我、我……我不是主动地去传授谎言……不是的……原谅我…请原谅我……」

卓司 「不是自己主动的吗？那么为何你当上了教师？为何选择这种职业？」

明日美 「我、我……只、只是因为家里父母都是教师、祖父祖母也都是教师……所以我、什么都没考虑过……什么都没考虑过就那样当上了教师……」

卓司 「但那是你自己选择的事情，自己选择的道路！不是受父母的影响，对吧！」

明日美 「是、是的。这我知道。知道归知道……但、但是我、在身为教师之前，只是个普通人而已……我、我……间宫大人是救世主对吧」

卓司 「嗯、没错……我是拯救人类的救世主」

明日美 「那、那么……求求你……请你救救我……请你大发慈悲」

真是丑陋啊……这个女人……

即便是朋友因诅咒而死，她姑且也算成年人吧……但却怕成这样。

呵呵呵……这就是被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人吗？

卓司 「呵呵呵呵……原来如此，你这么害怕呀……」

明日美 「啊、嗯」

卓司 「即使要舍弃教师身份，也无所谓吗？即便如此，你也想得到救赎吗？」

明日美 「是的」

卓司 「原来如此，已经做好这种觉悟了啊……」

明日美 「嗯，当然的。如果您肯拯救我的话，我会舍弃一切、舍弃一切！」

卓司 「但是……嘴上说得天花乱坠，这谁都会……」

明日美 「不只是说说而已。请相信我。请救救我。求求你」

卓司 「嚯……竟然连这种觉悟都做好了啊……」

明日美 「是的！没错！」

卓司 「那么让我见识一下你的觉悟吧……」

明日美 「啊、是……见识一下……我的觉悟……」

卓司 「舍弃一切的觉悟……你有吗？」

明日美 「有……我有……」

卓司 「首先是教师的身份……」

明日美 「我舍弃！」

卓司 「你家人……有几个？」

明日美 「家人吗？有父亲和母亲」

卓司 「独生女吗……」

明日美 「是的」

卓司 「现在马上去侵犯你父亲」

明日美 「诶？」

卓司 「别让我说第二次……去和你父亲发生性关系」

明日美 「那、那个……是什么意思……」

卓司 「然后用手机拍照发过来……发过来的话，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明日美 「那、那个……」

卓司 「首先要舍弃教师身份……然后是让你成为教师的理由……将父母舍弃掉……」

明日美 「将、将父母？」

卓司 「将父母舍弃掉……将人的身份舍弃掉」

明日美 「人、人的身份？」

卓司 「跟父亲发生性关系的，还配做人吗？」

卓司 「如果你有舍弃一切的觉悟，那我就考虑一下……成为不配做人的存在，那我就拯救你」

明日美 「不、不配做人的存在……」

卓司 「快点、没时间了。快点滚……去侵犯你父亲！快点去！」

希实香 「请等一下！要放她回去吗……这种重要的事都跟她说了……她不值得信任的话，至少要先关起来……」

卓司 「没有那种必要……」

卓司 「好好记住……你们也是……」

卓司 「能够阻止高岛诅咒，就意味着……我也能做到相反的事……」

明日美 「相反……？」

卓司 「那个诅咒……杀死濑名川的诅咒……我能对任何人施展出来……」

卓司 「假如说，哪怕只是一念之差……清川你若想背叛我的话……那个瞬间」

明日美 「那、那个瞬间……」

卓司 「就让你和濑名川一个下场」

明日美 「呜呜」

卓司 「此外，橘……还有横山……你们也一样……」

安子 「我、我绝对不会背叛救世主大人的……」

希实香 「哈哈哈哈哈事到如今还说什么呀。要是那种人的话，不用劳烦救世主大人出手，我会先杀掉的……」

卓司 「呵呵呵呵……嘛，相不相信是你们的自由……清川」

明日美 「啊、啊啊……」

卓司 「清川……舍弃一切吧……教师的身份……女儿的身份……以及人的身份……」

卓司 「将被压抑住的一切爆发出来后……再回到我身边吧……」

呵呵呵……恐惧。

恐惧才是绝对的束缚。

恐惧才是绝对的服从。

人总想要逃避恐惧。

逃避绝对的恐惧。

然后，那就会产生信仰。

逃避恐惧，才会产生信仰。

让清川自己行动……让她自由去行动。

赐予她自由的不是我。

赐予她自由的，是心中潜伏的恐惧。

自由与恐惧是相性非常好的。

让她自由行动，她的恐惧，就会变成对我的信仰。

准没错……

安子 「好、好厉害……这里……竟然还有这种空间……」

卓司 「嗯……这里是方舟……」

安子 「方舟？」

希实香 「不愧是救世主大人……取名能力也不可小看呀」

卓司 「只有聚集在这里的人，才能渡过世界末日……」

安子 「渡过世界末日……」

卓司 「对，这里是渡过劫难之人、聚集的地方」

安子 「这里是……方舟……」

卓司 「对。这里是我做出来的方舟。比诺亚做的更大、并且更坚固」

安子 「……救世主大人做出来的空间……」

卓司 「直到末日来临，相信我的人都聚集到这里。将心灵清静之人，都聚集到这边吧」

安子 「哈、是」

希实香 「呵呵呵呵……放心交给我吧救世主大人……我会努力全带过来的……」

希实香 「啊……是我的手机……从惠那里打来的……」

卓司 「不用在意……接吧」

希实香 「喂喂……诶？什么？」

希实香 「等、等一下？被捅了？」

卓司 「……」

被捅了……去袭击贩毒团伙的人里，有人受伤了吗……

希实香 「诶？啊、等、等一下……救世主大人不好了。西村君被黑o刺伤了」

卓司 「到刚才跟你们说的入口处汇合……然后把受伤的人也一起带过来……」

希实香 「惠的意见是……伤者出血很严重……要马上送到医院里才行」

卓司 「傻啊！还不明白么！这个世界存在的所有医疗机构、跟身为救世主的我的奇迹比起来，根本就是个渣！」

希实香 「喔喔喔……救世主大人的意思是说，连伤口什么的都能治好吗？」

卓司 「当然……基督的奇迹，能令麻疯病患者立刻痊愈……只要有我的奇迹，让死人重获新生，也是简单至极」

希实香 「嚯……那还真是厉害呀。我选择跟随救世主大人真是太好了」

卓司 「只是预言的话，预言者也做得到……引发人所不能的奇迹，才算是救世主」

卓司 「给我好好记住……」

希实香 「铭记于心」

希实香 「那么安子酱也一起去吧，不然伤口会恶化……」

卓司 「嗯……尽快把伤者带到这里……」

希实香 「带过来了……救世主大人」

惠 「那、那个……这个……」

聪子 「贩毒的突然用刀捅伤西村……」

西村 「好痛！好痛啊！」

被赤坂跟北见扶着的西村，全身都被鲜血染红。

卓司 「血出得还真壮观呀……」

惠 「要、要赶快进行治疗」

西村 「救、救我……快、快送我去医院……」

卓司 「呵呵呵呵……西村君在SEX之前肯定不会死吧……」

卓司 「你毕竟说过，SEX后即便去死也无所谓……」

西村 「比、比起那种事……医、医院……」

卓司 「放心……我会把你治好到能够活蹦乱跳的去SEX……」

惠 「间、间宫大人、真的能够治好西村的伤吗？」

卓司 「啊啊、当然……比起这个，你们还没跟西村做过吧？」

惠 「诶？那个……是指SEX吗？」

卓司 「嗯，这是很重要的事……做过，还是没做过？」

惠 「只、只要成功的话……从毒贩那成功抢到毒品的话，就跟他做……是这么跟他说的」

卓司 「只这么一说，西村就答应了吗？」

惠 「啊，不是……许诺成功后玩3P……」

西村 「好痛啊啊啊!!」

卓司 「呵呵呵……那么治好后尽情地让他干吧……」

惠 「诶? 啊、好的……但是能治好吗?」

卓司 「别问这种理所当然的……比起这个, 抢到了没有?」

惠 「啊、没有问题。成果还是不错的!」

卓司 「嚯……」

大多数用塑料袋装着……比较大的有六个、分量大概是100克左右吧。

卓司 「没想到竟然收集到这么多……」

惠 「我拿出所有存款, 给毒贩一口气砸了1 6 8万日元, 说有多少买多少」

惠 「不过那种毒贩, 只有小量的药……」

卓司 「原来如此, 利用大量金钱……查清那群家伙的窝藏地点……这个主意挺不错的」

惠 「谢谢夸奖! 我们就那样逐一进行袭击, 没想到最后竟发生那种变故……」

卓司 「被捅了吗……」

嘛, 那也没什么奇怪的……

那群家伙也是拼了老命卖这种东西的……兴奋剂的价格, 好像0.5克就将近一万日元吧……

量这么多的话, 金额应该能达到上亿吧……

如此巨款, 人会轻易为之去死……

聪子 「还有、这个……跟药放在一起的蒸馏瓶……」

卓司 「一升瓶……」

一升瓶里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液体……无色透明……这个应该也是某种毒品吧……

嘛, 之后再确认一下是什么东西吧……

卓司 「将西村扶到里面去……」

惠 「里面?」

卓司 「嗯……那个墙壁里面……」

西村 「痛……好痛……」

意识好像还比较清晰……脸色有点发青……应该是有点贫血吧……

卓司 「奇迹……」

据说，基督能把石头变成面包。

那样的话……那种事我应该也能做到……

将石头变成面包……

卓司 「……咕……呜呜」

从右手放射圣波。

圣波能将所有东西转化为神圣之物。

因此赤坂她们抢来的恶魔之药……也能够转化成神圣之药……

用意识改变其分子排列。

现代化学还未发现的分子排列。

那也被称为终极物质……

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帕拉塞尔苏斯施展炼金术，创造出来的终极物质。

其名为圣药。

服用这个万能灵药，无论什么重病都能治好。

我的圣波，能够将一切的药转化成圣药……

卓司 「……咕啊啊啊！」

瞬间的晕眩……代表着圣药的原子排列已经被成功改变。

卓司 「呼……这样就将麻药都转化成圣药了……」

将这个涂在西村的伤口处。

西村 「好痛」

少量就可以……多涂点也不要紧，但少量就能起到足够效果……

一瞬间，他的脸因疼痛而扭曲。

之后，我马上从工具箱里拿出快速粘合剂，细致地处理伤口。

这个也已输入圣波动，这个也被转化成万能灵药。

将伤口压住几秒……然后……

卓司 「呜姆……大功告成……」

伤口完全治好。

几分钟后，我观察他的脸色。

脸色逐渐变好……

卓司 「呵呵呵……脸色逐渐……变成神圣的白色……」

卓司 「代表着他被净化……」

西村 「咕……」

卓司 「怎么样……」

西村 「……咦？」

西村 「不痛……」

西村 「咦？完全不痛！」

卓司 「哈哈哈哈……对吧、对吧……」

西村 「为什么？为什么？真的完全不痛呀！」

清洗一下伤口后，我让他穿上我的衣服。

伤口已完全缝合，不再出血。

奇迹降临完毕。

喧闹……

看到复活后西村的身影，人群理所当然地，开始嘈杂起来。

直到刚才还濒临死亡的人，只用几分钟，就完全治好……

这种事，是任何现在最先进的医疗设施，都做不到的……

西村 「不痛！完全不痛！」

惠 「真、真的吗……」

西村 「真的！完全不痛！完全不痛呀！」

喧闹……

喧闹……喧闹……喧闹……喧闹……

喧闹喧闹……喧闹喧闹喧闹喧闹……喧闹喧闹喧闹喧闹……

最初的嘈杂逐渐变成骚乱……

然后人群当中……

女子校生 「是奇迹呀！」

男子校生 「奇迹啊！」

女子校生 「是救世主啊！」

「是救世主啊！是救世主啊！是救世主啊！是救世主啊！是救世主啊！
是救世主啊！是救世主啊！是救世主啊！是救世主啊！」

「是救世主啊！是救世主啊！是救世主啊！是救世主啊！是救世主啊！
是救世主啊！是救世主啊！是救世主啊！」

看来人挺多的……

这里很昏暗……从我这里的角度看不清后面……

到底聚集了多少人……我也不太清楚……

制服以外也有便服……不，也有怎么看都不像是同龄人的人。

卓司 「……………」

我略一张嘴，想要说话。

但是声音完全被群众的喧闹盖过……

群众……好像不知道身为救世主的我要说什么……

但是……

卓司 「气氛还算不错……」

卓司 「好了……」

希实香 「呜!」

橘察觉到 ichi 好像要说话……马上很大声地……

希实香 「安静下——」

卓司 「……」

橘大声喊话，想要让大家安静下来……我平静地阻止她……

卓司 「这样就可以」

卓司 「就这样……」

我开始喃喃自语……

看到我的身影……前列的人停止吵闹。

生怕漏听什么从我嘴里说出的、重要的事……

喧闹停止。

我用喃喃自语，揭露着真理。

慢慢地，慢慢地……轮廓逐渐清晰……

卓司 「世界是不完整的」

卓司 「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卓司 「正因为世界是不完整的，所以才充满谎言」

卓司 「人们轻言平等」

卓司 「但人们都应知道，世界并无平等」

卓司 「人们轻言自由」

卓司 「但人们都应知道，世界并无自由」

卓司 「人们轻言爱情」

卓司 「但人们都应知道，爱情终会背叛」

卓司 「人们轻言戒杀」
卓司 「但人们都应知道，世界充满杀戮」
卓司 「人们轻言戒诳」
卓司 「但人们都应知道，用那张巧舌如簧的嘴、说着这种话的人自己，才
是
口出诳语……」
卓司 「这些事，有人跟我们说过吗？」
卓司 「不，没有」
卓司 「无人说过」
卓司 「为什么？」
卓司 「为什么没人说？」
卓司 「非常简单」
卓司 「因为所有人的嘴，都被谎言玷污了！」
卓司 「被玷污的嘴，只能说出谎言！」
几乎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
只是看着我。
听着我的声音。
生怕漏听什么……生怕错过什么……
我的声音逐渐变大……语气逐渐加深。
犹如怒气一样。
犹如悲伤一样。
犹如愉快一样。
犹如期待一样。
包含一切的话。
即是真理。
真理之言是刀。
真理之言是雷。
真理之言能撕裂天空。
撕裂满是谎言的天空。
卓司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人们的嘴巴会被谎言玷污！」
卓司 「为什么人们的话会被谎言玷污！」
卓司 「是由于恶意吗？」

- 卓司 「是因恶意才被玷污的吗？」
- 卓司 「是因他们憎恨你们吗？」
- 卓司 「是因他们憎恨世界吗？」
- 卓司 「所以这个世界才被谎言玷污了吗？」
- 卓司 「错！」
- 卓司 「答案绝对是错！」
- 卓司 「恶意不会撒谎」
- 卓司 「恶意没有被玷污」
- 卓司 「恶意没有必要被玷污」
- 卓司 「已经黑到无法再黑的东西，又怎能继续染色？」
- 卓司 「恶意不会被玷污」
- 卓司 「恶意已经黑到不会被玷污……」
- 卓司 「被玷污的东西，是能够被染色的东西……」
- 卓司 「对，那便如纯白的心灵」
- 卓司 「便如正义的心灵」
- 卓司 「对，那便如人的善念」
- 卓司 「因为人的善念，世界才被谎言玷污」
- 卓司 「因为人的善念，才用话语玷污世界」
- 卓司 「对！」
- 卓司 「善意！这种最令人厌烦的感情，才会孕育出玷污的话语！」
- 卓司 「前往地狱的道路上，铺满善意！」
- 卓司 「由于善意，人们才会走上前往地狱的道路！」
- 卓司 「善意隐瞒着！」
- 卓司 「我们的无意义！」
- 卓司 「我们的无知！」
- 卓司 「我们什么都不知晓、什么都不明白、降临在这个世界、然后静静地消失……」
- 我声音的感染力接近最高峰……已经没有人说话……
- 大家都仔细听着我的话。
- 这是我的老熟人……阿道夫·希特勒的惯用手法……
- 卓司 「善意隐瞒一切东西」

- 卓司 「善意隐瞒一切恐惧」
- 卓司 「为什么要隐瞒这些？」
- 卓司 「非常简单！」
- 卓司 「世界无任何意义！」
- 卓司 「你们亦无任何意义！」
- 卓司 「无任何意义活着的人、突然被通知即将死亡……会如何呢」
- 卓司 「因为不能承认、人类繁衍至今的历史，是毫无意义的！」
- 卓司 「一个婴儿，他刚降生就被勒死，人生只有短暂的10分钟就结束」
- 卓司 「那个婴儿的人生有意义吗？」
- 卓司 「仅仅10分钟的生命有意义吗？」
- 卓司 「跟那个是一样的！」
- 卓司 「如果那个婴儿的10分钟没有意义的话、我们人类的历史也没有任何意义」
- 卓司 「最古老的人类:南方古猿，出现在540万年前」
- 卓司 「生命最初出现在地球上，是在38亿年前……」
- 卓司 「实在让人感觉很漫长、很有意义」
- 卓司 「但那只不过是错觉」
- 卓司 「在无限的时间当中，那只不过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情」
- 卓司 「在无限面前、无论是38亿年还是540万年……都跟10分同样，只是一瞬间」
- 卓司 「重要的不是时间！」
- 卓司 「重要的是意义！」
- 卓司 「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意义的话，那就跟10分钟的生命没有什么两样！」
- 卓司 「反过来说，如果有意义的话，即便是10分钟的生命，那也是有意义的」
- 卓司 「那么我想问！」
- 卓司 「你们的意义是什么！」
- 卓司 「人类的意义是什么！」
- 卓司 「这个世界……这个宇宙的意义是什么！」
- 卓司 「我们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 卓司 「谁来回答一下！」

卓司 「谁能回答出来!」

「……」&

「……………」&

「……………」

沉默……

完全沉默……

谁都不回答……没办法回答出来……

卓司 「白痴想必会这样说吧!」

卓司 「神是存在的」

卓司 「我们是由神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是有意義的! 诸如此类……」

卓司 「那么，我想问那个白痴!」

卓司 「神为什么会存在?」

卓司 「神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卓司 「即便是神也没办法随便回答这个问题」

卓司 「一切都是无意义的!」

卓司 「这个世界毫无任何意义」

卓司 「刚降生下来的婴儿即是我们!」

卓司 「刚降生下来的婴儿即是人类!」

卓司 「刚降生下来的婴儿即是神!」

卓司 「刚降生下来的婴儿……即是这个世界存在的一切!」

卓司 「我们短暂的人生仅用 10 分钟就将结束」

卓司 「这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卓司 「这是谁都不想承认的」

卓司 「我们、绝对、不承认、这是、世界的、终结!」

卓司 「但那终究只是弱小的心灵」

卓司 「我们必须接受……并且理解……我们的不合逻辑、不合道理」

卓司 「人类毫无意义的! 一生! 我们必须接受才行!」

大家都一脸不安地看着我……

那也没办法……都已经知道人类是毫无意义的了，

就等于宣判死刑一样……

卓司 「但，即便已认同、」

卓司 「即便已接受毫无意义的人生」
卓司 「我们仍无法否定那个存在的话」
卓司 「你们的心灵」
卓司 「就犹如」
卓司 「沉没的船」
卓司 「那条船」
卓司 「其身躯所在的地方……」
卓司 「残留下来的」
卓司 「水面的」
卓司 「水面的……波纹……」
卓司 「摇曳着一样」
卓司 「如果在心中有那种预感的话」
卓司 「如同波纹一样的摇曳产生的话」
卓司 「那……」
卓司 「那一定是」
卓司 「朝向征兆的回归」
卓司 「你，就是朝向征兆的回归者」
卓司 「听到我说话的所有人啊！」
卓司 「认同一切的不合道理」
卓司 「接受一切的不合逻辑」
卓司 「然后」
卓司 「然后在心中寻找出来吧」
卓司 「在那里」
卓司 「回归……」
卓司 「征兆」
卓司 「能感受到回归吗？」
卓司 「怎么样？」
卓司 「能感受到吗？」
卓司 「……」
卓司 「我将感受的力量借给你们吧！」
卓司 「将清净的力量借给你们吧！」

卓司 「冥想吧！」

卓司 「没有必要思考！」

卓司 「为感受到的东西冥想吧！」

卓司 「别思考！要去感受！」

我将刚才得到的清静之水洒出去。

赤坂她们拿来的未知液体……

我已经用神圣波动将其净化。

转化为圣水！

困惑的人们……

他们只是单纯想获得拯救而聚集在这里……

对那些弱者来说真理什么的太过于沉重。

他们只是在困惑吧……

但救世主的话，不是用含义、而是用声音来打动人们的心灵的。

冥想的人们……

只是祈祷着的人们……

那些弱小的人们，逐渐染上神圣的波动。

从耳朵进入的神圣声音……震动鼓膜、将波动送到脑海里。

神圣的波动。

他们会受到波动的影响，觉醒过来。

知晓真相……

持续冥想。

持续祈祷。

直到他们感受到那个为止、

发现那个为止……

女子校生 「啊啊……啊啊……」

女子校生 「啊啊啊啊啊啊……」

男子校生 「哦哦哦」

男子校生 「大家，看见了么……」

女子校生 「我，我也确、确实感觉到了什么……」

西村 「感觉到了，我感受到了啊！刚开始就清清楚楚的」

男子校生 「我也！我也感受到了！」

希实香 「呵呵呵……那肯定了……不愧是冰毒……别名猫目丸……」

惠 「啊啊啊啊……」

聪子 「这才是!」

安子 「预定归还」

信者 「预定归还」

男子校生 「确实存在啊……有什么……存在着」

女子校生 「那就是……」

男子校生 「的确啊啊啊啊」

女子校生 「噫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卓司 「我，正是回归预兆之人!」

卓司 「还有十几个小时，世界将被烈火所包围」

卓司 「被炽热的火焰所燃烧!」

卓司 「你们也能看见吧! 被炽热所覆盖的世界!」

女子校生 「不要啊啊啊啊啊、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啊! 一切都被烧尽了!」

男子校生 「不要啊，好热，好热! 我要死了!」

女子校生 「不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卓司 「地面上的一切都被烧尽了……看见了么，你们这些家伙看见了么!」

希实香 「看见了! 看见了! 看见了! 这玩意起效真快! 酷毙了! 质量真不错!」

卓司 「在地面上的一切被火焰包围之前……我们必须回归天空」

惠 「回归……天空……」

卓司 「没错! 回归天空! 我们要回归天空!」

聪子 「回归天空……我们要……回归天空……」

卓司 「没错! 世界的尽头……世界尽头就要来了!」

卓司 「在世界被炽热所包围的前一天……世界的尽头将会到来……」

卓司 「世界的极限将会到来……」

安子 「世界的极限……?」

卓司 「没错，一切都将在终之空时到来」

卓司 「非终非始的……天空……」

卓司 「天空的临界点……」

卓司 「无限和有限的分界线……」

卓司 「一切对立的终结之所……」

卓司 「一切对立的终结之所」

卓司 「终之空!」

「看见了, 我看见了!」

「唔哇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这就是世界的极限?」

「呀啊啊啊啊啊啊!」

「燃烧起来了! 燃烧起来了! 一切都燃烧起来了!」

「全部都烧尽了! 一切都烧尽了!」

「出事了, 出事了!」

「什么? 这是什么? 什么东西?」

「救世主大人! 救世主大人!」

「知道! 我明白了!」

不绝于耳的怒吼……

被揭示了的真理。

大哭大叫的人。

喜悦的人。

相拥的人。

幸运的人。

卓司 「没错, 终结的世界……说到底也只是不完全的东西……没有悲伤……没有叹息……」

卓司 「因为这是必然的……是应该完结的」

卓司 「然后……之后就是」

卓司 「之后, 完全的、完全的世界便将现身」

卓司 「为回归天空之人, 而创造的崭新的世界」

卓司 「那才是……真实的世界……」

卓司 「……」

卓司 「进来……」

卓司 「在这里忏悔吧!」

卓司 「清川明日美!」

西村 「唔咻、清川老师全裸」

卓司 「大家……记得这个女人吧!」

卓司 「这个女人也是出于善意，在世界上散播谎言的一人」

卓司 「但是，她承认了自己的罪」

卓司 「这个女人，来到了我们这里」

卓司 「来了！」

卓司 「但是，这个女人的罪孽太深重了」

卓司 「清川啊」

明日美 「是……」

卓司 「把迄今为止的一切，悉数道来……」

明日美 「是，是……我会坦白一切……请让我说吧」

明日美 「我，我……我曾经是教师……到刚才为止还是教师」

明日美 「所，所以救世主大人，说救不了我……」

明日美 「说因为是罪孽深重的人……所以……拯救不了……」

明日美 「所以，我舍弃了教师的身份……同时也根据指示舍弃了人的身份
……」

明日美 「我的……父母都是教师……所以我也不假思索地投身于教育事业」

明日美 「在救世主大人的指示下，我舍弃了教师……就相当于舍弃了父母
……」

明日美 「舍弃了教师……舍弃了父母……舍弃了人的常识……」

明日美 「我……按着指示……立刻回到自己家里……已经退休了的父母都在
家」

明日美 「两个人都是很善良的人……就是救世主大人口中的肮脏的人」

明日美 「但是我……想救救他们……首先是告诉父亲……」

明日美 「我锁上房门……两人独处……与他交谈……」
……
……
……这个世界终结了，将迎来新的变革……
这是不容改变的事实……
我虽然稍微沾染了污秽，但是还是想活下去……
坦白的说……
清川明日美因为对于临近的死亡的恐惧，已经崩溃了。
……
恐怕大家也都能感觉到吧？

我的背后……一直有着……

……用悲伤的双眼看着我们的高岛。

她肯定很寂寞……想带走作为教师的我……

……所以合上眼的话，就立刻能感觉到自己快被她抱住了……

怕的睡不着觉，洗澡的时候也胆战心惊。

啊啊，到底怎么回事……

我已经忍耐不了这种状态了。

而且也想帮助我爱的双亲。

报答把我这个女儿养大的恩情……

没问题……我肯定能行的……

因为我的双亲都是聪明的人……

我要是认真的对他们说的话……他们一定能够理解的……

明日美 「我回来了……」

……………

明日美父亲「你回来了啊明日美，今天一天辛苦了啊」

啊啊，这充满了慈爱的笑容。

无论什么时候，父亲都对我百般疼爱，不惜放弃自己的愿望，也要对我好。

这么好的父亲，绝对不能见死不救。

从小，就一直最喜欢的父亲……

明日美父亲「我一直专心读这个，原来都到了这个点了啊——」

明日美父亲「哦呀？怎么才这个时间……今天回来的可真早呢？」

坐在沙发上享受着读书的父亲，瞥了一眼墙上的钟之后，又转向我了。

明日美 「诶，诶诶……」

退休了的父亲，近来总是从早到晚地读着历史小说，我不经意的出现让他的生物钟产生错乱了吧。

明日美父亲「脸色不太好看呢……怎么了？身体不舒服的话——」

明日美 「不，不是那样」

我像是要打断他安慰的话一般、一把抓住的他的手，带着心中止不住的悸动，笔直地凝视父亲。

明日美父亲「唔，有苦恼的事就说出来啊。只要我能办得到，我都会帮忙的——」

明日美父亲「但要是问烧鸡辅料是喜欢“酱油”还是“盐”的话可不行哦。因为我两个都喜欢，哈哈！」

明日美 「……………唔」

没错，父亲……温柔的你，是打算用玩笑消除我的紧张吧。

虽然肯定会被间宫大人训斥，但我真打心底地爱着现在的父亲。

而且父亲总是我理想的父亲，而我也总是为了成为他理想的女儿而努力。

所以，要救他。

明日美 「谢谢父亲……今天有很重要的话……」

明日美父亲「你会说出这种话还真是少见呢……我知道了，你尽管说吧……」

可能是我这边紧张的心情传达给了父亲，他停止了玩笑，坐到我的身边，用担心的声音对我说。

明日美 「谢谢……」

和预想一样的温柔反应，让我表情不禁松弛了下来，之后我静静地锁上了门……

……………

明日美父亲「那么，“重要的话”是什么？」

明日美 「……那个，呐……就是……哈啊……」

虽然想立刻说出口，但是却紧张的说不出话，我深深地喘了口气，把心情平静了下来。

明日美父亲「是让你这么苦恼的事么……？」

我的苦恼令父亲心生同情，他带着安详的笑容，认真地看我说。

明日美 「没错，是很重要的话……必须让爸爸和妈妈理解……」

明日美父亲「我知道了……是需要我的帮助么……」

父亲配合的态度让我重新下定了决心，我一边看着他的双眼，一边组织着台词。

明日美 「因为父亲是很诚实的人，我就实话实说了——」

明日美 「再过不久，这个世界、在这个月的20号，就要终结了——」

明日美父亲「……………啊？」

明日美 「这已经，是无法更改的决定事项了」

这时，我的心灵惊人地清晰了起来，连自己说的话，听起来都不像是自己的了。

明日美父亲「……………哈啊？」

父亲半张着嘴，呆住了。

也对啊。突然抛出这么大的话题，肯定难以置信吧。

所以这反应是预料之中的，我也有点高兴，这仍是平时的父亲。

明日美父亲「呃，还以为肯定是“想让你见见我对象”什么的，还以为是那方面的话题呢……」

明日美父亲「唔唔，那是什么意思？世界要终结了？这可真是没想到啊，哈哈哈哈哈……」

虽然我全无保留地说出了想法，但是父亲还是当我在开玩笑，爽朗地笑了起来。

但是……我却毫不气愤。因为我知道，这就是一般人应有的反应。

明日美「父亲，我知道因为话题太大，你无法理解……」

明日美「但是，这是绝对无法逃避的真实。绝不能草率地、玩笑般地将它说出。」

我再次盯着父亲的双眼，把焦急藏在心底，努力用平静的语气开始说道。

明日美父亲「呃，因为我喜欢迷信故事，怪谈和恐怖小说之类的也收集了不少……」

明日美父亲「受这个影响，从以前开始你就很喜欢恐怖故事……啊哈哈……真是的！」

父亲以为我是在用认真的表情开着玩笑，一边笑着一边砰砰地拍着我的肩。

明日美父亲「是那个吧，1999年的……应该是7月对吧？有过世界会毁灭的预言」

明日美父亲「当时还是孩子的你真真了，吓得够呛……还说要在家里面挖个地下室藏起来呢！」

明日美「嗯，也有过那种事呢……」

明日美父亲「然后，结果1999年7月发生了什么？嗯??」

明日美父亲「任何影响世界的事情都没发生，对吧？现在回想起，无非就是“那年的夏天也很热啊”吧」

父亲这样轻松地说着，重新拿起了桌子上的书，

明日美父亲「那种预言，自从人类诞生以来，还没有准过一次呢」

用怜悯、温和的语气，开导着我。

明日美父亲「明明都这么大了，没想到明日美还是个孩子啊！」

明日美父亲「这也很可爱哦」

明日美 「……………呼」

父亲虽然有的时候很严厉，但基本都是一个温柔的人。

但是这深沉的温柔，在我这亲生女儿看来，却只是“偏离了真实”的讽刺罢了。

正因如此，我才需要把他从妄想的世界、把他从这肮脏世界旷日持久的对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明日美 「……父亲想要逃避现实……」

明日美 「那样是不行的……会无法得救的哟……」

明日美父亲「……？」

我的声音第一次充满了颤抖，

明日美 「好不容易有了睁开双眼的机会，还要这么悠悠哉哉的么」

明日美 「父亲身上，“教师的罪孽”已根深蒂固，所以您对真实本能地进行逃避！您其实早就明白的！」

明日美父亲「……你说什么？」

面对口气逐渐严厉的我，和蔼的父亲也不禁表情僵硬了起来。

明日美 「我终于理解了——不，是能坦率地认清不愿接受的事实了」

明日美 「父亲，教师这“职业”，只是我们把对自己有利的信息烙在学生脑子里、使他们成为顺从社会的人，就像做买卖一样吧？」

明日美 「所以不教导他们麻烦的事，以“教育”之名夺去孩子们的个性，阻止他们对这个社会抱有疑问。对吧？」

明日美父亲「喂，你这话就说的有点过了吧！」

女儿因憧憬自己才成为教师，现在却突然说出这种话，令父亲不禁丢下了温柔的面具，声音也变得粗暴了起来。

明日美 「冷静下来听我说！我说这些话不是想让父亲困扰」

明日美父亲「但是……你……」

明日美 「我隔壁班上，曾经有一个叫高岛柘榴的可爱女孩……」

明日美父亲「……那个，自杀了的孩子么？」

明日美 「嗯，不错……」

但因我突然举出的具体例子，父亲怒气全消，神色悲伤。

明日美父亲「她本应前程似锦的……哎，真可怜啊……」

明日美 「没错……她明明拥有未来……」

但高岛却不得不亲自做出选择，结束了人生之路。

明日美 「她十分温柔，聪明，对谁都很温柔，正可说是“栋梁之才”……」

明日美父亲「唔嗯……然后？」

明日美 「虽然她在隔壁班上，没有多少直接对话的机会……」

明日美 「尽管如此，她仍是个很好的孩子，我也想和她一起朝读良书，夜饮香茶……把她当做自己的妹妹看啊」

明日美父亲「啊啊，我知道的……你一直想要个妹妹」

父亲对我同情地点了点头，继续听着我的话。

明日美 「在她死去之前，做出了这个世界将在7月20日终结的预言……」

明日美父亲「那是，你——」

明日美 「拜托，现在请听我说」

父亲温柔地伸出手，想打断我的话，却被我推开。我仍用因热情、紧张和不安而颤抖的声音，倾吐着心中思绪。

明日美 「父亲你不知道吧……在那之后……唯、濑名川唯从校舍的屋顶上跳下去了那件事吧……」

明日美父亲「……你说什么？」

明日美父亲「濑名川，是你同事吧，时常来这玩的那位小姐？」

明日美 「嗯，没错……她也是高岛的班主任……」

明日美 「唯也从高处跳下，摔得面目全非、支离破碎了……」

明日美父亲「……」

明日美 「高岛明明一直是好孩子……但是其他学生却嫉妒她的纯洁，总是不讲理地、恶劣地“欺负”她……」

明日美 「我啊……虽然多少注意到了这点，但因为唯是高岛的班主任，觉得我要是擅自出面，会对唯的立场不利……」

明日美父亲「不存在欺负……校方是这么认为的吧？」

父亲一边说着，一边在脑海中想象着我的职场，皱起了眉头嘟哝着。

明日美 「没错，不愧是当了这么久教师的父亲……」

明日美父亲「难道，高岛自杀的动机就是欺负么……？」

明日美 「是的，没错，就是那样！」

明日美 「但她是很仁慈的孩子，是为了把我们从这个坏掉的世界中拯救出来，才献出生命的！」

明日美 「但是……直到最后她还是被邪恶所折磨着……若能把她解救出来就好了……」

明日美 「您明白吧？高岛那孩子，是那么地纯洁，却为世界所不容……这垃圾一般的世界，岂能久存……」

明日美 「此外，不被她原谅的人，也要和崩溃的世界一起，被埋葬……」

明日美 「啊啊，罪孽深重的我一定是活不下来的……」

明日美 「虽然这么说，听来很残酷……但从来都对欺负漠不关心的唯被咒死，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当然的……」

明日美 「还有旁观者中一人的我……虽然是不同班的老师，但我没有伸出援手啊……」

明日美 「呵呵……呵呵呵呵……」

明日美 「但是现在放心了，因为还有救赎之路……」

明日美 「救世主大人预料到了这个事态的发展……拯救了肮脏的我，要一同步入新时代……只有这个办法了」

明日美 「您明白了么……父亲？」

明日美父亲「噢，我懂了。你受到了难以忍受的刺激，现在身心俱疲，暂时需要安静地休息一下。」

明日美 「不对！您还在被这个世界的常识所束缚么？」

我明明在认真地说，父亲却在这时面露微笑，让我十分反感。

明日美 「父亲，您既不知道变成了怨灵的高岛的可怕，更对隐匿的真实漠视过久，以致看不清大局了！」

明日美父亲「说不定呢……总之，你明天就别去学校了，好好休息吧」

明日美 「您在说什么呢？剩下的时间明明已经不多……」

明日美父亲「是啊，和你说的一样呢」

明日美 「父亲……」

啊，父亲在用厌烦的……很厌烦我的眼神看着我。

一部分教师，犹指那些野心大、老练的教师，崇尚“外圆内方”，一边无视他人的话，一边假装同情、蔑视对方。这就是父亲现在的眼神。

父亲……在那双眼中，肯定看不见一直在我背后、神色悲哀的高岛吧
……

明日美父亲「嗯嗯，你说啥就是啥吧」

明日美 「……啊……啊啊」

明明相信你会理解我的话、并相信我的，这种背叛太过分了。

明日美父亲「我有个老朋友，是这方面很优秀的医生，等下去见见他吧」

明日美父亲「和他多聊一聊……肯定会变得开心的」

明日美 「……等等，父亲？」

明日美父亲「虽然以前没告诉过你，但父亲我做了这么多年教师，也和以前的学生和朋友遇见过不少次」

明日美父亲「教师这个职业，经常是要负担很大的心理压力的，这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明日美 「……诶？」

明日美父亲「好么明日美，总之，你看你都这么累了……」

明日美父亲「所以就放心交给我吧……你是我重要的待嫁闺女哦，绝不会让你受罪的」

这么说着，父亲笑了，我因为被长时间尊敬的对象拒绝这个事实，忍不住哭了。

但这不是父亲的错……只是因为我的说明，没有抓住事情的紧迫和要点罢了。

父亲在我出生前就是优秀的教师了……所以我这愚钝后辈，是说服不了他的……

明日美父亲「稍微等下，马上就带你去……」

父亲慢慢站了起来，背对着这里，从桌子抽屉里取出了车钥匙。

这时——我狠下心来，做了决断。

大家也一定能够理解吧。

为了拯救敬爱的他，只有这个办法了。

明日美 「没错父亲……我，是看起来有些累了……」

明日美父亲「没错，所以——」

明日美父亲「啊!？……唔、唔唔………」

追上前去的我从父亲的桌上操起花瓶，在他回头的瞬间一下打在他下巴上，把他当场打倒。

明日美 「哈啊，哈啊……太好了，看来没有出血……」

以前，我和父亲一起在电视上看过格斗比赛，重现了当时场景，成功让父亲脑震荡昏迷了。

明日美 「忍一忍吧，这也是为了父亲好」

俯视倒下了的父亲，身为女儿的我心中五味杂陈，既有歉意，也有终于能拯救他了的满足感。

明日美 「用什么绑住他呢……啊，这个不错……」

接着，我拿父亲用来捆书的坚韧的包装绳，在沙发上把他四肢捆住。

按这个世界的常识来看，女儿殴打父亲、还把父亲捆了起来，这简直罪不可赦。

但正如大家所知，这个世界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因此也必将迎来终结。

因真实而觉醒的我，倘若问“正常人”的父亲：“为什么你就是不明白呢？”，恐怕也是愚蠢透顶的吧。

明日美 「最爱您了，父亲……我一定会救您的……」

因此，需要暂时剥夺他的自由，由我修正他的错误。

明日美 「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我做好了精神准备，毫不犹豫地脱下了罩衫。

紧束双腿的、烦人的紧身裙也毫不犹豫地脱下，

迅速地把双手拉到背后，解开胸罩。

扯下自己的内裤，开始执行救世主大人宝贵的指示……

……

明日美 「这也是为了我的家庭……」

我趁父亲还没恢复意识，往父亲的股间伸出手去，红着脸颊，拉开拉链，掏出萎缩的男性性器。

父亲的性器，现在小而柔软。

上次这么直接看到……还是我很小的时候、和父亲一起洗澡时候的事。

……想想我出生在这个世界前10个月左右的某天，这东西插进母亲那里，通过受精生出了我，不禁有些感慨。

明日美 「救世主大人指示我，“要和父亲进行性行为”……」

不然的话，我无法得救……

亲生女儿和父亲发生肉体关系什么的，怎么看也不是这个世界的常识。

但是，正是因此——为了出生在新的世界，我才需要这么做。

具体实行的时候才体会到救世主大人这句话有多么的沉重。

明日美 「正因为是最爱的父亲，我才对你委身……」

明日美 「温柔的父亲……配得上我的第一次……」

他有接受这个资格——

所以当赤身裸体、俯看身下的父亲时，我自然地露出了无瑕的微笑。

明日美 「总之，得先让这个精神起来……」

我（真是讽刺）参考以前从唯那里借来的女性漫画，决定用嘴爱抚父亲的分身，让它勃起。

因为总是听说……用嘴做的话，比用手做要舒服。

明日美 「啊姆唔……啾噗、咕噜、啾……」

吮吸父亲的分身的女儿……说实话，这种乱伦感让我的心有些兴奋，愈发继续做着。

虽然对父女来说，这是禁忌的行为，但对男女来说再正常不过了。

明日美 「嗯咕……啾噗、啾噗……啾噗……」

用舌尖玩弄着的分身，给我留下了温暖，稍微有点汗的咸味的印象。

明日美 「嗯啾，啾噗……咕噜、咕啾……」

明日美 「啾噗、咕噜……哈啊～」

因为呼吸困难，不得不先松开口。

明日美 「怎么还没勃起呢？和知道的不一样啊……」

很遗憾，就算调动了脑中全部知识进行爱抚，父亲的分身还是一点都没变大。

和黄色漫画、以及从坏小子那里没收的写真集中，伫立的男性性器截然不同。

明日美 「真愁人，得弄成蘑菇那种形状才行啊……」

我痛恨迄今为止、自己对性的一无所知，对还没有恢复意识的父亲，则深感抱歉。

明日美 「但是，据说男人在睡觉期间也是会勃起的，现在应该也能行啊……」

我一筹莫展，虽在手上流了些唾沫，用手去撸父亲的分身……

明日美 「不行……一点反应都没……」

但在母亲肚子里播下我这颗种子的“小小蒂”，依旧那么皱巴巴的。

——这样下去，无法和父亲进行性交啊。

明日美 「怎么办，这真是没想到……」

总之不把父亲的分身插入我的体内好好地射精的话，救世主大人是不会认同我的——

不要纠结于这些小事了。

我四处打探着父亲的房间，

明日美 「没办法，就用这个吧……」

我从桌子拿出父亲爱用的钢笔，把它像支柱似的绑在父亲的分身上，

因为捆得不太紧，我有点担心，还用橡皮圈固定了几下。

明日美 「用嘴不行的话，只能使出强硬手段了……」

总之，必须让父亲的分身保持直立状态。

那么，就只有一个办法，能给予它比嘴巴还要强烈的刺激……那就是让分身清楚自己本来的用途，用快感将其引向高潮。

明日美 「也用这个吧……」

我找到了包着父亲吃的三明治的透明保鲜膜，把它和男性器还有钢笔捆在一起，一圈一圈缠起来。

明日美 「啊，这个叠起来的地方看着有点扎人呢……」

我厚厚地涂上从手提包里取出来的保湿霜，让它能更自由地滑动。

虽然这么说，但是保鲜膜折叠的地方意外的尖而且硬，用指尖碰碰都针扎似的疼。

如果那个在我体内抽插的话，在父亲迎来高潮前，说不定我会先被疼得不行。

明日美 「……这样，看起来就没问题了呢」

那么，虽然很不自然，但是插入准备结束了。

明日美 「如果塞进去抽插的话，不久就会自动变大吧……」

我张开双腿，慢慢地跨向父亲，紧张地让好不容易立起来的分身插入自己的私处。

明日美 「我的处女……献给父亲了哦……」

这时，我作为一个成年女性的心情，与其说是羞耻与踌躇，倒不如说是欣喜与自豪。

然后提起全身的力气，深深地吐了口气——

明日美 「嗯唔！咕唔……嗯唔……」

运用自己的体重一口气沉下腰，父亲的分身撕裂处女膜的疼痛让我忍不住闭上眼睛向后仰去。

明日美 「嗯啊……咕唔唔……嗯唔……好疼……」

虽然从唯那里听说了，“真会很疼”，但是没想到有这么厉害。

明日美 「唔唔……出，出血了……」

触摸着与父亲结合部的我的手指，沾满了我零零落落的鲜血。

我把父亲，作为一名男性，深深接纳了进来……

明日美 「啊，哈哈，哈哈啊……」

我已经不是处女了。

明日美 「哈哈啊、哈哈、哈哈……下面，下面就是重头戏了……」

不能像普通女孩那样，一直沉浸在丧失处女的伤心和痛苦中。

把这个状态拍下来发送给救世主大人，恐怕他还不会满足。

他想要看的，是“万恶的教师”与亲生女儿交合、然后因为男性本能喷射出白浊的瞬间。

明日美 「哈哈……嗯呜呜……唔嗯、咕、嗯唔唔……」

所以我拼命忍着痛，抱着父亲腰部，开始大胆地上下运动。

明日美 「嗯，唔……啊呼、唔……咕啊，啊啊，啊呼唔……」

果然涂上面霜真是太好了，父亲的分身顺畅地在我的体内上下运动着。

明日美 「啊咕……呼唔……嗯啊，啊啊……哈呼，唔嗯嗯……」

虽然很遗憾父亲的分身没有勃起，但是透过保鲜膜，我确切地感觉到了他的温暖，我的疼痛也逐渐消退。

明日美 「啊呼唔……父亲，一直以来谢谢您了……最爱您了……」

一直以来，都把我视为掌上明珠、对我百般疼爱的父亲……

我一直追逐着您的背影，多亏了温柔的您……

明日美才成了出色的女性……

明日美母亲『你们俩，快吃晚饭了哟』

明日美 「——唔!？」

正逐渐获得女性快感的时候，突然传来的敲门声，让我后背一凉。

明日美母亲『明日美也在吧？不好意思能出来给我帮个忙么』

母亲还完全不知道室内发生了什么，声音开朗，充满亲情。

没错……母亲比起父亲来说虽然有些严厉，但是对我来说，也是值得骄傲的出色的母亲。

明日美 「啊，是……稍微，等一下……哈唔嗯嗯……咕唔……」

我尽力用着断断续续的话语催着母亲离开，同时拼命地晃动着腰部等待父亲射精。

明日美母亲『……我说，声音有点奇怪……怎么了?』

明日美 「不……什么事都，没……没有……」

这时，想必是母亲“女性的直觉”告诉了她，自己亲爱的丈夫的肉体被夺走了……她多多少少察觉到了我回答时的异样。

明日美母亲『今天这么难得早回来了……到底怎么了——啊啦?』

——咔嚓咔嚓。

明日美 「噫啊……啊、啊啊……」

明日美母亲『喂，怎么把门锁上了，明日美把门打开!』

明日美 「不，不行……呼啊……唔嗯……还有一下就……」

——咔嚓咔嚓

母亲察觉到了门口异样的气息，开始激烈地反复拧着门把手。

明日美 「啊呼唔……咕呼唔嗯嗯……嗯啊、啊啊，啊嗯嗯……」

于是——在这紧张的气氛的驱使下，为了早点摆脱困境，我的女性本能苏醒了。我的体腔变得湿润，身体如锻铁般滚烫。

明日美 「啊咕、唔、呼唔唔……啊……」

不用看也明白，被保鲜膜包裹着的棒状物体每次抽动的时候，我的深处都疼得滴下爱液。

明日美 「唔唔……啊哈哈……」

——咔嚓咔嚓!

明日美母亲『喂，你在里面做什么呢!!』

明日美 「哈哈、哈哈……妈妈……再稍等，一下……」

——咔嚓咔嚓!

明日美母亲『明日美、明日美!!』

明日美父亲「……………嗯唔唔……」

就在我的喘息变得急促的时候，沉默的父亲总算微微睁开了眼。

明日美父亲「啊啊……发生了，什么——喂!??」

明日美 「啊嗯嗯……父亲……父亲嗯嗯……」

明日美父亲「你你，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明日美! 喂，快点住手!!」

父亲睁开双眼，终于理解了状况。他扭动着身体想把我震下来，但却发现身体早已被我捆住，不禁面色沮丧，懊恼不止。

明日美 「啊哈哈……父亲，最喜欢你了……」

明日美父亲「你这家伙，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嘛!」

明日美 「当然了哟……因为我最喜欢父亲，所以要把我的处女献上……」

明日美父亲「——什么!?! 啊，啊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不行，这不行……」

因为过分激动，父亲的脸先是通红，又逐渐变青。仿佛要安慰可怜的他似的，我为他加快了腰部的动作。

不，与其说“为他”看起来很伟大这种话——不如说我自己因体内摩擦的快感而苏醒，想要更加强烈地感受它。

此时，我不再是一个温驯的女儿，而是一名普通的、有性欲的成年女性。

明日美父亲「快住手明日美……这可是十恶不赦的啊」

明日美 「为什么？深爱的男女之间的结合，难道不是好事么？」

明日美父亲「我们是父女啊！不能做这种事，快住手」

明日美 「就算是父女，父亲也是男人吧……呼唔嗯，啊哈啊……」

明日美父亲「不要再说歪理了，快住手——、唔”啊」

明日美 「你瞧，父亲你不是很舒服么……都忍不住出声了……唔呵呵」

明日美父亲「……呜!」

明日美 「那个正忍耐着的表情……很可爱哦……我会让你更舒服的……啾啾」

父亲因苦恼而扭曲的表情好可爱，我一边晃动着腰，一边一次次地吻着父亲的脸颊。

明日美父亲「啊，啊……明日美……」

明日美 「父亲和母亲就是这么结合，然后我才出生的对吧？」

明日美 「太美妙了……生命的神秘……啊哈啊嗯嗯……」

明日美父亲「啊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女儿的贞洁……啊啊……」

——咚! 咚! 咚!!

明日美 「真是的，母亲也真拼命呢……啊呼……噫啊、啊啊……」

转着门把的声音一时中断后，母亲好像回到厨房拿了个砧板似的钝器，开始直接破坏门锁了。

房间的门是木制的，母亲力气小，再怎么用力敲打，也没法把门弄开吧。

明日美 「啊呼唔，唔唔，咕唔唔嗯，唔嗯嗯……」

因为母亲的凶恶，我略感焦急，把快感暂时搁置，抱着纯粹的使命感热情地扭动腰部，急切地等待着父亲的射精。

明日美 「啊啊啊……父亲的o茎、变硬了呢……」

明日美父亲「唔……没有，没有……！」

——咚咻！咚咻！！

父亲晃着脑袋皱着眉头否定着我，但他分身倒是老实的很。在我体内，它推开钢笔、开始慢慢膨胀。

虽然阴道内感觉不甚清晰，但在阴道的浅处，分身的勃起已令我能感觉到冠状沟了。

——咚咻！咚咻！！

明日美 「呐父亲……我已经，变成这样的大人了哟……」

我代替双手被绑住的父亲，把发育滚圆的乳房压在他的胸脯上，左右摇晃着，展示它们的柔软。

明日美 「嘻嘻嘻嘻……父亲也是男人呢……有时候也会看我的胸部呢，我知道的……」

如果在这时，女人的自尊被玷污的母亲突然冲进来的话就糟糕了，所以我无论如何也要让父亲射精。

明日美 「怎么样？比母亲的要更大更柔软吧……」

明日美父亲「……完蛋了……我已经……一切都结束了……」

明日美 「才没有那种事……这样一来，就能让救世主大人认同了……嗯呼……」

我趁着现在，一边反复把勃起的乳头贴在父亲胸脯上，一边反复地吻着他。

——咚咻！咚咻！！

明日美父亲「……这简直禽兽不如……」

明日美 「所以，这样才好……」

明日美 「这个世界的道德什么的，必须全部舍弃……啊哈嗯……」

感觉父亲的分身在我体内变得越来越大，都能感觉到那里脉搏的跳动。

——咚咻！咚咻！！

明日美 「啊啊啊啊，啊啊，咕唔……」

明日美 「父亲，在我的体内呢……不在里面不行……嗯呼唔……」

明日美父亲「……啊啊……唔啊啊……」

父亲无法反抗，只得屈服于我。我的私处也充分被爱液滋润，我腰部的晃动也愈加流畅。

明日美 「哈呼唔，唔咕，唔嗯嗯，啊……噫啊，啊啊嗯，父亲！」

因此，这时连破处的疼痛也几乎感觉不到。已沉浸于欲海之中的我，感觉到的只有刺激。

明日美 「噫啊唔……呼啊、啊啊……好舒服……」

这就是性交呢……

第一次的对象竟是亲生父亲，这我从未想过。

但是……因为有爱，所以格外幸福。

明日美父亲「……不行，不行了……不行，了……」

明日美 「哈唔……快点射吧……不然的话，就会被母亲看见的哟……」

——咚咻！咚咻！！

明日美 「哈唔嗯，唔嗯，嗯嗯唔……啊哈哈……父亲，变大了呢……」

明日美父亲「……不行了……不，行……啊啊——！！」

明日美父亲「啊啊”唔……嗯”唔、咕啊啊……」

明日美 「啊！射了！」

在父亲表情因为痛苦而扭曲、同时喊出来的瞬间，在阴道内进射出的炽热，让我欣喜若狂。

明日美 「相机在哪，相机！」

然后我立刻把手伸向手机，

明日美 「哈哈啊啊嗯！」

分身从私处抽出，不禁让我发出了娇喘。趁着余韵还在，我赶紧取下钢笔和保鲜膜。

明日美 「唔呵呵……☆」

第一张照片，是父亲和我的脸，

下一张，是滴着精液的分身，和红得充血的我的私处重合在一起。

明日美 「那么，就发送出去吧……」

几秒后，手机响起电子音，于是第一个课题就大功告成了。

我开心得手舞足蹈，抱紧无言地自责着的父亲。

然后，我用手蘸起第一次看到的精液，把沾满白浊的手指凑近看。

明日美 「哇，真是一股乌贼味呢……」

被好奇心驱使，我舔了舔，果然腥得厉害……

明日美 「射了这么多，一定是一直在忍耐吧……」

父亲即使不想射精、却仍忍耐不住，真是让人同情。我把手指上的精液全部舔了干净。

——咚咔！咚咔！！

——咔叽！

明日美 「啊，锁坏了……」

虽然母亲成功地破坏了门把手，但是想阻止我已经太晚了。在这个时候，我只能体会到身为“女人”战胜了母亲的幸福感。

明日美母亲「喂、明日美——噫啊啊啊啊!!?」

母亲直视到下半身裸露、垂着白浊的丈夫，还有在一旁赤身裸体、表情得意洋洋的女儿……

明日美 「诶嘿嘿……噗啾，啾噗……」

作为决定性的一击，我当着绝望的母亲面前，深深地吻上了自暴自弃的父亲的双唇，像是炫耀一般吮吸着他的舌头。

明日美母亲「啊啊、明日美……你、在干什么……??」

明日美 「啾咕，噗啾……呼啊、最喜欢父亲了……」

明日美母亲「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母亲发出宛如临终一般的惨叫，不愿接受现实地抱住了脑袋。

明日美很满足。

虽然也很喜欢母亲，但是现在仔细想想，其实从小我就把围着父亲转的母亲当对手看待的。

明日美 「呵呵，唔呵呵……」

这样，我成功地让父母都心碎了。

明日美 「唔呵呵，成功了——我成功了!!」

带着高昂的成就感，我打开了通往庭院的窗户，就这么一丝不挂、得意洋洋地离开了家。

明日美 「这个世界上的道德什么的全是荒唐的哟。可不能在意！」

然后，兴高采烈、赤身裸体冲出去的我，

偶然与他人视线相交，

平时内心的软弱又浮现了出来，

明日美 「这也是试炼，忍耐一下吧……」

明日美 「救世主大人的话，肯定能理解我的干劲的……」

我一边凄凉地用电线杆挡住身体，一边赶回等待着我的救世主大人那里。

明日美 「……唔！
疼……」

虽然大多数路面都被柏油铺好了，但还是意外的有不少小石子，让我脚底踩得生疼，

明日美 「加油、明日美……」

而且我因为第一次被男性的性器插入，那股违和感让我的脚步也晃悠悠的。

明日美 「是不是刚才至少应该穿上裙子呢」

我突然这么想到，便用双手挡住胸部和下体，一边慎重的避开周围的视线，一边继续走着。

明日美 「这样回到方舟前就要撑不住了……」

路上停着的汽车·灰色的矮墙·枝繁叶茂的林荫树·通红的自动售货机
……

每当我感觉到人的气息，我就立刻藏在那些东西身后。

在这么战战兢兢的时候，就连周围不认识的人的小声嘀咕也变得刺耳。

要是就这么被他们看见，肯定会认为我是对性有兴趣的露出狂痴女吧。

光是想象，就觉得不寒而栗。

但尊敬的救世主大人质问过我——

「你有抛弃一切的觉悟么？」。

明日美 「是呀，

嗯，是呀……事到如今还有什么不能舍弃呢？」

我对滑稽地藏在线杆阴影里的自己自问自答道，得到了极为简单的答案。

已经舍弃这个世上的一切的我，还有什么踌躇的必要呢。

现在，我已破坏了父母的心灵，脱离了他们的束缚，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以让我留恋的呢？

历史已经证明，走在正义之路上的人，将迎来试炼。

我要为了自己，和双亲的获救开辟道路……要想拯救不承认错误的他们，必须先让自己获救！

清川明日美，什么错也没有。

明日美 「这么沉闷苦恼的世界，真是毫无意义!!」

我放开双手,露出滚烫的胸部和下体。

明日美 「我要生活在美丽的新世界,和重要的人们一起获得幸福!!」

我朝着通红的天空,如宣言般甩出这番话来。我在心中清晰地描绘出救世主大人的笑容,像初生婴儿一样、一蹦一跳地跑了起来。

这也是一个神圣的仪式。

「什么都不隐瞒」→「什么都不欺骗」=『已经不是教师了!』

我已经没有什么要隐瞒的了……即将获得新生的我,没有什么好害羞的。

现在,只要趁着开心,跑回方舟就行了。

想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做起来却不是那样。

明日美 「胸部老晃,跑起来好麻烦啊……」

不带胸罩跑步还是第一次,比母亲还要大的胸部边跑边摇真是困难,我不禁苦笑。

但是……感觉却并不糟糕。

倒不如说看到自己新的一面而感到开心,我袒胸露乳、张开双手跑着。

可悲的人们啊,这就是你们总隔着衣服凝视、总施以非分之想的、清川明日美的裸体哟!

而且还是舍弃了处女,刚成为真正的女人的身体哟!!

想看的话尽管看就好了。

明日美 「观赏费请支付给间宫大人」

救世主大人也在远方,守护着拼命努力的我。

啊,好想尽早回到方舟……

我只想用这纯洁的模样,回到救世主大人那里,沐浴在那位全知全能的大人的祝福中。

明日美 「请再等一下,我不会输的!」

……………

……

明日美 「哈啊,刚好是下班高峰期呢……」

这个时候车站肯定人来人往,要想就这幅样子突破很难呢。

从这里就能看到,路上有放学了的年轻人、一身疲惫的上班族。他们各自神色不同,正踏上归途。

啊啊,顺便说一下,我这叹息也不是怕他们看到我的身体哦。

只是害怕他们失礼地认为我是变态、想把我押送派出所的话，就麻烦了。

明日美 「……唔唔」

话虽如此，可就这么一直凄凉地藏藏在树丛中等人走光，也不是个办法。

而且在完成了最困难的课题——与父亲性交后，我必须快点回到学校、从间宫大人那里领受“救赎之证明”。

如果在这种地方浪费时间的话，会让高贵的间宫大人不开心的。

明日美 「有什么办法么……

啊!」

我东张西望地看来看去，刚好看到一个中年女性骑着自行车在靠近着我。

没错，自行车!

如果骑着比脚程要快的自行车的话，不被蠢货们妨碍就回到学校，也是可能的。

也就是说，这个女人在这么好的时间路过绝非偶然，而是救世主卓司大人对我的关照。

谢谢你，卓司大人!

明日美 「你好，虽然有些对不起你——」

我一边露出当教师学来的假笑，一边就这么毫不犹豫地 from 树丛中走出，来到路上。

大妈 「——唔!? 喂你这人、怎么回事!?!」

中年女性看到了我，吃惊地停下了。

大妈 「出什么事了么，要叫警察么!?!」

看来这位女性心地很善良，一边担心着我，一边从自行车上下来了。

明日美 「呵呵呵，警察就不用了啊」

大妈 「但是你啊……看起来很不对劲啊!」

也是呢，我和愚蠢的你不同，可不普通。

大妈 「那个……在这种时候……啊啊啊……」

女性困扰地看着坦然自若的我，露出惊讶的表情，从自行车上下来了。

大妈 「那里的人等一下! 快点把警察——」

趁着她提起声音在呼喊一旁走着的男性时，
我赶紧跑向她停下的自行车，

明日美 「闭嘴老太婆！这个借我用用」

大妈 「啊！喂，你要去哪！??」

我毫无罪恶感地抢了她的自行车，光着脚拼命地踩着踏板。

.....

明日美 「啦一啦啦一啦～☆」

我骑着抢来的自行车轻快地疾行，穿越那些注意到我而哑然的人们。

明日美 「唔呵呵，不小心来了句“老太婆”！」

明日美 「说出那种脏话，岂不是不配当老师了吗？」

而且还成了有前科的犯罪者哟。

明日美 「噜一噜噜一噜～☆」

在这几个小时，我前所未有地、显著地进化着。

像这样，只是按救世主大人的命令行动，就已经让我渐渐感觉到自己的变化了！

明日美 「如果死最危险的话——人就会祈求着“生”！」

明日美 「如果有比死更危险之物——人就会祈求着“死”！」

明日美 「然而，若说什么样的绝望，能把人逼入绝境、以至将死视为希望——」

明日美 「那便是无尽的、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绝望!!」

我不知不觉想起以前读过的一本有些复杂的书中的话，大声地向通红的天空喊道。

明日美 「哈哈哈哈哈～～！」

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歪理呢？

恐怕是因为……我能感到，自己正处在与“绝望”无缘的喜悦之中吧。

明日美 「喂，小子们，给我让开!!」

我用歇斯底里般的声音大骂前面并排走着的学生，让他们把路让开。

正处在旺盛青春期的他们像看呆了一般，津津有味地，目送着我年轻的裸体。

明日美 「呵呵，想看就看吧——因为是我给你们看的！」

往来的人群将视线聚集了过来，我的体温也逐渐上升。

还有些人拍着那些没发现我的人的肩膀，用手指指着我。

明日美 「嗯嘛！喂，这又怎么了——」

因为这辆自行车没有变速器，所以为了加速，我翘起了屁股、用力踩着踏板。

这个姿势下，我的私处和菊o一目了然，垂在胸前的、摇得厉害的乳房，估计也很引人注目吧。

男行人 「——那是怎么了！真糟糕!？」

女行人 「不好、痴女啊!」

明日美 「呵呵……唔呵呵……」

不只是淫荡的实现，就连愚者的辱骂也让我很开心。

明日美 「唔呵呵、啊哈哈～～～唔☆」

面对骑自行车风驰电掣的我，凡人们自然会好奇地围观了。

而且可悲的是，更多的人一脸高兴的表情……

明日美 「父亲要是看了我这幅身影，肯定会晕倒吧!」

嘛，不过现在父亲也没力气走出家门了。

……抱歉了，可怜的父亲。

但把我的处女献给他了，还是稍微有些开心的。

明日美 「嘿嘿、明日美和父亲做了——!」

根据间宫大人的命令，我——清川明日美，和生父性交了。

明日美 「母亲是和父亲第几次做爱时～怀上的我呢?」

因为父母结婚前都是严谨的教师，所以他俩应该不是“奉子成婚”的吧。

两人规规矩矩、清清白白地交往，严守婚后性交，然后才生下了我。

……虽然做的事情本身没有好坏之分。

第一次性交时还是童男女……稍微有点羡慕。

明日美 「唔呵呵，母亲也总是被那个插入、娇喘连连吧!」

……小时候，我半夜想去上厕所，但因为白天看了吓人的恐怖节目所以去了父母的房间，却不知为何、看见被窝中的父亲压在母亲身上。

当时那两个人人真的是很尴尬呢，现在想想，当时还真是做了坏事了。

明日美 「但是这样，我就能完美地补偿他们了!」

自己一手养大的女儿，把处女作为礼物奉上，这岂不是作为“男人”最高的幸福么？

这仅此一次的荣誉，如果被这个世界的常识所束缚的话，是绝对享受不到的。

明日美 「没错，不能被这个伪善的世界所束缚！」

脸颊上吹来凉爽的风，把我的头发朝后吹去，我已经站在了世界的对立面。

在这个世界上，和生父生母性交的人，禽兽不如。

但我作为女人，成功引诱了年老父亲的射精！

如果还拥有“人的良知”，那是绝对做不到的。

我舍弃了人的身份——

换言之，也就更不是为人师表的教师了！

明日美 「都给我——看好了！！」

一拥而上的优越感让我心情放松，止不住喜悦的喊声。

明日美 「我是能得救的！新的世界是需要我的！！」

怎么样，羡慕吧？

没有志气的你们，就在这个污秽的世界中腐烂吧。

明日美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明日美 「命运之翼——现在正是触碰之时！！」

我高喊着的话，没有什么深刻的意义。

只是在加速地踏着踏板的时候按捺不住心中激动的心情，就荒唐地把脑海中浮现出的语句捕捉下来，就这么高喊出来罢了。

明日美 「唔呼呼，啊哈哈～～！！」

已经没有什么能束缚我了。

因此，也不需要身穿那种不雅的衣服了。

正面吹来的风，让人难以置信的舒服，

我被和宇宙融为一体般的神圣感所包围。

自私，憎恶，悲伤仿佛都消失了。

明日美 「我以前……还一直不知道呢……」

在无垠的解脱感中，我开朗地笑着，蹬着自行车。

『你有舍弃一切的觉悟么？』

明日美 「是！现在的我什么都能做到！！」

至今为止的人生中感觉到的沉闷的闭塞感，仿佛骗人般一扫而空。

啊啊，我已经不会再被别人所束缚了……

明日美 「呵呵，唔呵呵呵……」

来往的人们都会瞬间吃一惊，然后皱着眉头目送我离开。

事到如今，就连这侮辱的目光，都让我感觉舒服。

愚者们不承认自己的下等和低劣，而是对优秀的人纠缠不休、百般刁难——

就像聪明美丽的高岛，被那些垃圾一般的学生们虐待那样——

你们侮辱地看着，恰恰证明了你们无药可救。

明日美 「哈、哈哈——速度再快点！」

自行车终于驶到了陡峭的下坡前，我更加一鼓作气地踩起踏板。

明日美 「咕呼呼——没错没错，再快点!!」

自行车飞一般地冲下下坡，开始了宛如发动机驱动似的暴力加速。

这段下坡相当长，虽然徒步走下去很轻松，但是反过来也知道，要爬上来十分费劲。

明日美 「啊哈哈哈哈！好舒服——!!」

我就像坐上巨大的滑梯滑下来似地发出了童心未泯的大喊。

与四周被金属和玻璃所包围住的汽车不同，直接迎着风的飞快加速，能激起动物本能般的兴奋。

——现在，时速大概是多少呢？

周围的景色“呜咻～”一般往后飞去。

冲击着面庞的空气渐渐变强，就连呼吸都稍微有点困难了。

但是我的脸上就这么浮现出笑容……

明日美 「唔哇一、哇哇——！」

抛开俗世的感觉，与这剧烈的加速成正比，感觉真棒。

明日美 「啊嗯……居然在这种时候？」

也许是因为身体受凉，不经意间尿意袭来。

但是加速到这么快，想突然刹车也办不到吧。

而且现在也完全不想停下。

明日美 「那就没办法了呢～☆」

——就这么尿出去吧!!

这么想着，我把脚从踏板上抬起，像踩在空气的墙壁上一样，张开了腿。

大腿内侧吹来的风更增强了我的尿意，那种新鲜的舒适感让下腹也为之缓和。

明日美 「啊哈哈～～!!」

……就这么一口气排出…………

温暖的尿液进射到大腿内部，然后立刻变成小水珠被往后吹去。

再没什么比这更开心的了!

明日美 「太棒了太一棒了!!」

我感觉现在的我，仿佛已经无所不能了。

明日美 「——哎呀!??」

小便的快感让身体变得奇怪，让下坡的自行车宛如飞一般不受控制地横冲直撞。

明日美 「哈哇，啊哇哇!？」

下一个瞬间，我的身体像断了链条的秋千一般被高高甩起，在通红的天空中嗖嗖打转。

明日美 「啊啊啊～～」

在这时，我的时间仿佛变慢了……身边所有的景色，看起来就像黑白的慢镜头似的。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走马灯」么……?

总觉得这、也不坏……

现实中的神秘体验……真是好棒。

……

明日美 「——哎呀!!

?」

当徐徐靠近的地面接住我的瞬间，我因身体被挤压，发出傻兮兮的声音。

紧接着，从刚离开地面的部位，传来了了什么东西和地面碰撞的闷响。

明日美 「嗯嗯……天旋地转啦……」

明日美 「咦? 没想象中的那么痛??」

旋转数秒后，视野总算恢复。我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却发现一点伤都没有。

四处张望后，发现我落下的地方，是延续到别人家庭院里的草坪。

怪不得地面这么柔软。

然后我抬起视线，看到不远处扭成三角形的女式自行车。

明日美 「啊哇哇，车轮都凹成心型了啊……」

那么猛烈地无限加速、自行车撞上墙壁时的冲击可想而知。

但全裸坐在上面的我，却毫发无伤。

明明被抛飞到几乎能看到住宅区远方隐藏的地平线的高度，却一点事都没有。

明日美 「……这一定是奇迹!？」

对，这是间宫大人引发的奇迹!

从赐予我那辆自行车的瞬间开始，他肯定早就预料到会发生这种事，所以引发了仁慈的奇迹!!

不是那样的话，我不可能毫发无伤。

明日美 「啊啊、救世主大人……谢谢您、谢谢您……」

我双手合十，朝着学校的方向，闭上眼睛、真挚地祈祷着。

这是物理上无法说明的现象——果然是奇迹!!

我不禁激动万分，导致泪腺松弛，脸颊上感觉到热泪滑落。

明日美 「多么温柔的救世主大人啊……」

为了报答他圣洁宽广的胸怀，

也为了让困惑的我真正得到拯救——

明日美 「要坚定地，遵守救世主大人的教诲」

间宫大人憎恨身为“恶”的教师。

可他仍想拯救身为教师的我，赐我试炼，而且还赐我奇迹、让我免于重伤!

明日美 「我要更加坚定地，遵守救世主大人的教诲」

那是被拯救者应当做的事。

我遵从救世主大人崇高的教诲，舍弃教师之身。

舍弃女儿之身，舍弃把教师当做终身职业的可恶父母。

作为被拯救的对象，必须要舍弃一切才行。

可是，对无法舍尽迷恋的我，间宫大人仍慈悲为怀、严厉教导着。

明日美 「对啊，这就全部想得通啦!」

所以最后才会说……

『你有舍弃一切的觉悟吗?』

当然有。

明日美 「我定会舍尽人的一切!」
 请从闪耀的方舟里守望我吧，
 ——我的救世主大人!!

.....

.....

“变成非人”，就是指舍弃一切世俗之身吧。

明日美 「啊呼……嗯、嗯呜呜……呜、啊哈啊啊……」
 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为了达到目的，故意朝着人很多的地方移动。

明日美 「啊啊呜……咕呜呜嗯嗯……嗯啊、哈啊啊啊～～……」
 我用手撑着地面坐在路边，张开双腿，用双手开始玩弄下体。
 ……在众目睽睽之下，玩弄自己的私处。

虽然按这个社会的定义，这是一种犯罪行为，但也是欲壑难平的男人们梦寐以求的事情。

明日美 「哈呼呜呜……咿呜呜……啊啊……哈啊啊嗯嗯嗯……」

来，快活地开始吧。

仿佛能在众人面前若无其事地进行交配的野兽一样……

我要舍弃人的外套，成为伟大的女性。

咕呵呵呵……

「……喂、那个是……」

「呜哇!……怎么回事??」

听到我的喘息声，愚蠢的男人们靠近过来。

明日美 「嗯呼……呼啊啊……啊啊……哈啊、呼呜……」
 他们一定认为，全裸的我是“被强暴后便被丢下不管的可怜女人”吧

.....

或者认为，是“醉酒之后脱光自己衣服的蠢女人”也说不定。

哎呀哎呀……与其在那里自作主张、还不如靠近点来看嘛。

明明只是想观察女人裸体的伪善者而已。

明日美 「咕呜嗯……啊、啊啊啊……呼啊……」

瞧，想要我撑开私处、看得更清楚对吧？

明日美 「嗯呼……啊啊、啊啊啊嗯嗯、嗯嗯呜……」

我慢慢将中指放进里面，边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拧着阴（哔——）。

明日美 「啊、啊啊啊……哈啊啊呜……嗯咕、嗯嗯呜……」

「AV的野外拍摄吗……？」

「呜哦、那还真是走运呀——！」

随着手指很淫荡地动起来，我感觉到，大家的视线集中在了我的私处。

已经没法回头……当然也没那种打算。

以前软弱的我，想必会无法忍受这种耻辱、凄惨地精神崩溃说不定。

明日美 「呼啊啊、啊嗯、啊啊嗯嗯……啊啊啊～～」

如今，我却没有丝毫厌恶，反而成长到被看着反倒更兴奋。

明日美 「哈呼……阴o里面……好温暖～～」

我已经快要将一切都舍弃掉了。

因此……内心和身体才这么兴奋吧。

公司职员 「怎、怎么了……？」

男子学生 「おい、気分でも悪いのか……？」

勇気のある——いや、単にスケベな男二人が、戯れにふける私へ心配そうな声をかけてきた。

公司职员 「要拿水……给你喝吗？」

明日美 「哈呼……不、不用……啊……啊啊啊嗯……」

每当我的手指抽插被撑开的体腔时，我便依稀听到，他们咽口水的声音。

啊哈哈……就那么想看这部位吗？

明日美 「呼……哈啊啊、啊嗯……咕呜呜……呀呜……」

全人类将近一半的人都有这东西——根本没什么好稀奇的。

明日美 「嗯嗯呜……哈啊……啊哈哈、嗯呜……」

噢，但你们没有这东西呀……

那么……不禁看得入迷，也情有可原……

真可怜。

那么，至少把我的温柔，分给你们吧……

明日美 「哈啊啊……今天开始……我就不是处女了……」

明日美 「我……啊呼……跟亲生父亲SEX了哦……」

男子学生 「マジ!? リアル近親相姦??」

若い男の子が思わず手を叩いて喜び、ふと応援されたようで私も嬉しい。

明日美 「呜呼呼……看到没有……这里、撑开给你们看……啊啊……」

明日美 「这个阴o里……呀呜……将爸爸的肉o……」

我用指尖撑开还略残精液的女性器，开始赤裸坦白愉快的少女时代。

就连与敬爱的父母断绝关系也毫不在意……我追忆着几乎将内心和身体融化掉的、充满喜悦的体验……

明日美 「哈啊啊……这里、肉o很干脆地插进去……呜嗯嗯……」

公司职员 「这个……如果是真的话，相当不妙吧？」

男子学生 「膣の奥まで中指入れてるし……とりあえず処女ではないな……」

明日美 「啊呼呜……只品尝过一根肉o的滋味……哈啊……」

我尽量张开双腿，想将私处让大家看得更清楚，潮湿的私处暴露在男人们野兽般的眼光之下。

啊啊……私处仿佛被男人们投来的目光爱抚着一样。

明日美 「哈呼……爸爸还没勃起的肉o……嗯嗯呜……」

明日美 「用我的这里……紧紧地吸住……啊嗯、然后逐渐硬起来……」

我来回玩弄股间的手指粘上爱液，在拇指和o蒂之间拉成透明的细丝，显得非常淫靡……

我品尝过肉棒的滋味，中指也已经知晓肉棒如何抽插，动作比起平时的自慰更加大胆。

……这个快要上瘾了。

明日美 「肉o……竟然变得那么硬……呜……」

明日美 「我……感觉、非常高兴……反复地摆动着腰部给予父亲快感……」

公司职员 「你是处女对吧？难道不痛嘛」

明日美 「嗯……非常……痛……但是、我最喜欢父亲了……」

明日美 「嗯啊……顶到最里面、一口气……啊啊……啊啊啊啊嗯嗯嗯……」

我诉说着与父亲的初次体验逐渐亢奋起来、将另一只手放在胸部上想要追求更多的快感、捏住变硬的乳头像是要让众人观看一样搓揉着。

男子学生 「いい形のオッパイだなあ……ふよふよして零れ落ちそうだよ」

そうでしょう？ 大きさと形には自信があるもの。

うふふっ、お母さんよりもバストが大きくなった時は熊のぬいぐるみを抱いて大喜びしたわ。

まるで自分が「選ばれた女」になれたような気がして舞い上がったものよ。

明日美 「嗯呼……嗯嗯呜、嗯咕、啊呼……呀嗯嗯……」

明明我坐着的地方爱液都已积成水洼，爱液却仍不满足似地、不断从私处溢出来。

明日美 「哈啊啊、啊啊嗯……肉o……变得、非常大……」

明日美 「在我的里面……没留下半点缝隙……呀……呜呜、嗯嗯、嗯嗯呜”～」

公司职员 「呐，你最初是用什么体位SEX的？」

明日美 「我坐在上面……啊啊啊……硬硬地顶到我那里……好高兴……」

父亲的男根勃到最大后，变得能顶到之前顶不到的子宫入口；猛然插进来的那个快感，舒服得让我差点失去意识。

男子学生 「最初が父親で、しかも騎乗位ですか……立派にピッチですね」

明日美 「呀啊啊嗯……别这样说、啊啊……呀啊……咿呜、咿呜呜！」

突然被年龄比我小的男人辱骂，那个瞬间，我感到心脏一紧的快感。

我确实是个怕生的胆小鬼，但老实说，绝对没有什么“攥”属性。

但这种心头一紧的快感……是因为听到了他辱骂般的祝福吧。这样就能想得通。

明日美 「呀呼……嗯咕呜呜……嗯嗯、嗯呜呜……啊、哈啊啊啊……」

——如果在这里，被素不相识的他们、用肉棒插进我那地方的话？

不仅如此，若连后o也被强干的话??

明日美 「啊呼！咿啊”呜、啊啊、嗯咕”呜、嗯嗯嗯呜～～」

光是想象那种情形，我半张的嘴就再次流下口水，脑海中也逐渐染成淡淡的玫瑰色。

父亲的精液……非常温暖、从龟头那里喷发出来的瞬间真是棒极了……

跟父亲的比起来、这群人的精液是什么样的呢……？

虽然肉棒的大小和形状因人而异、但这群人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大家并排着拉开拉链，将肉棒耸立在我面前，那是多么愉快的情景啊……

明日美 「呼啊啊……啊啊、啊嗯、啊啊嗯嗯、去了、要去了」

从腹部深处涌起炽热的快感，我开始无法制止身体的颤抖。

明日美 「哈啊啊、啊嗯、已经不行了……去了、要去了」

公司职员 「喔喔、身体颤抖得更加激烈了啊？」

明日美 「哈啊啊啊、啊啊啊、啊呼、嗯、嗯嗯呜呜呜！」

明日美 「要去了～～～～!!」

观众 「……………喔喔喔」

这个瞬间，我心中好像有什么东西裂开了。

那是自我出生以来、不断束缚着我逐渐成熟的心灵的可憎之物。

可憎之物消失后，从空荡荡的心中涌现出来的，是令人陶醉的清爽。

至今为止的人生，从没经历过的销魂……

仿佛快要升天的快感。

明日美 「哈啊——、哈啊啊——～～……………」

我终于获得自由……

教师……失格、

人类……………失格、

恭喜你、明日美……………

明日美 「……呜呵呵呵呵……」

我舔着被爱液濡湿的手指，微笑起来。

怎么样、间宫大人……

能让您满意吗……………

公司职员 「……啊！喔、喂喂!？」

男子学生 「これヤベエよ！すぐ警察呼んだ方がいいって!」

公司职员 「先送医院更好吧！看她眼神像疯子一样」

公司职员 「总之先打119——喂喂!」

……………咦？

……为何要那么慌慌张张的……………

公司职员 「啊，是的，这里的具体位置吗——喂，这里是几号街？」

明日美 「……………？」

公司职员 「好像是5号……啊啊、已经都搞不清了!!」

男子学生 「俺、近くの交番まで行ってくるわ!」

明日美 「……——啊啊啊!？」

我身体后仰达到高潮的几秒后，看得入迷的男人们总算从淫梦中清醒过来，大声叫嚷着四处奔走。

也许我太得意忘形了吧。

不知为什么，他们的态度瞬间改变，做出现在立刻要将我送去医院的模样。

“伪善者”……我脑海里马上浮现出这个词语。

明日美 「——等等、让开一下!!」

我意识朦胧地站起来，推开阻挡在我前面的男人，跑了出去。

如果警察来的话，赤身裸体的我毫无疑问会被逮捕吧。

警察被看做是守护这个世界的组织——

即能阻碍我们行动的巨大组织之一。

还要送我去医院!？请别把我当傻瓜。

想让我吃药服从你们，简直痴心妄想。

啊啊，跟救世主大人说的一样，这个堕落的世界毫无善意。

明日美 「开什么玩笑、开什么玩笑!」

明日美 「谁会给这个世界当陪葬啊，开什么玩笑!!」

我已经忘记自我，连自己在前往何方都不明白地开始全力奔跑。

总之要离开这个地方才行。

这里聚集太多恶意，太可怕了!

所以我用力踩着柏油路，仿佛要把脚磨破般奔跑起来，

只想尽快回到敬爱的、等待着我回归的救世主大人身边——

明日美 「请救救我——请引导我!!」

.....

卓司 「原来如此……为了来此，你不仅舍弃了教师身份，连女儿身份……不，连人的身份都舍弃了啊」

明日美 「是的……我……已经舍弃一切……」

卓司 「舍弃做人……沦为禽兽……接下来要变成什么好呢……变成东西吧」

明日美 「东西？」

卓司 「嗯，你就成为一个纯粹的东西吧」

卓司 「对，变成我的椅子吧……让我坐在上面」

明日美 「啊，是」

卓司 「……」

卓司 「不对……我的椅子……没这么脏……」

明日美 「诶？」

卓司 「对啊……没这么脏……这椅子真是脏……」

明日美 「那、那个……救世主大人？」

卓司 「救世主？别用那张肮脏的嘴，叫我的名字！」

明日美 「诶？诶诶？」

卓司 「西村……」

西村 「是？」

卓司 「把她当厕所……」

西村 「厕所？」

卓司 「对……把这家伙当厕所来用……」

信徒们开始嘈杂起来。

那也没办法，突然听到我这样说……肯定冷静不下来吧……

特别是男学生……

此等肮脏的女人……作这群家伙的道具想必正合适。

赤身裸体地在外边乱跑，这只是个疯子吧。

也没人叫她那样做。

我只说过，叫她舍弃教师身份而已。

叫她舍弃教师的女儿这一身份而已。

但没叫她赤身裸体地在城里徘徊、偷别人的东西、在大家面前干那种淫荡勾当！

那纯粹只是犯罪，只是犯罪而已！

这家伙是罪人！是犯罪者！

罪大恶极之人！

教师的绝大多数，都是这样！

卓司 「对……她是你们的厕所……」

西村 「我们的厕所？」

卓司 「以后！不管男的女的要上厕所的时候！都在这家伙的嘴巴里解决！」

卓司 「不止小便！不管是大便还是什么！一定得用这家伙的嘴巴！」

卓司 「知道没有！」

男子校生 「我、我……想小便了……」

男子校生 「我、我也是……」

西村 「我先来……」

明日美 「啊、啊啊……」

卓司 「到里面去解决！记得选换气好的地方！」

清川被几个男的带走了。

也看到几个女生尾随其后。

她们纯粹想上厕所吧……

（撒尿声）

（撒尿声撒尿声）……

味道好重……这么多人一起小便竟然臭成这样啊……

但是……被当成厕所，到底会有怎样的感受……

今后，别人一直朝自己头发撒尿，到底会有怎样的感受……

迄今为止，她对厕所做的事情……让她亲身体会一下厕所的感受吧

……

对……身为教师的时候……这女人所珍惜的东西。

教育者的象征……

让她亲自去玷污那东西吧。

被屎尿玷污的象徵。

非常适合她不是吗……

做为教师，这女人随身携带教簿、课本、笔记……我将那些东西收集起来。

将收集起来的東西放在她身下。

然后对她下令，

用自己的小便玷污这些东西。

人群响起欢呼般的骚动。

看来憋了很久了啊。

整个空间弥漫着一股骚味。

有人说，“已经完全教师失格了呀”

有人答，“倒不如说是不配做人吧？”

有人高兴地说，“自己被小便玷污，教簿又被自己的小便玷污”。

对这种无所谓的事……竟感到高兴……

为何要那么高兴？这有什么好高兴的？

无法理解。miscommunication。真心无法理解这群脑残。

这群家伙……

竟然出现将裤子脱下来的家伙……

要上了她吗？

想上了她吗？

你们连这种厕所都想强奸吗？

那是厕所，不是人啊。

不能对非人的东西心生欲念。

那样做的话，你就疯了。

疯狂就是罪。

疯子不是什么绅士淑女。

只是废人。

废到会被警察逮捕。

强奸厕所的话，警察会冲进来抓人的。

啊啊啊啊……

这群家伙到底有多脑残啊。

真的有必要拯救这种家伙吗？

疑问。

疑问疑问疑问疑问。

疑问疑问疑问疑问疑问疑问疑问疑问疑问疑问疑问。

拯救这群垃圾？

疑问？

非矣。

绝非矣！

拯救是必然的！

疑问是毫无意义的！

毫无意义的！

……呼。

对……就是这样没错……

终究只是这样……

所以要拯救这群家伙才行。

所以要帮助这群家伙才行。

对……正是一群愚蠢的家伙、所以我才要拯救他们才行……

那个清川……也必须要拯救她才行。

必须要帮助她才行。

这样才是救世主……

可怜的人啊。

愚蠢的人啊。

正因为这样，你们才是幸运的。

正因为这样，才能得到祝福。

你们被诅咒的生命、

因为罪孽深重才得到祝福。

……

……………

我是有点累了么……

根本没办法参加这种无所谓的狂妄……好想独自清静一下……

我一个人……回到自己的地方。

回到自己的房间……

墙壁上贴着让橘买回来的海报。

魔法少女莉露露的圣像。

这是专业画师认真画出来的正品圣像。

希实香 「感觉如何……救世主大人」

卓司 「啊、哇!」

卓司 「为、为什么你站在我后面啊」

希实香 「那个，当然是为了确认一下我选择的圣像……真棒呀。堀之口老师的画」

卓司 「你……对这很清楚吗?」

希实香 「嗯，当然啦。我基本算是个臭宅嘛」

卓司 「臭宅……像你这样的女生，不会被人这样叫吧」

希实香 「不，被人说的很惨哦」

卓司 「你既不是丑女也不是肥婆……算不上臭宅吧……」

但是……欺负什么的，跟对方是丑女还是肥婆啥的，根本毫无关系

……

倒不如说稍微可爱一点的女孩，对她们容貌的中伤会更加惨烈……

嘛、虽然只是忌妒而已……

希实香 「嗯，买来的东西相当不错」

卓司 「嘛，这张海报确实不错……」

希实香 「呜呜嘻嘻嘻嘻……那我先告辞……」

希实香 「啊，对了对了，可以开始乱交吗？」

卓司 「噢，西村要做吗？」

希实香 「嗯，跟赤坂惠和北见聪子」

卓司 「噢，毕竟是约定，随他搞去吧」

希实香 「呵呵呵呵……那就开始 3 P 吧」

希实香 「其他人也可参加吗？」

卓司 「你也想参加？」

希实香 「啊哈哈哈哈哈，即使是开玩笑我也会揍您的哦，救世主大人」

卓司 「……你这家伙啊……不用说的这么夸张吧」

希实香 「哎呀，可是呢，您刚才的确所言欠妥嘛」

卓司 「啥欠妥啊……打算让赤坂和北见去做吧」

希实香 「没错，因为这是救世主大人的命令」

卓司 「哦……那要是我命令你也去参加呢？」

希实香 「请让我全力拒绝」

卓司 「这可是救世主的命令哦」

希实香 「……」

希实香 「您若下达这种儿戏般的命令，我是怒难从命的，那时候请索性杀了我吧」

卓司 「……什么？」

希实香 「因为我是救世主大人的手下，应该服从救世主大人的命令。但如果是没意义的儿戏，就请立刻杀了我吧」

卓司 「……」

这家伙怎么回事……

还以为……这家伙已经……成了感情完全崩溃的信徒了呢……

卓司 「原来如此……救世主的工作便帮忙，但儿戏便拒绝么……」

希实香 「没错，想对我乱开玩笑的话……就请杀了我吧，救世主大人」

一开始……我还以为这家伙只是因为恐惧才追随我的庸人……

因为她的反应让我这么认为……

但是，后来她让我感到异样的反应也很多……

第一次见面时的眼神……

果然那眼神……里面有杀意么？

但是，为什么这家伙会对我有杀意？

卓司 「你这家伙……从第一次见面起……就在右边的口袋里藏了什么吧……」

希实香 「哦？不愧是……救世主大人呢」

卓司 「拿出来……」

希实香 「是，如果这是命令」

橘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刀。

相当好的刀啊……杀人都没问题了……

卓司 「这是什么……」

希实香 「啊，这个啊。是EXTREMA RATIO BF 2 Tactical Tanto。很帅吧」

卓司 「呃，这我不懂……话说回来……带着这种刀，会被警察逮捕吧……」

希实香 「啊，那绝对没问题。因为他们想不到，我这种女孩子会带这种东西的」

卓司 「这不能说没问题吧……而且，你为什么总是随身带着这种东西啊……你这家伙……」

希实香 「这是少女的爱好」

卓司 「哪来这种少女爱好。太危险了，我要没收」

希实香 「诶诶诶。这可是我拼命攒零花钱买下的啊」

卓司 「不要在这种东西上这么拼命」

希实香 「因为是喜欢的动画的主人公用的刀啊。我实在是太想要太想要了，忍不住就攒零花钱买了」

卓司 「哼一……真是古怪的女人啊……」

那个时候，她悄悄拿在右手上的就是这个啊……这家伙那时是想要做什么……

希实香 「啊哈……感觉您瞪着我呢……难道是不相信我么？」

卓司 「不……没什么…随你便……我是救世主……你也搞不出什么名堂……就不强制没收你的小刀了」

希实香 「啊哈哈哈哈……还是不相信我呢……」

卓司 「除了信任还有别的问题吧……那种野蛮的小刀……难道你，也和西村他们一起……」

希实香 「没错，打算捅那帮黑社会几刀」

卓司 「我，我说啊」

希实香 「您看，只要是救世主大人计划的障碍，无论用何种手段都要排除掉。这才是部下的做法，不是吗」

卓司 「犯得着这样吗……」

卓司 「嘛，也好……随你便了，比起这个……方舟的监管就拜托你了……」

希实香 「是，交给我吧。还有，让他们就这么啪啪乱交可以么？」

卓司 「嘛，也行……但为什么要这样？」

希实香 「想要控制信徒的心的话，维持非正常空间不是很重要么？还有绝对的睡眠不足……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卓司 「原来如此……也有道理……」

希实香 「一直持续的乱交，会把他们反思的时间、连同睡觉的时间一并剥夺。加上救世主大人的药，我想应该能创造出这种情形来」

卓司 「嘛……应该吧……」

希实香 「可以部分委托给我吗？」

卓司 「信徒的管理么……」

希实香 「没错。要是出了什么乱子、或者不能相信我的话，就立刻杀了我吧。诅咒也行，物理攻击也行……」

希实香 「啊，对了。既然这样……」

橘就这么把匕首的柄递给了我，明明曾那般拒绝过的。

希实香 「请用这个吧，锋利超群哟」

卓司 「噤……我是救世主……就你那点斤两，不用这种东西，我也能秒杀」

希实香 「是是，我完全了解了。但万事有不测，还请带上吧」

卓司 「哼……我知道了」

希实香 「那么，我就先告辞了」

卓司 「啊啊……」

卓司 「……」

橘希实香……真是个谜团重重的女人……

嘛，虽然不能完全信任……但还是很好使唤的女人……

把方舟托付给她也没问题吧……

卓司

「呼唔……」

凝视着橘选择的海报。

魔法少女莉露露的圣像……确实画的不错。

靠这个，下次见面的时候，就能见到完整的她了……

这么说来……

说是今天晚上，莉露露酱的父亲要降临呢……

莉露露酱的父亲……

被称为神的存在。

远超人类认知的存在。

今晚，我将与神相遇。

神会是什么模样呢？

据说神是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那么神也和人长得一样么？

卓司

「去屋顶上看看么……」

昨晚在那个屋顶上，与形而上的存在相遇了。

今晚，在那最接近天空之地……想必又会有一番邂逅吧……

莉露露酱所说的……父之神……

我会与那个存在相遇么……

卓司

「哼哼哼……总之先去看看吧……」

从地基开始，有个没完没了的铁梯……不知为何，它与C栋屋顶的通风管刚好相连。

直接……对着天空……

今天的天空……似在等待着什么……

卓司

「没有风呢……」

卓司

「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感觉不到……」

虽然试着上了屋顶……但是屋顶却与平时别无二致。

卓司

「……钟声」

卓司

「诶？钟声？」

看了下手表，不禁惊呆了。

时间是……11点38分。

为什么这种不上不下的时候会有钟声？

这是？

卓司 「咕哇」

卓司 「怎，怎么了……」

卓司 「脑，脑袋，脑袋要裂开似的……怎么回事……怎么了……」

卓司 「啊啊……」

卓司 「啊啊、眼前……眼前有……这是什么……门……门的对面是…海？」

卓司 「海的对面是……什么？」

卓司 「那是电线？电线么？」

卓司 「电线一直持续到海的对面……这是用来输送什么的电线？」

卓司 「为什么……这里的风景是……窗户……」

卓司 「窗户的对面明亮无比……蔚蓝……碧蓝……到处都是蓝……」

卓司 「墙壁是白色的……洁白的……这么白真是不安不安不安…没办法……」

卓司 「白色的房间好可怕」

卓司 「蔚蓝的大海好可怕」

卓司 「这里……放松得让人恐惧」

卓司 「放松得心都要坏了……美丽的蓝色、美丽的白色……能放松接受的恐惧……散发着迷人的香味」

卓司 「这里就是……分界线」

卓司 「分界线的波浪中……传来嘎吱嘎吱的声音」

卓司 「放松地听着嘎吱嘎吱声，在脑袋里响得厉害，唔唔唔……不过很放松……」

卓司 「恐惧是安全的，洁白的」

卓司 「安全的、宛如美丽的蓝色墙壁一般的天空」

卓司 「封闭的天空覆盖着我们，很令人放心」

卓司 「被遮挡住的蓝色，从白色的窗户中透来美丽的风景」

卓司 「倘若真有众神，应该也如这洁白的墙壁、充满蓝色的光芒吧」

卓司 「白色的墙壁，就是光之圣母张开的双手」

卓司 「宛如天才造就的光之圣域」

卓司 「玫瑰念珠的教会……天才马蒂斯所看见的……神圣的空间……」（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1869—1954）法国著名画家）

卓司 「包容着我的一切……」
 神存在着。
 就在此处……
 世界的全部……
 都化为印象。
 我看见神的身影。
 神圣的父的身影。
 神圣王国的父亲。
 他展现出的宇宙法则，是旋律与秩序的和谐。

卓司 「来……神啊……展现你的身影吧」
 白色的光凝聚成一个形体，
 形成了终极的存在。
 天父。
 Father。

卓司 「……」
 神 「……」
 神登场之歌。
 还没有等到歌，日期就变化了……
 。

† p493

‡ p547

第二章†

7月17日

It's my own Invention

「大人」

「请起来」

卓司 「嗯嗯…」

「请快来」

卓司 「唔嗯嗯嗯……」

「请快点起来」

卓司 「……这里是？」

有种轻度的记忆混乱……

睡醒的时候本来就是这么一回事……事到如今也不值得在意……

希实香 「是方舟」

卓司 「方舟？」

方舟？方船……你说这片校舍的地基？

卓司 「方舟吗……」

比起那种事情……

卓司 「比起那种事情……」

现在……到底几点了啊……

卓司 「现在是……几号的几点啊」

希实香 「我看看……17号的刚过14:00吧……」

2点啊……我睡过头了呢……

虽然睡过头了但身体还是很倦……

嘛，这也是常有的事情……

卓司 「昨晚呢？」

希实香 「什么？」

卓司 「昨晚怎么样了？」

希实香 「你问昨晚怎么样了？首先主语……有点……不明确」

卓司 「啊，不……主语是我，我是问我离开之后大家的情况……」

希实香 「原来如此，报告现状吗？让我想想，在救世主大人出门之后，大家也一直是那副样子」

卓司 「那副样子……」

卓司 「他们在干什么？」

希实香 「自从救世主大人说，让西村君去侵犯她之后，就一直在做那种事」

卓司 「西村不是不在吗……」

希实香 「啊，是这么一回事。救世主大人」

希实香 「那个……在那边……」

橘一边说一边指向角落里。

希实香 「该怎么说呢。西村君在做完爱之后，就一动不动了」

卓司 「啊……是这样呢」

希实香 「我本来以为他是累得睡着了……但似乎有点累过头了，现在连跳动一下脉搏的力气都没有了」

卓司 「连跳动一下脉搏力气都没有……一般不都是说他已经死了吗？」

希实香 「怎么办？要用救世主力让他复活吗？」

卓司 「没有那个必要吧……」

希实香 「是这样吗？」

卓司 「他之前是那么的想要做爱。现在愿望实现了，所以就无需再动了
吧」

希实香 「啊，说起来，救世主大人，是说过那样一句话吧……」

卓司 「我是利用他想做爱的感情来治疗他的伤的……既然他本人都没有活下去的意志了，自然动弹不得」

卓司 「接下来就看他自己的求生意志了……」

希实香 「啊，原来如此……因为自己没了求生意志，所以动弹不得！真是说出来会刺伤很多人心灵的大道理呢」

卓司 「啊，就是这样……」

卓司 「话说……你还真是醒不腻啊……」

希实香 「啊，我一点都不困哦。自从喝了救世主大人赐给我的圣药之后……」

卓司 「啊……那个啊……因为那个是万能药嘛」

卓司 「那么我又怎样呢？」

希实香 「哎呀呀……您忘记了吗？」

卓司 「嗯……总是不时的会有这种事情……估计有一部分是因为黑波的攻击……」

希实香 「太，太过分了……明明昨晚对我是那么温柔的……」

卓司 「唉？难道说我……把你？」

希实香 「是的，温柔的陪我一起跳舞」

卓司 「哎？」

希实香 「用一种“来欣赏我的舞步吧，嘿～嘿～！”的感觉狂喜乱舞哦」

卓司 「狂喜乱舞了？」

希实香 「该怎么说呢……救世主大人在昨晚回来之后，心情非常好的样子。」

卓司 「心情……很好……」

希实香 「是的，非常有劲地唱了首歌」

卓司 「歌……」

歌……天台……

好像稍微记得一点……我在天台上遇见了神……虽然看上去是个像涂鸦一样的大叔……

那家伙把神之歌……

神之歌？

怎么回事……

很多地方想不起来……

卓司 「很来劲吗……算了……话说回来还真吵啊……」

希实香 「吵？」

卓司 「我说那个。那边的乱交吵死了……那些家伙一直在侵犯吗？」

希实香 「是的，不管是什么人……都搞到让人捧腹大笑的程度」

希实香 「嘛……听说那种药能让性交的快感大幅提高……同时还能麻痹时间感」

卓司 「这样啊……是这么一回事啊……」

希实香 「是的」

卓司 「哼……嘛也都无所谓了……」

头在疼。

是因为那个圣水吗……

那个圣水，本来是浸在纸上来用的药物……一点点量貌似就能发挥极大的效果……

因为到处泼洒了它的原液……嘛会头疼也是正常的……

但是……我明明用圣波净化过了的，为什么头会疼呢……

其实……是脑袋肿了个包……

也许只是单纯的撞到头了吧……

我一点都想不起来……

卓司 「话说回来……清川呢？」

希实香 「清川？啊你说厕所吗？」

卓司 「你，你啊……真过分啊……」

希实香 「您在说什么啊，命名者就是救世主大人啊」

卓司 「嘛，是这样没错……那么清川人呢？」

希实香 「我想想。今天清川老师的行程安排，首先上午是救世主大人要让她去见识下恶魔，所以带她走了……」

卓司 「我吗？去哪了？」

希实香 「……我是不太清楚啦……大概是在校园里吧，您还真敢在那种下了戒严令的校园里四处走动呢，救世主大人」

卓司 「嗯，因为我是救世主嘛……那么？在那之后呢？」

希实香 「回来了。两人都平安无事」

卓司 「然后呢？」

希实香 「清川老师呢，在那之后说什么“恶魔和救世主大人长得一模一样”，整个人都吓坏了……就在那边……」

卓司 「那边？」

远处有个人颤抖着缩成一团。

那是……清川吗……

为什么会怕成那样啊……

希实香 「您给她看了什么啊？」

卓司 「不晓得……确实是给她看了什么……但我记不清楚了……话说回来，橘」

卓司 「现在几点了？」

希实香 「我看看，现在……正好是 17:00 呢」

卓司 「这样啊……已经五点了啊，时间过得真快呢……」

希实香 「是这样吗？啊，对了对了，救世主大人」

卓司 「怎么了？」

希实香 「我有件事要报告哦～」

卓司 「报告？」

希实香 「是，就是那个」

希实香 「好像是在做完爱之后……就不动了哦……西村君」

卓司 「嗯……嘛，我想也差不多会那样……」

希实香 「我本来以为他是太累睡着了……但是他身体僵硬到超级难以想象的程度哦……那样睡的话不容易睡踏实吧」

希实香 「救世主大人，不能再用魔法让西村君恢复过来吗？」

卓司 「没有那个必要了吧……」

希实香 「是这样吗？」

卓司 「我是利用他想做爱的感情来治疗他的伤的……既然他本人都没有活下去的意志了，自然动弹不得」

卓司 「下面就看他自己的意志了……」

希实香 「常言道，大多数事情，最终都是要看自己是否有干劲……嗯，说得很对」

卓司 「但是……真是吵啊……那些家伙，真是不眠不休也不知厌烦啊……」

希实香 「嗯，一点都不想睡哦。一喝下救世主大人赐我的圣药。我也超有精神的哦」

卓司 「嗯，因为那是万能药啊」

卓司 「那么……现在是几点了呢？」

希实香 「我看看，现在……正好是 19:00 呢」

卓司 「这样啊……已经七点了啊……真快啊……」

希实香 「正所谓光阴似箭呢」

卓司 「是啊……时间的流逝有些异常……」

卓司 「时间……时间……啊，对了，橘」

希实香 「什么？」

卓司 「现在……是几点了？」

希实香 「我看看，现在……正好是 20:00 呢」

卓司 「这样啊……已经该吃晚饭了啊……虽然肚子不是很饿……」

希实香 「肚子都不会饿呢……真不愧是万能药哦。干脆不叫它圣药，叫它仙豆吧！」

卓司 「不……别擅自改变名字……」

希实香 「话说回来，我突然发现……晚上八点才吃晚饭是不是有点不对头啊？」

卓司 「不，我家基本上是晚上八点吃晚饭……你们家不是吗？」

希实香 「我家基本上是六点左右。救世主大人家晚饭吃的真晚呢」

卓司 「才不晚呢……是你们家吃得太早了吧……」

希实香 「是这样吗？」

卓司 「你看，如果六点的话，夏天太阳不还没下山吗」

希实香 「是，是这样哦」

卓司 「那样还算是晚饭吗？」

希实香 「哎～但是……不是因为是在傍晚吃，所以才叫晚饭的吗……？」

卓司 「那样的话，要是在冬至那天，你们家难道会在五点左右吃晚饭吗？」

希实香 「嗯，差不多就是那样的啦」

卓司 「原来是那样的吗……」

希实香 「是的，是那样的」

卓司 「除你以外的那些人怎么样了……」

卓司 「我想想……」

那些家伙已经没救了……不管怎么想，都不是干那个时候……

其他还有……我想想……

卓司 「清川呢？」

希实香 「在那边发抖哦。不厌其烦地在那不停地“好可怕好可怕哎哎”什么的」

卓司 「那边？」

远处有个人缩成一团发抖。

那是……清川吗……

卓司 「她为什么那么害怕啊？」

希实香 「她把救世主大人和恶魔搞混了，差不多就是“唔哎～好可怕～啪啾～”之类的感觉」

卓司 「你啊……根本就没打算说明清楚吧……」

希实香 「不，现在我只能努力说明到这种程度了」

卓司 「这样啊……话说起来……那堆乱交里看不到西村的身影啊……」

希实香 「啊，对了。有件事要拜托救世主大人哦」

卓司 「拜托？」

希实香 「是的」

希实香 「请看那个」

卓司 「那个？」

希实香 「那个好臭！」

卓司 「到底是怎么回事？」

希实香 「做完爱之后，他说了句“我累了～唔嘿～”啥的就睡着了，之后瞳孔放大，身体僵硬，而且居然还开始腐烂起来」

希实香 「那个好臭的……救世主大人，快帮帮忙，把他复活吧。夏天生东西容易变坏，很麻烦的！」

卓司 「那是不可能的啊……」

希实香 「是那样吗？」

卓司 「我是利用西村想做爱的感情来治好他伤口的……我是没法让已经实现愿望的人再活过来的……」

卓司 「话说回来啊……那些人吵死了……还真是不眠不休不知厌烦啊……他们已经干了几个小时了啊？」

希实香 「不知道……我不太清楚……那个观察起来很有趣的哦……后来声音都哑了，变得不像是女人的声音……简直就是老太婆的声音啊」

卓司 「什么叫不太清楚……是从昨天开始的吧？话说现在是几点了啊？」

希实香 「我看看，现在是……20:01呢」

卓司 「这样啊……已经到那个时间了啊……」

希实香 「话说回来……请看那个」

卓司 「那个？」

希实香 「那个貌似是西村君」

卓司 「为什么会变得那么大？」

希实香 「变大？很大吗？」

卓司 「差不多有……那个啥？差不多有牛那么大概吧？」

希实香 「牛啊？我是不太清楚牛到底有多大啦……」

卓司 「你没见过牛吗？」

希实香 「是的，在哪里能见到呢？」

卓司 「那当然是在牧场啦」

希实香 「在屋顶上吗！」

卓司 「对，就是牧场……有一大堆牛哦」

希实香 「是这样啊……屋顶上有一大堆牛啊……好像很有意思呢」

卓司 「很有意思吗？」

希实香 「因为蓝天下有一大堆牛哦？」

卓司 「的确呢，蓝天下有一大堆牛……在绿色的草原上……」

希实香 「绿色？绿色的僧兵？」

卓司 「先不说这个，那个变得像牛那么大的西村是怎么一回事……」

希实香 「对对，从刚开始西村君虽一动不动，可又是瞳孔放大，又是腐烂，甚至还膨胀起来，烦死我了」

卓司 「变得像牛一样大的话，想动起来也够呛吧……」

希实香 「牛不怎么活动吗？」

卓司 「是啊……我见过牛背上停了一堆鸟的样子哦……偶尔也会有相当大的鸟停在上面」

希实香 「很大的鸟吗？」

卓司 「嗯，啊，对对……就是那种感觉……」

希实香 「那种感觉？」

巨大化的西村身上停着一只鸟。

停着一只白色的鸟。

那个是白鹭吧？

卓司 「鸟就是那个样子停在上面的哦……」

希实香 「不对！那不是鸟哦！」

卓司 「是鸟啊……那是白鹭哦」

希实香 「那是天使。是天使想要把西村君带走」

卓司 「不对……橘你没见过白鹭吧」

希实香 「是的，我确实没见过……那么那东西就是白鹭吗？」

卓司 「没错……牛背上偶尔会有白鹭停在上面休息翅膀……巨大化的西村在白鹭看来，正好可以做栖木吧」

希实香 「是这样啊……那就是白鹭……」

希实香 「那么为什么教会之类的地方经常画着白鹭的画啊？那种画经常有人画呢」

卓司 「教会里有白鹭的画？」

这家伙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是因为鹭和欺诈同音吗？

批判基督教？

卓司 「还真是富有智慧的表达手法啊……」

希实香 「纸～灰？」

希实香 「啊……天使大人飞走了」

卓司 「话说回来……橘」

希实香 「怎么？」

卓司 「清川呢？」

希实香 「在那边缩成小小一团……缩的就像老鼠一样小……说不定会被谁一脚踩死！」

希实香 「救世主大人，请想想办法，帮帮小小的清川老师！」

卓司 「不……凡事都要多角度看待……逆向思维。变得像老鼠一样小的清川不是很好吗……」

希实香 「很好吗？」

卓司 「对，身体像是老鼠一样小的话，不是不管是多小的地方都可以……都可以进去吗」

希实香 「是这样呢」

卓司 「也就是说……可以从全人类的嘴里侵入体内……」

希实香 「嗯，确实可以呢！」

卓司 「是的。把小小的清川放进大家的嘴里吧！」

希实香 「嗯，放进去放进去！」

卓司 「对！就让能从人嘴里侵入的清川，给全人类装上天线吧！」

希实香 「嗯，装上装上！」

卓司 「对，那样的话，就可以将我神圣的教诲直接传达给人类！」

希实香 「嗯，传达传达！」

卓司 「这样一来，应该……应该可以让更多的民众……回归天空！」

希实香 「嗯，回归天空就是溺水，这是溺水的准备工作！」

卓司 「对！」

希实香 「嗯，溺死溺死！」

卓司 「对，让人类沉醉在我的演说里……然后沉溺……」

希实香 「嗯，让他们彻底听懂，并且记住！」

卓司 「对！」

希实香 「我也好好记住了！」

卓司 「是吗！」

希实香 「是的！」

卓司 「那真是太好了！」

希实香 「太好了！请表扬我一下！」

卓司 「那可不行……这点程度，通常不值得表扬吧……」

希实香 「不行吗……」

希实香 「哈哈……不行啊……」

卓司 「不，不对……看你那么失落的话……稍微一点，或者说是……」

希实香 「稍微一点？或者说是？」

卓司 「表扬你一下…怎样？」

希实香 「好。有人表扬我，我会很高兴的」

卓司 「这样啊……那我就稍微表扬你一下……」

希实香 「来，请表扬我吧」

卓司 「橘，干得好！」

希实香 「啊，虽，虽然您能表扬我是很好……」

希实香 「但是那个……我觉得您要是不叫我橘……而是叫我希实香的话…我会更高兴……」

卓司 「原来如此……比起橘，希实香更好吗？」

希实香 「对。比起菊，吸湿性更好！」

卓司 「这样啊，希实香……你做的太好了！」

希实香 「太好了！我成功了！希实香被救世主大人表扬了！」

卓司 「高兴吗！」

希实香 「尤里卡？」

希实香 「……那个……那个是……」

卓司 「怎么突然这样问……」

卓司 「尤里卡是……古希腊语的『找到了』的现在完成式……还是说是动画片？」

希实香 「是的！就是这个！我找到了！」

- 卓司 「找到什么？」
- 希实香 「找到救世主大人了！」
- 卓司 「救世主？你在说我吗？」
- 希实香 「对，我找到救世主中间宫卓司大人了！我找到非常重要的东西了」
- 卓司 「这样啊……太好了呢」
- 希实香 「太好了！我能找到救世主大人，真是太好了！」
- 希实香 「那个，作为找到您的纪念，能抱住您吗？」
- 卓司 「不，不行……我不提供那种服务」
- 希实香 「是，是……是这样呢……救世主大人不可能会提供让人抱住的服务呢……」
- 卓司 「你……想抱住我吗？」
- 希实香 「是的！我想抱住您」
- 卓司 「那就找那帮干的热火朝天的人，不就解决了吗？」
- 希实香 「我揍你哦救世主大人！」
- 卓司 「别打我……你当救世主是你仆人吗……」
- 希实香 「但这是救世主大人的不对！根本就不对！不是那回事！我冲高的灵混与性欲无关！」
- 卓司 「不念冲高……是崇高……还有不念混，是魂吧……你居然晓得这种又老又小众的笑话啊……」
- 卓司 「嘛，无所谓了，既然与性欲无关的话……你去抱住那边的柱子不就行了……」
- 希实香 「不是这么回事！非常地，相当地，误会大了！差别大了！希实香是想要抱住救世主大人才对！」
- 卓司 「有那么大差别吗？」
- 卓司 「如果不是性方面的东西的话……那大概就是，睡觉的时候……不抱住什么东西就睡不安心，之类的吧……」
- 希实香 「嗯，您真是善解人意。我就是睡觉时不抱住什么东西就睡不着哦」
- 卓司 「是这样啊……」
- 希实香 「所以今天根本睡不着。或者说根本就不想睡……」
- 希实香 「今天呀，我一直在看救世主大人的睡脸！」
- 希实香 「但很可惜的是，救世主大人睡了10分钟就醒来了，没怎么看到睡脸……」
- 卓司 「别看啦……那种东西……」

希实香 「如果惩罚只是下地狱，那我要看！因为我根本就不怕死，而且我这种人死掉的话，铁定是要下地狱的」

希实香 「但是…如果救世主大人坚持不愿意的话……嘛，那我就只好放弃了……如果真是这样我就放弃」

卓司 「不……看看我的睡脸这种小事，也犯不着下地狱的……而且我也没把话说绝……」

希实香 「那么，我可以看吗」

卓司 「嘛……虽然我并不是完全同意……」

希实香 「既然不让我抱住你，那就允许我这样做吧」

卓司 「你在说什么啊……莫名其妙……」

希实香 「就是莫名其妙！」

卓司 「话说回来……清川的那件事……」

希实香 「要把清川老师溺死对吧？」

卓司 「谁说要那么做了……白痴啊」

希实香 「对，对不起，我搞错了。那个？是想要把清川老师怎么办？」

卓司 「那么……那个清川人呢？」

希实香 「啊，清川老师在那边小型化了哦」

卓司 「成功小型化了吗……」

希实香 「对，成功小系花了！」

卓司 「那样的话就按照计划来吧……」

希实香 「舅俺找系花来吧！」

卓司 「嘿嘿嘿……让小型化的清川侵入全人类的嘴里……然后把我的话直接传达给他们……」

希实香 「对！然后把我的话直线斯大林！」

卓司 「嘿嘿嘿……那么赶快去把清川叫来……」

希实香 「是」

卓司 「这是什么？」

希实香 「有什么问题吗？」

卓司 「笨，笨蛋，给我看清楚！」

希实香 「哎？」

鸣哇！好大！」

明日美 「唉？」

卓司 「根本就超过 2 米了吧……」

希实香 「根本就粮米……超过粮米了呢……」

希实香 「明明光晾干粮米就已经很难了……
也就是说已经有散米了？」

卓司 「喂，希实香」

希实香 「是，是的」

卓司 「你刚才就在那边嘀咕个啥」

希实香 「对、对不起，我不该炒股！」

卓司 「不……没和你炒股……」

希实香 「草菇？」

卓司 「所以说，我说的不是这些」

希实香 「对，对不起您说的不是这鞋！
您说的都是那鞋」

卓司 「不是说成功小型化了吗？」

希实香 「对，对不起……我确实是收到了那样的报告……」

希实香 「在现在的战况下，貌似情报网出现了混乱……」

希实香 「两面突围非常困难……好多的弹幕……好多的敌人……」

卓司 「你，你在说什么？」

希实香 「哎？那个……是在报告现在的状况……」

卓司 「所以说……为什么没有小型化？」

希实香 「短刀？」

希实香 「是这样啊！短刀！是这样呢！」

希实香 「我明白了！请交给我吧！请把一切都交给我希实香。
是短刀对吧！也就是说要用它来切东西对吧！」

希实香 「我去找！我这就跑步去找！」

明日美 「那，那个……」

卓司 「短刀……切东西？」

明日美 「请，请问救世主大人……要，要做什么……」

希实香 「救世主大人！虽然没找到短刀但是找到了裁纸刀！就用这个来切
吧！」

明日美 「哎？切？怎么回事」

希实香 「是这样做吧！」

明日美 「痛!」

希实香 「啊，这可不行!
老师你要是逃走的话就没法切成小块了!」

明日美 「不，不要啊! 怎，怎么回事!」

希实香 「啊，不，不行的! 不能逃走的!」

明日美 「橘，橘同学你快住手」

希实香 「这可不行哦! 老师! 老师要被短刀给小型化，然后登上全世界人民的餐桌哦! 哎」

明日美 「不，不要!」

希实香 「进入全世界人民的嘴里，来帮助救世主大人! 来，不要动!」

明日美 「哇，呀」

希实香 「因为已经超过粮米了! 已经是散米了! 要是超过散米的话就没法打包了!」

明日美 「呀」

那家伙……在做些什么啊……

虽然我明白她好像是在……为了我在努力做些什么……但那全部都是无用功……

话说……就算说是要切……用那种裁纸刀也啥都切不了吧……

每当希实香切上一刀，清川身上就多了一道擦伤。

两人在巨大的方舟中不停地你追我赶。

清川相当的拼命……而希实香已经气喘吁吁了，但仍在努力着……

卓司 「那家伙……不是田径部的吗?」

卓司 「为什么跑得比清川还慢啊……」

差不多绕了方舟五圈之后，希实香回到这边来了。

希实香 「哈，哈，哈……真不愧是超过粮米了呢……普通攻击根本无法对抗……」

卓司 「你的普通攻击一上来就是裁纸刀啊……从出发点来说就够危险的啊……」

希实香 「是的……就算用那个也敌不过她
要是我手上有EXTREMA RATIO的话」

卓司 「别，动起那种真刀的话，真的会死人的……而且我觉得，这只是因为你跑得太慢了……」

希实香 「……那个……就是因为我跑得实在太慢，我才进田径部的……我觉得自己已经跑得相当快了……」

卓司 「那是……妄想」

希实香 「妄，妄想吗？受到打击了」

卓司 「现在，就我所见……你跑的……实在是无法形容的慢……」

希实香 「怎，怎么会，我以为我跑得像羚羊一样快的……」

卓司 「跑得简直就像懒洋洋……」

希实香 「您这比喻太让我伤心了……」

卓司 「比起那种事情……希实香？」

希实香 「怎么了？」

卓司 「现在几点了？」

希实香 「好的，我看看呢……现在是 2 0 点 0 2 分。

简直就是光阴似箭呢！」

卓司 「确实是呢……」

卓司 「那么……也差不多该布道了吧……现在太阳已完全下山，时间上正合适……」

希实香 「好的，我去召集他们过来」

卓司 「不用去召集他们也没关系……让想听的人听听就行了……」

卓司 「在那之前……」

我得找个座的地方……

于是希实香……

希实香 「是要椅子吗！」

卓司 「啊，对……是椅子没错……」

希实香 「昨天，好像是预订要清川老师当椅子的对吧」

卓司 「啊，对……是这样啊……那又怎么了？」

希实香 「为什么又不行了呢？」

卓司 「正如我昨天说的……那家伙实在太脏了，我没法坐……因为她是个奸淫无度的家伙……」

希实香 「奸淫是……
是指做爱吧……」

卓司 「嗯，就是这样……奸淫无度的家伙是不行的……做那种事情……」

卓司 「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一直不停的那样做……」

卓司 「嘛，我也懒得逐一去惩罚他们……」

希实香 「我！是处女！」

卓司 「哈，哈？」

希实香 「甚至连接吻都没有过！」

希实香 「连男生的手都没有牵过。因为我至今为止都讨厌男人」

卓司 「哈……所，所以呢？」

希实香 「那个……我不能做椅子吗……」

卓司 「哈？」

希实香 「那个……我不能当救世主大人的椅子吗」

卓司 「椅子？你？」

希实香 「是的。我想我会加油的」

卓司 「不……并不是加油不加油的事情……所谓椅子啊……是一种惩罚啊……」

希实香 「没有那样的事。支撑救世主大人的全部体重，为什么会变成惩罚呢」

卓司 「呃……当然是惩罚吧，通常，按常识来说……」

希实香 「就算那样，也请您考虑一下」

卓司 「请，请我考虑啊……该怎么办呢……」

为什么她会想做那种事……这家伙……真的是让人搞不懂的人……

嘛，算了……反正也只有布道那一会……

卓司 「嗯……虽然搞不太清楚……那么希实香。来当我的椅子吧……」

希实香 「是」

……唔。

这样不太对吧……

被当作椅子的悲壮感……或是罪恶感……人椅本来应该有这样的感觉的……

我坐着这种兴致高昂的椅子……根本就没有半点魄力……

卓司 「我说啊。希实香……你知道那个吗？四天王」

希实香 「啊！有很多种呢！

搞笑四天王啥的！偶像四天王啥的！不会出的游戏四天……」

希实香 「哈唔」

卓司 「你这家伙……想尝尝众神之怒吗」

希实香 「对，对不起」

卓司 「我是说守护四方的护法神的那个四天王。那种四天王的塑像，一般都是踩着恶鬼对吧」

希实香 「虽，虽然我不太清楚，但既然救世主大人这么说，那就肯定是这样吧！」

卓司 「不，并不是那回事……恶鬼一脸痛苦地被踩着……你知道是为什么呢？」

希实香 「是因为……痛吗？」

卓司 「嘛，从恶鬼的角度来看是这样没错，但从佛像的意义上来看又怎样呢？」

希实香 「佛像的意义吗？……我想想，是在表现疼痛的事情？」

卓司 「这不还是一样吗……怎么可能啊……」

希实香 「那，那么……是表现人生的苦恼……」

卓司 「那又不是啥近代艺术……为什么佛像要去表现那种抽象的东西啊？」

卓司 「这啊，是为了通过踩踏恶鬼，来突出站在上面的四天王」

希实香 「是为了粘在……丝甜网……我明白了」

卓司 「你没明白。我是说，你这样兴高采烈是不行的」

希实香 「高才烈是坏人对吧。我明白了」

卓司 「关于这一点，请给我注意一下……」

希实香 「是！」

真的明白了吗……这人？

希实香 「我准备好了！」

希实香 「完全没问题！」

卓司 「所以说……我说啊……希实香……你这家伙……」

希实香 「是，我现在已经充满恶鬼的感觉了」

卓司 「那样是不行的吧……」

嘛，算了……真是的，感觉这家伙好像从今天早上开始，就真的不正常了……

这是什么眼神……

就跟小狗一样嘛……

感觉上……就像是要坐在狗身上一样……

好像我这边反而产生罪恶感了……

希实香 「救世主大人」

您大可放心！一屁股坐下来吧！她那闪着亮光的眼神像是在这样说……

真是的……感觉好像怎么做都无所谓了……

卓司 「……」

似乎在不知不觉中……人好像又增加了的样子……他们都是从哪里聚集过来的啊……

卓司 「那么……」

希实香 「是」

卓司 「椅子不准回话」

希实香 「啊对不起」

希实香 「啊……」

椅子露出好像很高兴的表情。

好像感觉很充实的样子……

嘛，这家伙估计是一心想要帮上我的忙……

嘛……无所谓了……

卓司 「各位听我说！」

卓司 「各位！看看蹲在那里的渺小存在！」

卓司 「看看在那里蜷缩、蹲着发抖的人！」

卓司 「那正是，昨天为止还高傲地对我们实施洗脑教育的、被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人！」

卓司 「在世界末日的面前，她居然因为恐惧，而比你们更加狼狈地发抖！」

卓司 「那副样子你们看到了吗？那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应有的模样吗？」

卓司 「没错！正是如此！那才是教师这一职业的真面目！」

希实香 「呜呜……」

从希实香的嘴里漏出了声音。

她满脸通红地，好像在忍耐什么。

嘛，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吧……这样趴在水泥地上还被人骑着……就算一开始没问题……也会逐渐受不了。

希实香 「呜」

我和希实香眼神交汇。

于是她笑了一下。

满脸通红地……用含着泪水的眼睛……

我没事的，的表情？之类的东西吧……按这家伙的意思……

嘛……这样一来反而会比较好吧……

卓司 「对，正是这一事实，证明了在当今世界充斥着谎言！」

卓司 「迄今为止，教导我们所谓世界真理的，竟是像她这样、只会缩成一团瑟瑟发抖的人！」

卓司 「所以你们要把她当厕所……」

卓司 「以后，在这里的所有人，无论小便还是大便都去找她……明白了吗」

卓司 「那么……他们所隐藏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卓司 「比如说，有这样一则故事……这只是一个寓言故事」

卓司 「是太古时代，人类创作出来的寓言故事……」

卓司 「古代，北欧神话中身为神的洛基，吞食了女巨人安格尔柏达的心脏……让她生下了三个孩子……」

卓司 「它们全部都是令人恐惧的怪物……其中之一是巨狼……芬里尔」

卓司 「一开始，众神以为它只不过是普通的狼……所以众神想要饲养它……」

卓司 「然而，这头狼……最终成长到甚至连神都可以咬死……小小的狼成长到连众神都可以杀死」

卓司 「一开始，众神用名为“雷锭”的铁锁拴住这头狼」

卓司 「但是被成长巨大的芬里尔轻易地咬断了……」

卓司 「然后，众神用力量最为强大的……被认为是上下九个时代最强的铁锁——德洛米把它锁住……」

卓司 「但是，进一步巨大化的芬里尔，将它也轻易地咬碎了」

卓司 「众神感觉到了恐惧。因为它将神打造的钢铁轻易地扯断了……」

卓司 「终于，众神打造了最后的枷锁——格莱普尼尔……」

卓司 「格莱普尼尔已经不再是钢铁了……它的意思是『噬欲者』……是用世界上的六种概念制成的、绝对解不开的封印」

卓司 「因此，世界上失去了六种概念」

卓司 「芬里尔是什么？」

卓司 「即便一开始是渺小的存在，但最终巨大化到无人可挡的芬里尔，是什么？」

卓司 「就算用众神的钢铁枷锁也无法束缚……不断巨大化的东西是什么？」

卓司 「使用噬欲者才能束缚住的它，是什么？」

卓司 「那就是欲望」

卓司 「欲望的的真相，就是芬里尔」

卓司 「能够束缚不断巨大化的欲望的东西……唯有拥有无限的速度、甚至能将其吞噬殆尽的格莱普尼尔」

卓司 「格莱普尼尔将欲望吞食殆尽……在芬里尔巨大化之前就将它的手足吞食殆尽……于是……不管是芬里尔还是格莱普尼尔，都散播到了世界上……」

卓司 「散播到世界上的『噬欲者』……在人类面前以所谓货币的形式出现」

卓司 「并非钢铁的格莱普尼尔，变成了金子银子、宝石！」

卓司 「它贪婪地，吞食一切事物的真相！格莱普尼尔的真相是货币！芬里尔就是被它所束缚的、人类永无止境的欲望！」

卓司 「芬里尔通过被货币吞食，才能被束缚住！」

卓司 「人类那令人恐惧的欲望并不是通过钢铁的枷锁，而是通过噬欲者才得以被束缚！」

卓司 「那么……下面是……第二个出生的东西的故事……」

卓司 「第二个从女巨人安格尔柏达的子宫里出生的……女神赫尔……」

卓司 「赫尔……正如她的名字……象征着地狱」

卓司 「但赫尔的真相并不是地狱」

卓司 「她的真相是掌管死亡之人……所谓掌管死亡是什么？」

卓司 「只有她可以在死与生之间往来……」

卓司 「据说阿萨神族的一位……赫尔莫德，为了乞求她复活阿萨神族的巴德尔，而来到了赫尔的面前……」

卓司 「面对他的乞求，她悲伤地说……」

卓司 「擅自复活死者，是扰乱全部世界的秩序的行为……我不可以复活他……」

卓司 「甚至连众神都无法免于死亡。都无法逃避死亡」

卓司 「然后，赫尔她……即便对方是神，也无法颠覆这一定理」

卓司 「为什么？」

卓司 「那是因为，死是绝对的」

卓司 「因为，甚至对于掌管它的她来说，死也必须是完全之物」

卓司 「赫尔是什么？」

卓司 「赫尔并不是死亡本身」

卓司 「死只不过是赫尔掌管的东西……是被赫尔引导的东西」

卓司 「赫尔是什么？」

卓司 「那正是，对存在的不安！」

卓司 「对生的不安，那才是赫尔的真相」

卓司 「赫尔并不是死。赫尔才是生其本身，是生的分界线其本身！」

卓司 「所谓死，所谓掌管死亡，就是掌管对存在的不安！」

卓司 「赫尔就是对死的恐惧感」

卓司 「赫尔莫德为什么想要复活阿萨神族的巴德尔？」

卓司 「那是因为他害怕死亡」

卓司 「如果死不是可怕的东西的话，那就没有让巴德尔复活的意义了」

卓司 「就像是老虎没有必要在空中飞行……就像是老鼠没有必要在水里呼吸……就像是人无法掌管死亡一样……」

卓司 「没有必要刻意去回避死亡！」

卓司 「死是应该接受的东西！」

卓司 「赫尔就是恐惧……赫尔就是不安」

卓司 「绝对的恐惧……无法制止的……一次又一次造访的恐惧……对未来的恐惧……逐渐巨大化无限化的恐惧……那就是不安」

卓司 「所谓不安，就是对尚未到来的，对未来的恐惧」

卓司 「将恐惧预支……才有了不安」

卓司 「那和欲望有些相似……赫尔和芬里尔有些相似」

卓司 「欲望和不安有些相似」

卓司 「欲望和恐惧有些相似」

卓司 「人类永无止境的欲望……最终也就是永无止境的不安」

卓司 「所谓货币，就是预支人的欲望……利用货币可以实现所有的欲望，并将它的代价预支到永远的未来……」

卓司 「所谓货币，就是将现在的欲望不断预支的格莱普尼尔……所以货币永无止境」

- 卓司 「还有恐惧……不断持续的恐惧……和不安是一样的!」
- 卓司 「赫尔就是不安……是不断持续的恐怖的连环……是被预支到未来的恐怖……死……那就是赫尔的真相!」
- 卓司 「但是只有一点不同」
- 卓司 「虽然芬里尔被格莱普尼尔束缚住了……但赫尔却站在纳吉尔法的船上，凝视着我们……不断凝视着……」
- 卓司 「对死的恐惧，就这样被搁置不管了!」
- 卓司 「然后是最后一个的故事……」
- 卓司 「最后是……衔尾蛇……无限的故事……」
- 卓司 「最后从安格尔柏达的子宫里诞生的……是巨蛇……耶梦加得」
- 卓司 「耶梦加得自出身那一瞬间开始，就是令众神恐惧的异形……」
- 卓司 「害怕它的众神，将它耶梦加得丢到了海里……」
- 卓司 「被丢到海里的耶梦加得……进一步巨大化……它的身体一直延伸到宇宙的尽头……」
- 卓司 「不可思议的是……到达了宇宙尽头的尾巴，不知为何出现在相反方向的耶梦加得的面前……」
- 卓司 「耶梦加得咬住了尾巴」
- 卓司 「然后，在那瞬间，最大之物，化为了无限。最大的宇宙被封印在了无限的环中」
- 卓司 「众神，尤其是众神之中最为强大的雷神，一次又一次地挑战这条巨蛇……但是，每一次的结果……甚至包括将来，都已经注定是以平局告终」
- 卓司 「众神的黄昏」
- 卓司 「太古的寓言这样说……」
- 卓司 「耶梦加得醒来，世界最后的一天到来了」
- 卓司 「一切都被烧尽，一切都被水淹……一切的存在都将迎来终结……」
- 卓司 「耶梦加得和雷神以同归于尽告终……其他的众神也悉数死亡……」
- 卓司 「然后在那时，新的世界将会诞生……」
- 卓司 「只有赫特密密尔的森林被烧剩下来……在那里躲过火焰的名叫利布和里普特拉西尔的两个人类，将在新的世界里生活下去……」
- 卓司 「那只不过是一个寓言故事……」
- 卓司 「要问为什么的话，因为耶梦加得就是」

卓司 「循环性……永恒回归……永续性……永远……圆运动……死与再生……破坏与创造……宇宙的根源……无限性……不老不死……完全性……全知全能……的象征」

卓司 「杀死它……只不过意味着一切重头再来」

卓司 「也就是说，耶梦加得与雷神的同归于尽并不是终结，只不过是开始而已……」

卓司 「那是因为，耶梦加得咬住在宇宙的尽头遇见的自己的尾巴的那一瞬间……」

卓司 「它就成了无限……」

卓司 「在那宇宙的尽头……耶梦加得的头和尾巴相遇的地方……」

卓司 「那尽头才是……那片尽头的天空才是……我们应该回归的地方……」

卓司 「只有身处那个地点的人，才被允许在新的世界从头来过……才被允许重生……」

卓司 「尽头的天空……那正是……能结束一切的天空……终之空！」

希实香 「呜呜呜」

卓司 「呜？」

卓司 「什么……」

希实香 「呜呜！」

希实香 「哈」

用尽全力……是该这么说吗……

她颤抖着，用纤细的胳膊和腿再一次将我撑了起来。

卓司 「希实香……你这人啊……」

希实香 「呜呜」

希实香左右摇头，否定着。

这家伙在否定什么啊……被压垮的事实？还是想说自己还能继续？

希实香那纤细的胳膊的颤抖已经不是摇晃，而是战栗了；脸色也与其说是红色，不如说是红得发光……

虽然还有很多事情必须要说……

卓司 「我的话完了……」

希实香 「呜」

卓司 「唔……」

希实香 「咻～」

这家伙……昏过去了吗……

这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

卓司 「呼……一天三次，给每人平均分配小剂量的圣水……然后，稍微舔一点圣药来代替面包……那样的话，就感觉不到空腹和干渴了……」

卓司 「这是为什么呢……」

希实香就这样昏过去了……嘛，也确实辛苦她了……

但是……为什么这家伙会这么拼命呢……

其他人为什会聚集到我身边我倒是明白……明白得不能再明白了……

只是，我觉得他们和这家伙的这种干劲有一点不同……

初次见面时的微妙的不对劲……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一开始会有那种不对劲。

她和水上及悠木……若槻姐妹及音无的那种不对劲完全不同……并不是那种形而上的差别……不是那种存在的异物感……而是更加朴素的……

这家伙欺负过高岛……然后害怕高岛的诅咒……才来到这里……

因为不想死才来到这里……在这一点上，她与赤坂惠和北见聪子……以及其他大多数人一样……

但是这家伙的眼神……

初次见面时的眼神……以及，让她监视濑名川时的声音……

她毫不动摇，将濑名川引向死亡……

现在想起来的话，那样的闹剧真的骗住了这家伙吗？

赤坂和北见……为了让她们相信我的预言，我做了充足的表演……

但是这家伙，硬要说的话……就像一开始就告诉了她我的底牌一样……

能够察觉到那并不是什么诅咒……而是我自己在诱导濑名川的，只有这家伙一个人……

即便如此……

为什么这家伙，会最忠实地、最自我牺牲地，帮助我呢……

希实香 「如果惩罚只是下地狱，那我要看！因为我根本就不怕死，而且我这种人死掉的话，铁定是要下地狱的」

希实香 「但是…如果救世主大人坚持不愿意的话……嘛，我只好放弃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放弃」

那句话……就算说那是因为毒品而胡说的……也太奇怪了……

若不是为寻求救赎而来的人，那么……

不……也可以说那是正因为被毒品打开了心扉，才说出来的真心话

……

这家伙……到底在想些什么啊……

希实香 「嗯嗯嗯……」

希实香 「唔!？」

希实香 「这，这里是？」

卓司 「这里是我的房间……」

希实香 「哎？哦哦，我是怎么到这里的？」

卓司 「是我搬过来的」

希实香 「哎？难道说……是公主抱？」

卓司 「嗯……」

希实香 「唔……可恶啊啊啊啊啊！」

卓司 「怎，怎么了？」

希实香 「请不要在我昏过去的时候对我做那种服务」

卓司 「才不是什么服务……」

希实香 「啊，时间不能倒回去吗……吃大亏了……」

卓司 「吃亏呢……」

希实香 「对，吃大亏了……」

卓司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啊……」

卓司 「嗯……到时候了」

希实香 「您要去哪里啊？」

卓司 「屋顶上哦」

希实香 「哎？又要去外面吗？」

卓司 「嗯，从这里能够直接登上屋顶哦，到C栋的屋顶上……」

希实香 「啊，是这样啊，所以您才会时常不见踪影啊……那个，我本来有点觉得，您那是超能力」

卓司 「不，有个普通的梯子哦……虽然很长」

希实香 「那，那个……救世主大人……」

卓司 「怎么了？」

希实香 「昨天……我看您晚上好像……非常开心……」

卓司 「嗯，因为我好像听到神之歌了……虽然实际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希实香 「我也想去」

卓司 「不……那是不可能的吧」

希实香 「不行吗？」

卓司 「与其说是不行……不如说是因为相当危险，前天还有数亿白天使和
黑天使在战斗……作为救世主的我是没问题啦……但是你就」

希实香 「没关系哦。只是危险的话没关系的」

希实香 「我随时都可以死……所以，无论多么危险都没有问题……」

希实香 「但是，可以的话……可以的话，我也想要看看救世主大人所看到的
风景……您所看到的景色……就算一次也好，能不能和我分享呢？」

卓司 「怎，怎么了突然这么郑重……」

希实香 「哈哈哈，对不起……我平时胡闹过头了呢……所以这种事情不适合
我呢……」

卓司 「……」

卓司 「我明白了……但是出了什么事的话，我可不管哦」

希实香 「真，真的吗」

卓司 「因为屋顶上接近天空……白波和黑波都自由地混杂在一起……如果
被黑波抓住的话……大脑或许会被烧坏而死哦……」

希实香 「我求之不得哦……病毒杀不掉就格式化嘛。就算如此我还是想看
……从屋顶上看到的风景……」

卓司 「呵呵呵……我明白了……」

救世主不该这么做……

但真的是这样吗……也许这也是因为预定和谐……

……

也不一定……并不是一切都会按照神的意愿进行……

嘛，算了……就算再多想也无济于事……

带她去也没关系吧……因为我是这样想的……

我决定带她一起去……

日期变更的信号……

世界最后之夜接近了……

7月18日

It's my own Invention

夜空中响彻钟鸣。

宛如与群星共鸣的铃声……

希实香 「好厉害呢。夜晚的学校，屋顶什么的」

希实香 「啊，对了……差不多，到了该吃药的时间了哦……给，救世主大人」

卓司 「啊，啊啊……」

希实香把胶囊递给我……希实香把磨成了粉末的圣药一个个灌入了胶囊中。

希实香 「但是，这个胶囊是救世主大人和我私用的哦」

卓司 「是这样吗？」

希实香 「嗯，其他的基本都是混入了安息香酸钠的药物了……那些都是留给喜欢性爱的孩子们用的」

卓司 「安息香酸钠？」

希实香 「基本上，出售的药物中都掺着呢。安息香酸钠别名又叫安纳咖，混入兴奋剂中能让人产生异常的性生理兴奋」

卓司 「这样啊……但是，我通过白色波来改变分子排列的话，应该也一样吧……」

希实香 「嘛，主要是气氛嘛。气氛。这个胶囊是只属于我和救世主大人的东西……两人用的胶囊」

卓司 「两人用的胶囊啊……」

希实香 「是的，那么，没有水就请直接咽下吧」

卓司 「你倒是把水带来啊……」

希实香 「啊哈哈哈哈，忘记了」

两人分别把各自的胶囊放入口中……咽了下去……

神圣的药品……神圣的胶囊。

卓司 「话说回来……你这家伙，还真是知道不少东西呢」

希实香 「啊，药品啥的吗？我姑且也算科学部长这种深度神经质呢」

卓司 「神经质？什么意思？」

希实香 「啊，就是心理不健康的人。我所以了解很多药品的事情」

希实香 「不过说回来，我在医院被开了不少处方……因为产生了兴趣，所以抱着好玩的心情在网上详细的查了成分啊什么的……」

卓司 「真是性格阴暗啊……」

希实香 「是，所以说如果，就这么生活下去的话，我将来的梦想就是当个自宅警备员。自宅警备员以外的工作一律不接受，大概会这么说吧？」

希实香 「那就算是疯狂科学家了吧？」

卓司 「了吧……就算你这么问……我也搞不懂啊……」

希实香 「话说回来夜空还真是遥远啊」

卓司 「啊，那是因为……在这里看到的天空……夜空基本都是从远的离奇的地方传过来的光啊……」

希实香 「远的离奇的地方传来的光啊……这么说的话，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是很久以前的光呢……」

卓司 「噢，是这样……」

希实香 「总觉得，好羡慕呢」

卓司 「羡慕？」

希实香 「嗯，我的声音只能传达身边的人……有时即使连身边的人也听不传达不到……谁都听不见我的声音……」

希实香 「反正，不能传达给身边的人的话，索性……传达给遥远彼方的、某个素昧平生的人算了……」

卓司 「遥远彼方的某个素昧平生的人吗……」

希实香 「嗯，就是因为这个，我才羡慕群星呢」

卓司 「羡慕群星吗……原来如此……」

希实香 「对了。救世主大人能唤起数不清的奇迹呢」

卓司 「怎么了，想把群星唤来吗？」

希实香 「才不是那种少女趣味的事情呢。那个，在这里的屋顶，能触摸天空吧」

卓司 「在屋顶触摸天空？」

希实香 「嗯。C栋有四层。现在我们在屋顶上……就是说站在五楼」

卓司 「啊，是站着呢……」

希实香 「那就把它一层层地加高吧」

卓司 「谁来？」

希实香 「救世主大人啊」

卓司 「我说啊……」

希实香 「就由我，来发出信号。用这个特殊警棍来敲打栅栏」

卓司 「喂……为什么你这家伙……还带着那种东西啊……」

这家伙总是把小刀啊警棍啊……这种凶器悄悄地带着。

卓司 「我说啊……」

希实香 「上了哟一」

卓司 「啊……」

希实香 「唔哇……」

被敲打了的栅栏扭曲了。

在那里，散落着魔法般美丽的声音和光芒……

希实香 「救世主大人NICE!」

卓司 「诶？」

注意到的时候，C栋已经变成了五层。

看来，在希实香的信号下，奇迹在一瞬间被唤醒了。

希实香 「奇迹好厉害！不愧是我的救世主大人！那么继续了哟!」

希实香又敲断了一根栅栏。

在那里魔法再次进发。

与之配合，我唤醒了奇迹。

卓司 「哈」

希实香 「现在六层了哦。让我们就这样前往宇宙的尽头吧，救世主大人」

希实香 「啾啊」

卓司 「嗯」

希实香 「哈」

卓司 「喝啊」

希实香一根根地敲断了栅栏。

被希实香敲打的栅栏，碎成声音。

被敲断，纷纷化做旋律。

希实香 「好厉害」

卓司 「呼呼呼……」

希实香 「是声音哦声音」

卓司 「哈哈哈哈哈……」

正被毁灭的世界。

希实香开心地把警棍挥来挥去。

宛如指挥家一般，电波也很好。

我也配合她，唤醒着奇迹。

救世主的奇迹。

建筑物的层层升高！

希实香把物质化为声音！

我又把声音化为物质。

逐渐往天空延伸的、我们所在的屋顶。

逐渐逐渐地延伸。

希实香 「这是音乐啊」

卓司 「哈哈……这话说出来，音乐家们会生气的哦……」

卓司 「不过倒也挺般配的……」

希实香 「这么美妙的声音怎么会不般配呢。多么美妙的旋律啊」

卓司 「噢，也是啊……的确……」

希实香演奏的破坏……全部变为了动人的旋律……

希实香 「呀哈哈哈哈哈。是旋律哟一」

这么说着，她没拿警棍的另一只手上，不知为何高高举起了天平。

卓司 「哈哈哈哈哈……你是傻瓜吗，为什么拿天平啊」

希实香 「啊哈哈哈哈哈，为了称称上帝的重量！所以拿天平啊！」

这么说着，希实香把天平向空中高高地举起。

希实香 「来，上帝啊，请乘上天平的一侧吧。另一侧上面已经为您准备好，放上了旋律了」

希实香 「是旋律哦，我负责旋律，然后救世主大人负责奇迹」

希实香 「来，上帝啊，来吧。请乘上这个天平吧」

卓司 「哈哈哈哈哈，这是什么组合啊……为什么会是奇迹和旋律啊」

希实香 「才没有那种事哦一。上帝就是旋律哦！」

希实香 「上帝就是旋律哦一」

希实香 「我，现在明白了！上帝就是旋律哟一」

卓司 「你这家伙啊……把救世主抛开不管，擅自说着什么呢」

希实香 「来，让我们继续往上攀升吧」

终于，我们来到了云端之上。

立于比世界上所有建筑物都要高的地方了。
 这样，宛如巴别塔一般。
 像这样滥用奇迹，终归会惹怒神明吧？我这么想着。

卓司 「喂喂，现在这简直就是巴别塔嘛」

希实香 「这可是伊卡洛斯哦」

卓司 「伊卡洛斯？」

希实香 「嗯，用蜡固定翅膀，朝太阳飞去的人的故事」

卓司 「最后怎么样了」

希实香 「从空中掉下来死掉了啊哈哈哈哈哈哈」

希实香 「伊卡洛斯真是笨蛋呐，和太阳靠的太近，都没有注意到用蜡粘上的
 翅膀都融化掉了呢」

希实香 「但是，我们不会输的哦！因为这里有救世主大人嘛」

希实香 「朝着天空一个劲儿冲吧！」

卓司 「我还不知道呢。你这家伙，真的想干掉上帝吗」

希实香 「要是能干掉的话直接就下手了！这个混蛋！」

希实香 「因为，因为，我认为啊」

希实香 「要是上帝的话，他一定一直从天上俯视我们吧」

希实香 「俯视我们所有人，知道我们所有的事……」

希实香 「就是那种故作温柔、俯瞰众生的家伙。真是个讨厌的家伙」

卓司 「你这家伙，这玩笑可开不得啊……」

希实香 「啊哈哈哈哈哈哈……」

希实香的警棍明显折了。

但她却看上去很开心似的笑着。

很开心似的破坏着。

破坏和旋律。

警棍和音乐。

希实香 「这就是音乐啊」

希实香 「啊哈哈哈哈哈哈」

希实香的警棍，已经坏的连前段都没了，但那声音却依然在继续。动
 人的旋律一直持续着。

在我们身边，在这个屋顶上，旋律持续着。

卓司 「哈哈哈哈哈哈……」

在声音响起时，奇迹也同时在继续。

我们逐渐升到了月亮的旁边。

希实香 「月亮啊。是月亮啊。月亮女神啊一」

卓司 「哈哈哈哈哈……」

无限连锁的声音。

无限连锁的奇迹。

我们逐渐接近宇宙的尽头……

希实香 「不，不好」

卓司 「怎么了？」

希实香 「因为已经涨到好～高了……待我回过神来，才发现这个屋顶在以好～快的速度旋转哦」

卓司 「噢……因为地球在自转嘛……」

希实香 「哈哈哈哈哈……糟糕了糟糕了！」

卓司 「你这不是很开心吗」

希实香 「超开心的！这不是当然的嘛」

希实香 「啊！」

希实香喊出了至今没有过的、奇怪的声音。

希实香 「有牛」

卓司 「哈？」

希实香 「这里有一大群牛耶」

卓司 「诶？」

这么说来，我定睛一看……屋顶上的确充斥着牛。

卓司 「为，为什么牛会？」

希实香 「啥叫“为什么”呀～。说屋顶上全是牛的，不是救世主大人吗」

卓司 「屋顶上有牛?!」

牛哞哞地叫着。

旋律优美动听。

我们已经身处远离地面的宇宙正中了。

希实香 「牛还是第一次见到呢一好大啊，还在跳舞呢」

卓司 「牛在跳舞？」

我转去视线的瞬间，的确牛在跳着舞。

灵活地用双足步行，跳舞。

希实香 「Dance啊。Dance。Dance」

希实香 「是在栅栏外面的舞蹈哦」

卓司 「栅栏外面的舞蹈？」

希实香 「嗯。这里已经突破了地球的重力圈……脱离了束缚住一切的重力，获得了自由」

希实香 「世界上第一次的在栅栏外的舞蹈，啊哈哈哈哈哈」

栅栏外面的舞蹈。

我们，在重力触及不到的遥远的地方……遥远的星空下，跳着舞。

这的确，是人类首次的无重力舞蹈啊。

希实香 「无重力舞蹈啊」

希实香的身体在宇宙中漂浮。

希实香在空中如痴如醉地跳舞。

卓司 「傻瓜，那样在空中跳舞，能看见内裤哦」

希实香 「没问题哦。看见的只有救世主大人嘛」

卓司 「你急需节操」

希实香 「啊哈哈哈哈哈。节操还是有的哦。因为我还是处女嘛，连初吻都还没有过嘛」

希实香 「但是内裤没问题。说到底就是布罢了。又不是被看见了阴o」

卓司 「不要说阴o！」

希实香 「嘎，嘎，嘎，阴o阴o阴o～我就要说我就要说～有啥不能说的嘛～三俗词汇啥的吃屎去吧」

卓司 「胡说八道」

无重力的舞蹈。

牛群……

闪耀着的群星。

希实香也在跳舞。

在宇宙的正中心跳舞跳舞跳舞。

我也在跳舞。

和神没有关系。

只是在跳舞。

因为很开心所以在跳舞。

因为很快乐所以在跳舞。

希实香 「人生不快乐一!! 不快乐的事情一大堆! 但是最棒了! 人生最棒了一! 这才重要!」

希实香 「哈, 哈, 哈, 一堆不幸的事情其实都是赠品大礼包吗? 救世主大人!」

卓司 「怎么可能赠送那种东西」

希实香 「诶一才没有那种事哦一不幸的事全是附送的赠品哦一最令小朋友兴奋的不幸大礼包哦」

卓司 「令小朋友兴奋的不幸大礼包, 这不好吧」

希实香 「来, 到底怎么样呢! 打开看看吧! 今天的不幸的赠品, 里面到底是什么」

卓司 「哪有那种东西啊」

希实香 「这不是有吗, 你看。就在眼前啊」

卓司 「啊, 真的」

希实香 「啊哈哈哈哈哈, 救世主大人不知道蒂蒂尔和米蒂尔的故事呢一真是没用的救世主大人啊一」

卓司 「为什么, 蒂蒂尔和米蒂尔是谁」

希实香 「蒂蒂尔和米蒂尔, 是为了寻找不幸大礼包的青鸟而在世界上旅行的。然后乘上了前往宇宙尽头的银河铁道」

希实香 「您瞧, 乘务员来了。我们的票哪里都能去, 就连捕鸟人都羡慕不已呢」

希实香 「仙鹤的停车场! 快看天蝎之火! 我们已经通过了半人马星村, 到了南十字星站了」

希实香 「是星祭之夜! 在这星祭之夜……我和救世主大人在天气轮之丘上呢」

希实香 「因为没有容身之所嘛。星之祭是人类的祭典……那里没有青鸟的容身之所」

希实香 「所以, 青鸟向着银河逃去了……越逃越远」

希实香 「但是, 本以为已溜走的青鸟…」

希实香 「却被麦o劳当成早餐, 摆放了出来……」

希实香 「所以! 请打开不幸的附赠大礼包吧」

卓司 「不晓得你什么意思」

希实香 「啊哈哈哈哈哈……没有什么意义哦。是气氛。是音乐。来吧，把大礼包打开吧」

希实香 「救世主大人，打开吧，打开吧，打开来嘛。人家想看看，救世主大人打开的样子」

卓司 「真是的……真拿你没办法……」

眼前出现的谜一般的小包……

箱子上写着Amazonu。

哪里寄来的大礼包啊……

我一边发牢骚，一边打开了箱子。

希实香兴奋地在旁偷看。

结果不幸的本体到底是什么呢？

卓司 「唔哇」

希实香 「呀唔」

不幸放出七色的光芒……然后升到了我们正上方……

美丽地爆炸了。

希实香 「哇哦」

从箱子里接连不断地，升起七色的光……在我们头顶上炸开。

希实香 「啊——这样啊……」

卓司 「怎么了？」

希实香 「总觉得……小时候的疑问……刚才解开了……」

卓司 「是什么？」

希实香 「上升的烟花，从底下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呢……真是不可思议呢」

希实香 「是平平的呢……还是圆型的呢……从下方看到的烟花……会是什么样的呢……」

卓司 「那肯定……是圆型的吧……」

希实香 「嘟嘟一回答错误」

希实香 「从下面看到的烟花啊，从下面看到的烟花是啊～圆滚滚的球型哦」

希实香 「比世界」

希实香 「比宇宙」

希实香 「都要圆滚滚的」

一直持续的烟花。

照耀每一处的光。

世界末日的前夜祭。

希实香在跳舞。

我也在跳舞。

牛，世界，神都在跳舞。

跳舞跳舞跳舞，前夜祭结束了。

明天就是最后一天。

我们注意到的时候，终于来到了宇宙的尽头。

终于来到了宇宙的尽头。

希实香 「这就是宇宙的尽头吗……」

卓司 「噢……是啊……这就是宇宙的尽头了……」

希实香 「这样啊……这就是终点啊」

卓司 「终点……」

在最尽头的天空下，希实香喃喃地说道。

我们终于到达了这里。

世界的边界。

宇宙的尽头。

我们的极限。

这里就是终结的天空……

注意到的时候，已经到了傍晚……

一瞬间还以为是清晨，但是看着逐渐昏暗下来的天色，我明白了过来。

希实香 「啊一看来小睡了一下呢。我们……」

卓司 「盛夏的时候，这里真适合睡觉呢……」

希实香 「啊一半途中，我还被救世主大人送到了幻影的世界呢」

卓司 「是这样吗，完全没注意到啊」

希实香 「我们完全不是在小睡呢……是在爆睡呢……」

卓司 「是吗……」

希实香 「呐……救世主大人……」

卓司 「怎么了？」

希实香 「我们，已经到了终之空了吗？」

卓司 「噢，没错……这里就是终之空了……世界尽头的天空了……」

希实香 「这样啊……」

希实香 「和我想的一样呢……」

卓司 「怎么？」

希实香 「和我想的一样……最尽头的天空和平时的天空也没什么不同啊……
像这样……」

卓司 「噢……没错……」

希实香 「不会因为终结……就有所不同呢……」

卓司 「是啊……」

希实香 「但是……夕阳啊……无论在哪儿的天空下，都是那么美丽呢……」

希实香 「在世界的尽头看到的夕阳……也和平时回家路上看到的夕阳一样
……无论哪个都是那么美丽……真是美丽啊……」

希实香 「接下来……救世主大人……」

卓司 「怎么了？」

希实香 「我们已经没有……忘做的事了吧」

卓司 「忘做的事？」

希实香 「嗯，已经没有了。在这里能做的事……」

卓司 「忘做的事……」

卓司 「你在想什么吗？」

希实香 「不……只是一直在边看着天空，边想着……已经没有什么留恋的事
了呢……」

卓司 「那是？」

希实香 「我觉得……那些被遗忘的事物，并不是被遗忘了……」

希实香 「而是不再需要了……」

卓司 「不需要之物啊……」

希实香 「嗯，不需要之物……其实我觉得……并没有什么不需要之物……」

希实香 「但是，如果全都是不需要之物……就会等价成，全都是需要之物
……」

希实香 「所以……必须要来个了断……」

希实香 「遗忘的事物……已经无所谓了……」

希实香 「在这里，已经没有什么遗忘的事物了……」

卓司 「遗忘的事物……啊」

希实香 「嗯。曾令我特别不开心的事……还有开心的事……都无所谓了」

希实香 「捏哈哈哈哈哈……那么出发吧……」

卓司 「噢，也是呢……已经傍晚了……那么，这便是……」

希实香 「最后的夜晚了……」

卓司 「噢……」

希实香 「最后的夜晚，玩个开心吧！」

卓司 「不……今晚搞得庄重些吧……」

希实香 「才不要。还是开心的，度过最后一晚吧……让我们一起……度过……最后的夜晚吧……」

卓司 「那个啊……希实香…圣水……」

希实香 「嗯，最后要华丽地给大家洒LS囁原液，对吧。还有兴奋剂！」

卓司 「所以说……这个不是LSD，已经被我变成圣水了……那个也不是兴奋剂，已经变成圣药了……」

希实香 「啊，搞错了！是这样！是这样！」

怎么说呢……这家伙……

这家伙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总觉得看起来就是纯粹为了自身目的才帮助我的感觉……

奇怪的女人……

嘛算了……无所谓……

希实香 「最后，让我们气派地泼洒吧」

希实香 「情绪变得高涨了」

众人都聚集在了一起。

到底有多少人呢……不知何时，已经聚集了这么多人了……

总觉得大家都看起来……很开心……

兴奋不已的感觉……总觉得十分开心……

方舟很有趣吗……

原来越觉得拯救的重要了……

对我来说，拯救人类变得越来越重要……很有神圣的感觉……

但是……实际上怎么样呢……

原本因恐惧而聚集的人们……因害怕诅咒而聚集在这里的人们……

为了逃避死亡的恐惧而聚集在这里的人们……

却为何如此开心呢。

回归天空……虽的确是美好的事情……但应该更神圣庄严……应该是那样的吧……

但大家都开心地，

在喧闹。

世界的最后一天来了。

大家在嘈杂喧闹。

我曾说过。

众神出生后……三只怪物的故事……

变成人类欲望的巨狼芬里尔的故事。

变成人类对死亡的恐惧的死之女王海拉的故事。

以及，在世界最后一天苏醒的，象征永恒的巨蛇——耶梦加得的故事。

大家都兴奋地听着。

宛如兴奋不已地看连环画的小孩一般……开心地听着世界最后一天的故事。

没有恐惧，反倒兴趣盎然。

没有战栗，反倒面带微笑。

没有绝望，反倒欢呼雀跃。

很开心的样子。

情绪十分高涨。

他们大声笑着。

叫着我的名字！

起舞吧！

起舞吧！

起舞吧！

随着旋律一起！

起舞吧！

世界就是语言！

众神就是旋律！

我们不存在于世界之中。

我们只要有旋律就好了。

大家都在跳舞。

快乐地跳舞。
 疯狂地跳舞。
 没有庄严感也没有厚重感……
 突然……我想确认下有没有忘记什么……
 什么都没有……
 在这里已经没有什么要做的了……
 没有什么忘记的事了……
 又有一个人说了。
 旋律是存在的吧。
 旋律存在于此处。
 所以世界没有意义。
 话语没有意义。
 没有什么留恋的事情……
 因为留恋的事情都……
 钟声响起了。
 今天开始了。

7月19日

It's my own Invention

希实香 「……啊咧，大家也看得见那个吗……」
 卓司 「噢……看得见吧……所以大家才会在讨论……就是这样」
 我们在最后的天空下。
 它已经触手可及了。
 还有几毫米，就能用手触摸宇宙的尽头了……我们来到了这种地方。
 所以，大家才这么兴奋地喧闹着。
 在屋顶上跳来跳去。
 在世界最后之夜狂欢……
 世界终结了。
 所以大家要回归天空。
 回归世界最后的天空……

漫天的星光如倾盆般洒下……几亿、几十亿、几百亿从过去射来的光……现在正照耀着我们。

为了照耀我们，那股光从远古产生。为了照耀这个舞台，特地传播了几百亿年。

所以，大家都这么兴奋呢……

最后之空。

这里是宇宙的尽头。

被称为终之空……的地方。

希实香 「呐一呐一、大家看到的都是一样的东西吗？是不是呢？终之空在大家看来，都是怎么样的呢？」

卓司 「这么说来，你看到了什么？」

希实香 「感觉像放烟花」

卓司 「那是啥？那不是昨天看到的不幸大礼包吗」

希实香 「是这样哟一。因为终之空顶着个这么了不起的名字，充其量却只是麦o劳套餐赠品一样的玩意不是吗？穷酸得很！」

卓司 「那是因为你是穷酸的女人，所以只能看到穷酸的终之空啦」

希实香 「唔哇，好过分，最后被救世主大人说了过分的话」

卓司 「嘛，但烟花很漂亮，不也挺好吗……真棒呢希实香」

希实香 「是！太棒了！太感谢不幸大礼包了」

希实香 「呐一大家一！！」

希实香叫着大家。

大家看着希实香。

希实香 「你们，能看见这终之空吗一！看得见吗一？」

希实香 「那么，大家想前往那里吗！」

希实香 「唔哇！大家情绪很高涨嘛……」

希实香 「那么，这里是希实香给你们最后的问题！你们看到的终之空是什么样的呢一」

大家都喊了起来，完全分不清楚了。

完全听不清了……

一个接着一个说着自己的终之空、高喊着。

希实香 「啊哈哈哈哈哈、这样啊！这样啊！虽然完全听不懂，但是你们的喊声我明白了。我希实香，完全明白了」

希实香 「来，这里就是最后的天空了——！」

希实香叫道。

在我边上……一副很开心的样子……

希实香 「好！让我们把那个栅栏砸了吧——！」

希实香握着锤子。

随后，有几个人也挥起了锤子。

这个疯女人……居然带锤子来了？

仔细一看……有人已经被锤子砸了，倒在地上了呢……

流血大惨案啊……

这是……多么胡闹的仪式啊……

卓司 「你、你这家伙这次给我庄重点啊……」

希实香 「哈哈哈哈哈，这是我的小胜利哟救世主大人」

卓司 「真是的……又惹出这么大骚乱……」

希实香 「没什么不好嘛……你看，大家都这么开心的样子……」

卓司 「啊……嘛看上去是很开心……」

卓司 「无所谓了……可你这家伙……抢戏抢得太厉害了……快还给我……」

希实香 「没事啦。反正最后都是要交给救世主大人解决的啦……」

信者 「好、好厉害……」

信者 「这么大的十字架……」

信者 「我……看见了一扇巨大的门……」

信者 「我看见了钥匙和钥匙孔……」

大家各自诉说着自己看到的最尽头的天空。

世界最后的天空……在大家眼中，都是怎样的呢。

世界最后的风景。

世界最后的话语。

跳舞的人。

喧闹的人。

笑着的人。

在天空下，精神抖擞地破坏着校舍的人。

浑身是血的人。

天空在我们头顶覆盖着。

无尽的深蓝……无尽的，阴沉的，深蓝的天空……

美丽的夜空。

有谁点了烟花。

不知为何，这个烟花从地面卷起巨大的火柱。

原来……是有个家伙拿了汽油……

大概是把方舟发电机用的汽油拿来吧……真是蠢货啊……

屋顶正中央，升起了巨大的火柱。

巨大的火柱。

有几个人也被卷入火势之中。

尽管吃了药，但果然还是热得够呛……浑身如被火烧着一般……

从这里看去……已如人间地狱。

但是，在这人间地狱中，为什么大家还开心地吵闹着呢？

这里是最后的天空。

终结的天空。

这片最尽头的天空……在大家面前，展现的是什麼模样呢？

上升的烟花。

希实香说了……上升的烟火……真的很美……

的确、这片天空就仿佛炸开的烟花一般……

闪烁着的星空。

宛如在空中碎裂开的火焰的碎片一般……

这里就是尽头。

一切矛盾终结的天空……

我们在其正下方……看着头顶上宛如烟花一般的天空。

希实香 「接下来……宴会的高潮到了。最后请救世主大人发言一」

希实香 「大家的偶像——救世主大人的话哦！因为是最后了，请大家认真听」

喂……你不就是最不听話的吗。

卓司 「……呼」

卓司 「总觉得……真是個不可思议的夜晚呢……」

卓司 「这一夜，一如往昔之夜……但又截然不同……」

卓司 「但是，这里毫无疑问就是最后之地了……」

卓司 「我们现在所在之地……就是最后之地……」

卓司 「所以，接下来就轻松了……轻松就能走到……」

卓司 「轻松就能走到啊……」

卓司 「……对……启程吧…接下来就是…最后的天空了」

卓司 「启程吧！」

希实香 「那么！救世主大人……请来这里……」

卓司 「希实香？」

希实香刚想跳下去……我却握住了她的手。

卓司 「你还是最后……」

希实香 「?!」

希实香 「等……那个……」

惠 「喂、喂，橘你休想抢在我前面！」

聪子 「我、我要第一个」

飞向天空的人们。

回归天空的人们。

在这个世界的尽头……人们前往天空。

张开双手……仿佛要抓住这个世界一般……大大地张开双手。

人们前往天空。

也有——向我寒暄后，前往天空的人。

但是大多数，都喊着莫名其妙的话，往天空飞去。

只是呼喊着的。

毫无意义的话语……

真的毫无意义的话语。

今天心情格外愉快……格外舒畅。

凉爽的风……

美丽的蓝色。

光的世界。

真是个好赴死的好日子啊。

有人这么说着。

好多人冲出被敲断了的栅栏，跃向天空。

有些人被火烧伤了动弹不得，就由别人把他们丢向天空。

他们被天空吸入。

察觉时……嘈杂声已经渐渐消失了。

刚才那样的大骚动，已经完全变成了寂静。

察觉时……只剩我和希实香，站着这里。

在无人的屋顶上，我抱着希实香。

希实香 「啊哈哈哈哈哈……最后还手拉着手，真是幸福啊……」

希实香 「但是、这可真是麻烦了哟……」

卓司 「怎么了？」

希实香 「我是不配幸福的人」

希实香 「我是只配不幸的人……但是……但是……我……」

希实香甩开我的手。

希实香 「救世主大人就到此为止吧……」

卓司 「什么？」

希实香 「接下来……因为剩下的最后一人是我，所以一切都结束了……」

卓司 「什、什么意思……」

希实香 「我啊……一开始，并不知道救世主大人的计划……其实想阻止这个
惊人计划的哟……」

卓司 「计划？」

希实香 「是的……完全无法理解……抱歉」

卓司 「你在说什么？」

希实香 「救世主大人……我啊……」

希实香 「……才是该死的人啊」

希实香 「我非死不可……应该从高处坠落……摔得血肉模糊……」

希实香 「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不能不死……绝对得死……而且一定要用自
己的双手、结束自己的生命……」

卓司 「……用自己的手」

希实香 「嗯。因为我背叛了。背叛了柘榴」

希实香 「她明明告诉了我，我却背叛了她」

卓司 「啊啊……这个我知道」

希实香 「但是，我彻底背叛了她，她为什么……为什么却一直不怨恨我……
这本是多么不可原谅的事啊」

希实香 「我和欺负她的人一样……不，比她们更过分……为什么还原谅了我……」

希实香 「为什么，这个人 not 怨恨我呢……为什么 not 向我复仇呢……」

希实香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not 恨我？为什么 not 骂我？为什么还对我微笑？」

希实香 「……每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我就越来越焦躁、越来越焦躁、越来越焦躁……对柘榴越来越焦躁……越来越焦躁」

希实香 「惠和聪子我都无所谓了……真的无所谓了……」

希实香 「对我来说，只有柘榴……才是重要的存在。柘榴一直不怨恨我……一直对我微笑……这些我不能原谅……令我痛苦万分」

希实香 「我想要杀人……」

希实香 「所以，她去世后……诅咒发生的时候……我很高兴」

希实香 「真的，很高兴」

希实香 「啊啊，柘榴终于生气了……终于怨恨我了……」

希实香 「终于好好地注视着我了……」

希实香 「终于，把我当人看待了……」

希实香 「不是从高处俯视我……而是好生和我站在同一高度，注视着我……」

注视着……

原来……是这样啊……

高岛柘榴把希实香从被欺负的困境中拯救了出来……

据说是给她当了垫背……

但这是错的……对希实香来说，这是错的……

对于一直被无视的希实香来说……“原谅了背叛了她的自己”，这个行为本身……

与无视自己的存在有相同含义……

与自己截然不同的高岛柘榴……橘终究与她……不能成为朋友……

对她来说……高岛的愤怒、高岛对她的怨恨……才是对等的人际关系。

高岛的善意……对她来说比恶意还要沉重……

有时候，善意比恶意还要更恶毒……通往地狱的道路……不是被恶意……而是被善意铺满的……

高岛的善意……对她来说，只是高高在上的怜悯和哀怜吧……

希实香 「我呢……从小就很疑惑」

希实香 「有件事情，一直一直都无法想通」

希实香 「不是经常能听到这么说吗，负罪之人的死去，仅仅是一种逃避……这种人应该好好活着赎罪啊……」

希实香抬头看着天空，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

希实香 「这都啥跟啥啊？」

希实香 「我完全不能理解……活着赎罪？对方可都死了啊？」

希实香 「对方可都死了哟？活着的人能补偿死者什么，又怎么补偿？」

希实香 「补偿可是要面对面的啊。活着的人怎么才能与死者面对面？那只是自我满足罢了。只是活着的人擅自的想法罢了」

希实香 「对死者的补偿……只有死者才能做到……这是理所当然的……」

希实香 「从前……复仇不是被认为是美德吗……那是当然的了……对杀人凶手的怨恨，只有通过杀死对方，才能消解……」

希实香 「那是理所当然的……」

希实香 「正如救世主大人所说，真实被谎言者藏了起来，不被大家所知罢了」

希实香 「除了死亡，没有什么别的能补偿死亡」

希实香 「所以……」

希实香 「所以……从石榴死的那天开始……补偿的方法就只有一个……」

希实香 「那就是死亡」

希实香 「欺负人的人……不，还有那些视而不见的人……所有这些人的死亡」

希实香 「只有这个，才是正确的补偿方法」

希实香 「不是很可笑么……活着的人……能做出什么补偿？」

希实香 「洗心革面？道歉？防止下次再发生？呵呵……只要一被问罪，欺负他人者轻而易举就会发誓啊」

希实香 「因为狡猾才会欺负人。因为胆小才会欺负人」

希实香 「所以，她们轻而易举地发誓了。“再也不会这么做了”，“请原谅我吧”，“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希实香 「呵呵，说谎、说谎、净是说谎……」

希实香 「能与死亡等价交换的，只有死亡……只有死亡哦。这不是当然的嘛」

希实香 「我，和其他的人……全都必须得死……」

- 希实香 「要么和她一样……要么死得比她更惨……」
- 希实香 「所以……」
- 希实香 「所以，一开始在网上知道你的存在的时候……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 希实香 「这家伙要干什么？这家伙是什么人？救世主？」
- 希实香 「于是试着和他见了一面，却听他说，要阻止对赤坂和北见聪子的诅咒？」
- 别扯淡了……」
- 希实香 「这家伙是敌人……是想要抹消对柘榴的回忆的恶魔……」
- 希实香 「所以，必须阻止这家伙……必须杀了这家伙……」
- 希实香 「柘榴的诅咒是货真价实的。她有诅咒我们的权利。想要阻止它的话，就算是神我也绝不原谅……」
- 希实香 「所以，我接近了你」
- 希实香 「为了杀死想要停止柘榴的诅咒的你……」
- 希实香 「但是我错了……完全错了……」
- 希实香 「第一天我就全部都知道了哟……那天」
- 希实香 「我监视着救世主大人……找到了那个基地……一点不漏地调查了电脑」
- 希实香 「我惊呆了……好厉害……这个人」
- 希实香 「救世主大人……他打算杀死的人数，我根本无法企及……不仅仅是自己，而要让许多人回归天空……」
- 希实香 「天空……柘榴在的地方……为了安抚她的灵魂……打算让很多的生命回归那里……」
- 希实香 「这大概，是救世主大人出于自身原因的想法……」
- 希实香 「但是我……和这个人有同样的理由……我要杀死自己、以及自己以外的众人……」
- 希实香 「所以，这个要大肆杀戮的人……要将一切回归天空的人……」
- 希实香 「噢……原来如此……原来和我一样啊……这个人也是柘榴的同伴啊……」
- 卓司 「希实香……」
- 希实香 「柘榴的手机在救世主大人手上，我也立刻注意到了。因为监视着濑名川的时候……我一报告，濑名川的手机立刻就响了……」
- 希实香 「就算是傻瓜，也明白救世主大人在做的事情了……」
- 希实香 「但是，救世主大人经常脱线……偶尔会忘记发邮件……」

希实香 「只是独自发呆，又或者没完没了地自言自语……因为嫌麻烦，我就无视了救世主大人的指示，从中途开始就是我一个人在做了」

希实香 「把濑名川吓得魂飞魄散……再将她杀死」

希实香 「我觉得真是个厉害的办法啊。我想不出来的好办法……」

希实香 「我想，这个人虽然有点脱线，但果然是真的救世主大人啊……对其他人来说我不知道，但对我来说，就是货真价实的救世主大人」

希实香 「其实说到濑名川……我想，我比柊榴本人还要恨她……」

希实香 「柊榴到底最恨谁，其实我并不清楚……」

希实香 「但是救世主大人说，柊榴最恨的是濑名川的时候……我的心情起伏不已」

希实香 「好厉害，这个人好厉害，我是知道的。他诉说着真实」

希实香 「虽然不知道柊榴是怎么想的，至少我自己最不能原谅她……想让她最残酷地死去……」

希实香 「所以那个办法真的让我感动了……」

希实香 「其实，我也想把赤坂和北见聪子她们……在和濑名川一样的恐惧中杀死」

希实香 「所以我自己思考了……思考了很多很多……」

希实香 「但是，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果然最好还是交给救世主大人去解决……」

希实香 「因为他是实现了柊榴的诅咒的人……最后能实现我的愿望的，果然只有这个人……」

希实香 「救世主大人……我的救世主大人……就是你……」

希实香 「别人谁都没有正视我……一直没有正视我……就连柊榴也没有正视过我……」

希实香 「只是因为她是好孩子……很温柔、善良……所以才与我接触……」

希实香 「认真正视我的，只有救世主大人……认真和我说话、认真看着我、认真对我发怒、微笑、刁难……展示出各种感情……」

希实香 「明明是男人……却好像对性交全无兴趣……哦，貌似对自慰还是很感兴趣的」

卓司 「你说什么呢？」

希实香 「啊，但是我也有在做哦……虽然不频繁……」

希实香 「为了聆听神的歌声，来到了屋顶呢……」

希实香 「我完全昏头昏脑的，一直在说牛啊、牛啊的，这种话……呵呵」

希实香 「但是，那时，我确实听见了神的歌声」

希实香 「知道了世界与神的区别……话语与音乐的区别……」

希实香 「真的感觉到了」

希实香 「这些东西，谁都不曾指明……谁都不曾知晓……教师、父母、评论家、政治家，净是在教一些无聊的东西……」

希实香 「救世主大人教会了我很多……」

希实香 「虽然世界很残酷……世界很污秽……
但也是美丽的……」

希实香 「那一夜……我们唱歌、跳舞、高喊、如痴如醉……繁星悉数落下……为我们而闪烁……」

希实香 「啊、这样啊……原来是这样啊……我想到」

希实香 「救世主大人指示过了。世界的价值不能以时间来衡量……不能以意义来衡量……」

希实香 「那时，我……想衡量世界的重量。用了带来的天平……」

希实香 「然后发现，世界的重量与神的重量一样哦！」

希实香 「那个瞬间，在那个瞬间，世界和神的重量变得一样了……」

希实香 「我舞动着……舞动着……载歌载舞……」

希实香 「和救世主大人一同跳着舞……在宇宙中跳着舞……」

希实香 「栅栏外面的舞……」

希实香 「世界上第一次的……在栅栏外的舞……」

希实香 「所以……都结束了」

希实香 「到此就结束了……」

希实香 「但是……我……像这样，杀死了这么多人，才开始明白……」

希实香 「活着赎罪……这个词的意义……」

希实香 「尽管我知道这是任性！但、但是……」

希实香 「救世主大人……你……只有你……请你活下去……」

希实香 「只有你……请你活着赎罪……」

希实香 「最后的死就由我承受」

希实香 「奉献给柘榴的、最后的死，就由我来谢幕吧」

希实香 「我想……说不定……这其实……真的是诅咒呢……」

希实香 「明明，一直不害怕死亡的……」

希实香 「在这世上没有什么留恋……」

希实香 「却在最后的最后有了不舍……」

希实香 「啊哈哈……最后有了喜欢的人……」

希实香 「哪怕一次也好，想被拥抱啊……」

希实香 「人生有了留恋……」

卓司 「希实香……」

希实香 「但是…不行!……这是绝对不行的……」

希实香 「如果全部满足了的话……就补偿不了了」

希实香 「我必须对她补偿……」

希实香 「因为实现了她的诅咒……我才能和救世主大人、和神跳舞……那些都是奖励……」

希实香 「我的世界的价值，有那个奖励就足够了……只要有那个奖励，我的世界就充满了意义……」

希实香 「剩下的，就只剩补偿了……」

希实香 「所以……救世主大人请留在这里……」

就这样……她的身影，就只是这样……

世界倾斜了……

希实香的身体与世界失去了平行。

向着没有交点的世界……

她垂直地，被吸了进去。

她说了。

补偿。

她说了。

足够。

她说了。

那就是，我的世界的价值。

我想。

那些都去吃屎吧。

世界又如何。

补偿又如何。

高岛又如何。

诅咒又如何。

死亡又如何。
我想拥抱她。
只想拥抱她。
除此之外，都无所谓。
都死了又如何。
世界亦然，
我亦然，
希实香亦然，
什么都不剩又如何。
一切都消失了又如何。
我只是，
我只是想，
拥抱她。
临死前，
即便，那只是刹那的世界，
我仍感受到了她生的温暖。
所以我跳了出去。

希实香
卓司

「!」
「希实香!」
完全地自由落下。
没指望自己能得救，
也没指望希实香能……
不，其实希望她活下去。
就算我死了……也希望她能活……
然而……
然而，这也无法实现吧……
只是无法实现的梦吧……
再过几秒，她和我，就会在混凝土的地面上摔碎。
化为肉块吧……
但是……
即使如此……

我依然抱着希实香。

紧紧拥抱着。

在自由落体的时候……我只是这样，拥抱着她。

为了感受她的温暖……

见我这幅模样，希实香哭着说道。

希实香

「傻瓜……」

虽哭亦喜。

虽悲亦喜。

各种感情混在一起……

比起其他所有，想必还是高兴占多吧。

她高兴地抱着我。

紧紧地抱着。

再也不会松开了……

想永远这样……

她的思绪，以比语言更快的速度，传达给了我。

有些东西，比语言更快。

有些东西，比语言更准确。

世界上无论多么短暂的瞬间，都有意义。

有意义。

快临近终结了。

最后的瞬间。

啊啊……

远方的警笛声。

黑色的天空。

月正笑。

地正润潮。

星正舞。

风正凉。

在我怀中，温暖的、

橘希实香……

她在我的怀中……静静地合上了双眼。

然后我也……

静静地合上了双眼。

THE END.

第二章

7月17日

It's my own Invention

在世界的尽头歌唱。

她在歌唱。

天使一面绽开翅膀……一面歌唱着。

我们的脑袋比这片天空更加广阔吗？

来……你来试试看……

天空被嗖嗖地吸进脑袋里……

将天空……将世界……然后连你也……嗖嗖，咻咻。

我们的脑袋在不断吸入……

我们的脑袋比海还要深吗？

来……来试试看……

大海被嗖嗖地吸进脑袋里……

就像是海绵吸收水桶里的水一样……不停，不断。

我们的脑袋比神还要重？

来测测看。

将神与我们的脑袋……正确地……来，正确地测测看。

两者的重量差不多相同。

我们的脑袋和神拥有同样的重量。

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

音乐、和

话语。

旋律、和

诗。

我必须守护……

天使在歌唱。

绽开翅膀……她心怀喜悦地歌唱。

在那世界的尽头……

「大人」

「请起来」

卓司 「嗯嗯…」

「请快来」

卓司 「唔嗯嗯嗯……」

「请快点起来」

卓司 「……这里是？」

有种轻度的记忆混乱……

睡醒的时候本来就是这么一回事……事到如今也不值得在意……

希实香 「是方舟哦……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卓司 「方舟？」

方舟？方舟……你说这片校舍的地基？

卓司 「方舟吗……」

比起那种事情……

卓司 「比起那种事情……」

现在……到底几点了啊……

卓司 「现在是……几号的几点啊」

希实香 「我看看……17号的刚过18:00吧……」

已经过了六点了啊……有点睡过头了……

虽然睡过头了但身体还是很倦……

嘛，这也是常有的事情……

卓司 「昨晚呢？」

希实香 「什么？」

卓司 「昨晚怎么样了？」

希实香 「哎？什么怎么样了？」

卓司 「啊，不……是我离开之后……」

希实香 「啊，昨晚吗？在救世主大人出门之后，大家也一直是那副样子哦」

卓司 「那副样子……」

卓司 「他们在干什么？」

希实香 「呵呵呵……好像是一直不停的在干呢」

卓司 「为什么？」

希实香 「您在说什么啊……命令西村君“你去跟她做爱！”的不是救世主大人您吗」

卓司 「是这样吗？但是西村不是不在吗」

希实香 「是这样没错啦……唔，确实是不在啊」

卓司 「不是确实不在而是问你发生什么事了？」

希实香 「“我累啦～”他这样说着躺倒了哦」

卓司 「然后呢？」

希实香 「差不多就是那样」

卓司 「那样？」

希实香 「那种一动不动的感觉」

卓司 「一动不动了吗……」

希实香 「我本来以为他只是睡着了……但他一点不动哦。什么反应也没有。真是的」

卓司 「没有反应呢……」

希实香 「想办法帮忙把西村君治好怎么样？用救世主大人的方法？」

卓司 「没有那个必要吧……」

希实香 「是这样吗？」

卓司 「他之前是那么的想要做爱。现在愿望实现了，所以就失去了活动的必要了吧……没有必要哦……」

希实香 「啊，原来如此啊……话说回来，救世主大人，确实是说过那样的话呢……对于西村君来说，那种想法是很重要的……」

希实香 「原来如此，做什么事都要看有没有那个想法呢」

卓司 「嘛，就是这么一回事……愿望实现了所以不动了……不过如此而已」

希实香 「接下来就看他自己的意志了呢……嗯，原来如此」

希实香 「嘛，就算活过来，也只会继续做爱……这样倒也不错」

卓司 「嗯，就是这样……」

卓司 「但是……就算如此……这些人还真是不眠不休不知厌烦呢……」

希实香 「救世主大人赐我的圣药是让人完全不想睡的药哦。真是万能啊……您看，瞳孔都散成这样了哦」

希实香 「瞳孔都散大了，您看，您看，救世主大人您快看啊。能看得超级清楚哦。就算是一片漆黑也能全部看见哦～」

卓司 「因为那是万能药，所以自然有这个效果……」

卓司 「话说啊……我有把圣药给除了西村以外的人吗？我记得好像只是散了圣水……」

希实香 「那种琐碎事情不能去想哦。因为您是救世主大人啦」

卓司 「一点都不琐碎吧……」

希实香 「但是，您看……多亏了药，大家都精神百倍哦……」

卓司 「嘛，是这样呢……精神百倍地在乱交呢……」

希实香 「嘿嘿嘿嘿……这就叫罪有应得……」

卓司 「什么？」

希实香 「啊，不，是我自言自语哦。恩。是我自言自语」

卓司 「哦，这样啊……」

卓司 「头好痛啊……」

希实香 「好像是，因为您昨晚心情特别好。所以是不是撞到头了？」

卓司 「撞到头了？怎么回事？」

希实香 「不知为何跳起了舞哦……还不停强调“这是神之歌！”……」

卓司 「神之歌……」

神…歌……屋顶上……

是什么呢……

我觉得那好像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神与歌……还有……是什么呢

……

希实香 「您怎么了？」

卓司 「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也……」

不……会有想不起来的事情也不是那么稀奇……

所以，想不起来也没关系……就算忘记了也没有关系……

卓司 「那么，为什么会撞到头呢？」

希实香 「跳得太过高兴……甚至把各种东西都撞倒了……」

卓司 「真的假的？」

希实香 「嗯……基本上是真的……」

卓司 「这样啊……在那之后，我睡着了？」

希实香 「没有，起来好几次。好像做了很多事情」

卓司 「很多？」

希实香 「对，感觉您的睡眠断断续续……那样真能睡好吗？」

卓司 「你还有空确认这个，你睡了吗？」

希实香 「没有，一点也没有。因为我也吃了猫目丸」

卓司 「那不是猫目丸……那是圣药」

希实香 「是的，是猫目圣丸对吧」

「这家伙真的在听人说话吗？」

卓司 「哈……你那药现在还在起作用吗？」

希实香 「还好吧……一点都不想睡……」

「可恶……她因为吃多了药，脑袋秀逗了，才会这般无礼吗……嘛，跟她罗嗦这个也没用……」

卓司 「然后呢？我起来之后主要都做了什么？」

希实香 「主要吗？主要呢，都是出门哦。一次又一次跑去校舍之类的地方……明明在学校里被通缉了呢……这都没被抓到，您真了不起……」

卓司 「啥叫“这都没被抓到……”，我可是救世主啊……」

希实香 「这样啊，就是所谓的救世主冲刺呢」

卓司 「所以说，你前提上就搞错了。救世主既无需逃跑，也无需躲藏」

希实香 「因为救世主冲刺快过头了吗？」

卓司 「才不是。因为我是神圣的存在！」

希实香 「原来如此……您是那种类型的人呢」

卓司 「才不是人啥的问题！是因为我是救世主啊，你个笨蛋！」

希实香 「这样啊……因为救世主不是人类呢」

卓司 「嗯，救世主不是人类……」

希实香 「原来如此……您真不是人……嗯……」

卓司 「你，你这家伙……给我适可而止……」

希实香 「啊，对了对了，救世主大人出门的时候，还带了清川老师一起哦」

卓司 「哎？清川？为什么我会带清川一起啊？」

希实香 「该怎么说呢。您吓唬她说“让你看看什么叫恶魔！”，然后拽着清川老师的头发出去了哦……」

卓司 「不……不管怎么说，我都没有那么鬼畜吧……」

希实香 「啊，您看出来了吗？我添油加醋过？」

卓司 「什么看不看出来……首先我就不是那种性格……话说救世主为啥要做那么野蛮的事啊」

卓司 「肉体语言啥的，是没脑子的人才会使用的」

希实香 「肉奴隶？」

卓司 「八竿子打不着吧……真服了你了……是肉体语言啊肉体语言！只对了个肉字吧」

希实香 「那我还是知道的。肉体语言，就是暴力。Gewalt！」

卓司 「那就不要老是做那种无聊的装傻」

希实香 「不无聊哦，只是想说点黄段子啦」

卓司 「为什么……会想说黄段子啊……」

希实香 「哈哈，哎呀，别看我这样，我至今为止可一直都很认真的哦」

卓司 「是吗？」

希实香 「所以也是个性格压抑的人……」

卓司 「是这样吗？」

希实香 「是的，所以也被人欺负过，或者说从入学开始就一直在被人欺负」

卓司 「这么说来，也发生过那种事情吧？」

于是背叛了高岛柘榴……

为了让自己能够从欺负中逃脱……

希实香 「……」

希实香 「是这样呢……就像现在，救世主大人所想的那样哦……」

卓司 「你怎么……」

希实香 「啊，呃，我并不像救世主大人或其他强人那样，有读心的能力……」

希实香 「但是……嘛，被这样认为也是理所当然的……呢」

希实香 「我是个叛徒……所以……」

希实香 「所以……」

卓司 「所以？」

希实香 「我很感谢救世主大人」

卓司 「哈？」

希实香 「现在，我对自己一开始曾怀疑过您深感内疚」

卓司 「你，你在说什么？」

希实香 「啊，不，我是在说救世主大人就是那么棒的意思」

卓司 「哈……是……这样吗？」

按照现在的话题走向……会得出这种结论吗？

我完全搞不清楚。

卓司 「然后呢？清川呢？」

希实香 「清川老师吗。在那边念叨着“恶魔和救世主大人有相同的面孔，要死了”啥的，在害怕哦……」

卓司 「那边？」

远处，有一个缩成一团发抖的人。

那是……清川吗……

为什么会怕成那样啊……

希实香 「话说，她好像说过，被恶魔抢了手机啥的呢……」

卓司 「被恶魔？」

希实香 「是的，您让她看了什么啊救世主大人？恶魔是什么？」

卓司 「不晓得……我记不清楚了……是给她看了什么吧……」

希实香 「救世主大人很擅长吓人呢」

卓司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并不是吓唬人，只不过是引发了奇迹……大家对其感到敬畏而已」

希实香 「嘛，要看结果哦，结果」

希实香 「这通常称为领导力，对吧」

希实香 「真不愧是救世主大人」

卓司 「你也稍微对我敬畏点啊……」

希实香 「我有敬畏哦……超害怕的哦……救世主」

卓司 「你在笑话我吗？我只看出，你好像很开心」

希实香 「没有，一点都没有，根本没有。这是误会」

希实香 「……但是」

希实香 「说可怕也确实可怕哦……救世主大人……」

希实香 「用恐惧推动人心……您很擅长让人心动呢……我的心也被打动了……」

卓司 「你在说什么啊？」

希实香 「不清楚，我在说什么呢？也许是胡言乱语哦？」

希实香 「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吧……救世主大人也累了吧？」

卓司 「嘛……是这样没错……但是」

希实香 「我是救世主大人的仆人……请使唤我吧……」

卓司 「嗯……」

希实香 「您在想我会背叛，或是擅做主张来妨碍您吗？救世主大人？」

- 卓司 「没有那回事……」
- 希实香 「是啊，在被人背叛的瞬间，救世主大人就会把那人杀死」
- 希实香 「我要是做了什么不轨之事，请马上杀掉我」
- 卓司 「不，我并没有在想你会背叛什么的……」
- 希实香 「呵呵呵呵……这可说不准哦……」
- 希实香 「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是想要杀掉救世主大人的」
- 卓司 「……那时你眼神那么凶……是因为在想这种事情吗？」
- 果然那个时候，她右手藏着小刀吗……我的直觉猜中了吗……
- 在那之后，我因这家伙的态度而大意了……真是千钧一发啊。
- 希实香 「呵呵呵……我可是十分病娇的哦……因为我又精分又抑郁又KY哦……」
- 希实香 「在石榴被欺负之前，我可不是白被欺负了那么久哦」
- 卓司 「哼……我是把你从诅咒中拯救出来的人，你不该蠢到对我抱有杀意……」
- 希实香 「啊哈哈哈哈……所以说，是我一开始误会了……非常大的误会……」
- 希实香 「不过，最后我发现，自己完全错了。救世主大人是我的同伴！这才对」
- 卓司 「我并不是你的同伴……而是人类的救世主」
- 希实香 「没错，我也会将这句铭记心中的」
- 希实香 「所以，在最后之日之前……都要保重身体啊……救世主大人」
- 卓司 「嗯……没错呢……」
- 卓司 「那个……一天三次」
- 希实香 「让方舟充满汽化了的圣水！……用圣药来抵抗饥饿！」
- 卓司 「不……你的说法好像有些语病……将少量圣水互相泼洒在对方身上来清洁身体。圣药可以代替面包，所以要稍微舔一点……」
- 希实香 「AyeayeSir」
- 然后……
- 差不多就这样了吧……
- 卓司 「我稍微去冥想一会……」
- 我一个人……回到了自己的居所。
- 回到自己的房间……

我站在让橘买回来的海报面前。

魔法少女莉露露的圣像。

昨晚用这个……确实是见到了莉露露酱……在那之后……

遇见了父神……

应该确实遇见了……

但是说实话我记不得了……

不知为何……有歌声……有种神在歌唱的感觉……

神就是旋律……

世界就是话语……

说起来……我记得我以前好像听过这首诗……

勉强还记得……

那是谁的诗啊……

为什么我会记得那首诗呢……

卓司 「脑袋和天空是一样的……脑袋和大海是一样的……」

卓司 「我们的脑袋和神一样重……」

这样的诗。

为什么事到如今，我会格外清晰地回想起这首诗呢……

这是我什么时候听过的诗呢……还有这是谁的诗呢……

卓司 「救世主脑……也并不是完美的东西啊……」

卓司 「呼……嘛，也确实是呢……」

我在魔法少女莉露露的圣像前叹了口气……

虽然我对听到神之歌的事情记不清楚了……但还有很多事情记得很清楚。

城山的尸体还在四处晃悠的事情……

甚至连高岛同学的尸体也在校内徘徊……

此外，她的灵魂寄宿在课桌上，也在校内为了寻找自己的躯体而徘徊……

还有，在最后的最后……

卓司 「呼……莉露露酱……你太过分了啊……」

卓司 「昨天的事情都不能用过分来形容了……」

卓司 「居然寄宿在高岛的躯体上……就算是我……看到那种东西也是会吓到的啊……」

卓司 「那真是太糟了……高岛同学已经死了很久，躯体都完全腐烂了，腐臭味难闻得难闻得……」

卓司 「嘛，话是这样说……多亏了她，我才能成功和莉露露酱进行肉体接触……嘛，就算了吧」

卓司 「……」

卓司 「今天又怎样呢？还会有什么人在那吗？」

卓司 「……」

卓司 「今天也去屋顶上看看吧……说不定又有什么人在」

今天，我不经过校庭，而是直接登上了屋顶……

这片新校舍的地基里，有直接通到新校舍屋顶的铁梯。

新校舍的屋顶，也就是那座C楼的屋顶……

冰冷的风……这和昨天一样……

这里比A楼更加的接近天空。

是这片校园内最高的场所……

……一个人也没有……

今天是真正的……什么也感觉不到。

什么也没有……吗？

……是因为和神的会面已经结束了……

卓司 「唔?!」

卓司 「是，是谁!」

为什么会有人的气息？

C楼应该被完全封锁了的……

应该是什么人也进不来的……

是谁跟在我后面？

从那个方舟里……

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

卓司 「喂……给我出来啊……」

卓司 「你在吧……」

卓司 「我知道你藏在那里」

这种感觉……我知道……

这是黑电波的感觉。

是黑莉露露的电波……

也就是说……

卓司 「是黑莉露露对吧!」

彩名 「安慰奖……」

卓司 「……音无?」

彩名 「你好……卓司君……我是名叫音无彩名的女生。你是谁?是间宫卓司君吗?」

为什么,音无会在这里……

不……这家伙是莉露露酱的阴影……污垢……也就是说,这家伙就是黑莉露露。

这家伙就是真正的恶魔。

必须要当心……

卓司 「音无彩名……又名黑莉露露」

彩名 「那是什么……我的新绰号吗?」

卓司 「你……来这里的目的……是想和我搞吧?」

彩名 「为什么会是那样?」

卓司 「呵呵呵……昨天,我和白莉露露酱的肉体接触让你很着急……你害怕我被拉到那一方去」

彩名 「是这样啊……但是,我不觉得我想要和卓司君进行肉体接触」

卓司 「的确……音无彩名自己,想必很讨厌我吧……我们的频率,每次都针锋相对……即便如此」

卓司 「你仍是为了和我搞才来这里的……这座C楼的屋顶……方舟的船首……」

彩名 「为什么……要说……那种……话……咕」

卓司 「果然……你也是吗……」

卓司 「呼呼呼……你看,开始了……」

彩名 「啊,啊……为,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从音无彩名的裙子里……

能看到和昨天的莉露露酱完全相同的、女生不应有的东西。

彩名 「不、不要,为、为什么我,会,这样」

卓司 「呼呼呼呼呼……什么嘛……就那么想搞吗?」

她拼命地,想要藏起从裙底露出的那个……但是,勃起的那个的举动,却与她的意志背道而驰,很难隐藏起来。

彩名 「不，不要，不，不行」

卓司 「呵呵呵，刚才还一副游刃有余的样子……现在居然这幅德性……」

彩名 「不要……不要看……这，这太奇怪了……太奇怪了啊……」

卓司 「简直就像是在引诱我一样嘛……」

彩名 「才，才没有……那回事……」

卓司 「不，你就是在引诱我。就像白莉露露酱做的那样，你希望我在你的身体里射精，希望用自己的那个在我的身体里射精啊！」

彩名 「那种事情……怎么可……能」

勃起的那个顶起了裙子……因为裙子被顶起来，所以内衣的一部分露出来了。

话说回来，从裙底能看到的她的内衣……这家伙是怎么回事，故意穿条纹内裤吗？她到底有多故意啊？

嘛，这家伙是为了诱惑我才被制造出来的……所以自然会按照我的喜好量身定制吧……

但是……不会如你们，如黑势力所愿的哦……

这场仪式，必须让我在对方的体内射精，而且作为对手的莉露露也必须在我的体内射精。

必须将彼此的精液，射进彼此的体内才行。

所以，我只用我的精液射在这家伙身上，用我的圣精液将这家伙的内部洗净。

然后让这家伙的精液——黑莉露露的精液，随便射到别的什么地方去。

让她重复地，进行无意义的射精……让她的精液全洒在地上，一滴不剩……

呵呵呵……做好心理准备吧。

卓司 「因为白莉露露酱是这样……所以我估计，身为黑莉露露的你也应该是这样……可我没料到，你真是发情变态扶她呢……」

彩名 「才，才不是，发情什么的，而且我也不是变态……」

卓司 「是变态…是大变态…没错……至今为止你的那种态度……那种孤高的、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这一切，都是源自你对本性暴露的恐惧……」

彩名 「才，才没有……那种事情，不可能」

卓司 「因为是莉露露酱的影子所以具有特殊能力……因为那种能力才把其他人看作比自己低下的东西……但是其实，只不过是一直对暴露自己是变态o棒女的事情感到紧张而已……」

卓司 「呼呼呼……要是这件事被人知道的话，大家会怎么想呢……音无同学？」

彩名 「哎!？」

刹那间，音无的表情因恐惧而扭曲。

彩名 「那，那是……」

卓司 「你的成绩很优秀吧？脑袋也很聪明吧？所以你应该懂吧，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彩名 「啊，只，只有那件事请放过我……请，请不要对大家说……」

卓司 「这事我可不好办啊，你看，这事情多好玩，多有趣啊？不告诉大家的话真的太可惜了，对吧？」

卓司 「优等生音无彩名，其实是o棒扶她……

深夜，在学校的屋顶上勃起了…之类的……」

彩名 「不要……不，不要说……」

卓司 「喂喂……你可真没骨气……哪有一上来就求饶的？你姑且也算天使的一员吧？是黑天使吧……」

彩名 「……呜」

卓司 「嘛，算了……总之先给我看看」

彩名 「哎？」

卓司 「别让我说第二遍……把你那不堪入目的、丑恶的o棒给我仔细看看啊……」

彩名 「那，那种事情……」

卓司 「什么？要反抗我吗？那样真的好吗？」

彩名 「……呜」

卓司 「反抗我的话会变成怎样……你也差不多该理解了吧？」

是放弃抵抗了吗……音无慢慢地，将挡住那个的手转到身后。

彩名 「……请，请……放过……我」

虽然手没在遮挡了……但这只是消极合作……我是叫她让我看看清楚的吧。

卓司 「让我看清楚啊……你这只不过是把手拿开了而已吧」

彩名 「请，请……放过我」

卓司 「你要我说几次……没有第二次了!」

彩名 「……呜」

平时表情基本不变的音无都已经流出了眼泪。很不甘心吧，很难受吧。

卓司 「呼呼呼呼呼，活该啊……明明平时都一副看不起人的态度……你现在的样子算什么？看上去简直像顺从的发情母狗嘛」

音无慢慢掀起了裙子……

音无的肉o的头部露了出来……

音无的和莉露露酱的完全相同。

白白的，包着皮肤……头部是粉红色……

粉红色的前端……那前端在微微哭泣……

梨花带雨，莹莹泛光，简直就像那个时候的莉露露酱一样……就像粉红色的气球果冻……

彩名 「啊啊，不要那样盯着看……被那样看的话…我，我……」

卓司 「被看着的话会变成怎样？」

彩名 「……咕」

卓司 「呼呼呼，怎么了？」

彩名 「……不行……不行的」

卓司 「怎么了？说说看！快点说出来啊！」

彩名 「会，会变大……」

卓司 「哪里？」

彩名 「肉o……o棒会变大……呜呜呜……」

卓司 「哈哈哈哈哈，这样啊，你这变态o棒女！这都有快感啊！虽是女人，o棒却因为快感勃起了吗？」

彩名 「……啊，啊啊啊……」

她露出绝望的表情……脸色煞白……下半身的那个明明是通红的……血液全部被勃起的那个抢走了吗？

卓司 「回答我……快点！回答我！会怎样！」

彩名 「是，是的……是这样……是这样的……所以……所以请放过我吧……」

卓司 「呼呼呼呼……」

彩名 「请，请不要再看了……再继续看下去的话……我，我」

卓司 「再继续看下去的话会怎样啊」

彩名 「……呜」

卓司 「回答我啊」

彩名 「那，那种事情……我不能说……说不出口……请饶了我吧……」

卓司 「吵死了……闭嘴……我不想听那种借口……给我说……回答我……给我快点快点快点！」

彩名 「伊」

完全吓坏了……什么啊，这家伙也和方舟里的那群家伙没什么两样……没有任何不同……

彩名 「那，那个……再，再这样看下去的话我的，肉……」

卓司 「我听不见！给我说清楚！从头说！」

彩名 「是，是」

彩名 「这样看下去的话，肉o会变大，皮会撑开……彩名害羞的地方会全被看光了」

彩名 「所，所以……请…放过……我」

卓司 「我不干……」

彩名 「怎，怎么这样……」

彩名 「哈唔……」

刚这么说完……音无的肉o进一步膨胀……皮的前端一下子撑开了……

彩名 「不要啊啊啊啊，全都……全都被看到了」

音无急忙想用手挡住露出来的东西……但是。

卓司 「不许动！」

理所当然地，我对她怒喝道。

音无因为我的大喊，身体一下子僵硬了。

卓司 「谁跟你说可以藏起来了？就这样，就这样站着……」

彩名 「怎，怎么能……」

卓司 「来……死变态，更加的，将你那丢人的东西向前突出点……来！」

彩名 「啊，啊啊……」

音无只是象征性地将腰向前顶起。

音无的o棒暴露在空气中。

大概自从她出生以来到今天为止，让人看到这个，是她最大的禁忌。

而且是现在……在深夜的屋顶上这一异常的场所，还让我仔仔细细地观察。

音无的泪水已经湿透了脸颊。

卓司 「你这变态……你就是暴露狂……」

彩名 「那，那种事情……才没有」

卓司 「那么为什么，在被我发现的那一瞬间肉o就起反应了？」

彩名 「……啊，啊……」

卓司 「回答我！」

彩名 「那，那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啊……」

卓司 「吵死了！」

卓司 「回答我！」

彩名 「是……是……正是如此……你说的没错……我，我……被看着兴奋起来了……是变态…音无彩名是个变态……」

卓司 「然后呢？什么地方被看见才兴奋起来的？」

彩名 「……哎？」

卓司 「回答我……来，回来我！」

彩名 「那，那个……肉……」

卓司 「我听不见啊……我完全听不见啊，这样好吗。你这么不合作的话……惹我不高兴……真的好吗？」

音无一副认命的样子，微垂着头，张嘴说……

彩名 「是o棒……是彩名的肉o」

卓司 「你是在深夜的屋顶上让别人看肉o还兴奋起来了的变态扶她，对吧？」

卓司 「是不是啊！说啊！沉默的话我可不饶你啊！」

彩名 「……是，是……」

卓司 「一个字哪够啊……给我好好说，一五一十说个明白……」

彩名 「是，是的……我，我是……在深夜的屋顶上让别人看o棒还兴奋起来了的变态扶她……咕」

刚说完这句话，音无的肉o上便汨汨地滴出水来……

卓司 「你啊……真的是个暴露狂呢……死变态肉o女……」

彩名 「不……不，不要说……我，我不是那样的……不是那样的啊……」

每解释一句，不知为何，音无o棒的前端便滴下新的水滴。

卓司 「你还要脸不要脸啊？」

我突然按倒了音无。

彩名 「什，什么，不要啊啊啊」

我一把握住了音无的肉o。

我没有像莉露露酱时那么客气。总之先是狠狠一抓，狠狠地。

就算指甲会划伤她也没关系，关我屁事。

彩名 「为，为什么，太用力了……伊伊伊伊伊」

我根本不听她的乞求……只是先一门心思地撸音无的肉o，总之是先撸起来看看。

彩名 「伊，住手！不要！我！伊！」

我用力握住音无最敏感的部分，

然后撸起来……这样不断重复……

彩名 「为什么，不行，温柔点……温柔，点」

卓司 「吵死了！都湿成这样的话，直接就上也是没问题的！毋宁说，对你这样的变态而言，这已经够温柔了！」

彩名 「怎，怎么会！伊！咕呜！哈！」

咕啾，咕啾，咕啾……

渐渐地，起泡了的液体盖住了肉o棒……那过多的体液的量……甚至让人怀疑，她是不是已经射精了。

那代表着音无感受到的东西，完全地，从痛苦转变为了快感。

彩名 「伊～住手～我～」

卓司 「怎么了吗……嗯？莫非你想说，快感到让自己觉得害怕啥的？」

彩名 「才，才没有快感…我才没有快……呀」

卓司 「那么，为什么会湿成这样啊？不管是你的女性器，还是男性器，都这副惨样！」

卓司 「怎样？想就这么射精吗？想高潮一回吗？」

彩名 「那，那种事情……」

是不是快要爆发了，握着她的肉o的我最为清楚。已经没有退路了。

离射精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虽然这样说，但对音无来说，这就是无法忍受的羞耻……在这种地方，女儿身的她，因为男性器而高潮……

卓司 「哈哈哈哈，打算就这样高潮吗？想要高潮吧？」

彩名 「啊，啊唔伊，伊……明明不想的，明明不想高潮的」

咕啾，咕啾，咕啾咕啾，咕啾，咕啾……

彩名 「啊，啊，啊，不，不行不想去不想高潮～」

卓司 「吵死了！去啊！就这样高潮啊！去吧去啊去啊去啊去啊去吧！给老子射精啊！」

彩名 「我，我……不，不要做那种事……不会……做」

卓司 「还在说吗！那么这招如何！如何！感觉如何！」

我进一步激烈起来。

彩名 「伊！不，不行，温柔点，温柔点撸……不然的话不然的话，我……我」

音无浑身颤抖着。

就像是在翻着白眼乞求我一样……想必是很难受吧，连说话时的句尾都变得奇怪了。

咕啾，咕啾，咕啾咕啾，咕啾，咕啾……

声音在夏日的屋顶上回响。

那是让人无法联想到是在撸肉o的声音……简直就像是在用润滑液玩耍的声音……

不仅肉o，不知来自何方的液体，甚至把她大腿都湿透了……

咕啾，咕啾，咕啾咕啾，咕啾，咕啾……

湿成这样的肉o，不管我再怎么粗暴，都只会给她带来快感。

甚至只要我用力去握住，肉o就会从手里滑出去……

我用被她逃脱的手，再次重新握住。这样的重复，已经有好几次了。

我也将手伸向音无的女性的部分……理所当然的，那里已经一片惨状了。

说不定，滴到大腿上的液体是来自这里的。

彩名 「啊，啊啊，啊那，那里是……哈。一，一起摸的话，伊！伊～！」

我同时刺激她女生的部分和男生的部分。

真是方便的身体……

彩名 「哈，咕，哈哇，呜哈，呜哈啊啊」

音无忘我地、像发了疯似地挣扎着……还一边发抖，一边抽搐……

她的大脑，已经完全无法判断那种信号是快感还是痛苦了吧。

只是，不断重复的强烈的信号。让脑麻痹的信号的连射。连投。

音无的反应已经超乎常轨了……就像已经发疯了一样的反应……但是从音无的男性器中滴落的水珠，和从女性器喷出的甘露，在告诉我她正处在快感之中。

咕啾，咕啾，咕啾咕啾，咕啾，咕啾……

彩名 「已经，已经，不行了，我～已经～」

从手上的感觉来看，音无快到极限了。

卓司 「怎么了？要去了吗？要高潮了吗？明明是个女的，却要射精了吗？哎？变态！」

彩名 「才，才没有……才，才没有……感觉」

咕啾，咕啾，咕啾咕啾，咕啾，咕啾……

彩名 「伊，怎么会，我，我，明明是女生，明明是女生却要射出精液了，那，那种事情……不行，已经，已经唔唔唔，嘻嘻～！」

跳动！

音无的身体大大地弹起。

在那一瞬间。

握住的手上，传来有什么东西从o棒里涌出的感觉。

在那一瞬间。

跳动，跳动，跳动……音无剧烈地抽搐起来。

彩名 「不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音无喷出了大量的精液。

彩名 「射，射了。射出来了啊。精，精子，精液射出来了，射出来了啊射出来了，咕」

她的身体进一步抽搐起来。

卓司 「啥、啥啊……这白花花的一泡……根本憋不住嘛……」

彩名 「伊，怎么会，我，我，明明是女生、明明是女生，却不停地射出精液啊，射出来了啊，明明是女生却有这么多精液，嘻嘻～！」

真是惨烈的光景……惨不忍睹。

怎么会疯成这样……

卓司 「这是怎么回事，真是惨不忍睹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到底这到底！」

彩名 「啊，啊，啊，快，快把手，停下来，停下来，不然的话，不然的话，我，我，明明是女生，明明是女生却不停射出精液啊，射出来了啊，明明是女生却射出这么多精液」

卓司 「真是好厉害的精液量……还要继续射吗？」

虽然我知道她不是人类……就算这样也太厉害了……这样要让她射干净好像有难度呢。

嘛，算了，尽可能的，把手动起来，尽可能的让她射干净。

从音无的o棒还在不停射出白浊的东西。

跳动跳动跳动，跳动跳动跳动跳动跳动，跳动跳动……

跳动跳动跳动，跳动跳动……

跳动……

痉挛渐渐的平静下来。

在这样的状态下，音无露出了恍惚的表情……

彩名 「我，我……高潮了……明明是女生……却被人摸肉o……还让我高潮了……」

音无两眼无神，呆呆地看着天空……自言自语地说了这句话……

但是，我是不会这么简单就放过她的，不会放过她的。

我再一次动起手来。

咕啾，咕啾，咕啾咕啾，咕啾，咕啾……

彩名 「伊！怎，怎么会，我，我明明刚才才高潮过的……但是」
那跟我有关系。我又不是为了让你高兴才这样做的……

彩名 「因，因为才刚高潮过，还，还很，敏感的，伊～！」

咕啾，咕啾，咕啾咕啾，咕啾，咕啾……

多亏了精液，手滑动的比刚才更顺畅了。

彩名 「伊～，怎么会，让，让我休息一下，要疯了，我要疯掉了啊，不行～」

卓司 「呼呼呼呼……」

卓司 「你在说谎吧……没有快感？真的吗？我已经不会再相信你的话了……来实验下，你到底能射几发吧」

彩名 「实，实验？」

音无的脸色惨白。

卓司 「没错！无视你说的话，不停的撻下去。只要你的o棒还能射出精液来！」

彩名 「怎，怎么会，做那种事情的话，我会死掉的」

卓司 「死？那你就发狂而死吧！彻底地高潮吧！」

彩名 「伊咕呜呜呜呜，伊咕，伊咕呜呜!!」

卓司 「呼呼呼……今晚要把你榨得一滴不剩……给我觉悟吧」

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我的手也差不多开始累了。

空挥一万次都没有这么累。

我已经不停将手上下运动了多少次了啊……手已经累坏了。

就算这样，我也精神抖擞地、不停地上下撸动她的那个。

她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她射出白浊；每当这时，我就扬言继续。

每当这时，她都感到绝望，向我乞求……虽然有好几次她翻起白眼，昏了过去……但我仍在坚持撸音无的那个。

射精的同时，她恢复了意识。

那时，她连话都说不利索了。

彩名 「求你……求你，求你，饶了我吧……已经，已经，已经，射不出来了啊。伊～伊～!!」

音无在我的面前昏过去了……又昏过去了。

已经只剩下身体的抽搐了，她并没有射精……也就是说，已经全部都射尽了吧……

那么……差不多该用圣精液把这家伙的体内洗净了吧……让她再也无法放出黑液……

让这家伙染满圣波……

我硬拽起了音无。

彩名 「求你……饶，饶了我吧……我，我，已经，站不起来了……」

卓司 「吵死了。现在，要开始用圣精子洗淨你的体内！来，把屁股转过来！」

我一把抓住她屁股的肉，并向两边扒开。

彩名 「?! 不，不要，求，求你饶了我」

到刚才为止都只有男性器受刺激的音无，好像也察觉到，受刺激的对象马上就将改变。

她又开始了微弱的抵抗。

彩名 「不要啊啊啊，不，不要打开，请不要打开」

她虽拼命抵抗，但已经连站都站不起来的人，又能做到什么。

音无的女性器被我残忍地打开了。

彩名 「不要，请，请不要看我」

音无的女性器是因为已经高潮过好几次了吧？充血得通红……

并且非常的湿润，反射着油亮的光芒。

卓司 「这样却根本看不到入口……这就是处女吗？」

彩名 「!？」

卓司 「说中了吗？」

其实……光是打开，我是不可能知道，她是不是处女的。

但是，我无法想象，身体畸形的音无会跟谁有过性经验。

于是我就随口说了句，看这反应，好像是说中了……

舔!

彩名 「咕!」

我试着舔了一下音无那充血的女性器。

音无在那一瞬间，当场跪下了。

我进一步，舔动那通红充血的东西。

彩名 「伊，不要啊，不行的……呜!」

我突然将舌头刺进了音无的那个。

卓司 「咕呵呵呵呵，吓了一跳吗？以为突然被那个东西插了吗？」

彩名 「……啊，啊啊……求，求你了……千万不要把o棒插进来……其他事情我什么都愿意做啦……」

原来如此……真不愧是黑莉露露的化身……在这种状态下依然知道自己身体被染上圣波液是多么危险吧。

那是就算死也千万不能做的事情……

彩名 「只有o棒……请放过我……」

卓司 「这样啊……至少还想守住处女啊？原来如此真让人佩服，佩服，佩服啊……」

彩名 「!？」

音无的表情有反应了。

在那一瞬间我将我的男性器拧紧了音无的女性器里。

彩名 「叽～! 怎，怎么会啊啊啊，太过分了，实在太过分了」

是因为已经湿了吧，我的肉o毫无抵抗的进入了音无的里面。

彩名 「好，好痛……好，好痛啊」

彩名 「为什么……做这么过分的事情……」

卓司 「呵呵呵，有感觉了吗？我的东西……现在可是没戴套哦。这样下去的话，就要被一直以来都看不起的人中出了哦？怎样，怎样，你现在感觉怎样？」

彩名 「……呜，呜……呜哇哇哇，抽泣，抽泣……」

就算是音无也大声哭泣起来。

卓司 「到底怎样？你光哭我搞不懂啊……嘛，算了……就这样射在里面吧……」

彩名 「呜?! 伊，伊」

我用力了动起了腰。

彩名 「不，不要中出！只有这件事请放过我！」

音无在挣扎……即便如此，那也是无力的举动，无力，无力，太过无力。

我曾害怕过这家伙吗？

身为救世主的我，竟会对如此弱小的存在……

卓司 「用圣波精液让你兴奋到发狂…」

我握住了音无的男性器。

彩名 「哎?!」

卓司 「呵呵呵呵，再继续撸这个的话……又会射出来吧……」

彩名 「……伊，伊……已，已经射不……」

音无的脸上露出恐惧的表情。

卓司 「要上了!」

我一面撸着音无的男性器，一面用力扭动腰部。

彩名 「咕，伊，哈，不行，不行啊，不行啊啊噢噢噢噢伊伊」

音无按耐不住地，再度开始叫春。

卓司 「怎样！舒服吗？你这死变态变态变态变态！去死啊变态！你这贱货，就用肉o和o穴爽到发疯而死吧！」

我加快了腰部的速度。

据说，救世主的腰能比常人快数百倍。

不仅如此，据说带给对方的快感也能有数千倍。

就算对方是天使，也依旧如此。

爽到发疯吧！黑天使啊！

卓司 「你这肮脏的母猪！岂能就这么放过你！因为你罪无可恕啊！」

我更加激烈起来，更加高速化。但是，那也只是0.99倍音速……再继续加速的话，冲击波就会摧毁这栋建筑！

0.99倍音速……这点很重要……

正所谓，万事都是过犹不及。

彩名 「伊！咕哈啊啊啊啊！哈嗯，咕唔，不要哈，住手，饶了我啊啊啊……」

咕啾，咕啾，咕啾咕啾，咕啾，咕啾……

她已经湿得太厉害，甚至都分不清，是哪里的哪种体液弄得这么湿了。

咕啾，咕啾，咕啾咕啾，咕啾，咕啾……

音无像发疯一样挣扎着……

音无的反应已经超越常规了……

不仅一次，一次，又一次地被强制射精，现在还被这样侵犯，而且马上又要被迫射精。

任谁都会疯的。

从音无的女性器里，喷出像是射精一样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潮吹吗？

就算如此，还是收得好紧……这下我……

彩名 「已经，已经，不行了，饶了我，求你，求你饶了我啊啊啊……」

貌似音无也快到极限了……

我握住的那个，在如此向我倾诉……

我无视哭着求饶的音无，进一步加快了手速。

以0.99倍音速的速度。

然后，我扭动腰部。

以0.99倍音速的速度，扭着腰。

那里收得更紧了……越来越紧……

我已稳操胜券……

卓司 「伊，哈，咕，咕，我也到极限了……到极限了！」

彩名 「伊！」

音无的身体剧烈地扭曲。

在那一瞬间，音无居然又一次射精了。

明明都射了那么多，

又让她射了吗……这人太可怕了……可怕的黑势力……
配合着她，我也向音无的体内射精了。

彩名 「不要啊啊啊啊啊啊啊，不，不要！不要射在里面」
咻咻，咻咻，咻咻……

我在里面射了。终于射了！

彩名 「怎么会……被，被中出了啊……被射在里面了啊……里面……里面！」

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

咻咻，咻咻，咻咻……

咻咻……

我把全部的圣波液射进了音无的体内。

彩名 「呜，太，太过分了……」

卓司 「呼呼呼」

卓司 「怎样，被圣波液灌满的感觉……圣波液的感觉如何……被中出的感觉如何？」

卓司 「呼呼呼呼……唔哈哈哈哈哈哈」

彩名 「嘻嘻……」

卓司 「唔？」

彩名 「嘻嘻，嘻嘻，嘻嘻……什么圣波液……真是好笑……嘻嘻嘻……」

卓司 「怎，怎么会？」

彩名 「还有，我觉得“0.99倍音速”这说法也很逗……嘻嘻嘻……间宫君太有趣了……太好玩了……」

卓司 「怎么会！」

彩名 「那就是间宫君想要对我做的事情啊……嘻嘻嘻……」

卓司 「呜!？」

卓司 「音无……你，你为什么会在哪里？你，你不是……」

彩名 「应该是被你侵犯，精疲力尽了才对……但是只能给你安慰奖……什么也没开始，什么也没结束……这结果真是太可惜了……」

彩名 「还有……我…没长那种东西……嘻嘻，我可不想给间宫君看那证据，所以是不会给你看的」

彩名 「安慰奖。因为我没长那东西，所以是非常大的安慰奖……间宫君……嘻嘻嘻……」

卓司 「哎!？」

时间前进，日期变更。

最后之刻已经近在咫尺。

7月18日

It's my own Invention

卓司 「你这家伙，刚才……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彩名 「你猜呢……我什么也没做……只是看着罢了……」

卓司 「你肯定做了什么」

彩名 「呵呵，只是间宫君擅自开始妄想了罢了……我什么也没做」

卓司 「你说什么! 那才不是妄想! 那么真实的妄想如果存在的话，如果存在的话……还怎么区别妄想与现实!」

卓司 「是啊!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感受到了你肌肤的温暖! 怎么会有那样的妄想!」

彩名 「……温暖……」

彩名 「……真恶心……」

卓司 「你，你说什么!」

卓司 「你这个扶她变态女! 射精变态女!」

彩名 「所以都说了……我，不是扶她……」

卓司 「不，我确定你就是扶她!」

我往音无彩名的胯下伸出手去。

卓司 「你看，果然……」

卓司 「!？」

彩名 「……」

卓司 「……没有？」

彩名 「间宫君……」

卓司 「咕……血？」

彩名 「间宫君……因为这超过了恶作剧的底线……所以我就不是扇你耳光，而是给了你一拳……呵呵你流鼻血了哦……」

卓司 「噫!」

卓司 「咕哇……疼」

彩名 「我觉得，下次见面时，你要是还想对我恶作剧……最好控制在弹额头的程度」

彩名 「否则，间宫君的鼻梁骨，就又该折了……」

卓司 「你，你这家伙……」

彩名 「但是……没有下一次了……」

卓司 「……」

彩名 「呵呵呵……我是音无彩名，是这么被称呼的；我既不是你那莉露露酱的污垢也不是她的影子，我不是你的妄想」

卓司 「莉露露酱才不是妄想！」

彩名 「……是么，那不是妄想么……」

彩名 「但也许只是……不肯承认自己是妄想罢了……也许我也是妄想……你也是妄想……」

彩名 「眼前的你我……并不是妄想……但是」

彩名 「按设定，我是音无彩名」

彩名 「是人类……」

彩名 「不过……你已非人类……」

卓司 「这，这是当然的了，我是救世主！」

卓司 「是能拯救人类的存在，才不只是什么人类！」

卓司 「更不用说，我，我不是间宫卓司这可悲的灵魂的附属品！」

卓司 「我是让世界回归天空的人！成为救世主的人！操纵圣波的人！」

彩名 「是么……回归……天空……那个天空的名字是……」

卓司 「世界的极限……最尽头的天空……终之空」

彩名 「这样啊……到达终之空啊……」

卓司 「无限导致有限……有限又导致无限……循环旋转的衔尾蛇」

卓司 「循环性……永恒轮回……永续性……永恒……圆运动……死和再生……破坏和创造……宇宙的根源……无限性……不老不死……完全性……全知全能……」

彩名 「呼嗯……很难的样子……」

卓司 「耶加得就要觉醒了！口衔尾、包裹着凡间的……巨蛇的觉醒！」

卓司 「就要来临了！」

卓司 「所以必须回归天空！」

- 彩名 「呵呵呵……那真是太好了」
- 彩名 「间宫君，你终于找到被他人认可的生存价值了啊」
- 卓司 「什么」
- 卓司 「才不是那种低俗的概念」
- 彩名 「呵呵呵呵，是呢」
- 彩名 「水上由岐……」
- 彩名 「悠木皆守……」
- 卓司 「!？」
- 卓司 「怎么会说起那两个人!」
- 彩名 「呵呵」
- 彩名 「时至今日……你还会对这两人的名字有反应……还在意着呢……」
- 卓司 「为、为什么我必须在意那两人的事……我才没有……」
- 彩名 「那两人……有与间宫君完全不一样的生存方式……看上去也完全不一样」
- 彩名 「每个人各不相同……做着不一样之事……但也有相同之处……」
- 彩名 「虽然零零碎碎分成了三份，但却只是同一个东西……」
- 彩名 「创造，协调…和破坏……」
- 彩名 「虽各自有不同的性质……但归根结底，又只是相同之物……」
- 彩名 「指名之人……诉说之人……还有消逝之人……」
- 彩名 「悠木皆守君……他说过……」
- 卓司 「说过？说了什么」
- 彩名 「在哭泣……」
- 卓司 「诶？」
- 彩名 「无法阻止……在哭泣的婴儿的哭声……」
- 彩名 「于是，因无法阻止婴儿的生存……或者说无法阻止人类的原罪……才有了善意」
- 彩名 「人类的生存……正是因这以原罪为形态的善意……」
- 彩名 「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由善意铺满的……」
- 彩名 「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由希望构成的……」
- 卓司 「希望……」
- 彩名 「对，因希望而生……」
- 彩名 「但是……」

彩名 「对间宫君来说，这已经不需要了呢……因为本应由悠木君做的事，现在都是你在做呢……」

彩名 「众神的任务改变了……破坏者变成了创造者……创造者变成了协调者……各自改变了使命……」

彩名 「破坏者……已失去了破坏的权利……因为，创造者要终结一切……」

彩名 「再生之后……司掌协调的神什么都做不了……创造者，也放弃了作为再生者的任务……」

彩名 「准备破坏自己创造的世界……」

彩名 「破坏者在诉说希望……」

彩名 「创造者在诉说绝望……」

彩名 「调停者陷入彷徨……原地驻足……」

彩名 「站在原地……凝视世界的终结……」

彩名 「轮回已经开始了……那个轮回已经停不下来了……」

彩名 「人最后的困惑，就是……无限和有限……还有轮回和停止……」

卓司 「闭嘴！闭嘴！你的借口我听够了！」

卓司 「我是，我是到达了终之空的人！」

卓司 「再说一次！我是到达了终之空的人！」

卓司 「再说一次！我是预定要回归终之空的人！」

卓司 「再说一次！我最讨厌你了！」

宁静的声音……

透明般的眼瞳……

仿佛知晓一切，注视着一切的她……

我无比厌恶……

卓司 「我，是预定要回归预言的人，要抵达完全的世界」

彩名 「……今天……已经是十八号了……到最后的天空只剩……」

卓司 「是的……最尽头的天空……最后的天空……世界的极限临近了……还差一点……还差一点就能看到世界的极限了……」

卓司 「还差一点，就到二十号了……不，在那之前有必须结束的事……必须让一切回归天空……一切……」

卓司 「在方舟里集合的……所有的人……必须将他们全部回归……」

卓司 「快乐……尽头就在那里……天空的极限就在那里……分界线……世界的最后……终之空就要来了……是的……你看」

卓司 「你看……看得见它那么大……那么巨大……」

卓司 「是的……能看见……能看见……」

卓司 「极限的前端…极限是门……是的…是门……门的对面…是海……深不见底的海……」

卓司 「这片海蔚蓝明亮，十分美丽…在这里，有连接世界和世界和世界和世界的……电缆……」

卓司 「窗子的对面晴朗明亮……蔚蓝…碧蓝……比哪里都要更蓝…耀眼的美丽……」

卓司 「你看，那就是世界的极限……最尽头的天空……」

彩名 「真的呢……」

卓司 「终于，来到了这片终之空……距离世界的尽头只差几毫米了……」

卓司 「现在亦无妨……立刻飞出去亦无妨…已经触手可及了…手能触到世界的尽头…立刻这么做亦无妨……」

卓司 「现在立刻……便将它完成，亦无妨」

彩名 「那么……为什么还没有动手呢？」

卓司 「……还不能这么做……还不能这么做……还不能这么做……因为，在这里还有必须做的事？」

卓司 「在这里必须做的事？」

卓司 「在这个世界上必须做的事？」

卓司 「还有……」

卓司 「还……」

「间宫卓司！」

卓司 「诶？那个……你是？」

卓司 「这个声音……」

卓司 「这里是……」

卓司 「你是……」

皆守 「就算成了救世主，也不至于忘了吧……」

皆守 「间宫卓司！」

卓司 「悠，悠木皆守……」

皆守 「噢，正是我，悠木。正是你唯一畏惧的……悠木皆守大人……」

卓司 「许久未见，感觉你性格变了嘛？不是应该更酷一点或者更DQN一点么……」

- 皆守 「噢，其实我原本就是这种性格了……」
- 皆守 「那么……我是来让你品尝久违的恐惧的……做好准备吧……」
- 卓司 「恐惧？你在说什么呢……没料到你会到这种地方来……真是不速之客啊？」
- 皆守 「不速之客？」
- 卓司 「噢，正是。正是。因为我认识的你，应该是更低俗的白痴……比起说话，更喜欢使用肉体语言吧？」
- 卓司 「噢，你是白痴，所以说不定不知道肉体语言指的就是暴力哦……」
- 卓司 「在这认知的终极之地……终之空下……为什么我非得和你这种俗人打交道呢？」
- 卓司 「到今天为止，我在这里……遇见了白莉露露……和父神……以及黑莉露露的化身音无彩名……我与这些认知外的存在……形而上的存在相遇了……」
- 卓司 「那么为什么，你也会出现在这？」
- 卓司 「你这种形而下的家伙……简直就是在“尼伯龙根的指环”里，“森石松”突然冒了出来，然后说“吃寿司吧”一样的不速之客啊……」
- 皆守 「噤……这样啊……那还真是抱歉啊……玷污了你难得的美丽妄想……」
- 皆守 「但是我不是说过吗？」
- 皆守 「我和你的战斗，只会以一方的消灭而告终……」
- 皆守 「你以为那种程度的打击就能结束了吗？」
- 卓司 「嘛，差不多吧…」
- 皆守 「噤……被小看了呢……」
- 卓司 「你说什么呢……一直藏到现在的家伙，有资格说这种话么……」
- 皆守 「藏起来？你真是白痴啊……」
- 卓司 「什么」
- 皆守 「你无聊的救赎，不是安排在19号与20号之间么……」
- 卓司 「噤……你想让最后的战斗……在这片天空下进行吗？」
- 卓司 「世界的终结的天空……在这之下决一胜负……呵呵呵……对你这形而下的家伙而言，倒是挺有想法的表演啊……」
- 皆守 「哼……果然不论何时，救世主大人的脑子都是这么脱线呢……什么表演啊……」
- 卓司 「你说什么……」

皆守 「救世主大人的脑子要是这么秀逗……我这段时间的拼命努力，搞不好也就白费了……」

卓司 「努力？」

皆守 「噢……是这样…你讨厌的，名叫“努力”的玩意」

卓司 「什么样的努力？」

皆守 「为了消灭你这混蛋的……努力」

卓司 「哈？为了消灭我的努力？」

皆守 「噢，是这样……救世主大人所没有的三大原则」

皆守 「……努力，根性，还有根性！」

卓司 「……哈」

卓司 「嗨，还真是性格大变啊……你有这么古典囧QN的吗？有点感兴趣了……」

皆守 「这次可是认真的了……要是想跑就趁现在吧……因为这回是认真的。认真的想要杀了你……」

卓司 「我有个简单的疑问啊……为什么你就这么想消灭我呢？」

皆守 「哼哼哼哼……为什么？真是愚蠢的问题啊间宫卓司」

卓司 「愚蠢？我是否可以认为，因为你被黑波侵害了……所以无需问这种问题？」

皆守 「黑波？还真是又开发了新妄想啊……之前见面的时候，还没有这种词嘛？」

卓司 「开发了？你到底脑残到何等地步啊……不是开发。我是知道的，这是真实」

皆守 「真服了你了，无厘头的妄想一个接着一个，还搞得煞有介事……」

卓司 「妄想？哼哼哼……在毫无知性的你听来，一切想必都是妄想吧……」

皆守 「妄想啊……就像哥白尼的地动说曾被说成是妄想一样？」

卓司 「你这不是明白么……」

皆守 「尽管在很久以前……菲洛劳斯就提出宇宙的中心是火，包含地球和太阳的所有天体都在围绕着它旋转……」

皆守 「但大家却认为地球是中心，宇宙围着它旋转……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卓司 「什么……」

皆守 「那是因为……答案先于事实而存在……」

皆守 「因为先有了答案……人们就用现实去生搬硬套……产生了歪曲现实的认知……」

皆守 「世界的中心就在此处」

皆守 「这是大前提……因此绝对无法承认，事实是自己的世界不过是围绕某种东西旋转的一个普通天体……」

皆守 「答案先于事实……从答案中强行拼凑事实……这样一来，对事实的认知就被歪曲了……」

皆守 「自己希望的答案，凑巧和现实吻合了，这种事情要多少有多少啊……卓司」

皆守 「尽管如此，也想相信……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一切都围绕着自己转……世界上只有自己是特别的……」

皆守 「呐，卓司……你想这么相信对吧？你不想承认对吧……这现实的世界」

皆守 「可你既不是世界的中心，也不是特别的存在！」

皆守 「……更不是母亲所期待的救世主大人！」

卓司 「悠木！」

我愤怒地失去了自我。

做出了救世主所不该有的举动。

连被神认可了的人，也会一时冲动……

我想痛揍悠木。

卓司 「？」

看见天空了。

夜幕中的晚霞。

这鲜明的景色，刻在了我的视网膜上……就在我短暂地为夜空的美景所折服的……这个瞬间。

卓司 「咕……哈」

至今为止……从未体验过的冲击……

世界不可思议地摇晃着。

卓司 「啊……」

卓司 「……咕……」

皆守 「如何啊？这是知道一切技巧的救世主大人，也不知道的技术吧？」

卓司 「刚、刚才那是什么……」

我在自己的救世主之脑中搜索……刚才的技术是……不……是我知道的技术……但是为什么？

我蹒跚地爬了起来……救世主是不能输给这样的庸人的……

皆守 「努力，根性，还有根性……你知道这是对于什么来说的充分必要条件吗？」

卓司 「什，你说什么……」

皆守 「是成为英雄的条件哦……」

卓司 「……咕……啊……白痴啊……」

皆守 「对于救世主来说，是不需要的条件呢……」

卓司 「当、当然了……」

皆守 「……哼」

皆守 「……看起来挺认真的嘛……」

卓司 「认……真……？」

皆守 「噢……是这样……」

完全意义不明的台词。

认真？

对什么认真？

这傻瓜在说什么呢？

皆守 「只为消灭你而诞生的……否定自我，消灭自己的道具……」

皆守 「我就是这种存在」

卓司 「什，什么……」

皆守 「我是破坏者……为了终结而存在……为了破坏秩序的世界，然后……产生新的秩序……」

皆守 「我就是为这个而存在的……」

卓司 「？」

皆守 「害怕了吧？不想承认了吧？」

卓司 「说、说什么呢」

皆守 「说什么」

皆守 「你这家伙还真是白痴呢！当然是了！」

卓司 「你、你在说什么」

皆守 「哼……没想到……都已到最后了，可你仍听不见吗……」

皆守 「那家伙的名字是……噢，这样啊……你把忘记了，你想通过把当做死人……来保护那家伙、和的存在……」

皆守 「关于这件事，还是干的不错的……无论你怎么发疯……还是把的幸福放在第一位考虑」

卓司 「你说什么呢？你到底在说什么呢？」

皆守 「最后也传达不到么……那家伙的名字……」

皆守 「因为那些对你不利的话，你总是要么将其扭曲、要么彻底消除……」

皆守 「尤其是……你竭力消除了自己和有关的认知，引发了巨大变动……」

皆守 「的存在……你用尽一切手段消除、替换、使之不可视……这需要勇气啊……你也算拿出勇气了吧……」

卓司 「到、到底在说什么……你这家伙……从刚才起就一直没说重要的部分！别把话藏起来！」

皆守 「把话藏起来的是你！」

皆守 「但是，你藏起来的人……关于的一切，你没有留给自己，没有留给水上由岐，而托付给了注定将要消失的我！给我记住！」

到底在说什么呢……这个男人……

为啥现在要扯到水上由岐？真是莫名其妙的对话。

卓司 「你丫……疯了吗？」

皆守 「疯了？哼哼哼哼……在此时……此处，不……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没疯的人么！」

皆守 「你知道就好……你所居住的世界，你所认知的世界，你所创造的世界，只有疯狂！」

卓司 「咕……」

这家伙到底怎么回事……这家伙充其量，只是我成为救世主的试金石罢了……

只不过是等着让我跨越的障碍罢了……可家伙、这家伙的存在，究竟是怎么回事？

悠木的攻击。

我所不屑的东西。

若问为何，因为我是知道所有格斗技、实践过所有格斗技的人……所以……

卓司 「啊……」

面对他的攻击，我甚至无法招架……只能竭力地……将脑袋大幅回转，将冲击分散开来……

卓司 「噶……啊……」

皆守 「如何？找不着北了吧……」

卓司 「噶……啊……」

我突然就倒在了地上……不明白……完全不能理解……

皆守 「我没有学会什么新的技巧……只是你在这妄想的时候，我拼命到了要尿血的地步，把技术磨练到了新的境界……」

卓司 「啊……啊……」

皆守 「这就是妄想的极限了么……」

皆守 「你的妄想……就由这里的现实终结吧……」

卓司 「终、终……结」

头脑在摇晃……身体动弹不得。

大脑一片空白……

我……靠着栅栏……

皆守 「和那时正相反呢……」

皆守 「那时是我背靠栅栏……你俯视我……」

皆守 「但现在却正相反……被打倒的、浑身是血的是你了……卓司」

卓司 「你要……打倒我……」

皆守 「没错……现在就是最后一击了……」

皆守 「让我在这了结你吧……间宫卓司……」

卓司 「……什么」

皆守 「这里是终之空的下方吧……这不挺好的么……」

皆守 「在你期望的天空之下……」

皆守 「为你我二人做一个了结，不正合适么……」

卓司 「你我的？了结？」

皆守 「噢……结束吧……在这里……不会把他人卷进来……」

皆守 「别让大家给你的灭世意淫当垫背……和你的世界一同完蛋的，有我和那家伙就够了……三个人就足够了……」

皆守 「这里，是只对你我而言的，终结的天空……」

皆守 「这里就是终焉之地了……」

皆守 「这样也不错吧……卓司……」

怎么了这家伙……

为什么这家伙一副这样的表情……

这种表情……简直就是……简直就是……

悠木的手上亮出了发光的……小刀……

锋利得足够杀人的小刀……

他要用那个杀死我么……

这是黑波的攻击吗？

这家伙是黑波的……

皆守

「我会直插心脏……不会有痛苦……」

皆守

「我们之间，互相伤害的游戏，已经够了……」

悠木反手握着小刀。

要把它插入我的胸口么……

我会在这里死去

被这种庸人杀死而结束吗？

是这种结局吗……

这种结局好吗！

这是什么狗屁现实啊！！

「不行！绝对不行！」

皆守

「？」

有谁的声音……

听见声音，我想起来了……这声音是……

司

「不、不行啊……悠木君……那种事情……」

镜

「司……」

皆守

「……为什么这家伙来了……」

镜

「你要是好好地吧钥匙拔下来的话，司也不会到这里来了……」

皆守

「忘记拔钥匙了么……」

司

「不行啊……悠木君……我、我不会允许你这么做的……」

司

「不能做那种事啊……早知道我就把你绑起来了……」

皆守

「所以……我说了那也是一种手段……」

什么？

这些家伙在说什么呢？

这些家伙……？

不……这正是奇迹……

正因为……我是救世主……

本令我绝望的形势，突然柳暗花明，便是证据。

首先是……超自然的愈合能力……

被悠木打的伤立刻痊愈了。

利用救世主的力量……治愈了自己的身体……

然后最后……

这家伙拿着的小刀……

那把小刀……

它没有被他拿着……

那把小刀……

没错……那把小刀不该在悠木手上……它在……

那把小刀，在我的手上。

皆守 「?!」

卓司 「悠木!!」

悠木手中的小刀消失了。

那把小刀就这么到了我的手里……然后我……

皆守 「……」

卓司 「心脏……是在这里对吧……心脏……」

司 「悠木君!」

镜 「间宫! 你!」

皆守 「……搞砸了……么……」

卓司 「搞砸了? 你在说什么呢……这是必然的……是预定和谐……」

皆守 「预定……调和啊……」

皆守 「原来如此……我的任务就到此为止了么……」

卓司 「噢，是的……你充其量，只是让我成为救世主的铺垫……」

卓司 「你是我必须跨越的障碍……我确实是小看了你……太小看你了……

感谢你告诉了我这点……」

卓司 「不管是什么时候，救世主都不能大意……无论对手是多么渺小的存在……都不能大意……」

卓司 「你教了我这点……谢谢你」

皆守 「……那个……抱歉……」
 皆守 「看来我……到此为止了……」
 皆守 「呼……什么都没能做到呢……对来说也是……呐……」
 皆守 「被这家伙打倒了呢……真是绝望啊……」
 皆守 「真是没办法……啊……」
 皆守 「这也是现实么……」
 皆守 「那就接受吧……」
 卓司 「噢，接受吧……这就是现实……」
 卓司 「我是救世主，要让世界回归天空……这就是现实……」
 皆守 「这样啊……还真是辛苦呢……」
 皆守 「哈哈……早知道……就把最后的时间……用在别的地方好了……」
 皆守 「要是更加认真的相处就好了……」
 皆守 「哈哈哈哈……我仍旧……是个没用的哥哥啊……」
 皆守 「我仍旧……毫无改变啊……」
 皆守 「接下来……该道别了……间宫卓司……恭喜你……是你的胜利……」

皆守 「对……是我输了……」

皆守 「」

皆守 「」

「……………」

「……………」

「……………」

「……」

悠木小声的说着什么，说着什么话……是在临死前……看到了什么吗

……

可悲的男人……

卓司 「真是……累了啊……」

我迈开了脚步……该回去了……

卓司 「方舟里……」

卓司 「……这，这是什么……」

剧痛……从未感觉过的剧痛……这是？

衬衫上沾满了血……是刚才溅出来的血么。

但是……那血迹渐渐扩散开了。

渐渐把我的衬衫染得通红……

卓司 「这是怎么回事……太欺负救世主了吧……悠木……怎么会变成同归于尽……我是救世主……你则只是铺垫吧？」

卓司 「呐……悠木……」

回过头去……悠木的尸体已经不见了。

他已无存在理由了……他又重回那片天空了吧……

这里是终之空的下方……

使命结束的人……全都回归到那里了……回归到那片最尽头的天空

……

卓司 「疼……咕……」

伤不浅……准确地说是很深……

卓司 「但是……我还有必须完成的任务……」

卓司 「咕……」

我按住伤口……必须早点回方舟……处理伤势了……

那里有圣药……也就是万能之药……没问题……我还死不了……

这也是试炼之一……

为了让我超越的障碍……没错……只是为了让我翻越的围墙……

我死不了……因为我是救世主……

怎么可能被悠木皆守这种渺小的存在杀死……怎么可能……

卓司 「唉……回去吧……回方舟……已经快到最后一天了……」

我给伤口抹上药剂……没问题，这不是普通的伤药……这里面被我注入了圣波……伤口很快就会完全地……治愈的……

卓司 「咕……」

普通的伤口明明可以用超自然的力量治愈……这个刀伤完全治不好……大概那把刀是用黑波物质制成的吧……

我喝下圣药……

这下就没问题了……不会有问题的……

你看伤口合上了……完全看不见了……就和没有受过伤一样……

圣药还是少喝为好……喝得太多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判断……

尽管如此，疼痛消失了……完全不疼了……

完美……一切都很完美……

我是救世主……这种程度的伤小菜一碟……

放心吧……放心……放心……放心……

圣药效果超群……疼痛真的消失了……留下的只有幸福感……

我恢复自信了。

卓司 「哼哼哼哼……也对啊……」

卓司 「因为我是救世主……」

卓司 「怎么可能会被那种家伙干掉……这不是当然的事吗……当然的当然的！」

「你给我消失吧！」

卓司 「？」

镜 「已经结束了哟……你那种小把戏……你给我消失吧！本来你就应该最早消失了！但是为什么你还留在这里啊！」

卓司 「怎么……你这家伙……」

司 「间宫君……」

卓司 「你们两人怎么了……黑波发生源的你们两人还没事人一样的进入方舟……」

卓司 「原来如此……悠木的那个行动……那个异常的强悍……」

卓司 「哈哈……原来如此……我还想着，是不是母亲设置的障碍太高了呢……那家伙也太强了吧……」

卓司 「你们……以黑波源头之身，为那家伙提供力量……就好像白波的莉莉露露帮助我一样，原来如此……」

卓司 「音无说的就是这件事啊……原来如此……破坏者啊……原来如此……」

卓司 「悠木是你们为了破坏光明救世主、传播黑波而创造出来的黑暗救世主……是妨碍我拯救人类的存在……」

卓司 「这就全都能想通了……他那般的强悍……那般执着于我的理由，全都想通了……」

卓司 「但是，很遗憾，结果正如二位所见」

卓司 「黑暗救世主已经死了」

卓司 「黑暗救世主被消灭了……然后真正的救世主——我，留下来了……留在这大地上……」

卓司 「是我的胜利……没错……我的胜利……」

卓司 「黑暗与光明的战斗……白波与黑波的战斗的结果……是我们的胜利……白波的胜利」

卓司 「救世主的……胜利……」

为什么……伤口明明完全治愈了……身体却一点力气都没……仿佛被麻痹了一样……

为什么……

为什么……身体还没有……痊愈呢……

镜 「消失吧！快消失吧！快！你不是已经没用了么！所以快消失吧！」

司 「姐，姐姐……」

是因为她们么……

因为……因为她们这些黑波，我才……

卓司 「给我消失……」

镜 「该消失的是你才对！」

卓司 「你们才该消失……停止黑波……」

镜 「吵死了！快消失吧！」

卓司 「你们不停止黑波……那就别怪我……」

卓司 「跟你们来硬的了……」

卓司 「叫人来！」

安子 「来了？有什么事吗？」

卓司 「叫几个男的来！谁都行！」

治愈能力下降……不，何止如此……感觉身体渐渐变冷、变得寸步难行了……

本以为圣药已经解决了……但是这种倦怠……这种寒冷……肯定是黑波所为……

黑波打算在我身体虚弱的时候趁虚而入吗……

所以直接进入了我的身体……

卓司 「大概就是这样吧……」

镜 「你是白痴么……什么黑色波啊……总之快点给我消失吧！」

卓司 「白痴么……」

镜 「怎，怎么了……」

男子校生 「怎，怎么了？救世主大人」

卓司 「你们，一直都在做爱吧？」

男子校生 「啊，不……也不是一直啦……」

卓司 「喜欢做爱对吧。喜欢奸淫对吧！」

男子校生 「啊，是。很喜欢」

卓司 「侵犯这个女人……」

男子校生 「诶？可以吗？」

镜 「你，你在说什么呢？」

男子校生 「真的么！太好了！」

司 「不要啊！」

卓司 「不是那个！」

男子校生 「诶？」

卓司 「让那个女人，看着自己的姐姐被侵犯……直到最后惨死的样子……
别对那个女人出手！」

镜 「等，这是什么意思？」

卓司 「你马上会被侵犯……被侵犯到奄奄一息，然后用最残忍的方法……
杀死……」

司 「等，姐姐」

卓司 「按住那个女人！」

男子校生 「啊……是……明，明白了……」

司 「不要！姐姐！」

镜 「司！」

镜 「……间宫……你当真不会对司下手吧……」

卓司 「当然了……本来的话，只要你们自行消失，就了结了……」

卓司 「都是因为你反抗，事情才会变成这样……我放过司」

卓司 「你要是消失的话，你妹妹什么想必都做不到……那家伙，只是跟在你屁股后面团团转的存在而已……」

卓司 「为什么司总围着你转呢……」

镜 「围着我转啊……因为别无选择呗？」

卓司 「啊？为什么？」

镜 「谁知道呢……然后你打算怎么玩？」

镜 「要把我玩坏么……玩的遍体鳞伤么……好啊……那就来啊……」

卓司 「……」

这种挑衅的态度……真是让人火大……

真当我不敢侵犯她吗？

真当我不敢杀了她吗？

镜 「反正我是你造出来的东西……真是丢人……把我弄坏吧……你的那种小把戏……就由我来奉陪吧」

卓司 「闭嘴！干了这娘们！」

男子校生 「干、干了是……干那活儿的意思？」

卓司 「没问题……她顾忌妹妹，不会反抗……没啥可怕的……」

卓司 「抑或……你们不愿服从我的命令吗？」

男子校生 「啊，不！我们会做！请让我们动手！」

男子校生 「快来，你们也来……把这家伙……」

男子校生 「诶？我也要？」

男子校生 「这是救世主大人的命令！」

男子校生 「救世主大人！能给我们圣水么！」

卓司 「圣水？随你们用……」

他们互相说话……互相泼洒圣水……

男子校生 「好，这是命令！干这家伙！」

一同 「哦——」

男子校生 「好——气氛上来了哦！」

卓司 「开搞之前先把她打晕……」

男子校生 「打晕？啊，是。总之先揍一顿吧！」

男子校生 「好了有命令了！揍这家伙！」

一同 「哦——」

镜 「你，你们要做什么……」

卓司 「现在才知道怕啊……」

镜 「不、不要…要、要干什么？不要、不要碰我！不、不要！快停手…！」

真是美丽的声音啊……优美的声音……

就好像沙袋一样……不错呢。

被单方面持续殴打的镜，变得完全动弹不得。

下面就是正戏了……

男子校生 「唔嘿嘿嘿嘿」

男子校生 「姿势真是不错呢」

镜 「诶？姿势…？诶！」
手法真是熟练呢……不一会儿，他们就用皮带把镜的手脚固定住了。
因此，她呈现出一副相当凄惨的姿势。

镜 「!？」

镜 「什，什么意思，这个姿势？」
虽然内裤还是被裙子遮住了，但这姿势还是耻感爆棚呢…

镜 「间，间宫！这，这是！」

男子校生 「嘿嘿嘿嘿嘿，这是为了让仪式顺利进行哦……」
低俗的男人们面目可憎地笑着……
还真喜欢这种事呢……
嘛无所谓了……尽情地把这个女人弄坏吧……
尽情地……

镜 「你，你们，不觉得这种事丧尽天良吗？快、快，把这皮带取下来！」

男子校生 「你是笨蛋吗？不可能取下来吧……嘻嘻嘻嘻，下面就是快乐的时间了」

司 「不要啊啊啊啊啊！快住手，姐姐！」

卓司 「哈哈，你就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姐姐被玷污吧……」

男子校生 「那么，现在就是正戏了……弟兄们都忍不住了……这家伙好像很害怕嘛……已经知道自己的下场了吗」

男子校生 「啊哈哈哈哈，正常人都知道吧！知道！肯定知道！」

镜 「等等，你，你们，在，在说什么呢…」

男子校生 「是比你想象的还要厉害的多的事哦！知道么！厉害的多哦！」

镜 「什么?! 厉，厉害是……」
无视镜的质问，男子把手摸到了裙子上。

镜 「喂，要、要做什么？」

男子校生 「真是想不通，娘们为什么要穿裙子，反正里面迟早要给弟兄们看的」

镜 「不，不要啊啊，快停手！住手！」

男子校生 「哼哼哼，只是被看见了内裤就这么大吵大闹……真是有劲啊……」
镜虽在拼命抵抗，但因为被绑住了，终归还是什么都做不到……
裙子被凄惨地掀了开……在那底下的是……

男子校生 「这，这是什么？」

男子校生 「这家伙居然没穿内裤……」

男子校生 「一直都是这样不穿内裤的吗？」

镜 「只，只是今天碰巧」

男子校生 「碰巧个屁啊！哪有这么碰巧的事！这家伙原来是暴露狂啊！」

镜 「不，不对……这是有理由……」

什么啊那个女人……一直都没穿内裤么……真是了不起的暴露狂啊

……

黑波的同伙们都这么变态的啊……

男子校生 「摸摸看吗？」

镜 「摸、摸摸看是……什、什么？」

镜 「噫！」

男子校生 「噢噢噢噢，果然大腿好柔软啊！忍不住了！」

男子校生 「我，我也要摸」

镜 「不，不要碰我」

镜 「不要啊啊啊啊啊啊啊!!!」

男子校生 「好厉害……真是忍不住了……这家伙的阴o完全是粉红色的啊……」

男子校生 「闪，闪开让我看看…」

镜 「不，不要！饶了我吧！」

男子校生 「唔……好厉害……这家伙的缝……小得跟幼儿园小朋友似的……」

平时连户外空气都不曾接触的、性器的内部…现在，正被男性们死死盯着。

但因为这家伙都没穿内裤……或许这正合她意……

男子校生 「这就是o蒂吗？那么，这是什么？」

镜 「唔……饶了我吧……快饶了我吧……那里……不行……快住手……」

男子校生 「再闪开点，让我看看啊」

镜如待解剖的青蛙般被捆绑，被众人随心所欲地玩弄、视奸……

男子校生 「大小阴唇的内侧是小阴唇吧」

男子校生 「是的……那么现在要怎么办呢？」

男子校生 「那个……具体怎么做我也不太清楚……」

男子校生 「但是这个阴o好软啊……好厉害」

男人都毫不忌讳地摸着她的性器……举止中没有丝毫爱怜……只是出于性欲。

男子校生 「感觉怎么样？摸起来如何」

男子校生 「这家伙现在一声不吭了啊……怎么，想反抗？这可是在救世主大人面前啊……」

男子校生 「喂，快回答！到底什么意思？」

镜 「……」

男子校生 「真是一副反抗的态度啊。我已经生气了……这样的话会妨碍仪式的……」

男子校生 「喂，小刀……」

镜 「要、要干什么？住，住手……」

一个人握着小刀，啪啪地拍着镜的大腿……铁的冰冷的感觉刺激着她的大腿。

男子校生 「哼哼哼哼……害怕了吗？救世主大人说了要把你弄坏……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镜 「……不害怕……我……才没有……害怕」

男子校生 「哼哼哼哼，怎么了啊，接着说啊！要是不说话的那多无聊啊！」

镜 「噫」

男子用小刀抵住镜的性器的部分。

私处被刀锋触碰……会有多毛骨悚然啊……

啪嗒，啪嗒……

男子用小刀轻轻地、一次次地拍打着那里……每次小刀划过，都带着仿佛要把那里划破的速度……

男子校生 「怕吧……怕了吧……」

镜 「……」

镜盯着男子……就这样盯着……

男子校生 「哼哼哼哼，真是沉默的大小姐啊」

镜 「？」

男子用刀割开了她的衣服……渐渐地割开了……

男子校生 「为什么你这家伙……还穿着裙子呢？很不自然对吧……这玩意不需要吧？」

男子校生 「内裤都不穿的家伙，还穿什么裙子呢……哈哈哈哈哈」

男子校生 「试着舔舔阴o吧」

男子校生 「说的也是。就得这么玩!」

镜 「噫，不要，停，停，停下啊……不要」

噗洽，噗洽，噗洽……在粗俗的声音下……男子们执着地蹂躏着突起物。

男子校生 「变大了! 变大了! 勃起了哦」

男子校生 「啊哈哈! 这不还是会变大的么! 原来不是性冷淡啊! 白痴!」

男子校生 「啊哈哈哈哈哈哈，原来是有感觉的啊!」

镜 「才，才没有那回事……感觉什么的……」

男子校生 「啊哈哈哈哈哈哈。再加把劲吧!」

镜 「不要……快停手」

噗洽，噗洽，噗洽……这种低俗的声音……让我也心生烦躁……

哼哼哼……但是，对镜精神上的伤害应该不止于此吧……哼哼哼哼

……

男子校生 「但这真是绝景啊……张开大腿，舔着阴o啥的」

男子校生 「真厉害啊……G点在哪呢……让我来找找……」

镜 「快……快住手」

男子校生 「都湿了呢……」

男子校生 「不……那只是你的唾液罢了吧」

男子校生 「不，湿了哟。绝对，我确定。她肯定有感觉了!」

男子校生 「那差不多该干她了么……」

镜 「拜托! 只有那个请饶了我吧! 只有插进来还请算了……」

男子校生 「也对啊……那也太早了点……在夺走这家伙的处女之前，还有很多事要做」

男子校生 「还有么!」

男子校生 「那是当然的了! 肯定有的! 这就是人间真理啊!」

男人们脱下了裤子……

然后各自挺着自己的下体。

镜 「?? 诶? 等，等下，不要啊啊啊啊」

司 「哇，哇，哇哇哇，哇……」

看见了这一幕的妹妹，赶忙用手挡住双眼。

她分明最重视姐姐……为什么还如此从容不迫的……

男子校生 「快舔！下面就应该是这个步骤了！」

镜 「那，那种事……」

男子校生 「要是做不到的话就侵犯你……这把你干得死去活来！」

镜 「啊，啊唔，对，对不起，我，我明白了……我会做的……会做的」

镜被吓得走投无路，只能听天由命……

男子校生 「快舔吧……先从我管子的喷头开始……这可是青岛纯生啊！」

男子把喷头送到镜嘴前。

镜 「唔……」

由于几天没洗澡，再加上一直在做爱……那玩意腥臭无比……

男子校生 「喂，你这家伙的喷头看起来很臭哦」

男子校生 「才不臭！这喷头可香了！香的很啊！」

男子校生 「不……最近一直没洗澡，一般来说应该都会发臭吧……所以，请舔干净哦……」

男子校生 「才不是！喷头才不臭！有着迷人的香味好吗！先给我含着！」

镜 「嗯咕」

男子校生 「要是不认真舔的话，这就干了你啊」

男子校生 「喂，你这家伙……真是毫无情趣啊……这样……」

男子校生 「侍奉o茎的礼节就是这样的啦……这样做，你看，用舌头舔……你明白的吧，做做看」

镜 「知，知道了……」

镜不情愿地……开始舔了起来。

噗洽……

发生声音的同时，她的脸扭曲了……想必是舌头的前端舔到的男人的那里，有股怪味吧。

男子校生 「喂喂，只是这样还没完哦！我可是金枪不倒的哦！」

男子校生 「我释放快得很！快，也舔舔我的喷头！」

镜 「姆啾」

又一个男人，强硬地把自己的分身插入了镜的口中……

镜也真辛苦呢……

男子校生 「唔吼吼吼嘴巴里，好暖和……喷头好暖和！」

男子校生 「喂……你这家伙啊，别因为挤了就停下了啊……快给我动」

镜 「唔噗……咕，哄?? 哄是??」

男子校生 「虽然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但是大概通过表情能看懂！你还真是受啊……真是没办法啊!!」

男人按住镜的头，然后就这样……

镜 「姆？姆咕？姆啾？姆咕，呼啊，嗯噗啊，噫，噫……呼咕，呼啊」
她的头，就这么被强迫着上下运动。

简直就和纯粹的自慰器似的……真是过分啊……真是的……

镜 「呼噫，姆咕，姆啾，呼咕，呼啊，嗯噗啊，噫，噫……呼咕，吸溜？呼咕，呼啊，」

啾噗，啾噗，啾噗，啾噗……呼吸应该很困难吧……下巴似乎都要歪了……

哈哈……说起来……嘴里应该也充满怪味吧……尝够包o垢的味道了吧……

啾噗，啾噗，啾噗，啾噗……

啾噗，啾噗，啾噗，啾噗……

男子校生 「啊哈哈，弱爆了，这表情真弱爆了啊！怎么样，够浓够粘吧」

啾噗，啾噗，啾噗，啾噗……

镜只要一呼吸，口中散发着怪味的精液就会流下去……哪怕只是片刻，她也想停止呼吸……但这只是无谓的抵抗……

男子校生 「嘴里面最棒了……真是，喷头都要憋不住了……」

男子校生 「啊，啊啊，啊喷头快要忍不住了……喷头……就要射了！」

男人更加剧烈地晃着镜的头。

镜 「呼噫，呼咕，姆呢，呼咕，呼啊，嗯噗啊，噫，噫……呼咕，噫唔？呼咕，呼啊，」

啾噗，啾噗，啾噗，啾噗……

男子校生 「射，射了～～。在，在嘴里面射了……」

镜 「姆，唔——姆唔唔唔姆唔唔姆……姆……姆嗯咕…恩咕…恩咕……」

镜拼命抵抗着……但面对完全不拔出来的男人，她最后还是放弃了，喉咙呜咽着……

因为不喝干的话，都难以呼吸……

镜 「……姆……姆嗯咕…恩咕…恩咕……恩咕……恩咕……恩咕……恩咕……恩咕……恩咕……」

噗噜，噗噜，噗噜……

男人终于拔了出来……精液四散飞溅……

男子校生 「接下来……差不多该干她了……前戏已经差不多做足了……」

镜 「求求你们……只有插进来还请放过我吧」

男子校生 「不，怎么可能呢……来干她吧！」

男子校生 「是啊……说的也是……」

镜 「求求你们了，别的事我什么都会做的」

男子校生 「喂喂，看起来已经开始要坏掉了嘛……喂」

男子校生 「好！那就自慰吧」

镜 「诶？那，那种……那种事……」

男子校生 「做不到的话就干你……喷头，上」

男子校生 「我的喷头……已经虚了啊……」

镜 「……只要我这么做，真、真的会放过我吗？」

男子校生 「来！你每天都做的自慰！让弟兄们见识一下吧！」

镜 「……知道了…我明白了……」

她在妹妹的面前全裸……

还在嗤嗤笑着的男人面前……还有妹妹的面前自慰……

哼哼哼哼……

司那家伙……看来完全不知道自慰是什么意思呢……一副发呆的表情

……

好，那就让你的姐姐给你展示一下……啥叫自慰吧……

男子校生 「好！再喊点人来！」

镜 「？」

男子校生 「难得的自慰表演开始了，不给大家瞧瞧多过意不去啊」

男子校生 「真的？要做到这步吗？」

男子校生 「叫人来……」

人渐渐聚集起来……

横山安子看来也来了……

安子 「……」

镜 「安子……」

安子 「……你就是若槻姐妹啊……无所谓了……快开始吧」

镜 「！」

男子校生 「好啦，快开始吧！大家都闲的不行了……」

镜 「……是」

咕啾……

听天由命的镜开始触摸自己的性器。

咕啾，咕啾……

男子校生 「干什么啊。那样怎么会有感觉啊……认真点做啊」

镜 「……就算说认真……」

安子 「要是认真做的话，马上就能看出来……因为你也是女生吧？和我性别一样……」

安子 「要是不认真的做的话……大家一起干你哦」

镜 「……」

咕啾，咕啾，咕啾……

男子校生 「哦哦，湿了呢……」

男人们看了那个样子自己也都开始撸了……真的是喜欢呢。

安子 「看来若槻姐妹的o蒂比较敏感呢……净是在摸o蒂……」

镜 「……」

安子 「不能让大家更满足点吗？」

安子 「连回话都不会了？喂！」

镜 「噫呀」

安子 「平时一直都在自慰吧？」

镜 「没，没有」

镜 「噫」

安子 「你说话给我注意点哦！好好想想你最重视的人会怎么样吧！」

镜 「……最重视的人……」

司往镜的那里瞟了一眼……

这家伙最重视的人……是司吗？

这家伙怎么回事……不仅是妹控还是蕾丝吗……

到底要变态到什么程度啊……

安子 「快点快点，不认真做的话就侵犯你哦……快点再开始吧……」

咕啾，咕啾，咕啾……

男子校生 「诶嘿嘿嘿，这家伙真的开始有感觉了呢……」

镜 「咕恩，呼唔恩，，啊，啊啊……啊唔……啊唔……」

男子校生 「真是变态呢」

男子校生 「在大家的面前自慰啥的」

镜 「咕，呼……哈……啊，啊啊……啊唔……啊唔……咕」

男子校生 「唔」

一个男的射精了……

一个人，

又一个人，

对着自慰中的镜开始射精……

镜的身体上弥漫着精液的腥臭味。

但即使如此，她的自慰也无法中断……

镜 「呼唔恩，咕，已经……，已经……快要……啊，快要，啊，已经，已经……啊，要去了……」

她的身体慢慢地摇晃了起来。

是快要去了吗……

但是，玩弄已经差不多了吧……该给予她绝望了……

绝望……

镜 「啊啊啊啊……这样能原谅我了吧」

男子校生 「……噢，因为约好了呢……那就对这个家伙做那件事吧」

镜 「!? 诶? 那件事? 哪件事? 还要、做什么吗?」

男子校生 「噢，破你的处女膜……顺便把你屁股的处也破了吧……」

镜 「诶!？」

男子校生 「这家伙……屁股有处女膜吗? 他还真以为有呢……哈哈真是白痴呢」

男子校生 「绝对搞错了……绝对……」

镜 「不、不是约好了吗?」

男子校生 「当然会遵守约定了。我们不会破你的处女膜的……破你处女的，是那个东西」

镜 「……什、什么东西」

男子校生 「三角木马啊! 是我做的!」

镜 「不要啊啊啊都约好了」

男子校生 「你这家伙，啥时候做的三角木马啊……为啥和她约定啊?」

男子校生 「你这家伙……别再说单口相声了……差不多得了……」

镜 「不要啊啊啊啊饶了我吧啊啊啊啊」

她的手脚完全被束缚衣固定住了。

上面挂上了挂钩，连在天花板上……

然后每当吊着她的绳子变长……她的身体就慢慢降下……

镜 「不要啊啊啊啊，拜托，不要降下来」

男子校生 「哼哼哼哼，真凄惨啊。那么重要的处女，就要被这个道具夺走了……」

镜 「所、所以说快帮帮我」

男子校生 「真恶心。你都猪狗不如了，这是当然的吧？对你来说，这就是恰当的对象了……」

男子校生 「那么……要落下来了哦……」

镜 「不要啊啊啊啊」

滑车喀拉喀拉地转着……绳索慢慢变长……然后镜的身体慢慢向木马靠近了。

镜 「我什么都会做的！」

镜 「我什么都会做的!! 噫! 不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男子校生 「啊哈哈哈哈哈，是贯通式啊!」

镜 「疼……」

男子校生 「啊哈哈哈哈哈两边的穴都大贯通了!」

镜 「过，过分……」

男子校生 「那么现在开始就是正戏了……把她干到神魂颠倒吧」

镜 「不，不要这样……」

在那之后，经过了多少呢……不，说不定其实没过去多久……

我用看三流黄片一样的目光，远远地凝望着她。

镜浑身的洞口被侵犯的样子……嘴、性器自不用说，连肛门、甚至还有尿道都没能幸免。

她不知昏迷了多少次……

每次昏迷，众人都在她性器上抹上圣药。

因为那个药是万能的，所以能把痛苦变成快乐……变成完全的快乐……

她现在，应该完全感觉不到痛苦吧……

镜 「好舒服好舒服啊。噫咕，噫咕，啊唔唔唔啊唔唔唔唔好有感觉……」

镜 「里面感觉被搅拌着，里面好有感觉好有感觉好有感觉啊啊」

哼……明明原来那么讨厌……说到底还是圣药的作用吗……还是说本来就是

就是不穿内裤的人……原本其实就很淫乱呢……

嘛……无所谓了……现在已经形同娼妓了……

说到底……女人就是这种玩意吗……

镜 「再让我舒服点」

男子校生 「啊哈哈哈哈，怎么样啊荡妇」

男子校生 「屁股的小穴也插进去吧」

镜 「插进屁股之前先涂上药……」

男子校生 「屁股的穴上也要涂啊」

男子校生 「因为屁股的小穴也有粘合剂，所以吸收很好哦」

男子校生 「哦唔」

镜 「噫嗯」

众人用手指捅进镜的屁股……

镜笑逐颜开地接受……

男子校生 「都吸着我的手指了……里面都涂满了」

男人的手指在肛o中玩弄着。

啾噗嗤……

镜 「啊嗯」

镜 「不要从屁股里抽出来……放进去嘛」

男子校生 「好，那我就插进去了」

镜 「噫！」

男人慢慢把肉棒插进镜的屁股里。

啾噜……

镜 「噫恩」

男子校生 「唔哇，阴o绷紧了昵」

男子校生 「绷紧了……」

镜 「哈唔哇哈唔哇，阴o和屁股……满满的……好，好厉害啊」

男子校生 「好紧」

男子校生 「动起来了哦」

啾噗，啾噗，啾噗，啾噗……

镜 「噫！不，不要一起动……」

啾噗，啾噗，啾噗，啾噗……

镜 「一起动的话……我，我……会，会变得奇怪的……噫！」

啾噗，啾噗，啾噗，啾噗……

男子校生 「阴o也变得厉害了哦」

镜 「噫，好大，屁股的、屁股的小穴，都翻动着。噫噫噫噫」

啾噗，啾噗，啾噗，啾噗……

镜 「快给我，快射到我的阴o里，屁股好舒服」

啊啊……真是腻了……他们说的话，真的只有猥亵……毫无诗意和创造性……单调单调真单调。

男子校生 「喂喂别再涂药了……药物过量了吧」

男子校生 「好吧。反正肉体都会被毁灭的，就这么办吧哥们儿！」

镜 「噫噗！阴o好舒服！快插进来」

镜 「啊啊！射进来了！好热！」

哔噜！哔噜！哔噜！哔噜噜……！

镜 「啊啊……阴o有着好多人的精子呢」

啾噗，啾噗，啾噗，啾噗……

男子校生 「我也要去了……」

哔噜！哔噜！哔噜！哔噜噜……！

镜 「啊……啊啊……屁股的小穴也感觉到了……我的里面……好热……」

始终都是这种感觉……真是没劲……

真是没劲……

啊——……看腻了……

卓司 「怎么样？有什么感觉？」

司 「过，过分……好过分……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太过分了……」

卓司 「哼哼哼哼……镜已经完全坏掉了哦……」

司 「为什么，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我的……我的重要的……重要的……」

卓司 「你重要的姐姐已经坏掉了。体无完肤地……」

司 「呜呜……姐姐……姐姐……」

卓司 「没用的……已经完全坏掉了呢……她」

镜 「做什么白日梦呢？」

卓司 「诶？」

镜 「我说过吧……你那种小把戏，就由我来奉陪……感觉如何？」
下来嘛……从高处……惩罚到此就要结束了……」

卓司 「什，什么……你这家伙……」

镜 「你这么搞……只是把我弄脏了而已……只要丢进洗衣机里洗洗，就能变得跟新的一样哦……」

镜 「不过，如果条件允许……最好能用手洗呢……水温30度左右……太热或者太冷可不行哦……」

镜 「再怎么顽固的污渍，也能用漂白剂洗干净哦……」

镜 「最近的漂白剂，即使不是白色的东西也能洗哦？知道吗？只要好好地漂白污渍的话……」

镜 「如果有专用的喷雾式洗液的话……嘛，这种程度的污垢完全不在话下哦？」

镜 「这就结束了吗？」

镜 「小把戏这就结束了吗？」

卓司 「你，你这家伙……」

镜 「要玩坏吧……要把我玩坏吧……对吧？要玩坏吧？要玩坏吧？要玩坏吧？要玩坏吧？要玩坏吧？要玩坏吧？要玩坏吧？」

镜 「害怕玩坏吗？害怕彻底玩坏吗？呐害怕吗？害怕吗？」

镜 「不彻底玩坏的话……可不行哦……彻底玩坏我吧……来嘛。彻底玩坏我嘛……来嘛。彻底玩坏我嘛……来嘛。把我玩坏吧……来嘛。把我……彻底破坏吧」

镜 「能玩坏吧……能把我玩坏吧……呐？能玩坏吧？能玩坏吧？能玩坏吧？能玩坏吧？能玩坏吧？能玩坏吧？能玩坏吧？」

镜 「能玩坏吧……能玩坏吧……呐？能玩坏吧？能玩坏吧？能玩坏吧？能玩坏吧？能玩坏吧？能玩坏吧？能玩坏吧？」

镜 「能玩坏吧……能把我玩坏吧……呐？能玩坏吧？能玩坏吧？能玩坏吧？能玩坏吧？能玩坏吧？能玩坏吧？能玩坏吧？」

镜 「能玩坏吧……能把我玩坏吧……呐？能玩坏吧？能玩坏吧？能玩坏吧？能玩坏吧？能玩坏吧？能玩坏吧？能玩坏吧？」

镜 「把我彻底玩坏嘛，来嘛，把我彻底玩坏嘛……我……我只要洗洗的话就能变回原样哦……焕然一新……焕然一新……」

镜 「把我破坏掉玩坏掉破坏掉玩坏掉破坏掉玩坏掉破坏掉玩坏掉破坏掉玩坏掉……」

镜 「把我破坏掉嘛……来嘛」

卓司 「玩坏……完全玩坏……把你完全玩坏掉……」

卓司 「居然敢小看我……居然敢小看我……」

卓司 「来人！拿锤子来！来人！拿梯子来！拿铁钉来！」

卓司 「钉住她……把她钉住……」

司 「诶？为、为什么？为什么？」

卓司 「闭嘴！被那般挑衅了怎么还能收声！真的把你给弄坏……你这只死兔子！」

司 「不，不要！」

卓司 「把她钉在那个柱子上……那个混凝土的柱子……高一点……钉在比这还要高得多的地方……钉住她……」

第一击。

是手掌。

铁钉被锤子敲下。

皮肉裂开，骨头粉碎，

铁钉轻而易举地碰到了混凝土。

但是……接下来就有点费劲了……铁钉能难打进混凝土。

每次锤子敲下。

铁钉就撕裂着伤口。

可尽管如此，也打不进混凝土。

偶尔敲歪的锤子，击碎着镜的指甲……

手指被一击变得血肉模糊。

连原型都看不出……稀烂地紧贴在混凝土上……

不仅是手……脚也……分别被打上了铁钉。

用钢铁的锤子，打进了混凝土。

司哭叫着……但是镜却笑着，嘲笑着我。

她的手脚已经完全被打入了混凝土。

卓司 「……怎么样……怎么样啊……被弄坏的感觉如何啊？呐镜！」

镜 「……」

她什么也没回答……是在享受这个痛苦吗？

这样啊……这么想被破坏吗……这么想享受痛苦吗……

司 「饶，饶了她吧……请把姐姐放下来吧……再来的话……」

司 「我……已经……不想再失去什么了……已经不想再失去什么了……
不要让我一个人……帮帮我……帮帮我……守哥哥……」

守哥哥？

说什么呢……她看到姐姐这样……头脑也逐渐短路了吗？

卓司 「嘛够了……差不多把镜……放下来吧……」

镜 「……」

对镜的惩罚已经结束了吗？这很值得怀疑……是啊我知道的……不会
就这么结束……

约好了……要把你完全破坏。

破坏个干净……

放心吧……

司 「能、能把她放下来吗？能救救姐姐吗？能不弄坏她吗？」

卓司 「……把准备好的活计拿出来」

我没有回答司的话。

我只保证，会把她弄下来……但别的一概无法保证……因为要弄坏她
……我一定、绝对，不会打破那个约定的……

男子校生 「是……」

司 「那，那是什么……」

卓司 「树枝剪哦……是用来切断高处的东西的……」

司 「诶？要，要干什么……要对姐姐做什么！」

卓司 「所以说要把她弄下来嘛……从高处……惩罚到此就要结束了……」

司 「骗，骗人……骗人的对吧……」

卓司 「是真的啊……用这个把她剪断……让她摔个底朝天啊……」

司 「不要啊啊啊啊啊！」

卓司 「接下来……」

最开始是脚吗……其实我是想切断大腿的……不过太粗了吧？

不过……挑战一下试试吧……

镜 「咕啊啊」

她终究还是发出声音了……当然啊……这当然啊……可这只是稍微削
了点大腿上的肉呢……不动真格的话……

镜
镜
镜
镜

「呀咕啊啊」

「咕呀啊啊」

「啊咕唔……」

「噫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看来很难切断啊……果然一个人很难办……

我命令众人。

这样的话就能快点完工了……

以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的速度切开皮肉……镜已经完全开始翻白眼了
……呵呵……

成功了……大腿被切断了……另外一条应该也快的吧……

这是什么？雨？

不，不对

这是眼泪。

翻起的白眼已浸满泪水。

哇哈哈哈哈哈哈，

我流的眼泪可是这的不知多少倍啊。

瞧你那德性。

谁也不会同情你哦。

就像迄今为止从未有人同情过我那样……也没人会同情你的。

死刑还在持续着。

不到四肢被切断是不会结束的……

但是……五马分尸也不容易呢……用树枝剪得多费劲啊……虽然不是
很明白。

破坏掉吧……

这也是那家伙的愿望……所以破坏掉她吧。

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大量的人力，她的两腿……还有双臂也终于被仔
细地切断了。

特别是骨头很硬很硬……便无可奈何地，用铁钉和锤子击碎了它们。

但最后四肢还是被彻底切断，失去了支撑物的镜，就这么落到了地面
……

虽然没有那么高，嘛那也是迎面掉下足够能让人死亡的高度了。

没有手也没有脚呢……只有头朝下落下了……

最后，她以头盖骨撞击混凝土的地基，就这么死去了。

完全被弄坏了。

被弄坏的最后，她还笑着。

临终她还笑着。

嘲笑着我，嘲笑着世界。

但只有对司，她还微笑着。

在尸体旁边，司一直哭着。

有人问我怎么处置她……我回答“放了她吧……”没空管她了。

最尽头的天空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头顶……剩下的就是回归了……

只要我们从方舟里向外踏出一步，便会结束……

黑波，已经什么都做不到了……

在世界的那极限……那尽头……最尽头处站立着的我们……要开始前进了……

对……这里的事已经了结……

只剩前进了……

卓司 「呼唔……累了……」

希实香 「救世主大人？」

谁在叫着我。

是谁呢……

卓司 「怎么了？」

希实香 「那个……若槻姐妹里的那个小女生逃跑了……」

卓司 「小女生的一方？噢……司啊……」

希实香 「没问题吗？」

卓司 「怎么了？」

希实香 「啊，不，
我觉得杀了她比较好……」

卓司 「没问题的……」

希实香 「是吗……她是知道这里所有的事的人哦……」

卓司 「我说没问题就没问题！」

希实香 「呵呵……别用那么吓人的声音嘛……听了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呢……」

卓司 「噢……也是啊……」

没问题……

已经……一切都……

一切都结束了……

希实香 「差不多快要结束了吗？」

卓司 「噢……差不多世界就要终结了」

希实香 「啊，说起来，世界尽头的天空什么时候才会到来呢？」

卓司 「已经，来了哦……世界的尽头已经在正上方了……」

希实香 「啊，这样啊……

已经到了世界的尽头了啊……」

卓司 「噢……没错……这里就是世界的尽头了……」

希实香 「这样啊……世界的尽头……想想还真是长途跋涉呢……」

卓司 「是啊……」

希实香 「那么，差不多就要回归天空了么……」

卓司 「噢……说来你也想回归天空吗？」

希实香 「啊哈哈……是呢……差不多吧……大概从很久以前就……」

卓司 「从很久以前？」

希实香 「啊，不，怎么说呢……

天空啥的不也不错嘛……」

卓司 「这是什么……」

希实香 「是什么呢……」

卓司 「……」

希实香 「所以要谢谢救世主大人呢……」

卓司 「？」

希实香 「已经到了要回归天空的日子了吗……真好呢……真是一个好词呢」

卓司 「啥叫“词”？这也是真理的话语哦」

希实香 「啊，不，抱歉。

这我知道。抱歉……啊哈哈哈哈哈……」

卓司 「你这家伙怎么了……」

希实香 「怎么了呢？啊哈哈……」

橘希实香……想起来……也是个奇怪的女人呢……

这家伙和其他的家伙都不一样……

和聚集在这里的其他家伙……

有什么不同……

这家伙欺负过高岛……然后恐惧高岛的诅咒……来到了这里……

因为不想死而来到了这里……和赤坂还有北见聪子……还有其他的家伙都一样……

但是这家伙的眼睛……

她开玩笑似地，说过要杀死我……但那真的是玩笑吗……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的眼神……还有，监视濑名川的时候的声音……

她没有丝毫动摇地，把濑名川引向了死亡……

仔细想想，那种小把戏能骗过这家伙吗？

赤坂和北见……为了让他们相信我的预言，我做了充足的演出……

但是这个家伙，要说起来……最初就告诉了她我的手段的家伙……

那个不是诅咒……只有她一个人知道，是我把濑名川引向了死亡……

但是好像也没有怎样……

为什么这家伙，还是这么忠实地、自我牺牲地，帮助着我呢……

卓司 「哼哼哼哼……嘛无所谓了……」

希实香 「嗯，无所谓的说」

卓司 「是啊……事到如今……已经……」

希实香 「是啊，已经事到如今了呢……」

最后的天空……终之空来了……

只剩踏出最后一步了……

是的……还差最后一步……

希实香 「怎么了……表情不太好哦……相当地……」

卓司 「啊啊……是吗？没问题的……」

希实香 「在上面发生了什么吗？」

卓司 「上面？噢……屋顶啊……嘛，要说发生了的话，倒也发生了……」

希实香 「倒也发生了……是那种头破血流的事情吗……」

卓司 「……为什么你会知道？」

希实香 「您丢掉的衣服……全是血……」

卓司 「你还真了解我啊……」

希实香 「因为我一直在仔细的观察救世主大人嘛……」

卓司 「喔……这样啊……」

希实香 「我呀，有很厉害的观察眼哦……」
卓司 「是么……很厉害的观察眼啊……」
卓司 「呼……对了……橘啊……」
希实香 「是」
卓司 「为什么没有和其他人做爱呢？」
希实香 「诶？」
卓司 「为什么？」
希实香 「说，说起来救世主大人才是……不也没参加嘛……」
卓司 「因为我不是人类……做爱也得和非人类的家伙做」
希实香 「不能和人做吗……」
卓司 「噢……嘛，差不多吧……」
希实香 「是这样啊……」
卓司 「怎么了啊……」
希实香 「啊，不……
什么都没有」
卓司 「你是处女吗？」
希实香 「诶？
嘛，嘛，的确没错」
卓司 「接吻的经验呢？」
希实香 「怎么会有哦……
怎么了啊？」
卓司 「要做吗？」
希实香 「诶？」
卓司 「做爱」
希实香 「那，那个……」
卓司 「要是讨厌的话就算了……」
希实香 「才不会讨厌呢」
卓司 「……为何如此强调？」
希实香 「……呃……是我这岁数的人的说话风格嘛……大概……」
卓司 「这样啊……讨厌的话就说嘛……没什么的」
希实香 「……那，那个啊……」
卓司 「怎」

希实香 「命令……能对我下命令吗？」

卓司 「哈啊？什么意思？」

希实香 「要是命令我的话就太好了……对我来说……对救世主大人有很多事做不出来……」

卓司 「什么意思？有那么讨厌吗？」

希实香 「所以说！都说不是讨厌了啦！」

卓司 「完全搞不懂……」

希实香 「抱，抱歉……不明白的话也……」

希实香 「但是，我对救世主大人有很多事做不出来……但是为了计划成功也没办法了……都——妥协了……」

卓司 「计划成功？」

希实香 「啊，没，没什么」

卓司 「哼——恩……嘛无所谓了……」

卓司 「橘有喜欢的人吗？」

希实香 「人吗？」

人啊……也是呢……唔嗯——好难说哦……那位在设定上不是人哦……」

卓司 「什么意思？二次元的？」

希实香 「啊哈哈哈哈哈，虽然我的确是o佻aku……但不是那样的啦……」

卓司 「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啊……那是？」

希实香 「嘛，无所谓啦……管他是谁呢，嗯」

希实香 「总，总之请命令我吧」

卓司 「做什么？」

希实香 「啥叫做什么……」

刚才不是刚说过吗……」

卓司 「说了啥？」

希实香 「和，和我做爱……」

卓司 「那么好吧……希实香和我做爱」

希实香 「……」

卓司 「怎么了？」

希实香 「啊，不……没，没问题……」

希实香 「但是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爱哦」

卓司 「嘛我也是……完全不明白……」

希实香 「哈哈……
那么总之……要怎么办呢？」

卓司 「要做什么？」

卓司 「总觉得要做些准备活动吧？说起来……不先弄湿润的话，会很疼的」

希实香 「啊，
请稍等一下……」

希实香 「……呼姆」

希实香 「刚才都说好了，让他们在底下待机」

卓司 「为，为什么要这么做？」

希实香 「啊，啊哈哈哈哈哈。
这个啊……是为了心情啊……」

卓司 「心情啊……气氛啥的不是完全没有吗？」

希实香 「啊，不……总觉得这样……这样自然地……说“来做吧”什么的……反而会让人心动……」

卓司 「心动……会吗？」

希实香 「嘛……对我来说是这样啦……」

卓司 「也会有这种事呢……」

希实香 「也会有这种事呢」

卓司 「做点前戏比较好吗？」

希实香 「真微妙呢……我们都没洗澡吧」

卓司 「嘛，是这样没错」

希实香 「那么，用手来按摩啥的都pass吧」

卓司 「手的话不行吗？」

希实香 「手会变臭哦」

卓司 「你这家伙……不要说那种事啊……」

希实香 「不过，真要说说的话……大概没用吧……就算前戏做足，破处的时候还是会痛的」

卓司 「那就算了？」

希实香 「哈，您对那方面的知识还真不熟悉」

卓司 「什么？」

希实香 「只要用了那个猫目圣丸……甭说破处了，就算肛o都裂开流血了，也一点不痛了……」

卓司 「所以说那不是猫目圣丸……是圣药」

希实香 「嘛随便啦……就请这么放进去吧……咻咻咻地……」

卓司 「咻咻咻啊……得照顾你情绪啊……」

希实香 「是这样吗？在我看来，这已经很有情绪了哦……」

希实香 「酒后乱性的感觉哦……想想看，救世主大人会和普通女性做爱吗？被您这样的人邀请，不是爽爆了吗？」

希实香 「毛oo啥的，好厉害，万人迷哦。比起和偶像上床什么的厉害多了」

卓司 「毛oo……不怕被查水表吗？嘛无所谓了……这下换我情绪低落了」

希实香 「啊，那就让我为您重注活力吧」

卓司 「什么？」

希实香 「救世主大人情绪低落的时候，感觉无论如何都要做点什么啊？」

卓司 「不……我也没洗澡……」

希实香 「没问题啊？听说有某个邪教团体，还会喝教主的洗澡水呢」

卓司 「呃……这说不定真有倒是……」

希实香 「啊——没事啦……本来我就是自暴自弃的人，我都说没问题啦……」

卓司 「这样希实香的手不会变臭么」

希实香 「啊咧？我，打算用舌头的哦？」

卓司 「是这样吗？」

希实香 「话说回来，我啊，对性交本身没啥兴趣啦」

卓司 「那是对啥有兴趣？」

希实香 「舔一次o茎试试看的那种感觉？」

卓司 「是吗？真的假的？我还以为女人都讨厌舔o茎呢……」

希实香 「每个人都不一样嘛。虽然别的女人的事我是不知道啦，那种事不是无所谓嘛……对我来说不如只舔o茎就好了」

卓司 「不，所以说啊……我说就让我试试嘛……」

希实香 「啊啊，倒不是不能性交哦……在药生效的现在就是机会啊」

卓司 「什么，所谓的机会？」

希实香 「啊，真是不要呢。

平时那个地方三根手指都差不进去……不如说只要想想就想死了」

卓司 「什么啊，那个三根……」

希实香 「啊，不，只是听说过，三根手指差不多就是o茎的粗细……」

卓司 「是吗？但是每个人手指的粗细都不一样啊」

希实香 「但这么说来，o茎的大小也各不相同呢」

卓司 「嘛，说的也是呢……」

希实香 「差不多就是那种感觉」

卓司 「那种感觉呢……」

希实香 「话说我们这么对话的时候，一边用手指在你的裤子上抚摸，感觉也OK」

卓司 「撒……不是很清楚……是这种顺序」

希实香 「哼——嗯……是这样吗～」

卓司 「！」

希实香 「哦……哦」

卓司 「怎，怎么了啊……」

希实香 「感觉真不错呢……您喘息的声音……」

卓司 「男人的喘息声啥的好恶心……」

希实香 「完全不会啊，我可喜欢了。大欢迎」

卓司 「那，那关我毛事……男人的喘息声真恶心……」

希实香 「那么就忍忍哦……不出声音也可以哦……」

卓司 「唔……」

希实香 「好厉害啊……真的是裤子的里面有根棒啊……男生……」

卓司 「那个……嘛」

希实香 「好有趣哦……为什么要逞威风，挺得这么前呢……摸起来好顺手哦……o茎什么的」

卓司 「这样啊……」

希实香 「因为，女生不喜欢的话，合上双腿不就碰不到了吗……但男生的话，就算不喜欢，敏感的部分也会完全露出来……」

卓司 「完全露出来……穿着裤子的好吗……」

希实香 「那么把裤子脱下来不就好了」

希实香 「大概穿上裤子的话更舒服哦……大概哦……」

卓司 「……你看着办吧……」

希实香 「那……我就看着办咯……把拉链……哦哦，黑色的比基尼？」

卓司 「怎么可能……拳击手内裤罢了」

希实香 「是这样吗……总觉得从内裤里凸起来，真是工口呢……相当滴工口」

卓司 「不要——解说啊！」

希实香 「我是解说厨！」

希实香 「嘛一，这种程度就让我说说嘛……因为接下来，就要用嘴给你舔干净了」

卓司 「为什么救世主和手下要进行这种交易啊」

希实香 「但是，都变成这样了……不想被舔」

卓司 「没，没啊……」

希实香 「啊哈哈哈哈哈。我会帮你舔的啦，不要赌气嘛……我会好好把救世主大人的（哔——）弄干净的……用希实香的口部淋浴……诶」

说着，我的内裤被褪了下来。

希实香 「诶……造型挺正常的嘛……话说毛好少」

卓司 「说什么呢」

希实香 「救世主大人也会穿高叉内裤」

卓司 「为什么话题会变成这样啊」

希实香 「不，你看，如果不是每天剃毛，怎么会成这样呢……所以肯定是为穿高叉……」

卓司 「所以说，为什么会突然变成高叉的话题啊……」

希实香 「高叉救世主……」

希实香 「噗咕……嗯嗯……嗯姆，啾噗……嗯嗯……」

卓司 「唔！……！」

仿佛平时的日常的延伸一般，希实香含住我的分身……那个温暖真是一股强烈的冲击……那种温暖的冲击……好想看看……想看看……

希实香 「嗯……啾噗……啾……在想什么呢？」

卓司 「啊，不……总觉得和想象的不太一样，稍微有点吃惊……」

希实香 「什么事？是我做的不好吗，嗯姆，啾噗……」

卓司 「啊，不……很舒服没错……嘴里真是有趣呢……这样，用嘴做……」

希实香 「嗯嗯……嗯姆，被说有趣会变得怎样呢……啾噗……嗯嗯……」

希实香的嘴唇每次在我的分身上上下下摩擦的时候，我都能感到体内有轻微的痉挛感……

- 希实香 「嗯啾……味道慢慢地变了……」
- 卓司 「你这家伙……真是没情趣啊……」
- 希实香 「情趣么……那个……啊啊嗯，救世主大人的味道……明，明明是第一次……我，舔着救世主大人的o茎，自己都变得H了……」
- 卓司 「别说了……」
- 希实香 「到底要我怎样嘛……」
- 希实香 「啊，但是，舔着还是挺好玩的哟……嗯，果然很喜欢」
- 卓司 「啊，这样啊……那就好」
- 希实香 「下巴，稍微有点累了……虽然很开心是……嗯……啾……啾……啾……没错啦」
- 希实香 「总，总觉得好厉害哟……救世主大人的（哔——）……在我嘴里……充满活力地跳动着……我都能感觉到。呐救世主大人，您感觉到了感觉到了」
- 卓司 「在干吗呢……」
- 希实香 「所以说，我是实况厨……」
- 卓司 「你怎么净做没用的事……演戏也好，实况也罢……」
- 希实香 「这样啊……那还真遗憾呢……明明o茎一跳一跳的，前面都出来了很多……」
- 卓司 「别，别说了……」
- 希实香 「实况厨」
- 卓司 「啊啊，我知道了，我明白了还是别说了……」
- 希实香 「啊哈哈……难不成救世主大人是撻？」
- 卓司 「这、这个……有点……喂，管你毛事啊！你是白痴吗！」
- 希实香 「那我就继续了？」
- 卓司 「……唔，嗯……」
- 希实香 「这样啊！」
- 说着希实香把头埋了下去……
- 卓司 「唔唔，咕哈」
- 希实香 「……这样啊……阴囊也能感觉到啊……嗯嗯，嗯咕，嗯姆，啊…姆……啾……」
- 卓司 「住，住手……不要用手一边玩弄一边舔阴囊……等，等下……暂停……哈唔」
- 希实香 「哦哦，救世主大人，喜欢被舔阴囊啊」

卓司 「才没那回事。嗯啊」

希实香 「哦，反应变了哦……唔哇，o茎湿的好厉害。这可真是」

卓司 「嗯，咕，呼啊」

希实香 「啊——，但是救世主大人的阴囊好光滑，舔起来好舒服……真好啊——，啾噗……」

卓司 「关、关我毛事，唔哇」

希实香 「嘿嘿嘿嘿，橘也很辛苦呢……接受各种命令，经常帮救世主大人打扫事后……但是为什么每次打扫完还是会变脏呢？」

卓司 「吵，吵死了，咕」

希实香 「总之……最后冲刺了，嗯……啾噗，嗯，嗯嗯，嗯啊…嗯噗…唔…哈啊啊，嗯嗯，嗯」

希实香加快手的动作……唇的触感，一次次袭击在我的敏感部位上……抑制不住的欲望，从心底升起……

希实香 「嗯嗯，嗯咕，嗯姆，啊…姆……啾噗……唔，唔唔……舒服真开心啊，让救世主大人这么开心……」

快感……终于到来……从腰部一股忍耐不住的欲望就要喷薄而出。

卓司 「嗯…快要，就要快…来了…咕，就要，再来就要……已经忍不住了…已经」

希实香 「知道了知道了，嗯啾……我会用嘴好好地接住的……别担心啦……」

卓司 「咕，不行……了，已，已经……咕啊啊啊啊！」

希实香 「呼咕?!……唔咕……嗯咕……嗯咕……呼啊……啊……恩咕……」

我的身体弯成了弓形，发出了平时绝对不会发出的声音。

感觉到前端流出了粘稠的液体。

然后希实香一边喉咙呜咽着，一边这么用嘴接受了……

希实香 「……」

但是，半途就放弃了。

希实香 「唔呕——」

卓司 「唔，唔哇，别吐出来啊！」

希实香 「可是……这东西不仅不好吃，而且粘着喉咙好难过……」

希实香 「怎么回事啊……还以为就是味道的问题呢……精液真是坏人，是大坏蛋」

卓司 「精液又不是人……比起这个……你就不能换别的方式吗，比如吐在纸巾上之类的……搞得跟流口水似的」

希实香 「啊，呃……我觉得这样看起来比较工口嘛……」

卓司 「看起来工口或许没错……听起来就跟呕吐似的，不至于吧……」

希实香 「我喝不了碳酸饮料……这个不行」

卓司 「为什么是碳酸饮料……完全无关吧……」

希实香 「不，总觉得这种缠绕着胃和食道的感觉……嘛，确实不像碳酸饮料倒是」

卓司 「到底像不像啊……」

希实香 「可是，从那个部位受到奇怪的刺激这个意义上说，又很像哦……嘛，就像是咖喱和越南米粉，若即若离的感觉？」

卓司 「这……根本八竿子打不着吧……咖喱应该是和香烟对比……话说，你这家伙倒是努力说说清楚啊……」

希实香 「哦……还没完全射干尽嘛……你看……这里」

卓司 「啊？不，虽，虽然是这样没错……你还是稍微休息下吧……」

希实香 「救世主大人……屁股的小穴和前面的小穴哪个比较好？」

卓司 「这是哪门子的二选一啊……」

希实香 「不，不管哪里都是处女……
所以您要哪里呢？两边都要？」

卓司 「不……两边都来怎么说都是不行的……说到底，连射三发那得有多性欲旺盛啊」

希实香 「这样啊……
那么这就出现选项了。屁股还是前面呢？」

卓司 「你这么一说……我眼前真的出现选项了，别说了……」

希实香 「嘿嘿嘿……游戏脑」

希实香 「原来如此，不愧是救世主大人，是正统派呢」

卓司 「啥叫正统派啊……」

希实香 「……那么就失礼了」

希实香把我分身的前端插入了自己的裂缝。

希实香 「咕唔…」
她从口中漏出喘息。

卓司 「没事」

希实香 「啊，哈哈……哈……没关系……啊咧？虽然有药的效果但是还是有点疼……」

希实香 「但是……大概一会儿就……咕哈」
入口太窄……不如说，感觉入口很紧……

希实香 「可恶……这回一定要成功。捏哦哦」

卓司 「没，没事」

希实香 「啊…噶啊…哈…哦啊…啊…哈…没关系……托你的福，终于贯通了……」

她咽下一口气，开始慢慢地动着腰部。

我的前端，在希实香的体内慢慢地前进着。

希实香 「啊，啊唔唔唔，呼噫……啊唔……」

随着前端进入，她的声调也慢慢提高。

希实香 「啊!…啊!…唔，啊!…啊嗯……」

听着希实香的娇喘，我的大脑因快乐而开始麻木……

她的体内温暖，狭窄，紧紧地包裹着我的分身。

希实香 「救世主大人……不用忍耐也可以……啊唔!」

卓司 「忍，忍耐是……」

希实香 「嘿嘿嘿……救世主大人，已经快要接近极限了吧……呼呼呼，请在橘的体内全部射出来吧……啊唔唔!…好，好啦……」

卓司 「咕……希实香……」

虽然说起来很难为情……的确，我很快就要到极限了。

再也忍耐不住了。

卓司 「唔，唔姆……已经……」

希实香 「嗯……没事哦……就这么……就这么射吧……在橘的里面……」

卓司 「啊，啊唔，已，已经……唔」

希实香 「嗯啊？啊唔，唔啊。呼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希实香 「在…在…在里面射出来……好……好舒服……」

卓司 「啊，啊唔……」

希实香 「啊哈哈哈哈……还，还在出来呢……还厉害……射出来好多呢……」

卓司 「……是这样」

希实香 「与其说明白……不如说因为还在里面跳动着……能感觉得到哦」

希实香 「该这么说吗……这样，在橘的里面……充满了救世主大人的感觉……」

卓司 「……这样啊」

希实香 「呼呼呼……舒服救世主大人？」

卓司 「啊啊……」

希实香 「那个……不好意思」

卓司 「？」

希实香突然吻了我。

希实香 「咕啾，嗯啊，嗯嗯……嗯啊……啾」

卓司 「啾，咕啾……唔」

我一边吻着希实香，一边抬起腰。

虽然拔了出来……但还是残留着很刺激的感觉……

希实香 「咕啾，嗯啊，嗯嗯……嗯啊…嗯嗯……嗯啊啊……啾」

我与她紧紧相吻，两人的舌头在口中彼此缠绕。

然后性器也缠着粘液，粘乎乎地缠绕着。从上往下，两个人通过粘液相连。

希实香贪婪地在我的口中舔来舔去……然后腰也在动……

希实香 「对，对不起对不起……明明已经结束了……对不起咕啾，嗯啊，嗯嗯……」

希实香 「忍，忍不住了……就，就这样，咕啾，嗯啊，嗯嗯……嗯啊……啾」

不知为何，刚才一直在调戏我的希实香……如理智溃堤一般……开始疯狂地追求我的身体。

卓司 「咕…咕…我也很舒服……」

希实香 「恩哈，啊嗯，…唔，哈，咕…，咕呜呜…对不起……能再来……一次吗」

希实香慢慢地变紧了，但是速度却没有下降……她一边淌着爱液，一边动作变得更为激烈。

两个人激烈地交合……肌肤紧密相连……仿佛彼此要用体温融化对方，乃至合二为一。

希实香 「救世主大人…呼啊！…已经……我……已经不行了……我……」

卓司 「啊，啊啊……没关系……就这样，就这样高潮就好……」

希实香 「可，可以吗……高潮可以吗……我，就要去了……就这样……」

希实香的身体突然僵硬了。

同时我的分身也膨胀了起来，再次在她体内开始射精。

卓司 「唔!」

希实香 「嗯啊啊?! 去，去，我去了。我去了……哈呼唔，哈，哈咕啊啊
嗯!!」

卓司 「唔咕!!!」

希实香 「啊，啊啊啊，呼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希实香 「哈哈哈哈……稍微有点麻烦了呢……」

卓司 「什么?」

希实香 「啊，不……

是我这里的问题啦……只是……嘛，怎么说呢……」

卓司 「怎么了啊……」

希实香 「但是，嘛……作为奖励……不也挺好吗」

卓司 「奖励? 你给我的」

希实香 「啊，不，不是这样。

是给我的奖励。要说的话，就是努力的回报，自己给自己的奖励……」

卓司 「是这样嘛……」

希实香 「嗯……嘛，这样诅咒也完成了……」

卓司 「诅咒?」

希实香 「啊，不……是我这边的问题啦……

啊哈哈哈哈……」

卓司 「真是奇怪的家伙啊……」

希实香 「是……是这样呢……我是奇怪的家伙呢……」

卓司 「呼唔……」

希实香 「为什么叹了口气呢?」

希实香 「和我做累了吗?」

卓司 「嗯，嘛虽然是累了……但不是因为这件事……那个……我在想事情
呢……」

希实香 「在想事情吗?」

卓司 「嗯……我在想，在人间……是否还有什么未竟之事……要是丢了东
西，可就拿不回来了」

希实香 「嘛，说的也是……除了这里的人，所有人都要迎来终结……」

卓司 「所以啊……有没有……有没有遗忘什么东西呢……我在想这个……」

希实香 「那么，还要做什么吗？遗忘的事情？」

卓司 「是什么呢……想不太起来了……」

希实香 「那么，大概也就没什么遗忘的东西了吧……」

卓司 「哦……没有遗忘的东西了啊……」

卓司 「此处，已没有应做的事了吗……」

希实香 「嗯……已经没有了呢……应在这里做的事……不得不做的事……」

卓司 「是吗……该结束了吗……」

希实香 「是……我想该结束了……」

希实香 「剩下的事……

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了」

卓司 「……呃……你的事倒无所谓……」

希实香 「也是呢」

卓司 「为什么这么有活力？」

卓司 「喏……结束了吗……这就……全部完成了吗……」

卓司 「没什么遗忘的事了」

希实香 「没有了」

卓司 「说起来……我救世主的工作也要结束了啊……」

希实香 「辛苦你了……真是很忙呢」

卓司 「噢……是忙得很啊……相当的……」

卓司 「那现在是几点？」

希实香 「现在是……18日的23:00……还有一小时就到19日了」

卓司 「那可不好……到了19日不立刻去的话……去天空……」

希实香 「啊，是这样吗……那么……

出发吧？」

卓司 「啊，嗯……差不多该出发了……」

希实香 「啊……」

我搭着希实香的肩膀……

看来悠木导致的伤口还没痊愈呢……

再用点药比较好

不……用太多的话会影响判断力……还是少量就停用的比较好，不然说不定会错过回归天空的时间……

所以那个量就够了……

卓司 「那个……希实香…圣水……」

希实香 「嗯，最后要华丽地给大家洒LS囓原液，对吧。还有兴奋剂！」

卓司 「所以说……这个不是LSD，已经被我变成圣水了……那个也不是兴奋剂，已经变成圣药了……」

希实香 「啊，搞错了！是这样！是这样！」

怎么说呢……这家伙……

这家伙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总觉得看起来就是纯粹为了自身目的才帮我的感觉……

奇怪的女人……

嘛算了……无所谓……

希实香 「最后，让我们气派地泼洒吧」

希实香 「嗯～！情绪变得高涨了」

众人都聚集在了一起。

到底有多少人呢……不知何时，已经聚集了这么多人了……

总觉得大家都看起来……很开心……

兴奋不已的感觉……总觉得十分开心……

方舟很有趣吗……

越来越觉得拯救的重要了……

对我来说，拯救人类变得越来越重要……很有神圣的感觉……

但是……实际又如何呢……

原本因恐惧而聚集的人们……因害怕诅咒而聚集在这里的人们……

为了逃避死亡的恐惧而聚集在这里的人们……

却为何如此开心呢。

回归天空……虽的确是美好的事情……但应该更神圣庄严……应该是那样吧……

但大家都开心地，

在喧闹。

世界的最后一天来了。

大家在嘈杂喧闹。

我曾说过。

众神出生后……三只怪物的故事……

变成人类欲望的巨狼芬里尔的故事。

变成人类对死亡的恐惧的死之女王海拉的故事。

以及，在世界最后一天苏醒的、象征永恒的巨蛇——耶梦加得的故事。

大家都兴奋地听着。

宛如兴奋不已地看连环画的小孩一般……开心地听着世界最后一天的故事。

没有恐惧，反倒兴趣盎然。

没有战栗，反倒面带微笑。

没有绝望，反倒欢呼雀跃。

很开心的样子。

情绪十分高涨。

他们大声笑着。

叫着我的名字！

起舞吧！

起舞吧！

起舞吧！

随着旋律一起！

起舞吧！

世界就是语言！

众神就是旋律！

我们不存在于世界之中。

我们只要有旋律就好了。

我们与众神同在！

大家都在跳舞。

快乐地跳舞。

疯狂地跳舞。

没有庄严感也没有厚重感……

突然……我想确认下有没有忘记什么……

什么都没有……

在这里已经没有什么要做的了……

没有什么遗忘之事了……

又有一个人说了。

旋律是存在的吧。

旋律存在于此处。

所以世界没有意义。

话语没有意义。

没有什么留恋的事情……

因为留恋的事情都……

钟声响起了。

今天开始了。

7月19日

It's my own Invention

或曰……最后的天空。

或曰……世界的极限。

最尽头的天空。

终之空。

这里是世界的尽头……最后的地方……

宇宙里最大的巨蛇，首尾相交的地方……

希实香

「救世主大人」

卓司

「嗯……那个，大家都能看到那个吗……」

大家吵闹着。

像被带去散步前的小狗一样……汪汪汪汪地叫着。

在屋顶蹦来蹦去。

这是怎样的世界的末日啊……

世界终结了。

所以大家要回归天空。

像头一回看见雪的孩子一样，汪汪汪汪……不对那是狗。

世界最后的天空。

这里没有飘雪，而是满天繁星。

世界最后的夜晚，繁星纷纷落下。

演变成默示录般的恐怖时刻。

但是，吵闹着的蠢蛋们……汪汪汪……

无论是繁星落下，还是雪花飘落，对他们来说都没什么不同。

希实香 「应该看得见吧……顺便一提，我看的很清楚哦……」

卓司 「看见什么了？」

希实香 「感觉像透明胶带粘起来的地方？」

卓司 「那是什么？」

希实香 「啊、不……因为……您说，世界的开始和结束是紧紧相连的……我就觉得，是不是就像用透明胶带粘住的两张纸一样啊」

卓司 「你看到的是这个？」

希实香 「嗯，一清二楚」

卓司 「这就是你的终之空啊……」

希实香 「嗯，被胶带粘起的开始与终结，就是我的终之空」

卓司 「你想去那种地方吗？」

希实香 「超！想去！」

希实香 「呐一大家一！！」

希实香冲着大家喊道。

大家看向希实香。

希实香 「你们想去终之空吗一」

希实香 「你看一救世主大人一大家超一想去的！」

希实香 「你们看到的终之空是什么样的啊一」

大家喊作一团，完全听不清楚。

给我冷静点……信徒们。

他们已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叫嚷着、说着自己的终之空。

希实香 「这样啊！这样啊！完全听不见呀……嘛无所谓了。这里，就是最尽头的天空了一」

希实香喊道。

在我的身边……很开心的样子……

希实香 「好！让我们把那个栅栏砸了吧一！」

希实香拿起锤子。

随后，有几个人也抡起了锤子。

这个疯女人……居然带锤子来了？

仔细一看……有人已经被锤子砸了，倒在地上了呢……

流血大惨案啊……

这是……多么胡闹的仪式啊……

卓司 「喂喂……希实香……你也稍微给我冷静点……都没有仪式的样子了……」

希实香 「是这样吗？仪式啥的不就是祭典嘛！这可都是最后的祭典了哟，救世主大人～」

卓司 「嘛……虽然这么说……」

希实香 「好啦，快砸断栏杆！那是阻挡你们的障碍啊一！」

希实香 「粉碎障碍！粉碎障碍！回归天空一！」

希实香 「那是柏林墙！这是民主的胜利！笨蛋，这话谁信啊！总之就想砸了它！」

希实香 「砸了它！砸了它！彻底砸了它！是锤子！是重金属！是马o奥！是斧o龟！」

希实香 「上吧斧o龟！做掉马o奥！做掉马o奥！做掉否定马o奥大人的千秋大业的精神科医生！砸个稀巴烂！」

卓司 「希实香……搞不懂……完全搞不懂你的意思……」

希实香 「啊哈哈哈，是气氛啦。所以说气氛最重要」

卓司 「无所谓……可你这家伙……别抢救世主的戏啊……」

希实香 「诶嘿嘿嘿……嘛有什么不好嘛……救世主大人，别喊得这么大声嘛？伤口……伤势很重哦……」

卓司 「噢……是这样没错……」

希实香 「脸色也很差……」

卓司 「噢……估计有点贫血了……」

希实香 「要喝我的血吗？」

卓司 「救世主又不是吸血鬼，这怎么可能治得好……」

希实香 「是这样呀，感觉不太方便呢……」

卓司 「噢……也是啊……」

信者 「好、好厉害……」

信者 「这么大的十字架……」

信者 「我……看见了一扇巨大的门……」

信者 「我看见了钥匙和钥匙孔……」

大家各自诉说着自己看到的最尽头的天空。

世界最后的天空……在大家眼中，都是怎样的呢。

世界的最后的风景。

世界的最后的言语。

跳舞的人。

喧闹的人。

笑着的人。

在天空下，精神抖擞地破坏着校舍的人。

浑身是血的人。

最尽头的天空下。

无尽的深蓝……无尽的，阴沉的，深蓝的天空中，繁星落下……

美丽的夜空。

有谁点了烟花。

不知为何，这个烟花从地面卷起巨大的火柱。

原来……是有个家伙拿了汽油……

大概是把方舟发电机用的汽油拿来吧……真是蠢货啊……

屋顶正中央，升起了巨大的火柱。

巨大的火柱。

有几个人也被卷入火势之中。

尽管吃了药，但果然还是热得够呛……浑身如被火烧着一般……

从这里看去……已如人间地狱。

但是，在这人间地狱中，为什么大家还开心地在吵闹呢？

在终之空下……我困惑了。

在世界的尽头，我慌乱了。

这里有快乐……这里让人舒适……

为什么如此闪耀呢？

为什么大家都这般闪耀呢？

大家在闪耀。

大家生存的意义，如沐神光般地……在闪耀。

最尽头的天空，将人们的生命无以伦比地照耀出来。这些生命的意义，闪耀着无以伦比的光芒。

没错，闪耀吧！

尽头啊，照耀我们生命的价值吧！

突然，记忆中浮现出几句话。

那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说出的话。当他屹立在战场上时，还只是一个年轻人。

在枪林弹雨里，他找到了自己生命的辉煌。

正是在不知何时便会丧命的世界里，他才谱写了生命的辉煌。

「愿主的光照耀我！」

他的名字是维特根斯坦。

「请告诉他们」

「我渡过了非常美好的一生！」

「告诉他们，我这一生过的很好！」

他在临终的瞬间这么说道。

谁都觉得，这是不幸的人生。

谁都觉得，他是悲惨的人。

弟子中，有人困惑地说道。

“你的一生过得一点都不好啊。”

十分悲惨的男人，活得十分艰苦的男人。

“一个一生与麻烦相伴的人”，无论哪本书上，都对他这么记载着。

麻烦成堆的人。

荒唐任性，但的确是了不起的天才。

啊咧？可为什么我会知道那个人的名字……

我明明最讨厌难懂的书了。

不过，自杀这事情，维特根斯坦可是否定的。

嘛，大概因为他自己就是伟大的自杀志愿者吧……

他中二到用暗号写日记。

天生就是个怪才。

他说道。

「幸福地生活下去吧！」

我曾觉得，不管怎么看都不幸的人，哪有资格这么说！

但是，现在我明白了……

若世界的极限……就在此处……

若世界的尽头，就在此处……

若世界只是容器……

无论谁都会说……人生是空虚的……

当然的了……因为世界只是容器，这里无论什么都不能填满它。

什么才能把这容器填满……

金钱？梦想？名声？女人？工口游戏？

真傻……那些也只是容器的一部分而已。

那些也只是世界的一部分而已。

可以记述的一切……能够用言语表达的一切……那些都是世界本身。

能够使世界被填满的东西，处于世界之外。

「主体（意味着你我）不属于世界……然而它是世界的一个极限」

「世界的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世界中一切事情就如它们之所是而是，如它们之所发生而发生」

「世界内不存在价值」

这是认为自己度过了很棒的一生的、大哲学家的话语。

总觉得……我能理解它的意思……

在遥远的时代、遥远的地方生活的大哲学家的话语，在我耳畔响起……

来，把容器填满吧！

主的光，照耀我吧！

不要控制……不要控制死亡！

正因不受控制，生命才闪耀出价值！

这片天空，照耀着我们的生命。

蔚蓝，蓝白色的光，正照耀我们的生命。

但发光的其实是我们！

正因置身于这个蔚蓝的光的世界中，我才明白。

这是最后的天空。

终结的天空。

这片尽头的天空……是如何与大家相衬的呢？

被透明胶带粘起的、天空的分界线。

巨大的十字架。

从白色的房间里，流淌出的蔚蓝的海洋。

无穷延伸的电缆。

宛如圣母教会中谱写的、被光洒满的圣母玛利亚。

这就是尽头。

一切矛盾终结的天空……

皎洁的月亮。

空中的漫天繁星……

在地上铺展开来的……城市的灯火。

一切，都如派对一般。

超越仪式……成为了最纯粹的派对。

世界最后的派对。

在世界的最初和最后诞生的瞬间。

希实香 「接下来……最后有请救世主大人发言一」

希实香 「请专心听救世主大人的话」

喂……最破坏气氛的就是你这家伙了……

卓司 「……这里」

卓司 「这里就是……天空的尽头了」

卓司 「这里就是世界的极限……」

卓司 「我们现在站在最尽头的天空下……」

卓司 「接下来就轻松了……轻松就能走到……」

卓司 「毫不费力……就能抵达……天空……」

卓司 「……回归天空吧……」

希实香 「那么！救世主大人……那就再见了……」

卓司 「希实香？」

希实香 「这是形式上必须的啦……我先走了……后面就拜托了……」

希实香 「这几天……一直很开心」

卓司 「诶？」

希实香 「大家一在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留恋吗一？」

希实香无视我的疑问，大声喊道。

希实香 「大家一在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没做的事吗一？」

希实香 「话说一，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些事是非做不可的呢？」

希实香 「睡觉！吃饭！自慰！你们这些人，不外乎这几项吧？」

希实香 「我也基本一样一！睡觉！吃饭！自慰！」

希实香 「但已经不再有了……嗯，感觉该做的都做完了」

希实香 「所以啊！要回归天空了哦！」

希实香 「精神点！好啦！跟上我！」

栅栏已被砸断。

分隔天空和我们之物，已不复存在。

只需向前踏出……只需迎风飞翔。

只需如此。

希实香笑着、喊着。

希实香 「飞吧！朝着最尽头的天空！」

希实香起飞了。

与坠下的繁星逆行。

希实香在空中蹬了一脚……慢慢升了起来……

慢慢加速，声音也慢慢远去。

被她的声音感化……

惠 「喂、喂，橘你休想抢在我前面！」

聪子 「我、我也要」

在空中飞翔的希实香……还有追赶的两人。

在空中飞翔的人们。

回归天空的人们。

在这个世界的尽头……人们向天空飞去。

双手张开……仿佛要抓住这个世界一般……双手大大地打开。

人们向天空飞去。

信者 「一起走吧」

信者 「嗯」

信者 「在新世界，我们也不要分开」

信者 「嗯」

信者 「回见」

信者 「救世主大人，一直以来谢谢你了」

也有逐一向我寒暄后，前往天空的人。
 但是大多数，都喊着莫名其妙的话，往天空飞去。
 只是呼喊着。
 毫无意义的话语……
 真的毫无意义的话语。
 今天心情格外愉快……格外舒畅。
 凉爽的风……
 美丽的蓝色。
 光的世界。
 真是个好赴死的好日子啊。
 有人这么说着。
 好多人冲出被敲断了的栅栏，跃向天空。
 有些人被火烧伤了动弹不得，就由别人把他们丢向天空。
 他们被天空吸入。
 察觉时……嘈杂声已经渐渐消失了。
 刚才那样的大骚动，已经完全变成了寂静。
 察觉时……只剩下我站着这里。
 我独自一人……在屋顶站着。
 呵呵呵，已经谁都不在了……
 只有我……
 真的结束了啊……
 远方，警笛声开始作响。
 这是当然的……如此大的骚乱，警方不可能不接到联络。
 半夜，一帮学生一边在学校屋顶跳舞，一边破坏栅栏……还飞向天空
 ……这可是大事啊……
 ……
 接下来……
 接下来就结束了……
 我的、
 最美好的人生……结束了。
 没错……一开始就应该这样……

一开始？

啊咧……为什么我会开始做这种事呢……

总觉得把某些重要的事……给忘了。

我必须这么做……的理由……是啥来着？

这么说起来……悠木……

悠木皆守……最后为什么要道歉呢……

那家伙……在向谁道歉呢……

在道歉什么呢……

在守护谁呢……

卓司 「呵呵呵呵……」

卓司 「无所谓了……已经无所谓了……」

卓司 「如今，已无应做之事了……」

卓司 「如今，已无忘却之物了……」

卓司 「是啊……忘却之物……被遗忘之物……」

卓司 「已不是被遗忘之物了……而是不需要的东西」

卓司 「不需要的话语」

由岐 「间宫卓司！」

啊咧？

听见了某个声音……

这是……这从体内传出的声音是……噢，是她啊……

是她……为了协调此后的世界而存在的她……

由岐 「间宫，你！」

卓司 「？」

卓司 「哦呀」

卓司 「水上由岐……」

由岐 「你……」

卓司 「你还在这里啊……我刚把大家拯救完哦」

由岐 「拯救……这就是拯救？」

卓司 「是啊……」

由岐 「你是……白痴吗」

卓司 「是拯救啊……是拯救哦……」

我想着完全没有关系的事。

完全没有联系的事。

水上逐一查明了这次事件的真相。

她是名侦探啊。

所以我也配合她，装出像被赶进绝路的罪犯一样的姿态。

卓司 「呵呵呵……真是好推理啊……水上……基本都答对了」

我摆出像邪教教主一样的大pose。

莫名地有些开心。

嘛、

比起这个，有些事得考虑考虑。

跳下去前……是不是应该先冲个澡啊……衬衫也一直没换……

说到底，和希实香做爱后也没有洗（哗——）……只是用纸巾擦了

……

说起来希实香也没洗澡呢……要好好洗哦……因为是女生嘛……

刚被中出了哦……不洗澡行吗？希实香？

由岐 「所有的一切……既不是超常现象，也不是神或幽灵……只是你一个人的策划罢了……」

由岐 「你侵入我的房间，放下了高岛的手机……而且把镜和司……」

由岐 「你到底对她们做了什么？」

由岐 「到底是怎么把她们……」

由岐 「她们是……她们是……」

由岐 「你到底想对我做什么！」

由岐 「快给我说清楚！」

卓司 「……」

卓司 「我什么也没有对你做哟……」

由岐 「怎，怎么可能……」

卓司 「不……真的什么都没做……」

由岐 「骗人！不可能！怎么可能什么都没做！」

卓司 「不……我对你什么都没做……」

由岐 「那么，我看见的东西是什么！这到底是什么！」

啊啊……警笛声越来越近了。

已经没有时间陪她了……

啊哈哈哈哈……

没错……

我最后说这句话，会吓到她吗？

卓司

「因为我喜欢你啊……」

才怪。

那么再见。

告别了永不相交的平行，我被吸进了……

垂直下落的世界。

完全的自由落体。

最后的瞬间。

啊啊……

远方的警笛声。

深蓝的天空。

月正笑。

地正萦绕。

星正舞。

风正凉。

音乐与神。

心旷神怡。

尘尽光生。

To Be Continued.